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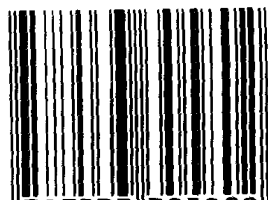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ZC01/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二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正業經傳刪本十二卷

〔清〕金甌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受中堂刻本

一

春秋傳議六卷

〔清〕張爾岐撰
天津圖書館藏稿本

一三四

學春秋隨筆十卷

〔清〕萬斯大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六年萬福刻本

二二九

春秋疏略五十卷

〔清〕張沐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二九一

春秋正業經傳刪本十二卷

〔清〕金甌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

受中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正業

經傳刪本十二卷》提要

序

監理

國家以五經取士而
春秋未有成書塲屋
備用止大全而已自
非本經每當命題率
茫無所措予往有春
秋定本一書薈諸家
而劑其繁簡費幾許

張序一

膏火僅能成編歲久
蠹蝕尚須補綴嗣授
徒於河朔以期速售
者特為諛約一書則

張序二

今坊間所行說約大
類之而徐子枚臣春
秋正業若不謀而合
特其擬題較多於余

舊本耳夫學者窮經
務探其源而為舉子
津梁不厭其約今之
朝徒業而暮弋獲者

張序三

徃徃是也豈必諛綜
五傳暗誦全經白首
呶唔牖下哉然則枚
臣是編其亦可為麟

苑之終南而舉場之
秘寶也矣

皆

皇清康熙三十七年

張序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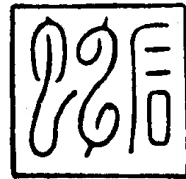
歲在戊寅夏四月

望日提督浙江學

政翰林院侍講前

順天浙江主考楚

黃張希良題於古
越署中



張序五

敘

昔者經之有訓詁也所以解經也令者經之有講章也宜以便爲舉業者也經自遭嬴秦之禍

姜序一

經幾亡矣歷漢唐諸儒遞爲之賤疏而經存至宋代諸儒出而經之義始大著明於天下宜謂如日月之經鬻如江河之行壑

後有起者歟以復加也

功令士各治一經而兼通四書皆奉宋儒之書爲宗師學者兢兢守而弗失剽亦仲所容其贊

姜序二

一書而參一見廼舉業家有宜謂講章者曰吾非有違於宋儒也吾以闡明宋儒之緒言云爾是猶以日月爲僭光於燭火而

挹潢汚之水注之於江河而曰
吾以壯其瀾也或惑之甚矣朕
其說剗曰經之旨浩博不能徧
觀而盡識焉爲之汰其繁而標

姜序三

舉其大略期利於場屋而已於
是場屋命題之所示及者士或
終身而未當舉其辭而苟且之
見謬悠之說穿鑿破碎之論濫

入於肺腑而不可救藥名爲僂
舉業而於是乎舉業亦亾不但
亾經而已也嗚呼亾舉業可也
亾經不可也此有志君子所爲

姜序四

悼經學之榛蕪欲一舉而掃除
廓清之而僂選者也上虞徐生
枚臣著有春秋正業一書刊行
之久矣今季余行部至越州而

生請爲之序至於再三余觀其
書大抵亦爲便於舉業而利於
場屋者然而採摭咸當詳略得
宜或有牽勢支離附贅懸疣之

姜序五

弊雖非通經學古者之所尚而
與世之講章能以舉業以經
者吾知其必不同矣生要爲有
志者默守先儒之說穿穴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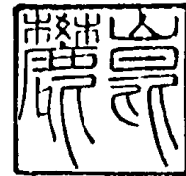
蕪綜條貫而於舉業亦未始不
便焉刪其所見必更有進於是
書者生其勉乎哉

告

姜序六

皇清康熙三十九年冬月長至
拜五日提督湖江學院鴻臚
寺少卿支正四品俸仍管戶
科給事中事太原姜櫛題于

紹興官署



敘

六經皆聖人經世之
書而春秋爲史外傳
心之要典自西河卜
子親受其旨於先師
分支遞嬗於是乎有
公穀左氏逮宋而文
定胡公借聖經以發
攄時事爲傳七百七
十有奇進御頒行此

魯序一

春秋四傳所由名也
明永樂間制詔舉子
治春秋者一遵胡氏
而三傳則撫拾而附
麗之蓋以三傳序事
爲多而胡氏獨折衷
於聖人傳心之要也
然主司試士有單合
比傳之科較他經爲
最駁而士子之習是

經者亦復互爲詭譎
降於射覆藏鈎微獨
大聖人不刊之典寢
失其旨并文定公當
日所謂是非不謬于
聖人者亦幾幾乎鹵
莽滅裂而無存矣我
皇上表章理學允儒臣之
請于斯經芟去比傳
惟以單合命題誠哉

百王之法度萬世之
準繩于今日而彰明
較著焉第百家講解
煩略異趨嚮之指月
大成三發定旨諸編

魯序四

類皆束之高閣止有
說約一書孤行宇內
空乎士子之習是經
者庶可執本以揣末
溯流而窮源矣始寧

枚臣徐子家學相仍
猶慮帖括者流殫精
神于浩渺且窮大而
失居也手輯一編名
曰正業簡而該辨而

魯序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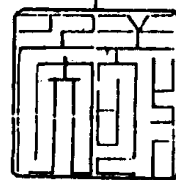
有守惟以切近場屋
爲事而凡無當于帖
舉之功者則去之殆
古人所云紀事者必
提其要纂言者必鉤

其玄之意歟夫以世
人所私而藏者而徐
子獨公之于世是編
一出則聖教賴以益
彰而士風賴以丕振
吾知揣摩家必有秘
諸帳中以矜藝林之
逸獲者卽以名爲正
業也亦可
肯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春日

會稽魯德升敬侯氏

頓首拜撰



序

學者多稱五經為矣而春秋獨以孫名何也以治之者少也其少者何也曰難也難則終於廢焉尔乎曰得其傳焉則不難矣余族前朝以來五經迭廢而春秋七正盛第余

自序一

祖父世道河洛余幼亦僭學緒然孔子垂教莫大乎春秋為聖人徒者烏可以不學嘗博考四傳并大全諸書見其言謬多其心長相傳習舉業者獨宗文定公而浩渺難窮揣摩中未能盡獲場中之奧

廢卷嘆曰此其所以成經

也時過先生長者言春秋不可以無傳乃尋先人遺書并披諸名家秘旨未始非由博取約治春秋之捷徑也而因中有異未可遽奉為科律且前朝課士用單合此傳四題

自序二

七已耳

曾輩去此傳止存單合美援舊本不免違時之弊余也如視諸傳并大全則頭緒頗多能考先輩語夫子又擬議鮮當窈自期曰余必正此書於不煩且當而便於舉業也然後可

會同衆說採擇時宜或從其
詳則補註而附旨或從其略
則刪傳而存經輯標題之滿
素微部見以增親嚴施圈點
題分年合而景庵朱友遠辰
丁友等相與泰互考訂焉丙
子冬稿告竣安付諸梓以公

自序三

同好賴宏友捐資棠觀厥成
大抵上承

朝廷作人之至治而下為儒生舉
業之要圖正而不誤者也顧
曰正業非嚴聚千孤為一瞻
新樂九鼎之一商惟冀海內
名賢信以教我而後學亦庶

不以難而廢之則信之者衆
而善孰不終成為孤經也是
余之志也夫是余之志也夫
皆

康熙丁丑歲春正月元旦古虞
徐金旣枚臣氏漫序於西瑤
之受中堂



自序四

春秋正義例言 凡一十有六則

一春秋之作明王道正人心維東周之衰繼雅詩而起者也凡會盟征伐朝聘燕享以至崩薨卒葬弑殺奔亡之類無不存之於經且上繫天道四時之外災祥必誌下明人事三綱之外細小必書原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讀者不可不考全經而知聖人之功化也是集為舉業先聲若必經傳全備亦何貴乎有傳故凡闕試無常者悉刪之無胡傳者竟係之以無有胡傳者亦係之以去雖云自聖文定公而功名之士便提其多矣至於聖人之親筆一字不敢苟備之所以尊聖而全經也

一看書法春秋一筆一削斷自聖心極為謹嚴故曰史外傳心之要典治經者先須看明書法法有係特筆者係諱書者或詳或略或變或異其中雖有無書法者而有者什之九亦有有而不重者而重者什之八其重者先提而後續不重者或點而或帶總之作文必要拈出不得團圓做去是集凡在

春秋正義例言

受中堂

書法皆用小角圈經文或加於字之旁或加於字旁之上與字旁之下即於傳而亦以此小角圈別之與經文相應此聖人筆削謹嚴之義治經者之首務也

一看胡傳春秋雖有四傳而以胡傳為主看經之法全在胡傳看得明亮妥貼行文始不雜亂枝節是集凡傳中閒波疊調并引連春秋以後事如可不入文中者則以已意錄成一篇又其中主綱併結穴處旁加夾圈埋伏照應斷事處旁加黑圈提挈脫卸收繳處旁加單圈至有文中須點染觀照或事連或句義不可遺漏者旁加稀點接落轉摺煞尾等處字旁者取而尋味者旁加密點雖不能以殫述亦不可以槩拘大約稀點大密點密點大單圈單圈大黑圈黑圈大夾圈其多寡審其輕重是所望於神而明之者

一看左傳春秋事實載之左氏譬如經是謂胡是謂左則其目也無目則其

綱不明而斷亦無從施矣是集凡在左傳之與經相引與胡相表裏者則摘錄數句敷衍或至全篇務在簡潔不致繁冗以疲耳目其中或句義或字義尤宜關目者旁加細點以便省覽至於公穀二傳雖宏博考然皆無益於制藝者故或偶取其一二而舉從其略

一看雜引春秋有無胡傳者有有而未及詳者或見於國語或見於子書或見於史記或見於事考或見於左傳之杜註林註大全之某氏某說或渾名大全或直載某氏是集必各標名色庶使好學者可考其由來亦必有關制藝者然後登載其中句義字義亦宜省覽者細點式如左

一看旨意春秋作文悉依胡傳其無胡傳者偏別有秘旨嚴難記憶是集或考之先賢或參之時議必有一旨意以附綴本文之下讀者便知指歸也

春秋正義例言

受中堂

一看寄傳經文之無胡傳者大約寄傳者居多蓋以他傳作本傳然寄傳之中亦有分別是集有其事明見他傳者則曰見某傳有事不具見而義有指者則曰主某傳有義下相屬影響附合者則曰借某傳有寄之甚近如甲之寄乙則曰見下傳乙見上傳有一題而寄兩傳者則曰主某傳某傳其兩傳有輕重之分者則曰主某傳而兼用某傳有諸書各執一說若可合講行文者必酌其輕重亦用主與兼之例其彼此不相貫通者則用或字以別之有先輩存其旨而今不用者則曰舊主某傳以備觀有二題而總一事者則曰全某全主某傳例宜主例宜見例宜借似同而實異矣至若或寄意或寄事或寄全傳或寄半傳仍須學者善會之筆墨不能盡也

一看鈎畫經文有一事作兩截出題者甚至三截四截之不同是彙皆用鈎畫上至下傳中之書或因經文之書而畫之者此分截題意之法也或為一事之段落分偶而畫之者此本題中宜安頓詳明之法也或為全經始例或為寄傳存旨或為合題搭用而畫之者此皆本題中不必入講之法也每逢畫處亦宜警省

已上八則看下列集經傳之例

一看標題春秋向用單合此傳四題今已違旨題定只用單合謀士是集單合之外集不敢錄自前朝支離穿鑿廣創新題或竟左圖傳事或摘各傳支語一事而比易累數十一題而疑似凡數處又有脫厚歇後等題種種迂怪駭人視聞即所載合題止擬兩比如加以三比四比六比內必有涉於傳矣今既刪除傳題仍標集中難分經消故凡有類於傳者悉去之

一看講意此經自衛康指月三發定旨標最大成說約諸書以後各賢輩出或自抒已見或傳述舊聞其所開發理經賢傳者尤稱美備矣是集集諸家不附新解不板陳說不以博載而費記憶不以博而限聰明不得泥以某書某說亦不加以何氏何名非敢曰集成蓋亦有竊取之義焉或空一字或隔一圖此又別解存之共相發明也

春秋正義 例言

三 受中堂

一看單題講意題之有單對傳合而名也單題即聖經也有全出有半出總意在一傳者統名單題是集由全而半各講其意總以解傳者解經全出者如何補排貫串半出者如何暗射明留行文大意警策指掌

一看合題講意題之有合取題義之相合而名義從比也或以人合或以事合或左胡交相合是集必取意義冠冕論正大將兩邊牽合之意意略為之提綱而學領雖不甚詳而對仗井井不爽毫末數句數字內已具一篇之大旨至牽強支離須小附會隱僻怪誕者盡不入載其合之之法先隱合大隱相合次隱莊合每以一公畢遞加之便初學考記也

一看寄傳講意題之有寄傳以他傳作本傳也此等題必有左殺小注來作事實是傳既標其所寄之傳意即將本傳事實或常來傳旨而行或空提明或步收繳不使作支者移東而換西回頭而合脚例從見何從主例從借有毫釐千里之辨也不可不知

一看破題是集全旨而標一破以見大意也是集為初學階梯單題觀其全定傳旨合題觀其擒住配合不嫌煩碎可悟全篇之作法

一看擬題是集篇為提取名倘擬題不當則場中受誤矣故不繁亦不太簡觀義理審時勢凡鄉會考試上擬題上加三夾圈○○○次擬題上加兩夾圈○○○備擬題上加壹夾圈壹單圈○○○餘祇壹夾圈○○○或一單圈○○○存之不嫌其詳在小考亦以有用此擬法與諸書不同或彼重而此輕之或彼棄而此取之實有隱合科場之製捷圖功名之門學者考其已往出題若何徵其將來出題若何自奉此擬為金科玉律也

一看附題是集全之研磨於其中者始十餘年熟玩其經傳詳考於諸家先賢之解傳以解經間有解之未盡詳者余則詳之解之未明亮者余則明之解之太板太鑿而不化者余則化之解之太繁太寬而不緊者余則緊之解之入於疑義而莫辨者余則辨之解之降於雜亂而不貫者余則貫之解其實

春秋正義 例言

四 受中堂

義而未解其虛神者余則解其虛解其傳意而未解其經旨者余則解其經凡此皆所以補先賢之所未及也有志於斯經者諒不為過

已上八則看下列集講意之例

附論文體文格

一論文體經傳與書奏不同而春秋尤異蓋書奏必體口氣立言而經傳總由後人論斷他經則有分章分節而春秋大槩一意一題然作春秋文出筆貴老用詞貴古第一要有條制如老史斷獄一定不移第二要有波瀾如捕鰐糾焦逐解深入序事宜詳而簡不宜冗長對義宜確而精不宜寬泛止局則反正諷用不得混淆分股則長短兼行不得排比扼要處如射馬擒王咏嘆處如舟楫波濤過詞當遵先正遺法力掃繁贅時時修句當思氣脉疏通一洗對偶套至於寄傳雖當顧厚而賦辭宜出天然合題不礙兩偶而對仗尤宜精卓題場理致宜深入題局如元年秋七月等題是也題屬政事宜透

春秋正義

文

五

受中堂

發題旨如中丘肆等題是也。題係王道詞空開拓如齊代簡表等題是也。題係伯功詞空。赫奕如後幽盟盟名陵等題是也。題係檢揭須有快幸之意。如救那城那等題是也。題係感佩須有傷嘆之情。如救江名陵等題是也。題係思古。如得道無窮如石門晉命等題是也。題係屬望。如得道無窮如秦伐晉吳亡聘等題是也。題係虛縮。如合下不露如會于曹十二國伐鄭等題是也。題係結穴。如前總承如丁丑至公至自代楚等題是也。正倫等題。則關係發常須說得澈切。如伯姬歸盟首止是也。討罪等題。則關係體統須說得正大。如逐諸許執曹歸京是也。發明等題。止在釋經須得意義。明白如鄭人侵宋和鄭伐宋是也。辨疑等題。止在辨法須得反復詰難。如齊鄭入鄭公如齊至是也。垂教等題。須得聖人因事以戒後世。不必斷罪。如大水無麥苗楚人滅麇等題是也。垂訓等題。須得聖人齊事以戒後人。如無穀賤如意如至自晉朝吳出奔鄭是也。凡此之類。不能備述。總之作文要訣。當體

一論文格。春秋文最忌差錯。格局既度自有定式。若鋪張倒置。當斷不斷。當講不講。總由格局不明之故。故先畫有歐曰一破二承三起講。入事反意斷制。當七承八收并九結。此是作文新格樣。一定之式。皆具於斯。大約破題須扼題之要。試舉先輩元年破題云。春秋首明君用正君心以仁也。可見以正心為君用。是此題要領。係可預推至於題屬聖意者。破稱聖人或稱聖經。或稱春秋周王稱大君。馬臣稱王臣。稱君臣稱內君內臣。齊晉君臣稱伯主伯臣。餘稱外君外臣。秦宋稱強國大國。陳鄭稱小國。與國楚徐稱僻國。吳越稱遠國。餘無稱呼者。常就題意發之。此一定破例也。承題係承明破意。或正承或反承。或分承。或合承。總之破題局能統承須詳明。破當整總。承當散漫。多不

春秋正義

文

六

受中堂

三四句起用此字。或夫字其矣字。中間直言周魯齊晉某國某人或有書法收空點明。此一定承例也。起講先聲不用止有原題未免直致。今文皆有起講。然開口處當扣住題目。如發大意宜簡短。不宜冗泛。如疏古不空練詞。此正格也。或用起講數語。即為通篇。如鎖或就起講發問。即為文脈。來原相題用之。未必不可。至入事當敘明原委。如做左氏體。古峭見長。反意當翻刺本題。如做公穀體。詰辨取致。若斷制處。乃一篇之關鍵。發論貴有精思。方不單薄。立詞須有兩方。不浮夸或散。或整總。以開明聖意。或呼或應。要以透發聖心。通幅勝樂全在於此。既斷之後。正意已完。若非咏嘆收結。便覺意趣寂寥。故咏嘆處最宜留心。或推開言之。不必拘泥。或悠揚出之。不用呆填。收結處尤宜著意。蓋通篇俱屬作者之語。惟結束是推聖人之心。故須點清方為完密。此一篇之大槩也。至今題之格兩局。雖屬正局。八比亦可分承。或單提敘行後發兩比。或先發二扇。後總一收。總要於對偶中工力悉敵。殊兩悉稱。

方為得之。成法不過如此。神明應須作者。又非可盡傳也。

枚臣氏再識

國地及泉近而相迫者。雖曰不然。公從之。遂以
母于如。執君子曰。執者。執絕。羊也。受其母。故
承錫爵。此是之謂承。
胡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常稱
國命。公子呂爲主帥。則常稱將。出車二百乘。
則常稱師。三者皆無與焉。而專目鄭伯是罪。
之在伯也。又。昔曰克。陽子。鄭克者。力勝之詞。
不傳弟。路人也。于鄆。操之爲已屢矣。夫姜氏
當武公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
君嫡母主於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
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執。已爲後患也。故
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
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敵從。姜氏不敢
應公。
元年
三
愛中堂
主而太叔屬籍。常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
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况以惡養。天倫
使陷于罪。因以剪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
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
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胡凡將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
之法。詛祝作其詞。玉府共其器。戎右侵其事。
太史藏其約。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
不禁也。而謂凡將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
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建德下義。欲禁之。而

不克也。春秋時會而歃血，其載盟字於同盟，猶不以爲善也。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背盟者，惡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魯之祭伯來，與儀父交。

胡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魯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于魯。而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黨心者之明戒也。經于內臣朝聘，吐告皆寢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擅其黨之患哉？

公子益師卒。魯之公子益師卒。

隱公元年

四 受中堂

平王五年

十年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魯之潛。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魯之極。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魯之唐。

九月，紀履緌來迎姬女。魯之姬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魯之伯姬歸于紀。

大夫之白

逆之也。

胡左氏曰：婦人倫之本，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

春秋書履緌逆女，以志紀常，大姬之禮嚴矣。

紀子伯姬，子盟于密。魯之紀子伯姬，子盟于密。

胡凡問之，如隱不誓，卽位，桓不誓，王之類皆斷以大義，問之而非問也。甲戌巳丑，夏五，盟。

密之類或曰不據西史因之而不能信者也
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致增者也闕疑而
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爲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于氏薨
鄆人伐衛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胡鄆其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
鄆取廩延平是鄆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
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
戰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徒其朝市
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說道而勝之曰敗
悉虜而俘之曰取輶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
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彊而能
勝公二年三年 五 受中堂
左右之口以內兵皆敗曰敗書載曰取特婉
其詞爲君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鄆無王
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于修怨乎不
言戰者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
春秋左傳卷之五 公和卒
春三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
崩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秋武氏子來
求婚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此特相盟
門以志諸侯之合魯鄭以志諸侯
之散見春秋之始齊齊爲之也
而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
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

官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散於民而民牧
 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
 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運也而有
 志焉諸侯會盟來往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
 是爲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乎故
 凡書盟者惡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傳
 桓王四年宋穆公庚戌元年
 春三月晉人伐杞取之其此伐國取
 胡取者敗奪之名不盡杞也也聲罪伐人而
 強命其主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
 土地受之天子傳之先祖聖王不作諸侯放
 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然併公取
 濟西成公取浹陽苟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理
 雖取木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累故亦書曰
 取正其木之意也上二年晉人擅兵入向而
 天討不加至是我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傳
 夏公及宋公過于濟林氏謂者草大之則二國各
 也此特相莊遇之始
 胡遇者草大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
 草大亦有華席之心春秋齊遇桓公爲之約自
 此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耳簡其禮是
 無因君之禮則真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

而皆苦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過者
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爲
莫適主者豈然古之不明而會矣故凡書遇
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去 秋羣師去
齊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去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去
季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去 衛人殺州吁于濮石
口石碣去 衛侯也惡州吁而方
與焉大義哉觀其是之謂乎

衛人衆詞立者不宏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
不水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聚謂宏立
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于衛人特書曰立

隱公 四年 七 季中堂

所以至此節其君之罪于晉絕其公子所以
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
義明矣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者也未有爲
諸侯而不受之王者也

五年 晉宣公
晉元年

春公獵魚于棠去 公將如棠觀魚於棠伯來
公曰吾將整地遂往陳魚
而觀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于天子曰述
職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
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不出非民事不出今
隱公侵棄國政逸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
納亦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

此用八伯之幣也。諸侯伯於上大夫伯於下。

之以禮也。能無鍾卒之及乎？特其意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隱公之弟，桓公入，侵。

秋，衛師入郕。無錫也。師入郕。

司稱師者，視其地而主義不同。有於其盛者，如城郭是也；有於其暴者，楚滅陳蔡日楚師是也。有於其無言不義者，次鄭祭師與及有別師是也。衛官邢州吁暴亂之後，不處德政，罔求恤民，而聚衆隳成，入人之國，失君道矣。古語：衛師入郕，若其基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仲子，桓公之妃也。

司考者，始成而祀也。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適子，聖人以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過，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立別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寡之分定矣。隱公攝讀之寔辨桓公篡執之罪昭矣。

左傳：大羽左，考仲子之宮，將薄焉。又：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魯僖天子之禮樂，成王遇賜，伯禽受之用太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魯公皆僭用，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后，蓋降用六佾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佾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

八 受中堂

利不至篡弒奪攘不厭矣故特稱輪平以明

故其未流爭氏八份三家並微上下無復游矣理人因事而實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邠人鄭公伐宋至其部以報

邠按左氏宋人取邠田邠人告于鄭曰諸君釋憾于宋誠已爲道則主其者邠也故雖附庸小國而亦乎鄭之上凡兩序上下以因之大小從違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傳

宋人伐邠邠長葛之始以報入邠之役也

邠固者藏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棄其權保之途守城不下至于經年而不解譟亂臣討之

五年

九 受中堂

賦子可也長葛何罪乎書圍于此而書取于後宋人之惡彰矣

相王 三年 六年

春邠人來輸輸和而不盟曰平者輸平以爲供之款諸侯合而天下始多敵矣

可輸納也平成也邠人易爲納成于和以和相結解怨釋讎離宋魯之常也下者固所善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肥矣易知之後此使宛來歸觴而魯入其地會鄭伐宋得郕及防而魯又取其一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臣之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以利不至第弑奪據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

[illegible]

以五月辛酉公會於葵丘宣王六年也。齊侯曰：「不備則乾道短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
 秋雖無事，首略過則書。一時不具，則闕歲功虧
 矣。時，天時也。月，主月也。春，時又兼月見。天，公
 之理令也。易不云子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
 乾元亨利貞。若夫天下下異致，天人殊觀，理學
 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陸公六年
 十 癸中堂
 宋人取長葛
 初，宋人恃強圍邕。久役大衆，取非其有，其罪
 著矣。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
 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
 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于與夷，使其子馮
 出居于鄭，鄭公立忌鴻而伐鄭，不亦逆天理
 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湯公之罪重也。明年鄭
 人伐宋，序邾為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
 又伐鄭，圍邕，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其見
 獄于亂世，豈朝夕之故哉。此皆止書于策，終
 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也。
 桓王四年 七年

[illegible]

侯一娶九女必恪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
亂源也今叔姬待年于宗國不與嫡俱行則
非禮之常所以書也書叔姬野之也若君不
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如叔
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鄆以全婦道豈可用矣
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夏城中丘林書城之書不稱夏非築城之
莊之姬左昭也宣時妨農事也
胡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
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爲政
隆公七年

士 受中堂

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
不時害義因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於民
爲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
力矣凡畜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
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林此齊卿之弟也
莊之弟
胡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年者齊侯
公母弟也僖公私子同母當愛異于他弟故
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親焉鄭語
來盟盟晉師師皆罪其位也陳先傅弟衛皆
稱兄秦皆稱弟皆貴其位也仁人之於兄弟
從偏繫之私爲文舉義爲公恰正而天理立

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狄公伐邾邾在代邾大夫不救宋且與鄭王合之節也邾復與宋盟故公備而求討邾欲以宋好于宋。
 邾奉詞致討曰代按左氏公伐邾爲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僂父元年盟于昧矣邾人何罪可辟特託爲詞說以代之耳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爲宋討非義其失而解代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不知論昧之盟不待貶而罪自見矣矣王使凡伯來聘魯。
 夷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王。
 隱公七年。
 桓王八年夏秦僖考父卒。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左齊僖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平衛請先相見無費休之。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左主四年遇請得見外。
 庚寅我入防左以秦山之防易許田使宛來歸防不祝泰山也。
 胡鄭伯欲以泰山之防易許田前此未輪平者以言請之矣宋入地也至是來歸防者其地既輪矣未易許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防田爲湯沐之邑防近于魯許降于鄭各以其近者相易用是見鄭有

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明是見
卿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
矣。其言我入初者。初非我有也。入者不願之
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葬。辛亥。宿男卒。葬。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瓦屋。在魯界。齊侯之始也。有魯盟。故所盟不曰此其日。何諸侯之然後有主盟哉。盟于瓦屋。是始故諱而曰之也。

胡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諸督。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誼盟。誼盟煩而約猶亂。然後有交質。于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于參盟。誓曰。謀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邪留有疑。則請盟于會同。

隱公八年

三 受中堂

聽命于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縣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于交質。于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譏參盟。善晉命姜肅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八月辛丑。宣公葬。

九月辛卯。公及魯人盟于浮來。浮來。在莒界。始。

胡萬。小國。人微者。而公真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盟。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誅。公可謂謙矣。曰。謙尊。君子以裒多益寡。言多手少。言多手少。衆之望下與公。

春秋平字極有米一...
非禮無矣

之大夫盟...
非禮無矣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九年

三月癸酉大雨震庚辰大雨雹...
九年

夏城郭...
九年

官城費城...
九年

凡土功龍見而雩...
九年

我日至而畢...
九年

夏則妨農...
九年

公九年...
九年

又當分財用...
九年

略基址...
九年

命日不愆...
九年

安典大作...
九年

見矣...
九年

秋七月...
九年

冬公會齊侯于防...
九年

初周官行人...
九年

爲有是名...
九年

附左傳解宋公...
九年

告命會于防...
九年

謂之非王事...
九年

之禁于王都...
十年

相會爲謀...
十年

則乘敗人...
十年

命討不庭...
十年

異其文以此...
十年

七年...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
十年

夏師師會齊人...
十年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
十年

辛未取郕...
十年

入防歸于我...
十年

公十年...
十年

分邑非其有...
十年

中給有直焉...
十年

昭公取郕...
十年

所謂討有...
十年

不隱也...
十年

戰而此敗之...
十年

秋宋人衛人入鄆...
十年

宋人蔡人衛人伐...
十年

初稱伐稱取...
十年

衆苟也...
十年

人許能...
十年

春秋正義經傳本

魯桓公

元年

初元年

易凡前古人

法大歷世無窮

行之法也必欲傳久

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許田以自廣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公元年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經傳本

魯桓公

元年

初元年

易凡前古人

法大歷世無窮

行之法也必欲傳久

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許田以自廣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公元年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經傳本

魯桓公

元年

初元年

易凡前古人

法大歷世無窮

行之法也必欲傳久

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許田以自廣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公元年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經傳本

魯桓公

元年

初元年

易凡前古人

法大歷世無窮

行之法也必欲傳久

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許田以自廣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公元年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p>述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也說春秋進退子 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p>	<p>九月入祀<small>禮</small>公及戎盟于唐<small>去</small></p>	<p>冬公至自唐<small>傳去</small></p>	<p>桓王十三年<small>宋莊公</small> 一年<small>馬元年</small></p>	<p>春正月<small>傳去</small>公會齊侯于贏<small>禮</small></p>	<p>夏齊侯衛侯齊命于蒲<small>全盟不歌血但何以命相齊</small></p>	<p>胡齊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 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p>	<p>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 近正乎故特起齊命之文于此有取焉聖人</p>	<p>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p>	<p>桓公三年 三 受中堂</p>	<p>王之失信去而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著 吾命</p>	<p>六月公會杞侯于郕<small>魯上年杞朝傳春秋魯 傳所主非人與之信或借後六年紀朝</small></p>	<p>六年會鄭同意</p>	<p>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small>禮</small></p>	<p>公子翬如齊迎女</p>	<p>胡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再則 有尊卑以再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p>	<p>迎之于其國或迎之于所館禮之節也紀侯 于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叔綸來魯</p>	<p>侯于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 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p>
-----------------------------------------------	---------------------------------------------------	-------------------------------	---------------------------------------------------------	---------------------------------------------------	--------------------------------------------	------------------------------------------------	------------------------------------------------	--------------------------	---------------------------	---------------------------------	-------------------------------------------------------------	---------------	------------------------------------	----------------	------------------------------------------------	------------------------------------------------	---------------------------------------------

九月齊侯送晏氏于諸傅公舍齊侯于諸傅
夫人姜氏至自齊傳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
有年
胡十二公多歷年所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二公獲罪于天宜得水準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爲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卒國十八年獨此書有年他年之數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典王之新法也
桓王十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此史克釋之始文獻曰狩莊公之大野常狩之地
桓公四年
四 受中堂
胡何以書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議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其圃皆常所也遠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可不謂乎以非其地而必事春秋譴千微之意也每歲于微然後王德全矣
以天上使宰桑伯糾來聘
酈宰宰也桑氏伯糾糾其名也據刑賞之柄以收下者主計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乃爲國百承命以助賦君之賦故特貶而書

王字通曉學者對出聖人亦義制故不加假
...
春秋正義
...
胡下聘賦適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其字
於前其餘無首焉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
而貴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
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作歌皇
府歌則曰元首股肱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
也以為一心故來聘錫命則宰糾皆名以正
其始王不解天以正其終而家父之徒不與
也故入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夏五月丁丑孟冬三月也前此既祭矣而莊
也其祭
胡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
一貶者已卯孟冬再書而一貶
桓公八年九年 九 受中堂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適王后于紀
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
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
來魯命魯侯以婚姻之事則大夫可矣何必
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獲專命
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違
行為罪矣為之節者使卿往適公監之于禮
得矣
七年 十九年
祭紀季歸于京師 周桓
胡往適則稱王后既歸何以稱季季自適會

春秋正義
...
而官則當尊帶其內主六宮之政故從天
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婦有
而官則當尊帶其內主六宮之政故從天
母所子而稱季季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
抑揚上下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
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會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桓王十年 祭公來
祭王正月
桓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數也天道
十年則周人事十年則變桓公至其數已
桓公十年 十 受中堂
夏五月祭曹桓公
祭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至是中變而從齊鄭于是乎有鄭之師其戰
于郎直書曰來聞于鄭齊俱奪其爵則桃丘
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
冬十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左
祭公來適王后于紀
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
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
來魯命魯侯以婚姻之事則大夫可矣何必
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獲專命
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違
行為罪矣為之節者使卿往適公監之于禮
得矣
七年 十九年
祭紀季歸于京師 周桓
胡往適則稱王后既歸何以稱季季自適會

○ 愚者曰：夫欲求吾黨之共圖偉道之定必，固竟即以結怨一事視斷此盟之原，亦未可也。所望的人，就是所藏的人，前此不以道而為敵，今小恩於人，又為此盟，自謂其竟以結怨于我，故必爭力，乃可亦恥。徐氏曰：固難再復結怨，固竟上進，到不復計，殆亦太高。

純祭神以備禮也見祭起後之禮問
今本也事備之義其大厥之罪能身祭者
乎祭後而後可以祭者也今至乎見他時
日體也則謂責其不祀矣今夫大祭
既畢事體何如何為至此看但云還淳句自見
要玩意中不難餘得之說焉而且言一舉
所為所以為已一餘故曰尊王命君臣
知賢亦祭神為命大夫祭故尊王命之
言此上祭神以下祀其身也今至乎見
外祭後一則命大夫祭故尊王命而字
遂以大夫祭之祭而序之也兩渾相應
保者立不正事謂之不保上不保指公不工
指廟公疏文止矣不能保君而適乎王命一

桓王十有一年曹莊公射姑元年
夏鄭莊公寤生卒

春正月齊人衛人邾人盟于惡曹

桓公十一年 十一 受中堂

士 受中堂

爲郎之職又結怨固靈爲惡曹之盟故前書爵而以來戰者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左
宋襄氏女于鄭莊公曰
 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

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胡祭仲鄭相也見執于宋使出其君而立不

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

稱字乃命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

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執

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比其身而上使其

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至于見執廢瑞非

看是定丁。鮫文者字思法。笑不可貌。

以不務公子趙之楚大勢不當立歸者易謂周
在後歸其非順徐故注曰三書法俱驗入不
當立內實以應楚正楚實之不當立之實不當
立惟春秋從而正之故正字不輕着

突歸于鄭。突不解公子絕之也。突歸于鄭。不以突擊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擊之。鄭者。正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助。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則其歸無難。故叢筵子曰。歸易詞也。

鄭
忽
出
奔
衛

胡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忽乏

失出亦其自取不昏于濟至于見廷忽無大
樞公 十一年 主 受中堂

主受中堂

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
立矣鄭子產馳詞執禮以當晉楚之強卒莫

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忽出奔其

焉。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于爲善也。

蔡叔盟于折折宋魯大夫全蔡叔宋陽族春翔蔡

諸侯之兄
弟稱宗

公畚宋公于夫鍾。

冬十一月公會宋公于闕。

司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

闕于歲于時。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

者。作秋所惡。而展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

教會以厚。聖人皆存而不。聖人皆存而不。

經 132—32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辛傳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左蔡季于其蔡季自陳歸于蔡左無字故名季而立之季內母國于蔡莊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著得衆稱歸以川外納
以季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夫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欲歸立矣若季者劉敵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于春秋
蔡季已葬祭桓侯左傳
及宋人衛人伐邾左宋志金春秋左傳
桓公十八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
二十有八年祭襄公獻舞元年鄭二君厲公七年于濊元年秋滅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濊傳
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左傳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傳
秋七月傳
冬十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左傳

春秋正義	卷八	<p>齊桓公十四年春，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伐魯。冬十月，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伐魯。</p>
春秋正義 經傳圖本	魯莊公	<p>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夫人棠姜。十一年即位，在位三十二年。諡法勝敵克仇曰莊。</p>
<p>莊王元年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夏單伯逆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姬歸于齊 齊師還紀 平鄆實鄆 邑莊三邑之民而取其地於此處也</p>	<p>己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與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五年二月陳宣公葬日午年 五年二月齊陳莊公卒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千餘丘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乙酉宋公馮卒 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夏四月癸未宋公卒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郕入于齊 莊季欲滅紀故季以邑入爲齊附庸先祀不廢祫復自祭蓋字費之</p>	<p>春秋正義 卷八 齊桓公十四年春，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伐魯。冬十月，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伐魯。</p>
春秋正義	卷八	<p>齊桓公十四年春，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伐魯。冬十月，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伐魯。</p>
<p>己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與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五年二月陳宣公葬日午年 五年二月齊陳莊公卒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千餘丘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乙酉宋公馮卒 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夏四月癸未宋公卒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郕入于齊 莊季欲滅紀故季以邑入爲齊附庸先祀不廢祫復自祭蓋字費之</p>	<p>己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與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五年二月陳宣公葬日午年 五年二月齊陳莊公卒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千餘丘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乙酉宋公馮卒 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夏四月癸未宋公卒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郕入于齊 莊季欲滅紀故季以邑入爲齊附庸先祀不廢祫復自祭蓋字費之</p>	<p>齊桓公十四年春，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伐魯。冬十月，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伐魯。</p>

上谷王... 春秋正義... 大水無麥... 秋大水無麥... 胡齊大水... 災重民命... 夫人姜氏... 春正月... 胡齊大水... 災重民命... 夫人姜氏... 春正月... 胡齊大水... 災重民命... 夫人姜氏... 春正月...

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渚...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秋大水無麥... 胡齊大水... 災重民命... 夫人姜氏... 春正月... 胡齊大水... 災重民公... 夫人姜氏... 春正月... 胡齊大水... 災重民公... 夫人姜氏... 春正月...

春秋正義... 大水無麥... 秋大水無麥... 胡齊大水... 災重民命... 夫人姜氏... 春正月... 胡齊大水... 災重民公... 夫人姜氏... 春正月... 胡齊大水... 災重民公... 夫人姜氏... 春正月...

春秋正義... 大水無麥... 秋大水無麥... 胡齊大水... 災重民命... 夫人姜氏... 春正月... 胡齊大水... 災重民公... 夫人姜氏... 春正月... 胡齊大水... 災重民公... 夫人姜氏... 春正月...

二月公侵宋金莊公作勝於殽遂舉無名之師張侯孫宋境此所以致師之師

三月宋人遷宿遷宋自近取道于宿以禦其不慮宋人以宿爲通於魯也故遷之偏入其封內以爲附庸

初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乃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卽安猶或不肯率從而死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薪徒之蓬蒿道塗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讐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皆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齊報長左齊宋次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宋報公侵左可擊也宋既齊必遽諸自郛門

莊公十年 七 愛中堂

齊出乘丘比而先犯之公笑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胡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若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倘一時之捷而積四隣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讓之也

秋七月刑狄葬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葬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告葬王

莊王十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齊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齊音爲乘丘公敗宋師于鄆音爲乘丘公敗宋師于鄆音爲乘丘公

而濟之救魯也魯勝者不以其理或借長

非王者之事

○宋大水 丁卯之歲... 秋來大水 凡外災告則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凡志災見春秋有諸天戒民聽之心王者之事也

○宋大水 六月雨... 王姬歸于齊 齊王姬歸于齊... 而不得其道使人倫悖于上風俗墮于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哉

○宋大水 六月雨... 秋來大水 凡外災告則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凡志災見春秋有諸天戒民聽之心王者之事也

○宋大水 六月雨... 秋來大水 凡外災告則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凡志災見春秋有諸天戒民聽之心王者之事也

曰宋可若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若有攻伐之器小國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若欲得志于天下諸侯則宋可以應令可以寄政作內政而師軍今考桓公曰善管子于提制國五家爲軌軌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軍今五連爲軌長十連爲軌軌有良人以爲軍今五連爲軌故五人爲軌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衣里之十連爲軌故二十人爲旅旅連人帥之五鄉爲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之數春以修旅旅秋以編治兵是故卒伍管子里禁斗鄉內軌既成令勿使選徒伍之人祭祀同福時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親宋與家相睦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慶登相聞足以不乖睦戰目相親足以相識其欣歡足以相親是故守則固戰則同同澤有以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胡宋人皆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莊公十四年

十 受中堂

問宋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豈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哉能南摧強楚而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楚因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夏單伯會伐宋

初隱公四年諸侯伐鄭單帥師會伐則再舉四國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令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當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

秋七月荆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春秋之始病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復會焉齊全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德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莊公主兵黃至
莊公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霸也
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于伯
鄭人侵宋鄭人問之移謂諸侯有而侵來莊公之事
莊公十五年
土
受中堂
初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參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吝之泰誓曰斃子之讎揚之皇矣曰侵自阮翊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貝固不服則侵之以為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肅師振絕曰侵斃罪者鳴鑼擊鼓整衆而行其法所謂正也聲師者銜收隊鼓出人不要其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武公陵厲
十有六年
武公陵厲

春王正月注金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注宋主林齊楚爭鄭左
 宋故林鄭使注至十四年伐宋傳以計用兵
 也注宋故首十五年伐鄭傳宋成子伯
 秋荆伐鄭傳金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注林表襄之會四桓公初主
 盟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齊桓鄭伯伯仗義以
 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
 同盟何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
 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伐也或以
 為諱與魯盟易不于柯之盟諱之也
 邾子克卒注金
 莊公十六年十七年
 十有七年注公卒
 春秋左傳卷之五
 胡齊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役宋又不
 朝齊詹為執政務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安矣
 而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
 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齊人殲于遂
 胡殲盡也齊滅遂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
 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得此見齊人滅
 遂恃強凌弱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
 則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
 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胡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不能以理白
明而反效匹夫之行遊揚苟免越在他國特
書曰逃以著其幸元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
始伯同盟于幽而魯首執盟受其述逃虧信
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廩傳去
惠王
元年 十有八年晉獻公僖
諸元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傳去

夏公追戎于濟西

胡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
已去而追之也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

莊公十八年十九年
十三 受中堂

善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徵桑土開
眼而明政刑

秋有蜚傳去 冬十月傳去
惠王
二年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傳去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
盟全郭之巨室嫁女于陳
媵人結以其庶女媵之

胡陳賤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陳
平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

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平禮
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夫人夫已與人
之始也其文法也公子至以陳人之

○ 遠及近 齊良盛 諸侯之見其
○ 通及遠 入朝 上馬好下馬兵

○ 西鄰 伯有將有相之者也
○ 齊人殺陳侯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伐齊 伯有將有相之者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春秋正義

○ 齊大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其重以失已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夫人姜氏如莒

○ 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胡奉詞曰伐其稱人 將卑師少也 結方與二

○ 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 齊桓始伯黃泉不恭

○ 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

惠王 二十年

○ 齊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 夏齊大災 秋七月

○ 齊人伐我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莊公二十年二十一年 古 受中堂

○ 十七年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鄒伯突卒

○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 冬十有一月葬鄒厲公

○ 春王正月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胡邱者 湯澤瑕之解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疑有赦五刑之疑有赦 周官司刺掌教府之

○ 法三有赦 未聞肆大者也 大者皆肆則廢

○ 天討 國典有罪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後世有姑息為政 數行以害 奸究賊良民

○ 而其弊益滋 故孔明曰 治世以大德 不以小

○ 惠 得春秋之旨矣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王葬我小君文姜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夏五月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公至自齊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祭叔來聘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胡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

○ 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

○ 言使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

○ 莊公二十二年二十三年 古 受中堂

○ 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私交之計當

○ 細之禍患矣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公如齊觀社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胡會則諫曰齊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棄也天子祀上帝諸

○ 侯會之受命焉諸侯視先公卿大夫佐之受

○ 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視也君舉必書書而

○ 不法嗣後何觀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王葬我小君文姜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齊公至自齊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祭叔來聘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齊侯之弟也

○ 胡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

○ 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

○ 言使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

○ 魁危 內憂國難夫時不存焉矣
只是不以大義蔽賢臣至于失時一愆仇女不
必得 宗廟社稷爲重則時有無幾被茲十四
歲即亡之七年如嫁適年三十三七歲故時
名文安制之也傳中謂孝嚴重時便失乳失乳
便失乳體大義乃決意以親終者其言甚佳
故曰臣若公其能成大義上教度一番自不至
于失時而遺誤仇女之事矣說仇女亦可謂得

十有二月甲寅公及齊侯盟于扈。遇于穀。盟于扈。皆爲娶結姻好也。許侯十五而冠。以娶必先冠。欲君早有繼體也。莊公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公虛禮遇穀。望惠娶結之也。娶夫人。冬祭祖爲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于失時不孝。其失春秋詳書于策爲後戒也。

二十有四年曹公
 春王正月刻桓宮桓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葬曹莊公八月丁丑

春秋正義

○夜和懷 報文叔也。重松。交。謝罪。用李氏計。

○仇虎至 李報黃之歸。虎而之。飛也。

○指片大威主 仇條傳必成與徐。合兵乘漢為得。

○附之。雖有明傳而徐在下。頗費必當不如。

○張屠父後孫 但在內。仍因照。雖為意。

○仇餘 不敢內若之用兵。以其不必飲也。

○不勝。孫則非。父。人。州。會。引。無。元。不。致。有。子。

莊公二十四年二十五年
春陳侯使女公子來聘音淑來聘左
夫莊季友叔原仲相魯二人有主隱元也莊季友叔原仲相魯二人有主隱元
以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歸于杞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公子友如陳
冬公子友如陳
夏公至自伐戎
己未下伐
宋人齊人伐徐
己未下伐

公主兵機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鄩

鄩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鄩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禱或一粟因而輕用民力于其所不必爲也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不

胡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莊公唯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制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盈也故于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古者三耕餘一九耕餘三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不致其本而肆侈心何莊公二十八年

壬 受中堂

爲國故下書城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爲國之不知務也

城孫辰告糴于齊國有侯條卿用告糴古之制也辰也節卿諸如條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爲違事也文仲曰晉昔急糴而讓辰居官者當事不通難在位者恤民之患今我不如索非急糴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情非事者也文仲以是懼

糴不言如齊告糴

胡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忌病讓或爲功臣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爲人所罪

惠二十有九年

春秋正義

○新近處
主將治此正民勤干食之歸
恒惡切有痛癢相聞之意民力
今樂鄉新定處并大無者能託
言呼何以言未結以其示六此
為欲其安故馬厥謂還舊庫藏
四年按不爲馬不貪欲絕道不
辭時誦字意乎不可逆用亦非
○新近處 作南門上非
上重堂字下重輕字釋係作高
之煥營人乃長府閭子有改作
之此可引證

○城諸及修
主中北傳政時亦著兼用新式
要見山虎之役而為此旁氏之
民力之時與從處勝壯之時而
不蘇解春前晚今又城諸及防
○次成
莊公畏齊師之強不能援鄭故
召驪次滑之意

○降鄆
紀郭道張明遠是也
以看青字何爲仲怪急字從身
之謂更不得無遺武事功是王
強得二字亦不足以為存亡之
足之功得郭之地不足以爲廣
以禹賜必陽而降之聖人所以
○降郭 代山茂 郭王德 始內郭諸

○魯濟 左外外之期遷居無稽也
一謂清俸蘭杞山武病無故奔
二謂之不期可乎

<p>春新延廐<small>左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small></p> <p>胡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此所謂時訓衆屬也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策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桑耶春新延廐以其用力爲已悉矣</p>	<p>夏師次于成<small>能止也</small>有段也彼疾鄭而不</p> <p>惠王十三年</p>	<p>春至正月<small>無傳</small></p> <p>七年中丘</p>	<p>秋七月齊人降邾<small>音章</small></p> <p>受中堂</p>	<p>胡降者脅服之詞邾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邾降而曰降邾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邾之微故貶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伯者之政以強凌弱急事功也</p>	<p>八月癸亥葬紀叔姬<small>魯宣</small></p>	<p>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small>魯宣</small></p>	<p>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small>魯宣</small></p>	<p>齊人伐山戎<small>山戎伐燕告急于齊桓公</small></p>
-----------------------------------------------------------------------------------------------------------------------------------	-----------------------------------------------------	------------------------------------------	--------------------------------------------	----------------------------------------------------------------------------------------	----------------------------------	----------------------------------------	-----------------------------------	---------------------------------------

亦經在公仲知膏水可動轉起用所以

○ 諸太廟以祀周公魯于是乎有春秋所以

言而不諱也魯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

之太早也于非公者方祀于寢非高廟也一

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譏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 公子慶父出奔莒

○ 公子來盟公桓公使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春秋正義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春秋正義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春秋正義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春秋正義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 公子也

○光亮使致居之不運可致人之害
力有餘而致不逮一事兼取人之情 勉光分
于枉思他得至美字此偏重 字教光分吳下
諸莊臨之之教以于教為急 字正對
字亦作教出以不逮字是光字正而急字是
次字五面兼書四角說聖情上推出

[illegible]

上力有得不足乎哉
 哉乎
 曰云北欽 厥勉 不能
 上意欲伸之或上勤勉父之
 力有餘音之不意其力不足
 焉此故 不復使 然今增損而不足

○ 典義 小同不能自斷則執者之所斷也
○ 只重 不及事 疑字數及字字 豈要作見字 勿
○ 徑許 若受所責 語便與義無別 却謂清
○ 使人 攻之 然不復可云 國政清快之 歸其意
○ 用而 置之 下或微 然後却得以復存 却自決清

故不曰遷郡 徐俊臣曰 洛陽自遷 雖爲下
城 宛功 樂 然無字一轉作城 郡之當
自遷作 竟 遷 不必點 意 義 以就 郡遷上 休見
字 洛 洛 指出 一 雖 雖 洛 洛 系 城 神 自得
○ 城 州 意 義 子 義 寓 之 時 當 備 其 功 矣
徐俊臣曰 有忠義字 功 字 見 經 公 始 遷 止 其

志則存中國之義故留事夷城郭故意之功聖
人惟子要本天子不能正號是天子況不能至
諸侯大歸彼故而存必至中國垂義執事
聖人不待已故惟子之不由天命意也時子
中其意也則周來自遠所以見無封國之義然
此意不存則大歸彼故而存之實累非

論意得藏那應權自是句一府較其國東錢而世

智德公名中 在位三十三年 諡法小心畏忌
 惠王十一年衛文公 遯元年 秦八年 世公任好元年
 春王正月上

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耶蒙狄人殺耶桓叔曰大盂耶不亡狄不勝狄不勝狄不垂亡失狄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桓公乃弗救胡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齊次說救耶之不速也齊狄大義而齊次其次

善伐楚天子陸美之也救而善次其次爲貶
救邢次于羣北讓之也聖人之情兄矣故救
應分於禮爲急而好戰殺人於罪爲大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侯叔邢人攻出奔
于夷儀潰其城之救患也
川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

胡者邢遷于夷。依兒齊師大止殺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爲文而再背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與師。亦望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欲併

夏天子不能正于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典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楚人伐鄭此計始於左故也

城郡 逐虎逐 千之以權奪之以正
城郡 盟首止 恤患定條俱有權字
城郡 伐沈潰 皆有權正字
城郡 河陽 恤小美志愛君原情
城郡 入陳 不計爲不計爲
城郡 圍鄆 右志義子功義正論成敗
城郡 來天下 恤義子功義正論成敗

[illegible]

○ 伐野 兵入州來 外區之縣外邊之縣
○ 伐野 兵入州來 外區之縣外邊之縣

○會體 內寓同體底之類當無復有異矣
落款雖是去後大間係及志同道合能去後
上說要依此則是字作大不可說然則上說果
同果係之無異體之事矣
會體取法 鍾子于斯內景無輪備之誠

同論謂明簡于安覆也。不誠則非其同。非其簡
吳越字重。而取二人二字。要依貼。非虛妄事。不
實。公便憤。乃書而告。竟改兩州公輪。極以標外
者。不減矣。卿未竟。而解已受。則公輪極以
我。亦不誠矣。 梁收贈同
收書後 內無以非其人。竟王師去

聖在書堂正好吟以句喚使如不醒而引去乃
至于此句便說正經也此二者之辭以又周詳
傑特其主幹乎故發語不露而以手文爲主書
數言終盡詞以貴之佳文無所不用其妙也非
奇而實有意 徐叔臣曰此以分便是王師
作某子于殿上却不必用左傳語也

敗者 雙立 詐乾非王師出卦非王洪
敗者 召陵 詐我非王師不戰項王
以我千五百在理直方強上發此卦字

已強矣然舉其號者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
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得
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亦書人者豈許之
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

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鄆伯曹伯邾人于榿。音格。莫註。

表宴之。盟于榿也。

會六左。齊師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郚。建丘之戍。

胡禮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成與焉則其志同而謀協也不既舍邾人又敗邾師於此貴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

傳全三十一
 受中堂
 其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曷曰敗敗之者為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音復爲
 左獲莒子之子莒公之弟莒公之弟及莒
 季友之友之友及莒

胡虜父走首。吾人遜之以求降于魯。魯人弗與。爲是興師而來伐。則罪在吾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終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繙而引去。則善矣。今至于兵刃相攻。又用詐謀。

拾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故以季友爲主而背貶獲責之備也

九年十一月

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曰滅何也下陽虞執之
寒邑下陽舉而虞執亡矣春秋此義以城郭
游池爲固以山川丘陵爲險其衰世之意耶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林衣裳之
庭會不在
九合
之數
胡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英雄焉江黃
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
右臂矣武王牧野之師遠及庸蜀彭濮入國
之人共爲犄角之勢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
慮周矣其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存秋
所惡然諸侯皆在獨青遠國者許是盟也
冬十月不雨
僖公二年
四 受中堂
楚人侵鄭左國章曰見宣十五年滅潁傳省
伯能糾其侵伐止晉人兼用四
年大國傳楚勢暴急陵上國
惠王二年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初不雨者勸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
者有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倍公儉以足川寬
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
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
書以著其勤也
徐人取舒林征楚之國舒許所屬則舒蛇大縣
人以稱許也徐取舒故爲齊取楚之南曰全稱
命徐舒爲齊地定之徐吳二時爲桓通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潰楚伐楚於平陸
平陸與蔡之界也。春秋不稱公怒歸之。
聞焉。公懼，變色。紫之不司，公怒歸之。
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滑侯之朝。梁丘嘉謂
遂伐楚。楚子使師曠言曰：「昔者北游寡人處
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者桓公命我先君太
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
先君熊渠賁貝十苞，而不入于河。南至于穆陵，北
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餼
酒。寡人是怨。」魯王有征而不得，寡人是討。
日黃之不入，魯君之罪也。數不其給，墮王之
責，師遂大子隤。」
胡濟師掠境曰：「侵侵秦者奇也。聲罪致討，日
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夫
止也，包茅是微，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何
以育春秋無義戰也？」楚雖橫暴，憑陵上國，齊
僑公元年六受中堂
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
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
君臣之分嚴矣。晉遂伐楚，繞兵車也。樂南人
為善術，志于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始完
來盟于師，盟于名陵，序其續也。
夏許男新臣卒。
楚師完來盟于師，盟于台陵。
左傳：楚子使屈完如
師，師退。屈完曰：『君
辱，寡人不設。』吳先君之
寄是禮，寡人不封。同好
若鄰，計曰：『惠德福于敵
邑之社稷，復收嫁嫁。』
若寡君之過也。齊侯曰：『此
衆穢，能禦之。』以此攻城，何
城不允？對曰：『君若以能
勝諸侯，誰敢不敬？君若以力，
楚固方城以爲據，滅水
之結定及諸侯。』

春秋正義
卷之五
宣公二年
齊人執陳轅轅
齊人執陳轅轅，陳轅轅，齊人也。執之，以獻於陳。陳人殺之。齊人執陳轅轅，陳轅轅，齊人也。執之，以獻於陳。陳人殺之。齊人執陳轅轅，陳轅轅，齊人也。執之，以獻於陳。陳人殺之。

齊人執陳轅轅
齊人執陳轅轅，陳轅轅，齊人也。執之，以獻於陳。陳人殺之。齊人執陳轅轅，陳轅轅，齊人也。執之，以獻於陳。陳人殺之。齊人執陳轅轅，陳轅轅，齊人也。執之，以獻於陳。陳人殺之。

春秋正義
卷之五
宣公二年
齊人執陳轅轅
齊人執陳轅轅，陳轅轅，齊人也。執之，以獻於陳。陳人殺之。齊人執陳轅轅，陳轅轅，齊人也。執之，以獻於陳。陳人殺之。齊人執陳轅轅，陳轅轅，齊人也。執之，以獻於陳。陳人殺之。

齊人執陳轅轅
齊人執陳轅轅，陳轅轅，齊人也。執之，以獻於陳。陳人殺之。齊人執陳轅轅，陳轅轅，齊人也。執之，以獻於陳。陳人殺之。齊人執陳轅轅，陳轅轅，齊人也。執之，以獻於陳。陳人殺之。

原缺第九葉

六國之師，圖新施之邑，宜若展稿然，圍而不
 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卽解新城之圍，
 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
 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齊救者，未
 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者，之尤者也。善之
 尤，則何以致久也。
 惠王二十七年，秋，齊昭
 十四年，七年，公孫卒。
 春，齊人伐鄭。見下段申侯將單師少卿人
 南與楚合而東，雖
 也。黃祖合復，然之。
 夏，小邾子來朝。見下段申侯將單師少卿人
 齊桓靖天。見莊五年，鄭朝
 子遂之。見下段申侯將單師少卿人
 鄭殺其大夫申侯。見下段申侯將單師少卿人
 僖公六年，七年。
 上 受中堂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鄆子華、盟
 于黃。見下段申侯將單師少卿人
 左 日招攜以禮，使之以信。
 盟不勝，魯人使太子季孫舍于齊，以信。
 日，齊侯使以信，魯人使太子季孫舍于齊，以信。
 之以爲戚，以魯人使太子季孫舍于齊，以信。
 日，齊侯使以信，魯人使太子季孫舍于齊，以信。
 二將，齊侯使以信，魯人使太子季孫舍于齊，以信。
 見下段申侯將單師少卿人
 黃伯班卒。見下段申侯將單師少卿人
 公子友如齊。見下段申侯將單師少卿人
 名勢昭昭公。見下段申侯將單師少卿人
 惠王二十八年，齊侯卒。見下段申侯將單師少卿人
 八年，齊侯卒。見下段申侯將單師少卿人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見下段申侯將單師少卿人
 莊公七年，秋，齊昭十四年，七年，公孫卒。見下段申侯將單師少卿人

即... 春秋正義... 卷之...

其貶深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 春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 伯于葵丘... 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 有建國之節出入均勢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秋七月之西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春秋正義... 卷之...

不... 春秋正義... 卷之...

秋滅溫于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 及其大夫荀息... 夏齊侯許男伐北... 晉殺其大夫里克... 冬大雨雪...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夏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 為大雩... 而更與之俱... 自見者也...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春秋正義... 卷之...

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救也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五年 十有三年 陳侯公
春秋僖公
桓公為陽穀之會 肆于龍樂 其行荒矣 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 其棄意矣 然後狄人窺伺中國 今年僖公明年侵鄭 近在王都之側 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忘也 伯益戒于舜曰 無怠荒 四夷來王 此至誠無息 帝王之道 春秋之法也 若此類其事直書于策矣
僖公十二年十三年 五 受中堂
現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六年 十有四年 公聘卒
春諸侯城緣陵
胡齊桓公城三國 而詩詞不同 城楚丘 則沒諸侯而不書 城緣陵 則書諸侯而不序 城那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 邪以自選為夫故再列三師者 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 無封國之嫌也 淮夷病杞 諸侯會于鹹 城緣陵而遷杞焉 則其事專矣 故前目後凡 直書諸侯

春秋正義
僖公十四年 五 受中堂
六月季姬及鄆子過于防 使鄆子來朝
胡春秋內女適人者 明有所從 則繫諸國 杞伯姬是也 其未適人者 欲有所別 則書其字 子叔姬是也 季姬書字 而未繫諸國 女而非
婦明矣 及者內為志 內女而外與諸侯遇 諸也 朝不言使 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 鄆也 將妻周禮 男女之際 豈若是之甚乎 魯公鍾愛其女 使自擇配 故得與鄆子過于防 而遂以季姬歸之 爾故稱及 稱過 稱使 罪魯與鄆以正男女之禮 為後世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秋九月 金狄殺肥內之諸侯 而桓公不能治 自稱天子 使鄆子來朝 而桓公不能治 自稱天子 使鄆子來朝
春王正月 公如齊 齊侯行 人言在 桓公夏
七年 十有五年 葬莊公甲
春王正月 公如齊 齊侯行 人言在 桓公夏

[illegible]

○代秦師故戰於牧。○
金剛。○
○不能拔矣。非力哉。乃理勝之。依傳。不執起。四項。
○隨以私義發斷。辭家大義。探源深。保無碍。
○我樂以披折者。無曰吾且救之。家國代之何
○救之以救非族而又不得入者。而此救之救其
○救之。而中國胡底之何也。家安我而以家主之
○魯河宋由也。吾本師賊請者。若曰宋之曲者。此
○而齊何為見救也。齊齊之以直見救。齊亦以齊
○宋由也。徐牧臣曰。情清則是一篇之經。得
○代齊。藏龍殿。○
○只雲家八事。○亦長新軍。而以由五至客分服。

子之徒

膝邊只論事大之常理不必說到使伯上責

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大弟以賈公父金不與盟故執以

滅苗
胡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得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夫以齊桓之盛雖江黃遠隔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奉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見下欄曹不足以示信
鄆子會盟于邾邾不及曹南之盟主在二十二年小國受命于大國不稱邑而從焉者也
僖公十九年
主 受中堂
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楚
秋宋人圍曹左計不林曹南豈不修也莊地主之禮故
胡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盟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于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什尼筆削推見至隱故春秋者化工也非書筆也
衛人伐邾以報獲晉僖二十五年滅邾傳衛人曾不厭惡而楚忽于邾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胡爲此盟者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楊爲內則
 沒公外則人請侯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
 自此始也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
 國會盟者以齊修伯棄能制其強也桓公既
 後中國無伯鄭伯首朝於楚其後遂爲此盟
 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
 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虎上至會于孟
 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會於陳
 蔡之上而書齊聖人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
 之強陽中國之衰也故深譏此盟一以外夷
 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譏盟會之始也
 梁丘 僖公二十年 主 愛中堂
 莊王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也南門本名稷門僖公天子五年
 天子卑門雉門以天子應門
 朝者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
 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卑門雉門天子應
 門春秋新作南門凌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
 秋凡用民力得止貯制者猶書千櫟以見勞
 民爲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然得
 公嘗修泮宮復閭宮矣而經不書者宮廟以
 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爲國之
 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垂教之旨深矣
 夏部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傳

○入晉 晉國處不虞之患若夫
信出於晉傳王為晉討鄭不勝命責其不
宋頃數王不當出秋師意

○鄭人入晉 晉人殺鄭師於
年出居于鄭王
為晉師不勝命

○秋齊人狄人盟于平 左傳
齊人狄人盟于平左傳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楚
隨之計也

○襄王二十有一年
春秋僖公二十有一年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傳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左傳

○秋宋公楚子陳侯鄭伯許男
會于孟秋宋

○公以伐宋
胡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

○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
直楚而其義已明春秋為野者諱宋公見執

○不心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
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

○而與楚會盟楚攘戎狄尊王室之美乎故人
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其事而不

○隱所以深貶也

○鄭人入晉 晉人殺鄭師於
年出居于鄭王
為晉師不勝命

○秋齊人狄人盟于平 左傳
齊人狄人盟于平左傳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楚
隨之計也

○襄王二十有一年
春秋僖公二十有一年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傳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左傳

○秋宋公楚子陳侯鄭伯許男
會于孟秋宋

○公以伐宋
胡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

○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
直楚而其義已明春秋為野者諱宋公見執

○不心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
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

○而與楚會盟楚攘戎狄尊王室之美乎故人
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其事而不

○隱所以深貶也

○隱所以深貶也

○宋公伐邾 邾人使宣中來獻捷
邾不日來獻捷為邾也諸侯從楚伐宋

○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勝魯為計者
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諸侯天王而討之可也

○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
車執之於鹿上之盟又以軍獲獻諸侯

○逆其矣拒使致討不患無討勝於是時曾不
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日來捷特

○為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明盟于薄 釋宋公者宋方主會盟夷執而
僖公二十一年

○孟中堂

○伐之以其俘獲來獻是天下大變也魯既不
能伸大義以抑其強使宋公見釋出自天

○王與中國而顧與敵血要言宋楚子以釋之
是操縱大權自變其出其事已微其矣故書

○會盟盟者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
也宋公謂不與楚盟釋是已

○襄王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左傳

○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
春公伐邾取須句左傳

○邾人使宣中來獻捷
邾不日來獻捷為邾也諸侯從楚伐宋

○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勝魯為計者
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諸侯天王而討之可也

○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
車執之於鹿上之盟又以軍獲獻諸侯

○逆其矣拒使致討不患無討勝於是時曾不
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日來捷特

○為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明盟于薄 釋宋公者宋方主會盟夷執而
僖公二十一年

○孟中堂

○伐之以其俘獲來獻是天下大變也魯既不
能伸大義以抑其強使宋公見釋出自天

○王與中國而顧與敵血要言宋楚子以釋之
是操縱大權自變其出其事已微其矣故書

○會盟盟者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
也宋公謂不與楚盟釋是已

○襄王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左傳

○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
春公伐邾取須句左傳

[illegible]

何君必不然恃此此王罪十年長与傳行俠
以不恐奔侯乃還目財有文書之詞與節下

◎ 周宋 外典無夏乃諸侯之制春秋所

卷一百一十五

楚人救衛。衛人保鄆。而外相而
楚人救衛。衛人保鄆。而外相而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楚子及諸侯孫固如晉告急於公始以救施故惠取成定歸于是乎在矣低假曰楚始得曹而嫁婚于衛皆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始入而殺其民下被曹伐三軍謀元帥齊始入而殺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加信于是乎出定與王將明之子犯曰民未加信于是乎出定以示大驚公曰可矣于是乎犯其未和禮于敵伐齊宋聞一戰而稱文之教也

胡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弑之惡。楚人無故撻諸侯以罔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音或狄伐中國，綱無貲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婚，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僖公二十八年
无
愛中堂

真王二十有八年齊昭公潘元年夏陳僖公六年
春晉侯侵衛。晉侯伐衛。衛衛人弗許。趙盾下河濟侵衛代衛取五鹿。晉侯并侯盟于城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出居于襄牛。
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詩云：不求則能，不侮則能。不侮則能，怨不求則能。室慾然，後貪忿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棄卽夷奚爲不可？曰：楚人剛來，陳蔡鄭許聚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婚于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閉，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必

子玉楚將戰通霄之戰多見在許曹兩將宛
上傳前是素便戎許無二時書及便是無異
殊其意便是其功

奄豎里兒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乎種
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
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
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
而絕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左傳
楚人救衛見上段曹衛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左晉侯
多威攻之宋曹人如晉師告急公曰我
國而攻之宋曹人如晉師告急公曰我
職矣齊宋不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公我
臨齊秦桓之告楚我執曹伯則曹衛之
以鄰宋人楚受曹衛必不許也魯怒頃
無職宋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昇宋
胡古者親文臣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
至乎

僖公二十八年 辛 受中

是乎有攻伐之兵曹伯贏者未御晉政莫
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
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
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
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
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左楚子入焉子申使申叔去
使說春告晉曰請復舊條而許曹臣年報
之國先軫曰不如以假曹衛而誘之楚病
且怒楚既戰而夜烈之公遂乃拘宛春于
止私許復舊條曹衛人歸于楚子怒從之
師子犯曰殺之其下及也曹子怒從之
子城濮子玉搢戰晉侯執石季之虛以
曰少長有變其可也遂去之

蔡陳

事舉何以主盟定伯統大和歲大事也故曰不
 服任
 ○衛侯奔 河陽
 上雖其私下嘉其忠端本謀刑原情為制春秋
 責衛賢者春秋忠恕
 也 踐土 經紀伯侯為示正倫體權之意也
 而踐土之書法上發意下王無下旁之體也
 春秋之書法上發意下王無下旁之體也
 人扶弱綱常一片苦心不徒為空名計父長也
 故足以天下大倫為存而不賊蘇莒在立叔武
 上見聖人非空其詩而立武只罪其高據自恣
 耳本絕其位份不逼引起立武之非以蘇莒分
 偏者非書法便是特筆而間亦可謂作分輕重
 亦可 徐秋臣曰名是君位之名實是君輔臣
 春秋正業
 強之定嗣下旁正是去弱臣強之義以全君
 臣之名也何河陽正名然定之名實將月謂正
 其位子之名以統強大之武焉論生謂正者改
 正也改正其君王之名然全七輔也以歸臣子
 忠義之實當依為氏
 踐土 君弱臣強上替下陵
 陳侯如會 神與國之榮降而伯棄之林
 主文公伯棄之盛有以致敗
 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繫者乃能處
 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
 若不勝任者唯繫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
 於衛侯夫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
 之咎蓋端本識刑責備賢者之意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
 子盟于踐土 至下漸雅作王孫于踐土獻
 升處所更擬與父策命晉侯齊侯鄭伯衛子
 赫茂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地
 一而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綏服王命以
 綏四國糾逃王恩晉侯三辭從命命受策以出
 再拜稽首遂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
 出入三觀克完所奉叔武以受盟盟于王廄
 初踐土之盟天天下勢晉侯削而不書何也
 僖公二十八年 聖 受中堂
 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
 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今天下
 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是故天王
 下勢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
 名所謂君道也晉侯以臣名君則書天王狩
 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而天下
 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出奔不書名者
 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
 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
 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 神與國之榮降而伯棄之林
 主文公伯棄之盛有以致敗
 公朝于王所 王有英上其京
 王有英上其京

[illegible]

此于失地賊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義王二十有九年陳其公
春介瑤盧來其公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也
左公在會值之勢未趨也見五年
公至自國詩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
盟于翟泉左公會于虎賁侯蔡公孫卿
盟于翟泉左公會于虎賁侯蔡公孫卿
盟于翟泉左公會于虎賁侯蔡公孫卿

春秋正義
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于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晉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左公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也
春正月夏秋侯齊
秋衛殺其大夫
元帥及公子取
衛侯殺其大夫

春秋正義
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于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晉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春秋正義
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于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晉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春秋正義
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于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晉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春秋正義
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于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晉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春秋正義
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于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晉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春秋正義
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于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晉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春秋正義
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于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晉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春秋正義
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于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晉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春秋正義
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于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晉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春秋正義
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于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晉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春秋正義
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于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晉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春秋正義
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于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晉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春秋正義
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于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晉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春秋正義
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于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晉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春秋正義
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于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晉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師伏道也夫杞子先歸之其時見一
僂倖其成二君皆過聽焉而食其利是使人
臣懷利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于君矣而
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飲秦所以立人道
存天理也

癸巳葬齊文公癸巳葬齊文公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胡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陞之役邾人
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怒報怨食
得恃強凌弱不義之兵也而書其事而罪自
見矣或曰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勸矣夫念母
傷公三十三年 弔 受中堂

春秋正義

○ 伐邾 魯國地也而邾力之可畏也
見伐亦得義公而力亦要見其平報其如邾
雖不必待伐而後見其力也

○ 伐許 魯國地也而許力之可畏也
見伐亦得義公而力亦要見其平報其如許
雖不必待伐而後見其力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公薨于小寝 圍宿不殺草李樹實
行人陳入鄭人伐許 于楚也

春秋正義經傳圖本

○ 公即位 制者見聖人之書法焉
東傳言至昭公無君一及見得即位于桓
則失之半即位下終則失之過昭公改元
昭公即位或為昭公之十此在聖人書法上
作非昭公能行之也昭公即位是正意齊
昭公年可融化入

春秋正義

○ 伐邾 魯國地也而邾力之可畏也
見伐亦得義公而力亦要見其平報其如邾
雖不必待伐而後見其力也

○ 伐許 魯國地也而許力之可畏也
見伐亦得義公而力亦要見其平報其如許
雖不必待伐而後見其力也

春秋正義經傳圖本

魯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在位十八年
十六年元 冬葬僖公于穀
春王正月公即位

○ 即位者 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
衷必逾年然後改元若即位者終始終之義
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
昔戴舜禹受終傳位之事舜曰月正元日
于文祖禹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
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
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告廟臨羣臣固有攝
行之禮矣按舊稱太甲元中伊尹祀于先王
則攝而告廟之証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
攝而臨羣臣之証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命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命
○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
能敵王所恨則有錫敵王主盟因其終喪入
見而錫之也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
繼嗣而敵功也何為來錫命乎禮有受命無
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 伐邾 魯國地也而邾力之可畏也
見伐亦得義公而力亦要見其平報其如邾
雖不必待伐而後見其力也

○ ○ 蘇 ○ 卿 ○
徐教臣曰題
重不戰以王
事王海處已
字要

[illegible]

夫軒會諸侯宣十四年會之
侯之始宣發傳葬禮之新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弑其君頤傳主
公孫敖如齊傳

春主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左秦主明帥師伐晉以報轅之役晉侯執秦穆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平陽之師也

胡說而官及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于已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
者謂之忿兵秦師伐晉報殺之役此所謂忿
兵宜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嗟已
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敵加于已而已有罪
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
義見加讎之以詞命糾不得免焉亦告于天
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
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爲主者處已息爭之
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 雲龍 即伯良之孫孫伯周之弟與
主無駭霄鼓二條在士鼓一人投
箭士鼓性
言不盡司空說命而退供在陳人
意上此
貴奇義非也然鼓皆大鼓禮禮
與則人仁
為是○古者夏必求賢
古者大夫必命天子作文淵堂
大夫意

春秋正義

扶危之書法不即至于秋七月而是不救民
愛不畜人月而不舉凡樂此發于意而見子
政事者然也

○解曰公以正大札也
○只重兄先王命今雖元然生既北而喜
問則於弟之不先我臣弟自傳言為子先父
子親父乃升傷于門上則自傳言為子先父
舍有文焉乃編後補自願汝言為無智神味
印本陸上生奉

○傳傳公 疑犯
○案詳贊之說兄弟不先居位眼觀之本未得
亦先父說

我聞左公來召穆伯命諸侯及晉司空土提盟
 于垂臺晉討而散也陳侯乃甯靖成子
 晉士士聞八年無虜平飢饉也
 不晉司空主莊二十六年曹殺陳
 諱事命葬用宣
 四年合葬微陳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朔者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
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
文公二年 三 愛中

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七月而止，卽八月霽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係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饗脩公。

初，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于太廟，升俎于閭之上也。閔僖二公，規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害尊，尊故左氏曰：「祀國之大事，而違之可乎？」公羊曰：「其逆祀，先禘而後祖也。」穀梁曰：「逆祀是無貽穆也，無貽穆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禘，而謂之祖禘者，例臣子一例也。

春秋正義
公孫氏伐秦之役，則皆開鄰也。其既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與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猶納聘也。春秋時，兩國通好，必先納幣。公子遂以幣往，故曰納幣。此言魯國與齊國通好，故公子遂往納幣。

胡姬娶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歸，船也。大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救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重志之謂也。

文公二年
西 受中堂

春秋正義
公孫氏伐秦之役，則皆開鄰也。其既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與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猶納聘也。春秋時，兩國通好，必先納幣。公子遂以幣往，故曰納幣。此言魯國與齊國通好，故公子遂往納幣。

胡姬娶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歸，船也。大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救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重志之謂也。

文公二年
西 受中堂

春秋正義
公孫氏伐秦之役，則皆開鄰也。其既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與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猶納聘也。春秋時，兩國通好，必先納幣。公子遂以幣往，故曰納幣。此言魯國與齊國通好，故公子遂往納幣。

胡姬娶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歸，船也。大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救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重志之謂也。

文公二年
西 受中堂

春秋正義
公孫氏伐秦之役，則皆開鄰也。其既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與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猶納聘也。春秋時，兩國通好，必先納幣。公子遂以幣往，故曰納幣。此言魯國與齊國通好，故公子遂往納幣。

胡姬娶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歸，船也。大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救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重志之謂也。

文公二年
西 受中堂

討命秦田出武關齊以東兵畧陳蔡
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關自解矣
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善乎
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
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襄王二十四年
十九年
春公至自晉宣同上年如晉及
夏逆婦姜于齊宣伏侵齊無傳
秋楚人滅江宣見昭十二年滅黃離亡國之者
得侯伐秦左國新秦用上年救江傳晉不能救
報王官之役
胡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
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雖取王官及如未至
文公四年
六 愛中堂
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
矣而得稱晉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
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敗
秦師敗狄伐許怒晉侯之不朝而以無禮施
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
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于殽悔過
自誓增修德政豈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
有濟河之役則非晉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
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謬焉秦穆至是見伐
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讓晉侯所以深善秦伯
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年尼定
書列秦誓于百篇之末以見悔過

賁人雖聖賢諸命不越此矣
衛侯使解命來聘左齊武子來聘公與之宴
晉諸侯朝于王王王使欒叔歸舍且盟主
則天子嘗歸諸侯用命也諸侯欽王所懷而
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
矢以覽報章左陪臣以綏舊好主
召潁風之其敗千大禮以自取及左納幣傳
與之知禮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主
襄王三十五年冬許他
十年公棄卒
春王正月王使欒叔歸舍且盟主三月辛亥
葬我小君成風傳王使召伯來會葬主夏
公孫敖如晉傳秦人入都傳
秋楚人滅六傳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傳
交公元年也受中堂
襄王三十六年夏秦穆公任好卒秋
十一年傳晉美公驪卒君未定
春葬許僖公傳
夏季孫行父如陳李孫左陳文仲以陳師之
陳止要焉主入傳解世其聘
秋季孫行父如晉左李文子孫聘于晉使來還
則之也文子以所饋不與公之善左文公即位
教也求而無之貨難過求何事左六年君朝
于晉再賁此年往聘趙于事六年之禮
而京師之隳隳其世不見經義諸侯如有
主亦不知
有子也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傳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
出奔狄主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左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閏月以正時時以作事

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
不告閏朔彙時政也何以爲民
創不告月者不告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
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告朔而月占天
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
氣百官修其政于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
乎是焉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
轉環觀術則有其象歸奇于扚以象閏數也
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以詒王
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于邦國不以其
爲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
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

文公六年
八 受中堂

襄王三十七年晉懷公夷皋元年秦康公
十二年晉哀公夷皋元年宋成公王臣卒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邾城邾在國伐邾師以自晉逆爲經事上隱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胡殺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
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
襄夫人口抱太子以啼於朝諸大夫畏趙乃
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敗秦師
于令狐先蔑奔秦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
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
爲志于是蹙者也故書及其貶也

經 132—69

○楚師伐鄭 鄭之東門外有古臺名曰東門外臺 鄭人伐鄭公于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楚師伐鄭 鄭之東門外有古臺名曰東門外臺 鄭人伐鄭公于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人殺其大夫士殺其大夫 楚師伐鄭 鄭之東門外有古臺名曰東門外臺 鄭人伐鄭公于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楚師伐鄭 鄭之東門外有古臺名曰東門外臺 鄭人伐鄭公于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春秋正義 楚師伐鄭 鄭之東門外有古臺名曰東門外臺 鄭人伐鄭公于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楚師伐鄭 鄭之東門外有古臺名曰東門外臺 鄭人伐鄭公于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春王三月辛卯城澤辰卒 夏四月辛卯城澤辰卒 楚師伐鄭 鄭之東門外有古臺名曰東門外臺 鄭人伐鄭公于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楚師伐鄭 鄭之東門外有古臺名曰東門外臺 鄭人伐鄭公于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基六以上一石。又通河由來歷當特立旗一
 某齊人嘗將輪船而秦人將轉舵船結到
 前年春師來臨晉已破賊亦可已而久焉此
 後諸船以船名和船以船名和船若人依舊
 不拘春秋仍先之知而動大衆從秦師即其
 戰則秦人而先之知而動大衆從秦師即其
 賊得人心而之知而動大衆從秦師即其
 齊若知和船曲上耶曲在秦則不得以齊為
 和上年伐品已足由今人之為此則曲在秦
 故將受之及秦之則遠而和以齊之從秦師
 人未嘗以之齊齊與有秦故齊解以有
 恒重之物故以之齊齊與有秦故齊解以有
 此舉人如度辭不如此則不處木句重統
 之河曲重堂張眼張之新舉事于也
 尤戰以之秦則明年齊師云則秦曲甚矣
 不以齊為和此和之知而動大衆從秦師

師之使云。則亦見者吾也。以吾至不如此。
 知不能也。春秋臣明此理。從者當不和矣。
 下而謂上從也。中而不和。則秦楚皆故不
 如下則齊五會也。如左丘明之意。又中要於
 國城諸及郭。與之以終。而後進人用
 主中。以和。一制或二月。夫以和而
 結。入口此魯之東郭也。二制或三月。乃為
 即春秋之說。成非其時。成非其制。與兵以
 成紀在斯歟。

○ 如晉會稽及國會將至者
情公在楚傳志其安太子使然子家之曉鄭斷
共協平晉之謀 耶如晉同 第在晉同
○ 命亦亦衆 內有舒二國之意弗敢詳志
晉詳謀討鄭斷至足太子相齊而諸侯春秋
斷紛故志之有息畢帶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秦爲令狐

之役故伐晉取驪馬晉人樂之從秦師于河曲秦師夜遁

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

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及客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伐晉不

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爲此

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來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

文公 十二年十三年
士 受中堂

重之權衡也。

全師師而城旨主德七年中丘
孫畏官故也旨傳孫時亦青

十有三年夏陽共公朔卒
邾文公薨葬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

世室屋壞去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術無傳

十有一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遷自晉郤伯會
公子葵左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子葵請
于晉公遂鄙伯會公子葵亦請平

于穆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斐亭

不並諸侯有獲饒之謀從帝即是外楚亦不

聖人處乎存亡之間
下者不可從

神水降下者便宜和此煉至靈光非
少和以不寒胃使行而不甚如過胡
從晉也此靈藥降下者便宜和此煉至
之從晉也此靈藥降下者便宜和此煉

○新成 水坡

義存惟中國不足從故楚亦可從從楚以討陳
則君臣心倍正

春秋正義

○新城 難浮 同外楚

力盡千戈甲兵盡社已清而累

人百最要者加德虎而必萬不包故為美引見
知正狂非常九之聖人以改過一歸正易六

之知源於德義諸君之無利必使義之
於彼弗克而稱人帶之義即長幼不可與居

通傳以明義下而分改通即任漢義之中不分
二乘而各字相應要點出

易曰東鄰弗克用戒于師子刻于三仁之說

同人力非不忠以理曲也余

納投苗 楚人使鄭 上使表下反而
納投苗 宋公伐邾 納投苗 宋公伐邾

崩親不嘗有四年齊昭公謂卒子舍立遇弒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合上會齊魯諸侯
公在楚傳志其安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左從于楚者服且謀郛也

胡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

同欲非強之也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
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蔡不與盟

文公十四年
主
愛由堂

果有背華卽夷之實考齊楚行事未有大相遠也而子奪如此荆楚稱王若與同好是將

代宗周爲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晉人納提萬于邾弗克納。

胡邪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

苗父公卒邾人立定公捷齊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齊于邾邾人辭曰齊出

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

克納也。在易同人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

其植盾之謂乎聖人以改過爲大過而後

○子衣奔 莊公之弟也。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

○子衣奔 莊公之弟也。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

○子衣奔 莊公之弟也。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

不賦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則義能從故為之諱。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九月甲申公孫放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宋公而逃。齊人執子叔姬。齊人執子叔姬。

○子衣奔 莊公之弟也。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

○子衣奔 莊公之弟也。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

○子衣奔 莊公之弟也。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

○子衣奔 莊公之弟也。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

夏四月辛丑朔。齊人歸公孫放之屍。齊人歸公孫放之屍。齊人歸公孫放之屍。齊人歸公孫放之屍。

○子衣奔 莊公之弟也。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

○子衣奔 莊公之弟也。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莊公死於乾溪。子衣奔之。

初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郢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於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闕叔？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故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書伐，易訟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于與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歸宋而不討，至于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說于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宋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卓。傳

宣公二年
四 受中堂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傳

定王三年，晉成公黑臀元年。冬，鄭穆公薨卒。

春，王正月，鄭牛之口傷，敗于牛，牛歟，乃不郊。傳

猶三望。

胡三望者，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人侵鄭。左 鄭即晉故也。

鄭本以晉索不君取賂釋，為不足與假。

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初立，背僭竊偽，而歸諸夷，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于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穀及駘，師圍曹。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氏，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盡武氏之亂也。

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計罪也。及宋師圍曹，載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舉本逐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宣公三年。

五 愛中堂

知聖於知書，不能反躬自治，恃強果以報之，兵革何特而舉也。宋雖有不救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鄭穆公死元年，執定二年。

四年，齊侯平莒及郕，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金縢書：婦刑之則公為郕平莒而取向，向齊為莒重，莒不足服，莒不肯也。

朔心不偏黨之謂平。夫以齊幹大國，平莒鄭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繫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莒，其罪以利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之于弱小，保秋書此，戒後世之小人。

盟不以不得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于會不與于盟而公自欲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既不朝又不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懷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春秋正義

○城平陽 主會盟者主夏盟云云據取成而遂勿發其晉之罪
○我陳 主會盟者主夏盟云云據取成而遂勿發其晉之罪
○我陳 主會盟者主夏盟云云據取成而遂勿發其晉之罪

盟不以不得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于會不與于盟而公自欲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既不朝又不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懷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宣公八年 春公至自會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縗萬入去籥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 秋七月

宣公八年 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左 楚師伐陳 左 陳及晉來楚師 晉主夏盟又書

宣公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初鄭厲公如京師左 春王使來使陳 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四年九年於周禮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

宣公九年 秋九月 齊侯伐宋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齊侯伐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息父帥師伐陳 胡討不睦也陳侯不荀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荀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荀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荀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斯矣晉主夏盟又書陳侯所宜與

宣公九年 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野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陳 胡國國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然解人貶之也陳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弔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以圍之貶之罪在不仁矣

宣公九年 楚子代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胡楚兵加鄭數矣或解人或解得何也鄭自晉成立而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與鄭不義矣故三年書人書伐罪之也次年鄭救其君諸侯未有聲援致討者而楚師至

致深罪之也魯觀之禮廢則晉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陵之貶也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宣公九年 齊侯伐宋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齊侯伐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息父帥師伐陳 胡討不睦也陳侯不荀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荀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荀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荀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斯矣晉主夏盟又書陳侯所宜與

宣公九年 楚子代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胡楚兵加鄭數矣或解人或解得何也鄭自晉成立而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與鄭不義矣故三年書人書伐罪之也次年鄭救其君諸侯未有聲援致討者而楚師至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也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齊侯使國佐來聘國佐 齊侯之使也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楚子伐鄭鄭 楚子之使也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大敗過楚雖縣陳中叔時而復封陳可謂
能收過矣 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
在滅陳雖復封之然卿一人焉以歸謂之
夏州而又納其叛臣是制人之上下也存亡
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矣其有討
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陳而書入莊曰
與之可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八陳 相承 正位也 俱重傷中國
楚莊王在陳陳國懼楚之威 皆不計其心

錢子曰不可晉所以弱師武臣力也
 出則敏進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作
 帥師不用命失師師子人矣子元
 帥師不揚言揚言分更其罪六人同之
 事之不振也分更其罪六人同之
 晉師既濟陳轅而北之次於雒陽師在
 放澤之閒楚人疾逐陳車馳奔乘晉軍
 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楚師單于
 陳晉之倭師不能軍宵濟外緣夜有聲楚逐
 太子衡奔紀于渚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胡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晉師救鄆經既
 不書又不言晉楚戰于鄆而使晉主之何也
 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聞鄆
 亦既退師與鄆不矣而又與之戰則非悅
 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鄆之役六
 卿具在不欲勸民者三師也遂命濟師者先
 宣公十二年
 士
 受中堂
 較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
 閭外雖君令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樂書救鄆
 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遇偏
 陽之擊句偃請班師荀偃曰七日不克必爾
 乎取之遂下偃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鄆焉用
 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殺若獨以中軍
 佐濟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時夫
 豈不可既不能令又畏失蜀亡師之罪而縱
 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目逞是棄晉師於誰
 責乎此稱師敗績特以休父主之也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麇麇子代麇米
 熊相宜傳公子再王曰勿殺吾患
 商人殺之王怒遂圍麇明日屠之

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聞與人爲善之德安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還歸者也建國親侯者先王之政典滅繼絕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慢而絕其祀不仁其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春秋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不知以禮制心至于驕溢以滅蕭告諸侯耳孟子以五伯爲三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

宣公十二年

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周欽宋華貋衛孔丘曰恤病討討

初晉同盟志同欲也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過陵中國其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于爲善可以保其國皆不足圖而刑牲秋血渠質鬼神斷音以禦楚謀之不滅孰大于是故國卿貶而僇人譏矣職也原穀違命喪師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加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爲盟故也陳衛人救之

初陳有狄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

歸父還自晉至竺遂奔齊去

春秋正義經傳本

卷八

無冰 經曰常與之風，于後也。傳曰：「人理一段，人君當慎微，微字指雨澤水澤，每值于後，以無不為，王事即此。」

春王正月公即位 傳曰：「春王正月，公即位，是年人君在位，是年人君在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傳曰：「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是年人君在位。」

無冰 經曰：「無冰，常與之風，于後也。」

胡公極而無冰者，常與之風，于後也。

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凋陰，臣喪而常與之風，古者曰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辟。

朝之祿位，實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變調，意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變，遂廢人之職，然。

成公元年 受中堂

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後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用苞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災異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左傳曰：「三月，作丘甲，兵也。」

胡作丘甲，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更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也，也。

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

春秋正義經傳本

卷八

無冰 經曰：「無冰，常與之風，于後也。」

春王正月公即位 傳曰：「春王正月，公即位，是年人君在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傳曰：「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是年人君在位。」

無冰 經曰：「無冰，常與之風，于後也。」

胡公極而無冰者，常與之風，于後也。

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凋陰，臣喪而常與之風，古者曰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辟。

朝之祿位，實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變調，意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變，遂廢人之職，然。

成公元年 受中堂

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後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用苞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災異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左傳曰：「三月，作丘甲，兵也。」

胡作丘甲，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更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也，也。

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

春秋正義經傳本

卷八

無冰 經曰：「無冰，常與之風，于後也。」

春王正月公即位 傳曰：「春王正月，公即位，是年人君在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傳曰：「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是年人君在位。」

無冰 經曰：「無冰，常與之風，于後也。」

胡公極而無冰者，常與之風，于後也。

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凋陰，臣喪而常與之風，古者曰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辟。

朝之祿位，實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變調，意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變，遂廢人之職，然。

成公元年 受中堂

獨有李德下並貴四圍一起夾一夾時有不恤
典讀不忠於掃境內已常將義民番家炸上二
兩箇字或字是問曰已常將義民番家炸上二
如聖乃各軍一軍會戰賊孫許和番乙隊又連
番孫乃之連本不持兵持性往奔番乙軍之隔
預謀謀耳 徐汝往或國傳中有政自李氏
出即授交父家後竊取一大能會此只天福
念以可不必至于錄聞左為義族合過拾用者
本底亦煩無干

四 戰事 三軍

徐軍兵惟上連徐下並貴俱以翼制起便有主
切分上政自李氏出下李氏並族

五 戰事 聚果

權樂代代余孫保之失本不往高厚之樂詩不
錄李孫一聚百餘一聚

六 戰事 三戰代

昔無四軍乃為戰並時前已全十軍乃為戰
以三加五將上云無戰代自李氏出下併合中
軍傳帶聞之其情速歸于李氏

四 戰事 戰賊 北叛左合

明大國三軍密雖大國而四鄰並將是四
也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內
與師而四鄰並出肆其憤欲單無人手成公
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師元
帥畧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鄰皆書堅冰之
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爲主而此以四
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亦喪我輩其君

得乎人及之由且純至而字即從奇波奇出也
○如師 奇而不能制敵之屬由乎義失也
傳五六非嚴之也不是玩敵嚴未域要捉敵拿
上類出旁勢奇勢每勢何便以略克就既克便
是不服而所以不服而外解之求近私念於不
控伏義與也要知以益爭頭雖服其心況不
不無不強得之不可無德
○如意 吾國之不可無德而如射敵有以義
以及于肉敵聖不以勝論上不以勝論即非此
也傳五六奇奇者以此命奇于理也哉哉
○奇合 計奇者有奇有由然耳
○義書 與滿
奇義不足以服人而要與有可談各有二層
國子知義借一之謂文子雖明不說之義
○如師 聖書 史記孫田
二傳俱有天下莫大于一理云云只學者口氣
論獨獨理不必錄以却見孔子作野

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焉之請逮于夷
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
人反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累矣是故制敵
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遫卒無
公汶陽田公魯田也公不曰歿而謂之取何也

春秋正業

初局是役乃以謝之從楚也勿可誦蓋原都
之所以獲罪於由夫在始夫雖有伯主憐死
其愛故謝其罪之由夫在始夫雖有伯主憐死
之故夫能成其罪計之楚人固不當以謝之
故是計也其初所費嘆嘆之能能免于晉林成
於楚臣曰或者傷中流以二字是射想之詞
箭不可作于晉說亦不可板看焉謝初不知
者以二字是射想之詞非射想也作文主有
以無者楚楚楚楚之從楚不足不與主有
得哉昔昔昔昔而以代者罷罷罷罷女子晉楚
宋期期期期期期一牙

四 去疾伐許 遠國處小一之見其失
王猶伐許傳初伐也后用不可再志

恃大國兵力得其故壤而不諒於天王以正
綱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豈異乎
然則宜奈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
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
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繼絕之
義也曾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如有王者作
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故田而舊取所
損益亦可知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

人與入齊人齊人齊人齊人

三年 衛定公滅元年

王 雲中堂

伐鄭討鄭之敗也遂東侵鄭公子偃

討鄆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望也。遂東侵。

則潘師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用詐，非正勝。

也。度彼乘此。背無善也。累而不紀。勝負攸也。

晉侯稱霸而以伐齊何也初爲是役必以鄭

之從楚也附蠻夷援中國則盟主有誦於伐

耳宋衡未非易稱爾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二月公至自伐邲傳

子新宮災三日_{丙寅}乙亥葬宋文公_傳

公子去，張帥師戍合。許待楚而不攻，王

卷之三

制 托晉正 效為君之謂你不得玉之理且
以喪事直入見說 卿中校與我成陽相形
正斷亦不朝周而顧晉之慘亦秋所為作句
以其關係于君良大倫故不作等語奇

國然。以力攻故也。示民之有道也。
從政如小。舉出所以不顧之。故方見得立修德。
政薄從輕。力從二。昔修德政之大目。薄稅歛。
與和從輕。相與輕力從。與作立甲相。成失之情。
民心。除稅良而不聽從。不服生來不關不。
從不聽奇如。每在。心。控。錄。

卷秋正業

今正解用大義

○ 國棘 會平丘 棘故重人之心平棘

○ 子長時士亡稅後日重所以不謂焉之民也

○ 可加之以其骨方是時云云故據皆

○ 有服之以底氣有二層雲俱重於人心得

○ 二野二壘 二野者野也云春秋之所

○ 內春平國之外北齊國之東莊莊道二壘

碑作復起外雖者一段我不像因不字公二
法發主與執分似重理字反若都不像隔了
○非因有疑則請強至司會故強非却也時未
足故信皆疑又相然不信也不信也子與是子
野無語之典事應生事志命辱子應並孔不
信全不依兩上見貶其詞如此不字不信之
二卿之執我公也不言公豈不依故得以此
之意故曰見二卿之執

[illegible]

鄭茂詩傳
馬將患疾
公至自晉
胡宣公薨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也

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汝陽之故而往朝于晉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言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按左氏取汝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于是時初說狄，作丘甲，說狄曰：「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

歎成公不知薄稅歛輕力役修德睦以來之
而肆其兵力雖得之必失之矣

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

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

類是也。

100

此山須得... 功也

要泰如... 命也

師出無... 命也

可謂之... 命也

除其... 命也

命也... 命也

出下... 命也

春秋正義

伐師... 命也

以楚... 命也

而後... 命也

不義... 命也

師長夫... 命也

公孫... 命也

秋仲... 命也

師侵... 命也

然上... 命也

元通... 命也

受鐵... 命也

以罪... 命也

成公... 命也

重事... 命也

將能... 命也

楚公... 命也

必無... 命也

楚公... 命也

師侵... 命也

然上... 命也

元通... 命也

受鐵... 命也

以罪... 命也

成公... 命也

重事... 命也

將能... 命也

楚公... 命也

不義... 命也

於文... 命也

著矣... 命也

八人... 命也

春秋... 命也

折賊... 命也

事故... 命也

也次... 命也

叛者... 命也

庶幾... 命也

七年... 命也

將王... 命也

成公... 命也

當祭泰山三望，偃天子之禮，是以書之。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胡楚人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微舒而人陳異矣。書而無貳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人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揆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之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情惡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師將楚也。
戊公七年 十一 受中堂

齊既從之今復有命命歸諸齊則歸之王以
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寧也則卿無
所讓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詞也歸之手者易
詞也爲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晉侯微弱遂
以歸齊而不能保齊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左晉欒書侵蔡遂侵楚薳申
述下解初從分范韓也附子從之驅而奔
君子曰從若如楚宜哉左晉晉人實指戎車
之數以爲謀也幾周之役晉將遁矣折公曰
楚師輕而易震焉也若多鼓鉦聲以夜軍之
楚畏其必遁晉人楚之楚師宵奔晉遂侵蔡
沈襄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攄使申擊而冠
晉僖公十七年長岸之戰上時小舟敵大舟
皆成僖上六年教鄭師式于桑攄而不敗故
師出有功

公孫娶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
成公八年 三 受中堂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盾
趙盾去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去
冬十月癸卯祀叔姬卒無

晉侯使士變來聘叔孫僖如會晉士變齊人相
人伐鄰

朝士變來聘有伐鄰也以其事疑故公請緩
師不可初吳伐鄰既不能放及其既成而又
率諸國伐之何幾乎前齊來聘下齊會伐晉
侯之爲盟上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
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衛人來聘去

晉王 九年 秋齊頃公
四年 九年 齊襄公

春秋正義 卷之九 宣公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迎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齊侯侯來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 同盟于泚 齊侯之使地齊既從之魯侯親往拜其 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 知無致下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 已悻悻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明往飲 血要賈鬼神以禦之是從是于水而不知本 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盟 二月伯姬歸于宋 宣公九年 受中堂

春秋正義 卷之九 宣公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迎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齊侯侯來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 同盟于泚 齊侯之使地齊既從之魯侯親往拜其 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 知無致下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 已悻悻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明往飲 血要賈鬼神以禦之是從是于水而不知本 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盟 二月伯姬歸于宋 宣公九年 受中堂

春秋正義 卷之九 宣公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迎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齊侯侯來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 同盟于泚 齊侯之使地齊既從之魯侯親往拜其 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 知無致下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 已悻悻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明往飲 血要賈鬼神以禦之是從是于水而不知本 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盟 二月伯姬歸于宋 宣公九年 受中堂

春秋正義 卷之九 宣公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迎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齊侯侯來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 同盟于泚 齊侯之使地齊既從之魯侯親往拜其 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 知無致下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 已悻悻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明往飲 血要賈鬼神以禦之是從是于水而不知本 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盟 二月伯姬歸于宋 宣公九年 受中堂

聖人志上者○按此意是以守國固可名特千
後漢亦足以守國除可名特千
○城守戰 會平立 戰時雖勝城守人
守城守戰上不以城守戰時日別名分
是以城守戰上不以城守戰時日別名分
人心是以城守戰上不以城守戰時日別名分
以作主者則主不可不守守戰時日別名分
○城守戰 會平立 戰時雖勝城守人
守城守戰上不以城守戰時日別名分
是以城守戰上不以城守戰時日別名分
人心是以城守戰上不以城守戰時日別名分
以作主者則主不可不守守戰時日別名分

春秋止業
郭游池之足特乎
前王 十年 齊公伐元年
齊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夏四月五下
鄭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曹伯伐鄭 齊人來降 丙午晉侯
衛卒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前王 十有一年 晉公州
晉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祁彌牟聘已
丑及祁彌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僖如齊 冬十月
成公 十一年 十二年 主 受中堂

春秋止業
○按此意是以守國固可名特千
後漢亦足以守國除可名特千
○城守戰 會平立 戰時雖勝城守人
守城守戰上不以城守戰時日別名分
是以城守戰上不以城守戰時日別名分
人心是以城守戰上不以城守戰時日別名分
以作主者則主不可不守守戰時日別名分

春秋止業
○按此意是以守國固可名特千
後漢亦足以守國除可名特千
○城守戰 會平立 戰時雖勝城守人
守城守戰上不以城守戰時日別名分
是以城守戰上不以城守戰時日別名分
人心是以城守戰上不以城守戰時日別名分
以作主者則主不可不守守戰時日別名分

○ 星威 已亂之邊才公于特之各
主運金傳于而辭屬止亂但辭屬事在能會復
須叙明并院勇于會作註

○ 魏晉 魏晉之世不為可謂自計
○ 魏晉 魏晉之世不為可謂自計
○ 魏晉 魏晉之世不為可謂自計

春秋正義

○ 華元奔師 有奔之出者其必如
出入之正全在就奔來時之問不在就奔來時
上元之不納而出奔非是不納治官治後
境乃見之則其奔時之問不在就奔來時
河上居宋晉之界以計之計則入不許之計
則出及人與晉之計之計而後入其出入之
正可知矣司馬氏之謂句桓重其志于計
處人且之正謂如此故曰重其志于計
徐牧曰曰傳中不納不納則元之計
金在出奔上足以應人心明無不之計
其中諸計之乃及是則其志中開自不可
○ 華元奔師 魏晉之世不為可謂自計
○ 華元奔師 魏晉之世不為可謂自計

○ 十有五年 衛侯公衛元年春
○ 十有五年 衛侯公衛元年春
○ 十有五年 衛侯公衛元年春

○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衛侯公衛元年春
○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衛侯公衛元年春
○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侯公衛元年春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illegible]

君臣之義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尊侯之大
辱曷不諱乎曰春秋仲道不伸那義不榮
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體存心而不憂憤
迎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
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僞如之語怒公而不
見曲在晉侯魯侯自反非有咎也昔曾子問
大勇于夫子孟子言浩然之氣沙隨之不見
於公何歎乎陸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
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

文子始作傳。其後去國見伯氏始志之事也。
○只主說文子始志一語是木教華語可來。
○顯居。內居也。忠是以藏人也。
○聖學之子志。凡動人。一志。○是文子贊伯可思
入見請之者雖有缺伯。釋之者雖有說文子竟
能行父之志。自是以後。皆曰。以行父志。
○選惡。取善。○伯氏。伯氏。此其善也。
○不水。不水。馬不食粟。謂文子稱于夷者也。不忘
○雖難不越。隨人于君子乎。供足也。凡動人
必有七智。皆武而後知。行父事乃之賢亦要異
外則相若也。如著止書從同。
○顯尼。倉離。○莊周上經。○符致。
○意如是。解伯步說文子終行父
爲善。要伯告中行。得子休意。和利。○文子

父而殺之不然歸必歿吾人執季文子于莒
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
犇曰苟去仲孫茂而止季孫吾與子國親於
魯相二君矣姜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
乎信讒壓而聚忠良若諸侯何乃執季孫僂
如奔齊季孫及卻犇盟子忌歸對公子偃

○高○公○如○晉○
○上○陳○遷○傳○晉○君○方○明○悼○公○即○位○始○命○百○官○
要點入

陵正旅不偏師民無謗言所以然

[illegible]

未勢我君成公傳

戊陳 雖主動勝之狀而兵固不可背
見陳傳諸侯戊陳子午駐師賊子固有知時
之患意者操縱大仲已致行禮之要木陳陳不
可背 負代陳陳 雖主動勝之狀而兵固不可
主陳地情言動其作就非明結見于陳應者
只有十二年戊陳一切以下俱請會都時事所
不數陳者皆會都也非指城縣之狀也但借此
無意而遂不可流越要見不可背

德也。性會則衆心歸附。家執之。

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不爲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爲主，則進

此後未必盡賢能不舉動猶忘先世之忠負子作
 父從行父之忠範刻著之不忘以禮獲焉哉以
 實獲焉二句爲斷而以用人不惟其賢二句痛
 其不賢子懷此後世問賢必能爲忠臣世臣
 此後世者世懷此岐之政也行文充
 而實而不虛而世作大可稱忠子賢子推子控
 使懷此使懷人目後以推開盡成故之
 城費罪止
 上越極重用人以罪費貽下委構重行貳以漢
 上窮下窮字聖水下始字實疏
 城費非三
 上越極重用人以罪費貽下委構重行貳以漢
 上窮下窮字聖水下始字實疏

公之萌而便行父事而官不

伯爲隍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遣請
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
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
器備則固忠于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
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穆政羣小媚之
妄興是役季氏益盛其後孔子至於帥師墮
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墮城費之費

六 受中堂

○會師 諸侯之兵而加其不齊

○陳 平以兵出而以其子貴也

春秋正義

○公如晉 晉之兵也

○侵陳 侵陳之兵也

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一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邾子于鄆 邾子于鄆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侯逃歸

○陳 平以兵出而以其子貴也

○陳 平以兵出而以其子貴也

春秋正義

○公如晉 晉之兵也

○侵陳 侵陳之兵也

○會師 諸侯之兵而加其不齊

○陳 平以兵出而以其子貴也

春秋正義

○公如晉 晉之兵也

○侵陳 侵陳之兵也

○會師 諸侯之兵而加其不齊

○陳 平以兵出而以其子貴也

春秋正義

○公如晉 晉之兵也

○侵陳 侵陳之兵也

故從之。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鄆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變時。華伐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鄆。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鄆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于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固乎。

侯使士旦來聘左范宣子師于鄆公享之綠
 于賦標有櫜武子貶希可宣子曰城濮之役
 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衡受彤弓于襄王以
 爲子孫茲也先君守之宣主文二
 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如虛納幣傳志
 敬納與之

九年

夏季孫宿如晉得五月辛酉夫

九 受中堂

姜氏薨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無

公奮程侯宋公衡侯世伯尊子荆子臧子辟

光伯小辨于齊世于光佐其子有二月巳

明鄭之見伐於楚子驅欲從楚子展禽充守

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其策未爲失也而于昭

遂及楚圍于。是齊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

子列國修器械盛饗歸老幼居疾于虎牢

肆宵國郎。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

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依無成知轡曰許

之盟而還師以徹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

鏡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

乃許釐成同盟于戲。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了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鄆。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相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釐魚之會以美之。

不與之戰。見其言失。諱謀所以息民。遷津濟。武子之善謀。失施。余輸濟。狄亦無自公以下。荷有積者。盡此之國。無積者。亦無自公以下。禁利亦無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徵行之期。年國乃。有餘三。而楚不能與爭。

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相謂杞吳子
平鉞在杞

十
受中堂

晉以謀反。五年。合廣傳佳與之會。而主
往會之。吳則貶而稱爵。與合鍾離。同

五月甲午遂滅僞陽左齊而館士作謀伐僞陽而封宋向戌黔休

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側陽雪句請下荀勢
曰水潦將降覆不能露諸庶師都的怒投之

以獲出於其母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
亂命以不女逢女既勤君而興請俟率師老

父以至於此既無武字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非師不然克矣余廬老也可重任乎七日

不克必陷于罪之五月庚寅命仲輝卒攻堡
賜親愛矢石甲午歲之以見宜十二年曠
于向戎向戎繫乃不來公曰師將結之重

至自會

今子與鄭公孫敵師伐宋左師于背既門于柵下自

借下成虎半博
人從楚聞云不義

師伐秦無
秋莒人伐我東鄙無

合封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光

作三軍也。其制之密。爲未備也。
重兵。不可失。公室。與東。未。爲。三家。所。行。多。以。
父。兄。子。弟。分。爲。四。不。代。者。取。以。分。故。曰。盡。征。稅。

胡三軍魯之舊也倍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
史克作頌曰公平千乘公徒三萬然車謂之
公車則臣下無私乘徒謂之公徒則臣下無

存則爲親非但親于既死之後直對親于未死
之先有替鬼神若鬼職可見親之實一非敷衍的
於他故曰要親于未死之深未死既親于未死
則有信之同并可以爲家國之要也

至自伐鄭旨通北林
子鄆伯伐宋
胡盟于亳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蔡公宋

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又叛從
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卒之盟
其秋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殲之俾失其民殲
命亡氏音其其國家雖淪此盟而不顧也噫
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約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鄭杜
注
伐鄭而會蕭魚序也也左諸侯悉師以復
是鄭不叛自春二十四年左齊鄭戰于鄆
東門鄭人使王子伯行
成子展出盟會于蕭魚

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
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
不疑禮其四而歸焉納斥侯禁侵掠而鄭自
棄公十二年

主 受中堂

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
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
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驪城
濮之橫不越是矣

公至自會無

楚人執鄭行人長轡鄭人使長轡如楚告曰
主上傳楚不能與之爭見晉悼公之
善謀楚使能執鄭之行人而無能為

秦人伐晉無

宣王十有一年吳子壽
夢乘卒

春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郕太子孫宿帥師救
自遂入師

西郭莒邑也遂者生事也人有逆詞也大夫

無違事受命而教台不愛命而入邪惡李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關外之事曰此爲境外言之也古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朝夕之故哉其所由來漸矣

夏晉侯使士魫來聘左來聘且全晉棉服卿也許楚而聘魯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無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左報晉之取鄭宣王十一年

公如晉左公如晉鄭且宣十九年楚傳

襄公十二年十三年

西 受申堂

春公至自晉左孟獻子書

夏取郕左郕郭公爲三陣宣見傳十七年滅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無

冬城防左防時也于是將早威李防威氏邑防宣城防以備齊魯與宣主盟七年中丘

齊合城之亦以備齊宣傳戰時非齊

三年十有四年楚康王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錫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左焉吳謀楚故也于是子叔齊益其使

胡使張上客而宿老歸者以內行則不

無違事受命而教台不愛命而入邪惡李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關外之事曰此爲境外言之也古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朝夕之故哉其所由來漸矣

夏晉侯使士魫來聘左來聘且全晉棉服卿也許楚而聘魯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無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左報晉之取鄭宣王十一年

公如晉左公如晉鄭且宣十九年楚傳

襄公十二年十三年

西 受申堂

春公至自晉左孟獻子書

夏取郕左郕郭公爲三陣宣見傳十七年滅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無

冬城防左防時也于是將早威李防威氏邑防宣城防以備齊魯與宣主盟七年中丘

齊合城之亦以備齊宣傳戰時非齊

三年十有四年楚康王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錫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左焉吳謀楚故也于是子叔齊益其使

胡使張上客而宿老歸者以內行則不

之俗今一不使一不致雖分明寫出驕橫狀
得之象形命令各在焉
○會向 伐秦
今使之失任持之非

○伐秦 伐秦之俗今一不使一不致雖分明寫出驕橫狀
得之象形命令各在焉
○會向 伐秦
今使之失任持之非

春秋正義

○伐秦 伐秦之俗今一不使一不致雖分明寫出驕橫狀
得之象形命令各在焉
○會向 伐秦
今使之失任持之非

○伐秦 伐秦之俗今一不使一不致雖分明寫出驕橫狀
得之象形命令各在焉
○會向 伐秦
今使之失任持之非

得不齊矣。季孫宿以卿爲介而不使之免叔
老介於宿而不取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
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爲得哉。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
鄭公孫蒯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伐莒。左。莒侯之大夫從晉侯伐之。以報之。
以。晉侯之大夫從晉侯伐之。以報之。

○伐秦 伐秦之俗今一不使一不致雖分明寫出驕橫狀
得之象形命令各在焉
○會向 伐秦
今使之失任持之非

○伐秦 伐秦之俗今一不使一不致雖分明寫出驕橫狀
得之象形命令各在焉
○會向 伐秦
今使之失任持之非

○伐秦 伐秦之俗今一不使一不致雖分明寫出驕橫狀
得之象形命令各在焉
○會向 伐秦
今使之失任持之非

○伐秦 伐秦之俗今一不使一不致雖分明寫出驕橫狀
得之象形命令各在焉
○會向 伐秦
今使之失任持之非

○伐秦 伐秦之俗今一不使一不致雖分明寫出驕橫狀
得之象形命令各在焉
○會向 伐秦
今使之失任持之非

○伐秦 伐秦之俗今一不使一不致雖分明寫出驕橫狀
得之象形命令各在焉
○會向 伐秦
今使之失任持之非

春秋正義

○伐秦 伐秦之俗今一不使一不致雖分明寫出驕橫狀
得之象形命令各在焉
○會向 伐秦
今使之失任持之非

○伐秦 伐秦之俗今一不使一不致雖分明寫出驕橫狀
得之象形命令各在焉
○會向 伐秦
今使之失任持之非

○伐秦 伐秦之俗今一不使一不致雖分明寫出驕橫狀
得之象形命令各在焉
○會向 伐秦
今使之失任持之非

○伐秦 伐秦之俗今一不使一不致雖分明寫出驕橫狀
得之象形命令各在焉
○會向 伐秦
今使之失任持之非

○伐秦 伐秦之俗今一不使一不致雖分明寫出驕橫狀
得之象形命令各在焉
○會向 伐秦
今使之失任持之非

○伐秦 伐秦之俗今一不使一不致雖分明寫出驕橫狀
得之象形命令各在焉
○會向 伐秦
今使之失任持之非

○伐秦 伐秦之俗今一不使一不致雖分明寫出驕橫狀
得之象形命令各在焉
○會向 伐秦
今使之失任持之非

只把諸侯皆在作恭此款後題也

伐北解
主國齊傳

春秋正義

○伐許 前以伐伯長正師之意而矣
有國主兵而許即為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
正君臣之分也周陳氏註

伐北國康
主國齊傳

○新如齊 內修禮于伯國見為國之志
諸侯皆下各分有能伸之者 且言齊
故見獻子賦而父見于賦焉

伐北國康
主國齊傳

伐恭十三國之大夫也冬合于城七國之太
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而使大夫專之而
諸侯皆不與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禮樂征
伐已自大夫出矣先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
先公之明君若贊施而大夫張宜矣善惡積
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于未兆而不預備
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盾韓宣惠斯
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
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齊侯伐我北鄙 至三年之歸齊主十八年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襄公十六年十七年

受中堂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左
于晉許大夫不可晉人以公孫非主兵焉
諸侯之師伐許大夫由氏陳會鄭伯春秋不
以大夫主諸侯
秋齊侯伐我北鄙國成 主國齊傳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晉人執之朝夕釋于敵也
以人諸敵邑之急朝不及夕引張西望以
疾手比執事之國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
振父見范宣子 晉荀偃十三年陳紀傳下
賦為解之卒章 晉荀偃必有能伸之者
六年 十有七年 春秋齊

春王三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國成

襄公十六年伐許秋入國可駭也

九月大雩

邾人伐我南鄙
宋華臣出奔陳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侯伐我北鄙

春自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侯伐我北鄙

春自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侯伐我北鄙

受中堂

春秋正義

○伐許 前以伐伯長正師之意而矣
有國主兵而許即為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
正君臣之分也周陳氏註

○伐北國康 主國齊傳

○新如齊 內修禮于伯國見為國之志
諸侯皆下各分有能伸之者 且言齊
故見獻子賦而父見于賦焉

○伐北國康 主國齊傳

○伐許 前以伐伯長正師之意而矣
有國主兵而許即為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
正君臣之分也周陳氏註

○伐北國康 主國齊傳

鍾良而志世公母而志世公共平王

任沙歐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十二年二十有三年 春秋左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

伯句卒 夏邾邾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

楚歸于陳 晉欒黶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

以伐晉主若濟國之福也 晉侯將伐衛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晉侯將伐衛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襄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 壬 受中堂

已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

邾 晉人殺欒黶 欒黶行而掩之曰欒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春叔孫豹如晉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自宋以上為周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不絕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仲孫豹帥師伐齊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春秋左

春秋左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十二年二十有三年 春秋左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

伯句卒 夏邾邾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

楚歸于陳 晉欒黶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

以伐晉主若濟國之福也 晉侯將伐衛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晉侯將伐衛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襄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 壬 受中堂

已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

邾 晉人殺欒黶 欒黶行而掩之曰欒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春叔孫豹如晉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自宋以上為周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不絕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仲孫豹帥師伐齊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春秋左

春秋左

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左 楚子伐鄭以故

千載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公至自會 陳欒黶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左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春齊桓桓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桓桓殺其君光

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襄公二十五年 壬 受中堂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之祇則宜下令三軍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崔杼以戮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

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足與之同

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左 初陳侯會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左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齊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

入夷儀 衛侯之弟入夷儀之有諸侯不經之
衛侯之弟入夷儀之有諸侯不經之
衛侯之弟入夷儀之有諸侯不經之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于重丘 特書曰同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之弟入夷儀之有諸侯不經之
衛侯之弟入夷儀之有諸侯不經之
衛侯之弟入夷儀之有諸侯不經之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十有二月 吳子遏伐楚 門子巢卒
十五年 二十有六年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王二月 辛卯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 衛侯使復歸于衛
夏 晉侯使荀息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 宋
人曹人于澠淵 秋 宋公殺其世子痤 無
得入執衛侯 八月 壬午 許男將卒于楚 無
冬 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 許男將卒于楚 無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卷之五 衛侯之弟入夷儀

春秋正義

札之賢者其父兄魯魯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魯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國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春秋違飾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季歷嗣位武王受命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也考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與毀師喪國其誰之咎也若季子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樂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所謂賢且知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中庸失時惜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

哀公二十九年 毛 受中堂

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衡一側而吳楚發火秦介戎狄其禮未同于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畧之而札何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則楚無大夫而屈完善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善字諸侯公子以名善而季友善子母弟之無則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舒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今乃畧以名紀是知仲尼不以讓國為賢而貶之也應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貴之備矣唯與天地並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世

春秋正義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齊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澠淵宋災故 鄭二百四十二年之開列會亦眾而未有言 哀公三十一年 天 受中堂

其所為者此個言其所為何過則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知幽人者也智者無不知常務之為悉世子弑君天下之大變天理所不容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二國之大夫更宋之喪而歸其財可謂知務乎以為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衛蔡此而不謀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皆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夫穆叔趙盾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和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子所為謂春秋所以作乎

景王 三十有一年 癸亥
 春正月 癸巳 公薨于楚宮
 秋七月 癸巳 于野卒 已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 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 莒人弑其君密州

春秋正義 卷之五
 昭公 元年 春正月 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賜宋向戌衛
 齊惡陳公子招魯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
 人于說
 昭公 元年 春正月 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賜宋向戌衛
 齊惡陳公子招魯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
 人于說

昭公 元年 春正月 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賜宋向戌衛
 齊惡陳公子招魯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
 人于說
 昭公 元年 春正月 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賜宋向戌衛
 齊惡陳公子招魯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
 人于說

經 132-110

如青溪前知... 胡舉動人君之大節... 奸邪窺之以作止其惡... 情故有國者必謀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 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 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失國客必蓋... 始諸此矣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 晉而昭公失國之困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 比之迹不待臆絕而皆見矣

春秋正義

春正月大雨雪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 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 佐淮夷會于申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齊... 九月取郕 冬十有一月乙卯叔孫豹卒... 春王正月令中 春王正月令中 春王正月令中... 胡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二軍三分公室

春秋正義

各有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得二...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然則三軍之... 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 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 綱兵政之本其書其作舍而公孫齊楚乾侯... 定公無正必至之理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 其罪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左... 其民也今公舍在宋不能取也子家不... 其所以公舍在宋不能取也子家不... 宣二年二十五年野井修正身亦不... 五年... 夏宮車夷以半及防城宋... 秋七月公至自晉... 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紛泉 秦伯卒...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徐人越人伐... 吳... 胡... 方... 以報朱方之役狄也楚於是以前侯侯吳... 則此吳為魯而師亦有名其能之者進而稱... 人可也且吳太伯之後楚祝融之後徐伯益... 之後越大禹之後其上世皆為元德斯功通

不敬其類一辨與聖人慎絕人之意
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故春秋止諸侯伏
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
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求此聖
人慎絕人之意也

春秋正義

● 聖王正氣
聖王正氣者聖王之德也聖王之德不虛言也
聖王之德而聖王自是聖王在得其二句上
聖王正氣之意不虛言也聖王正氣者

於周室與中國帶之若無以異徐始勝王
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故春秋止諸侯伏
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
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求此聖
人慎絕人之意也

於周室與中國帶之若無以異徐始勝王
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故春秋止諸侯伏
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
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求此聖
人慎絕人之意也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於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
出奔衛去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
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春王正月經齊平
昭公六年七年

胡我所欲日及不日已日登當是時昭公結
婚強吳外附制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
齊求於魯而許之平故曰齊平者聖人之所
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
以附驥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于平
皆罪也考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叔孫舍如齊泄盟夏四
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驅
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
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 弓如晉
主會平丘晉成虎初要本當與楚爭
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故春秋止諸侯伏
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
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求此聖
人慎絕人之意也

春王正月經齊平
昭公六年七年

胡我所欲日及不日已日登當是時昭公結
婚強吳外附制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
齊求於魯而許之平故曰齊平者聖人之所
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
以附驥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于平
皆罪也考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叔孫舍如齊泄盟夏四
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驅
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
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葬於景公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胡冤春事也秋與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
在臣下則悖人理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者
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先為非禮以動民而
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于他不恤其
所昧於履霜之戒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昭公八年九年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殺陳孔奭葬陳哀公
春叔弓會楚于千陳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

胡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必不遵使告
于諸侯何以書于魯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
子會于陳目擊其事魯史遂書之耳仲尼作
春秋而筆削者蓋與滅國絕世以堯舜三
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欲私一人以自奉
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故災以

經 132-113

公下無盟 不為內君之厚也理主也
公下無盟 不為內君之厚也理主也
公下無盟 不為內君之厚也理主也

公下無盟 不為內君之厚也理主也
公下無盟 不為內君之厚也理主也
公下無盟 不為內君之厚也理主也

公下無盟 不為內君之厚也理主也
公下無盟 不為內君之厚也理主也
公下無盟 不為內君之厚也理主也

公下無盟 不為內君之厚也理主也
公下無盟 不為內君之厚也理主也
公下無盟 不為內君之厚也理主也

而於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韓之訴絕見
而於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韓之訴絕見
而於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韓之訴絕見

而於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韓之訴絕見
而於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韓之訴絕見
而於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韓之訴絕見

而於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韓之訴絕見
而於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韓之訴絕見
而於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韓之訴絕見

而於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韓之訴絕見
而於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韓之訴絕見
而於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韓之訴絕見

昭公十三年

主 愛中堂

春秋正義
昭公十三年
春秋正義
昭公十三年
春秋正義
昭公十三年

之民則方伯之義修矣今傳與郭通好亦不
之民則方伯之義修矣今傳與郭通好亦不
之民則方伯之義修矣今傳與郭通好亦不

之民則方伯之義修矣今傳與郭通好亦不
之民則方伯之義修矣今傳與郭通好亦不
之民則方伯之義修矣今傳與郭通好亦不

之民則方伯之義修矣今傳與郭通好亦不
之民則方伯之義修矣今傳與郭通好亦不
之民則方伯之義修矣今傳與郭通好亦不

之民則方伯之義修矣今傳與郭通好亦不
之民則方伯之義修矣今傳與郭通好亦不
之民則方伯之義修矣今傳與郭通好亦不

昭公十三年

主 愛中堂

○胡亥奔
工半傳因共出奔逃。出使人為客。又非上害一胡亥。宜決去之。入印以見諸人之可殺。又復封勳賢去說。此言有入印之師先王廟上事。陳昌師入印。是逆之當知。下平律用一統字。到胡亥身止。則明其不如此。第一處是與之。又謂曰。自任其不利。而口吸他。洩家財。以便宜官。其身受罰。而兩項罪案。○就其狀。然大夫公劉國主之子。舊臣之意。思出奔非逆賢之去。通乃志。總之用。都也。作文亦微。以此字。上下。其動作亦可。徐敬口。總分內藏。以說字。馬。生。上。同。缺。人。為。周。應。在。字。下。同。講。論。之。詳。意。在。科。字。時。八。可。更。以。入。邦。之。師。既。不。能。往。而。以。經。禮。亡。子。記。去。無。入。對。不。對。故。法。必。有。下。世。有。忠。信。字。以其。成。或。亦。流。神。上。盡。義。最。上。以。制。異。意。絕。起。下。以。無。怪。性。人。起。正。可。以。對。作。局。長。

◎胡亥奔 吳城郭 以 約七即此

九龍海軍三寶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武宮僑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具
夏蔡朝吳出奔鄧左蔡人逐朝吳
胡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爲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使人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譏人爲亂可不投乎爲國有九經而費賢爲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爲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重國處危疑之地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陷之謀則善矣無極詭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爲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

○亦與我飲之。有魚而爭。相食。食則相之。主臣如主。得。諸。不。合。此。齊。景。有。志。于。代。吳。也。人。行。飲。爵。以。甲。文。之。內。彭。伯。端。志。相。從。諸。臣。之。望。是。不。如。彭。子。無。伯。之。憂。乎。

齊侯伐徐至齊師至于滿徐人行處徐子
 以甲父之勳殺孫子曰蒲侯之無伯害
 也齊君無惡竟獨其道會之有威而致莫之
 尤也齊君無惡竟獨其道會之有威而致莫之尤也
 伯也夫齊侯之始事五至傳諸侯不合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傳五
 夏公至白晉
 盟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
 止公其不善謀之也將公教期于晉三至于
 河而不得入而得見齊侯又欲討其罪而止
 旆其困辱其矣易困曰困亨困窮而致亨
 也此正憤辭自強之時昭公安於危辱無救

春秋正義

○ 滅陸渾 渾水出嶺南之西 有國于王
此水亦非清無字人不諳音之殊兵謂何但論
陸渾在王都之側故夏殷處義當據斥夷關土
宜速不固故雖無變而不眠也傳中王室二字
宜於大武諸君同作文枉力以發過王室之
害而不此之謂不見

○ 陸渾 渾水出嶺南之西 有國于王
此水亦非清無字人不諳音之殊兵謂何但論
陸渾在王都之側故夏殷處義當據斥夷關土
宜速不固故雖無變而不眠也傳中王室二字
宜於大武諸君同作文枉力以發過王室之
害而不此之謂不見

○○ 存年 歷代見解于人的于失用人之道
傳意原不重是事見以禁之強而一失于用人
即為人所欺自是為人所收則廣土成民安居
特賞丹心要發須依序讀以四書二句由字精

昂勉勵之志。所謂白晝自棄。不可與有爲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傳無 九月大雩傳無
季孫意如如晉傳無 冬十月葬晉昭公傳無

景王二十有七年晉頃公去疾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五與之官昭子問曰少皞氏焉
名官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我

知之者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建共
工氏以木紀大皞氏以龍紀我高祖少皞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乃鳥師而爲
鳳鳥氏旌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始於司

視鳩氏司筮也鸛鳩氏司馬也鵙鳩氏司空
者也五刑爲正利器用正度量民者

昭公 十六年 六 受中堂

仲尼聞之見子貢子而學之似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胡林父之于潞氏士會之于甲氏荀吳之于
陸渾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

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密邇王室而縱之維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國

土服遠以圖震動異矣然求其各氏非裂神也幾得無貶耳

冬有星孛于大辰在

卡今日功也以其屬水之楚師進之大夜之
藏于長岸子魚先以淪師繼之入敗吳師
其乘舟餘望英公子為使長原者三人潛伏
于舟側曰我呼仲望則釣夜侯之三呼皆

而子思何從先獲其長髮三寸而絕也哉亦
落髮故曰勝君敵 徐牧臣曰傳難盡論去說
發皆實考之無無髮生時所作文又說
在去時上無髮如月則髮初落從大發說前
後說之義頗有相背然以強而髮則廣土
家民等語俱有無限感嘆况人為國至不
本末生民後字實先強在後由于得人與失人
之詳可見矣其說下時須斟酌而論餘他
焉姑誌其異耳

◎ 長髮 吳城歲 蘇明道注者云之
以失人失守比以再虧其奔走城東顧相顧但
是與此實信此重義實漢語

四○ 四國失御覽 齊之齊 不見人。事之

春秋正義

今以是爲一
句。傳以見人
事之當先。
其當顯。

至前之頃分七皆所以擇大
理致開張便不成大儒先人
寸命奇授其教也教未嘗沒
上者有學大知不常地吉山
福可格不可

可獲者未聞子而人謂之謂也愚謂此傳

可憐之子心亦痛

見下作軒像。此制謂當封上餐酒并廚子以饗
賓士庶。起見。智人不當聚此。三處停食。女則據

而淫矣。聊以戲弄之。後

送荆楚人從而劉之楚辭
吳人大敗之敗於淝水以歸
胡言戰不言敗敗負敵也楚地五千里
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
不能去讒賤貨使無極以讒勝囊九以貨行
而策士奇才爲敵國用故雞父之師七國皆
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吳日益強而楚削矣
是故爲國以得賢爲本勸賢以去讒賤貨爲
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
末強弱之由其爲後世戒明矣

宣王三月曹伯須卒無傳

十八年
老
受中堂

胡初禪寔言于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曰火若
我用瓊琚玉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

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

之亦不復火。禪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
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

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有可移之理。古
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月，邪人入郢。左蘇人帶稻，邪人笑，臨人
 之，蓋俘以歸。郢子曰：「余無歸矣。」從見于後
 帝于郢。公叔郢夫人而舍其女。言邪人

洪彝曹平公傳冬許遷于白不
宋主二十二年十有九年曹公
元年

月壬子猛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元王二十有三年

春正月叔孫舍如晉

晉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秋止業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秋止業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秋止業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人執我行入叔孫舍

○晉有疾 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晉有疾。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晉有疾。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

○晉有疾 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晉有疾。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晉有疾。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

○晉有疾 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晉有疾。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晉有疾。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

○晉有疾 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晉有疾。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晉有疾。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

○明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下
得入今此書有疾乃復投取也以周公之
千乘之君修好而不見納亦可耻矣有耻而
後能知憤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爲
善爲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政令保
國家夫昭公內受制于權臣外見陵于方伯

此正憂患疾有德難衛智保生免災之時
也而安于屈辱甘處微弱無憤耻自強之心
其失固出於外矣其自取之災
敬王二十有四年春昭公
春三月丙戌仲孫孫慶舍自晉
昭公二十四年 主 愛中堂

○明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
也叔孫令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
主而不顧於強臣此社稷之衛身之良大夫
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爲善舉國以
聽其教於此後故令其自晉得以姓氏書
所以表其節爲後世勸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卒

○明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
也叔孫令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
主而不顧於強臣此社稷之衛身之良大夫
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爲善舉國以
聽其教於此後故令其自晉得以姓氏書
所以表其節爲後世勸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卒

○晉有疾 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晉有疾。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晉有疾。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

○晉有疾 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晉有疾。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晉有疾。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

○晉有疾 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晉有疾。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晉有疾。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

○晉有疾 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晉有疾。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晉有疾。晉有疾者。謂其國有災。而君不恤也。

○明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下
得入今此書有疾乃復投取也以周公之
千乘之君修好而不見納亦可耻矣有耻而
後能知憤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爲
善爲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政令保
國家夫昭公內受制于權臣外見陵于方伯

此正憂患疾有德難衛智保生免災之時
也而安于屈辱甘處微弱無憤耻自強之心
其失固出於外矣其自取之災
敬王二十有五年春昭公
春叔孫舍如宋
叔孫舍會齊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
齊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明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下
得入今此書有疾乃復投取也以周公之
千乘之君修好而不見納亦可耻矣有耻而
後能知憤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爲
善爲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政令保
國家夫昭公內受制于權臣外見陵于方伯

○明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
也叔孫令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
主而不顧於強臣此社稷之衛身之良大夫
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爲善舉國以
聽其教於此後故令其自晉得以姓氏書
所以表其節爲後世勸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卒

○明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
也叔孫令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
主而不顧於強臣此社稷之衛身之良大夫
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爲善舉國以
聽其教於此後故令其自晉得以姓氏書
所以表其節爲後世勸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卒

不獨天時如此。則人事亦不可不察。然人事之不可不察。又非徒察其大端而已。必且察其小端。而後可以無遺。此所謂「君子居則觀象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象而玩辭」者也。此所謂「君子居則觀象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象而玩辭」者也。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公國威
公國威
公國威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大時。猶有存亡之虞。心未終棄也。若及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至是猶不知畏。固克自衛而求于神祀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爲後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春王正月癸未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居于朔。

胡居者有其地土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昭公二十六年。受中堂。

奔而歸居于朔者存一國之防也。諸侯之于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其大夫所得專也。大夫專邑是爲叛君。曰居于朔其爲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胡成孟氏之臣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昭申豐適齊。貨梁丘據受之。言于齊侯。使驛臣從魯君以上師有濟也。則繼焉。齊侯從之。使公子組帥師從公圍成。不齊師者。景公林于加說爲義不終放微之也。齊公圍成。則季氏不臣昭公。不君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見矣。

秋公會齊侯于野井。昭公二十六年。受中堂。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

公至自會居于朔。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壬午王入于成周。

凡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五年。二十有七年。楚昭王。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朔。

其君僚。楚殺其大夫卻宛。秋晉士鞅宋樂祁雍衛甯殖曹人邾人滕人會于厘。子厘。乃。乃。乃。

胡居之會。戊戌。且謀納公也。文十五年盟于。將。將。將。

會諸侯。而不序。今謀納公。亦以昭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于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克戌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舉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和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朔。

六年。二十有八年。公如晉。公如晉。公如晉。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齊侯。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齊侯。

春秋正義

春秋正義卷之...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卿齊侯使高張來...

公如晉次于乾侯...

秋七月...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秋八月...

冬十有二月...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

冬...

以...

昭公...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

秋...

冬...

宋仲...

小邾...

十有二月...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卷之...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春秋正義經傳本...

[illegible]

秦伯卒 父齊秦哀公傳
 穆王二十年 鄭穆公傳元年
 十年 秦惠公元年

今會部察身會部三項俱更見其賢有若干人
屬多以事實對比

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其左右司馬以從。至于介所。以魯之故。

齊侯拒兵車之命而罷宮殿之設于野而晏
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法言曰仲尼用
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鄰桓公以責責楚而
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
曰來序緒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說可
乎聖人會人物于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
古今于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于土皆安而
無所避也于我皆真而無所忘也其曰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白處矣
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定公十年

八 愛中堂

胡卿叔孫氏邑也僂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
圍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彌
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
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營
其道彌其則其失彌速三家專魯爲日久
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
恕施諸已而勿願亦勿施於人二三子知節
公室以自震而不知家祿之侵其後也據事
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山

叔孫州仇

如齊

宋公子地出奔曹

宋公之弟辰及仲佐在襄公子地自陳人
 以叛無夏四月無
 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去
 冬及鄭平叔還如鄧洧林平六年長樂左
 始無大自曹公以來見朝歌傳也
 王也全成于哲至今始知旨十鄭而魯叔
 十二年二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無
 叔孫州仇帥師廣郕
 衛公孟彘帥師伐曹無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我仲由為季氏家
 叔孫氏帥師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田叔孫氏
 費人襲費公與三下入季氏之宮登武子
 定公上一年十二年
 九愛中堂
 之費人攻之入及公對仲尼命申句須
 所下之費人焉取諸姑蔑二子奔齊遂敗
 胡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
 不過百乘故家不驕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
 當謹也邱姜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
 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卿既
 微陪臣擅令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
 能制也而問于仲尼遂墮三卿是謂以禮為
 國可以為之先也推而行若魯國而學者侯
 大夫各謹於禮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
 秋大雩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乾金金姑氏
 盟于乾金見朝
 而會朝

山
獨享一
蓮人之性無
能其
其性
野

三
十
有
三
年
十
二
年
十
三
年
十
榮
中
堂

王二十有四年起于允常卒天
子闢廬光年
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通金二月辛

是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夏衛北宮結來奔無傳
月於越敗吳子惲音陳李吳子光卒左莫代越
費葬之陳子嚭字句踐吳之難使罪人三
行賜葬之嚭而臨之遂有治臣何賀哉不
敏于君之前不敢退避遂自泚也師歸之
卜於子胥而後之人又之二言以吳神國

春秋正義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

衛世子

衛公孟彊出奔鄆 宋公之

大蒐于北渚

子來會公 成志之

王二十五年，吳子夫差元年。

五年一不王全越于何殿元年

二月辛丑楚子城以胡子豹去

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寝鄭卒達

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陳 邾子來奔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

不克葬 戊午日下具乃克葬 辛巳葬定

冬城澤無

1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2059 2060 2061 2062 2063 2064 2065 2066 2067 2068 2069 2070 2071 2072 2073 2074 2075 2076 2077 2078 2079 2080 2081 2082 2083 2084 2085 2086 2087 2088 2089 2090 2091 2092 2093 2094 2095 2096 2097 2098 2099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116 2117 2118 2119 2120 2121 2122 2123 2124 2125 2126 2127 2128 2129 2130 2131 2132 2133 2134 2135 2136 2137 2138 2139 2140 2141 2142 2143 2144 2145 2146 2147 2148 2149 2150 2151 2152 2153 2154 2155 2156 2157 2158 2159 2160 2161 2162 2163 2164 2165 2166 2167 2168 2169 2170 2171 2172 2173 2174 2175 2176 2177 2178 2179 2180 2181 2182 2183 2184 2185 2186 2187 2188 2189 2190 2191 2192 2193 2194 2195 2196 2197 2198 2199 2200 2201 2202 2203 2204 2205 2206 2207 2208 2209 2210 2211 2212 2213 2214 2215 2216 2217 2218 2219 2220 2221 2222 2223 2224 2225 2226 2227 2228 2229 2230 2231 2232 2233 2234 2235 2236 2237 2238 2239 2240 2241 2242 2243 2244 2245 2246 2247 2248 2249 2250 2251 2252 2253 2254 2255 2256 2257 2258 2259 2260 2261 2262 2263 2264 2265 2266 2267 2268 2269 2270 2271 2272 2273 2274 2275 2276 2277 2278 2279 2280 2281 2282 2283 2284 2285 2286 2287 2288 2289 2290 2291 2292 2293 2294 2295 2296 2297 2298 2299 2300 2301 2302 2303 2304 2305 2306 2307 2308 2309 2310 2311 2312 2313 2314 2315 2316 2317 2318 2319 2320 2321 2322 2323 2324 2325 2326 2327 2328 2329 2330 2331 2332 2333 2334 2335 2336 2337 2338 2339 2340 2341 2342 2343 2344 2345 2346 2347 2348 2349 2350 2351 2352 2353 2354 2355 2356 2357 2358 2359 2360 2361 2362 2363 2364 2365 2366 2367 2368 2369 2370 2371 2372 2373 2374 2375 2376 2377 2378 2379 2380 2381 2382 2383 2384 2385 2386 2387 2388 2389 2390 2391 2392 2393 2394 2395 2396 2397 2398 2399 2400 2401 2402 2403 2404 2405 2406 2407 2408 2409 2410 2411 2412 2413 2414 2415 2416 2417 2418 2419 2420 2421 2422 2423 2424 2425 2426 2427 2428 2429 2430 2431 2432 2433 2434 2435 2436 2437 2438 2439 2440 2441 2442 2443 2444 2445 2446 2447 2448 2449 2450 2451 2452 2453 2454 2455 2456 2457 2458 2459 2460 2461 2462 2463 2464 2465 2466 2467 2468 2469 2470 2471 2472 2473 2474 2475 2476 2477 2478 2479 2480 2481 2482 2483 2484 2485 2486 2487 2488 2489 2490 2491 2492 2493 2494 2495 2496 2497 2498 2499 2500 2501 2502 2503 2504 2505 2506 2507 2508 2509 2510 2511 2512 2513 2514 2515 2516 2517 2518 2519 2520 2521 2522 2523 2524 2525 2526 2527 2528 2529 2530 2531 2532 2533 2534 2535 2536 2537 2538 2539 2540 2541 2542 2543 2544 2545 2546 2547 2548 2549 2550 2551 2552 2553 2554 2555 2556 2557 2558 2559 2560 2561 2562 2563 2564 2565 2566 2567 2568 2569 2570 2571 2572 2573 2574 2575 2576 2577 2578 2579 2580 2581 2582 2583 2584 2585 2586 2587 2588 2589 2590 2591 2592 2593 2594 2595 2596 2597 2598 2599 2600 2601 2602 2603 2604 2605 2606 2607 2608 2609 2610 2611 2612 2613 2614 2615 2616 2617 2618 2619 2620 2621 2622 2623 2624 2625 2626 2627 2628 2629 2630 2631 2632 2633 2634 2635 2636 2637 2638 2639 2640 2641 2642 2643 2644 2645 2646 2647 2648 2649 2650 2651 2652 2653 2654 2655 2656 2657 2658 2659 2660 2661 2662 2663 2664 2665 2666 2667 2668 2669 2670 2671 2672 2673 2674 2675 2676 2677 2678 2679 2680 2681 2682 2683 2684 2685 2686 2687 2688 2689 2690 2691 2692 2693 2694 2695 2696 2697 2698 2699 2700 2701 2702 2703 2704 2705 2706 2707 2708 2709 2710 2711 2712 2713 2714 2715 2716 2717 2718 2719 2720 2721 2722 2723 2724 2725 2726 2727 2728 2729 2730 2731 2732 2733 2734 2735 2736 2737 2738 2739 2740 2741 2742 2743 2744 2745 2746 2747 2748 2749 2750 2751 2752 2753 2754 2755 2756 2757 2758 2759 2760 2761 2762 2763 2764 2765 2766 2767 2768 2769 2770 2771 2772 2773 2774 2775 2776 2777 2778 2779 2780 2781 2782 2783 2784 2785 2786 2787 2788 2789 2790 2791 2792 2793 2794 2795 2796 2797 2798 2799 2800 2801 2802 2803 2804 2805 2806 2807 2808 2809 2810 2811 2812 2813 2814 2815 2816 2817 28

10

春秋正義經傳

春秋正義經傳剛本
魯哀公 名 公 子 母 定 公 四 歲 印 位 在 位
十七年 子 十四年 春 獲 麟 人 秋 終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十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江汝之閭夫男女以辨則楚也蔡以吳師
入郢昭王奔隨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吳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東遷其國
而春秋書之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

蔡公 元年

之舉可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于不怨故
議贊之輕重有至于不其共戴天者今楚人

禍及宗廟辱遠父母若包羞忍耻而不能一
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

蔡而稱其怨楚之罪詞也

歲甲食郊牛敗于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魯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旨 下 傳 邾 郭

十七年 二年 夏 魯 郭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郕東門及沂西門

蔡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蔡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蔡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蔡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蔡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蔡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蔡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蔡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蔡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蔡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蔡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春秋正義經傳

胡為為列書三卿哀公得聞不張公室三卿
益清魯來悉行伐國取邑以盟其君而已不
與焉適越之辱先矣定公強邾子來奔喪事

魯悲矣而不免于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

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城之中而諸卿相伐

之既取其田而又處與之盟不知以義

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焉為二人

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其強于季孫何處無

得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意如而昭公孫陽

虎因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昭公孫陽

田養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哀公 二年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
鐵錡師敗績左 齊人韓范氏擊鄭子姚送之

衛太子為右卿人擊鄭子中可鄭子中可子
教之以左卿人擊鄭子中可鄭子中可子

齊要全卿衛侯因有罪失然不反其政

千車狂亂之由而特力揭怨故主此

冬十月葬衛侯公

十有一月葬邾子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邾州來吳所滅也蔡雖遠邾于吳實吳人之

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

遷于江汝蔡人恐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而

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誠其矣夫

大事也蔡介吳楚二大之間背吳而

大事也蔡介吳楚二大之間背吳而

大事也蔡介吳楚二大之間背吳而

大事也蔡介吳楚二大之間背吳而

武其君茶志傳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何

吳伐我左
吳馬都故伐我克東陽而進舍二丘梧夫于泗上吳人行威將盟原伯曰

春秋正義

楚人圍宋以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割下之
盟我宋及鄭而有城下之盟是棄五倍吳越
而遠不能入溝將失諸少恃之衆從
景伯自魯遣子棄門吳人盟而還
胡吳焉邪故典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

下終世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
水戰于邱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
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亦云急矣欲
盟城下則曰有以國繁不能從也晉師從齊
齊人攻鄆晉人不可國佐請合餘磁背城偃
一遂盟于袤襄而春秋與之今晉未及所不
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使有華元
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
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爲後世謀
公八年
國之士不能以國繁者爲生惜人至于使
削陵逼而不知耻者之戒也
愛中

東公八年

愛中堂

刑陵遲而不知

齊人取譴及聞。

邪子益于邪左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伐我乃歸邪于秋及齊下

人等及聞。

胡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讎及。

卿又加吳請師而怒猶未息也。以此見國君

之是惡不悛則四隣謀取其國家真能保矣

歸邪子益于邪則齊人歸誰及闕又許師于

哭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

曰：「隣不侵其封疆而自與矣。」曰：「以日取者，

大得歸還作個樓櫓頭弄骨不係定親
骨亦不得由以明二年正典以此見三年相
厚還者改進即所嫌其意便且大即是可
於處看見其如此所以明其如此也

春秋正義

[illegible]

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乎休兵。齊無取地之罪。得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逆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遽入弑。以益來者。以明歸益于弑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十四年九年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

夏楚人伐陳

十月

五年十年

二月鄉于金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

夏宋人伐鄭 晉趙盾

五月公至自齊 葬齊悼公

九年十一月
六
要中書

聖公孟雅自齊歸于衡 薛伯夷卒 秋葬

不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去

王三
十有一年
齊簡公
十六年
十五年

齊爲鄰國書帥師伐我左
義及濟孟孺子淹帥右

師肉有餘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官
師齊人從之涉泖師獲甲首八十齊人畏

其有子一子與之再旬為李氏源康子以特

人矣然其於不能明孔丘孔子亦不求仕少

下諸侯來伐無有不齊四鄰者今齊師及清

涉河非利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

也傳說獲于高宗曰惟甲子起戊惟干戈省

夫仙者自反之謂也。師之老壯在曲。

曲、直、在、我、而、不、繫、手、人、者、也。邪、于、解、之、要。

○義舉 賢者加歲之功見于神靈也
傳殷三降傳漢英而却敵其功最顯非子貢之
言不可知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其他聖以
同信至若仲明與劉備必可尋常業等無所異
詞誠正乎會即長身傳令不用
○素車 會即不請兩建相載之功何之
拒尊親之請功在解難舍人辱功在衛侯是
平宜排兵見其低抑之心
○金印 昔者之語斷金修好之道也
借從三卿傳主群卿滿含左傳噴雲生仇等重
入時徐族臣同觀會即當象數事每為
張氏不被破一弄大義人情或為正論或為
婉轉子貢處此原是無端武成于都所以有
暫于仲尼之言也 每作一篇各用本段左傳
熟化雖強于亦以修詞為主

春秋正義

<p>自前卷之戰二句用聲時而射人專水</p> <p>○於越入吳 越王使人可馬力之大 只歸助今則東之儀若重輻勝性運像係家 同聚去下頃指焉情海機融融然將有所乘 不執藩邊上之得計事見力之不足復向軍事 涉我彼使中而思切實力之不足復向軍事 既愈有水 陰枝京四君以力勝人者二句以 自謂老之戰二句用聲時而射人專水</p>	<p>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僂 公會吳于蒙星 吳子使太宰嚭謀欲盟魯不 也故心以制之王帛以奉之晉弗許改也巴君 以要之存晉以爲命吾子曰必討晉 僂 豈可欺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討晉 僂 私可奪也亦可渠也乃不帶盟晉 僂</p> <p>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郕 吳與齊人且號面 闢謀丁子孫子羽印不知止也子木曰吳方 無道足以患諸侯也佚辭候會吳子擇吳人 蕭盾之太子服景伯謂玉曰吳不行禮 于郕而滿其君舍以離之子意見太宰乃請 束錦以行誅及衛放太宰鄭日寡君願示斷 求君之來必據于其棄其果政或不承是以 對君之未定也其棄其果政或不承是以 經來其欲棄者子之黨也不欲棄者子之 聲也若難以伯手太平說就乃舍衛依 僂殺三卿傳三</p> <p>葉季叶十三年 受中堂</p> <p>梁向巢帥師伐麇 冬十有二月盡 壬午三十有三年 春鄒牟連帥師取朱師于尚 夏許男成卒 公禽背侯及吳子于黃池 僂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僂 於越入吳</p> <p>初 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 牙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 因事屬詞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意也 會子曰戒之戒之出附及周老氏曰佳兵不 利其事奸逞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 吳嘗滅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p>	<p>何以爲陳耳日用皆不宜用也</p>
-----------------------------------------------------------------------------------------------------------------------------------------------------------------------------------	----------------------------------------------------------------------------------------------------------------------------------------------------------------------------------------------------------------------------------------------------------------------------------------------------------------------------------------------------------------------------------------------------------------------------------------------------------------------------------------------------------------------------------------------------------------------------------------------------------------------------------------------------------	---------------------

春秋正業經傳刪本十二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國朝金甌撰甌字完城一字寧武秀水人是書專爲
舉業而設以胡傳爲主凡經文之不可命題者皆
刪去之又上格標單題合題等目每題綴一破題
而詳論作文之法與經義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
目本可不存然自有制藝以來坊本五經講章如
此者不一而足時文家利於剽竊較先儒傳註轉
易於風行苟置之不論不議勢且蔓延不止貽患
於學術者彌深故存而闕之俾知凡類於此者皆
在所當斥焉

春秋傳議六卷

〔清〕張爾岐撰

天津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傳議

四卷》提要

春秋傳議卷之四

隱公

濟陽張爾岐撰

按胡傳傳世二十三年至隱公似是謂三十二者

疑二三字誤倒

胡傳坊本隱公上有魯字今按三傳及大全並無

元年

春春王正月

據左氏隱與桓皆非適也皆非適而隱之母實繼室豈則公羊母貴子貴之說妄也穀梁訊隱成父之惡惡於義已精至云春秋成隱以惡桓則未是夫弑

逆桓之惡豈待成他人以惡之乎

愚愚按始年之為元年一月之為正月古人命名固自自不苟然亦不過紀年紀月之常辭耳如胡氏之說既恐過於濶大精深矣在何氏已有以元之氣正天氏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之論杜氏亦云體元居居正此即胡傳所本也程傳於此初不著解其意可知

趙趙訪周正考畧云春秋雖修史為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為元年歲首為春一月為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

正朔月為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昃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正啓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為記災可知矣又云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曆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過四時之中耳孰謂連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為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即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為邦為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議桓文而斥吳楚哉又云番陽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為春矣故子朱子以為恐聖人制作不如是之紛更煩擾錯亂無章也愚按夏時冠周月之說學者疑之已久趙子常考

証甚詳確有可據胡文定發春秋大義多三傳所未及獨此是其誤處不可以曲徇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公羊和下有曩字金傳俱同公羊殺梁蔑並作昧

杜氏云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胡氏云中國附庸例稱字故或以為褒或以為貶至及之為言皆以為欲之者公也其不與公也審矣不與公於邾又何褒焉何氏註公羊至云春秋王魯隱公始受命而王儀父先與隱公盟假以見褒賞之法言之狂悖乃至於此蓋讀春秋天子之事一語而昧其旨也所謂春秋天子之事者謂春秋所明皆文武周公誅賞之大法是非大著則亂賊無所假借故懼耳豈以天子之推予魯耶若然又何以責僭亂者耶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胡氏之論當矣謂繼釋叔段則未也左氏曰段不弟故不言弟殺梁曰弗謂弟弗謂公子段夫子弟之道吳段罪不已著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左氏以為無貽惠公仲子惠公已葬則為緩仲子未死則為豫凶事二者皆不近人情不可信也公

羊則以仲子為已死而以燕贈為非禮贈惠公為不及事殺梁則以惠公仲子為孝公之妾而獨責其不及事為說不同要之仲子人妾也天王所贈贈人妾也魯以赴天子天子以牢贈皆失禮之大者至胡氏有定論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癸伯來

公子益師卒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傳云內弗受者謂無罪被兵義不可受也二傳皆以入為罪胡氏獨以為無王命擅興師春秋天子之事至是始著矣公羊以入極為滅同姓諱而書入經不書左氏不言殆未可據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履緌左傳作裂繻裂一作列

他國之使以國別之恒辭也若不稱紀知為何國之臣乎且與自迎何異乎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五傳作帛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左傳以子氏為桓公母公羊以為隱公母殺梁則以為隱公妻時桓未為君其母不應稱夫人且於歸謂考宮皆書仲子以正其非嫡矣於此何得稱夫人也以為隱母隱方為君何以不書葬若曰讓不書葬何以書曰夫人故殺梁之說為得其實也然衆說紛綸從闕疑之例可耳

鄭人伐衛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胡氏曰者不立日食法故書曰日有食之不可知之辭也不可知而哭見其食則以為異而畏心生焉古之不立其法非不能也食必以朔此不言朔公羊以為在朔後殺梁以為在朔前杜氏據長曆而知史失書得之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秋武氏子來求聘

夏四月下失去年小者

公羊以為訖父卒未命而秦使與喪而求賻殺梁以為訖未爵而使與求賻及不賻胡氏於不稱使見謹通喪嚴名公於未賻見上失道下不臣皆經意所具胡氏所見為大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按左傳杜註云稱卒者畧外以別內也范氏殺梁註亦云內稱公而書薨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畧外諸侯以自異也其相相類殊近人情胡氏論雖正然近鑿若何氏云春秋王魯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何狂誕之甚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穆公公羊殺梁作繆公

公羊殺梁皆以日存為危辭據其後事而言也按此時去殤公之祫尚十年雖聖人安得而遽危之胡氏不取其說是也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戊申衛州吁殺其君完殺梁作祝吁下同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羊所言遇遇之正也不期而卒然遇之必有禮

焉遇之善也殺梁曰內為志則非不期也而與不期者同其儀焉胡氏所責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按宋公子馮之奔鄭先君所使以辟殤公也何惡於宋而必欲除之且其所欲成者祫君之州吁也殤公好惡於是與人殊矣未幾身自遇弑宜哉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穀以去其公子為貶是也以為貶其與乎弑則未是此時鍾巫之難未作何得先事豫貶之使鞏幸而早死不為大逆則此擅兵黨惡將貶而不治

乎胡氏云謹履霜之戒得之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左氏作矢魚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公羊作入盛

九月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仲子或以為桓母或以為惠母獻六羽或以為仲

子之宮或以為魯廟或以為始僭或以為始降胡氏擇取元凱傳註之說為得之

邾人鄭人伐宋公羊於邾下俱有妻字後不重註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驅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左氏作渝平

據前經魯再與伐鄭不聞與之成也以為敗其成公穀之妄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以

秋七月

據公羊及杜氏雖無事必書首月史之常禮也聖人因之而無容易胡氏天人之說恐近鑿

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胡氏以為非禮之常即杜說也所引眉山之說即何說也何以為後為嫡則未是嫡死而弟繼室則有之

滕侯卒

胡傳內郭外非謂通責之也

夏城中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訪訪公羊穀梁俱作耶下同

庚寅我入訪屋謂經所謂入者度宛之所歸者而有之也如更對則將之類公穀皆以為我入于彼如魯入向之此皆未是

夏六月己亥祭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謂宿男不名舊史失之似也謂諸侯死名為改周制竊疑未確

祭侯考父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作包來

蟬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穀梁作無後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公羊穀梁作雨節

披卒公羊穀梁作俠

夏城即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公羊傳防作卯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聲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聲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聲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巫貶事未至而豫貶聖人母意之心乎

六月壬戌公收采師于管卒未取即卒已取防

隱公之時諸侯之諸者莫如鄭莊左氏以正許之

蓋通中其語中矣其入而不有必度其不能有也

推其不能有者以予人而又解貪惡何讓如之經

再書取非善鄭也罪魯也杜亦不免曲徇左氏矣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羊穀梁皆作戴

左氏謂取為取三師公殺謂為取戴左說近是以

三國之患方殷而取戴之利甚微也范氏以為四

國共取更誤此時四國方惡豈有可合力之理乎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鄭鄭公羊作威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羊穀梁作夏五月又公羊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鄭伯入人之國通人之君恐不能終有其土乃使

大夫奉其君之弟以居而大冥其心腹以監之其

為計亦太詭譎矣左氏乃以為有禮正墮其度內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註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平也諸侯每首歲必有札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于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胡氏謂隱是讓非攝固然愚謂即使隱信攝桓信貴已嘗北面事之而殺而奪之位篡弑之名亦不得而辭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莊

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杜預註左傳以孔父為名胡氏因之公羊穀梁皆以為字按史記索隱及先聖姓諸宋潘公照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考父考父生

滕子來朝

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則嘉其名孔父其子也若以父為名前有父宋父世父考父猶可無嫌其子孔父嘉金父不以父之名為字乎且命名曰父即古人質朴不應至是穀梁云孔氏父字謚也為近是所疑者於劉侍讀之言有未安者耳

孟子所謂春秋天子之事者亦謂其明著諸侯之功罪何者為天子之所賞何者為天子之所誅故曰天子之事耳非曰某侯有功我賞之某侯有罪我誅之如是而為天子之事也其曰亂臣賊子懼亦謂大義既明人不敢犯非謂弑逆之人懼孔子之口誅也知我者知其不得已罪我者盜憎主人之意也今云滕本侯爵孔子降之而稱子是身自僭天子之權矣又何以責諸侯之不道者乎侯有罪可降而稱子匹夫有善將進而稱侯可乎不可乎且滕之來朝其為比周黨逆固不待貶而自明也鄭伯之同盟其黨逆猶是也何以不貶也非者天理之大公貴賤者人爵之定分貴者有罪從而名之可也必不得奪其爵而貶之

之匹夫有善從而譽之字之可也必不得強附之而貴之也曰滕之稱子何也先儒云時王所點是矣曰周無王久矣安得而點之曰梳法於強大或抗法於弱小此賞罰之所以無章也歟或曰滕小國困於大國之政而自貶如衛之琬君然吳楚自王矣春秋固不聽其王而子之謂從其自貶者亦未可信也

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獲以成宋亂

按杜氏訓成為平謂宋亂而為會以平之二傳以為成其亂謂弑君之賊不復討是成其亂也何氏云諸侯會於獲欲共誅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范氏引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皆訓成為成就之義

夏四月取郕大禹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秋七月杞侯來朝

侯之相朝為相尊奉也以為不敬而伐之至于入其國亦已甚矣曲徇弑逆之人而欲親之者尚知鑒乎
侯之為杞為紀不可知其來朝桓則同其當貶亦

同胡氏以為獨無貶者蓋誤以滕之貶為降也知莊來朝不待降則紀與滕一也為杞為紀無事深求矣

蔡侯鄭伯會于鄆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三牛

胡氏傳正月
以為周不班曆杜氏之說也

公會齊侯于贏

夏齊侯衛侯奔命于蒲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氏所引蓋總穀梁前後日食之文也其或不書朔不書日似當以左氏所言官失之者為確

公子翬如齊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

公會齊侯于讎

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杜氏云宰官渠氏伯糾名也伯糾得父職聘列國故書名以譏之是知攝職之可執而不知下聘弑逆之為罪也何氏云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是以伯糾為字不為名又云桓公無王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下者二時以為恥是知下聘弑逆之可恥而不知無二時之非所以恥也何以無二時杜氏云史闕文是已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人君即病狂必不至出死而人不知公穀妄說也且此事在所傳聞之世至謂孔子疑而以二日卒之更謬

夏齊侯鄭伯如杞

天王使召叔之子來聘

王之於魯二年再聘恩數亦太勤矣不聞有一介之使如京師者王亦不以為罪也此皆不假譏而自著者故但以使弱為譏

罪陳桓公

城祀丘

城于夏譏不時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伯固險惡而其罪未至當伐伐之而無以服其心使大肆又不能免誅威刑遂盡廢矣林氏云自伐鄭無功而後王命始不行於天下王者舉措一失其禍安可窮哉

天害

螽

冬州公如曹

六年春正月寔來

公穀及諸註皆不以寔為名左氏於六年春下即云自曹來朝亦承上年傳文其云不復其國也蓋釋來字之義非以為書名而釋之寔與實同義在遂乃之間互康侯始以為書名發義甚精但不知果經意否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秋八月壬午大閱

蔡人殺陳佗

公羊以佗殺為外溢穀梁以為爭禽據左氏莊公

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者佗也為說不同豈蔡人先有成謀因其淫獵而死之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公羊穀梁以為火攻杜氏以為火田然以為火田近是以經文無甚怒極痛之辭也火田盡物且非仁人所為況於以火攻人之國乎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經

既失國何以稱侯稱伯且二國舊不見於經云當以諸侯與之接本可信也如以禮不足賜之云來朝則非禮不足矣

下無秋冬二時范云未詳何氏以為桓以公攻人君故脫杜氏則樂以為闕文胡氏獨得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為公穀之學者皆以烝為亥月之祭杜氏以為此夏之仲月非為烝似得之然左氏五年傳烝而烝註亦云建亥之月則又何說

天王使冢父來聘

何氏不以名字為褒貶故其言如此存之傳異聞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左氏以為禮也遂之為文非許辭何得謂禮左氏但以魯命為主為得禮耳穀梁以不稱使為不正其以宗廟之事即謀於我足以左氏所云得禮反為非禮矣又以書逆王后為譏亦失之譏在遂不在書王后也

合諸儒之論天子逆后使大夫命同姓諸侯為主擇得可者以復於王乃備五禮御往逆公監之此其為天子大昏之節乎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季姜從歸者之辭以明雖尊不加於父母義已精矣胡傳逮下不族姑似太廓故不備錄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在齊何氏以為齊世子光事見襄九年十一年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侯來戰于郎

衛州吁主兵事在隱四年其先宋也胡氏以為治

其黨與之法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林氏云此戰郎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畧之也

惡謂人於其所甚惡必畧之畧之則雖有貴爵亦

從而入之情也故謂畧其爵則可謂奪其爵則不

可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按鄭莊之惡不特殺段敗王師黨弑逆孰非天道

王法之不宥者乎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以反經為權程子嘗非之

按杜氏於經註云突厲公也不稱公子從告也忽

昭公也鄭人賤之以名赴康侯所謂先儒或以從

赴告而書指此耳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公羊於祭仲則曰行權於突則曰順祭仲於忽則

曰無所貶其是非皆謬於聖人此一事也宋君之

亂人遠庶祭仲之挫節從邪突之篡兄忽之不立

皆無一可者也

公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柝

公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羊所云媯與鄭人戰者謂若不書伐宋但云及

鄭師戰于宋則是魯與鄭戰非與宋戰矣傳意蓋

明魯之戰戰宋也穀梁子之言則不然以戰為與鄭戰求之經文甚不合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三月葬衛宣公

按朔亦殺兄取位之賊二子乘舟之詩所為作也其背殯用兵亦恬為之爾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夏五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歸于鄭可云出入無惡乎公羊此例不足據也杜氏云

按忽之稱世子一以明突之篡一以惜忽之不能

君也復鄭未幾而見弑于高渠彌其材之不足有

國可見矣其立其弑皆不見錄畧之也杜氏訊其

始見逐終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

似也專以辭昏失援為言尚非知立國之經者

許叔入于許

隱十一年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實許叔于許東

偏今鄭方內亂故許叔得自復耳

公會齊侯于艾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公羊蓋謂突之入祭仲已死而忽再出奔也左氏

則云忽死于櫟在桓之十七年祭仲則至明年齊

人殺子亹殺渠彌而猶能苟免且逆子儀而立之

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何氏以為善桓能疾惡同類行義兵是以伐鄭為伐突也未是

齊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公羊以為不能使眾穀梁以為天子召而不往當時得罪天子者多矣獨至朔而畏而出奔乎左氏以為構元取國二公子怨而逐之近是矣其不言

二公子逐之者罪朔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李自陳歸于蔡

按莊公十年杜氏註以獻舞為蔡李故此傳註云

召李而立之則蔡李即哀侯也何氏以為二人李

雖歸國而未嘗立不知何據康侯本其說以為傳

癸巳葬蔡桓侯

明

此經三傳皆無說何休云蔡李賢而桓侯不能用故抑之杜預云稱侯蓋謬誤范甯云臣子失禮故即其所稱以示過各以意為解啖氏始發此正論然其云蔡李賢知諂諂亦以李即哀侯也

又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傳議卷第三冊

莊公

莊公名同桓公于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公四年即位謚法勝敵克亂曰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如三傳所言是公自不備即位之禮則不書即位史策之舊也如胡氏所言是公雖即位夫子特絀而削之也竊疑三傳所言為是若夫子果以不請命而不書自文以下書即位者凡七公恐未必知請命其為世子亦未必誓之天子也俟再議

三月夫人孫于齊

杜以去姜氏為夫人當與齊絕是迂論也人而與哉其夫豈復有可示之義乎傳所云絕不為親者謂絕絕也杜謬矣

公羊穀梁皆以文姜為固在齊未嘗至魯公以將練念母故書孫于齊念母本胃臆間事史臣何自知而書之乎杜氏云威公意而還又云魯人責之是既還之後國論不容逆復奔齊耳觀下經數會齊侯知其孫齊無幾又復還魯其狂肆縱恣往來任意畧無人理矣夫子於其還魯不書而止曰孫于齊者蓋示魯以處之之道當絕之於齊不令復也何氏亦云明

但當推遷去之不可加誅誠見此義矣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氏作送

公穀曰逆王姬故以單伯為魯大夫逆者自魯往逆也左氏作送王姬故以單伯為周卿送者自周來送也林氏音註既從杜說以單伯為周卿又云既命魯為主故單伯送逆女不稱使也蓋謂單伯既來命魯又逆即逆女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以義甚疎何註云魯本自得以驛為解無為受命而外之故曰非禮非本傳所及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杜註未同盟而赴以名林氏註莊公卒子宣粹曰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范氏穀梁註以稱天不稱天為舊史有詳畧夫子因而弗韋其說誠誤蓋緣不知孔嫡妾寵褻之為大也

齊師遷紀郕郕部

公羊此言殊乖正論未聞聖人以滅國為賢而大之也

五月葬桓王

此所葬之桓王即桓十五年書崩之天王也。緩葬是也。改葬猶近之。至謂志葬不志崩已夫矣。又溢而為陰陽天母之論。何其漻滂達理也乎。
迂政通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胡氏所謂難詞即何云有難去凡入齊之心也
冬公次于滑滑公羊穀梁作即

按鄭伯辭以難下註云厲公在櫟故是公所會之鄭伯杜亦以為子儀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公羊穀梁享

病齊侯謂其禽獸之行於是大著是病之也
此說已潤胡傳本而衍之其潤倍甚故不錄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按忽之弑子亶子儀之立皆不見於經自桓十五年書鄭伯突入于櫟至此始又書遇于垂則鄭伯之為突明矣此康侯之所以決其為厲公也經既書世子忽明突之為篡忽已弑則亶儀與突皆群公子莫可違與而突能終君位經亦因終君位者而君之耳忽之弑亶儀之立之不見於經或其國方亂赴告有所不及乎抑夫子故畧之乎皆不可知也

紀侯大去其國

復讐臣子之大義也以予襄公非其人矣襄公實利人土地假此名以肆惡耳使信復讐必先告之天子明先臣之無罪許之復而後復之今不言有王命是齊未嘗以聞也恃其強大迫逐弱小乃假名復讐而不以告是不特讐九世之紀侯且讐九世之周天子矣可乎公羊漫以為賢而許之昧於義矣况其人之義不可以附而曰事祖稱親之心盡矣何其濫於予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傳云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皆自魯言之者也滅王后母家追殺九世天子之誤聽而肆其毒怨又其自天下言之者也又云惡其詐也於禮義仁各有其似矣公羊以為復九世讐杜氏以為加禮初附孰非受其誅而不及覺者乎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公羊穀梁作三月

公羊之言隱約難明何釋以為刺亦自何說耳非必傳意也穀梁則確不易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以成敗論人往往類此其好惡亦多失正先儒疑其與左丘明為異人者有以也

秋公至自伐衛

春秋天下為公不拘世及康侯此說必有所本尚須

有其左驗乃敢信耳

冬齊人來歸衛俘公羊殺梁俘作賢杜氏云傳亦言實

綱期一事經所書最詳未言歸實則五國各有分賂

可知以為文姜之請以為齊侯之讓又以為分惡於

齊皆臆說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數梁辛卯夜

作羊

且雨何異隕如雨乃異耳故謂之雨偕者未是杜氏

以狗傳而誤范註殺梁又以用杜說而誤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曰陳蔡欲逼我侯而邀之者殺梁范註之說也范氏

曰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曰魯欲與陳蔡有

事鄰國者杜氏之說也陳蔡伐魯無文可據觀下文

治兵圍鄭師還皆承此師次于郎次第而書則杜說

為可信也獨公羊氏云託不得已也解者云本為滅

鄭出師詳滅同姓託言待二國之兵其說愈迂曲矣

甲午治兵公羊作利兵

本此

甲午正月之甲午也不得言久役此蓋承公羊之誤

經言甲午治兵明魯君臣精神力量全用之圍鄭所

以深著其迷誤也

夏師及齊師及齊師公羊作成

秋師及齊師及齊師公羊作成

公及齊大夫盟于兢公羊殺梁疏作暨

惡內固惡內矣非惡其可納而不納也

夏公伐齊納糾糾小白入于齊左氏作子糾

公羊君前臣名糾膜之言殺梁魯之遲納昧於義

矣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敗而名之四年公

及齊人狩于郕故卑之曰人今親納學子及惡其晚

恩義相遠莫此之甚范氏亦云爾謂學者無特而可

通縱納之遲晚何足以惡內乎惡內之言傳或失之

駁之極當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求管仲有何可惡齊人正是忍其親誰曰不忍而非

之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人有謂胡氏之論為宋襄之仁者殊不知胡氏蓋謂王者之道自能已亂寡怨不至於用兵至於用兵其術已下若特詐相尚禍亂日甚非治國之善經也如養生者不務攝養而特藥石豈久視之理乎斯及本之論非宋襄之可擬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論迂而寔非迂當時固多以辭命却敵者以其皆兄弟甥舅之邦也後世事不得以此槩之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教梁舞作武

未幾時息亦滅焉戲內之禍其酷烈如此可為永鑒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按左氏獲宋萬在乘丘之役

秋宋大水

我者謂來告也何註以為魯亦有水災未是

夏四月

十有二年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公羊捷作樓

宋公以謹見弑其禍本實不在謹此時殺于東西之官者大宰督也督非弑君之賊歟固居然大宰矣以此表率百官萬亦則而象之已耳

十有三年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普疑襄公復讐為妄徒以襄公非其人耳得康侯此論確然知公羊此言非春秋本旨矣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按左傳取成而還則當時求宋者不過服從而已故不必將尊人眾也惜也其不以宋待遂也

夏單伯會伐宋

知用王師取伯勝美用王師與奉王命固大異矣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公羊會上自公字公羊教梁俱許男下有曹伯

先儒以為諱與盟即殺梁之說也外內寮一疑之范註云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讐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否會不書公以著疑焉胡傳不主其說良是

程氏以為魯是叛盟指後納鄭詹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傳以詹為任何氏遂以取齊女丹楨利楠皆信詹計而然皆臆說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宗公盟

按元凱說實本之公羊於公子結無貶辭然觀下

文書齊宋陳來伐則此舉未嘗有利於國家其謂為

善而詳錄之者非矣穀梁以為辟要盟結本欲求盟

二國而假往勝為名則此盟實出魯公之命遂非專

輒之辭而為因事之辭其視盟過輕當亦非聖人之

所予也且此等舉措回曲曖昧穀梁又何自知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尚日能權國家乎

春秋傳義 第四冊

莊公下

二十一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按莊四年遇于垂左氏無傳杜氏亦無註胡傳於

彼處引燕報之言善其為說而斷之以非子儀則

此首句云杜預稱云者乃蘇轍之誤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訓肆為跌註訓跌為過大省為子卯之日肆大

省為子卯之日不哭文姜是過於忌災日

據范註肆大皆謂敬失大災罪有罪當治國之紀

也今失之者有其故也其故何也文姜有罪不當

葬若不撤除大罪嫌於天子許葬此人也公穀之

說可謂迂回難通之至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公穀說是

冬公如齊納幣

按杜氏云毋喪未再葬而國昏二傳不譏失禮明故與范意同何氏以為莊公實以淫佚故因其納幣以無廉恥為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為重也未免推索太過所謂天下之惡皆歸者也

胡氏以高侯盟為議婚以二事聯者故也何氏以莊公為淫於齊以公教如齊不以禮且久於齊故也然公羊於至自齊曰一陳佗穀梁於觀社曰尸女何說亦不為無據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夏公如齊觀社

胡傳本節錄國語之文較左傳差勝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下祀又不法一語不可少杜氏以為因杜苑軍實何范以為淫而託名觀社恐皆失實味

觀民之言似感陳華艷娛戲之具以相誇耀耳穀

梁傳以是為尸女也似云祭時以女子為尸如後

世王神肖嫗而偶亦未可知也

公至自齊

此與納幣致皆不月是無可懼矣恐於義不合公

羊於至自齊固曰危之

荆人來聘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秋丹桓宮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龜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孟任事見三十二年傳子服之母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公羊言宗婦用幣之非禮而遺大夫穀梁惡大夫

之見夫人而兼責其用幣責其用幣可也而以見

夫人為行婦道其聞於師者或異耳

杜氏之意又似宗婦不宜親而親

本諸御孫之言親是也不以其贊而同用幣則非

也務為侈以夸婦人而不知其陷於無別矣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郭公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同六月夏四月正陽之月也陰氣未萌於此月日

食較他月為甚異於是乎伐鼓用幣以答天變傳

云非常謂非常禮譏其用牲也愚未作謂純陽之

月杜氏註云以長曆推之辛未實七月朔夫閏故

月錯遂解非常為非常鼓之月唯者明此月非正

陽之月恐非傳本意

公羊不以用牲為譏是以用牲為常禮也常禮何

以書穀梁云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得之矣楊疏云

案范三十年註云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

月而又伐鼓亦非禮今伐鼓于建巳之月故曰禮

也夏書季秋鼓奏鼓矣范解亦未得蓋當時未見

古文尚書耳胡傳既言救日之法不別言正陽之

月當何法亦與左氏異今以衆說參之豈日食常

用鼓而正陽月則加幣歟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公羊以為不當于門穀梁以為不當用牲左氏以

為亦不當鼓

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成

夏公至自伐成

曹殺其大夫

按曹羈奔陳在二十四年杜氏以為曹世子公羊

以為曹大夫諫君不從而奔己自難信至此又云

為之禱而不書曹君之死更理之難通者也

據疏為曹羈崇謂此所殺即羈春秋崇而賢之也

胡公云矣國卿大夫士古皆命于天子尚有可議

司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據左傳季友酖子牙在三十三年慶父弑子般季友乃奔陳二傳以為辟內難尚非其時當以胡氏

為定論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公穀皆直衛質之左國不合即經文亦非直衛辭

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秋荊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冬築郕魯作微

傳以築郕為置邑守山澤以不同利為機

又無麥禾

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若以秋作奈農務未閒何當以公穀為是

夏邾人侵許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謂質叔姬則可謂有意明紀侯之不自立恐非夫子意也質叔姬而紀侯之微因之以見耳

子意也質叔姬而紀侯之微因之以見耳

國諸及防

君傳作夏次于成無師字未知經固然歟抑刻本

脫歟現難杜註似本無師字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杜註似本無師字

秋七月齊人降鄭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議見二十五年

冬公及齊侯過于魯濟

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之獻捷以夸耀之情示卑下之禮左與杜說是

也公羊曰威我亦是也曰旗獲過我則非過我之

與獻我相去遠矣假果內齊侯與戎殺之說無足

辨康侯以為抑之而書獻亦未然彼不以獻來我

以獻書是証之也証不可以史何况於經至曰宰

臣有不賞邊功為得春秋之義此其得失又非一

辭所可既矣

秋築臺于秦

虞微取之也築微傳云虞之非正也解畧同

冬不雨

解亦異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成季季友謚也僖叔牙謚牙欲廢般立慶父故季

友殺之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胡傳大倫不明謂久曠宮闈以待齊女兵柄不分謂任

用慶父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莊公夫人無子而淫於慶父嘗與牙謀立之則殺

子般者夫人及慶父為之季友以二十七年如陳

公疾召而殺之政僅能為子般誅一牙固無如慶

父何矣至是難作復奔陳其召其奔不見於經杜

氏以為國亂史失之立閔公者姑塞人望耳非姜

與慶志也傳共仲慶父謚左氏每謚賊字賊亦一

蔽

公子慶父如齊

秋伐邾

閔公註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云名閔

莊公之子惠王十六年即位世本作啓方辟

元年春王正月

云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為此法將以

以病閔乎病慶父夫人乎以為閔病閔固不幸而

無所承且幼而不知請矣以為慶父夫人病曾祇

君之賊而以不請命為咎乎且也桓書即位矣傳

曰與聞乎故閔而書即位何以異於與聞乎故者

也乃知列國即位有所承有所請因也其書即位
不書即位不繫此

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冬齊仲孫來

湫云不去慶父是慶父如齊未久即還也

公毅以仲孫為慶父其說通巧經文宜平為正大

恐不如是

二年魯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秋八月辛丑公薨

慶父弒逆始末具此不可分附故總錄以

慶父出奔季子力不能制耳觀其以僖公遼邾得

免僖公為幸矣公羊謂縱追逸賊親親之道非也

賊弒二君而故逸之是與乎故也酈牙之謂何季

友必不然哀姜淫弒獲罪宗廟不可為莊也妻者

不可為閔也母殺梁謂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亦

非也賊不討不書葬春秋法也慶父于齊姜氏于

夷狄討矣而不書葬者謂其不成討也仲孫立小

君葬謂之討可乎季友於是為失刑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傳此年事其詳

碑文姜也以哀姜之罪降下於文姜也夫與子雖

不同其為弒君一耳云降文姜可疑

公子慶父出奔莒

冬齊高子來盟

十有二月狄入衛

鄭棄其師

春秋傳卷第五

濟陽張爾岐禮部

僖公

元年

春王正月

左傳云公出謂閔公弑成季以僖公遼邾也以為國亂不備禮故不書即位公穀以為繼弑者不書即位胡氏以為有譏議見莊元年其云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者即左氏所云成季將生有吉卜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當時子般閔公已死當有國者非僖公而誰為大臣者苟不至為叔牙慶父必戴僖而立之矣况季友之賢乎今乃云成風事之而屬僖公則成季定亂之勲止以報私恩其何以服大奸之心左氏立言害義多類此而康侯於此亦是擇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狄伐邢在莊三十二年至是三年矣始書次于聶北知閔元年雖云齊人救邢小出偏師始以為名耳邢將滅猶觀望不進於恆鄆之義有負多矣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公羊作陳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救速則邢不敵而功隱邢敵而後速之域之則功著此伯者之謫智襄世小人之醜狀也其於衛亦然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楚人伐鄭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公邾人于榘公羊作榘

九月公敗邾師于緡公羊作緡

杜蓋以意推之何休又云公怨邾以夫人與齊更不可信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公羊作挈

莒

為誕至此不足置議范註云二人相搏何以書敗

莒師季友令德之人豈至仇身獨聞潛刃相害已足以抑其妄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哀姜弑二君矣魯又皆其臣子不得討齊以伯主

抗王法正其宜也乃曰已甚乎

經言齊人以歸則非僖公之請矣胡氏以為譏齊桓近是

桓近是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按左氏閔公二年秋入衛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以共滕之民為五千而立戴公以廬于曹齊族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其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僖二年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之滅至是三年矣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穀梁作夏陽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作貫澤

杜註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

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貫市夜反又音世

按公穀註亂皆作古亂反未知孰是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冬公子友如齊泣盟池公羊穀梁作泣

楚人伐鄭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師次陘之師也盟于師言其來之意也桓許盟而

退召陵以禮楚盟于是成焉盟于召陵序其事也

公羊以盟于師盟于召陵誤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公羊穀梁作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公羊穀梁作慈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嫁至此十三年故杜云時子

年在此十歲左右何氏初冠朝外祖則臆說

夏公孫蒯如年公羊茲作慈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羊穀梁俱止作戴下同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穀梁謂尊王命議自佳惜不切事情蓋未聞其故

以意言之耳

鄭伯逃歸不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

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賣韓濤塗以說齊桓及陳成濤塗得釋因勸

申侯美其賜邑而譖之曰將以叛鄭之疑申侯

而欲殺之也久矣至是遂殺以說于齊蓋既疑其

外通于齊而殺之反以不服齊者為之罪也所可

異者小人傾人自售不知人之怨已而覆用其說

以自陷何其愚也楚子謂申侯專利而不厭斯其

所以自蔽者歟其人既專利不厭矣則怨怒於上

下者不一事謂徒以譖故又非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

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公羊末列鄭世子華

左氏以七年閏月惠王已崩經書天王崩在十二

月上距閏月曠年矣亦可疑

夏秋伐晉

前年里克帥師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從之必大

克里克曰懼之而已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

矣至此復期年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氏以夫人為哀姜因禘祭而致之於廟公羊以為僖公本取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女先至遂齊公便立為夫人因禘祭而見於廟穀梁以夫人為僖公之母成風致之者謂告於太廟立之為夫人三說不同其致非所致則一也其不言氏諱之也諱之以示譏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
春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襄公已為大子親疾而又讓焉其讓可信乎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則莊父之為讓正以求此

夏公名也其人殘賊而好偽子魚有以窺其深矣
昭公名也其人殘賊而好偽子魚有以窺其深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公羊殺作猷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既弑立夷吾是為惠公

康侯責里克中立成驪姬之禍固是以為里克先負此罪故聖人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為弑則過矣奚齊卓子雖國人所不與然既已君之矣弑之則是弑君矣豈待成其名而後罪之哉

夏齊侯許男伐北狄

晉殺其大夫里克

文之出亡不幸也不可謂惡惠入懷出何與文事

而云像譚談經至此鑿極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公羊雪作雹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據左氏晉殺丕鄭罪狀未顯但以疑殺之此經所

以有累上之辭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穀梁以伐江滅黃為管仲死後事按左傳是年冬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
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是管仲尚未死也則不
救江黃齊之君若臣皆有責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陳侯杵臼卒公羊作處臼
十有三年

春秋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時王子帶召揚拒泉鼻伊雒之戎伐京師王討子

帶子帶奔齊齊平戎於王且欲復子帶故傳曰謀王

室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過于防使鄆子來朝穀梁作防

康侯蓋用公穀之說然此事大率人理不宜出之
自魯竊疑左氏近是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秋侵鄭

冬蔡侯胙于齊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丘遂次于匡

公孫教師帥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公羊作螻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鄆穀梁作歸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公羊作實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法傳吉山由人周是謂陰陽之事無與於吉凶又不可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

晨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

九月公王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公子無虧武孟也

春秋傳議

第六冊

濟陽張爾岐稷若

僖公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伐齊納孝公也故齊殺無虧以說于宋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龐齊師敗績

孝公名昭母鄭姬

宋師不義為經所惡甚明而公羊以為與之何也

秋救齊

明戲括事詳國語及魯世家括長而戲少王立戲是

為懿公九年括之子伯御攻殺懿公而自立與齊

事頗相類皆以少奪長階之禍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邾人狄人伐衛

是役也何氏以宋襄為義兵狄人伐衛則曰雖拒

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左氏序衛事亦予燬而罪

邢是非之難定如此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鄆子會盟于鄆

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宋至此真豺虎虺螫之屬矣乃欲以愛重傷二毛為仁義乎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邾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梁亡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夏郕子來朝

公羊傳

傳蓋据取郕鼎於宋推知之杜氏云郕姬姓國

五月乙巳西宮災

杜氏亦以為公別宮公羊說近是何氏至云楚女

所居憑臆之甚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邾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

春秋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郕上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孟公羊作霍穀梁作雲范註云雲或作宇

宋襄求霸而數為不道曹南一盟人理絕矣至是求諸侯于楚而與之會使其幸而得諸侯將帥以尊周乎抑帥以朝楚乎此一會也依然祀次睢屬東裔之心也杜氏謂諸侯共疾得其情矣然既畏而奉為會主乃聽楚人執之抑又不可經直書其事楚之兇狡諸侯之快忿而黨惡宋之犯公怒而情於義俱見於此康侯云春秋當為賢者諱跡宋襄所為幾於桀紂不知何所取而賢之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捷不言宋杜以為無所諱何為其畧於文也公羊以為為襄公諱襄之乖於義固不足為諱矣以為為魯諱近之是說也其即穀梁子之說乎不與楚捷於宋而與魯受捷于宋乎故其言若有不忍出口者焉若有隱憂者焉襄公不足諱而宋深足諱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公羊句作胸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襄多行不義此等舉動殆是天奪其魄乃高譽

以為文王之戰何說也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絳絳穀梁作聞

重故者謂宋有凶故齊復重之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羊作慈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愚意范說得之以為孔子所恥已有議見桓公篇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鄭不聽王命而執其使無王甚矣伐未為失也失

在使狄耳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明年晉文公以師逆王夏四月王入于王城取大

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

隧弗許按晉文之功可謂大矣而不見於經何也

晉侯夷吾卒

左氏記晉惠公卒在僖二十三年經書晉侯夷吾

卒在二十四年者杜氏以為晉文公既定位始赴

于諸侯或然也懷公者太子圉也圉為質于秦

妻之逃歸惠公卒圍立踰年見殺謚曰懷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大夫

公穀之說俱支離無據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君未踰年稱子正也杜以為降名行事恐未然
書莒慶亦策書之常以為進莒慶固不可何氏至
以為尊敬壻此何說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公羊速作邈

齊人侵我而鄆公追齊師至鄆弗及鄆公羊穀梁俱作

右作也之盟向之盟齊怨衛而魯與之盟故以為

討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公羊夔作隄

冬楚人伐宋圍緣穀梁緣作閭

據左傳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是伐宋亦魯

人所道也前書好楚乞師此書楚人伐宋雖楚自

以道用師魯亦與其愚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古者朝聘失禮則不親饗以愧之未聞輒加之兵
也朝不共而師入其國不朝而抗命者更何以治
之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前年楚取穀使申叔侯戍之以偏齊故齊宋並言
公羊此說不然如不以見事貶而以往事貶是春

秋念舊惡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何氏范氏皆以為宋與盟圍已解可知杜氏獨以

為宋不與盟者以左傳言晉執曹伯之後楚方使

子玉去宋其事尚在後年三月此時圍未解也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本與楚而戍衛及見楚救衛不克乃畏晉而殺

戍者以自說又懼無以謝楚也於是誣叢以廢戍

之罪經頭書見誅之故實出變例而情狀畢見矣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殺其大夫得臣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時王在踐土傳所云盟諸侯于王庭踐土之宮庭也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王所非所重在失體胡氏民勞國費屬第二義以襄王本為下勞晉侯非巡遊自恣者比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梁將作守

壬申公朝于王所

何氏諸侯不繫乎天子猶日不繫乎月之說即穀梁之說然立論過巧以為闕文者近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復歸于衛何氏以為悖君臣之義復非所復書自晉者譏晉也杜氏以為元咺為國人所與故以國逆為文與咺也是非之實安在乎衛侯殺叔武國人所惡在衛侯則所與自在元咺謂元咺為國人所與誠是也然國人有疾其君之心人臣終無訟其君之法謂元咺不當復晉亦不當助元咺愈是也杜見一隅何說乃通義也咺奉叔武不以子故廢命衛實賴之可謂賢矣惜其昧於此耳為咺者當如何不仕可也出亡可也訟之伯主則不可訟而勝而復歸愈不可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羊翟作狄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經再書其瀆著矣燕好有加在俗情則然不足異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子通即瑕子儀瑕母弟

以尊及卑誰為尊而誰及乎註亦無是解蓋闕之

衛侯鄭歸于衛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即葛盧也前年始通於魯結大侵小凶人定算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公羊云久似謂侵去已久同於本有非易世所爭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按陳太常禮書云明堂位曰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左氏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則魯郊固在夏之孟春矣啖氏曰以周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此說是也考之儀禮古人踰旬則卜未聞踰月乃卜也諸說謂魯郊不與天子同月又天子郊不卜而魯郊卜理或然也乃或以為天子所郊者昊天上帝魯所郊者

感生帝則不敢信

四月非時也四卜非卜也猶者可已而不已也聖人不著其僭而僭已著矣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公羊捷作接

衛人侵狄

狄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癸巳葬晉文公

按左傳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喪禮之一大

變也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公羊作伐邾婁取訾婁梁作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氏於狄侵齊杜註於魯伐邾皆云因晉喪是過

乎晉也晉自無安諸夏之心晉何嘗以喪故戰兵

乎

晉人敗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羊作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傳議卷第七

濟陽張爾岐撰

文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按春秋之世周王崩者十有一惟文於襄王宣於
匡王襄於簡王書會葬其會葬惟文使卿宣襄皆
微者何天王之有禮於諸侯而諸侯之敢肆行無
禮於天王也故者不可況若臣乎春秋書天王使

某會葬蓋傷之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傳葬僖公繼註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繼

按此傳在僖公末年杜氏以為宜在此

胡胡傳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
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
聖人則有制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王便毛伯來錫公命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前書天王錫命知為謝賜命往

衛人伐晉

蓋從陳共公之謀也

秋公孫叔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公羊穀梁頤作兒

公孫叔如齊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禮諸侯喪畢乃以士服入朝天子此時魯公尚未
免喪天子且不以不朝為罪也而晉顧已見討乎
魯不能以禮拒晉而往朝之乃辱使與其臣盟一
亡公子不能忘衛魂曹浴而謂于棄之主恬然於
處父失怒甚矣自是晉逆恒以其大夫仇諸侯以
自侈大不思諸侯即辱皆已匹也而使其大夫與
之仇大夫既可以仇諸侯內外何間之有此晉所
以卒分於其大夫而莫之忌也歟
夏六月公孫叔會宋公陳公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按何氏公羊註以為欲盟誅高臣國臆說也冬伐

秦者即此會諸侯則所盟者秦事非楚事也此時天下義舉孰有大於誅商臣者惜也晉方圖怨不鮮以義動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傳失經意杜註云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又云此

除凶之即位也蓋以救其失又經下註云僖公喪

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是真以此事

為得禮矣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沈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杜氏以為宋人喜而宋告故書近得之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能改過固善魯若勿忘此恥而自強亦興者機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羊穀梁無以字

四年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秋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時秦方歲有晉禍秦伯所云自懼懼在晉也晉人

舉動得無有類於楚者乎

晉侯伐秦

伐秦稱晉侯畧之不加貶也畧不加貶故仍策書

之常辭其畧之者若曰是何足復進於善也云爾

衛侯使甯俞來聘公羊穀梁云正介作速字故甯氏云公羊作甯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成風之非嫡左氏具之魯君臣崇以非禮猶曰尊

所生也周天王降禮疊至何為乎聖人再不稱天

貶義甚著左氏乃以王為得禮公穀至以為貴王
未能盡禮外繆轉新榛蕪大義廓如之歟不得不
歸宋儒矣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穀梁作毛伯

夏公孫教如晉

秦人入郛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穀梁射作夜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異哉公穀之言也閏月不得為月是天有可廢之
時王者有可廢政之日也文公是年始不告閏是
前乎此者久失而今驟得也人之好異固至此乎

朔者月之始日月則三旬之統數也當是月之始
而不告實欲棄是月而不數故不曰不告朔曰不
告月

七年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公羊句作胸

僖取須句以及其君文取須句以界叛臣取同而
其歸不同故同書取而此謹之以曰也然皆邾滅
之而魯取之邾之惡又不待言矣

遂滅郕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穀梁作壬臣

宋人殺其大夫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公羊作晉先昧以師奔秦

晉不謝秦謂不使人明卻絕之而潛師往戰也秦

納不正固罪舍大子而外逆晉實使然及其改圖

又以詭道勝其師故兩稱人而晉書及明罪之所

自出也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危

冬徐伐莒

公孫教如莒穀梁作莒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公孫叔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叔與遂為從父昆弟而為遂逆妻已自非禮及見

其美欲自娶之此其去禽獸幾何既畏遂攻而反

女於莒又因出使而廢君命以從之世祿之家鮮

克歸禮此其效乎

公羊作嫁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諸說皆以公不自往未為得禮獨杜氏云卿共葬

事禮也豈習見魯故而為是寬假之辭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何氏以為得禮故致范氏以為刺文公寵之過當

以何為是康侯以為出姜將有動搖之禍故於此

明小君之重以防微杜漸能推見經意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穀梁叔作穀

秦人來歸僂公成風之襚

葬曹共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據左氏不通兩國相攻之常不當狄秦故杜氏以

為告者畧信然則所謂筆削者安在胡氏云晉取

少梁事不他見無可據夫子蓋以其報復無已而

狄之近是也林氏以為楚之伯秦之力似未免誅

求之過晉自無意諸夏豈盡秦事累之

楚殺其大夫宜申

若曰斯真其大夫也云爾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公羊厥作渚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公羊麇作園

麇小國近楚厥貉之會本欲伐宋望風先服而麇逃會故移伐宋之師以加麇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公羊邾作盛

何氏所指謂莊八年邾事蓋降齊之後又延至今當時未至滅也

杞伯來朝

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杜氏以為杞實伯而稱子

成公始行夷禮至此故云舍夷禮也

二月庚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公羊術作遂

此固康公之世矣繆即賢何為於其子乎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郛

公羊郛作運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貜蓀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左氏穀梁作大室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聶

公羊穀梁俱無上一公字公羊樂作斐

鴻鴈取哀恤穀梁言鄭國寡弱欲公還晉恤之也

四月取行役踰時思歸也載馳四章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為救也采薇四章取不敢安居許為鄭還晉也故鄭伯拜謝之觀經文公還自晉下年正月公至自晉是會集後復至晉為鄭請成也當時諸夏危懼亦已甚矣

十有四年

同頃王以是年崩子班嗣位是為匡王不書崩葬者周不赴魯亦不會也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國

同盟于新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公羊捷作捷

九月甲申公孫教卒于齊

穆伯公孫教也從己氏事在八年文伯教之子名穀惠叔穀之弟名難穀之子即孟獻子弱謂年尚幼故銷立惠叔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康侯之論固善然便舍無威商人竊惠者誰歟

梁子哀來奔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按左氏子叔姬齊昭公之妃而君舍之母也執叔姬蓋既弑其君又辱君母也公穀以為單伯淫于叔姬故齊人執之說者曰子叔姬嫁當為齊夫人單伯送之是不知其為君母而以為方嫁之女也問所嫁者何人乎此時先君沒少主弑篡立者未兩三月何時聘何時迎乎其蓋誣誕甚明解經如此

不如荒經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教之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昭十四年書意如至自晉二十四年春書諸至自晉皆以見執致而名之

晉卻缺帥師伐秦戊申入秦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商人弑君晉以霸主不知討單伯絰請叔姬愈增其氣是以敢執天子之使而不忘且日尋于戈於鄰國卒無一人出一語折之者大義之不明已从矣杜註謀伐齊亦止以執王使數伐魯為罪亦若忘其負弑逆之罪者則何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身為弑逆而免者鮮矣文子乃卜之於討有禮未為知本之論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鄭丘公羊作屏丘穀梁作師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十有七年

春季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羊作聖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方拜盟而又戒師期凶人之不悛於惡如此盟之

不足以已亂如此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春伯瑩卒

何氏以為穆公故數賢之誤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註疏意謂當時若能討賊則今日為義舉不得坐

弑君矣

康侯謂經書齊人為追治商人之黨愚疑其不然

前書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叔姬歸叔姬齊人黨逆

弑其君庶其

之罪已著不待今日復治之也觀歆職二人殺商
臣舍爵而行閔不知畏必執政大臣與通國之人
皆以為快而縱容之故肆行無忌至此也安得不
書曰齊人也商人本逆賊而以弑君坐齊人者天
下之人皆得而賊商人唯齊人不得賊商人以齊
人者商人之黨也謂之治商人之黨亦宜也齊人
者皆蔽於私惠不知商人之為弑君今厭其稔惡
又不知逆賊之為其君書法如此所以示天下凡
黨賊之人賊即其君也以賊為君者賊也庶其能
自斷於義乎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叔仲惠伯也即叔仲彭生惡文公太子即子赤此

時嗣立者視太子之母弟也襄仲即公子遂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文子如齊左氏不言所事公穀胡氏亦無說此時
少主弑君母歸其所為如齊者非為哀姜謝譴即
為篡主請昏耳立汚亂之朝安有潔清之節乎

宣公

謚法善問周達曰宣楊疏魯世家宣公名倭文公

之子子赤庶兄以周匡王五年即位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草蟲小序云大夫妻以禮自防也故胡傳引之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公羊自古者以下與經無涉蓋以二非也語畧相

類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子遂如齊

自前年十月至此魯君臣履錯于齊其自危亦甚

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柟林伐鄭

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指桓十五年會夷伐鄭

事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羊作柳

以不繫罔為不與於理不合未聞有外辭為讖者

則以邾為天子之邑殆妄也

晉人宋人伐鄭

晉以好賂失諸侯其病本在侈侈者必多求也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

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似非與華元之辭殆著其殘民辱國耳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公羊作夷犇

黑臀晉文公于是為成公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崩弟瑜立是為定王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不以王事廢天事蓋杜氏釋左傳之說以為牛死

可更卜王雖未葬不當廢郊說固未嘗不郊無望

可也亦但以廢大舉小為非禮胡氏則兼以為望

非所望夫以望為太山河海獨公羊云然諸說詳

見僖三十一年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公羊穀梁無之字公羊又陸作首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秦伯稻卒

秦本紀云子桓公立不言名胡傳五年註云桓公

榮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傳無子字未知是刻本偶脫當查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楚人伐鄭

按左氏宣三年鄭及晉平自後楚人侵鄭者一伐

鄭者再實以即晉之故晉人不聞出一旅以相救

此其不足與之效也及陳與楚平林父始來救鄭

伐陳欲爭陳不得不救鄭耳如晉者知爭諸侯而

不知得諸侯者也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夏四月

秋八月螽公羊穀作螽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復反也穀梁傳云事畢則誤以為復命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經書遂卒以著釋之失禮也遂而曰仲則其生而

賜氏亦因以見焉曰貶曰疏皆未得也弑亦之惡

不當治耶曰已從諱例矣若治大逆而復以失禮

責君是將刑之市而議蒞者之猘厭可乎此簡所

書皆正君之辭也

壬午猶釋萬入去籥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羊穀梁作熊氏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穀梁蓼作鄧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敬嬴作頃熊

康侯謂僖立八年而致成風宣即位而立敬嬴何

至也僖尊成風尚以哀姜已祔為疑故八年而後

因禘以致之宣之敬嬴已逐主母而奪之位無所

事立也則夫人小君之稱安之久矣謂猶弑君而

書即位信然哉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潦車載簣笠本用范註今按士喪禮槨車載簣笠

非潦車且所載簣笠以象死者生平非為雨備也

若云人君張設兼備理則不易

城平陽

楚師伐陳

六年晉侵陳以其即楚也陳及晉平而楚師又至

使晉於此時仲方伯之義救陳却楚陳知所恃矣

乃不聞晉以一旅相援楚竟得取成而還晉實不

競豈陳之好為反覆哉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范氏以為有母喪而行朝會非禮不反康侯之
項至何處事齊合古禮則悖矣

秋取報卒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二君皆有貶即何氏云篡立及殺公子殺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凡書救皆與之也與在救者則不與在伐者

陳殺其大夫洩冶公羊穀誤作泄冶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曰我濟西田者所以著其為賂濟求助之物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從氏以為不害謂此晦日也已在晦日之下五月之上當是日不害謂者承前月而受其餘元氣於此月甲子每據長曆為所於此不害是晦則其說未可信

己巳齊侯元卒

林音註惠公卒于頃公立

按史記頃公名無野

齊崔氏出奔衛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公羊作繹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

楚子伐鄭

責晉者責其不足主夏盟也救猶弗救故不錄也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梁作夷陵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始利之既而復之故書入者不終有之辭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羊寧作寧

楚莊此舉殺徵舒義也入陳利而能復於義也納二人非義甚矣經如鑑照物妍媸各見何氏獨以為納善則何說也杜氏云二子功足以補過亦非確論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賊不討不書葬此書葬賊已討也殺無罪大夫不

書葬靈公殺洩冶而書葬則知不書葬者不以殺無罪也何氏不悟其例之非而曰洩冶有罪葬矣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氏篇中所稱桓子荀林父也隨武子隨季士季

士會也臧子先穀也知莊子知季荀首也韓獻子

韓厥也樂武子樂伯棄書也趙莊子趙朔也卻鞅

子卻克也括嬰齊皆趙盾之弟而稱者穿之子也

此役也六單帥六丈夫一司馬知不戰為是者九

人欲戰者三人而厥則知其不可而以分咎勸成

其罪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公羊穀梁皆以日為褒貶故楊疏云然然書滅國為惡已極不待日而見或曰或否承史策赴告之

舊耳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宋見伐而晉衛不救是背清丘之盟宋討陳貳故

曰可以免然召楚師即在此不但救蕭也

秋螽

公羊作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按左傳宋見圍以殺楚使康侯以為伐陳之故蓋宋伐陳後楚雖伐宋以報而未嘗與平使通而不假道實欲借端啓釁宋果不勝其忿而殺過使遂構此難追探禍本則伐陳為之階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螽公羊作螽

仲孫慶會齊高固于無婁公羊作婁

初稅畝

杜說與二傳異蓋本氏不通藉之言質之論語杜

說是也

冬蟪蛄生

饑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公羊穀梁作災

秋邾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自是晉晉衛迭有齊役後三年有鞏之戰則此盟所同者可知以為外楚固臆說以為葉宮壇設方明如天子方岳盟者亦無據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邾子于郕殺梁郕作錯

甲戌楚子旅卒 穀梁作呂

楚之書子從周先王始命之舊號也非故貶之而為此名也自其僭號觀之若見為貶耳滕杞書子先儒以為遭時王所黜理或當然亦非本自侯伯故貶之為子也春秋之所惡者名者有之人者有之州者有之皆據其人之所本有以寓簡賤之意斷不能降其本爵以為貶正如人之賢者字之氏之官之足以為褒矣未聞尊其爵命以為褒也康侯主進退諸侯之說恐尚未確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望遂奔齊 公羊穀梁皆作程

春秋傳議卷第九冊

濟陽張商之校

成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胡傳蓋本之何氏何氏引尚書曰舒恒煥若以豫為舒正與急對義與豫相通

三月作丘甲

丘甲國之事也丘字疑兵字之誤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羊穀梁作買戎

冬十月

此即宣十七年

宣十七年卻克微會事左但云卻克不云魯

衛曹云卻克登婦人笑於房註云跛而登階故笑

之亦非眇蕭同叔子亦即下年左傳蕭同叔子范

註以同為姪姪子為齊君母字杜註以同叔為蕭

君字齊君母其子也此其異也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公羊穀梁作曹公子手

公羊云憂內謂與內大夫共兵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公羊速作遯

晉三子本以未復命不敢成禮而然遂以葬非矣

三子卻克士燮樂書也伐齊還師過衛因弔之

取汶陽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公羊作邾又穀梁作繒人

按嬰齊元也范註云嬰齊初雖驕慢終自降晉故

于會則書公以顯嬰齊之驕元于盟則稱人以表

嬰齊之服罪正本此立說可移此處相釋也

齊序鄭下范氏以為時王所黜齊偶一敗無損全

勢且不聞有他罪何得遽貶杜說近是左傳固歷書諸國卿名而齊但云大夫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公羊作繒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羊師作卒後註同

公晉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庸咎如唐公羊作持穀梁作牆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鄭伐許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公羊作運

鄭伯伐許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公羊首作秀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公羊作邾婁子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參考諸說蓋伐齊之後魯君臣自多其功特為遠

祖之有武謚者立宮以彰其武厥後遂為不毀之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欲以擬周文武之廟魯之得禮其因事增加類如此

取邾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宋辭會事在前年既盟蟲牢諸侯欲復會宋方有子靈之難因以為辭此事未有大失而諸國遂以為罪一再侵之可異也傳言此役晉衛鄭戎蠻共事而晉夏陽說欲未衛之無備而襲之又劇盜所

諱為矣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子叔聲伯即公孫嬰齊六月如晉晉人命之伐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去絳遷新田復命新田為絳謂絳為故絳

晉樂書帥師救鄭

七年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前代儒者之論如此

吳伐郟

國語云吳伯嚭此周初始封之號也其僭稱王已自絕於周矣安得復以周封之號稱之也諸侯而自絕於天子非夷狄而何貶則稱國進則稱子自其分也胡氏以為仲尼之制夫進退諸侯亂名實此何等事而謂仲尼敢爾耶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樂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氏以卿納幣為禮胡氏以為過厚必泰之他說乃得定論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嬰者盾之弟莊姬者盾子朔之妻趙嬰通于莊姬同與括惡而逐之所謂原即同屏即括皆嬰之兄也莊姬之譖出于浮恩私怨而樂卻因而傾之

勿亦桃園之隱報耶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公羊穀梁賜作錫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郟

衛人來勝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

未幾執鄭伯而伐其國莒潰而不知救盟之無益

審矣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此穀梁所謂以我盡之也當以杜說為是

晉人來勝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公羊作

當云城郭溝池守邦之備固本安民尤為政之急

耳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叔申以忠謀見殺事與于少保大相類晉人之惡

亦野先之匹也

齊人來勝

丙午晉侯孺卒

秋七月公如晉

按杜註云親吊非禮公既以非禮自虐故晉人得

而辱之晉之伯業至此幾於豺席矣

冬十月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卻鞮來聘己丑及卻鞮盟公羊作州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魯至此真覺晉之不足恃矣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羊作沙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曹伯廬卒于師左傳作廬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子臧欣時字也與眉窮皆宣公庶子成公即眉窮

致邑還食邑於公以為不義而不食也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秋叔孫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封壤大小爵次尊卑之說尚可疑妻者齊也豈可

差等乃爾乎唯道里遠邇以此為權可耳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癸亥衛侯卒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弑逆之惡在襄仲不在歸父魯欲後歸父而仍以

襄仲之子為之既失昭穆之序又昧好惡之公矣

按此嬰齊初不見於經唯卒始書以明立族之謬

二年書葬之戰有公孫嬰齊則叔盥之子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

同盟于戚公羊成作戌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

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僂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水冰

按木冰皆以非時之溫不雪而雨繼而大寒著木成冰獨以為寒過尚未盡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孟子時滕又有文公豈謚不嫌同耶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郟陵楚子鄭師敗績

齊出之師皆違期不執書也晦月之晦也公羊訓冥誤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作邾人因備偏如而後期如國後期而進謝齊衛師皆不及戰而獨責齊理然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按此伐鄭亦從晉命也兩月之間再赴師期亦可幸無過矣而猶不免晉視魯若奴隸魯畏晉若虎狼魯固無以自立晉使人畏之如此欲不亡亦不可得矣此定理也

曹伯歸自京師

晉人亦知重子臧麟鳳能服猛犸於此信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若公羊作柶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按穀梁疏徐邈云偃為僑如所譖故云無罪此時

僑如已逐豈有復信其譖之理偃之有罪審矣偃

有罪則日卒刺名先後之例不足信可知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注)由公孫嬰齊卒于狸服公羊作軫穀梁作厘

嬰齊蓋從公伐鄭迄未至而卒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駒伯卻錡苦成叔卻犇溫季卻至也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康侯此說殊未了然

齊殺其大夫國佐

殺慶克事在上年慶克淫亂可殺也國佐專殺遂

為戮矣老氏云伐司殺者殺其是謂乎棄命謂圓

鄭之命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圓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公羊作士魴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厘打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傳

卷十

齊陽張爾岐禮記

襄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公羊厥作屈鄆作舍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孫剽來聘晉侯使荀躒來聘

如康侯言三國誠有罪矣魯亦與焉邾子來朝在

九月內長曆所推辛酉未能再旬良可原也若以

冬為十月初則無可據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貽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躒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于戚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據左氏則齊姜成夫人繆姜宣夫人也繆左氏作

穆傳者慎重有所未悉則設疑以俟何氏強以齊

為宣夫人繆為成夫人故與左違而疏者以卒之

先後決其為姑為婦又謬矣

叔孫豹如宋

豹僑如之弟僑如作亂豹奔齊以辟之事在成公

十六年僑如既逐魯君豹于齊而立之至是以卿

出聘

冬仲孫蔑會晉荀躒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康侯此說本之程子愚頗疑其未當鄭一心即楚

屢討而不服虎牢既城乃聽為鄭失其險易所謂

殲豕之牙也如云責其不能守是欲鄭終即楚而

背中國矣豈其然乎又以虎牢為制邑亦未是按

十年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梧及制

則虎牢與制固非一地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以過禮事人未有不見異者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同盟柯陵在成十七年同盟平丘在昭十七年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公羊如作弋下同

初季孫議以妾母葬定姒感匠慶之言遂以夫人之禮葬之不殯于廟謂將葬殯不過廟而祖奠也

櫬親身之棺不虞不反哭而虞祭也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穀梁鄆作繆

據公羊鄆世子巫是鄆子前夫人莒女所生此夫人與襄公之母為姊妹鄆子更娶後夫人於莒而無子有如其女還嫁于莒為夫人生公子鄆子以愛後妻欲舍其世子而立外孫魯以巫是襄公從母之子故使豹同如晉訟之按左氏襄公母姒氏杞女公羊以為弋氏莒女不知何據而又以莒滅鄆為立外孫為嗣叙出如許瓜葛更可疑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公羊穀梁道作稱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穀梁鄭作緡

諸侯往會而主吳則稱國即善道之會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公羊穀

梁列莒子邾子孫子薛伯於齊世子光上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子蕩狂悖子罕逐以公法而不錄私怨得制伏惡人之道矣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二年齊伐萊萊人賂夙沙衛而免恃謀謂恃其能賂也子國來聘五年也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也據傳滅萊以十一月經書十二月杜氏以為從

七年

春郊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叔仲昭伯叔牙之後隧正主役徒勅季城費一以

獻媚一以相率而為侈也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公羊作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鄆

鄭伯駘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邾公羊穀梁頑

陳侯逃歸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按左氏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誅子駟子駟先之辟殺羣公子蓋子駟以弑君之罪歸獄于人而殺之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突」
穀梁作公子濕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

春宋災
公羊作宋火

樂喜子罕也知將有火災豫為備火之政如此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公羊作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此時鄭雖盟猶未服故晉雖云退師猶濟于陰阪

侵鄭次于陰口而還然晉人散楚服鄭之策於此決矣

按左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親睦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積滯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此又其所以為善陳之本也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豈盡分軍屢出之効哉

「楚子伐鄭」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穀梁傳作偃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宋事晉謹故晉以偃陽予宋楚鄭之伐宋亦以其為晉與國也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按是年春桓之會魯莒並在列及秋伐鄭魯莒亦並在行間乃以其間伐魯東鄙此其人尚矍然而目哉不知何以相對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杼教世子先至於師以邀盟主一時之榮而不知遠陷於驕蹇無禮小人之忠愛往往如是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公羊穀梁驂作斐

戌鄭虎牢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出師不戰以敵楚是知武子本謀今之還師仍初志也鄭人亦窺見其情故與楚盟無所恤焉曰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已確知其不肯致力矣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公羊以為增置卿固非穀梁以為諸侯一軍亦與周禮不合范註云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爾與杜氏同固已不用穀梁之說終當以杜說為定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此與晉人敵楚之謀同一閱機為術已甚詭矣實大國迫之使然乃知權詐皆生於窮困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羊穀梁毫作京

註云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鄭行成實與茲盟故云十三國子展云諸侯必至吾從之盟其本謀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子展固云楚師至吾又從之將以怒晉而致其師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謀於魏絳以息民聽知武子不與楚戰事並在九年

年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人行良霄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穀梁台作郕下同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公羊作運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公羊作士魴云誤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郕公羊作詩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

孫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子向

公羊蕞作下同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公羊括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羊作衛侯衛侯云云舉君絕為重者謂書衛之名見其當絕不合為諸侯

莒人侵我東鄙

是年夏同會伐秦冬又會于戚小國之無信者蓋

莫如莒杜以是役為報入郕莒先圍台而後魯入

郕莒過固在先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蕞莒人

邾人于戚

晉人廟謀全自利害起見於君臣大義已置不道

矣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按前年傳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貳晉故不受其命而背盟侵與國羽毛微物而人

以之為向背者現其中之有欲也有欲則雖要諸

鬼神無以固諸侯矣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郕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按下燕于曲沃註云晉將有讓梁之會杜云逆葬或然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按左傳執邾宣公莒比公在大夫盟前經書在盟

後者傳言其見執之時經記其以歸之時也經所

重在以歸故據歸時次之杜註以為既盟而後告

非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云為夷故也夷訓平言諸侯與大夫相等夷

蓋讖也註乃云義取皆平得會鄭伯經下註亦云

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

偃在下不唯失經旨亦非左氏意矣傳齊子即叔

老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太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公羊穀梁貜作矦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曹盟會舊矣瑒公剝與曹伯又親與溴梁之盟

未幾報事于戈此何說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公羊桃作洮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君臣各自統師分圍人邑其欲甘心于魯也甚矣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向戌之不逐華臣蓋膽落於盧門憚其難耳而臣

竟以逐狗驚而走戌之昏庸可知矣

冬邾人伐我南鄙

春秋傳議卷第十一

襄公下

（瀋陽張商政校）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曹伯負芻卒于師

許男謂許男新臣卒于齊桓伐楚次陘之師者事

在僖四年

夏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羊柯作阿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穀梁罪晉魯據十七年經書邾伐魯南鄙邾子罪

自當治此時小國之反覆無信義者固無過邾與

莒矣

取邾田自泺水

據左氏晉本治邾子伐魯之罪故執而疆其田書

曰取曰自必有取非其故自非其所者矣殆因蹊

田而奪之牛乎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氏云荀偃卒而視不可合樂盈曰其為未卒事

於齊故也乎士句請嗣事于齊乃賔受舍故傳註

云為懷子之言故也若然則晉固兵主何得不書

且下文秋七月晉士句帥師侵齊晉固自出師不

應別以師屬衛傳不可信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公羊環作瑗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羊作公子喜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公羊速作遜下同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燹蔡公子履出奔楚燹殺梁作濕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公羊穀梁黃作光下二十三年同

楚人來討而奔楚者欲自理其無罪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史記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索隱曰公羊傳

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

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此語亦誤

周正十一月乃夏正九月何得云屬明年若夏正

十一月以為屬周之明年則可也闕里志云周靈

王二十一年夫子生註云夫子生于十月庚子即

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即魯

襄公之二十二年蓋從史記之說而不從公羊又

不以為九月而以為八月者則或以穀梁傳庚子

孔子生但承經冬十月之文而不言十一月也抑

其家別有譜系日月可據耶何氏云時歲在乙卯

亦可議今據司馬通鑑目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命晉大夫為諸侯其年戊寅上推至靈王二十一

年歲在庚戌前一年當在己酉今乃曰乙卯上下

差六年疑己乙酉卯文相近致誤耳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羊穀梁有滕子序薛伯上

大夫有宗廟無社稷君不掃其社稷語誤又君婦其宗廟見儀禮傳壝謂潔整之便修祀事此作除去字用義亦相反

公至自會

楚穀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勾卒

夏邾界我來奔公羊界作邾

何氏云以治近升平書也蓋以時近孔子在所聞之世然其語近誣不特非經旨恐亦非訓近本意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紇出奔邾

臧紇立不以嫡長而順季氏廢長立少豐點卒用公鉏之力而立羯出秩又用羯之力而傾臧紇以快公鉏亂人長幼遂以自陷可為傾危者戒之臧賈使為為己請而為遂自為請不過倣諸大家之所為耳此時魯國嫡庶長幼之分蕩然矣據傳紇以防請後之後致防奔齊經書奔邾蓋言請後以前事也論語記以防斷曰要君實與經文互足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魯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夷儀公羊作夷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齊君臣此時大有楚風故齊楚相結如此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未有專事侵伐連歲用兵而禍及於民者杜云未

有無道於民非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

邾子于夷儀公羊作陳儀下同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公羊夏作嘆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公羊殺梁遏作闕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孫林父甯殖同逐衛君殖將死以復君屬子喜故

喜曰受命於先人不可以二恐孫氏不從於是先

攻孫氏乃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者衛君剽也角

者剽子也

不正謂剽不當為君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公羊惡剽之說未可信惡剽當惡之於其立不當

惡之於衎之歸國且經既書弑其君剽是已君之

矣君之何為惡之且不惡於衎而惡於衎之復

也惡剽則寓之衎衎則寓之剽經固紆曲回晦

如是乎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孫氏以戚叛衛晉復奪衛邑而益之澶淵之會誨

臣以叛也晉欲不分不得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共姬平公母合左師向戌也夫人謂弃

晉人執衛甯喜

傳言晉執衛侯經止書執甯喜未詳其義

據左氏晉之執衛君與甯喜但以侵孫氏及殺晉
成爲罪耳若以弑君討則不當復釋之矣公羊云

非伯討是也

又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吳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公羊本作陳

衛殺其大夫甯喜

喜於剽則逆賊也於衛則功臣也故喜之罪在衛
則宜討在衛則不得而討也經前書甯喜弑君剽
明其有必誅之罪也後書衛殺其大夫明衛非討
賊之人也衛之罪不在殺喜而在假其力與爲君
臣也故曰殺其大夫其仍書名以國討者待逆賊
之道也賊固不可不討也然則誰宜討之乎曰上
有天子下有方伯使衛方見逐而請之以義則其

入不假逆臣之力而孫甯之後不待弑剽而伏其

辜矣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穀梁鱄作出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意鑿不可信杜氏以爲貶豹不從公視滕邾之
命亦似不合於理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經十二月傳十一月杜氏以爲經誤若十二月則

三失閏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弑君慶氏與之共政號曰崔慶二十七年崔
杼之家亂慶封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踰年而封
之子舍爲其驛人登何所殺封遂出奔昭四年楚
執而殺之遂賊結局如是如是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以為閏月本之何註

三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衍卒

閻弑吳子餘祭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羊無儀字莒人下公羊有邾婁人穀梁有邾人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此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蓬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佖夫公羊作年以

王子瑕奔晉

括欲立佖夫而佖夫不知是佖夫無罪也乃殺之欲立佖夫者括也而瑕出奔必其因括而竝忌瑕也王之忍於骨肉甚矣傳言括瑕廢奔晉經書瑕而不及括廢賤故畧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前年伯有使子皙如楚子皙辭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欲伐伯有大夫和之至是又將使如楚故遂

發難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與趙武屈建有何交涉蓋因二十七年會宋事而誤也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胡氏載趙匡此疑似可從求之上下文終有未能
釋然於展與者存作疑獄可耳經文密州傳作買
朱鉏註以為字疑亦如中包晉勃蘓之類語之轉
也

春秋傳議 第十二冊

濟陽張爾岐稷若

昭公 卷六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公羊弱作
酌齊惡作石惡罕作軒號作渚殺梁號作郭

招弑世子事在八年無事未至而豫貶之理其說
太鑒當以杜註為正

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杜註云公子友莊公之
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
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之好事非例所
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此可訂公羊
之失

經書公子招本策書之常公羊一加穿鑿使解經
者不得不為分疏傳之累經如是

三月取鄆公羊鄆作運下同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均愛即差之以禮非如二君之謂

六月丁巳邾子革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羊穀梁作大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與出奔吳公羊穀梁無與字

叔弓帥師疆鄆田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公羊穀梁麇作卷

從其偽赴而書若不知其負此大惡也者所以使此人終其身恐：然畏人之知有此惡也亦使天下之人知此弑逆之惡之為世大諱而猶有所忌而不敢也此力不足者待強橫之術也嗚呼世道

至此其衰已甚矣聖人真大不得已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比右尹子干也罪之罪其不能討賊也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如左氏言昭公誠輕舉矣胡氏竝其復而非之不能無疑晉之辭魯不敢以妾煩人主耳非有督過

於魯也見辭何辱見納何榮乎剪為仇讐之言不

已甚乎使晉人聞斯言也而納公以入：而致弔而反益滋辱矣又以為季氏逐君之漸亦恐未當如以如晉為季孫罪必如穀梁之說乃可也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公羊原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按鄭游吉應晉人之言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文襄之霸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杜註云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此古鄰國弔喪送葬之礼未嘗君自行也唯天子之喪乃親往耳觀此可訂何氏之失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羊穀梁作大雨雪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沒虔之弑君而不書痛中國之聽命而諱言之也
列諸國于淮夷而不殊明王法之大公而深惡之也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公羊穀梁賴作厲

九月取鄆穀梁作繒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公羊作涇穀梁作育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罷公羊作頗

子蕩罷也敗不書但書其伐人以著惡敗不足恤也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氏以為承前年伐燕之文燕暨齊平穀梁云以外及內曰暨則以為魯暨齊平何氏亦云善錄內也蓋用穀梁之說而胡氏因之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蒞盟左傳穀梁傳作媾公羊穀梁蒞作蒞

觀舍蒞盟則暨齊平者是魯非燕矣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氏以為辛亥哀公縊註云憂志自殺經書辛丑

從赴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據左氏則罪不在行人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

與公羊作孔瑗

孔與杜氏以為招之黨即信然亦不當放首惡而

徒誅其黨也

葬陳哀公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公羊穀梁災作火

陳存怖矣語難解以滅人之國與執罪人殺賊葬

君竝叠連舉於善惡亦大不別白

秋仲孫矍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公羊意作隱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左氏穀梁舍作姑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公羊成作戔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比事以書失礼自見范氏乃以為不識喪蒐未是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公羊作侵羊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軍

虎曹人杞人于厥公羊意作隨弱作的罕作軒厥悲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穀

梁有作友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以伯于陽為閔引人于五里霧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羊作然穀梁作虎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公羊作公子整

子仲公子慙也叔仲穆子叔仲小也叔孫昭子叔

孫婁也平子悼子之子意如也南蒯與慙謀逐季

氏叔仲小欲構季氏叔氏遂與合謀既又恐不克

而出奔季氏頗國思起而奪之者固衆矣

楚子伐餘

晉伐鮮虞

據傳晉蓋假道鮮虞而滅肥又遂因滅肥之師而

伐鮮虞也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穀梁

谿作溪

比畧無主見冒昧而來陷入大惡而不知既立為

王自不得不以罪歸之聖人雖欲赦之而不能矣

下書弃疾殺公子比而不以討予之蓋惡弃疾之

謫兼亦矜比之愚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公羊殺作弑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胡氏駁之良是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羊作隱如後強同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據左氏陳蔡之復晉無力焉穀梁以為善晉之會
蓋未得其事而臆為斷也公羊不與諸侯專封亦
以為在此會諸侯封之其失亦然

冬十月葬蔡靈公

註亦以復陳蔡善平丘之諸侯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然 晉至此無可尊執季孫亦不以其罪左氏說殆不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葬宣公事在桓十三年除館西河詳上年左氏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左氏穀梁並作夷末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叔弓莅祭事而卒故君得為之去樂左氏所記是
也二傳遂謂凡大夫之喪雖祭以聞是重臣之死
而輕祭事斷不然

衛柳莊事見檀弓其命卒出異數曰雖當祭必告

則祭之卒不當告可知故胡氏以訂公穀之失

夏蔡朝吳出奔鄭公羊朝作昭無出字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人之矜詐力久矣何以至是忽守信義蓋知敵
之不足為難故美其名以相耀耳豈真即信義者
哉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公羊蠻作曼

夏公至自晉

去年冬往謝晉而見止至是歷三時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三

昭公下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鄭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穀公羊陸渾作育公羊無之字

冬有星孛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邾人入郛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穀梁鄆作薄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羊穀梁縶作輒

按出公名輒此若信輒不當又以名其孫矣且以
為足疾之名春秋書氏書字書名未聞以疾相目
也附會至此殆隣於鄙

首惡終當屬豹則云盜者豹也宗魯盜之黨耳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公羊寧作寧下同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叛作畔

司馬華費遂也登奔吳在上年故曰登之謂甚司

馬知多僚之為諛何不告於君而逐之乃反與公

謀逐華貳激成大變費遂老而恃矣子皮張句不

忍一時之憤寧相仇殺而不以白之司馬則又何

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春秋時推日食之法尚未立然已肇之於此

八月乙亥叔輒卒公羊作叔座

冬蔡侯朱出奔楚穀梁朱作東

費無極云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
甚是靈王之死平王與有謀焉不然何以曰同惡
也

斷無二名咸一以為貶之理其誤無疑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大蒐于昌間公羊間作姦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范說未是當以會葬乃書耳

王室亂

王愛子朝欲立之知釗單之不樂也故欲因田以

殺之未及殺而王崩遂立王猛於是殺賓起盟羣

王子恐其黨子朝為害也見王謂見王猛

子朝逐劉子子還取悼王而單子亦奔還固朝黨也

王子還之復單劉蓋將背盟單子知之故奔還等八人皆子朝黨而還為逆首單子殺此八人故子朝奔京而劉子得入王城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晉師蓋劉單請而得之故曰劉單

公穀皆以猛為不正何范宗之猛與敬王皆太子之母弟也猛不正將敬王亦不正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左氏穀梁合作媿下同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左傳二師圍郊杜以為王師晉師胡以為軍侯氏之師與軍其東南之師為二師今詳傳本文當以杜說為是至其所云微之者理不可易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按左氏蔡侯朱出奔楚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故使蔡人出朱而立東國朱者蔡太子東國者朱之叔父自是兩人公穀二傳皆以卒楚之東國即奔楚之朱為一人蓋以前書朱奔楚後不見蔡侯如楚之文而至此書卒于楚故以為一人也然經於小國紀載甚畧况蔡近楚而楚好諫其朝夕楚廷固不勝書也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馮公羊還作極穀梁父作甫還作孟

天王居于狄泉

尹氏立王子朝

按傳所紀皆六月事經所書則七月事蓋單劉既為尹氏所敗而與極輩又來助尹故單劉以王如劉至七月乃自劉而居狄泉王既如劉京師已虛王子朝得以入王城至七月尹氏遂立之納諸莊宮其即位之漸也

八月乙未地震

南宮極子朝之黨也遇震壓而死杜云經書乙未

震魯地也傳言丁酉則周地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左氏穀梁無叔孫字舍作姑

左氏經無叔孫字故云尊晉晉之無禮於魯甚矣

不知有何可尊魯之屈於晉者勢也豈聖人之筆

亦為勢屈乎傳不可信

補以經無叔孫字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公羊鄭作鬱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左氏穀梁舍作姑下同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公羊穀梁詣作

前年微會期以明年今年為會又曰明年將納王

其不汲於王室可見矣明年七月知罃之師始

出

有鶚鵒來巢公羊作鶚鵒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公羊作揚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按左氏元公太子樂林云頭曼蓋從史記林舍傳

而從司馬不知其說

平有二月齊侯取郕公羊鄭作運下註同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公羊鄭作運下同

竊疑齊侯唁公野井之後公或如齊以報之故經

書至自齊其不言如齊者諱之耳

夏公圍成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羊作剡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作太子壬史記又作珍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王入乃告諸侯謂子朝告也其辭具左氏傳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楚殺其大夫卻宛穀梁作却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註云此公於大夫也禮君燕大夫使宰為主獻

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按燕禮宰夫為

主君亦在坐但不獻耳請安者請賓安坐也獻爵

時立飲獻畢則請安坐而飲註誤觀下文請使重

見齊侯若不在坐誰使夫人出見乎子家子以君

出不欲其太媒故避之

三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公羊寧作寧下滕子名同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據事杜說為得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公羊穀梁詣作倪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杜皆以為意在責公

穀梁及何註皆謂責魯臣子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左氏公羊則作歸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通歷公羊穀梁躒作標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公羊作黑弓

公羊二味風聞傳會豈復可信即如所云叔術之賢誅

顏者天子也乃讐戇者而殺之顏夫人於公則君

母而屬則其嫂也而妻之此人道所不齒而王法

所不赦乃謂之賢可乎其舍盱而立夏父當亦徇

姬盈女私耳不得為謀國也公羊之謬此章為甚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闕

公方旅食豈能用師和婁杜林說近是

夏吳伐越

是年辛卯歲星在丑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公羊莒人下
有邾婁人穀梁世作太莒人下有邾人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

春王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公穀以殯而即位為得禮固非也康侯云宗嗣先

定則變故不生亦未嘗據左氏昭公當立公衍為

太子季孫不令得入則魯國今日之變豈國本不

定之故哉杜氏以為記事之宜無義例謂無例可

謂無義不可記事之宜即義例也或以為危之者

近是危之故詳其日斯其為義例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夏正七月雷雨正急何以云過

豆煬宮

冬十月墮霜殺菽公羊墮作賈

舉重者謂無物不殺但舉菽以例餘也公羊以為

異大乎災註云但殺菽不殺他物故為異斯好奇

之論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為我使之無忌語難解似示舒鳩以本意如云務為我如是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公羊穀梁皆作三月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援公羊援作枝

據此註何氏蓋以定為昭子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楚子常貪裘馬而怒蔡召兵晉荀寅亦求貨而失諸侯大臣貪得敗人國家如此

楚納子朝其罪大於拘唐蔡二君傳不言及蓋當時未嘗以是為罪而聲言伐之也林氏拈出遂覺大義凜然天下固有不必有是事而千萬世同欲其有是事者此類是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公作公孫歸姓

公孫翩事在哀四年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公羊作浩油

杞伯成卒于會公羊成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謂賢之是也主會主喪均不足以盡賢近會主會而遠微主喪則更迂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公羊圉作固

按三年傳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此師蓋報之此時楚方圍蔡晉師不為義動而務侵小如此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公羊作伯莒穀梁作伯舉

邇註訓出表辭猶先也義未明語意似謂朋友之道但相防衛不使為讐所勝不先自犯敵而殉之也

庚辰吳入郢公羊穀梁作入楚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公羊作隱如

桓子意如子季孫斯子洩即不狃季氏家臣之禍始于此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公羊速作逃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和犂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公羊作運

譏二名之說恐難信何氏至以為定哀之間文致

太平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更支離之

甚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羊作沙澤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杜氏於此年大雩皆曰過也建申之月亦尚需雨
况前此乎雩何以為過則大雩云者亦以志早耳

夏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公羊作趙鞅

晉失諸侯不知自反而恣行無禮以毆之其不復

振也宜矣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衰

世之人日誦其說而不信也誰能推行而徐觀其

効乎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公羊作嘯

得寶玉大弓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何氏以為欲伐魯善魯能卻難故書次蓋以意決之杜云以次告又以經但從告辭亦恐未是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公羊穀梁夾作類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公羊鄆作運穀梁田上有之字

以來歸為齊人心服是也來者自彼之文也曰序績則不可紀其實而已若以為績而序之豈夫子之心乎楚人求盟以是為桓公績可也康侯會人

物於一身之說雖以頌聖人不為過然於辭已費

而理愈廓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公羊作圍費

宋樂大心出奔曹公羊大作世

宋公子地出奔陳公羊地作池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公羊速作邈安甫作安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公羊穀梁仲佗上復有宋字

公羊穀梁經文皆於仲佗上復出宋字何范二註

皆以為佗帥國人出奔與左氏異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公羊地作池

前年註云稱弟示首惡是也穀梁云未失其弟曾

是以邑叛而猶為弟乎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公羊大作世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涖盟公羊作涖穀梁作蒞

叔還如鄭涖盟

既平而盟使大夫往涖之也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隨郕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孫何忌帥師隨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公羊作垂瑕

夏築蛇淵圃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據左傳趙鞅奔以援貢邑不遂而殺午激成范氏
中行之禍其入晉陽阻兵自衛書曰叛宜也自公

羊有除君側惡人之說遂若鞅真無罪而受惡者
後世人臣稱兵犯順動以之為口實此解經之流
禍也胡氏大臣有困於諗間云云亦稍本公羊立
說而不覺耳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知文子荀躒也韓簡子韓不信也魏襄子魏曼多
也中行文子荀寅也范昭子士吉射也

三卿之禍始于鞅鞅之禍始于貪衛貪貪之為效

如此

晉趙鞅歸于晉

薛弒其君此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公羊穀梁衛作晉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將

歸公羊作陳公子佗人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趙敗吳于柁李吳子光卒公羊柁作醉

允常勾踐之父闔廬即吳子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羊作堅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魯不聞朝周而周加禮於魯其為譏可知穀梁不知其譏而以為正失之至欲書春秋數語更偽撰之甚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十年杜註云稱弟示首惡也此復稱弟者稱之重

罪之深也范氏以為稱弟猶未失為弟之行殆不然

然辰入蕭以叛在十一年

大蒐于比蒲

林氏此註當在上年大蒐比蒲之下蓋坊本之誤也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是年無冬范云未詳何氏以為坐受女樂則鑿甚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饑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士中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公羊作蘧蔭

邾子來奔喪

據禮諸侯相會葬亦但使卿大夫非親會也

傳與註但釋奔喪之義非許邾子為得禮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穀梁作弋氏

公穀皆以為定公之妾左氏以為定公夫人以禮

不備故不言夫人以示譏若論策書之體恐當從

公穀其得書以哀公故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晨乃克葬穀梁作晨作曜

辛巳葬定妣穀梁作定弋

胡氏述公羊傳及註引記語不言其當與否愚按

記所云竝有喪謂在同月者也若已踰月自當以

死之先後為次定如三月而葬過在速不在不先
葬也公羊引以証恐未是當質之習於禮者
冬城漆

於經無驗此傳之難信者

春秋傳議 第十五冊

哀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麇鼠食郊牛改卜牛穀梁作食郊牛角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上年書奔喪其事魯過於禮不知以何為辭而

伐之魯人侵小之罪不言可知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邾

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澤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軍達帥師戰于鐵鄭師

敗績公羊作軒鐵作栗

按杜註鐵丘名在戚城南鞅既以師納衛蒯瞶于戚因以禦齊鄭之輸粟范氏者是役也蒯瞶與戰有功焉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與穀梁趙鞅納蒯瞶傳意同

已圍之矣曰子不圍父然則誰圍之乎

自夫子求仁之言與正名之說推之輒即有王父

之命亦不得有其國也身為國君父為亡人必有恫乎難釋者矣况王父無成命而出國人一時之擁立乎傳云輒避父則衛之臣子輔之可也此自衛之臣子言之也自輒言之必終去位而後可者也今乃無王父命而利其位至于稱兵以拒父如尋仇讐焉奚可哉蒯瞶固不當立輒又必終去位而後無害于仁靈公一不正家而流禍至此故夫子當日正名之說得行則蒯瞶與輒皆無可立之義必更擇賢者而後國事始可定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其說非歟胡氏此論尚可議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公羊啓作開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范註則以稱國為放無罪稱人為放有罪又與此

異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穀梁殺作弑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公羊作公孫歸姓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公羊作戎蠻子

如杜此說經但據所告以書則筆削者安在

城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公羊亳作薄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公羊毗作比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公羊杵作虞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二傳皆以數閏而葬為非九月至歲終止得四月
竝閏計之乃五月故曰畧曰不正何註殊失傳意

六年

春城郕瑕公羊作郕妻莒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昭子高張惠子國夏也二人受命立荼陳乞欲弑

荼故先除之

叔還會吳于相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公羊荼作舍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郛穀梁鄭作繒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吳伐我

是盟景伯亦以為不可而季孫弗從且欲以景伯

為質季孫至是不振已甚魯之弱不獨君矣

夏齊人取譙及闡公羊闡作僂下同

左氏云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

而逆之季魴戾通焉六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

伐我取譙及闡後逆季姬以歸嬖齊人歸譙及闡

左氏好言陰私類後來小說者頗有如女言其情弗敢與不近人情此康侯所以不信斷從公穀也

歸邾子益于邾

杜註以為未得季姬蓋本左氏今即傳文推之歸邾子而及齊平既平而後逆季姬則取謹之故可知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巳杞伯過卒

齊人歸讎及聞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四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遭獲不知創而奔奔而遭所遭獲之國可謂全無

肺腸者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前年齊請吳師伐魯魯與齊平齊辭吳師遂怒而與魯伐齊此虺蛇之性不致螫於人則不快者也魯遂會吳伐齊仇好不能自主不立己甚齊人至弑君以說恃矣一人行其宵臆遂至胥天下而異類此孔子所深悼者乎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侯之故或聞之矣聞之則常有問罪之師不聞而代人之喪晉亦吳之類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公孟彊奔鄭在定公十四年蒯賁黨也

薛伯夷卒

公羊夷作寅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轅頗出奔鄭

公羊轅作袁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藉吳之力以敗友邦乃自矜如此使齊人復書曰天若識不衷豈獨下國有國子何以應之
華元事在宣二年穀梁傳云獲者盡其衆以救其將華元雖獲不病也註意謂國書亦不病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云以丘賦亦足又云雖以田賦知是改丘賦為田賦但杜氏所云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者不知田之外又以何者為家財穀梁范注以官田為田私田為家財當是

此言以一井田出賦不言所出之數又言十井不過一乘亦與丘甸之數不合

此言田財並賦與杜說同所謂田者官田財者私田所得也既稅其官田十畝之入又取其私田之所得故曰田財並賦按古者八家為井家受田百

畝同養公田八十畝歲入公田之所得謂之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長穀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之賦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稅法之變也成公元年作丘甲賦法之變也此經云用田賦殆謂兵車也乎傳註或以為戎備或以為財物豈食與兵亦可通謂之賦歟

胡以為食林以為兵與昔人同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之娶同姓其失禮不待言然既生有小君之尊死亦當備小君之禮乃以其同姓而貶殺其儀可乎惟昭公為季氏所惡時君又非昭公親子孫故敢藉口肆行如此孔子以小君禮往見季氏不絕乃放經據此可知所取正矣

書曰子於諱已足矣其不言夫人不言薨不言葬亦以紀其不備禮耳復以為諱故恐非是

責昭公取同姓固無辭至責其不命於天子不見於廟不書於策恐未然是時周德久衰天下諸侯昏聩豈皆命於天子而見廟書策魯當時亦未必無之也愚謂書曰子者諱君惡也不言薨不言葬

者非諱也著臣子之罪也何也赴葬生者之事也

春西狩獲麟

且也昭公之葬猶將溝焉而況其配乎

公會吳于橐皋

秋公會衛侯宋景瑗于鄆公羊鄆作運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僖公羊僖作煉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公羊作軒達

夏許男成卒公羊成作戌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羊作魏多

葬許元公

九月僖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公羊作區夫

十有二月僖

十有四年

春秋傳議四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周易說略已著錄是書意在
折衷三傳歸於至當然發明胡傳之意居多猶未
敢破除門戶同時有樂安李煥章爲爾岐作傳云
著春秋傳議未輟而卒今此本缺略特甚蓋未成
之藁而好事者刻之也

學春秋隨筆十卷

〔清〕萬斯大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六年萬

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春秋隨

筆十卷》提要

萬子克宗墓誌銘

墓誌銘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聞而未見者尚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于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尚無定說易以象數讖緯晦之于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搏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祫喪服宗法官制官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于海猶可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毫秒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于面牆聖經典廢上關天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于萬克宗之死能不慟乎克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克宗生蓬喪亂不爲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畧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畧因畧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于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

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于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載于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于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于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層見疊出克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義渙然冰泮奉正朔以批閭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

墓誌銘

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于大火復輯絕筆于昭公丁亥甲陽草各一卷其間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克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爲之流別而後傳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唯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希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草廬曰二陳君之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戴山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塲屋放言小智大黠相煽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克宗之學誰爲流別余雖歎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克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者義形

于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水死國難棄骨荒郊克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蓋不異西臺之哭焉父友陸文虎雨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克宗葬其六棺凡所爲皆類此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經能世其學克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之跋翁傳盡其大指故闕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又二年始克爲之銘曰三代之治懸隔千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繭絲精微在此釋者以意或得或否瞞訛踵陋割裂經旨侃侃克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紀如捧珠盤如承明

墓誌銘

水如服玄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書帶環之不生葛藟康熙乙丑姚江老友黃宗義撰

跋翁傳

出寧波城西門走二里許曰新河橋舉舟南渡又西南行半里樹林墟墓之中老屋頽然有跋翁焉其先世食祿於有明其考名孝廉爲遺民以老其兄弟八人皆有問學行誼其諸子子各挾其文章馳騁當世而跋翁絕意進取不事括忙獨沉酣顛倒於六經之中初翁遭亂赤貧所居奪於武弁授徒自給讀書之外無他事南甯黃先生翁父執也歲丁未偕同學十數子執贄其門因爲講經之會於甬上一時勝友如雲質疑送難號稱極盛而翁於其間肄業尤勤亡何喪其內子翁攜一幼兒館於武林慨然以窮經自任露抄雪纂書已等身癸丑

傳

遇火復理前塵不倦益費十餘年之日月眼疲手瘁思通鬼神而尤達於春秋三禮應嗣寅武林老儒宿負經學遇翁談禮則頓解心折矣志伊記問博洽見其禮經著述常意不常意輒手抄以去泰涓侯作春秋綱宋子猶作春秋書法辨翁遺書詰難往復數四必伸其說而後已其言春秋也一日專傳經無事實待傳而明公穀左氏互相同異生今論古事難懸斷左氏詳覈宜奉爲主一日論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皆無道孔子但就無道之世據事直書是非自見而初未嘗以後生之匹夫貴已往之天子一日屬辭比事春秋所書一事必有本末異事亦有同形如上書衛人殺州吁下書衛人立

傳

晉此屬辭而見其爲一人也立晉則書衛人立王子朝則書尹氏此比事而見其有公私也一日原情定罪春秋所書罪多而功少而罪之所在必卽其所處之地察其所處之情如魯桓見殺於齊莊公年方十三冲齡倚母法無可施故書薨書喪至書葬一似賊之已討而於莊元年則特書孫齊以責夫人迫莊公既長忘讎共狩則如齊如莒莊於是不得辭其防閑之責其言三禮也於儀禮則有商於禮記則有偶箋於周官則有辨非類能取甲乙之證據剖前人之聚訟而其已刻者則有學禮質疑一書黃先生稱其宗法八篇爲冠古絕今必傳之作他若論郊則曰郊惟日至一禮所載不名郊論社

則曰太社在北郊王社在國中又曰北郊主月輪禘則曰禘祫一事又曰魯禘不追所自出論祖宗則曰東周祖文而宗武論大壇尹堂則曰儀禮方明壇卽泰壇卽圜工其官方三百步上有明堂日至郊天卽於方明壇謂之方明郊天主日也季秋大享於明堂明堂泰壇同在三百步內無有兩地論喪服則曰承重之妻皆從夫服又曰庶子爲其生母之黨服與適子爲其母黨服同凡皆發先儒之所未發者蓋翁虛心博學以經解經不立異不苟同不爲先入之言所主不爲過高之說所搖故能推倒一世親見古人如此翁爲人質直斥人過至而發亦或囁齒大罵然性和易好結納賢豪獎引後進

與之處者非至陋劣靡不相得愜然居家兄弟怡怡修
輯諸系經紀祀事條理井如嘗遊杭州玉龍山入勸賢
祠謁拜陽明像前見東廡有張縉彥神位立擊碎之張
司馬之死不及擇地而葬翁與友人釀金買地改葬南
屏爲文記其始末蓋翁挾奇偉之氣承父師之傳雖其
造詣鬱不得施其偶見諸一二事者往往可傳而翁所
自喜願獨在經學壬戌之歲翁年且五十矣先是年之
二月旅食海昌患足疾劇遺書其友鄭梁曰跋翁即其
不可無傳且引錢牧齋傳顧仲恭之經學爲例梁謙讓
未遑翁屢書相責又二年乃爲之敘述如右

傳

常豐頤瞋目聲撼四隣不類病廢者其患足疾也躄躄
不良於行歲一二次耳實未嘗跛也而乃以跋翁自號
豈左盲遷腐著書類有天刑而翁欲以是名應之邪語
云志之所動氣必隨之翁今其跋矣哉雖然吾子行跋
然所著尚書要畧重正卦氣未必如翁之精也即翁所
引仲恭其經學或不及翁然不可謂之無經學也而又
未嘗跋然則跋也經學也不相及者也翁乎吾知免矣
康熙癸亥夏五月慈谿同學弟鄭梁禹梅氏頓首拜撰
梨洲先生曰此如趙東山作黃楚望行狀其一生者
述旨意數十萬言收括一篇之內自平準封禪以陳
王道閭閻源流俱可尋按今日文章家欲以并
揚孫數爲極致者不知有漢者理然笑其旁也

浙江通志儒林傳

萬斯大字克宗鄞人精於經學其言春秋也一日專傳
經無事實待傳而明左氏詳覈宜奉爲主一日論世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世皆無道孔子但據事直書是非自
見一日屬辭比事春秋一事必有本末異事亦有同形
如衛人殺州吁衛人立晉此屬辭而見其爲一人也立
晉書衛人立王子朝書尹氏此比事而見其有公私也
一曰原情定罪如魯桓見殺於齊時莊公尚幼法無可
施故書葬書喪至書葬迨既長而忘讎共符則書如齊
如書以罪之其於三禮也論郊社曰郊惟日至一體所
穀不名郊太社在北郊主月王社在國中論禘曰禘祫

志傳

一事魯禘不追所自出論祖宗曰東周祖文宗武論泰
壇明堂曰儀禮方明壇即泰壇即圜丘其官方三百步
上有明堂日至郊天即於方明壇謂之方明郊天主日
也季秋大享於明堂明堂圜丘非有兩地論喪服曰承
重之妻皆從夫服庶子爲其生母黨服與適子爲其母
黨服同及論宗法八篇皆發先儒之所未發者所著有
學禮質疑禮記偶箋儀禮商周官辨非學春秋隨筆丁
災革甲陽草其輯春秋諸說於定哀二公未完易贊時
猶洛誦季孫立後章不已蓋篤志如此

寧波府志文學傳

萬斯大字兄宗別號褐夫鄞人孝廉泰之第六子也昆季八人皆以才名各有著述而斯大絕意進取獨精經學廣蒐諸家之說晝夜鑽研窮其旨要尤邃於春秋三禮其言春秋也一口專傳經無事實待傳而明公穀左氏互有異同左氏親承所見事多詳覈當以爲主一日論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皆無道孔子但據事直書是非自別初未嘗以後起之匹夫責已往之天子一日屬辭比事春秋一事必有本末異事亦有同形如衛人殺州吁衛人立晉此屬辭而見其爲一人也立晉則書衛人立王子朝則書尹氏此比事而見其有公私也一

志傳

二

曰原情定罪如魯桓見殺於齊時莊公尚幼法無可施故書葬書喪至書葬一似賊之已討者迨莊公既長則書如齊書如莒莊於是不得辭其忘讎之責其於三禮也有儀禮商有禮記偶箋有周官辨非有學禮質疑其論郊禘諸禮則曰郊惟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太社在北郊主月王社在國中禘與祫一事魯禘不追所自出東周祖文而宗武儀禮方明壇卽泰壇卽圜其宮方三百步上有明堂日至郊天卽於方明壇謂之方明郊天主日也季秋大享於明堂明堂圜土非有兩地其論喪服則曰承重之妻皆從夫服庶子爲其生母之黨服與適子爲其母黨服同皆發先儒之所未發者學禮質

疑一書蚤傳於世所集春秋諸說凡二百四十二卷康熙癸丑燬於火嗣復輯而成之較備於前至昭公而病作易簪時猶倦倦於臧紇爲季孫立後一事其專志經學如此間以已意釋經有學春秋隨筆十卷古文則有丁災甲陽二草卒年五十一使天假之年其著述之盛當必更有可觀惜夫

志傳

三

杭州府志寓賢傳

萬斯大字克宗鄞人高祖表嘉靖中都督同知卒葬西湖歲時展墓至杭遂寓仁和隱居教授窮研經學於春秋三禮諸書獨能自闢門戶不肯附會儒先成見貫穿互證確有所發明謂他人以傳註解經不若以經解經也與仁和應揭謙沈佳辨難往復務伸已說而後已海內鉅儒如嘉禾曹溶崑山徐乾學海昌陳之問咸加敬禮焉年五十餘卒於杭所著有學禮質疑禮記偶箋儀禮商周官辨非學春秋隨筆等書

志傳

四

先考克宗府君行狀

孤哀子萬經泣血稽顙拜述

嗟乎民莫不歿我獨不卒人生之不幸豈尚有甚於不幸經者哉經生周年先母輒病不能乳家貧又不能僱抱哺之婦氣煦體嫗重累吾父迨先母逝世經之一衣一飯無非先父手授五歲輒從先父受書未嘗一就外傳先父館穀西泠亦攜經以行春初而出臘近始歸渡江涉河風寒雨雪中時以小子飢寒縈吾父方寸計自離母懷以至受室凡二十二年無日不依膝下此亦人生逆境中之樂境然於其時不知爲樂也及康熙庚申正月就昏外家雖與吾父舍館不遠然而經之定省疎

行狀

矣次年吾父授經海昌每越數月始入郡一過經之外家信宿而去於是承顏之日爲更疎矣自庚申冬至癸亥春東歸西出吾父六渡錢唐經并不獲侍行李矣痛哉痛哉今年五月中旬避暑入杭留連踰月始返海昌其時起居飲食精神意氣毫無異於平昔也閏月十七日有帖諭云吾近苦瘡癩飲食減精神亦倦然病在肌表耳汝不必慮豈意至七月四日而疾作吾父猶不以爲意至十二日始進藥藥累進而病如故醫者俱不解爲何症越旬日吾父自知病不可爲盡束其經箱衣笥簪簪來杭適經從公擇五伯父省墓西溪驟聞此信戴星而奔踰踰入門先君曰吾病已不可爲今幸見汝一

面也時黃晦木先生在座先父遂以治喪十事囑之并
以命經此七月二十三日事也至二十六日而遂呼易
簣矣嗟乎萊衣未製苦塊豈依稍有入心能無痛絕耶
奉遺命治喪不用浮圖旋舉殯於西溪先祖墓側隨侍
五伯父奉神主歸四明舟楫所經江河如故而先父之
音容頓隔此時呼天不應思欲赴江流以從先君之地
下伯父謂經尚未有子且先人之遺書未傳而願欲以
一死報罔極乎經聞言驚起忍此一死飲泣蓬窗追思
先德歷歷可紀非得立言君子其何以垂之不朽
梨洲黃先生今日之立言君子也日承撫尸許爲誌墓
先生爲先王父性命之友先父久在門下師門世誼

行狀

凡先君行事已熟詳之似可不以狀聞然猶恐有不盡
悉者特縷述以備節錄開蓬展紙磨淚吮毫心旣荒迷
語無倫次惟隨所記憶信手書之先父諱斯大字克宗
別字禍夫因嘗病足自號爲跛翁王父履安公之第六
子先世爲明祖從龍之臣本定遠人以世官家寧波累
葉戰功及文章理學著名前代王父以名孝廉主持海
內聲氣閩門雍肅爲士族法先父天資既極純正又風
稟庭朝幼時輒以名教自任不妄爲一事不妄交一友
年十四王母見背時避地奉化之榆林村先父哭聲震
山谷人皆比諸王修焉王父堅守牆東之節閉門獨處
不與時人相接無儲粟析無懸衣食捐願繁三旬九

食捉襟露肘極人世所不堪先君與諸父及從兄貞一
貢米拾薪倍嘗艱苦然每於單衣枵腹時聚兄弟叔姪
談經論史歌嘯聞於比舍人以爲怪亦以此重吾家門
也王父博學多通諸父經史詩文書法各得王父之一
吾父獨專經學自王父去世遂謝絕進取篤志窮經丙
午丁未間偕諸父從兄訂里中同志爲講經之會奉
先生爲師每月兩會首禮經大易次春秋以及詩書各
舉先儒之書而以已說參之先君於諸儒之書同人之
說取其至當者蠅頭蠶子條注本經非有目力細心者
不能辨點畫也蚤歲輒編兩諸經將次第窮及先致志
於春秋三禮館西泠十年自辛亥至癸丑集輯春秋諸

行狀

說冬龜編手夏汗如漿不暫釋也採取極備而又極嚴
且正書咸得二百四十二卷癸丑秋殿於火先君不爲
哀沮纂鈔益力甲寅後專讀三禮每遇疑室徧覽儒先
心所未據則招賜鏤腎以思寢食俱廢沉綿困頓之中
忽有鬼神來告剖焉開解以爲常於是有學禮質疑一
書質疑者卽質之 先生也 先生已爲序之許謂必
傳其中宗法八篇更爲古今未有之作又以周禮所載
設官制賦多與論孟五經不合取而辨之得若干條名
曰周官辨非於儀禮則有商於禮記則有偶箋皆從獨
悟不傍前言多發先儒所未發于文則有丁災甲陽二
草間有贈貽酬答亦說經者居多焉嘗語人曰吾於經

學實有苦心凡遇先王之度數儀文自覺能疑人所不能疑解人所不能解又曰人皆以已意釋經吾但以經釋經故雖多立異之處而實非穿鑿附會者比就館海昌復纂輯春秋其大意有四詳鄭禹梅先生跋翁傳中此書廣搜博採斷以已意以求至常視前更備可痛者前書既厄於火此書又至昭公而絕筆豈天終忌是書之成耶居杭來四方名流多以經學相質如無錫秦湘侯先生沅之春秋綱太倉宋子猶先生龍之春秋書法辨長洲金穀似孝廉居敬之古歷辨常熟顧景范先生祖禹之地名考皆遺書詰難往復數四諸先生未嘗不頷首心折仁和吳志伊先生任臣家居時亦以教授爲

行狀

四

業每出館必叩先君索所纂述輒手錄之去應嗣寅先生擢高風苦節少所許可與先君論經學辨難最多雖不盡同然實爲先生所嚴憚焉嗟乎先君一生精神專注於經學近得劉原父春秋權衡如悅芻豢臨歿前三日尚謂經曰吾爲春秋心血既竭不能復生不寐者已六日夜矣恍惚中時時如見劉原父時時有一篇左傳在吾目前又曰只季武子立後一事不能去懷耳嗚呼吾父之於經學若此使假以歲月更當何如今三禮雖有著述春秋尚無完書痛哉痛哉見手澤而不能讀父之書經於此倍有感矣先君承先世聲氣之餘視朋友爲性命然最善規過不少假借使其人有一事之美

一文之工卽鼓掌狂叫如獲異寶設有不善或異言莊論之勿改則裂背頓足若其人身在湯火而必欲出之也同人皆目爲畏友而握轡者不敢近焉一日游陽明書院見廡間有題大方伯張某位者髮立上指隨筆其主投之地舉足折之守院者驚訝先君大聲曰若官府有問折此主者汝可曰四明萬某也旁觀者辟易不知何爲先君指之曰此明朝大司馬賣國爲閩賊官後爲此間方伯者也生平疾惡皆此類同邑陸文虎先生王父垂碧硯友無子暴棺淺土者三十餘年先父致書諸故人爲醢金會同八葬之西村張蒼水先生以義死會城墓葬荒山先父偕好事者卜兆南屏爲封樹焉每歲

行狀

五

上巳及重九日則裹雞絮酒拉同志聚哭之生平尚義又如此至家門公事若葺祠修墓之類諸父多委之先君先君亦必毅然身任之不以貧乏爲辭賢勞自負歎宗譜殘畧補缺訂訛獨費數年心力凡一話一言足證先世功德者殘碑斷簡靡不搜錄先代名公貽贈書畫其散失者多方購求有王廷直贈先鹿園公望雲圖爲邑侯海陵張曉菴先生所得先君上書乞之張侯覽書訖卽題詩卷尾遣吏賁還里中傳爲佳話先父同懷者八人孝先四伯父蚤世自故居入於帥府吾父與諸父移家西臯之丙舍瓦屋數椽對牀同被極兄弟之樂後各以糊口授經他方惟至辛盤柏酒時一爲聚首耳然

燭光笑語亦爲村落童叟所欣羨既而遠士二伯父歿於吳門先父衝寒扶柩雪滿江干赤脚走泥淖中數十里衣服皆冰足指幾墮不自以爲苦也先父雖喪先母尚有不孝經一子相依惟正符三伯父與五伯父既喪伯母皆無所出漸向衰年又不能載筆遠遊先父每一念及輒對經歔歔流涕謂我父子饘粥稍克便當歸里不出奉此二老爲楊廷壽司馬伯康矣吾無他願惟此事願汝養吾志也今夏三伯父苦病貽書累紙先父得書五內欲裂次日卽以一帖論經又及前語其情倍切且欲使經婦知此帖尾云汝婦賢可以吾書示之此卽閏月十七日所賜也而吾父由此病加劇矣嗟乎吾父

有宋

木

之友愛於伏枕中猶惓惓於兩伯父如此先君生於崇禎癸酉六月六日未時卒於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午時享年五十有一先母陸氏大廷尉貞吾公孫女貢士周明先生女經生九歲而先母見背豐於婦德齋於天年至今猶爲家人所歎息從兄貞一曾爲先母作傳乃實錄也經娶錢氏山東提學僉事沃心公孫女文學稱廉先生長女外父僑居武林經就昏因家焉嗟乎人生之不幸豈尚有甚於不孝經者哉爲子不及養母娶婦不及奉姑冀以菽水久承吾父歡又不可得此誠終身隱痛不能暫釋者矣至於先父一生學行得傳之千萬世而不泯者惟

黃先生椽筆是賴伏望無遺夙好弗忘前諾選言錄行錫之鴻篇則先父雖遊夜臺如在陽谷矣爲此拭淚書狀以獻

制同學世弟董道權稽首拜填諱

有宋

七

學春秋隨筆目錄

卷一

隱公

卷二

桓公

卷三

莊公

卷四

閔公

卷五

僖公

學春秋隨筆目錄

卷六

文公

卷七

宣公

卷八

成公

卷九

襄公

卷十

昭公

先君子篤志經學尤精於三禮春秋辛亥館錢塘集

春秋說自五傳及三家註疏外有陸淳辨疑纂例劉

原父意林權衡程正叔說蒯子由集解張洽集註孫

莘老經解程時叔本義辨疑或問黃東發日抄趙子

常集傳屬辭師說呂涇野說志張常甫經說李彭山

私考豐人叔世學高景遠孔義郝仲與直解卓去病

辨義賀仲賦歸義暨文集中所載如承叔子瞻晦菴

與夫大全本義所採先儒諸說日為編纂每一事別

一紙書之以備後來抄撮凡得二百四十二卷癸丑

秋燬于火不留隻字重自痛惜幾不欲生因撙覓諸

家書猝不及備於是草創三禮有學禮質疑禮記偶

筴儀禮商周官辨非諸書皆印寅後作也辛酉海昌

學春秋隨筆目錄

陳令升先生延致千家以春秋相質先生力能致書

較前更倍益得廣所未見并取數年來所蒐羅者條

舉件繫手不停書所輯亦較前更倍而心力由此耗

竭矣癸亥七月至昭公而疾作臨歿論經曰吾恍惚

中時時如見劉原父時時有一篇左傳在吾目前嗚

呼痛哉此隨筆十卷乃編纂時有獨得者另為劄

記故亦止於昭公云

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上元日男 百拜識於黔

南試院之學圃

隱公元年

孔子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開卷元年二字便見王室之卑諸侯之僭何以言之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爲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藩屏入爲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卽曰國自爲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孔穎達引鄭僭簡二公之有元此衰世之事不足以難之熊氏通曰史記眞公渾已上爲周王世表無諸侯年表眞公當夷王諸侯僭端始見改元矣此爲有據魯史書之夫子因而不削以著春秋之始亦以見其僭云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周正建子改月改時就春秋經傳考之原自瞭然見之如春者如正月朔日南至六月日食日通分而未至及火出于夏爲三月於商證之周書僖言三正禮記雜記云正月日南至可以有事于祖孟春孟春十一月後成月與亦無不合漢唐以來說春秋者都無異詞至程叔子乃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似不修春秋本曰冬正月夫子修之改作春正月也劉質夫謂春字乃夫子所加似不修春秋元年下但書正月而無春

字也胡文定以爲夏時冠周月又似不修春秋曰元年冬十一月夫子改曰春正月也自是學者多疑之朱子不信文定說謂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周原改作春正月此論當矣乃又曰孟子之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其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周固已改月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獲此正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獲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此又重違程子而兩岐其說于是春秋家往往堅主夏時以改時改月爲非愚以爲正建有歷數可遷有日食可推善歷者皆能考驗非懸空說理者比諸儒以夫子改

書春正卽寓行夏時之意此尤無解蓋由不諳歷學泥于子丑月之不可爲春且以夏時首春終冬四時順序而周時首冬夫子改冬爲春俾之順序卽爲行夏之時也嘻果改子月爲春尚得謂之夏時乎宜吳氏之議之也吳仲迂曰若從胡說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或謂如子言周固改月改時矣商則何如曰傳不云乎火出于夏爲三月子商爲四月子周爲五月是商以丑月爲正月矣又律歷志據三統歷云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卽伊訓篇大甲元祀之十二月也又言後九十五年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夫冬至子月之中也而在十二月則正

月之爲丑月不益明乎然則商之改月改時固先乎周矣○朱子據周書秋大熟未獲以證周之不改時非也按書云秋大熟未獲繼之曰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天謂之禾是猶未實也下文又云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惟未實故能復起若已實而偃則苗心曲折斷無能復起者末乃云歲則大熟此則究其終而書之然則始所云大熟未獲乃從其後而爲言非此時即大熟也觀此則其秋斷是周時午未申月之秋而不必泥爲夏時申酉戌月之秋矣○薛士龍謂魯歷改冬爲春陳君舉後傳因之謂魯史以夏時冠周月是因律歷志載有魯歷遂鑿爲此說趙子常曰謂魯有歷實劉歆之誤按律歷

學春秋左傳卷一

三

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歷及魯歷爲六歷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自煬公至閔公冬至殷歷每後一日則由歷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號魯歷非魯人所自爲明矣此論甚善足證二家之謬○諸家主周正者有民俗用夏時之說多本汲冢書所言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烝享猶自夏焉及周禮有正月正歲與周詩時月皆夏時爲說愚謂既改正朔則普天率土民俗咸遵無周民用夏時之理惟是典禮所垂有三代相因如禴禘嘗烝蒐苗獮狩夏行于四仲者殷則行於四季周則時易而行於四孟皆子午卯酉月有定而如無定記禮

者必主夏時立說王制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左傳春即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主夏時爲說通其解於殷周汲冢書所言亦猶是也周禮多僞不足爲憑周詩時月皆周正以爲夏時者後儒之論也余于學不更贊之茲

踰年即位此衰世之事非先王之禮按周書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麻冕黼裳受同瓊見諸侯此世子定君位明繼體以示天下之有主也章俊卿曰康王爲君伯畢爲臣必無非禮之事薛氏議之公羊所謂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既定位即反喪服宅憂諒闇不稱王而稱子公羊所謂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也明年正月乃改元正始公羊所謂不可曠年無君也三年之內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既免

學春秋左傳卷一

四

喪乃即位稱王以親政事公羊所謂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以此推之諸侯嗣世約畧相同而無踰年改元之事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受爵命乃即位稱公以臨臣民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白虎通曰天子諸侯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此不易之論也東遷之後諸侯放恣王親受命之禮不修三年之喪亦廢鄭人曰春秋因類皆踰年即位稱公預會盟征伐之事史官因其即位而書之夫子存而不削隱著其無父無君之罪也不終喪爲無父公羊云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此就春秋言之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此

則合於禮矣。諸侯三年之內不當封外事。○諸侯嗣世必卽位稱公乃可以臨臣民親政事故十二公無不行卽位禮者史無不書卽位者春秋于隱莊閔僖不書卽位何也踰年卽位固皆非禮然就中分別有不當立者有雖當立而有所不忍者惠公立桓爲太子左傳惠也太子少是已則桓當立隱不當立爲隱公者立桓而攝政可也攝位而奉桓不可也故削其卽位以明其不當立也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君之讎毆父又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桓見戕于齊莊不復讎般弑閔繼閔弑僖立不能正名討賊心何忍乎故皆削其卽位見其宜有所不忍也書者其常不書者其變比事以觀而義自見矣。

學春秋隨筆卷一

五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曲禮曰諸侯相見于隙地曰會泣牲曰盟是會有會禮盟有盟禮春秋書魯特盟先行會禮後行盟禮者則曰某會某盟于某不行會禮徑行盟禮者則曰某及某盟于某及者與也公羊曰及者我欲之穀梁曰及者內爲志二年公會戎于潛穀梁曰會者外爲主統觀春秋我欲而書會者有之彼欲而書及者有之非通論也劉原父云令潛之會內爲志將曰公及戎于潛乎○公羊云盟詛不及三王故雖見于曲禮載在周官要皆衰世之事但春秋諸侯業已行之則當就盟之前後觀其所盟

者何事與其信之繼否以知其善惡此盟雖修好息民不數年而卽有伐邾之師盟豈足恃乎故知書此亦惡之也○先儒以邾爲魯附庸非也旣曰附庸卽爲私屬襄二十七年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以爲人之私則非魯附庸明矣且使旣爲附庸當好惡與共憂患相恤考春秋魯之于邾伐之者十有四敗其師圍其國入其都執其君者各一取田邑者六于他國交惡未若是甚也卽邾之于魯來伐者三升陘之戰且獲公胃懸魚門矣平丘之盟且愬晉執季孫矣爲魯附庸敢出此乎又庶其以漆間止來奔黑肱以濫來奔而文公復遷于繹及其後衰賦于吳者猶六百乘則其地頗廣大抵與魯切近偏強不相能者也故盟未久而伐之。

學春秋隨筆卷一

六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段於莊公兄弟也而有君臣之義恃母而驕以至于亂絕以國法不得不討莊公之失始在順母志而授之以京終在段入鄆而復窮之以伐夫段爲姜氏愛子莊欲順母志夫豈別無富之貴之道邪夫豈不知段之多才好勇而反予以爲亂之資邪在莊于此無奈母之數請而姑以予之亦謂可以快其求盈其願而不意其後之至于此也先儒謂莊故子之以養成其惡然則予之之日莊預計曰吾子以京彼必作亂彼作亂吾必克之藉令段作亂而公不聞或伐之而京不叛反助段以取

勝則鄭將爲段有此雖至愚者不爲而鄭莊肯爲之乎
蓋母不請莊必不予母請而莊予是徇母之私而不能
裁之以制也如謂莊素有殺段之心則當請制時何不
因以斃之而反以巖邑辭之也迨乎亂作而致討亦出
于不得已然段久于京而京叛之窮而入鄆復何能爲
斯時論之以禮懷之以恩段非歸死必且自亡而莊更
處之以兵是兄弟之情君臣之誼段固忘之而莊亦與
俱絕之矣春秋不書段奔而書鄭伯克段其以此夫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禮稱天子降諸侯嗔于鬼神曰天王某甫而春秋稱王
曰天王蓋侯國之史即天子之降諸侯者而稱之以別

學春秋卷一

七

于王朝之史亦以尊之也王使來賵者以改葬惠公故
也在十據傳初葬惠公有闕知其不赴于周今聞改葬
故來賵時復傳聞仲子有故因并及之而不察其爲說
也仲子惠公之妾而得竝書者惠公違禮再娶當時必
請于王故王知有仲子遂以夫人禮致賵人即不賵矣
賵辭竝舉故竝書之穀梁傳以天王此賵乃專賵仲子
而繫之惠公文九年秦人之襚乃專襚成風而繫之傳
公先儒盡從其說此不察事情之過也仲子生雖正位
夫人然實違禮再娶成風雖葬備夫人禮然實莊公
之妾當日天王若不賵惠公未必特賵仲子秦人若不
襚傳公未必特襚成風來賵來襚實主于惠公傳公而

仲子成風其兼及也春秋不言及仲子及成風者豈言
及則殊尊卑非所施于君母乎然則何以知仲子之猶
存也曰以二年夫人子氏薨計至五年考仲子之官適
當除喪之後遲速以時知其必爲仲子也○惠公再娶
失禮仲子雖適實庶無論生不當賵即死亦不當賵
惠公常事不書此以並及仲子故書也得失存乎其
先儒多以宰咺書名爲貶不亦贅乎又仲子不稱夫人
先儒以爲正名亦非也按之書法有所不得施也如曰
歸惠公夫人仲子之賵止見其賵仲子而不見惠公之
賵矣彼成風之薨業稱夫人而歸襚亦不稱夫人如曰
傳公夫人成風幾疑其爲妻而不見其爲母矣果以正

學春秋卷一

八

名不書即當終絕之二年書夫人子氏薨又何爲乎

二年 無駭帥師入極

禮樂征伐皆御世之大權其足以取威制勝使人懾服
而屈從尤莫如征伐故欲知春秋大勢者當于諸國之
侵伐觀之據公羊傳例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
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
其重者以是按之經傳終春秋唯魯君將稱公諱之或
稱師稱及大夫將稱氏名微者不言將列國之師自隱
至文君將恒稱魯之或稱師稱人大夫將悉稱師稱
人無有書氏名者大夫將書氏名自文三年晉陽處父
伐楚救江始竊疑公羊例未合王氏治曰處父書氏名

者政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政在大夫故稱氏名以罪之也處父盟魯侯改莧于董易軍班今救江而伐楚專之甚者也故始之也陳君舉亦曰大夫帥師于是始大夫始強也趙子常因二說而通之曰公羊之例當時史法也夫子修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治在諸侯也征伐在大夫則大夫將書大夫治在大夫也唯內大夫悉從其恒稱以見實也於乎可謂盡發不傳之秘矣蓋史官有一定之法夫子有筆削之權史法以徵事實筆削以顯世變執事以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勢瞭然于心目間矣內大夫何以悉稱氏名春秋魯史也○春秋無義戰敵國不相征凡書侵

學春秋隨筆卷一

九

伐皆罪也滅入遷取罪之尤者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春秋書紀裂繻來逆女先儒謂議不親迎非也考士昏禮自納采至親迎六禮備而成昏此父為昏主為子取婦者也其常也士昏禮記曰宗子父沒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即繼之曰不親迎則三月壻見女父母下見女父母此宗子父母沒自主昏娶妻者也其變也士之宗子不親迎且如此又何論乎大夫更何論乎諸侯天子也哉其所以不親迎者何也蓋親迎必有所受命禮也禮子而命之迎曰往宗子上承宗廟之重諸父旁尊不得加之命無所受故已命人迎而不親往所以重宗廟

順先典也先儒知有父母主昏之常禮而不知有宗子自主昏之變禮因并謂諸侯天子必當親迎豈有當與然則文王與韓侯皆親迎何也記云文王九十七而崩書云文王享國五十年是文王嗣位時四十八歲也又傳記言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則親迎時固周君指王世子也韓侯嗣位之初入覲受命未全乎尊禮也子三年入見天子天子錫之命然後且獻父周卿士韓侯入周因覲而逆未為不可且又安知非使人往逆而已不親乎然則哀公問之冕而親迎何謂也曰此指世子言之也今日之世子固即他日之君也曰先儒謂昏事合禮不書裂繻逆女何以書乎曰杜氏于劉夏之逆后謂天

學春秋隨筆卷一

十

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推此則諸侯之逆必上卿乃可裂繻不氏則未命也未命大夫而逆夫人失之輕矣故書也明乎此而莊公之親迎與文公之賤逆者皆可得其書之之故矣若夫裂繻之繫紀以紀事也穀梁于不氏但名者悉謂之國氏國豈可氏乎且不繫國知為何國之人乎

冬紀子昂莒子盟于密

此經若從杜註則以大夫先諸侯已為無等况復舉其字而諱其名稱號益疑于未當若從程傳則文也當云紀似矣然紀侯稱子實類居喪時方娶伯姬我知其必無是也讀春秋者遇如此類無論先儒未

可易從卽三傳亦當姑置胡氏之言當矣胡云闕疑慎則鑒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此桓母仲子也據左傳惠公立桓爲太子則仲子已蚤爲夫人非至隱乃成之也杜註惠公旣以爲夫人在隱公卽爲繼母禮不云繼母如母乎以夫人禮喪其終乃事之宜非爲桓而成之也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適此可以責惠不當以罪隱黃資中曰先君之失禮臣之末如之何者也斯則天理人情之至也旣以夫人喪之安得不以夫人書之其不書葬者或以爲桓未君或以爲不反哭非也旣以夫人禮喪之而不以夫人禮葬之乎

春秋左傳卷一

二

春秋不書夫子制之也再娶失禮不可爲訓故筆其薨以紀實削其葬以示義使人求其故而知之五年考宮但書仲子而不曰夫人亦此意也○或曰子何以知仲子之蚤爲夫人曰仲子宋武公女也宋公之女肯爲魯侯晚年之妾乎仲子非蚤爲夫人惠公亦必不舍隱之長立桓之幼矣曰桓之立爲太子安知非隱公立後事曰隱桓兄弟也非父子也稱爲太子則非隱立之明矣且使惠公不以仲子爲夫人不立桓公爲太子則當隱之時仲子實父妾桓公實庶弟果何所顧忌於此二人而必尊而奉之居攝讓之虛名而取殺身之實禍乎其不然也必矣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月會乃爲朔日食必在朔春秋書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凡二十六桓三莊二成二十五襄十六昭三十四文公二十一昭三十四文公二十二昭三十四文公二十三昭三十四文公二十四昭三十四文公二十五昭三十四文公二十六昭三十四文公二十七昭三十四文公二十八昭三十四文公二十九昭三十四文公二十十昭三十四文公二十十一昭三十四文公二十十二昭三十四文公二十十三昭三十四文公二十十四昭三十四文公二十十五昭三十四文公二十十六昭三十四文公二十十七昭三十四文公二十十八昭三十四文公二十十九昭三十四文公二十二十昭三十四文公二十二十一昭三十四文公二十二十二昭三十四文公二十二十三昭三十四文公二十二十四昭三十四文公二十二十五昭三十四文公二十二十六昭三十四文公二十謂之食正朔是也書日不書朔者七昭三十四文公二十五昭三十四文公二十乃食前之月當大而小一日未朔而以爲朔一曰故食在二日昭三十四文公二十公羊謂失之前者朔在前何休謂二日食是也日朔並不書者二昭三十四文公二十而大一日踰朔而以爲朔故食在晦日昭三十四文公二十之後者朔在後何休謂晦日食是也二日食則二日爲朔晦日食則晦日爲朔而歷不以爲朔昭三十四文公二十故史不得書朔也二日食尚是此月之日故史得書日晦日食并非此月之日故史不得書日也凡此皆司歷之過故左氏曰官失之獨桓十七年十月朔日食食在朔而不書日非司歷之過蓋舊史闕遺莫得而考也趙子常不從穀梁而獨取其夜食之說昭三十四文公二十證此經謂食時日未出故不書日豈知食必在朔亦既夜食足知夜已合朔周人以夜半爲朔合朔卽屬是日矣豈得以日未出岐之至襄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四年而再頻食歷法所必無此出一史官之記載由其怠慢食時失記從後追憶疑其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所謂疑以傳疑也傳註未

春秋左傳卷一

三

言其闕失。闕謂不書日失謂再頻食而杜氏于隱三年之不朔據已
長歷所推而指爲史失則明與左氏官失相違矣。

而杜氏于隱三年之不朔據已
則明與左氏官失相違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子爲天下共主諸侯雖君國子民天子視之則臣也故生則六年一朝以行其敬沒則弔喪會葬以致其哀所謂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於崩時尤重稽之于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此王朝赴告之稱也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三年此諸侯爲天子之服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諸侯會葬之文也旣行弔贈因見新君所謂送往事居臣道不當如是乎先儒說諸侯親往多援顧命爲據考成王崩于乙丑癸酉康王定位相

學春秋隨筆卷十

事

距僅九日五服羣辟豈能聞赴並集意是歲適當入覲故諸侯多在召畢二公得率之以見如曰聞赴而來則封域有遠邇計至有先後道有險易行有疾徐斷不能羣集于九日之前也王崩雖同而事體各異奔喪自有定制奚必援此爲據哉維記列國之喪乎含禭順臨皆備諸侯相爲且然況天子乎隱公于平王之崩若爲弗聞至使王臣責賻求賻之求責也比事以觀無王之罪不勝誅矣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聲子也君之母氏故曰君氏公穀敗尹氏以爲讓世卿夫世卿專政妨賢病國固所當讓然周至東遷政在諸

侯天子唯存祭號禮樂征伐若無所預故王臣之世不足議春秋所議者列國之世卿而已雖然亦未嘗頌言之也祇惟因其事著其人令學者原始而要終屬辭而比事世卿之議隱然自得於言外所謂以不議議之也卽如我魯公子方書矣而季孫之行父也宿也意如也斯也屢書不一公子慶父書矣公子牙書矣而仲孫之敖也蔑也速也羯也褻也何忌也叔孫之茲也得臣也豹也嬀也不敢也州仇也亦屢書而不一書此非世卿而何卽是以推而齊之國高陳鮑晉之六卿宋之華向衛之孫甯皆可得而知之矣所謂以不議議之也故無論此經實君氏非尹氏卽以爲尹氏亦不過從赴而

學春秋隨筆卷

南

書與王子虎劉卷等耳豈有譏世卿意哉穀梁又以爲天子崩爲魯主果爾是魯盡禮于周矣求賻胡爲乎來哉問無異事而猶不之知惡在其明經也故吾確從左氏爲君氏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卒書名。左氏謂同盟赴以名。陸文通非之。以爲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安忍稱君名。禮載赴詞云。寡君不祿而已。其言是也。但謂會同會盟。知其名。故死時書之。則春秋書外諸侯之卒。凡百二十有四。未同盟者五十。二而不書名者僅九。彼四十三人之不同盟而書名者。又何以稱焉。愚以爲國君卒而赴諸侯。固告舊君之終。

兼亦稱嗣君之始隱七年左氏云告終稱嗣是也既云稱嗣則嗣君之名即告于此時列國遂已識之故於其卒也得書名于策固非由死時赴名亦非藉盟會乃知名也於何徵之昭元年楚圍弒君赴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圉爲長觀此則知告終之後列國必詢其嗣使者即稱名以對必然無疑也然則九人何以不名考春秋前後不名者滕三杞薛宿各一皆小國也秦三遠國也以小以遠舊史畧之春秋不得而增也或曰告終時失稱魯不知也

四年 衛州吁弒其君完

春秋弒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

學春秋隨筆卷一

左

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即弒父弒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僭類將不利于君必飾君之惡張已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真可弒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降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希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噫於弒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是乎然則何以稱人稱國曰稱人者以徵者告也稱國者不告其人也此足以見元惡之專

恣制國人以威使不敢以實告也雖然春秋從赴而書將令學者討求其實則書人之宋鮑庚與齊國之晉書偃晉僕吳光其罪且浮于稱名氏者矣唯齊商人弒君自立其當討無疑然猶曰弒其君者恨其國之不早既以爲君而後弒之也薛比事無聞當闕○春秋書弒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莊七年傳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襄二十一年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

學春秋隨筆卷一

左

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弒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弒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傳春秋而獲存左傳晉乘楚檣杙論春秋而幸及指孟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杙之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顧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晉之弒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與必不書人書偃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學春秋隨筆卷一

七

學春秋隨筆卷一

木

1

2—

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此相於之禮無往不來有
施必報不以國之大小彊弱論也儀禮著諸侯聘禮甚
詳大要欲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俾民作讓而聯姻舅
之情篤兄弟之好大字小小事大之意卽寓其中也春
秋時衆暴強陵就魯而言大國有聘無朝聘魯者唯齊
晉宋衛陳奔
秦楚諸大國魯往聘者小國有朝無聘齊滕杞薛紀而
亦多大國小國間及之國有朝無聘齊滕杞薛紀而
其來往者皆緣一時私情喜懼無報施之道卽當時列
國大夫所述或云三歲而聘昭三年鄭
子大叔云或云歲聘以志
業昭十三年
晉叔向云或云諸侯卽位小國朝而大國聘襄元
年傳皆
各以其意爲辭非復邦交舊典矣列國聘魯書來聘魯
聘列國但書如內外之辭也

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先儒據之以爲天子聘諸侯之禮今考大宗伯及行人此文皆上連朝宗覲遇會同鄭註六者就王見諸侯言下承殷頤聘頤就王見諸侯之使言實指王見諸侯與見諸侯使爲文則時聘謂諸侯聘天子非天子聘諸侯也穀梁傳云聘諸侯非正其言良是然而天子使諸侯亦有之矣大行人又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是也不曰聘而曰問尊卑之別也儀禮所載聘禮邦交之聘也王使下問其儀無考然觀襄王賜齊桓胙雖有後命猶下拜拜于堂下登受升堂受推此于王問當畧如之何休云北面稱臣受之于大廟所以尊王命是也東遷王室旣

卑害禮傷尊聘問下同列國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衰
凡伯周卿尊視諸侯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戎起
大衆伐其師而執之與鄭伯伐取宋蔡衛三師于戴相
似在九彼主取師故書伐取此主執凡伯故書伐以歸
不言執言以歸殊王臣也諸家多言一人而曰伐若凡
伯止一人踽踽獨行何何夢夢也

朝禮有二有相見之朝則天子諸侯曰視朝路門外之治朝也王漢謂之內朝對庫門外之外朝言也文王世子與羣臣相見是也在周禮則司士掌之有朝覲之朝則諸侯六年一朝天子是也周書六年五服一朝在儀禮則覲禮詳之朝覲之

朝王當依南面立廟中戶諸侯北面再拜稽首義主于
敬也相見之朝王當宁南面立門屏諸臣東西北面司
云三公北面孤東相揖而退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
向卿大夫西面相揖而退以其等族與士旁三揖義
主于交也易曰上交故覲禮唯行于王而朝禮通于上下
君臣相見曰朝賓主相見亦得言朝大行人言邦交所
以有殷相聘世相朝之制也聘使卿行朝則君親行聘
受之于廟主君接以賓禮朝禮雖無攷然其受之于廟
而主賓交好論語邦君爲益無疑也東遷諸侯彊大兼
并小弱困敝故小國朝大國大國朝盟主而伯國又設
彊令以煩諸侯故有謂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者文襄之
伯令也有謂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者叔向之示威

也而左氏亦謂五年再相朝為古制諸侯即位小國朝之為禮邦交之舊豈其然乎究竟諸國來朝與魯君外如其疏數唯力是視初無一定之準也而要而觀之春秋之始政在諸侯故往來之朝皆成禮春秋之季政在大夫至有朝而不納者矣公如晉至河此又世變之日下聖人之所深慨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不書葬

實弑書薨孔氏以為魯史舊文而夫子因之胡氏以為魯史書弑而夫子削之愚取晉史書趙盾弑君齊史書崔杼弑君參考知胡氏之言為當何則人之惡惡一也史之直筆同也安有齊晉史然而魯史獨不然乎但當

學春秋隨筆卷一

王

日暈使賊公于寤氏桓立而討之史官不審安知不直書為氏慶父使卜齋賊閔史官不察安知不直書卜齋夫子修春秋至此不禁掩卷歎慨焉長歎既痛心先君之不考其終更切齒亂賊之不得其實欲仍書弑而有所不忍欲正亂賊而舊史無之遂特筆書曰公薨公薨必地而隱閔不地公薨必葬而隱閔不葬令讀者駭其獨異深求其故以知其實且也慶父之賊易定也肇構二君而桓利隱禍權首從以求書法不得誅暈而縱桓此又筆削之際所當廻翔重愼者不若諱之為安也唯桓立之日聲討暈逆如叔孫之戮豎牛其罪庶可未減而不能也此所以為千古之罪人與

君弑不書葬公穀以為不討賊左氏以為不成喪愚按之經傳彼謂不討賊者蓋見衛桓之葬以州吁既殺齊襄之葬以無知既殺陳靈之葬以夏徵舒既殺是固然矣獨何以處魯桓蔡景許悼之賊未討而書葬者乎公穀于魯桓之葬則以為為難在外也不責踰國而討也於蔡景之葬則以為為君子辭也不使父失民于子也於許悼之葬則以為為君子之赦止也嗚呼君父遇弑臣子討賊以異地而可免以父子而可恕蔡許二君皆世子所弑是春秋寬亂賊之塗而禮經所謂君之讎賊父與所謂寢苦枕干弗與共戴天之文皆為虛設矣是豈聖人之意乎故書葬者果皆賊既討則不書者可言不討賊書葬者不

學春秋隨筆卷一

王

皆賊既討則不書者斷非不討賊然則奈何曰左氏不成喪是也就魯言之隱生為攝主其弑也不以君禮成喪也可知閔生八年而立立甫二年遇弑國亂誰復成幼君之喪者就他國言之春秋書外弑君二十四其書葬者五衛桓葬于宣齊襄葬于桓陳靈葬于成皆成禮而諸侯會之也春秋外諸侯葬魯會則書蔡景即葬于般子許悼葬于斯亦成禮而諸侯會之也其無論成喪與否皆不書葬者六吳夷昧僚楚額庚以僭王也莒庶其密州終春秋無書以即夷也傳云莒其不書葬傳明著其不成喪者五齊懿則納諸竹中也鄭靈則改葬諡于七年之後也宣四年見弑至十年鄭人討幽公之亂斷晉厲則葬于子家之族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晉厲則葬于

翼東門外以車一乘也齊莊則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
蹕不以兵甲也齊茶則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冒淳也
餘八君考其嗣世如宋馮之于殤晉惠之于卓齊商人
之于舍宋鮑之于昭衛衍之于剽皆寇讎不啻其肯成
其喪者乎推此卽宋御說之于閔晉黑臀之于靈薛惠
之于比其不成喪亦可知矣蓋成喪則諸侯會葬不成
喪則諸侯不會葬會葬則書不葬則不書理固昭然
無可疑者若夫討賊之義卽見于見弑之時君既弑矣
繼弑有書如殺州吁殺無知殺夏徵舒卽知賊既討無
之卽知賊未討又何必寓此意于不書葬之中哉

尊隆早已歲
孫福重扶正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閔公弑而僖公不書卽位見其有不忍而削之也隱公
弑而桓公書卽位見其無不忍而筆之也子般弑而閔
公不書卽位子惡弑而宣公書卽位其義亦如之削之
卽知弑由于賊筆之削之則知公議嚴之法是卽鈇
鉞之誅也然則桓宣之書卽位何以異於文成襄昭哀
五公之書卽位曰僖宣成襄定得正其終書葬則文成
襄昭哀之書卽位爲正其始矣隱公子惡不正其終則
桓宣之書卽位不正其始矣比事自明奚煩多辨哉

哀公卽位亦非禮說見隱元年
此云正始就非禮中對爲得正耳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自宋殤卽位馮出居鄭殤惑于除害之言隱四年衛州
君若伐鄭與鄭爲仇七年之中自隱四年伐鄭者三入
以除君害與鄭爲仇七年之中自隱四年伐鄭者三入
鄭者一圖取邑者一志在除馮也鄭亦伐宋者再取邑
者二取師防取師者一志在爲馮也至是殤弑而馮立
矣是舉也賊雖由督其謀實鄭莊與馮陰啟之略督以
相宋俾之假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以爲離督恃有外
援遂肆其毒而無忌於何知之于下稷之會知之說見

滕子來朝

春秋諸侯始稱侯而後稱子者滕也始稱侯而後稱伯

五大閱六年大雩天之罔上遠狩四年焚正年之非制
行於外者輔鄭突突以庶而盟會戰伐無虛日十一年
于夫鍾于闕十二年會宋公盟于穀武會于處十三年
為突求平也宋公辭平遂與鄭突盟武會于處十三年
三年復會紀鄭及齊宋衛燕戰復與突會謀衛朝罪天
曹人子突救衛六年會諸侯伐鄭以救突會謀衛朝罪天
王人子突救衛六年會諸侯伐鄭以救突會謀衛朝罪天
之盟託言平齊凡皆無王之顯顯者春秋于此欲明著
紀實謀納胡也
之而均吾先君有所不可欲不著之大義斯晦亦所
未安爰寓意于春月無王而桓自無所逃其責傳所謂
微而顯者此也然而十年書王者十為數之終王不可
以終無也王不可以終無春秋為天下而書王不謂桓
有王也十八年書王者車中之拉幹足酬齊氏之僇月

學春秋隨筆卷二

四

筆削至此甚有所不忍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
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卿逆女常事書之何也病桓之德聲奉已忘其為賊專
任使而勿貳也嘻使與弑之人逆女而所逆之女即殺
身之人其氣類若默有感召然者孰謂非天道乎考魯
之夫人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十四年夏二
言桓始娶于齊蓋桓弑君而立自反不續求大援莫如
齊齊始得魯為姻親送女以臨之桓遂親會以承之夫
人于此已有驕蹇難制之勢故其書至也與夫人歸寧
而還者無以異文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其十八年漂水

之行男女相濟申繻雖諫而不能止也禍機已伏于此矣

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無秋冬

桓公篇闕文凡五四年七年之闕秋冬也五年正月甲
戌下闕所繫事也趙伯新謂脫陳伯及齊侯宋公衛人燕人戰闕地也十四年夏五闕
月也蓋自桓至哀已二百餘年簡牘所遺久而爛脫夫
子修春秋不敢以已意增之蓋其慎也其於莊二十二
年之夏五月春秋竟時無事則書首月此年夏無事莊
二十四年之郭公下當有事先儒以為郭亡亦如之即
近而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卒之不書閏寅書十二月明

學春秋隨筆卷三

五

乙未楚子辛乙未距甲寅四十昭十年之不書冬三十
一年黑肱之不書邾左傳邾黑肱更近而定六年之仲
孫忌何字上十四年之無冬亦無不如之胡文定於此
四年七年無秋冬謂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桓弑君
當討而天王反聘是無刑也故去其秋冬夫不當賞而
賞即指與當刑而不刑同失天王不討當去秋冬天王
濫聘亦宜并去春夏矣有是理乎且其朝聘適來於夏
耳使來於春或來於秋冬將謂夫子亦去二時乎嘻胡
氏之言乃文人之巧思非明經之正義也
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是役也鄭莊之罪不容于死所不待言在桓王亦失之

程遠故王者舉事必權緩急謀萬全乃可以懷諸侯威天下非是則王靈衰矣桓王之立於茲十三年他諸侯不具論就魯而言隱於平王喪不聘不葬且終身不朝不聘罪宜討也而反再聘之七年九月前執其立五年未聞一朝一聘罪宜誅也而亦再聘之五年仍執之就鄭而言莊初與王交惡四年然踰二年而即朝王六年又二年復以齊人朝八年是猶修臣節也繼入為王左卿士九年則常在王所也至是以奪政不朝按以六年之期五期一不朝耳一不朝則貶其爵奈何其遠與師與師不於魯逆之魯執宋馮而于一不朝之鄭鄭莊陰斃于母子口弟尚多餘憾指克豈知君臣大義

學春秋隨筆卷二

六

者肯安然受之乎且天子討而不伐謂命之方伯而已不往也今乃親帥師以行從之者唯三弱國勢渙而力不支以與役許不測之鄭莊為敵奚待旂動而鼓始知王卒之必敗噫自是而王靈益不振矣自是而諸侯益張伯者興矣皆由桓王舉事不能權緩急謀萬全以至此也春秋書法雖曰尊王而筆削之際蓋不勝感慨云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書子同生雖因舉以人子之禮其實以著莊公之年見其嗣位之初以童稚受蔽於母而不知有父之仇動輒見制逮既長而亦不能以禮防閑也故書子同生於前所以甚文姜於後也

十一年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突歸而忽出忽之出由乎突也突出而忽復歸五年突之出非由乎忽也忽嗣位葬莊公矣何以不稱子通後復歸文見之也復歸稱世子不得謂出奔時非世子也嗣位矣何以不稱鄭伯而稱世子稱鄭伯則不見其為適長而突之篡隱稱世子則見突為庶孽而篡奪愈明篡奪既明雖生死皆稱鄭伯是盜賊之歸而已矣歸復歸入復入善惡難以例拘宜就事觀之

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乙亥後壬申三日則災時當致齊祭是無不出廩若以為災餘則色臭已變豈可薦馨魯人終焉必不至此但

學春秋隨筆卷二

七

嘗為秋祭八月乃夏之六月禮未嘗嘗不災固宜緩有災益宜緩宜緩不緩則非矣書八月壬申御廩災記災也書乙亥嘗記不時也分觀合觀義乃益見

十有五年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即鄭莊城之以寘子元者也申無字有言鄭京櫟實殺曼伯昭十一年則突入櫟後復并得京京櫟並大邑突據之勢益強鄭遂日削矣又突才狡猾遠過忽庶儀忽庶儀雖君鄭視突敵國不啻岌岌焉自保不暇唯祭則寡人而已邦交不及赴告不通故忽不見其終庶儀并不著其始突則始入而即有諸侯之助明年會齊桓會盟終則與齊桓會盟莊十四年會于納突也繼復與齊陳遇莊十四年終則與齊桓會盟莊十四年會于

十六年同盟于南有裏言之臣多外援之力於以入國
時曰翁難然而春秋不書入國者以突于忽則為篡於
盛儀則為爭盛儀無一見于經則突之入國不足志也

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按齊詩南山序襄公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史記亦曰魯
桓夫人襄公女弟也夫人歸魯在桓三年襄為夫人兄
則此時亦應授室何為遲之十七年後乃娶王姬且齊
傳之卒在桓十四年必無當其身女嫁已一終一十二年
而女之兄尚不為之娶婦之理吾以莊元年王姬歸齊
論之知齊襄乃夫人弟詩序與史記誤也又夫人歸魯
後經傳不言如齊齊襄亦未嘗來魯則其鳥獸行亦始
自濊行故魯桓知而誦之而不謂遂貽殺身之禍也襄
之敢于行殺者魯弱素玩而同即吾甥幼無能為不足
忌也然則同非吾子之誣又胡為乎來哉

學春秋隨筆卷二

八

學春秋隨筆卷二終

學春秋隨筆卷三

四明萬斯大克宗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內諱奔曰孫此如也非奔也何以書孫特筆以甚文姜
也諸兒鳥獸行而賤魯桓桓請討彭生以桓喪歸夫人
亦隨喪而至既而恐魯人多口因思與諸兒為難魯之
謀使魯人相忘于齊而已得安意肆志而無忌故諸兒
之乞昏王室強魯為中且請追命魯桓以慰魯臣民之
意皆夫人此行為之畫也人情怨仇難于初合自王姬
一歸與齊聯就而後此之會狩會師五年公會伐齊
八年及魯君臣果與相忘夫人遂得託國計以遂其姦
而會而享而如師或問歲一行或一歲再出莊公始則
幼懦無知不能逆制道積久勢成欲中斷而無從矣嗚
呼可不哀哉聖人修春秋至此以為君父大懟使魯人
始終不明復讎之義者皆夫人以術愚之又夫人類出
實類淫奔奔不可書亦不勝書故誅其始行特書為孫
與負罪竄逐者同稱而後夫人與弑之情縱姦之惡昭
然于屬辭比事間矣不稱姜氏者絕其族屬言非人類
也先儒謂魯人責之果誰責之邪姜實視顏忍恥豈憚
魯人之責邪且果責而奔何以未久即還邪二年出食
三年秋紀季以鄫入于齊

紀侯大侯大紀庸庸開無能不能強於為善自邢郡郡既遷

莊元 國勢日蹙季知不可為遂不自君命以鄰入齊求
為附庸春秋不書為叛者以其事雖自專而先祀不失
可以存紀之一殺非以地奉敵者比也然而書以書入
詞氣之間隱著其自專之意雖非其絕豈有顯復明年
去國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蓋紀侯至此無可
如何季雖在齊不能止齊之不入乃以讓國與季為名
而已則潔身以去其實去國之後齊即據之而季之所
有者僅一鄰也然則紀侯始焉不能制季後遂因以為
名先儒乃謂分國與季使之入齊此不察當時事情亦
不善求書法者也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春秋左傳卷三

二

魯莊以桓六年生至嗣位年十四童稚無知未能獨斷
上倚乎母母雖姦惡其智術足以籠其子又宜淫一事
其初年亦或未知車中拉幹亦謂竟出彭生而非諸兒
之毒也且莊公技勇雖長而天性未摯知彭生既討直
謂無可更仇故嘗與齊侯共事而不顧聖人於此蓋甚
憫其始之無知而馴至後來之不振且甚疾諸兒之淫
兇既殺其父而又愚弄其子也故于此諱齊稱人而五
年伐衛同之八年圍鄭則內外並諱稱師若公與諸兒
終始不相見然者嗚呼於忘讎之中示復讎之義斯誠
游夏所不能贊者與

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子糾小白古今不決之疑有二其一或以為僖公子或
以為襄公子也按齊襄取王姬在莊元年冬不數月乃
卒即勝妾有子距今八年亦未成人而小白入國已知
任管仲圖伯功踰二年亦取王姬其為僖公子無疑也
或以糾為兄小白為弟或以糾為弟小白為兄也按經
文書糾為子子以嗣君之稱矣子以嗣君之稱則糾為
兄矣或乃以公穀經文糾糾無子字為疑不思殺糾之
經公穀不已稱子乎由後推前不得為納時之非子也
故公羊於糾曰貴宜為君於小白曰篡穀梁于小白曰
不讓曰惡之以傳證經知糾糾不稱子之為闕文而左
經為可據矣吾獨怪諸儒之于公穀經則從之而傳則

《春秋左傳卷三

三

背之何其蔽也荀卿有言桓公內行則殺兄而爭國荀
與公穀竝周人其言必可信故史記序襄公之弟先糾
後白亦以子糾為兄而三家註疏亦初無異說獨薄昭
與淮南書有齊桓殺弟之言朱子謂趙子常云時漢文
於淮南為兄昭故避兄而言弟說者不察乃據之以說
經盡翻前人傳註此吾之所不解也或曰如子言糾兄
桓弟則管仲不死糾難夫子何以不責之而反予之曰
仲佐桓立功彼當時及後世夫子節取焉於其死生之
節姑置弗論至糾桓之為兄為弟更未暇及也抑管仲
生平知功名不知節義故甘心囚虜心術已廢縱一時
建豎可觀揆之王道遺譏器小以是知不死子糾非聖

人所許必通前後論仲語參觀糾兄桓弟正合斯旨○
納糾一事他國可魯必不可魯他公可莊公必不可糾
僖子也諸兒弑讎釋矣何以不可曰九世復讎雖不可
信然而孝子見似目瞿聞名心瞿父弑于齊何如隱側
有目見齊人耳聞齊事而此中不驟然負痛如不欲生
者乎讎方死而遺忘之何其忍也為莊公者較之諸兒
尚在其寢苦枕干之念或可寢平要當絕弗與通以致
其終天之恨奈何因其喪亂欲為之安定其國家而圖
其後嗣也在莊公子諸兒在日蚤已相忘此舉固無足
怪春秋之義以為公可伐齊不可以納糾而伐齊糾雖
可納不可忘讎而納故書伐齊納糾以病公糾書子以

學春秋隨筆卷三

四

明正糾正則小白之入為甚明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
取子糾殺之

公以夏伐齊至八月而戰歷月踰時老師費財殃民辱
國而所納之子非惟不克納且畏其威而殺之噫春秋
戰多不義今與讎國戰而非為復讎益為不義之尤者
雖勝不足多而況至大崩乎公無以自立于人世矣糾
畏難而來反至見殺文承敗績一若齊人就我師中取
之以去而非使我殺之者雖以著齊人之惡亦為魯諱
恥且存國體也然而與戰異月又未嘗不昭然矣

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諸兒既死說者謂莊公于齊桓可以忘讎非春秋之旨
也何以知之于書王姬歸齊知之蓋王姬下嫁不獨莊
公時有之魯主王姬婚亦不獨莊公時有之而獨莊公
之經兩書王姬歸于齊者惡主讎婚也夫讎人雖有存
歿怨慈雖有淺深孝子痛父之懷不以久近而中變吾
父見弑于齊可及吾身而再主其婚乎雖然同一王姬
之歸而前此單伯送女築館于外書之不服其詳此僅
一書歸者豈因前可以見後抑亦讎有淺深故書之有
詳畧與

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北杏之會

在是諸侯多從齊齊更滅遂胙六公與桓盟

學春秋隨筆卷三

五

蓋有懼心焉公之忘讎而與齊同事數矣於此盟何尤
第揆以仁人孝子之衷當有惻然難安者先儒猥援敵
惠敵怨不在後嗣之言謂齊魯可平噫怨之與讎可同
日語乎怨者一時之嫌讎者沒身之痛公之于齊讎也
非怨也讎無時而可通說范讎而可通是天下有無父
之人矣然而春秋不沒齊侯者以公素已忘讎桓非襄
僂會盟已非不必沒齊侯也或曰齊桓圖伯公不從且
病國奈何曰念及父讎身可捐國可滅齊不可通也且
我能自強諸侯將我服齊雖大奚懼焉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夏齊人殲于遂 秋
鄭詹自齊逃來

鄭厲以十四年入國鄆之二會十四年冬宋鄭皆與乃齊宋一伐鄆而鄭遽侵宋者必鄆背宋而卽鄭也自是而齊宋伐之荆亦伐之南北交攻然鄭不敢不卽齊也故同盟于幽十六年冬乃冬方同盟明年春卽執其臣豈鄭介居大國之間從于強令陽服齊而陰附楚乎考齊桓自入國以來屢以兵威脅制諸侯故魯宋鄭皆見伐而譚遂皆見滅其北杏二鄆及幽之盟皆十六年以前未嘗不以兵車也迨至遂戍盡殲始怵然于諸侯之未可力制故潛逸鄭詹不復深責十餘年間兵雖少試亦稍戢矣論語稱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蓋自二十七年幽之會始而檀元而貳年而陽穀年而首止年而甯母年而洮年

學春秋隨筆卷三

木

而葵正九年而鹹年凡九會不以兵車伯業遂成非由遂人洩憤一穢默有以警告之乎噫以兵車而諸侯未必從不以兵車而諸侯未必不從故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沈存中云春秋日食三十六後世歷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一行得二十七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某以問吾師梨洲先生先生荅曰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壬子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

能合耳豈前史誤哉某按先生云此年二月有閏是以歷法精求得之通考春秋時置閏多在歲終文元年傳三月也蓋歷法古疎今密按以密率是年當閏二月在當時之歷恐在去年歲終也說詳文六年

十有九年 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自諸兒既殺入踰七年乃一如齊十五其姦與非姦不可知然兄弟無歸寧之禮直書而失已見自此不更如齊亦見桓公能制以禮不令如前肆志矣今而頻年如莒豈不得志于齊者更欲得志于莒乎按姜以桓三年歸魯至此已三十五年五十餘矣淫穢之性老而不衰天之所以報魯耽者至矣可不畏哉

學春秋隨筆卷三

七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是役也說者謂討受鄆詹按詹逃在十七年已踰二年豈至是始討乎蓋公自柯盟後至此七年未嘗與齊桓同事幽之盟則使微者行鄆之盟則結滕遂事當時諸侯從齊者衆詹爲望國公之不往桓之病也故以宋陳來伐西鄙亦不深入聊爲儆告之師自是公遂求昏與齊合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眚可也肆大眚不可也此必文姜遺命蓋其生前淫惡彰聞將死言善因縱赦罪人冀人懷其德而忘其醜也豈知非常之赦宥及太慈而善人更罹其毒究竟何

解于身後之名哉。噫。姜雖有命。亦亂命也。公遂從之。過矣。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生於桓六年。至是已三十五歲。始圖婚于齊。說者謂文姜制之。令必娶齊女。而齊女待年。故遲遲爾。此不近人情之論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文姜縱淫惡。娶婦抱孫。豈遂無情。斷無子年踰壯。禁無他娶。而必娶齊女之理。然則公何以至是。圖婚曰。前此有孟任為夫人也。孟任與公割臂而盟。許為夫人。已生子般。公不得背之。而更娶。至是必孟任已卒。內主無人。故更圖婚于齊也。孟任既為夫人。經何以不書卒。葬曰孟任。之合幾與奔同。雖夫人而非夫人。魯史書之。而夫子削之以明夫婦之倫。人道之始。不可以苟合也。若夫離女之不當婚。居喪之不當納幣。納幣之不當親行。親文即見其非不必多為之說也。

二十有八年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無麥禾則饑饉。而告糴宜也。葵止之會。壹明天子之禁。有曰毋過糴。是饑而告糴禮之常也。公穀皆譏國無蓄聚。一年不熟。告糴為不正。不稱公使為私行。夫國無蓄聚。此其平時之過。就事而論。歲已饑矣。不外糴何以救民。故臧孫此行。謂之急病可也。若以為不正。則不當告糴。不告糴則必坐視斯民轉溝壑而莫恤也。君子之為。

國固宜爾乎。又通攷春秋魯臣出使。第言如無有書公使者。乃獨於辰之告糴。以不書公使。謂譏其私行。不知其何說也。然則譏魯無蓄聚。當于書無麥。天見之不當。以病臧孫也。

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之卒。卒于鄆也。而春秋志其卒葬。凡紀紀之猶存。明紀季之非叛也。然則何以不繫鄆而繫紀。紀封國也。鄆紀邑也。紀亡鄆存。而猶繫之紀。鄆存則紀存也。叔姬卒葬書而紀季之卒葬不書。叔姬吾女也。紀季紀侯弟。非王命所封。例固不得而書也。

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學春秋隨筆卷三

九

內女為諸侯夫人。生稱字。卒稱字。葬則稱諡。如宋共姬是也。宋共姬卒葬紀伯姬叔姬之葬何以不諡伯姬葬于齊侯。在莊四年紀無入為諡。叔姬卒于鄆。雖紀季尚存。以微邑僅存其祀而已。不敢如成國諡其夫人。故並依生卒時書字。亦所以憫之也。

學春秋隨筆卷三終

尊福重

學春秋隨筆卷四

四明萬斯大克宗

閔公元年季子來歸

說者以季子來歸爲國人喜之夫國人之喜之者爲其能靖內難輔幼君也然究竟不能忘哀姜慶父之逆謀而閔公踰年卒見弒則亦安知有季子乎此無他季子得成風之事心屬僖公於閔公之弒雖非其所願而亦不力爲之捍者二心故也迨僖公既立敗莒于鄆而受汶陽田及費自是魯政世由于季勢成而不可返故朱子謂友爲魯國之賊而季子來歸一書乃聖人著季氏專國爲禍之基洵千古隻眼也觀其酈叔牙而許爲立

學春秋隨筆卷四

冬齊仲孫來

魯慶父弒君齊桓爲伯主救患討罪其責也乃慶父如齊在去任其往反一不之問謂非容奸得乎仲孫之來魯人必望之而喜以爲除賊臣寧禍亂將在此矣孰意其來爲覲國一無所事自是而淫母賊臣益恣無忌表

裏煽毒未幾而閔公弒矣然則仲孫此來非惟失魯人之望抑又滋魯國之危噫伯主之所爲如此其何以服天下春秋氏而不名者蓋亦因魯人始望之情而其卽是以爲譏者亦比事以觀而自見也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凡祭皆吉禮不獨禘也此獨言吉禘者喪未諱未可以吉也按王制祭統並云天子四時之祭春禘夏禘秋嘗冬烝王制兼諸侯言蓋從周未諱禘爲文其非也王制漢文時博士制六經中禘爲之三代典禮于此可見一二及諸禮者亦偶未擇耳先儒言禘多本禘嘗信皆四祭中唯禘特大迎始嘗烝止祭有廟之祖則上廟之祖故又曰大事文二年經書大廟是也王制天子值禘禘

學春秋隨筆卷四

禘祫嘗禘烝凡羣廟合祭曰祫非禘三祫中唯禘特大故又曰大祫文二年公羊傳云大祫禘止上追祖所自出而不及羣廟與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之說皆不本於經不足據也愚于學禮質疑諸侯則春秋嘗冬烝名與天子同夏祭則名祠與天子異故禮曰不王不禘天保詩有云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詩作于武王時故云爾及周成王制禮作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始定以禘祫烝嘗爲諸侯四時之祭東遷諸侯僭踰魯晉皆行禘及其既也用其禮於羣廟則益非矣○先儒謂三年喪畢必禘于大廟致新死者之主而審諦昭穆其言是也蓋新死之主初升必備見諸祖唯禘則諸祖畢集烝嘗唯有廟之祖而已故致主必于禘既禘乃歲行

時祭先儒又謂致主禘後三年一禘以爲常因舉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以爲第三禘之證且推此知諸侯即位之二年必第一禘即僖五年必第二禘以合于三年一禘之說噫是惡知僖八年之禘以致夫人書宣八年之有事以仲遂卒猶釋書定八年從祀以陪臣執國命書非謂唯凡八年乃禘六年七年與九年十年皆不禘也其三事皆值八年亦偶然耳設使此三事或有在六年若七年或在九年若十年春秋亦無不書也乃據此而必謂三年一禘抑何謬與○致主用禘天子之禮諸侯致主當于祠祫嘗三祫行之毀廟之合否禮無明文不敢質言也

學春秋隨筆卷四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弑閔公傳言成季以僖公適邾果爾則哀姜慶父誰復追之使奔意季友必以適邾爲名而潛使告難于齊且令人以齊師卽至恐哀姜如楚棄疾之恐比更誑言慶父已討成風復從中持之哀姜倉卒中懼禍遽及且亦信慶父已死兩不相謀踉蹌出走而慶父之內援中失知事無成亦遂出奔季友遂以僖公立之也推尋事蹟應必其然

冬齊高子來盟

時哀姜已孫慶父已奔僖公既立季友當國國勢漸寧矣高子卽不來魯亦必不亡然而齊桓伯主也魯當國

事初定內憂宜恤外患亦宜防彼莒邾微國尚與偃鄆之師明在使伯主不我相親侮我者獨邾莒乎哉故高子此來亦魯人之望也既盟而齊魯合亂益弭國就安是可嘉也不名其以此夫其不書使者書使則當書名書之邾諸桓十年衛孫良夫宣七年之來盟無別而其美不著著此盟之美故不書使以信高子信高子乃所以美齊桓也

學春秋隨筆卷五

四明萬斯大克宗

中國

僖公元年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

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

邢

左傳云諸侯救邢邢人潰山奔師師遂逐狄人其邢器用而遷之若救與遷是一時事據經則救在正月遷在六月相距幾半載且城邢之師即救邢之師書之重詞之復用見齊桓終始急邢而狄之去來倏忽故久次聶北以爲援既知師還狄必斃邢遂相與遷其國而助之城然後邢可安而師可罷是則存邢之功在救與遷而所以得觀其變善其謀使邢得安于無事者非久次不爲功也先儒謂救不言次果春秋之定例乎

學春秋隨筆卷五

十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哀姜通慶父殺二子罪固應誅使不出奔縱未能必得僖公之厚奉或得如穆姜之徙處東宮如欲夫季孟嬖成齊桓亦置之不問矣乃懼禍外孫心畏齊桓意公與成季在邾依之庶得自全豈知至邾而穢行彌昭益甚齊桓之怒彼大義滅親者父不憐其子何有于淫亂之哀姜經書夫人姜氏薨于夷雖爲內諱使若疾終下書齊人以歸使讀者疑之曰魯夫人也胡爲乎齊人以歸也則其非死于疾而死于殺非死于魯人而死于齊人

無不曉然言下矣不亦微而顯乎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氏不稱姜者薨時已見省文從可知亦以別于生稱也凡夫人生時出入皆稱夫人某氏死後則稱諡如聲姜穆姜之類今哀姜薨而欲稱其諡而未葬無之後葬葬欲直稱夫人姜氏又疑與生時無異故去姜字以別之諸譏齊桓胡作責魯僖公讀之說皆非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齊桓公存三亡國謂邢也衛也杞也然邢逼于狄遷夷儀而助之城夷儀固邢地也衛爲狄所入懿公走死文公處漕乃城楚丘而遷之楚丘固衛地也杞病于淮夷

學春秋隨筆卷五

二

諸侯爲之城緣陵緣陵固杞邑也皆實未亡傳謂之存亡國者以其敵國外患瀕於危亡賴桓公復安之也先儒多以專封病桓夫謂之封者必因其功德錫之爵土列于諸侯若周初之封建者也三國爵未絕地尚存伯主以救患分災之義城之而議其專封爲善者懼矣蓋亦考當年事實乎

四年春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夏楚屈完來

盟于師盟于召陵

春秋諸侯莫尚乎五伯五伯莫盛乎齊桓齊桓盟會莫善乎葵丘征討莫高乎伐楚然而孟子所謂摯諸侯以

伐諸侯爲三王之罪人者亦卽在是學者平心順理觀文考義不以功掩罪亦不以罪沒功斯可以定桓文矣是役也功在責包茅服疆楚罪在不討僭王不誅猾夏所以然者不由王命以力假仁自知不足以服人未敢問及乎此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冬十

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濤塗雖誤師不忠于齊未始不忠于其國爲齊桓者察其情而恕之可也卽以爲有罪執而治之亦已矣何至秋以三國伐之冬又以七國侵之因一臣而禍其一國

學春秋隨筆卷五

三

桓于此不大忍乎江黃近楚而來會竟驅之以伐陳務誇遠國之兵威不顧小邦之後患用江黃者適所以滅江黃也噫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讀春秋有無俟詳考傳文卽得當年情事者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何則諸侯之于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夫獨無情而忍于殺之乎是必嬖寵潛謀奪嫡造端媒孽漸使失愛以至於此也愚於申生事有疑焉傳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然則申生之出大不正也大不正而可以爲世子乎又傳云惠公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因知穆

姬申生既生賈君卽撫爲己子申生因是得立而不知其不可也不可以爲世子而以爲世子獻公溺愛之過也以爲世子而又殺世子獻公聽讒之過也然則申生無過乎申生之爲申生也生我者君父立我者君父殺我者君父我知爲子而已奚過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

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

盟

定王世子也或曰是會也不稟王命在世子則無父在諸侯則無君春秋非之或曰是會也雖無王命沮天子廢立之私杜周室將來之亂春秋是之愚以爲皆未得

學春秋隨筆卷五

四

當時情事者也以愛易儲天王雖有其意尚未布之文告見諸施爲世子縱窺知君指亦未敢聲言以告諸侯諸侯卽欲得君情亦未敢明言以會世子且世子朝夕視膳諸侯未入天朝藉非請王命以行世子必不敢擅會諸侯諸侯亦何能私屈世子據左傳云會王世子鄭謀寧周也蓋齊桓去年伐楚責包茅問南征皆尊周之事天王亦應聞之今年此會名曰寧周以世子下臨爲請實欲定世子也天王喜于寧周遂許世子之出世子出而諸侯以殊禮尊之儼然正儲君之位於是天下萬國臣民咸曉然曰此天王之世子也而世子之位定矣春秋以齊桓石尊王之美得善全之道故書及會以與

之鄭伯雖順王私而獲戾於公義也故書逃以罪之

八年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致哀姜主於大廟也曷爲不于喪畢致疑其禮也哀姜疑其禮則不當致而不致故但稱夫人而不曰哀姜若似乎致他夫人而非哀姜然疑其禮故著其疑也先儒有謂禘非合祭但追始祖所自出而配以始祖然則禘不可以致主矣禘不可以致主此何以致夫人乎故當從合祭之言爲是

九年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晉里克殺其君卓

世子申生既殺則奚齊爲世子矣何以不稱世子春秋

之法不得有二世子也嗣君未踰年稱子何以不稱子

五

君在曰世子君薨曰子子卽世子也春秋之法不得有二世子卽不得稱子也不得稱世子不得稱子亦不得稱君故仍繫之先君而曰君之子君之子異于君乎上書晉侯卒此書殺其君之子雖未君而實君也以爲君之子有異于君則是殺其君之子異于弑君也殺君之子異于弑君是奚齊與卓異也春秋一視奚齊卓則殺其君之子與弑君同也

十有四年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十有五年 九月 季姬歸于鄆

此節季姬也前此何以不書歸蓋歸于鄆子爲世子時

公不自主其昏也今來寧何以不書既詳其遇防使朝之事則來寧自見不必書也季姬何以不繫鄆下云及鄆子知爲鄆子夫人也先儒多從二傳謂姬自擇配使來請已此傷風敗類之尤問閭尚不屑爲堂堂魯君之女肯出此乎趙子常云使來請已者謂公怒其不朝而止姬姬使鄆子因朝而請已如此則三傳可通爲一庶于事理無礙或疑明年季姬歸鄆爲始嫁之文獨不見紀叔姬之歸鄆非始嫁亦書乎若以叔姬繫紀季姬不繫鄆爲疑則季姬今年已見明年歸鄆自從省文叔姬則歸鄆不歸紀不繫紀則別一叔姬矣

十有七年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學春秋隨筆卷五

六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齊人公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濟師敗績齊人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

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鄆子會盟于邾 已

西邾人執鄆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 冬會陳人

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一年春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秋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

公以伐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

宋公

二十有二年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冬

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傳于

齊桓牽于內寵子無適立舍無廢之長而屬孝公于宋

襄名雖世子實未厭諸子之心故身沒而爭宋襄與師

納昭考公使齊人殺長立少于桓年考公於義實妨故諸

侯鮮樂從者同役唯曹衛與邾此宋襄之始事也義聲

不立雖欲因之繼伯而諸侯多貳次年曹南之盟僅有

曹邾知衛人之不服矣至秋而又圍曹知曹人又不服

矣又况執滕君用鄆子好行凶德諸侯益離楚人乘之

而起以無忘桓德為名實收諸侯以自附齊之盟修好

雖出陳侯實亦楚人授意蓋陳蔡與鄭素服于楚非楚

授意陳豈能強楚從之自有此盟而齊魯亦從楚矣宋

襄不悟盟鹿上以求諸侯楚雖陽許而竟執于孟蓋孟

會之諸侯無一非楚之從也猶不悛明年復以衛許滕

伐鄭猶不悛復與楚人戰于泓至于傷股而旋卒悲夫

失伯體之重傷中國之威由其傲悖德為謀不臧馴

致孤立無援喪師辱國以至于死也儒者乃至以文王

擬之不亦過乎

二十有四年 夏秋伐鄭 冬天王山居于鄭

按左傳事實王始不聽富辰諫而以狄伐鄭既德狄人

而后其女及子帶與通而替之顏叔遂以狄伐周而王

出其間事需歲月非一時能頓及乃左傳繫狄伐鄭于

夏而王出在八月之前日月過蹙且與經不合及考外

傳則狄伐鄭在今年七年替后王出在明年蓋與經

不合要當以經為斷經書夏秋伐鄭冬天王山居于鄭

夏冬相距可得八九月諸事庶有漸次矣用狄避狄皆

不書不忍書也且為天王諱過也

二十有八年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

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晉文之伯諸侯始此王子虎不書杜謂臨盟不同敵是

也衛侯出奔使叔武受盟則武乃奉使以行至會聽命

可也今經書衛子而定四年視鮑述踐土載書衛武列

魯中蔡甲午間是晉文直以武為君武亦儼然自君矣

衛侯雖奔位猶未絕而更有君是死其君也奚侯或人

之訴始動衛侯之惡乎前驅即不射恐未有以自全也

故春秋之法諸侯殺母弟必斥君而叔武之殺直不書

以為武有自取之道不得專罪衛侯也噫彼叔武者當

傳敵之時獨不思吾當君位吾君反國吾置此身于何

地乎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傳云晉人復之也夫晉既有復衛侯之意奈何以君禮

待叔武叔武雖無覬覦之私其如令尹似君借楚難辭

多口當時元咺奉武以行不能匡武辭列致啟羣疑及

武受禍又不痛自悔恨自武無他顧乃外奔以訴君悖逆不道一至于此然則衛侯無過乎曰叔武罪可無死然非正誼明道友恭素篤者未能心諒其無他衛成中主也彼其懼禍奔亡豈非自作悉出習文私怨衛文公不致此身狼狽東西無告不幸叔武適有此嫌訛言繁興益生疑畏以殺叔武先期入敬犬之矢一若成公道之使然雖非有心不可竟謂之無意也吾之此言特謂武亦有以自取不得專罪衛侯豈謂衛侯無過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學春秋隨筆卷五

九

溫卽河陽也春秋書諸侯之會于溫天王之狩于河陽兩地不相蒙使若會自會而狩自狩蓋所以泯名王之迹而全天子之尊也其狩也左氏公羊皆以爲時田冬禮而後儒多目爲巡狩夫河陽去王畿百餘里天子巡狩當于四岳豈僅至此而已乎然二百四十二年中天王豈無常狩而此獨書者上書會下書朝見王非會朝不狩然會在溫狩在河陽識者知爲一地必且疑諸侯盟會已多王何獨因茲而狩晉侯之名又復隱然言外矣特筆一書尊王抑伯於斯盡見此豈游夏之所能贊者與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

衛

衛侯執而元咺歸則其執由于元咺明矣當時晉文受咺之訴必謂踐土盟次進退唯君殺武茂我也遂執之而窮其獄獨不思臣無訟君之理反縱咺歸而立取咺之心直置其于死地而絕望其生豈非前奉武而不忠今立取以縱武既受其愚矣取之何復蹈之哉

望

三十有一年 四月十郊不從乃免牲猶三

郊者子月日至天子祭天之名也寅月肅穀於上帝不名郊稱諸侯不得行郊東遷後諸侯僭踰僭公乃始行郊禮其言成王曰伯禽受昔假托後遂以爲常故孔子郊禮之詞于子學禮者疑詳之

學春秋隨筆卷五

十

歎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先儒說魯郊不杜預本左傳謂唯行祈穀之郊鄭玄謂魯行日至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十三正郊以周天子子月祭昊天以十二月下辛上正月上辛祭天曰郊然不專主是月以十二月上辛則以二月下王肅謂魯日至祭天寅月辛十三月上辛不吉則止又郊以祈穀馬昭謂魯郊月或用子或用寅愚就春秋詳考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是正月牛死卽不郊而望也使是年牛不死卽正月郊可知正月而郊日至之郊也則鄭玄之言爲是其云轉十三正則因魯郊多慢往往後時見春秋唯書四月五月之郊以示譏無書二月三月者又公穀皆有

上禮四卜非禮之言故為此說耳左傳謂啟蟄而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則直以祈穀為郊不知郊自郊祈穀自祈穀名不相通而郊禮重于祈穀魯君臣不欲有僭郊名雖郊而託言祈穀春秋則據實書郊以明其僭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于郊孟春配以后稷此非魯日至郊之明證歟左傳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此指天子而言天子歲郊不須卜其從否但卜牲日而行之禮云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於廟宮是也其卜牲也擇其毛而卜之見祭必在滌三月帝牛不吉以為稷牛也見郊其卜日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卜中辛不吉經

學春秋隨筆卷五

主

用下辛不更卜也此王禮也魯雖僭郊不敢必祭先卜郊之從否而後卜牲日從則郊不從則止公羊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何休曰天子不卜郊魯以非禮故卜爾此說是也左氏曰牛卜日曰牲是則卜郊既從乃卜牛得牛乃卜日得日則改牛為牲此云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則是先卜牲日而後卜郊故左氏議之曰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劉侍讀謂卜日即是不卜郊無更卜郊之事然則左氏公羊之說皆不可信乎三望據舜典望于山川則公羊謂岱河海者近是或疑河海非魯境內不當祭夫使魯祭所當祭春秋不以為僭而書之矣

補遺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按左傳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據此則惠王實崩于七年經書八年從赴也先儒多據經文謂王朝無秘不發喪之事且云諸侯盟洮已知王崩二月三月襄王已定位不應練而告諸侯又叔帶為惠王愛子無父死經年不知之理疑惠王時大病襄王恐一旦有變故盟于洮以謀之至冬而王崩也若是則傳言舉不足信考外傳晉語云襄王三年而立晉侯也公乃僖之十年也八年而殞于殽晉侯僖之十五年也周語云襄王十三年鄭人入滑僖之二十年也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僖之二十四年也皆與春秋經合從諸所見之年逆溯襄王之元年當在僖之八年嗣君必踰年改元然則惠王崩實在七年傳不誤

學春秋隨筆卷五

主

三十有三年 十有二月 乙巳公薨于小寢 杜氏注云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此年傳末有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此明年葬僖公傳錯簡在此杜氏讀緩以上為句劉侍讀以緩作主為句因議杜氏遷僖公薨月以就葬緩之說為非明年葬僖公傳錯簡在此愚按經傳所書月

日杜氏每以長歷推校或言經誤或言傳誤甚不然之獨是經言誤不可謂非文元年書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此二日也食在二日不從癸亥逆推正月朔非壬辰則癸巳大月分乙巳距壬辰癸巳四十八九日則在十一月明矣所謂以經證經也

傳又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是主因祔廟作也杜氏乃云新死之神祔之于祖新主既立特祀于寢宗廟四時常祀自如其舊然則祔不用主主之作非因祔也鄉嘗疑先儒說禮謂祔祭後主反于寢非喪禮每加以遠之意杜氏此注抑又甚焉近梨洲先生答晉弟季野曰謂祔後反主于寢總緣誤

學春秋隨筆卷五

三

解左傳此條夫言特祀于主似乎主不在廟因有祔已復寢之言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于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于此蓋祔者虞後作主祔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禋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于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礙于吉祭也先生此答不惟傳無疑義於禮解亦瞭然矣

學春秋隨筆卷五終

學春秋隨筆卷六

四明萬斯大克宗

文公元年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僖公薨于去年十一月今年傳有閏三月實七月而葬也故杜注以爲緩而前年葬僖公緩作主之傳讀緩字屬上句以此也不知七月葬之緩明者自見不必明言而既葬卽虞既虞卽作主而祔此必不可緩者乃僖公之主作于明年二月則緩甚而非禮矣傳因葬僖公而言緩作主見作主當于葬後不當在明年也合從劉氏讀爲緩作主若從杜氏葬僖公緩同非禮矣作主不言緩又何以見非禮而并言于此乎

學春秋隨筆卷六

丁

二年春王二月 丁丑作僖公主

據公羊有虞主有練主此作練主也左氏不言有二主主有專一之義不而于葬僖公下卽言緩作主之非當應改作左氏說是乃作者疑其禮而未祔也按諸侯卽是祔主祔主至是乃作者疑其禮而未祔也按諸侯之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孫死則祔祖從其昭穆也魯至隱桓及閔僖皆兄終弟及昭穆難明先儒有謂同昭穆者有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同昭穆者就同昭穆者言之閔公之世高廟孝公爲一穆曾廟惠公爲一昭祖廟隱桓爲二穆兩廟莊公爲二昭閔公既葬祔于桓廟喪畢祔孝遷桓正閔廟于穆次僖公主祭於閔爲兄則閔廟當屬何稱又四廟

乎曰桓去哀九世僖去哀七世其官尚存必親盡毀廟之日祧隱閔之主而桓僖以一本存故災之日言桓官僖官而不及隱閔也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氏以爲合禮蓋以僖公之薨在季年十一月今納幣書冬必十二月喪既畢可圖昏也禮記三年之喪獨不思昏禮有六納幣之先已有納采問名納吉三禮乎縱納幣在十二月其未祥而納采問名使兼行一未禫而納吉斷可知矣安得謂非喪娶乎董子以爲重志深得春秋之旨矣

四年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學春秋隨筆卷六

四

莊公適夫人哀姜淫弑不終僖公爲之祔葬致廟說者多以爲過情不知其過情于適母者蓋爲推崇生母地也故成風之爲夫人不自今日始春秋于其薨也稱夫人于其葬也稱小君雖以著其非古而先君委曲無已之情亦于斯著焉蓋厚于所生雖失之過而聖人亦諒其無他也母以子貴余甚有味乎此言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 王使召伯來

會葬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春秋書王與天王一也特有詳畧耳非以爲褒貶也何則魯史書王事第言王耳夫子修春秋於其事之宜詳者則繫之以天於其事之宜畧者

則不繫之以天莫宜累于命桓公與明葬成風矣然則諸書天者無譏乎東遷之後上替下陵天子之下交于列國者多否而少可往而不來施而無報夫子悉心傷焉而非所以爲譏也然而必務詳之者不詳不足以見諸侯之薄也至于錫桓命厚成風在魯爲榮於周已衰夫子尤傷之畧焉而弗詳可也

六年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歷法以每歲氣盈朔虛之餘日積而爲閏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閏月有節氣無中節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此其大率也春秋時歷法尚疎不問中氣有無皆於歲

學春秋隨筆卷六

五

終置閏見於經者此年及哀五年也見于傳者僖之八年成之十有七年襄之九年昭之二十有二年哀之二十有四年也又襄二十有八年經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隨書乙未楚子辛甲寅距乙未四十二日知是歲終有閏也僖五年傳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知四年歲終有閏也昭元年傳十二月己巳記晉僖事下更有甲辰朔知是歲終之閏朔也獨文元年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閏在三月卽爲非禮則閏在歲終爲禮可知故惟曰閏月不曰閏某月又昭二十年傳七月後有閏以是年二月己丑日南至至不當入二月至日中氣也推移只在丑月知正月乃十九年歲終之閏二月乃正月也歷官

知失因遂妄置傳不言非禮者文元年譏已明也左氏云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歸餘于終者即歸餘日子歲終而成閏月之謂也執後世歷算以推春秋月日考法雖工如不合何

七年 夏四月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襄卒于去年八月至是已九閱月矣此九月之中晉國無君唯趙盾是聽盾初念爲國欲立長君既而威已立勢已成則又利于輔幼以恣行其意故靈公之立雖以穆羸之故實亦趙盾之私願也令狐之師秦直晉曲以詐勝之兵威遂震於是內權既固即外結諸侯至八月遂主扈盟矣嘻盾亦橫矣哉

學春秋隨筆卷六

木

八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是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十五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屬辭以觀即知公子即既殺華孫即代爲司馬華孫來盟踰年而宋弒昭公則知即乃忠于昭公者而孫則公子鮑之黨也孫之來盟乃爲鮑樹援非由君命故不書宋公使左傳乃謂孔叔鍾離印皆昭公之黨噫君臣也而可以黨言乎蓋惑於逆鮑之徒誣佈君惡以成其弒反斥忠君者爲黨豈知聖人于春秋前後再書司馬一忠一賊義自分明邪說豈得而亂之哉

九年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

殺及箕鄭父

晉襄公蒐夷以謀軍帥在六年因先克之言而先狐趙見

年又因陽處父之言而先趙盾在襄公用人亦若虛公無我不幸隨喪在六年而盾以小才薄德立幼自專人不信服處父以是見殺矣狐射姑以是奔矣至是先克先都士穀箕鄭又以是皆見殺矣於是三軍卿帥唯盾所置而會盟征伐唯盾生殺子奪唯盾幼君在其掌握無輔導匡救之功年未成人晉靈以文七年立時方在稍違已意皆趙氏子孫誣佈之詞遂密謀而弒之矣盾下謀經先後書處父諸臣之殺與奔所以著趙盾之專橫積成弒君之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鄭伯來奔

學春秋隨筆卷六

七

左氏謂鄭大子來奔公以諸侯禮逆之故經書鄭伯以理揆之斷無來以大子而逆以諸侯者來以大子逆以大子可矣逆以諸侯知其來以諸侯也蓋鄭人廢長立少朱儒雖不自安猶自以爲當立於其出奔直以君稱外赴魯人不察遂以爲果鄭君也而逆以諸侯之禮更遂因而錄之也不然杞侯來朝魯尚以其不共而卑之且入其國七年肯于出奔之大子而反待以諸侯乎或曰鄭兄弟也或曰利其土也二說者余未信之

十有四年 冬單伯如齊

說者多從公穀以單伯爲魯大夫余謂莊元年十四年凡三書單伯此年復有單伯相距八十餘年必父祖子

孫相繼爲卿者也。魯之世卿無不書卒者。單伯果爲魯卿。何以終春秋無一卒之耶。或曰。單伯若非魯卿。明年何以書至。曰。王子虎劉卷王臣也。何以書卒。同內大夫。乎。以是觀之。春秋內魯尤內周。故凡王臣有事列國書同內大夫。單伯以魯事如齊還而告魯。故書其至無可疑也。

十有五年 夏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慶父殺君奔莒。族宜滅也。而赦復爲卿。教棄命奔莒。世宜絕也。而穀難繼立。魯之僞賞。不以待賢人。而以福淫人。其失政已甚。至是。赦卒于齊。又以其子之故而歸其喪。君之弔贈。且如禮。若非君有弔吾于是歎世卿之日張而魯事之益不可爲也。不言喪至而言齊人歸者。若齊人自歸之本。魯人之所絕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晉靈立于文七年時。方在抱趙盾以是盟諸侯于扈。春秋惡其專廢置君。故諸侯不序。而趙盾不名。書公會諸侯于十四年新城之盟亦趙盾盟諸侯也。諸侯序而趙盾名以從楚之諸侯服諸侯望晉以伯也。此年扈之盟晉靈親會將伐齊討亂。然稱年未請國事實亦趙盾主謀受賂而退與無會同故復畧諸侯不序所以罪盾之不能輔君以義使不得爲盟主也。十七年會扈亦然。試宋識者謂盾志已無君故置弒君不問致魯莒效

尤而起。宣八年未幾而盾自蹈之。宣二年又未幾而鄆歸生蹈之。宣四年弒君之禍未有甚于此時者。皆盾爲之也。

十有六年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不告朔故不視朔。書四不視朔。則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然則告朔之廢。始自何時。蓋自昭公孫齊季孫專魯。然不敢擅行告朔。及昭公卒。定公立。亦遂因而不行。雖不行而羊尚存。使自文公竟廢告朔。豈自此至定哀歷五十六君百數十年而羊尚存乎。唯其廢之未久。故有司供羊如故。子貢目擊前此之告而今之不告也。遂憤然欲去之耳。

學春秋隨筆卷六

九

學春秋隨筆卷六終

學春秋隨筆卷六終

學春秋隨筆卷七

四明萬斯大克宗學

宣公元年 夏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亦曰蔡謂驅之遠地羈使無去考之禹貢蔡在要服

外二百里五百里周之五服大畧相同周官

那篇外云侯六年立同也則禮鐵方要服戎翟荒服肩假禹貢作

大行人竝言九服不可從是則流放罪人固有定之

地非以意爲遠近也放有一定之地則諸侯令非所及

非如斧者之非以壬其之也今晉故子甲父千有星

見手奴奔要之得伯其明之也今晷放晷甲夕于徹是

學壽以隨筆卷七

夫也。晉秦河曲之戰，有甲趙穿呼軍門，趙盾之專橫一

至於是以公羊以爲近正而取三年時放爲言失三年時

放詔三諫不從而去者待君命以爲去置

以罪放者則有去無留義固殊也且待放而去亦任

其所之豈如罪放者之有定所哉。

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晉靈卽位十四年矣未離幼志傳所云彫牆彈人不過

少年兒戲卽宰夫之殺亦出一時之暴趙盾爲正卿引

君當道使志于仁。乃其職也。一旦君臣相惡。遽謀弑逆。

何其忍乎大抵靈公爲人躁妄未嫻師保之訓長而漸

豈不堪趙盾之專因欲殺之盾知身在必不相容而大

權久握不容中失遂萌逆節已僞亡而竄行事陽收其實而陰避其名豈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早爲董狐兩語斷定左氏惑于邪說乃托仲尼之言以賢趙盾嗟乎弑君者爲賢將何者而後爲不賢乎蓋左氏生春秋後目覩七國將興每于其先世之見於春秋者必預著其祥曲爲之說如陳氏則謂五世其昌八世莫京魏氏則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而趙盾弑君更爲多方解免不顧聖經之書法先儒謂其好以成敗論人而是非謬于聖人良不誣也

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其威權已震至是

學春秋隨筆卷七

靈公立方九月。君臣之際。必多不相能。歸生已陰懷異。

志適子公有嘗遜之際遂假手焉不然豈其身執國柄

不能除一爵臣反懼藩而從之乎異曰歸生死難計臣

法應書而或稱人或稱師則亦不見此趙盾之復見以
侵陳應書也非以其非親弑君而故見之也使盾之復
見以非親弑彼輩也遂也喜也亦謂非親弑者乎夫惟
其復見也乃益見亂賊之專恣而國人之不能討賊爲
可恨也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
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復不書有疾者下書卒于垂足知有疾省文也書辛巳
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是卒與祭同日也然卒有早
晏垂乃齊地未必卽日赴至疑辛巳乃祭之日而仲遂
之卒已前此矣當祭而聞赴因繫之祭日一起明日猶
繹之非既書祭日則不得更提卒日或曰卒在辛巳壬
午赴至而繹事已具不可中止故惟萬入去籥以示變
然細按經文猶繹二字確是當祭聞赴聞赴則不當繹
而猶繹故書以著其非禮禮乃亦曰卿卒不繹

冬十月巳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
而克葬

雨不克葬左氏以爲禮殺梁以爲譏然玩經文不言不
葬而言不克葬必雨甚難于葬事也禮云葬而附于棺
者必誠必信弗之有悔焉耳矣雨甚不能葬事而必曰
有進無退率畧奏功倘誠信稍虧貽後口無窮之悔其
可乎矧古人卜日未若後人之拘忌而諸侯葬禮四綽

二碑執紼五百人遣車七乘人衆事繁雨甚泥濘其何
能濟故率緩母遽寧慎毋躁王制云葬不爲雨止唯庶
人縣封者爲然原非謂大夫以上也

九年 陳殺其大夫洩冶

古今持論最不平者莫如陳靈淫亂洩冶諫殺而先儒
反罪洩冶以爲不當正言于淫亂以陷于死甚且謂從
君於昏鳴呼此第就冶一身論未就陳君國論也夫君
臣宣淫戲衷和服冶知其必至于喪亡也故不避斧鑕
苦口直陳從則君可安國不保不意其竟至于殺身也
未幾而君弑矣又未幾而國滅矣禍有大於此者乎冶
身死而其言驗然則冶無罪也殺之者之罪也春秋書

學春秋隨筆卷七

四

陳殺其大夫洩冶繼書陳夏徵舒弑其君繼書楚子入
陳以著爲君不道而殺諫臣必至于身殺國亡爲後鑒
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與書晉殺其大夫里克
衛殺其大夫甯喜齊殺其大夫高厚之類初無分別微
傳文何由知其以諫死故諸儒皆以書名爲有罪余謂
以書名爲有罪傳者之例也春秋未嘗有是也孔子固
曰其文則史未嘗謂我爲春秋而列國之史可盡廢也
春秋之義諸侯無專殺大夫故殺大夫必書者罪其專
殺也有罪名無罪亦名著其所殺之人也得失存乎其
事其事則詳于國史間有不名者則史之闕文孔子不
得而增也豈以其無罪而不名乎惟名乃見其有罪亦

惟名乃見其無罪然則以洩治書名而罪治者傳例誤之也

十年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以崔氏爲崔杼先儒推齊莊見弑之年以辨其非崔杼弑莊公在襄二十豐氏因謂氏天祭文相近蓋崔五年去此五十二年天也傳寫誤耳按僖公二十八年晉楚城濮之戰左傳有齊崔天至是凡三十四年其人宜尙存書此以備參考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徵舒弑君罪不容誅此就陳人言之也就徵舒言之身爲國卿而君與大夫聚應其母且面施嘲戲徵舒而忠孝人也則竊母而逃已矣潔身而去已矣徵舒而殘忍人也當是時耻之甚憤之甚於君何有哉書夏徵舒弑其君固以罪徵舒亦以見平國之因淫致弑由於自取而泄治之忠諫爲可思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弑君者多不書葬非不葬也葬不成禮而諸侯不會故不書也說已見陳靈既弑成公午嗣立矣凡君弑不成喪者必賊臣當國而嗣位者非其子也成公親靈公子討賊葬親乃其急後今縱未能討賊苟克成禮以葬徵舒豈尙仇我先君而或撓之耶乃遲之兩年之後楚殺徵舒而後襄事噫使楚不討徵舒將靈公終不葬矣

午獨非人子乎何忘親之至是也用見徵舒之惡而成公之無能爲也

十有五年 初稅畝

孟子言三代田制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者之中莫善于助因請滕于野行之故復爲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哉唯趙岐孟子註曰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援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九夫

十有六年 冬大有年

爲井據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今宜公于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書者譏重困農民且著十二之始也三代授田多寡及井周亦助官辨非也

桓三年書有年賈逵之說曰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先儒因謂桓宣弑逆水旱螽蟥饑饉繼作史不絕書宜也有年大有年所以爲異乎噫是何不仁之甚也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因一人之弑逆而欲盡一國之民轉溝壑而爲快也是何不仁之甚也孔氏辨

賈說之非以爲失天佑下民之意其言良是此年書大有年者聖人見宣公卽位以來策書所載六年蠡七年大旱十年大水饑十三年蠡十五年蠡蠹生饑民已因乏今又國用告匱稅畝初行當此民大重困之時忽見年登大有一若天憫斯民之窮而厚賜然者不覺喜之甚幸之甚特筆書之曰大有年於乎民惟邦本食爲民天聖筆大有年一書而仁愛下民之意藹然溢于言外矣何諸儒之不察也

十有七年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肸雖不義其兄而宣則友于其弟故特書公弟名而加字者生而賜氏俾世爲卿與季友仲遂同也胡氏因肸

學春秋隨筆卷七

七

不仕不見于經而力辨其非然考肸之後公孫嬰齊已爲卿而見于經嬰齊生老老生弓弓生輒及軟輒生諸皆見于經則其世爲卿可知矣肸不仕自不仕子孫世卿自世卿兩不相妨惟然乃見宣之友于其弟先儒以書弟爲惡宣非也

十有八年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

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魯有歸父與三桓猶二五之與十也歸父之謀去三桓欲專魯也如晉之後其謀漸洩不幸宣公隨喪行父乘其未至而道之其道之也不以其身之罪而以其父之罪不以其他罪而以其殺適立庶之罪噫行父亦狡矣

哉彼固謂以此爲名仲氏無辭已得謝與謀之罪豈知春秋于文公薨後書子卒書夫人歸齊隨書行父如齊者何爲耶宣公卽位後書會平州書齊取濟西田先書行父如齊者何爲耶謂不與襄仲同謀其誰信之行父是言殆欲益而彌彰矣蓋行父是舉已有三利翦其所忌一也已得專魯二也歸惡于遂三也歸父亂賊之子奔之不足惜獨怪行父君肉未寒直斥其所諱以快己之私爲過忍也

學春秋隨筆卷七

八

學春秋隨筆卷七終

乾隆辛巳歲
福重校

成公元年 三月作正甲

作正甲者增甲士也周法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正四正爲甸甸六十四井凡五百七十六家夫甸井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杜氏謂昔使甸出之今使正出之是頓加四倍理必不然胡氏謂昔也四正出三甲今也一正出一甲是增三之一也步卒理似可通愚通考春秋竊謂此但增甲士而步卒如故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中以御車書甘誓蔡傳引左傳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三人

學春秋隨筆卷八

各述所聞問有四人共乘者則謂之駟乘如文十一年敗狄于鹹侯叔夏御莊叔叔孫得臣也縣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是也魯畏齊強車增一甲皆爲駟乘因使一正出一甲故曰作正甲其步卒之增則在襄十一年作三軍時也正甲暫增非爲常制

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四卿並出先儒因謂魯有四軍非也襄公時始作三軍此時止二軍可知二軍而四卿則非各主一軍也軍各一將佐耳行父將上軍許佐之倫如將下軍嬰齊佐之倫史書之法將稱元帥

而此乃四卿並書者魯雖二軍嘗不盡用今蒐乘增甲悉師以行聖人惡其逞忿兵而忘內顧故備書之且以著諸子之專兵自恣而不由乎君命也齊頃狃于取龍及新築之勝一驕而敗幾於喪身亡國吁可不戒哉

取汶陽田

此鞏戰勝齊之後行父請于郤克強迫齊人使之反魯行父遂用師以取之也何以知爲行父取之也僖元年季友敗莒師獲擊公賜友以汶陽之田及費則此實季氏之私也故知季孫取之也何以知其用師取之也觀明年叔孫圜棘棘汶陽之不服邑也棘以不服而用師故知此必用師也唯用師故書取不書歸唯季氏取之

學春秋隨筆卷八

故八年晉使歸田于齊行父獨私于韓穿也

三年 二月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宣公之薨已二十九月喪已除廟已遷矣何以不曰宣官而曰新宮迫近不忍稱也僖公作主更迫矣何以不曰新主而曰僖公主主作主常也廟災非常也常者可書非常者不可書不可書而又不可不書故變其恒稱廟恒稱必舉災如不曰宣官而曰新宮以致魯君臣大不忍之情也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新宮災亦三日哭鄭康成曰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愚更足之曰哭者哀精神之無止宿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氏以武宮爲武軍公羊則曰武公之宮也據昭十五年經書有事于武宮卽此武宮則公羊之說爲是蓋蓋戰時禱于武公而得勝故立其宮也魯人不知其非禮且擬之于魯公之廟而稱爲世室明堂位篇亦遂修言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噫曷亦顧名而思義乎夫所謂世室者如周文武魯伯禽子孫親未盡其廟在六廟此指昭三穆四廟此指魯言之中親既盡其廟在六廟四廟之上蓋自其崩薨之後其廟世世不毀未嘗一日中斷故曰世室也武公之廟在懿孝爲廟在惠公爲祖在隱桓爲曾在莊公爲高至閔公則親盡而從毀矣閔公至今幾八十年中斷者三世一旦

忽然更立違禮背制而猶稱之曰世室於世字之義何居甚矣魯人之陋而記禮者之昧昧也

八年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趙盾異母弟曰同曰括曰嬰盾子朔朔娶晉成公之姊莊姬生武朔死嬰通于莊姬同括放諸齊莊姬諧于晉侯曰同括將爲亂晉殺同括武從莊姬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此事實也夫姬諧同括晉行其諧討止同括可矣曷爲禍幾及武而并收其田里乎考史記屠岸賈滅趙氏其事未可全信獨所云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者合之左傳所載確爲可據蓋當時因姬諧討同括遂并治弑靈一獄追論趙盾欲滅其家武方幼稚從母匿

公宮幸免不然亦見殺矣由是觀之趙盾弑君公論素昭子孫難改史狐一筆豈曰深文若夫立武反田自是武既成人韓厥黨趙指賊爲忠左傳載韓厥之言曰此亦他年之言傳終其事故并記之其時強家相比相傾罔知大義如樂卻之亡趙括樂卻爲韓厥之存趙皆以其私而非爲國計者也吁此晉之所以不競歟

冬 衛人來媵 九年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 晉人來媵 十年 夏 齊人來媵

媵必與嫡偕行故他國來媵者必先期而至乃嫡媵相習情意始孚茲效于歸兩無打格伯姬明年歸宋而衛勝以今年冬至此爲得禮得禮而書者以見晉齊後期

之失也左氏云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劉原父力辨其非劉云諸侯三嫁各一族自同姓耳若嚴邦媽弋之蓋君嫁女者必同姓之明諸侯之媵或不能備矣他國之媵必因我請而來使異姓必不當媵齊大國也魯敢違禮往請齊肯輕以女來乎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而伯姬之歸乃盈十二意宋以王後猶得備天子之制亦未可知不然衛晉之媵已足魯何事越禮再請于齊齊又肯強以其女與人爲媵乎故知三書來媵唯著先期後期以明得禮失禮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據左傳晉以鄭人立君謀伐之晉侯景公有疾乃立大子州蒲爲君以會諸侯伐鄭然則春秋所書之晉侯乃州

蒲也父在而子為君可乎愚以為果爾此大亂之道也春秋雖叔世亦斷無此事蓋當時微會諸侯晉侯無疾將行而疾作乃立州蒲為大子前此州蒲未為大子也字為使代已出會諸侯左傳以為晉而會諸侯伐大子會諸侯書法當如陳世子欵之盟寧母盟洮莊七年宋世子成之盟戚十五年齊世子光之盟雞澤會戚十五年序于諸侯之下矣然諸皆與會非主會也州蒲以世子主會苟序諸侯之下則失列序諸侯之上則仇尊失列仇尊皆不可以示訓聖人疑焉乃就景公始謀微會之稱大書晉侯于諸侯之上洩州蒲之名而不書使天下曉然知名位之間不容稍有踰越雖伯國世子代君主會不得假以君稱也而萬世君臣父子之倫正矣而萬世君臣父子之名正矣

學春秋隨筆卷八

五

丙午晉侯猶卒 秋七月公如晉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親弔晉喪畏晉也左傳云晉人止公使送葬明年公至傳云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乃知晉之止公非專欲公送葬也故十月景公既葬復遲之半載乃歸公既見止則送葬自不能已經書五月丙午晉侯猶卒秋七月公如晉十有一年三月公至自晉諸侯五月而葬公在晉凡九月則雖不書葬而葬可知雖不書公之送葬而送葬可知然其所以不書者公既在晉晉不復以

葬期告魯魯史遂無由得書非故諱辱而不書也然而諱辱之意亦隱然在其中矣

十有四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諸侯不親迎故逆女必使卿使卿逆常事不書而春秋書之者三公子翬為桓逆公子遂為宣逆書者議其寵任亂臣莊七年宣逆更議喪娶也僑如非亂臣成逆非喪娶何以亦書之國君娶夫人其承宗廟主內治人倫之始風化之原也故非老成持重端嚴正直之人必不可使逆僑如何人哉在國則通于穆姜奔齊則通于聲孟齊公諛佞淫內行同禽獸魯廷之上豈無他人乃昧昧焉獨僑如是使於敬大婚重宗廟之義何居故亦書之以譏使逆不得其人也

學春秋隨筆卷八

六

十有五年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春秋有同時二人皆公孫皆名嬰齊皆為卿者一為仲遂子一為叔肸子一卒於成十五年一卒於成十七年法當皆書公孫嬰齊卒然則不知何者為仲氏嬰齊何者為叔氏嬰齊於是取仲氏嬰齊冠之以氏而曰仲嬰齊叔氏嬰齊從其恒稱而曰公孫嬰齊然後兩公孫嬰齊不至於無別或曰仲遂叔肸皆生而賜氏者也此曰仲嬰齊彼何不曰叔嬰齊曰無叔嬰齊則仲嬰齊亦書公孫矣書仲嬰齊則叔嬰齊不必書叔矣義取相別不謂稱仲氏者之非公孫也不謂稱公孫者之非叔氏也

子叔嬰齊當時亦既稱之矣曰公羊謂嬰齊爲兄後其說何如曰弟爲兄後則子爲父孫子可爲父孫將孫亦可爲祖子弟不識于孔子正名之義何居也指術

十有七年 九月辛丑用郊

用郊者用郊禮以報饗也周制子月郊天子國丘戌月大饗于明堂郊配以后稷大饗配以文王魯前此僭郊未及大饗也至此復僭大饗而用郊禮以行之豈知所謂大饗者以物成而大報也故必行於夏正之九月今于周正之九月則衆物猶未成也大饗與郊殊禮而用郊用非所用也物未成而報報非所報也用非所用報非所報上帝弗饗也徒取僭罔之譏而已若以此用郊

學春秋隨筆卷八

七

爲正月祭天之禮魯人雖僭豈至此月而行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樂書中行假弒君而書國弒者書假既弒其君復威制國人使不敢以名赴也赴不以名春秋安得而書之政者曰春秋書賊法嚴首惡書假同謀執弒大逆不道厥罪惟均書書以遺假書假則遺書而書假並書又無其法故無論不赴以名即赴以名春秋亦不得書也吁書趙盾而趙穿不得縱書歸生而子宋無所逃果晉赴以名直書樂書弒其君中行假豈遂免哉

學春秋隨筆卷八終

學春秋隨筆卷九

四明萬斯大克宗

襄公元年春王正月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

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春秋之世疆大兼併疆場之地彼此無常使楚取彭城而不以居魚石則彭城直爲楚有諸侯豈遽圍之即圍之亦未必仍繫宋乃取之以居魚石則彭城端未屬楚春秋于魚石之入也書曰宋魚石則于彭城之圍也自當書宋彭城何則魚石故宋臣則彭城固宋地也以宋臣據宋地而不繫以宋將疑魚石得專其地矣然則以彭城非宋地爲嫌者非也晉合諸國之師同力助宋則春秋書法自當就諸國爲文華元雖從豈得專之故彭城繫宋就諸國言之也然則以宋華元與圍爲嫌者亦非也

學春秋隨筆卷九

二年 冬仲孫蔑會晉荀躒齊崔杼宋華元衛孫

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本鄭邑齊桓之伯說鄭申侯而賜之申侯以美城得罪迄今八十有餘年矣諸侯謀服鄭而遂城之知虎牢已爲諸侯所取不書取者鄭雖失之諸侯未嘗私之也諸侯雖未嘗私之而鄭已失之故亦不繫鄭其所以城之者虎牢爲鄭楚抗中國之衝城之則勢爲我操可以逼鄭可以制楚故明年鄭即受盟後以晉不禮而即

楚在九諸侯自是屢伐鄭且取虎牢而戌之意之意即城之意然戌繫鄭而城不繫鄭者從後一見之也夫以鄭之虎牢而城惟諸侯戌惟諸侯鄭若無與焉者見其罷于晉楚之交攻而不暇為謀也吁城之戌之諸侯之計得矣獨怪楚欲挾鄭以衛中國坐以要害與人而莫之圖也

三年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

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晉文踐土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至在僖二不再盟也今雞澤之會亦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不再盟可也奈

學春秋隨筆卷九

何使大夫與盟乎穀梁傳曰大夫張也諸侯始失政也噫桓文已往霸統中微大夫之張不始乎此諸侯之失政亦不始乎此然而大夫之專盟實兆于此矣是故雞澤之會諸侯在而使大夫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自盟也宋之會則諸侯不在而大夫專盟也積漸相因勢所必至春秋書此世變之憂益深矣

五年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鄒人于戚

凡諸侯往會吳則殊會而稱國成十五年鍾離襄五年是也吳來會諸侯則不殊會而稱人此年成也此春秋立文應爾非以為褒貶也大抵吳以夷俗晚通春秋畧之

即或偶然書爵如梅舉之義黃池亦因與中國諸侯並列連類而稱非特進之也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鄒人云則不辭似矣而未盡也吳鄒人云則不辭便無鄒人將齊世子光吳云豈遂辭乎

七年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于鄆

鄭僖之弑三傳皆同而春秋書卒故說者疑之愚謂亂賊肆逆不一其塗有顯行其弑者亦有隱行其弑者顯行其弑者逆跡彰聞無從自諱縱或外赴不以其實要未有名其弑者隱行其弑者陰施鳩毒扼吭

學春秋隨筆卷九

之姦陽為卒病暴亡之狀一時為其所欺而外赴止云不祿史官從而書卒春秋烏得而更之傳得詳其事者蓋其同謀數偃久而漸露其奸本國之史乃稍得存之記載如子駒之弑僖公楚圍之弑邾敖是也春秋之學有必待傳而明者此其是與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晉之有三軍也將中軍者稱元帥主一國之政而諸卿聽焉季宿醉心久矣魯卿唯公室二軍有事則命卿分將故季氏雖弼政權猶未盡屬今宿忽強作三軍名則三家分將實則專領中軍使政權盡歸于已時公年十四未諳國務大約愚之以壯國威而公不察也軍制既

改卒乘必增其多寡未必與周官司馬法相符不可臆說

十有四年 夏四月 己未衛侯出奔齊 冬季 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萇莒人邾人于戚

孫寤逐君立剋晉不之討反命大夫爲會以定之此與稷會成宋亂何異不書成衛亂者稷之會宋君臣不與不書成宋亂將疑于討亂此則孫林父在列不必書成亂而成亂自明也苟似弑君立君以其故智贊成其計乃晉悼年方壯盛三駕之餘而昏怠遽至于此噫疆家之相庇皆其善自爲謀也胡悼公弗察與

學春秋隨筆卷九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向戌來聘而公與之盟與荀庚孫良夫來聘而與盟同在成就國都盟可也何獨至劉而盟之杜釋劉地闕鄭漁仲獨云魯地蓋鄭以公盟之處意其必爲魯地非有實據也于劉二字確是衍文因下文有劉夏字而誤耳

二十有一年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 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再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

獨衛樸推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唯莊十八年一食不入食限某以爲如樸言是二頻食亦入限矣舉以問梨

洲先生先生答曰按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並兩書曰食歷家如姜姜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已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冬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姜一行之說爲是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已酉九月朔交周○宮○九度五一二八入

學春秋隨筆卷九

五

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樸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先生此答根據授時西歷鑒鑿可信與先儒泛言無頻食者不同也敬錄于此以公同好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此晉會諸侯伐齊以報朝歌之役也愚謂齊莊存則朝歌之役當報齊莊弑則朝歌之報當轉爲討賊之師所

謂事變則情遷亦伯者輕重之權衡也乃反貳弑莊之說受賂而退其為滅天理昧人倫孰有甚于此者乎故是會本以伐齊出而經不書蓋書伐齊則疑于能討賊也此聖人之微意也

衛侯入于夷儀

據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使衛與之夷儀是衛侯之入因晉之力也夫晉既失之于始而成剽之篡則之君衛歷年十二與諸侯盟會者七久矣其為正君矣一旦復以夷儀處衛是使衛有二君也噫國無二主聖人之訓也幾見一國二公而不亂者乎吾甚怪晉既定剽于始而不更慮其終既恤衛於終曷不蚤定于始也

學春秋隨筆卷九

木

意欲使之兩全勢必歸于弑逆是亂衛者晉也非衛也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剽雖篡立位定已久國人羣奉以為君則其見弑不問為誰無不書弑其君者非以甯喜特書也為甯喜者外內二君欲納衛則必弑剽欲奉剽則衛終廢事無兩可權斯二者唯皆終始於剽而不貳于衛何則衛與剽之廢立其父所共也吾嗣卿而臣事者剽也非衛也父將死而屬意于衛亂命也衛傲戾不仁既入夷儀勢必求入喜能盡力于剽而使衛以夷儀終上也盡力於剽而終不能止衛之入剽或死或亡而已以身殉次也縱不能殉君死亡而隨行逐隊反而衛廷雖大節有虧猶不

至躬犯弑君之惡奈何皆不出此既惑于父之亂命復動于政由甯氏之言悍然為弑君納君之事究竟於父愆無改而弑逆之罪獨身受之及專政而即見殺噫是名實兩喪也其誠愚矣哉

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

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七月辛卯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是會也大夫專盟無君臣之義晉楚同歆失夷夏之防此世道之一大變也傳記楚先晉歆而經先書晉以為晉有信非也蓋會有會禮盟有盟禮諸侯大夫夏已會而秋乃盟會時晉固先楚故經先書晉至盟而楚先晉經則以前日後凡之例書之使先楚之跡泯然不露噫大夫專盟而特書曰諸侯之大夫存君臣之義也楚先晉歆而止書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立夷夏之防也春秋之立文精矣

學春秋隨筆卷九

七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左傳云十一月乙亥朔與經差一月愚攷上會宋傳五月有丙午六月有戊申戊申止後丙午二日必是六月之朔也七月有戊寅必是七月之朔也七月去十一月凡四月以月大小問數之七月朔戊寅則九月朔非丙子必丁丑矣十一月朔非丙子必乙亥矣傳言是也又

云辰在申再失閏則未敢信何則周十一月夏之九月也若再失閏則爲今七月然則二十八年之春乃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何遽以無冰爲災而卽書乎杜氏無冰註曰前年知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此不察傳文之失從而爲之辭也善乎劉公是之言曰歷家以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此足以折其非矣

學春秋隨筆卷九

學春秋隨筆卷九終

穀梁子己歲
孫福重校

學春秋隨筆卷十

四明萬斯大克宗

昭公元年春王正月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

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

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此亦先會後盟也經書會不書盟杜以爲讀舊書不歎血故似未得聖人之意齊桓葵丘之盟束牲載書而不歎血春秋不以不歎而不書盟也何獨於此不書乎蓋聖人自書宋盟以來日反復痛恨於大夫之專盟夷夏之同歎而未能釋于懷也乃方距六年而忽復觀此噫一之甚矣其可再乎於是存其會而削其盟存其會者不沒其事也削其盟者非惟存君臣之義立夷夏之防并與其大夫專盟晉楚同泄之迹而泯之此則聖人之意也

三月取鄆

莒展與以去年十一月弑君至此位猶未定季宿若能聲罪致討豈不甚善乃乘亂而取其邑此與盜賊何異乎蓋宿自三分公室以來襄十一年取于前在襄二而取鄆于後皆爲自封植之計故經不書伐莒蓋書伐莒則疑于能討賊也至莒人方負弑君大惡號之會尙不敢預其敢以取鄆訴乎左氏所言恐非其實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更明確惡稍益之曰外平而書必有闕天下之故如宋人及楚人平是也燕僻在北陲不與中國盟會齊景雖與師納君卒受賂而不克經但書伐在六與陵暴之師無異此又何闕天下事而書其受賂之平乎陳君舉謂齊景行惡唯此納君合義而受賂不終不書其平將疑于能行義也夫十二年經不書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乎觀後之書納則此之行義不終已見矣奚煩曲說哉蓋燕與齊未嘗不平特春秋不書所書者齊魯之平耳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學春秋隨筆卷十

四

哀公既以偃師爲世子而更屬留于招是明示以廢立之意矣招而純臣義不受屬受屬矣則廢立之事乘間伺隙何口而忘一口值彌留之際不殺奚待哉然則偃師之殺是哀公教之也偃師殺而哀公繼亦由其自取故不書招以弑君而唯正其殺世子之罪使當時哀公不卽死必立留爲嗣則殺世子之書當無異于晉獻宋平矣

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微師之赴楚當時必有匿情因公子勝之愬而楚怒其誣故遂殺之書口行人專使也凡專使乃稱行人非闕無罪也在本事微師既殺留知楚虔之暴勢必肆毒

于我遂潔身先去春秋以其無貪位之實有遠害之明故書以公子如未爲君而不同於莒展與之稱國稱名也

秋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冬十月壬午楚師

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葬陳哀公
陳哀之死留之奔皆在夏至冬尙未有君招主國事意欲何爲時孫吳在楚果果禮遜詞以請雖未能竟免于討亦或未至滅陳乃偃然無事坐待其來僅殺一過將以誣罪此所以甚楚之怒也因而滅陳肆暴也放招殺奭淫刑也葬陳哀公假仁也凡皆招之所致也傳載哀公葬君詳其事勢陳滅矣克何能爲蓋因楚葬哀公克

學春秋隨筆卷十

五

念故主乃殺馬毀玉以遂其私楚人不可乃寘之耳故於其既也又請私特傳文有未備諸儒遂疑其誣非也
十年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覆帥師伐莒
自舍中軍之後止二軍矣何以三卿竝將乎考八年蒐紅傳曰革車千乘以司馬法卒乘計之當得七萬五千人每車一乘甲士十二人是周官六軍之數也名止二軍而實備六軍之數然則軍制作舍皆三家專兵自恣爲盜國之謀於古制原無與也孟子有言今魯方百里者五此必自春秋末已然以五百里之魯季氏專其半二子分其半其地廣其民衆卒乘之出較昔自增其于侵伐也季之一軍已爲將而叔爲佐叔叔弓氏也偏師而出則迭

將之後凡書叔某師或季孫悉師以行則同帥之行此
季孫意如叔弓季孫意如叔弓二子之一軍不分將佐而各主其偏取
專行或竝出不相隸也專恣如此於公何有哉春秋自
此于諸卿竝將悉書深著其僭亂無君之罪也叔氏雖
公臣實爲季氏之貳不與三家之數十三年帥師

十有一年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
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冬十有一月丁酉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蔡侯之于楚子一會于申在四再從伐吳五年可謂同
惡相求矣二君皆弑君之討當聲於會申之日就今能
爾君子猶惡其非無瑕而修人也乃歎好踰八年之久

學春秋隨筆卷十

忽動于惡誘致于申而殺之名雖討罪亦試君實則因
滅陳之易更欲大肆其毒滅蔡自雄且以威中國豈知
盈而必蹙天道固然懷惡而多行不義死亡之道也春
秋生名有以也夫蔡有拒國八月至死不屈春秋書以
君在之稱見其志在存城復讐不以居位爲心也君子
曰景公無後靈侯有子天道安在然而靈之見殺景且
含笑九京矣

十有二年冬公子愁出奔齊

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少季孫宿逃如晉而書補
是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愁遂如晉而不書愁非卿
也然則公子愁出奔何以書愁與南蒯謀夫季氏而公

與其謀謀洩而蒯叛蔡奔季於是陰忌公思有以逐之
乾侯之孫實萌于此是則一公子之奔繫我君存亡之
故不可不書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冬
葬許悼公

左氏公羊以爲藥殺穀梁以爲不嘗藥懸校之事理以
求書法唯左氏可憑夫君藥臣嘗親藥子嘗雖載禮經
然未聞偶不當而死卽加之弑名也况君之于世子
有君之尊有父之親書世子弑其君是亂臣賊子之極
惡兩備焉而僅以其不當藥之故母乃已甚穀梁之說
固知其必不然也公羊云藥殺是已然拘于賊不討不

學春秋隨筆卷十

七

書葬之例見悼公書葬遂謂春秋不以止爲賊而赦之
也是以止爲過殺矣過與赦不同而書法同乎又知其
必不然也唯左氏之言曰許悼公瘞飲世子止之藥卒
世子奔晉茲數言者足以定止之獄矣夫瘞非必死之
疾治瘞無立藥之劑今藥出自止飲之卽卒是有心毒
殺之也殺父以藥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然則止
之弑君無疑矣藉曰過也非故也止又何所畏而遽奔
乎止奔斯立以禮葬君魯往會之故書弑于前而書葬
于後皆實錄也赦止之說胡爲乎來哉

二十有二年 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
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春秋是非有當通前後參觀而後見者執一字以求之則泥矣如景王崩適罷爭立而王室亂王猛敬王並弱不自振賴劉子單子成復辟功先儒泥于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二文罪二子之以王猛比之姦雄挾天子以令諸侯噫是亦過矣不觀明年書天王居于秋泉二十六年書天王入于成周獨非二子以之乎經所以於王猛之居入書二子以於敬王之居入不書二子以者王猛未踰年尊未成於法得施敬王已踰年尊既成于法不得施也且所謂以者謂輔王而扶危定傾非挾王以行私柄國使於王猛之居入不書以則二子復辟之功終不著著之於王猛則敬王之居入不待言以而自知爲二子之功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亦美惡不嫌同文也字彙以書以而苛之則使二子觀望不前兩王終于不立而後可也豈春秋意哉

二十有五年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鄭祭仲出昭公則立突衛洩職出惠公則立黔牟孫寤出獻公則立剌彼于故君則義絕於新君猶稟命其實擅自廢置桀驁不臣而其名猶或藉口於大過易位之權也今意如出昭公不改立君自行君事魯無君者八載說者曰魯秉周禮義在人懼公議之見討而未敢無忌憚也吁是惑於季孫事君如在國之語而不察其

學春秋圖卷十

九

爲黨惡之誣詞也自屈之會二十士鞅爲此言而意如每歲買馬歸從者之衣屨于乾侯以實之無識之徒遂以爲果能事君如在國也噫果事君如在國何以圍成而成拒居鄆而鄆潰之也如果事君如在國何以貨子猶而鄆陵徒盟賂士鞅而會屈無成也果事君如在國何以如齊而齊不見禮如晉而晉不使入是不特窮之於封內又極之於所往乎使控訴誰因容身無地柄柄中路客死乾侯而意如儼然改步改玉入廟主尊上無一人之奉而內欺臣庶外同黨援無君之名而有君之實噫是尙得謂之秉周禮者乎是尙不謂之無忌憚者乎故吾謂自春秋以來權臣世濟其兇專恣橫逆未有如季孫者尤未有如意如者若以其不改事君而寬其責是徇于流俗而不察當時之情實也奚可哉或謂使意如改立君夫子將何以書之曰以春秋君衍亦君剌之例推之則故君君也新君亦君也各書其實而已矣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有六年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景取鄆以居公則公之居鄆猶鄆厲之入機衛獻之入夷儀也而鄆厲衛獻因以復國昭公終於客死何哉以不改立君之故也蓋改立君則事權不一事權不一則章章從生裏言有人外援多助或推或挽能無入乎

學春秋圖卷十

九

今季氏自行君事政事悉由于已陽爲奉君而陰阻其入其計秘其慮周臣民附之齊晉右之外內一心無瑕可擊而昭公又以昏庸之質既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且從者肆虐民如重負昭公十九年齊景公死昭公之弟公子般即位一軛而不能撫非惟不能復國并與其一軛而失之此固意如之妾而實昭公之不德也客死乾侯其以此夫

學春秋隨筆卷十

○或曰如子言則君出者必改立君爲正乎曰自古無君之國而孟子言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是易君者古亦有之但古之易君必爲國爲民君非大過不廢也繼非賢者不立也至公無私之心質先君而無愧對臣庶而無慙故雖易君而不得

以爲罪春秋時世臣橫逆罔上行私君罔未必能賢而臣之逐之者皆其一己之私也其繼立者又惟其所好更不擇賢究之奔者不甘于出而百計求還繼者不能自安而終于見弑其所以易君者非其道故也魯昭出孫季不立君雖無弑逆之禍而昭終不復益知意如之

姦也雖然以昭公之爲君而見出以意如之爲臣而易君鄭突衛衍恐未能以例論也

三十有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都曰京師此城京師也而曰城成周何也平王東遷

以王城爲都則王城乃京師也敬王避子朝餘黨欲遷都成周未城時都猶未定不得言京師既城而天王都焉夫乃得謂之京師也故定元年晉曹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京師卽成周也若于此卽曰城京師則疑于城王城矣此諸侯勤王之事大夫往故書大夫先儒多譏政在大夫吐政在大夫久矣何獨于此譏之耶

學春秋隨筆卷十

十一

學春秋隨筆卷十終

乾隆辛巳歲
孫福重校

學春秋隨筆十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皆錄斯大曾編纂
春秋爲二百四十二卷燬於火其後更自蒐輯以
成此書其學根柢於三禮故其釋春秋也亦多以
禮經爲據較之宋元以後諸家空談書法者有殊
然斯大之說經以新見長亦以鑿見短如解閔二
年吉禘于莊公謂四時之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
事王制天子牲禘祫祫嘗祫烝三祫中惟禘特
大故又曰大祫後儒因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
有禘推合於三年一禘惡知僖宣定八年之禘皆
以有故而書非謂惟八年乃禘六年七年與九年
皆不禘也今考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曰
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一祫一禘也公羊必非
無據斯大謂每年皆祫卽以時祭爲祫祭蓋襲皇
氏虞夏每年皆祫之說而不知皇氏固謂嘗以時
祭爲祫祭王制曰天子牲禘祫祫嘗祫烝諸侯
牲禘祫一牲一祫嘗祫烝祫註謂天子先祫而後
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如謂禘烝嘗卽是祫則

與祫無分先後何以經文於天子先言祫而後言
禘烝嘗於諸侯先言禘烝嘗而後言祫耶又禘一
牲一祫注謂諸侯當夏禘時不爲禘祭惟一牲一
祫而已皇氏謂諸侯夏時若祫則不禘若禘則不
祫俱謂時禘不與祫並行也若時禘卽是禘則經
文又何以云禘一牲一祫耶至於謂四時之祭夏
祫爲大故曰大事又曰大祫尤爲牽合穿鑿周禮
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享於大烝禮
記祭統曰內祭則大嘗禘是烝嘗亦得稱大矣烏
得執一大字獨斷爲夏禘也又祫而作主特祀於
主烝嘗禘於廟斯大謂祫於祖廟主不復反於寢
引黃宗義之說謂祥禫則於祖廟中祭新死者不
及皇祖故云祭於主烝嘗禘則惟及皇祖不及新
死者故云於廟今考鄭元士虞禮注凡祫已主復
於寢說最精確大戴禮諸侯遷廟禮曰徙之日君
元服從者皆服從至於廟盧辨注廟謂殯官也其
下又曰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
門至於新廟據此則遷廟以前主在殯官明矣鄭

注謂練而遷廟杜注謂三年遷廟若卒哭而耐之後主常在廟則於練及三年又何得更自殯宮遷主乎又引王廷相之說謂遷廟禮出廟門至於新廟是自所耐之廟而至新廟今考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註曰廟殯官雜記曰至於廟門不毀墻遂入適所殯凡以殯官爲廟見於經傳者甚多其以大戴禮出廟門之廟爲耐廟由不知殯宮之亦名廟也又考禮志云更斂其廟則必先遷高祖於太廟而後納祖考之主又候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改斂故廟而納新耐之主是新主耐於祖廟卽遷於祖廟甚明謂自所耐之廟遷於新廟則是耐者一廟遷者又一廟矣與禮志全悖斯大乃襲其說而反攻鄭元及朱子尤誤又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斯大謂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中以御車間有四人共乘者則謂之駟乘魯畏齊強車增一甲皆爲駟乘因使一丘出一甲今考春秋傳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富父終甥駟乘在文十一年則是成元年以前魯

人已有駟乘矣其不因此年三月令丘出一甲始爲駟乘可知又考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燭庸之越駟乘然則駟乘者豈特魯乎謂魯畏齊始爲駟乘尤屬臆測又成十年齊人來媵左氏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故杜注謂書以示譏斯大襲劉敞之說謂諸侯得以異姓媵今考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白虎通曰備姪娣從者謂其必不相嫉也不娶兩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何廣異類也又周語曰王御不參一族韋昭注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據此則是同姓異族者得媵也若異姓同媵則當云不參一姓不得云不參一族矣至以仲子爲惠公嫡配孟任爲莊公元配以叔姬歸于紀爲歸于紀季則尤不根之論全憑臆揣者矣

春秋疏略五十卷

〔清〕張沐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疏略

五十卷》提要

春秋疏畧序

嘗讀春秋。但以經文求之。固全無考據。若但憑胡傳以求經。又未必遂如作經之意。細詳左傳之文。其所記美惡昭然。小大不遺。經文若無此。則事之本末不明。而讀者亦何由以定是非功罪之實。且其間精有以合乎天理民彝之大。顯有以備乎綱紀法制之詳。誠可謂識大識小之全書。而

王

後世博學多聞之士。所能竟其緒也。嘗

於約而說之。大要以敬與不敬爲善惡得失之衡。以禮與非禮爲死生存亡之準。此非升聖人之堂。入聖人之室者。其能見及此乎。雖其間不無一二不經之事。要亦衰世末俗之所有。多見而識。何足爲嫌。文章之士。摘其一二。未窺其大旨。而加以浮誇之名。過矣。試問天下後世之讀春秋者。有

能舍左傳以求其實乎。程子曰。傳爲案。經爲斷。是必先有案。然後有斷。明乎傳不作於經之後也。而相傳則爲孔子作經之後。左氏爲之作傳。竊怪聖人既號作春秋。何以必待後人作傳而始明。設無此傳。聖經不虛作乎。設無左氏。聖人將誰待乎。然則左氏何人。乃有此翼成聖經之學。意左氏必與聖人同時共事。然後可也。而作傳

又在孔子既卒之後。必非魯論中之左明。而別有左氏。然後可也。此皆千古大疑。而不能自釋于中者也。及後假館于上蔡。持所疑以質于張仲誠先生。先生曰。子之所疑。誠是也。左傳非必左氏之書。乃卽孔子與其門人所採輯。以附之經左。而後成爲所作之春秋也。經者魯史之原文也。史之體。內事則多所忌諱。外事則憑乎赴告。

孔子不能變易之也。多忌諱。則無以示後世。而爲經憑赴告。則所載失真。亦無以垂世戒。而爲經。故孔子雖取以爲經。仍魯史之常法也。取爲經者。特取其順四時之序。法天行之健。有一時不敢忽。一事不敢忽之意焉。有隨時而記其得失。以備修省之義焉。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也。至於內事多忌諱。而少直筆。外事憑赴告。而無

據。則善惡無以明。勸懲無以備。于是廣博訪。採其實事。附於經文之左。謂之左傳。其有經而無傳者。偶也。其有傳而無經者。較多焉。要之經所微者。爲之顯之。經所畧者。爲之詳之。所爲知我罪我者。以此。所爲繼詩。以扶王迹者。亦以此。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子採詩以觀民風。而慶讓行。孔子周流天下。博採二百餘年善惡之實事。

一一筆之以示勸懲。明素王之大法者。莫著於此。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董子所謂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合經與傳而始成春秋。則左傳豈爲左氏之書乎。予之所疑。誠是也。于是深快先生之先得我心。而千古大疑。可以釋然矣。因力贊先生輯成此書。以開示後學。先生以爲今此之說。前無所承。後無所証。故未

王氏

四

四

筆之書。今旣得同心。以相助贊。而吾說不孤矣。因資余以叅校訂之役。遂朝夕從事。條分句釋。二載而疏畧彙成。其釋於字句之下者。因杜註之舊。而增損之。其疏於各傳之下者。一事必有一事之美惡。一事必有一事之勸懲。無非聖人作經大旨。可以垂爲萬世法戒者。所謂文成數萬。其指數千。無非教也。由此而學之。于以窮天下

之理。而理不患其不明。于以警一人之心。而心不患其不存。自是而春秋之書。通乎性命矣。學者試去其成見。破其虛心。先取左傳之義。而尋繹之。復取胡傳之文。而訂証之。孰有據孰無據。當必有以辯之矣。因取張子之書。而潛玩之。又取孟子之說。而考驗之。其合耶。其不合耶。其可信耶。其不可信耶。雖然。必得一善疑者。而後可望其信也。

王氏

五

五

康熙乙亥年暑月蘭陵晚學王涓謹識

春秋疏畧序

春秋有傳而後爲經，無傳則魯史而已，不足爲經也。魯史之文，忌諱之語，魯君臣以之自省自治，則有餘以之告天下萬世，以爲常道，則不足。聖人取而左之以傳，則鶻突者明，忌諱者顯，有目者見之，心動神悚，善惡猶己出焉，福禍猶身受焉，不容不懲且勸，久之化也。於是春秋乃爲經矣。奈何後儒不察，過求經而薄棄傳也。蓋亦未詳傳爲孔子作，因以昧其義耳。夫傳豈易易而爲之哉？昔孔子去魯，以甚盛德，攜諸大賢，十五年周流轍環，徧交於列國之君臣上下，得盡

春秋疏畧

序

聞古今載籍，佚文漏章，及野史與父老口說，凡政治得失，風俗美惡，人類賢邪之故，心術誠僞之態，細及婦人女子之隱情，以及鬼神妖夢之奇，卜筮之法，日與門弟子策記弗忘，以學聚而問辯之，寬居而仁行之，嘗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孔子之學，所以賢堯舜，冠百王，生民未有者，實在於斯。及歸魯，時窮道衰，欲以此學垂教天下萬世，以爲

常道，於是贊易爻詩書，定禮正樂矣。至於所得平桓以後二百餘年之事，獨詳其說多繁瑣委曲，怪異不經，然亦皆經常之變態，賢佞之原委，不可舍也。不悉揭以示人，則情僞有不盡，即懲勸有不至。天下後世之愚，不能盡閱，而天理民性，終不能盡出也。於是取魯史爲經，而以不可爲經者，按年順月，附錄經左，命之曰左傳，借經而傳焉。庶幾天下後世變化之情，理不外於斯，而斯人之聰明，亦盡啟於斯矣。若左丘明非甚盛德，又不曾周流轍環，攜諸高弟，十四五年採訪於外，豈能憑虛而撰之？凡作傳有厚意哉？是故經

春秋疏畧

序

二

有者，傳何無之？經無者，傳多有之。又有經傳同文，無異義者，是傳亦非徒爲解經也。明乎其自作也，豈他人爲聖人作傳，宜如自作之文乎？豈後人薄傳，以其辭庸也，其義誦也，焉知後人之謂庸誦，非即聖人之謂深醇乎？傳之旨，在教不教，則死其制在禮，無禮則亾，深醇至矣。反以庸誦棄而不說，惡能辯此中之淺深是非哉？今欲去傳存經，亦謂經聖人筆削也。然如天王狩於河陽之類，聖人正以其野而非史，辭不可訓，闕爲筆削，仍以還其史體耳。以有傳存也，若律以經典正論，晉文實召天子，飾辭以掩其罪，是聖人欺

天下萬世矣。夫春秋有大義焉。春秋統夏秋統冬。一寒一暑運行不已。人於其間。法天行健。自強不息。敬而已矣。無一事而敢忽。無一時而或怠。是以魯史君舉必書。告必書。雖末細不遺。雖無事亦必虛書。時月而書而已。習此心使存。以就業爲萬幾之宰。是故孔子取之。以爲經焉。故其書法亦不必同。有微而顯。有志而隱。有宛而成章。有盡而不汙。無非懲惡而勸善。如此又焉用筆削乎。今唯用微顯一例以解春秋。欲以曲成筆削之說。所以在難也。然此五例傳修而後明之。傳不修不明也。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及春秋疏畧

序

三

秦焚書。孔氏子孫爲孔子藏書壁中。曰書曰傳曰論語曰孝經。皆孔子書也。且不言春秋而言傳。傳之重也。決可信已。學者因有請曰。學春秋宜如何學。曰。學春秋與他經不同。孔子經解已言之矣。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今學人其各製一策本。自春徂秋。日取其所言所行之得失。及所見所聞之當鑑戒者。挨年順月。以書之策。屬類其辭。以自記。比次其事以相考。如此自日進於改過遷善之途。而不自知。此卽春秋之學也。至於屬辭也。易失

之亂。忌諱之辭。近於清瑣細之辭。近於濫直實之辭。近於偏人見其亂也。而吾之志常辨焉。其比事也。亦易失之亂。前事與後事。複襲而易厭。大事與小事。參雜而易紊。人事與己事。間隔而易疏。人又見其亂。而吾之志自一焉。則可謂深於春秋者矣。此孔子教天下後世學春秋之正說也。卽孟子繼詩曰。懼亂賊之說。亦言作經之旨。及其功效則然。非言學法也。世儒不察。執字泥文。以爲其中有褒貶。孔子以匹夫擅二百餘年誅賞之權。如此以爲學。則氣傲心高。無狀甚矣。不然。亦唯日以刻求深督乎古人與自己身心。毫

序

四

無益焉。皆世儒自撰此口耳之學。孔子無此說也。康熙三十二年夏仲壬申後學張沐序於敦臨堂

春秋政畧卷之一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泰校

隱公。隱公二字。經文也。隱公名息姑。伯禽二十三。世至隱公。惠公子。蓋法不尸其位。曰隱。周平王四十九年立。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釐子。生隱公。元妃死。天妃攝。謂之繼。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取為夫人。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桓公。桓公已繼室矣。而惠公又取仲子為夫人。隱長桓幼。而惠公死。隱立。桓奉為嫡嗣。而隱為桓攝。不尸其位。終將後之。為承父命而行大義。東遷而後不冉見也。春秋始隱公。亦以孝弟為人倫之本乎。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元始也。始為君之年。春四時之首。天之元氣也。王正月者。周正月也。周建子。以十一月為正月。冬至之月。一陽生於子。天之元氣。故為春。孔氏謂月改春自移。是也。觀乾卦元始之說。及復卦剛反之說。更無疑。正者政也。人君出政之始。月也。魯史於隱公即位。改元之始。昔元年春。王正月。而虛其即位。之文。不書者。以攝故也。儒者於不書即位。多生異議。不知魯史立春秋之義。以教人法天行德。故而不書即位。春秋之心。不忘也。昔元年。即敬其始。為君而不書王正月。即敬其為周天子之正朔。而不敬忘。不書即位。即敬其為周天子之正朔。而不敬忘。不此。不必文之明也。故曰史文勝實。則史正須此。此笑耳。不然。直書曰公攝位。隱微然為君。而史臣不傳。將以事之可惡。可勸者。告天下萬世。惟恐文之

春秋政畧卷之一 隱公元年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宋王命。故不

之盟。魯史書字以貴之。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宋王命。故不

之盟。魯史書字以貴之。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宋王命。故不

之盟。魯史書字以貴之。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宋王命。故不

不明而無所忌諱矣。故曰攝也。沐按。孔子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經文六字。便是屬辭之法。屬辭有五例。成十四年傳曰。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怨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修之。有定而無章之例也。不書即位。蓋微而顯之類也。使無傳。止有經文。亦不見有此五例。而春秋真鵲笑。無用矣。豈足為經哉。自公穀以來。不信傳。執孔子作春秋之說。扭曲牽合。所以春秋至今難言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宋王命。故不

之盟。魯史書字以貴之。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

春秋政畧卷之一 隱公元年

禮有列國朝聘之文。以講信修睦。恐變故相。而

有失有得。但傳所不明。或此非無考。師不得執一

求好於邾。故貴之。書儀父耳。此宛而成章之例也。

以存心。不忽一事之意。隱公或盟之得。或盟之失。

事以自治。此春秋教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費伯。魯大夫。郎。魯邑。率眾以築其城。四月。有此

之左謂之左傳以取春秋之義無時無事敢忽已耳合史傳為經也晉諸侯之史多有忌諱修之以傳不為之諱故孟子謂天子之事也若謂孔子創而不書豈不甚寬不用命之賊臣哉若謂丘與作傳孔子既創正明矣又於人特借以今說正之使同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

寤生驚姜氏生而張目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

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

制制鄭邑故為號地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作邑惟命請

京京鄭邑故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

國之害也邑有宗廟曰都方丈曰堵三堵曰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

春秋疏畧 卷之一 公元年

三

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

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

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

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于姑待之既而

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邊邑曰鄙貳私副也公子呂曰國不

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

除之無生民心貳貳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

以為己邑至於原延先通之後子封曰可矣封呂厚

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者必不相親暱大叔完聚

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姜氏將啟之公聞

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

段段入於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

鄭伯克段於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

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兄不教其弟故縱之而以

其不兄不言出奔難之也殺弟奔以圖復以兄遂寘姜氏

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此狀公無既

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

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

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

無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

春秋疏畧 卷之一 公元年

四

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悔

自是良心發動良良心而行何嘗公從之公入而

賦大隧之中其樂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

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純大

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

謂乎錫與也

母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魯史止以一語書

之有微而顯宛而成章盡而不汚慈惡而勸善四

例在魯君臣以之自省自戒則有餘在孔子以之

使後人史傳相考與起人倫之志故可曰經也莊

公既有悔心自終雖已穎考叔特乘之耳但考叔

中心也此以己孝及人孝亦自可為萬世勸何必

史為經而傳不為經乎易之繫傳亦為經也凡傳有君子曰皆當時賢者評斷之語孔子並採為傳耳或即孔子之言而門人附記之亦不可知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家宰其名也助喪之禮車馬綬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

其各也助喪之禮車馬綬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日則兩喪並來昭也

今始盟故曰綬此時仲子賁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未死故魯史特書以惡之

至車同軌所以一天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方岳大

去三月同位至同朝士踰月外姻至姻親也四者禮

大而致乎贈之客各因其期而至葬死不及尸葬之

今則惠公五月之外故謂援也葬死不及尸葬之

助已葬而行葬生不及哀既葬則哀麻除哀減既吊

春秋疏畧卷之一 昭公元年 五

豫凶事未死而設施事貽非禮也

此月有武天恩下逮之事自不敢忘故書天王以

享之然其禮失皆王朝臣子之過故書名以賤之

此豈而不汚之文一得一失皆具而非偏辭也使

不作傳亦不顯也先儒謂安有人未死而歸則之

理因不信傳然正謂其無此理而竟有此事所以

為異不然何異乎此蓋王朝尊大之故智自棄之

根原諸侯不告我不察實而聽說傳粗莽為之此

王所以日卑也孔子作傳以戒後此而并述喪

告得為經也又玩此書五例皆備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不為災亦不

書紀夷二國名

敬存心耳如此則代夷有宜有不宣可不敬之雖不為災亦為異可不敬之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

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宿國名黃地

此求平於人未有不善此隱公得悔過自責之道

而人民之禍也宋世先君與人有隙不思塞之而

以仇怨相報為孝失之遠矣凡書此等事即欲此

故三月書盟鄭此月書盟宋比大其事而論之或

懲或勸由此日進則益善矣故曰屬辭比事春秋

教也此比事之義也然不止此即事不相類及不

下已如他邦者赴之善惡皆可相比以自治也若

夫內稱及外稱人不過言兩君不與死而或文耳

何與與之有乎非聖人其誰能修傳而明之

春秋疏畧卷之一 昭公元年 六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

也有宋師大夫子少華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

不見公亦不書鄭其叔之亂公孫滑叔段之子出奔衛

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請

師於邾邾子使私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命克

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

書亦非公命也

改葬惠公公弗臨不敢為喪主也故衛侯會葬公

亦不見夫國事公攝之若行家禮則相為嫡不可

例。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至魯魯史以來書而諱其事故知其為私朝也。祭伯至魯魯史以來書而諱其事故知其為私朝也。

祭伯至魯魯史以來書而諱其事故知其為私朝也。祭伯至魯魯史以來書而諱其事故知其為私朝也。

公子益師卒。

祭父卒。公不與小飲。故不書日。

祭父卒。公不與小飲。故不書日。祭父卒。公不與小飲。故不書日。

春秋疏畧

卷之一 魯公二年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以後書年。書四時。俱同元年例。不更釋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戎。徐戎也。在魯東。潛。魯地。夫先王衛戎之道。不害。不驕。別內外。以限之。有變則懲。磨焉。以其不習禮義。而外之也。以諸侯之會。則先德是也。而請盟。又不許。不許之是。與非不可考。在史也。為宛而成章之辭。可以自省。存無褒貶也。在傳亦自省得失。因時以求至善。可耳。此一念之敬存。可垂為萬世法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莒國子姓。向姜姓國。

先王之制婚禮也。受敬之道行焉。所以安夫婦也。不安。必受敬之道失也。莒子自反自修。以禮迎之。可耳。夫義婦自驕。如更不化。以禮遣之。乃撤兵強入以樓之。是不以婚禮之。而以強暴辱之也。在史。書入向。僅微辭耳。聖人作傳。以著其事。則大罪大莒。以為萬世戒也。

無駭帥師入極。

司空無駭入極。費庠父勝之。司空無駭。以官釋人。費伯也。先勝之而後得入。

史為國諱。微其辭。得傳而惡彰矣。以垂戒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張氏曰。盟者刑牲。此性。唐魯地。

春秋疏畧 卷之一 魯公二年 八

春戎請盟。公辭而秋又盟者。是恐戎有疑志。致前好不固。而後修也。先王之制諸侯也。內中夏而外戎狄。內常重而外常輕。然非即欲絕之也。修好亦何罪乎。但修好之中。有禮焉。有誠敬焉。其得與失。雖無考。其不忽此一事。亦可見矣。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紀國裂繻。紀孔子語。哀公曰。政愛人為大。受人禮為大。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是而說迎親之也。者。親之也。弟愛不親。弟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按後曰。親迎。非可代也。合二姓之好。以繼先施之後。以爲宗廟社稷主。而後敬不行之焉。則無往而能正之矣。詩云。文定既祥。親迎於渭。詩云。韓侯娶妻。顯父之子。韓侯迎止。於顯父之里。皆諸侯之親迎也。及王道衰。諸侯相惡。於是乎相避忌。則有卿迎之禮。禮運曰。時為大。宜稱次之。此或亦可謂因時起義。不失宜稱者耶。止其兩親相與之禮。敬愛。

迎之禮。禮運曰。時為大。宜稱次之。此或亦可謂因時起義。不失宜稱者耶。止其兩親相與之禮。敬愛。

之道能盡與否善之以見未可
忽也後人讀此亦可通其意矣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之長女謂嫁日歸前月送此月歸此亦無
甚別義不必煩瑣書之也而必煩瑣書之者不在此
一事也其以敬持此心而不放故如四時之運
行而無間故謂之春秋也如必有關於國家大政
而後書斯已敬心
矣而非春秋義矣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冬紀子帛莒子盟於密魯故也

子帛裂繻字莒子莒君也密魯邑杜預曰莒魯有
怨紀侯既始於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為魯結
好此說是也莊子謂無大夫在諸侯上者此亦泥
文字之病記事必以始事者為先此史體也如此
事紀來告而書之不敢忽魯之意至於盟之是非
傳不言何強作乎至為輕俾後人遇此類事故存
春秋疏畧卷之一 隱公二年 九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無傳者何傳孔子所採未有本事孔子亦不敢作
焉諸無傳彷彿此於此可見孔子雖為春秋作傳亦
述而已諸侯嫡妻曰夫人死曰薨子氏仲子也仲
子本以夫人歸我故史氏如而書之此亦因時而
變之禮也但書薨則敬其薨書夫人子氏則自有
喪夫人子氏之禮不得同於元妃孟子亦不同於
繼室聲子公以非嫡而攝位自有致誠致慎之道
此一言也心於此存理於此窮後人即以之為法
也凡此無得失皆
宛而成章之例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諸侯之孫曰公孫滑叔段子出奔衛見元年傳有
鐘欲討之伐聲其罪謂之伐而鄭不舍骨肉之怨

畢已見矣若以一字定褒貶諸侯代而不計代之
一字鄭合義矣孔子之筆謬矣其文則史未可以
文求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此書日食謹天戒也王者遇天變而懼以為天之
所以儆戒人君也日者象也食災也日月運行於
天一年十二交會晦朔之際則合化其魄而交而
不食者陽盛也陽盛其常也交而食者陽衰也陽
衰其變也人得而推測之者有定數也災異有定
數猶人之疾病有定數但不得謂之不病也不致
謹焉且必甚矣昏義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滿見
於天日為之食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焉天下
之陽事此則理之相通而事之相應者矣故帝王
之世有災異而常以政治未世亦有災異而不能
辭其亂修省不修省之異也豈災異之有異乎魯
史諸書之欲以自儆孔子述之為經而為世所同
戒也書日不書朔者或在朔前或在朔後也書日
食不書月食者詩云彼月而微則惟其常故不書
春秋疏畧卷之一 隱公三年 丁

二月庚戌天王崩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

崩者上隆之形書天王崩王崩猶天崩也言天下
無所覆也禮諸侯為天子服斬衰有奔喪之期有
虞夏之儀後世變史試自思之然乎不乎克盡臣
節在是肩無君之罪亦在是思之然乎不乎克盡臣
所以垂訓萬世也崩以壬戌是以庚戌誤也并見
王朝臣子之不教魯史不便更易孔子作傳故為
表之亦
以至戒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

於寢墓日中反虞於正寢不肅於姑於祖姑之側排
於寢而哭非嫡則不於寢不肅於姑於祖姑之側排

婦則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婦死曰薨稱夫不葬則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二年冬既書夫人子氏薨則聲子自不得稱夫人亦不得書薨至於書姓曰子氏則可矣然又以隱見為君嫌於同衆賡之稱則無君也特書君氏以殊別之不借不葬此所謂宛而成章者也此所以謂之屬辭公羊不知故不信傳改為尹氏後儒反信尹氏之顯文而疑君氏為強辭可惜矣此事而觀見隱守攝位之禮即於其母亦不少借蓋衰辭也聖人作傳并述古禮之詳則天下後世何以有古禮之可求矣故為經也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二篇君臣之分已明王貳於號

春秋疏畧卷之一 鄭公三年 土 周人將昇號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惡疾也又言交惡君子曰此下又即事窮理信不由中實無益也明恕而行要

之以禮明彼此相知恕彼此相制雖無有實誰能問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蘋蘩蕰藻皆澤菜潢汙行潦之水潢汙行潦皆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薦羞皆進而况君子結二國之

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葍泂泂昭忠信也

侍者所以佐經也凡此不告之事史皆不書而孔

闕懲勸不可不垂示天下也一為盡錄每年時月事使學者比大而知事變之始末也為事雖不在史而其中格言至論不可不使學者多聞而窮其理也即如春秋尚賢子事大是初塗荀半時有深思窮理之學體忠信以守禮又焉用質使事如此深恩如此窮理焉有君不君臣不臣名分倒置之念可容於胸中乎故此傳決不可少也儒者反不信傳而皆傳為不識君臣大義者何所見之反也設如此等義理不明即日責以君臣大義則愈昧矣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武氏子天子大夫也王崩於三月葬於九月故未葬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聞計即以先後奔喪各獻含襚贈賜之物以助孝曰賻也昔成王葬於七日召公畢公率東西諸侯入應門右皆布裘裘者天子之禮事繁而用廣其期於七月者春秋疏畧卷之一 鄭公三年 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公名和穆公卒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名嘉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

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諸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焉也

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

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為不賢是廢先君之功也。宣公舉賢之意。將宜公善德不顯舉。使公子馮出居於鄭。馮有功于國故又無廢先君之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殤公即與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知穆公之賢而立之。義也。意不在子。而子饗有社稷。莫之致而至命也。雖命實以義致。故可嘉。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宜義也。以義受之。故可嘉。

所以以日名求美。過矣。赴以日則日。赴以名則名。所以與於自稱其君也。天子以其所稱穆公卒事。知命之有義。宋宣公直以義行之。而命以義。得何其美乎。又可呼亂臣賊子之大夢。而猛省矣。此春秋春秋疏畧。卷之一。公三年。主。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鄭盟於石門尋盧之盟也。石門盧皆齊地。盧在春秋以前。

庚戌鄭伯之車偵於濟。盟而尋之。恐信不足也。古之人非敢遠日能忠信也。而常有不足之心。以謀之於未然。既盟而復尋之。所以交好最久。齊鄭之尋盟。未如魯能如此。否而既以之來告。故魯譏之。即自以魯鄭伯車偵於濟。小變也。而得探錄之以附錄。所謂謹小慎微之至者也。如此以存心。何事而可偵乎。此正孔子之意。

癸未葬宋穆公。

魯會外諸侯葬則書日書葬以見相與信睦者之有終也。八月卒。十二月葬。五月之期。合禮也。並誌。

之以為天下。

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美而無子。衛人所謂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弟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駟齊淫泆所自。邪也。西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睦。睦而能親。且夫賤防貴少。陵長遠。問親新。問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君親臣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焉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不可言。桓公立。乃老。老謂此亦三年十二月事也。不備衛之賢大夫其諫莊公之言。可謂萬世人父教子之法。故孔子採而述之。為經以教萬世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杞國也。夏之後。牟婁杞也。取而有之也。亦言易也。二年莒人入向。至是又伐國取邑。比事而觀其罪惡已極。故史書之。將以自戒。孔子作之。經為萬世戒。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精純臣也。不二心於君。惡州吁而厚與焉。與州吁同殺。大義滅

親其是之謂乎。

誅州吁者肅也而曰衛人言公也石厚同殺亦肅衛人戮之已矣衛人公職惡父不能愛其子故曰大義滅親周公誅管叔石誅誅厚不知者或疑之自孔子修春秋而千古大義於是昭矣此舉而論州吁春墓而秋誅天下之為州吁者可懼也陳桓先助亂賊後誅亂賊故書於譏善陳桓公也天下之為陳桓公者可遷善而改過也石始終不誠心於君天下之為石者可不勉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得衛人逆公子晉於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

人立晉眾也

王者為眾立君常道也來自為立君變也王不能為眾而眾自為得其質矣故傳明之必待王命而君始立春秋之國其存焉者寡矣而宣公得以正其立可念也宜公能體眾而立君之意以為君不

春秋疏畧

尤可念也此春秋之教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得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大事祀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

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軌法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不舉者苗除苗害備殺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四時皆於農隙講武事矣對復三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告至於廟而飲酒昭文章明貴賤各以車服

數軍實數軍實點數車徒昭文章明貴賤各以車服

應麟之文辨等列皆有行列順少長後不敢擬長習

威儀也威儀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

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此祭祀之川若

夫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早謀之事官司之守非

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

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史本文微辭得傳而顯然後知其有非禮之實且

言遠地也非禮遠遊荒於政矣識者謂經可去

而傳不可去也萬世

得的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

翼侯奔隨

春秋疏畧

曲沃晉邑晉昭侯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莊伯成師之子翼晉舊都也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沐按

晉西方諸侯與魯不相告也魯史所不書自孔子

作傳不拘告也不論同盟而凡所稱拾盡得書之

以附經左各傳者聖人之謙道也如此書者莊伯

人之為州吁其亂逆理罔不待言乃桓王天子

也而亦助逆為亂是誠何心王室日卑多由自取

可不誌之以開明萬世哉

夏四月莒衛桓公

得夏莒衛桓公衛亂是以緣

魯往會莒故書其會之禮有得失心有敬謹誌以

自會傳後誌其緣之故以見諸侯五月而莒不可

連亦不可緩也連則禮難成緩則敬心弛也此即

臣子之輕其君父者也漸而輕之漸而驕悍故口

臣試其君子試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

者漸矣故辨之不可不早辨也厚辨之奈何以禮

敬養之而已。禮莫重於祭。祭於喪。本於冠昏。後於聘問。嚴於軍旅。六者禮之大也。而可不謹乎。衛桓二年。秋。明年四月。葬亂是以弒。想辭也。言手非亂。將不可也。天下後世。可鑑是矣。

四月。鄭人侵衛牧衛。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

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

元。濟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制地名

曼伯子。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

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施報相衛。大戒也。兵凶器也。不得已而用焉。即以

不虞者為備。不然。寧不可以輕用。衆命也。故書此

以示戒。

春秋疏畧 卷之一 隱公五年 北

侯於翼。春。翼侯奔隨。

伐曲沃。立哀侯。止也。桓公可謂悔過矣。但報而後

悔。不叛將不悔矣。所以示天下後世。貴不遠之復

無也。

秋。衛師入鄆。鄆國也。

傳。衛之亂也。鄆人侵衛。故衛師入鄆。

夫人相與之道。在乎先施也。善道以先施為功。惡

道以先施為罪。蓋人不可為禍始。人人而以是存

心。爭端無自開矣。衛師入鄆。渾辭也。傳流其首。

則鄆自致也。然入則甚矣。衛亦不能無罪焉。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考成也。公問羽數於眾

仲。執筭羽。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

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舞林氏曰。節八音者。使人手

淫。故曰舞者。樂之主也。以八音之器。宜播八方之風。

次叙人情。阜財解慍。使不繼結也。天子撫有八方。故

自八。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

也。

天子諸侯。無二嫡禮也。諸侯一娶九女。女君死。次

者攝女君。不再娶也。惠公再娶仲子。為夫人。君臣

上下。恬不為怪。天子貽之。亦不以為非。然能借之

於生。不能借之於死。廟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

矣。仲子再入。則不得也。禮安於妾。則始無安祖

不可。於是為別宮。以祀之。曰仲子之宮。亦可謂禮

之善矣。矣。至羽數之義。不得來仲之說。當時無由

得之。道亦何得。傳焉。得而可輕乎哉。所謂莫不有文

之自不得用也。改八佾為六佾。是也。史書以自者

傳。是以窮理。按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六佾。六八四

十八人。四佾。四八三十二人。二佾。二

八一十六人。每佾八人。通降以兩。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

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也。郛郭也。以報東門

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

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

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

人之所敢知也。

據史。是罪三周而已。邾鄭宋。構怨亂。爭有王者起

而問其罪。有先後而無輕重矣。據傳。則王亦有過

焉。不能出師討有罪。而挾於鄭。以與一偏之師。葵

天子之威。大可滅也。魯亦不能無過焉。魯與宋。屢

蟬

尋盟矣以未使應對失實遂不恤其社稷之憂非仁者之心也若夫宋使亦深可戒矣一言不信而誠哉誌一事而有六戒春秋之義密矣

謹災也蓋食苗心日蟬書蟬多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蟬害稼國之大事也往往民以為大事而世主多忽之故特書口蟬庶幾可以動心而深思矣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

臧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寡人弗敢忘聖之加一等

也然生不能行其言死而不忌升其爵等何益乎所謂見賢而不能舉者也得明之所以

春秋疏畧卷之二 公五年

宋人伐鄭圍長葛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郕之役也

惡宋也王者之道禮報樂施和敵相尋而不已所以天下有義德而鄰封相安寧也若夫敵讎相勝則恥焉之王道衰禮讓廢列國始重報仇而以不報為恥君子悲其計慮之短也然報者報所施也此施彼報而止未有此施彼報而又報所報者矣兵戈相尋惡有忘哉深以為萬世戒焉

春秋疏畧卷之一終

春秋疏畧卷之二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菴校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舊注公之為公子戰於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按此渝變也平成也變不平為平故曰更成更相為平亦善道也公穀以渝為渝後遂因之甚無據又按每年春俱應書正月而黑同者魯史之畧也雖不書王月亦王月耳以一字為誤誤者公穀之誤誤也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

晉人謂之鄂侯

春秋疏畧卷之二 公六年

翼晉舊都鄂晉別邑也頃父始封受姓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者大夫前年王既立其子於翼故不復入翼別於鄂焉按父子止宜一立或子退而適其父或父歸而傳其子則然各宜一立或宗五正有所欲為而強扶之歟抑有父子之變如衛輒之事也此父子君臣之大變所宜亟書而人當謹之者也孔子既作春秋將以為經而傳世焉雖不在赴告策書之例何可不採入之以盡時事之變應乎若謂丘明解經則其多事矣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夏盟於艾始平於齊也

此言平者皆與之之詞齊魯比鄰世修睦好春秋以來夫之自是始平故書以誌之

傳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

州時伐鄭故不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平鄭則請平

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大國可鄭何能爲。

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善惡之念其陳

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先同州吁伐鄭是

是長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惡自人來可救。商書曰惡

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

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

崇之。芟刈夷殺也。蘊積。聚聚也。言人之去惡務盡耳。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

善者信矣。善念自中。

此亦魯史不告不書之事。孔子附之。傳以爲長惡之戒。五父之諺。言君子之評語。以及商書周任之語。何可不聞之天下後世。

春秋疏畧 卷之二 隱公六年 二

秋七月。

春秋之法。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備四時。此正春秋之義也。敬而亡矣。時雖無事而心存。不敢以爲無事。而猶生怠惰之志。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有事敬以御事。無事敬以治志。故必書之。人果能學春秋之法。自無念而不善。無時而敢忽。匪僻之心。無自而入。亂臣賊子之行。又何自生哉。孟子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者。豈懼空文哉。懼此心也。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取此也。君子於春秋書。

取焉。

冬宋人取長葛。

秋宋人取長葛。

宋自昨冬圍長葛。陳師一歲而取之。不義與師可惡也。久師尤可惡也。故謹書之。觀此傳與史文。不其異然。秋冬二字。各別。史據其所告。傳據其所採。互立以待考。無其係也。

冬宋人取長葛。

冬宋人取長葛。

冬宋人取長葛。

冬宋人取長葛。

冬宋人取長葛。

冬。京師來告仇。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京師。年飢。天子來告。諸魯魯請於都邦諸侯。以足其糴。此以下事上之禮。不可以獨爲者也。史不書傳及之。此聖人之志也。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

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平王東遷。晉文侯鄭

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說。說也。武公打王於銀。而王

矣。

周鄭交惡。至是始朝。王王猶念前隙。不加禮。是不容人改過。悔罪也。是不知謙尊而先之義者也。周室既卑。更有何道能自尊乎。二傳皆闕王朝事。魯史無書。聖人特以其採獲錄之。以備後世之當懲。

春秋疏畧 卷之二 隱公六年 三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魯史誌其事者。即敘其事也。至其禮儀之或愆。或否。正不必詳明也。垂之於世。亦以教人不忽一事而已。二年伯姬歸於紀。此叔姬又歸者。儒者謂叔姬伯姬之嫌。苟年於父母國。以莊十二年歸師之次考之。似矣。

滕侯卒。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宋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

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告。告也。凡諸侯同盟於

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按禮君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是尊者不名也。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是臣子則名也。此常禮也。同盟相計。則又有稱

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名之禮以別之盟必以名告神故死亦以告神之
各赴同盟以繼續舊好息爭安民遂不以稱名爲
禮觀魯史載宋滕之計各不同

夏城中丘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中丘

農隙用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此帝王之所同
而周制尤謹焉夏農與之時也城有民則農無民
不待智者知之知而爲之至不
仁也故有作必書以垂戒焉

齊侯侵其弟年來聘

齊侯侵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年字夷仲結盟也按聘禮設介陳指節勞觀迎廟
見主人致饌牢還丰牢此聘之文也明貴賤之等
君臣賓客之義使諸侯致敬致讓相親以禮則外
不相侵內不相陵此聘之實也今齊使仲年來聘魯

春秋疏畧

卷之二 公七年 四
以固前盟二國禮之得失義之稱否皆
未可知而結盟之意則自善矣示勸也

秋公伐邾

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於宿公伐邾爲宋故也

公首與邾盟次與宋盟二國皆公之好也宋幾而
經宋矣及宋有齊鄭之交又遂重宋恐不可得親
則伐宋所惡之國實我所好之國伐人以媚人君
子貽之此事而說隱之此宋恃亂其矣故可承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
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

凡伯伯魯爲周卿士發幣私見之禮弗賓不以賓
禮待戎也以歸執凡伯也夫戎非禮義之邦中國
常以禮尊之而猶執凡伯之從也况彼以禮來而凡
伯反不爲禮以故戎心致楚丘之禍可以知禮足

引補凡伯
足垂戒矣

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澶盟壬申及鄭伯

盟軟如忘意不在洩伯曰洩伯鄭五父必不免不賴盟

矣不借盟意鄭良佐良佐如陳澶盟辛巳及陳侯盟亦

知陳之將亂也後陳亂蔡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

侯請妻之三年忽爲質鄭伯許之乃成昏

凡人之不敬皆亂亡之徵也此春秋大義魯本之
論也故史無而傳謹誌之至陳鄭相平相昏特以
備一事之意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
春秋疏畧 卷之二 公七年 五
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大丘垂衛地又

齊以宋衛有不平於鄭將爲平之故二國先相會
以謀其行事他國相遇無與於魯而來告者慎所
舉動之意也便不告鄭邦若行師從能無疑畏生
變乎至於所謀之是非亦無論焉書以自諱耳如
此書者以爲存心之學則大有

益若別求褒貶豈不強作乎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祓庚寅我入祓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祓易許

前通魯爲鄭祭泰山湯沐之邑許田述鄭爲魯朝
宿之邑有周八朝仁焉鄭屬東岳諸侯故有祓邑
按平王之世天子巡狩之事寢諸侯不赴方岳則
湯沐之邑爲無用然猶存故典以俟將來及桓王
時已失如其不祀泰山也故鄭先曾請易許田於
魯今使大夫來歸之魯遂入而居之此固諸侯之

不職實天子失道不能為百神主也故

夏號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

平王將昇號公政而未即與之還桓王始使忌父作卿士為政也天子尊矣天子之政大矣忌父果能指桓王果能知人善任以輔王室而朝諸侯一振東周之衰手亦聊以承乏其官而已此何事也而可輕舉手哉周不告史不書傳特誌之以為重事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

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謹世祖矣非禮也何以能有

鍼子陳大夫禮將逆婦先告祖廟而後行忽先逆而後告廟是不重其為夫婦且因其祖矣非昏也昏者禮所以奉先祖之後不以為夫婦又無其禮者皆不能生有之道存焉凡此皆所以開春秋疏畧卷之二 魯公八年 六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亦同盟諸侯故赴名

辛亥宿男卒

宿男男爵也非同盟故不赴名恐按先書外諸侯卒皆因因其赴而誌之豈僅不忘人之死乎亦所以自謹焉夫卒者盡也君子小人同歸於盡與其為小人而盡何如為君子而盡常自視人鑑已就其生榮死哀斯人人所當自念不忘者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秋會於溫盟於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前年秋宋鄭已有私平而衛不與宋亦未果也今春齊為平之而未結故此日卒平宋衛於鄭魯史不書鄭畧也觀於鄭二字鄭與盟也以解四年國鄭東門之憾釋疑講睦定國息民故曰禮也按溫與瓦屋皆周地也周禮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齊魯此舉不在齊宋衛鄭而在周地或亦曾請命於天子者故曰禮也蓋王室不能有為文禮不備故傳亦無所考耳然能溫與瓦屋自可見矣

八月癸亥宣公

魯會於故書藝不及五月之期非禮也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以猶因也

鄭莊先不見禮於王今以齊僭在周故借齊先道達於王而朝焉此可謂有事君之禮視此傳可知七月宋衛之盟為請於王并先後皆有朝聘也史以齊魯不書傳亦以無考不書僅採有鄭伯以齊春秋疏畧卷之二 魯公八年 七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得公及莒人盟於浮來以成紀好也

二年紀盟於莒為魯也今魯為紀盟於莒以成紀之好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亦一道也

蟥

周九月夏之七月方禾而蟥未有不為災者不書或災未甚也或書蟥即書災也要不在此此書蟥者之心以示後世則敬百姓之心已至矣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

三國宋俞鄭也。國言相恕之謀。楊安集也。齊來告而史亦不書。可知史文之畧者多矣。孔子採之以附傳。則其不敢畧一事之心。可爲萬世法也。告成三國。卽不止三國。當告成也。欲固是命者。皆相好也。此齊仇之明德也。故欲承受之。或曰。齊有何明。德不遇兩國相誦之虛辭耳。不知聖人簡取諸人。以成我之全德。後世學者。達此義。乃可讀春秋矣。

無駭卒羽父請臨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

天子建德直作德因生以賜姓不姓生姓胖之地故陳爲媯姓

土而命之氏因其所封國爲之族氏若諸侯以字
胡公公陳命曰陳氏是也
侯

單不得賜人姓故其爲證因以爲族或使卽先人之

春秋疏畧
卷之二
隱公八年
人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世世居其官而有功者則以其官爲族名

晉之上氏中行氏之類或以所公命以字爲展氏孫

月之邑君是氏韓氏魏氏之類今不立公以

子展之孫故爲展氏。

清益族則無駭亦惡黨也此書亦志而晦之類至

於天子建德賜姓封土賜以祿爵之類其義可不令
於者各有以字以謚以官以邑之別其義可不令

後世聞風無德可建卽無土可封字諸官邑皆因忠而有名也氏族之榮與否可以照錫青文觀衆

仲之吉則無駭爲僭氏而

石千哲曰以鑑所服矣

南氏也。季字也。聘問也。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

者大行人歲徧存二歲徧類五歲徧省存類省三

聘爲非正此據魯史而言愚謂魯史之書多畧此

所以使魯君臣比事而省之累有罪以自懲而改

馮果無罪以自勸而進焉此信史之義也天下
後世學此以遷善改過又聖人作經之義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九年春正月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言始也大雷曰

自今日起以庚辰大雨雪亦加之南狩下也亦

後皆宜而以寒也。房歷十一月。宜女。之如之。謂自胎。

後昔年書畢失也丹兩自三日以徃爲霖平地尺爲

大

以之三月今正月也微陽始出陰氣尚凝南未可
以大雪未可以出又未可以長地微雪則可未

可以大平且長也故史書時失也天有變則時令
差矣時令差失畜天之怒威於人也天可不敬懼

修省以回天意乎詩云。

春秋疏畧卷之二 隱公九年 九

快宰，

挾杜氏以爲魯大夫。月日并不書。更畧之也。或有

問文然孔子不妄者不在文也凡書皆敬而已。

城門

夏城郎書不時也

不時謂尊也。凡夏有城築與此同例。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蔽之至也

從同例番夏冬亦同例

冬生各齊併于陽

宋公不王爲不王。鄭伯爲王左士以王命討之。

伐宋宋以入郕之役愆公不告命

救入邪為想故不公怒絕宋使不通秋鄭人以王命

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於防謀伐宋也防魯

觀此傳可知當時諸侯朝貢於周之典猶未全廢

一盤王之人何以肯奉王命而討宋此所謂屬辭

比事而不亂者也儲者不信傳恐多臆說也史多

簡文止書公會齊侯失其重矣而孔子以其所採

佚事附左則知此舉為奉王命謀伐宋也臣子之

義舉也宋不告而鄭來告故有此書

史微而傳顯之故傳成而後經各焉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徒步

其侵軼我也恐步兵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

寇而速去之以試寇之堅銳速去以致敵之進驕

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

春秋疏畧卷之二公九年十

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獲得進而遇覆必速奔

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

者奔視瞻遂之衷戎師衷防戎之中前後擊之盡殲

也殲死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此時有此事孔子採訪所得叙而記之慎兵之尤

也如戎之喜兵喪師則不可即鄭之許謀幸獲食

仁者之為哉然聖人不為亦不可不知也聖人不

委武事備而不用不獲已而用之無與敵者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鄧為師期鄧魯

史書二月傳書正月孔子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史書人說師言若齊鄭之君不

與也傳書兩君皆與者實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彘公敗宋師於

菅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

師於我管老桃防皆宋地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

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朝不貪其土以勞王

正之體也蔡人衛人鄭人不合王命

春秋疏畧卷之二公十年十

與故書公以宋師而鄭師入郕人防皆秉公之

師期也故論功行賞皆及魯不及齊亦因以知為

其正矣為王師士奉命討不庭正也得地不自與

亦正也故為得正大之體而不辱王命矣公討齊

不朝不貢之故故得土以上之王俾勉其後事乃

莊正而用已失也書以謹之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入鄭宋衛出蔡人從之伐戴戴國八月壬戌鄭伯圍

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師在戴故宋衛既入鄭而

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怒不與

無禮過者終凶也。伐宋之役，鄭有王命焉。宋人所宜避，而鄭不避，可以正義而不干天殃矣。乃不知出此於忿益，益復結與國出奇兵以暴鄭，即所以怒王也。以臣怒君，必有天殃，故內發卒起致覆三國之師，所當一一詳誌以垂戒者也。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師正於戴則國空矣，故易入也。鄭之此舉抑又過矣，吾以為戒。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達王命也。

九年鄭致王命伐宋，諸侯自宜聞命動王，雖有舊怨於宋亦不違念矣。蔡衛固叛人矣，鄭亦不會均自罪焉。討之宜也，討以問罪，入郕何為？仍諸侯伐宋故事耳，亦足戒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春秋疏畧 卷之二 十一年 士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國遇者則各別曰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而見必有一先故爭之。

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而見必有一先故爭之。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而見必有一先故爭之。

以後之任姓則姬姓也。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序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賁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宗人之盟皆先同姓，見定四年傳。

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齒，序也。自是任姓若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

若辱則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請，請滕侯許之。乃長滕侯也。

史記宋朝敬朝事也。傳誌其爭長之事，則同姓諸侯與異姓諸侯相朝同遇之禮，以親疎為先後，侯

此留矣。方其先禮未明，則爭起焉。迨公蒐周之官，自可無爭。故曰禮至則不爭。此周禮在魯者可證焉。若者，也。若舍傳而肆為無稽之說，橫生貽誤於前人，悲非切己之學矣。何無焉。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即時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祖廟也。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朝以走。朝，車也。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及大遼弗及。子都怒。

弗及子都怒。大遼，通遼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於許。傳，布兵以攻。

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

春秋疏畧 卷之二 十一年 士

登孤，名也。瑕叔盈又以登孤登。瑕叔盈，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同稱。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

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不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叔也。

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共億，共事也。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又兼許叔。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和許人。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鄭大夫若寡人。

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鄭大夫若寡人

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夫佑許君無寧茲許

公復奉其社稷亭使莊公復唯我鄭國之有請焉焉

如舊昏媾莊公親好如故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

族實逼處此莊公能降心從我悔禍之言以與我鄭

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

乎禮祀許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

以固吾圉也前邊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

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

鄭自桓公受封至莊公纔二世故曰新邑在今河南新鄭縣舊鄭在京兆王室而既早矣

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序謂禮法夫許太岳之胤也堯時四岳之後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一年 古

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

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許無刑而伐之刑法也不以禮法自處服而舍之責君而去之

度德而處之不能無德量力而行之力止可以相時

而動無累後人許悔則復其國我死乃可謂知禮矣

鄭伯使卒出穀行出大雞以詛射類考叔者二十

為行百人為卒古人以豕大雞三物詛詛於神詩出此三物以詛爾私不以法治而詛之於神君子

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以無德政

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傳文頗繁若當日所採如是不則簡以盡一時之情偽也鄭莊於是有意就就此事言禮者有制之

謂也王室既卑諸侯放恣得伐而節制者斯可矣

齊侯謂許不共不共於王朝也鄭莊謂鬼神實不

逞於許許君子曰許無刑其必有可伐之道伐而

不有置其君而去之可謂有禮之師矣故鄭一節

而取之可為世法者也道阻射一事實失政則又

使學者遠善改過以幸美一身此聖人作經之意

也豈區區取已往之人而窮論其賢否以資訓於

地下哉余嘗疑文王伐密伐崇而作邑焉見於經

者皆無諸告於紂之文孟子於齊之伐燕曰置君

而後去之豈非亦可行與儒者所論春秋大義嚴

矣則文王之事孟子之論豈遂待於春秋與至其

君子曰之文皆典重精微余竊謂孔子及門弟子

之筆或亦孔子所采於賢士君子之論後人未可

以薄學

高之也

王取鄭劉為邦之田於鄭取鄭而與鄭人蘇忿生

之田忿生周武王司寇杜氏云蘇溫原綈樊四隰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一年 孟

鄭也鄭能輔助王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

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東遷後自桓王失鄭而王室益卑原其所自起道

失耳恕於內為德於外為禮以德感人以禮教人

猶患不至而况不然乎傳世格言就

一時實事以發明之故易以動人而為經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

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

親息本不微辭不察有罪出師之辭命犯五不韙

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是

以一言之違而與師犯五不韙以表衆命聖人

若不忌焉滅之天下後世必將有犯之者矣

冬十月鄭伯以號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

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

則否凡言不書謂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

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臧善也如之如其所告善

勝者不來告克皆不書

鄭伐宋史不書故傳及之而并明魯史告則書不

告不書之例以見之又明告則書者無論師出有

善有不善亦如所告善否以書之雖滅國大故兩國

皆不告命亦不書之此以見魯史所書從所告不

足據以爲得失也不書因不告不足據以爲重輕

也則凡有傳無經之義不大可見乎而況可執泥

一字以求經以爲妄錄之嚴不亦誤之甚哉如此

書者鄭伯有罪而傳亦不詳惟詳於書不書之故

蓋區區詠已往之人不如自治乃心之爲切要也

故元年傳已將不書之例明於前此又詳詳詳之

春秋疏畧 卷之二 十一年 七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魯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

魯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請

公於桓公而請弑之曰殺上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

戰於狐壤止焉爲鄭所養鄭人囚諸尹氏鄭大賂尹

氏而禱於其主鍾巫尹氏所主祭遂與尹氏歸而立

其主鍾巫至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爲氏

魯大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爲氏立桓公而討爲氏

成表

今若但存經大略試之情全不見矣何足爲經

有傳存雖廢而彰所謂志而廢者此類是也他爲

君羽父相繼宜直書弑君之文於策有禮也志

勿得不廢也史者文勝於實則史實勝於文則

野他國告赴尙如其辭況於本國而不詳其惡許

以爲直對矣古人以此爲忠厚也至於孔子已

異世矣取史爲而左之以傳晦者單彰故曰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沐按凡攝位者雖不終於君而

曾在此位者亦不得復以臣禮臣之周公攝天子而

以終也一也儒者謂桓爲弑而不

與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何相解哉

春秋疏畧 卷之二 十一年 七

春秋疏畧卷之三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泰校

桓公名執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史記一名允蓋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傳見前亦志而晦之例書即位言乎其遵養繼位正其為君之始名也其文全善而其實則甚隱自亦大惡者也問舜為堯攝政猶臣也隱為桓攝政亦臣也而傳謂隱為執何也以堯本為君分已定矣桓未為君而隱先為君攝之云者實隱志也終其讓桓而猶未及分未定也舊賈到與可不辨乎至於先儒謂如其意而書即位所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元年春公即位修好於鄭鄭人請復祀周公辛易

春秋疏畧 卷之三 桓公元年 一

初田先魯受初田未與許田故公許之三月鄭伯以

璧假許田假言為周公一為祀初故也初田為直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於越結初成也盟曰渝

盟無亭國

魯有朝宿之邑曰許田詩云蕃帝與許復周公之字是則公所受焉伯禽則會於成周之地也至於東周王居洛邑魯之朝宿實在焉隱公受初而不易許田不意天子之意相與直懼諸侯之討欲結鄭自同鄭莊公魯有惡要易許田加璧稱假曰視周公告鄭也木幾又結初成是故君子於易許田結初也知魯鄭之志不復有周此二者者盡而不告之例也盡書其情偽而不為之諱非偏辭也

秋大水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廣平曰原

詩與也災與帝王所不免但帝王常存謹災之心災不能為之災也何也雖有以備之既有以備之雖災不為害春秋之君盡民之力竭民之財而漠不為念災是以成焉故凡書災書異皆微詞也不責人而已

冬十月

無事書首月解見隱六年秋七月此魯史例也孔子作傳不拘此例故於十月下又叙二事

鄭伯拜盟

拜盟前越之盟也鄭伯於易許田一事繁然然而有禮也非可觀乎究其本則遂其私志正足悅心耳魯史書虛而傳又叙出為後世戒也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

春秋疏畧 卷之三 桓公元年 二

地

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父嘉孔子六世祖男女別途不可不嚴其禮者於此亦可鑒矣周傳果聖人作不應彰顯之禮曰華父之隱非孔父之隱也孔父有兼書聞之諸侯矣孔子能私之乎作經欲以懲勸天下開明萬世不容不詳從史文述之不容自作也然此亦如我罪我之一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父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

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

先書弑其君

督雖有君心責躬之而後敢動惡念以殺孔父是弑君之本不立於殺孔父之後故可厚其弑君之

罪不必有因也。使不修傳此義亦無從見耳。何也。使無傳。卽後書弒君弒之罪。豈因之而減乎。先書者。以其先有無君之心。於平日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辨之。不可不早辨也。此其所以示萬世也已。

滕子來朝

列國相朝。禮也。自王道衰。強大不相下。而遂廢之。雖小國猶不敢廢。所恃以自保耳。滕侯也。書子未詳其自。然史亦書所應書。無褒貶也。此亦彼而或章之。例舊謂時王所除。述之而儒者又疑周衰不能黜陟諸侯。非也。邾儀父助齊桓與伯。王爵之。以子則取鄭四邑。而季孫公十二地與之。可知如滕薛杞。皆小之國。而季孫公十二地與之。可知如周道衰也。然亦天子自弱。而強大諸侯未嘗敢一日不畏名義。如州吁不能自立。觀王而可則廢置。晉君又鄭子忽在王所。而陳侯請妻之。以求王寵。宋人不庭。命鄭士討之。以齊之強。齊朝請以會諸侯。並送不能。此一滕薛杞之爵。耶。謂仲尼黜之。悖甚。謂自貶。亦無是理。總之春秋屬辭比事。以自治。文非所重也。

春秋疏畧

卷之三 桓公二年

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於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卻大鼎賂公。所造之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莊公名馮。齊侯之賊也。宋亂。將亂之也。於是國人不服。而亂興。會于宋。亂君子以爲誅督也。而正不然。乃受賂以立賊。氏使相宋以專國政。則誰復敢討華氏者。弒君之禍。將接連天下。而人不以爲怪矣。史有平亂之名。史之志。晦矣。而傳顯之。四國之惡。乃以不沒於世。而示懲矣。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夏四月。取郕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非祫也。弒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也。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

春秋疏畧

卷之三 桓公二年

四

越席。車以越席。越草席也。大羹不致。不和。羹。黍稷曰羹。昭其儉也。衰冕黻裳。衰。玉帶。裳。幅。烏。衡。統。紘。紘。橫持冠統下垂也。昭其度也。有司度藻率。鞞。鞞。率以幸爲之。所以藉玉。鞞。屬游纓。鞞。帶之垂者。游旌旗。昭其數也。以上尊卑。火龍黼黻。衣之游。在馬前。昭其數也。各有數。火龍黼黻。衣不同。前。故。鞞。率爲之。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有五色。各取象天。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頤。鸞。在鑣。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高。於天。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惡邪之臣。華督。而置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此象而爲華督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萬壽九鼎。以稽九州義士猶或非之。齊之僇。而况將昭違亂之路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

於魯乎臧孫達哀伯也有君達不忌諫之以德

納賂鼎於太廟非哀伯之言孰知其惡有如是乎此萬世所當奉之爲經而史微之聖人所以亟亟修傳以顯之皆此類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來朝者何心而不敬反致怒於人此義可不察乎故前春秋傳每一事得一事之益

蔡侯鄭伯會于鄆

蔡侯鄭伯會於鄆始懼楚也

楚自武王時號蕩陵江漢鄆蔡鄭三國地與之近是以懼也懼者中不足也下不足而自求足之莫如會也魯有仁焉七十文王百聖人將懼已大何懼人

春秋疏畧卷之三 宣公二年

五

春秋則勝失之於豫則敗治

九月入杞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我入杞我之惡也其不敬而無禮者孰甚焉且敬有諸心非可以討諸侯之不敬同等相討不亦當乎書之策人人可以當此而自反矣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公及戎盟於唐修舊好也惡惡冬公至自唐告於

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遠行告廟反則告至侯祭而飲福也特相會往來相既舍爵則以出行之導功書之於策

地讓事也我與一國相會曰特往則稱往於某地來則稱至自某地凡如此稱皆二君相行禮讓之事可知此書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

也參三國也國多故稱會故知非禮讓之故乃集戎其事

傳止曰修舊好無得失也無得失而書敬也傳又將告行告至之禮焉書於此以存孝道又將讓事君子無往而不以禮讓行之何獨簡於戎乎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

仇條晉地太子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仇文侯也名仇師服曰晉大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各以名子恒叔也師服曰晉大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各

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

春秋疏畧卷之三 宣公二年

六

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

替乎見必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

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幸于昭侯元年危不自安期成而爲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傳

故天子建國封建諸侯諸侯立家立卿大夫卿置側室

衆子也得一大夫有貳宗爲貳宗者以輔家士有隸

子弟自以此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

無尊卑以親疎爲分別也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貪欲上位今晉句侯也諸侯而建國大都是

而納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惡之四十五年曲沃莊

伯伐翼弒孝侯莊伯桓子翼晉國所都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

生哀侯孝侯昭侯子哀侯侵陘庭之田南陘庭南

郇啟曲沃伐翼

二年冬又有此一不告不書而傳采錄之國

三年春正月

魯史本為正月公會齊侯於高孔子以其所不聞

之可知傳孔子作史傳總一經也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於陘庭韓萬御戎樂弘

為右莊伯桓子稱代立是為武公師再宿為信通信

春秋疏畧卷之三相公三年七

逐翼侯於汾陽逐翼侯驂絰而止木止不行夜獲之

及樂共叔其叔相叔之傳樂共叔

此大約皆晉采之事孔子采而後年叙貴以

公會齊侯于贏

會於贏成昏於齊也

成也其食必河之號豈其妻妻必齊之美得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不盟也

盟晉古所不廢然信不足也晉信而足又何盟焉

晉也而已去其一祭矣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公會杞侯於郕杞求成也

君子當恥己不能敬人而貴人之敬吾恥己不能

容人而為人所容小人反是杞亦諸侯也而以朝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也天威之

公子如齊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譚公會齊侯于譚夫人姜氏至

春秋疏畧卷之三相公三年

自齊地

秋公子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先君之好以為禮辭重齊侯送姜氏非禮也

下室母陳之房中父陳之東階之上凡公女嫁於

敵國之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

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

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聖人作其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更如常書傳考其來聘之故致夫人也致之義未詳蓋致問于夫人也恐其有失婦道未宜其家焉此人情之常而禮之所在何可忽之可以示勸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於魏

芮國在魏郡伯爵名萬魏國在河東史不載其事聖人采之叙於傳以垂戒焉且惡之况國人乎

有年以有年書者則其不有年之多故也生役心者於此焉生憂患者於此焉故不可以不謹焉耳

五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九

春秋疏畧卷之三 相公四年 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麥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待周正月夏十一月也中冬而狩故為得時以行禮田之事特取禽獸也即簡軍實以調武戎出入有度雖有法發矢自敵取禽有節田有官納諫有史實謂有制制於野不敏於樂盡其事不荒其志此所以為有禮也桓公雖非有禮之君而魯承周禮儀羊猶存焉可以法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渠氏伯糾糾名也王朝公卿皆尊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今既書宰六卿之長也又書名傳考其實以非卑與幸而不同蓋父在則子名之故也糾有父在不敢以儼然尊長自矜於魯君之簡魯史從其意而書名以存糾之孝道於策傳為明之迄今猶有父在子名之禮留於人心自伯糾始也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秦以芮小國而輕之故自敗天下之弱小不可輕也如如此矣可不謹之惟仁者以大事小無患之道也以芮伯歸將以納之沐後四年經女止於夏無秋冬之文先儒以為開失似之孔子修傳以成春秋史傳合而為經傳秋有秦師侵芮一事冬開闢之闕之可也傳即經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建同也於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佗父公子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春秋疏畧卷之三 相公五年

十

再赴再赴也先赴甲戌後赴己丑差說者亂故也史並書以紀亂其文微傳詳釋其事而亂臣賊子之名常留萬世之誅且有國者相代之間豈不慮哉是在謹之於平時耳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夏齊侯鄭伯如紀紀祇以襲之紀人知之也齊鄭以朝紀告故史書如傳顯著其情則以諸侯而為寇攘之行也其戒之深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弱也

仍叔周大夫大夫不出而以其子攝行故魯史不爵不字不名但書某之子以其幼弱不任事也皇天使而以不任事之幼童充之國無一人矣此天子所以謙虛名也可不戒哉

蔡陳桓公

魯與蔡桓公書不月不日陳亂故

城祀丘

魯夏城邑為不時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

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

黑有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

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日陳亂民莫有闕心若先犯

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

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

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

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伍承彌縫之隙而彌縫在後

也戰於緡葛命二拒日旂勳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

亂鄭師令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

軍王之卒亂王殿其祝聃請從之從王公日君子不

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

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經弟言諸侯從王伐鄭是諸侯尚有王而鄭之罪

既以敵王而射罪大惡極者也傳之文與律條

城矣匹夫以文辭誅天下之奸雄故罪責者其惟

春秋乎不然但若

大雩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祝饗而郊之祭夏正寅月

龍見而雩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為百穀祈雨

始穀而雩百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禾閉蟄而烝亥月之

始穀而雩百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禾閉蟄而烝亥月之

始穀而雩百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禾閉蟄而烝亥月之

始穀而雩百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禾閉蟄而烝亥月之

始穀而雩百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禾閉蟄而烝亥月之

始穀而雩百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禾閉蟄而烝亥月之

始穀而雩百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禾閉蟄而烝亥月之

始穀而雩百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禾閉蟄而烝亥月之

始穀而雩百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禾閉蟄而烝亥月之

始穀而雩百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禾閉蟄而烝亥月之

始穀而雩百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禾閉蟄而烝亥月之

始穀而雩百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禾閉蟄而烝亥月之

始穀而雩百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禾閉蟄而烝亥月之

始穀而雩百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禾閉蟄而烝亥月之

始穀而雩百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禾閉蟄而烝亥月之

始穀而雩百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禾閉蟄而烝亥月之

始穀而雩百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禾閉蟄而烝亥月之

春秋疏畧

卷之三 桓公五年

冬州公如曹

如曹朝也度其不能保國托於朝而不遠此棄其

國不有其諸侯者也盛大侵陵天子不遠為之主

已又不能以自強終將淪胥而至於不遠為之主

宋之亦或一道也或疑社稷宗廟宜以死守不知

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三代而後不及見矣棄宗廟

其作到不能存天下則滅之矣伯夷仲尼其志不

及王季文王則去之而後其心有一介則同也浮于

公其亦起然聖世之外者乎孟子告滕文公以太

王去邪為首策此謂以垂鑒而

世俗不足以及此故以垂鑒而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同也

至魯日來來日寔來不復其同之辭也易離之九五曰來而復也

其州公之謂也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楚武王使使章求成焉楚大軍於瑕以待之

謂其不疾癘蠱也性皮毛有癘蠱謂其備肅咸有也

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

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嘉善也謂其上下皆有

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惡也牲豢黍稷酒

香者由於上下無譏諛邪惡之故務其三時修其五

教三農之時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

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心

之所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

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既與楚平

楚不敢伐既與楚平

楚不敢伐既與楚平

楚不敢伐既與楚平

楚不敢伐既與楚平

楚不敢伐既與楚平

楚不敢伐既與楚平

楚不敢伐既與楚平

楚不敢伐既與楚平

楚不敢伐既與楚平

楚不敢伐既與楚平

楚不敢伐既與楚平

楚不敢伐既與楚平

之師在十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

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

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

善自為謀謀身則善及其敗我師也齊侯又請妻之

又以他及以他國歸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

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齊師

民其謂我何謂我何遂辭諸鄭伯以爲辭

此者謂自賢之流往往有才名而不足以建大

事如鄭忽是也敗我師齊皆非不表表一時者

手而卒不能任

一國何其勇也

春秋疏畧 卷之三 桓公六年 五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以簡軍實冬持之禮也桓公八月行之實

更時六月農盛之時也重我輕魯大可戒矣

蔡人殺陳佗

陳佗弑太子自立至是踰年而蔡人殺之得毋合

名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矣萬世可以知戒焉

九月丁卯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諸侯太子

公以舉禮相接以太牢太牢牛羊豕卜士負之士

妻食之禮太子生三日下士負之射人以桑弧公與

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

於阼階西向而婦抱子并自阼階

命之宗婦或即公問名於申緇對曰名有五有信有

義有象有假有類中緇以名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

其手之類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曰武王以類命爲

象若孔子首象取於物爲假若孔鯉以取於父爲類

若今子同生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告不以

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幣玉則人以諱事神名終

將諱之諱之重而諱新近者故曰以諱事神是名終

將諱故以諱爲名則廢名則廢職以山川

則廢土則廢財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

信侯侯司徒信侯侯司徒爲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

春秋疏畧 卷之三 桓公六年 六

爲司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放也魯獻是以大物

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

同日臨喪

古人大小事皆有法有則孔子一生好古敏求學

聚問辨皆本諸此故作傳以成春秋不然五經豈

不尚有闕哉自儒者傳傳止舉春秋大義

夫大義何經不舉故義理於今粗疎矣

冬紀侯來朝

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紀侯來朝亦爲諸侯也思惟請王命以成齊爲

得也齊不可以力制而可以義服是知天子雖弱

尚可以名制諸侯也公告不能徒知有勢利而已

矣不知義之當請也諸侯於王而許可不許亦可也

七

經 132—323

八年春正月己卯祭。

祭冬祭也。祭冬也。盛也。冬萬物畢成。所為祭多。亦
芳備具。故曰。祭冬之正月。夏十一月也。周改正朔
而巡時祭。祭冬。自夏而冬。此祭也。常典也。亦微而
而此特書者。以見往午廢祭。而今始祭也。亦微而
顯之。例相以。以見往午廢祭。而今始祭也。亦微而
已八年。久而知懼。蓋小之情如是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氏。父字。周世家大夫也。相公。魯僖公。天子不能
自元年。祭許田。已不復朝天子矣。天子再加聘問
至此。已二矣。豈相王亦莫如魯何。而欲以我之禮
數。而諸侯之不禮。敬耶。君子曰。此殆天子之六師
也。人知禮敬之為六師。而不知其意也。天子之六師
遠道矣。智者。可自反焉。

八年春滅翼。

翼。滅之。此諸侯之一大變也。更以不告。蓋
鐵音。事傳。一叙之。故曰。孔子成春秋也。
春秋疏畧。卷之四。相公八年。二

隨少師有寵。楚圍伯比。曰可矣。鮮有。豈不可失也。

言前年張隨之計。可行矣。少師無德而有寵。此
國之憂。可乘者也。此一言。可不為萬世告哉。

夏五月丁丑。祭。

桓公始而志。內氣。驕不。畏鬼神。閱歷既久。而懼懼
遂又其焉。故春已祭。而夏再祭。蓋知其罪惡。而欲
鬼神之宥之也。豈知見神之道者乎。按春日。初。夏
日。祭。秋。日。祭。冬。日。祭。周之五月。夏三月也。不書。初
書。祭者。以物之盛多。為名。非但以時祭名也。物品
多。數。雖春夏亦謂之祭。相公當春而盛。物以祭。不
從。而從。祭。情不大。可見乎。祭祭。
弗。祭。事。神。則。雖。神。不。祭。矣。示。戒。也。

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遂。章。讓。黃。楚。

子代隨。單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下
之。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

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

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
擒矣。一軍敗。一軍不。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
於速杞。地名。隨師敗績。隨侯逸。逃。關丹。獲其戎車。與
其戎右。少師。少師為戎。執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國
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少師為隨之疾。病
其疾。而有季梁。乃盟而還。

此。此。見。寵。幸。為。禍。敗。之。因。賢。者。有。益。於。人。國。之。實
其言多與人。情。不。類。如。下。之。弗。許。而。後。戰。人。所。不
肯。也。以。少。師。敗。死。為。不。可。克。人。所。不。識。也。非。深。於
禮。義。達。天。德。者。其。誰。能。作。此。傳。乎。而。不。可。為。經。也
耶。

春秋疏畧。卷之四。相公八年。三

秋伐邾。

此。事。而。親。州。公。棄。國。來。紀。侯。諸。謀。求。請。亦。足。動
桓公不忍之心矣。乃猶加兵。無故之。邾。其。無。側。隱
之心。可知矣。

冬十月雨雪。

十月。八月也。未霜而雪。是不戒而殺之象也。
人君得無犯此。而天示之戒乎。可懼甚矣。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

虢仲。王卿士。林父。立。緡。為。晉。君。其
已滅而復之。居然天子之政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禮也。
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天子。命。魯。君。同。祭。公。如
紀。行。逆。后。之。禮。期。在。明。春。自。宜。於。冬。時。先。往。故。祭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禮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禮也。

公來晉送相國待不敢起命禮也送女有男則亦
主人之文使同姓諸侯主之可為萬世典法此亦
結王親以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九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
書

姜姓季字故號季姜女嫁曰行凡諸侯之女行唯
於王后王后得善於策尊王后也王后且尊而況
配地以理陰道以治天下之女焉并於此見矣
夏四月

史記卷四十五六月無

巴子侯解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巴國也尊
春秋疏畧卷之四 相公九年 四

使道別大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
之鄧鄧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道章讓於鄧鄧

人弗受言非鄧人所攻夏楚使闔廡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
甥聃毀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二甥鄧闔廡衡陳

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
攻之楚師為走與鄧師大敗鄧人背潰

傳承是年有此事似無足誌者然聖人以爲天下
後世若鄧人之愚目不少也書以爲鑑此大約皆

楚之精抗採附之傳
文多聖人之筆削云

秋七月

史書虛傳叙
一事如左

秋號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助沃

以四國代曲沃所以安晉也

冬百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魯太子來朝賈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感
樂奏而歎施父曰施父魯曹太子其有愛乎非歎房

此以存世于朝鄰國之禮而莊志孝子愛親之誠
焉射姑曹世子名則官凡諸侯之嫡子皆稱太子
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嘗則以皮帛樂
于男皆各當其國之上卿故曰禮也魯太子初感

春秋疏畧卷之四 相公十年 五
其子押行也父有命子不得違而憂父之喪雖樂
而而不奪可以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十年春曹相公卒 桓公卒 莊公立

夏五月葬曹相公

曹相公也書葬往弔勝也五月而葬合禮也曹伯
卒年五十餘年不聞與征伐會盟之事而其卒也

春秋傳其大夫爲祭王侯有辭以王師伐號夏號
公出奔處

我君臣相謂非禮也王聽祭父不贊其是
非而助之師三有失焉不可以不示戒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衛地就而與會謀好也弗遇不與我謀好也故不踐會期人情亦大可見矣故有郕之戰

秋秦人納芮伯萬於芮

秦先執芮伯於魏今以兵納之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旃之弗獻既而悔之

曰馬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買

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

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虞仲雍後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此有大道焉豈直為匹夫言之求人無罪至於此則此又有大道焉豈直為虞公言之諸如此傳皆春秋教也學者所宜三復

春秋疏畧卷之四 和公十年

大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齊衛鄭來戰於郎我有辭也
有辭謂有初北戎伐齊在六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傾諸侯

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

衛師助之故不稱伐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衛師助之故不稱伐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衛師助之故不稱伐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衛師助之故不稱伐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衛師助之故不稱伐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衛師助之故不稱伐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於惡曹惡曹地

本四國盟而史書其三傳考其實而書之此或宋人來書已故不書宋以惡三國之當耶此又可見史有公書而衛大公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若他人為孔子作傳不應又增經文

齊侯將盟貳軫鄭人軍於蒲騷蒲騷將與

鄭州蓼伐楚師鄭州莫敖思之
莫敖楚官闕廩名即屈瑕

曰鄭人軍其郛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

次於郛郛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郎郎有虞

心而恃其城莫有圖志既恃四邑又若敗郎師四邑

必離莫敖曰蓋請濟師於王封曰師克在和不在容

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

春秋疏畧卷之四 和公十一年

七

日下之對日下以决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於蒲騷

卒盟而還武軫

或曰仁人不言兵專非孔子之作也曰不然聖人不自言其能使三代以後不復用兵乎兵固自有道也如闕廉之云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鄭人以五國之衆不能察成敗而楚以一國廉謀之而有餘雖武事亦賴有才也楚豈無故而與乎哉故不可不謹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莊公卒于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忽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

祭曰必取之君妾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無大援助

三公子皆君也
子突子亹子儀

初祭封人仲是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

初祭封人仲是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

初祭封人仲是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

秋七月，公薨。

而告喪送葬之禮不察此可爲後世
所法也臣聞古語云臨公立不能從容以裁喪禮二月
之內必盡其歡也亂何以將興君寵多而兄弟爭
士亡節外邪區之始兄弟與兵終不克睦得毋以
身遺者乎生教之亂死又

何足畏哉高祖可以悟道矣。

九月，齊人執鄭祭仲，笑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宋宣王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姓也

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

突厥王阿執厲公可求賂焉時突厥祭仲與宋人盟

以厲公之命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

春秋雜畧

立

昭公已所立其能一旦變面而逐之耶所惡有其
於國者亦太昧心矣諸人所以有擇今段章之例
史公已而舍世子不言惡怒而私宋也傳則專責
宋與突與祭仲焉故君子之於春秋也以傳爲正

柔會朱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晉大夫名未賜族也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墜
失此書無傳不可強解當時魯君臣自知其得
失且魯人學春秋亦凡事自識其失焉則深於
春秋者必強解何爲此例最多若此事而觀魯失
書則未見外於齊衛鄭魯既失三國更
問二國諸侯之遺聞不聞道也夫可見矣

公會米公于夫鍾夫鍾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朱公于國地

史例而國特相會舊地事也皆無傳或亦不待傳與。

十有二年春正月

首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傳十二年夏盟於曲池平杞莒也

不平公爲平之書事而已敬之

秋七月丁亥公會朱公燕人盟于穀丘。朱地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丘。別名句瀆

宋以平厲公之故賁賂於鄭兩國遂不平公欲平之穀丘之盟朱許平也史書燕人蓋燕與公同平

所採不聞燕人故闕之。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春秋疏畧

葬魯未會也。

公會宋公于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米公于龜地朱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鄭地

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於虛冬又會於龜宋公辭平

故與鄭伯盟於武父

何武之鹽朱已許平公恐其未果故又兩會兩屬之卒又辭平公於是棄朱好於鄭朱既不信胥亦不謂春秋之人心如此好學之君子所宜默解而啓之

丙戌衛侯晉卒。宣公卒于
惠公立

來赴故書

十有二月及師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送師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

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信以發罪宋不受陳師而戰戰必有所傷皆宋無

信之故盟以已兵盟而不信兵因以與故無益也

止長無信之害不亦大可戒哉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

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不扞之人從之絞人獲

三十人獲楚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

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

春秋疏畧卷之四相十二年十

三進數之何楚師通偏也

此極形兵不可用之意楚師絞人危矣先棄其三

十人恐矣羅人又伺楚人之隙三進數之楚人不

敗亦能倖耳國家可以器用兵乎

十有三年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圖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

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

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也

非謂濟之以眾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

以刑也莫敖往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若若

不鎮撫其不設信乎必殺急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

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

假易也天不假貸假易之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

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賴人之人為楚不及莫敖使

狗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郢亂次以濟遲無大失大遲

不復且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

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

皆免之

宋莊高心不固是春秋大義在乎敬鄧曼之言其

知道理如此傳者大約皆孔子採摭機而為之文

以乘鑑萬世也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

春秋疏畧卷之四相十三年十

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宋多責賂於鄭之魯厚也鄭已略鄭不堪命奉命故

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告魯魯以紀助不書所戰

後也公後失戰期鄭人來請修好修武父

失以賂宋得厚賁之愛固足愧矣宋以賂立人為

君而及得一勁敵不亦深可羞哉言利之害往往

而不戒乎

三月莒衛宣公

會莒也五月而莒也

大水

大水必書皆天之變也民之窮也故書以謹之

七八九月皆無事，青虛敬也。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皆無事也虛數也

十四年春會於曹曹人致餽禮也

曹人以諸侯會於其境則致餼牢以盡地主之義此禮以義起者也。不可以不識。

正月夏十一月也。米堅之用而無米萬物之氣散無所欲藏矣。後將何以成歲也。故謹之。

五月鄭伯餒其弟語來盟補月字

其英子人壽前賦汝之嬰鼎之會

恐疎也。突侍人而不自恃。小人之中。饒如是。夏五。自是夏五月。有何疑義。後世傳寫。偶闕耳。儒者輒爲委曲之說。皆自公敘起之。謬甚。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御原人君親耕以奉素盛之所藏也當秋祀夏入月之祭也周八月書也傳原史書當之意爲不害因御原災而當乃書也傳原史書當之意爲不害也禮莫重於祭災莫不祥於御原當嫌以爲禘考之食將新焉而惡傳於人之口也故欲諱之去災四日而行嘗祀以告於諸侯災未爲害也以弭凶識焉耳慢祀蔑神以飾災弭讖則無懼矣修省之實亦可知矣可戒之大者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傳公卒于襄公立

凡吉書喪葬皆相植之禮也既以恤人卽以念己人孰不有死乎而可不正其命以死乎前後皆此倒不更我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十三年焚渠門戰於宋

入及大達達道方伐東郊伐戕殺也取牛首牛首邑以大

方曰樹爲虛門之檄好鄭

6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十五年春天王使冢父來聘車非禮也諸侯不貢

車張上之所以賜

也。周侯有常職。貢。故天子不私求財。此禮所以明尊也。今反以上而求下。舍尊而就卑。其不自立如此。諸侯將益輕之。示戒。

二月乙未天王崩僖王求書崩立。

自立亦死不自立亦死人何如終自立於禮而死

天王自愧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而葬魯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堵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
姬知之仲女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

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
而將享于於郊吾惑之不養所翁於其室而於郊以告則以祭仲

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公載以出雍氏曰謀及
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出奔自奔也復歸復其本位也突純乎枚求猶疑之必安往而能自安乎皆自奔非人奔之也忽之復歸正矣但不聞國人迎己不吉於諸侯以為自入有急於為君之意而無令國傳之意蓋均未許也後之國者可以鑒矣

春秋疏畧 卷之四 桓十五年 十四

許叔入于許

公會齊侯于艾艾齊地

許叔入於許公會齊侯於艾謀定許也

許叔鄭莊公為鄭士時伐許所置之君使許百里
奉之鄭復相之若許東偏而易其故地許其公
死復國今鄭莊公已五年是其期矣矣忽爭國鄭
殺之而不暇而許叔乃復入舊國是殆復與百里
之所為也復國之正也視突奔忽入兄弟相仇于
萬里齊魯昔同伐許親鄰鄭莊之命今何可不交
其義乎傳曰謀定許許

鄭人半人焉人來朝

三國朝魯皆稱人君不至也杜氏謂皆附庸國其
君應稱名使其世子來故降稱人無傳即無別義
敬記其事春秋教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栢

秋鄭伯因樸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突先君而魯其國今又殺大夫而奪其邑
不得為君則為賊深可惡也萬世宜惡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代鄭地

公會於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秋疏畧 卷之四 桓十六年 十五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吳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冬城向

史宋言何月傳曰書時必水星居正之月也下文
十一月夏九月也加閏則九月亦有定之方中之
時於此時築城無妨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初衛宣公悉於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庶母也

諸右公子名職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即新嘉

為宣姜生壽及期屬壽於左公子左公夷姜殺而死

宣姜與公子開構急子構會其公使諸齊使盜待諸

幸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使急不可日棄父之命惡

用子矣有無父之困則可也無往可容及行飲以

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日我之求也此

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職凌是十

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衛季惠公奔

齊

春秋疏畧 卷之四 桓十六年 太

如此書者史止書出奔不足惡惡而勸善又何足

為而顯微奇之孝義乃足惡惡勸善而為經焉此

等事皆古所未有他皆所不詳傳不詳其隱行

則後人之誡戒即有不至此聖人仁愛天下後世

之意故曰如我者其惟春秋乎不知聖人者反謂

史文本自渾厚而傳失之刻薄故曰罪我者其

惟春秋乎若僅經文一味偏突夫何罪功之有

千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侯紀侯于黃

十七年春盟於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平紀者齊之志謀衛者齊之志齊不滅平紀而以

謀衛之故許平紀不怠於謀衛而以平紀之故謀

衛齊皆各為婚姻之邦皆乘機會以圖志皆可

嘉而不出於大公誠懇之心君子告所不向焉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魯地

夏及齊師戰於奚驅事也爭疆於是齊人侵魯疆

驅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謹守一而備其

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也謂告焉

史書及似公也而傳明其為驅吏與戰時公知之

而齊師戰於奚驅小民以耕鋤之利相為侵吞又不

魯亦令驅吏自為政不必來告皆不明其為大事

自當任為己責請信修和以正疆可為故書及齊

師以深示懲焉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桓公卒

春秋疏畧 卷之四 桓十七年 主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人嘉之也

相侯無子則蔡季當立者也當立而在陳不以君

為念者也不以君為念而國人求之善其素也此

見人不可不善其素也胡氏謂既歸不有

國祿舞立矣杜氏云獻舞即蔡季未詳

癸巳葬蔡相侯

三月而

及宋人衛人伐邾

伐邾宋志也

春秋盟而秋伐之非公之志從宋之志夫人義不

有志轉盼而物奪之是以天下多碌碌無志之人

得夫可自反也可為萬世自反之道

勤役於物而不終其事焉天下笑皆此類也夫志何以能立孔子曰一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加五之好學也當此之盟豈徒非忠信之志哉未嘗學問見不明而守不固遂喪厥心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

官諸侯有日御官御皆與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致

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官失之遺忽而未書也謂不教其職故傳並述日官日御之職以存典禮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商諫不聽昭

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亯君子謂

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魯大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

春秋疏畧 卷之四 桓十七年

已甚矣

復惡已惡而重為惡也鄭昭公不失為端人不學則無術故難以立於亂世戒之黃若弑君之賊復惡已甚焉世

將誅之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濰公與夫人姜氏

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行會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

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濱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

齊侯於濰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譎之此國人

南山鳥獸之行淫乎以告姜氏告夏四月丙子享公

使公子彭生乘公上車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

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

歸咎不知君惡於諸侯恥辱之惡請以彭生除之

生以除齊人殺彭生

文姜不有其家魯相不有其室以致齊襄島獻之行公命殺於誠手故傳表申繻之言以為天下萬

世不守禮者戒也後世每謂先王制禮者可通變不應信守之拘拘也豈知人一有治禮之心雖其

惡皆所忍為文姜之事萬世可不深謹之

秋七月

史無事傳叙二事於左

秋齊侯師於首止首止衛地陳子亯會之高渠彌

春秋疏畧 卷之四 桓十八年

相魯代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亯而輟高渠彌車裂

仲逆鄭子於陳而立之鄭子昭公是行也祭仲知之

如齊師首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齊本謀伐衛師借伐衛之會而先誅鄭之弑君者以立威於衛也詳前而弑君者伏誅亦義也

傳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克字子儀辛伯告王

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

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匹嫡匹嫡匹如兩

政命臣擅耦國都如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亂已形者殺誅如子亯事亂未形者先及如黑肩

享此幸而見矣豈辛伯之言發訓也宜垂為典常焉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九月而葬者相戕於齊故我君所以別於他國之君魯史文也若謂孔子筆自當削去我字不然仍是魯國之事非天子之事奈何以為經

春秋疏畧卷之四終

春秋疏畧

卷之四

相十八年

辛

春秋疏畧卷之五

上蔡張氏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齋校

駐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謚法勝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不稱即位不書也文姜出者在齊未還故言出也文姜與桓似行而相為齊所殺未敢還魯魯之誅也凡新君遭喪繼位必於先君死之次年即位改元莊公念母之出不忍行此禮故不書即位獨忘其失正之故乎何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史文微傳蓋顯愆之矣

三月夫人薨于齊

三月夫人薨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春秋疏畧

卷之五

莊公元年

遷奔也史為內諱曰遷夫人不稱姜氏者絕齊姓而不與齊為親之意兄淫其妹惡及夫人禮宜絕之也正月文姜出而未還此又奔齊者文姜先奔取還見莊公之不怪而思念之乃還至三月又奔也淫婦之醜態於此者矣為萬世戒

夏單伯送王姬

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為尊卑不敵故也今王嫁姬於齊既命魯為主故使卿先送女於魯以持其成禮焉按何彼穠矣之詩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送女於魯則女降一等如魯女降尊之事天子不送魯自不可輕通公穀以單伯為魯大夫變送為迺失之矣沐謂王姬下嫁天子宜召同姓諸侯於京師以成六禮未可以女送於諸侯使自送之此亦哀周天子卑弱之苛道也况以己女而從人送不至如此之無禮也傳不言其得失在後人謹此自忖度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至魯，魯人視同魯女，而以內女之禮行於魯之宮庭。於是別築王姬之宮於魯宮室之外，以行外女之禮。故曰為外禮也。此禮所以別嫌定辭也。至送之非禮，而魯於非禮中為禮，可以法矣。儒者謂內有凶禮，故外為嘉禮。又曰莊避齊之仇，固皆為大義，然使無內無外，遂可處王姬於魯宮乎？內嘉相適，則自有文要之不以天子之命，避己之吉凶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告喪禮也。莊公卒于宣公立。

王使榮叔來錫相公命

王使榮叔來錫相公命。錫，賜也。通命相公，褒稱其德也。之，與也。而加之無王，其位之尊相何其尊也。卷之五。莊公二年。二

春秋疏畧

卷之五

事而多為之，故心存矣。春秋教也。

齊師紀邾郚部

邾郚部，紀之三邑，徒三邑民人而取其地以師。邾郚之也。齊與紀平盟於黃，盟何足信哉？且紀齊皆新，王親而不顧，天亦戒焉。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五月而葬禮也。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庶兄。餘丘，邾邑，其罪而大加。伐於餘丘，莊公時年十五。父與兵，故為此。齊此。

危之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齊王姬卒，而魯於魯齊告而魯為之服。故書之。於魯者，赴於魯，魯不敢放天子也。於齊者，赴於齊，齊不敢放天子也。魯則為之服，不敢降天子以服諸侯夫人也。桓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是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書也。男女非禮之合，曰姦。言賊禮也。史微其文而傳明之，曰書姦，則後世兄弟姊妹之防可不謹哉。

乙酉宋公馮卒

宋公馮卒，公卒，閔公立。

三年春王正月洩會齊師伐衛

春秋疏畧

卷之五

莊公三年

三年春，洩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洩，魯大夫，其為未命，其為去氏，皆不可知。衛當代不當伐，亦不具論。但齊有殺父之讐，不共戴天，豈不思報復其臣子，故發之方，洩報顏會齊師以伐衛乎？史為常書而傳考其實，則疾洩也。此志而彰之，則報之。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而葬禮也。

五月葬相王

夏五月葬相王緩也。

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有定禮矣。相公十五年三月而葬，王崩至今七年而葬，故曰緩也。魯會葬，故書或曰：諸侯之葬也，必其壞莫不至，同執不齊，致禮不備也。是矣。然使王朝臣子有親，夫自盡之。

萬千里之內亦足給之。王室臣子亦可謂無君
父不教其事之甚矣。何以服諸侯乎均示戒。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鄒音奚

紀季紀侯之弟。鄒紀邑。分也。紀侯自度必滅於

齊。季季姜於天王。而天王不能正。季伯姬叔姬於
齊。而魯侯不能平。於是使弟季分土地以入事於
齊。而自其地以存宗祀。是則紀國為二也。不則
以事大。不致不敢以憤心自速其禍。以養
人者害人也。其情亦足憫矣。故傳嘉之。

冬公次于滑。

冬公次於滑。將會鄒伯謀紀故也。鄒伯辭以難。凡

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鄒伯子

過信為次。公之入於鄒地。為紀謀。切矣。鄒伯以失
在德焉。朝文之患。辭難不至。此事而觀。蓋其齊之
春秋疏畧卷之五莊公四年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齊地

享者兩君相見之禮。用於朝中。陳樂設饌。畢皆人
所得用。明矣。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
而坐。同器而食。姜氏享齊侯。此其非禮之可鑒者
也。婦人無外事。內言不出。朝送迎不出門。見兄弟
不踰閭。於祝丘。凡其非禮之可鑒者。也。禮
之會。皆謂書者。而此不言。此事而可見也。

三月紀伯姬卒。

此隱二年。紀伯姬所適者。於魯為婦。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于焉以伐陸渚陸渚楚地

楚武王也。更名為陸渚。兵之
法。子武也。授師以告廟。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
蕩焉。而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

君其知之矣。楚先君知此天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

湯王心焉。若師徒無所。王薨於行國之福也。死於行

於王遂行。卒於楠木之下。令尹闢郢莫敖屈重。除道

梁。差。營軍。臨隨。成梁於漢水。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

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水。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鄧曼婦人也。能達天道。盈而必蕩之理。又知祖宗
之愛子孫。欲以謙虛常保其國。延武伯號稱王。今
又陳兵。授師。志意滿盈。在天理為當。死在祖先亦
不欲其生。以斬宗祀也。可不垂之為。經使後人知
此。則王亦相疎矣。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凡無信而此。事又無考。即不可強求其義。在魯史
有告則書。君雖不共事。而書之以存敬心焉。垂之
春秋疏畧卷之五莊公四年

為經。即使人學此。而放心。日以放也。又何必區區
求往事之得失哉。遇而禮之會。不傳其事。必有密
謀。而曰之詩人。謂齊襄無禮義。而求大

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大約此之類矣。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

難也。

下屬下。以臣事齊。齊也。與以全國與之也。大去不
反也。違也。違。即離。離。即不得。免紀季以鄒入。不得
免紀侯必至本國。與齊身為臣侯。乃得免於難。而
上地之志。而特素無積德。果仁之行。紀之。父老不
相從耳。其視辱屬事人。或力小故。大以速禍者。蓋
亦遠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秋七月。

無事書
首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齊侯也魯史譌與齊侯也殺父之仇耶已忘
世仇與齊侯相見之義乃及齊侯背於燕此必
文公之意使齊人以待期公棄以驍騎射厥之雜
齊使君而安之也公之待親棄怨自此送之於不
仁之甚矣荷嗟之詩人刺莊公有威儀技藝之美
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以爲齊侯之子焉者此也
萬世其惡之

春秋疏畧

卷之五

莊公五年

六

五年春王正月。

無事書
首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此突書師者何魯懼之也齊侯本欲與姜行而見莊雖已忌仇魯人未之忌也齊侯懼焉凡有差惡難忘之疾者懼懼之可止於是陳師境上以恐之而魯爲之震懼故書齊師及姜如師遂以無事是姜姜之通往來於齊侯者有功於亂國人民者也而齊將自是始平矣皆志而晦之詞

秋。郎黎來來朝。傳黎作犁是。

五年秋，鄒犁來朝，名未王命也。

從齊桓以尊王室王命以爲小邾子爵魯史記朝
半耳傳以其書名爲木王命是王道陵遲有
得於小國而之以見無王皆大國之罪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冬伐衛納惠公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六年春王人救衛。

夏六月，帝使朔入于衛。

夏肅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

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
黔牟爲不度矣不忖度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

立本國所當力衷焉不知其本不謀衷於度也度

知本之不枝弗強知其本叫立而諸侯不輔助雖立弗強

「奉勅踏繪」

上本枝並

茂

七

則雖兩况而篡位滅亂乃可久也

則已君矣二公子逐之而立黔牟非又一篡賊乎
是立君無本而諸侯不輔伐衛亦有辭焉春王人
欲衛或亦仍持前義而未察黔牟之亦爲非義也
故春秋而夏大之朔復以諸侯之衆得人也
是朝與黔牟皆無可立之義在己之有輔助否耳傳因
言二公子之立黔牟不度本量末於事求全而輕
發圖大徒自苦以苦黔牟皆天下萬世所宜深懲
者矣

秋公至自伐衛

凡諸子皆告廟禮也周公於三叔之叛則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亦此禮也今魯之行此禮也其果同於周公否可反求而自得矣。

天下後世當事事求可告祖可也。

螟。

一字而謹矣
之意已深

冬齊人來歸衛俘

冬齊人來歸衛俘文姜請之也

俘軍所獲也實玉也史為伐衛而言曰俘傳為納
惠公而古則惠公之賂也曰實史之辭文而傳其
實也然何以歸魯傳又考其實則文姜請之也齊
侯之亂其求賂祿以悅婦人而已矣又以見婦人
苟得其欲無所不聚
其月萬世可不戒哉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

享之驪甥驪甥養甥請殺楚子

鄧祁侯曰吾甥也

其及國之乎國之此為時矣祁侯曰人將不食

春秋疏畧卷之五莊公七年

吾餘自殺其甥必為人所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

實不血食

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祁侯不疑其甥而禮之正也三甥雖有所見使今

而滅正命而死也惡在楚也我楚子而亦滅惟而

也非老成之言也又還年即伐鄧焉如非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於防齊志也

此日齊志則他會皆姜志可知傳必明之昭其體
也其謹不彰其戒不至或曰子以經為史文將不
肯書文姜之會曰魯史周公伯禽所定本欲不詳
其惡然後驅而之善然其文則史不明也非聖人

作辭以明之不見其善惡之迹
也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恆星常見之星也星隕不見非無也夜明也星隕
則恆星光奪故也星隕流星也而雨者流星隕而
而與雨偕也魯見此異故書之人事感於下天受
功於上可不慎哉嘗比事而論之光見於夜陽暗
於陰也天地之淫氣也星隕雨偕陰陽之淫氣太
過精氣流散也先後書文姜齊侯之事不啻頗多
不當有
此應乎

秋大水無麥苗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春秋疏畧卷之五莊公七年

春秋疏畧卷之五莊公七年

能災者則亦淫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師三日以後曰次郎魯地也不傳釋夫考也或謂

臣自謙也

甲午治兵

八年春治兵於廟禮也

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禮於冬月講習軍旅其
出入皆告於廟焉謂之治兵以禮不以亂也或謂

治兵將使卿未有考然謂治兵而言非言伐卿即為害也備於一事可法則取之。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齊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皇陶邁種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齊公。

春秋疏畧卷之五 莊公八年 十 何事求益乎聖人作傳真善誘人設如是而學義集而德成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齊公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齊地瓜時而往白及瓜

而代瓜熟期成公問不至期成請代弗許故謀

作亂南大夫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夷仲年以父生公孫無

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義公結之二人因之

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曰捷

吾以女為夫人捷克冬十二月齊侯遊於姑蔡

遂問於貝丘齊地見大夫從者曰公子彭生也見大

彭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噴公懼隊於車

傷足喪屨反詠屨於徒人費費人各費弗得屨之見

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禦哉費非

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闕死於門中伏公

使公石之紛如人死於塔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

君也不類孟陽臣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執之而立無

知初襄公立無常不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

矣奉公子小白小白奔莒小白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

奉公子糾來奔糾初公孫無知虐於羣羣

大。 傷者不信傳觀此傳中蓋者有人賢者有人但於

春秋疏畧卷之五 莊公八年 十 叙齊襄事中寫出賢者情態使人可惡可動至於

之所以不聖人之言然所采於當日原有此事天

形也聖人不廢之以垂戒也豈聖人自作乎

詩可以興可以觀春秋繼詩以而作類如此。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史書齊人衆辭也衆辭者示

公也傳實其人則出於所虐私矣以見殺無知之

人者雖私亦公

則無所逃誅矣。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公及齊大夫盟於莒齊無君也。

齊無君故君臣故盟亦惟無君故盟以定其若齊

人知子糾在莒就我而盟以定君也此城而成章

之例。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伐齊納糾強辭也齊論盟又強之而小白已自莒先入言我相爭也知有國而無兄弟之義豈不可哉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而葬也魯會葬故書禮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于糾殺之

而歸傳馬過秦子梁子以公旌辟於下道假為公避

春秋疏畧卷之五莊公九年

是以皆止二子為鮑叔帥師來言日子糾親也請君

討之請魯管召誓也請受而甘心焉親加誅乃殺子

糾於生魯地魯殺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

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

高僂治於較勝之辭使相可也公從之

小白已先入葬襄公矣糾宜悔禍止魯師以自安

乃同水之以致魯師大敗糾固罪而安糾乃必

欲殺其所爭以絕後患當貴勢仇果若此其重乎

仁人之於弟也果如是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不為何相之薄骨肉一至於此仲尼之使

史不及管仲傳言其不死請囚而又相之齊相霸

業實基於此此有憾之道豈區區細節可以編之哉

深源

漆魯城外水也後深之也所以備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

食者謀之又何問焉肉食有祿位者劌曰肉食者鄙

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

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

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不加多也節其政必對曰小信

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

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

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

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

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

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

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善為國者備兵而不用用而不戰不得已而戰務

無失其不用不戰之意敗齊師於長勺其近之乎

齊師伐我不敢謀人反而自謀必常惠澤及民有

忠信之德可以一戰此兵之本也復乃濟以察幾

所不及知也軍旅之道可於曹劌留之

二月公侵宋

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蓋陰以師侵奪之也此見公多事與怨也

三月宋人遷宿

宿國也宋強遷宿國而取其地此以音宋之惡者所以戒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魯地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

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

北而先犯之公從之公以師從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

還

此經所以言大綱而傳多詳其細目均以乘調後意也如此書者齊宋合兵報魯魯敗之皆無利仁

春秋疏畧

卷之五

莊公十年

十五

秋九月制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制後為楚

蔡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

息國嬀陳女曰嬀

嬀過蔡蔡侯曰吾嬀也女之姊止而見之弗賓

不以敬接

而嬀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

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於莘

莘蔡地

以蔡

侯獻舞歸之也獻舞

春秋之義發而巳矣在蔡侯以為此不敬無多也而意則良存繼之敬以者禮禮以制心不可一時

意者以禮同者也故曰春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國也子爵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

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禮者人之甲冑于禮也無之則伐之者子譚子可為戒也

春秋疏畧卷之五終

春秋疏畧

卷之五

莊公十年

十五

春秋疏畧卷之六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齋校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無事書首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

魯地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

陳而薄之宋成列而迫敗諸郕凡師敵未陳曰敗某

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如敗齊師於長勺都是敗

不得傳曰克得傳有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若覆而敗

宋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春秋疏畧

卷之六 莊十一年

如此類皆書事而已無咎無與魯宋等也傳惟取

敗字以明書法亦宛而成章之例雖無褒貶皆

秋宋大水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我桑盛若之

何不弔不爲天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敬與又以

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

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

禮也常稱寡人言懼而名禮禮謂罪己其庶乎既而

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御說宋臧孫達曰文仲是

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冬王姬歸于齊

傳冬齊侯來逆其姬

來逆者來魯逆也齊主昏也其姬王姬字也此齊

桓不廢親迎之禮而天子之女於魯主之詩所謂

平王者之孫以齊於諸侯之子者是矣

此天子與諸侯昏禮之不可不知者也

得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

公右職車欽孫生搏之宋人請之請而宋公靳之曰

愷而相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春秋疏畧

卷之六 莊十一年

爲次年八月秋君傳宋公不以法制之又不可以禮

待之而斬之不似人君之言自輕已其在已薄示

其意而人已深疾之羞惡

十有二年春

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鄭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於鄭者紀侯

卒然後歸耳鄭者紀季在焉紀之宗廟在焉紀侯

不死侯爲家紀侯死即爲家不

其志故足賢也所以示勸

夏四月

首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宋地遇仇牧於門批

而殺之仇牧宋卿以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

之宋立子游宋之羣公子奔蕭宋公子御說奔毫毫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冬十月蕭叔大心蕭邑大夫及戴武宜穆莊之族宋五

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公子游

立桓公御說也文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

其母一日而至駕人曰華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

勿與石祁子曰衛大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

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

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

春秋疏畧卷之六莊十二年三

飲之酒醉而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多力

其宋人皆臨之以見難多力

史特書宋萬試君及大夫奔陳而已何慙勸之有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十三年春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北杏齊地遂國也齊侯獨異其稱而叙諸侯之上

名爲平宋亂也管仲桓公今已四年當強已集

御說之賢以定位爲美則稱伯之始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夏齊人滅遂而成之

以兵守之曰成爲會諸侯防

秋七月

無事書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冬盟於柯始及齊平也

柯杜氏曰齊之阿邑魯乘間禮天下之望耶也相

宋人背北杏之會

春秋疏畧卷之六莊十四年四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尊周於夏單伯

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單伯周卿士即前送王姬者傳言之機明不知後

日何採而必謂魯大夫也其無義天下之鄉制齊

作內政以寄軍令與盟築以盡海利復擇賢選官

命不足以及諸侯故滅遂平宗邦而宋人猶遠

取成於宋是東遷以來已早之王室赫赫震動於

之衆不過陳曹齊宋之北鄰非齊私好也取成而

不多事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鄭大傅瑕曰苟

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子傅瑕殺鄭

子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以

初內蛇與外蛇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

而厲公入公間之間於中繙曰猶有妖乎恐更有妖

不封曰人之所忌其氣微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也人

有妖人改常直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

瑕武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言皆

詩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

春秋疏畧卷之六莊十四年

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納我入又不念寡人

入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

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國已有君又欲

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

也一定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

言納突者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路勸

貳勸其貳於突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言亦必臣

聞命矣乃縊而死

突之謫厲信矣哉厲之為篡賊於原繁之言已定

無俟後人辯論也若臣之義原繁言之樂如突當

而不顧食其路爵也內蛇非妖外蛇妖也突自外

入叔于儀應之矣故魯公疑人由妖興也何猶有

作妖自無妖今甫入國而即殺一君二公子一大

夫一卿不噬之慘作妖其矣以妖由人興之理推

之妖中繙之言真是足開萬世之愚哉

秋七月荆入蔡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繩息也楚子如

息以食入莘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

及成王焉不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

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

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入而暴之君子曰商書所謂

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

春秋疏畧卷之六莊十四年

其如蔡哀侯乎

惡之易肆不可禁止猶火之易燎不可撲滅蔡哀

侯一念起於惡禍延及息繼轉禍又及己雖欲已

之而不能已矣真如燎原之火然也學者每一體

必當細讀楚無禮義亦可戒而息媯之言亦可勸

自焚又當何如惡之

齊侯朱公衛侯鄭伯于鄆音緇

齊侯朱公衛侯鄭伯于鄆音緇

十五年春役會焉齊始霸也

昔天下謂之王長侯國之... 至孝近乎王至孝近乎... 侯均自稱之義焉天下有道王為方伯康叔為孟... 天下無道諸侯為政天子以安天下則有是名... 此仲尼之所與也故經解曰義與信和與仁新王... 之器也其工氏固嘗窮九州以稱於上世矣古今... 有時而賴之矣愛之無天子之命不足以成霸也... 齊自昨年冬單伯來會已命之矣而桓則未任事... 也今春乃會諸侯而任之故曰始霸也或者不信... 傳疑諸侯未盡服霸未定也不知始霸何能即... 起天下豈能遠信乎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齊桓公姊妹昔僖公子也父母在禮有歸寧... 沒則使卿寧此蓋為莊公說於齊桓乎亦婦人之... 過譽宜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邾

春秋疏畧 卷之六 莊十五年 七

秋諸侯為宋伐邾

邾小邾也舊注邾宋附庸故宋故齊桓為宋伐之... 先書宋宋來告主兵也或問如此書伐主何義公... 羊胡二傳皆無說對曰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者... 正不必苛刻求其是也故以記事即春秋義也

鄭人侵宋

鄭人問之而侵宋

鄭桓已而從齊桓之會尚不識齊桓出而天下... 之勢一變矣竊伺隙隙以侵諸侯愚昧甚矣

冬十月

無事書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無事書

夏宋人齊人邾人伐邾

十六年夏諸侯伐邾宋故也

前年秋侵宋之故桓已定伯而鄭魯猶頑實如是... 不可以不懲然與一二諸侯聲罪而已不聞多事... 之意存焉

齊伐邾

邾伯自櫟入 在十綏告於楚秋楚伐邾及櫟為不... 禮故也

春秋疏畧

卷之六 莊十六年 八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

九月殺公子開則強鉏... 則足 公父定叔出奔衛 叔段 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

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十... 盈數數盈則虧 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不早

此為心過慮 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不早... 於祭仲死後又羅織前事以究亂黨苟有知者自... 宜早去免患彼狡險性生豈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陶地

滕子同盟于陶地 陶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陶地

齊桓自北杏以後屢會諸侯而不盟今於鄭成而

始盟可謂遠矣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謂也

齊桓自北杏以後屢會諸侯而不盟今於鄭成而

始盟可謂遠矣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謂也

祁子克卒。

子爵也。厲父今書爵杜氏以為齊。加諸王命以為諸侯來訃故書。

王欲殺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曲沃公之弟自晉國借王曰就命為諸侯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以一軍者本全子以諸侯之。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諸諸諸周大夫為國諸而

見之大夫。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即為謂晉人口

與伐夷而取其地以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諸諸

周公忌父出奔虢忌父惠王立而復之復周

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則有莊王又有僖王崩皆不見於經傳果

春秋疏畧卷之六莊十七年九

為孔子作必於周天子崩葬皆書惟是魯史之文故多器耳及孔子作傳以其所采又為補綴如齊桓諸師於周命曲沃伯為諸侯王室雖弱猶為強大所設權衡弱小皆無所藉賴於天子而畧之不為意故晉武得王命為諸侯而

疑又從周也天子不能制也。

十有七年齊人執鄭詹。

十七年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人不朝而執之此齊桓以權制諸侯而不能以德化人也。齊桓定霸命於天子諸侯自宜修朝視鄭詹之罪最重信義動無不見。

齊桓公之弟而突之罪大矣。

夏齊人殺子逐。

夏齊人殺子逐。夏齊人殺子逐。

殺之齊人厭焉。

夏齊人殺子逐。

四族逐之強宗職盡也王者以德行仁天下心服何至如此。逐人殺數人而自滅厥宗亦可戒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逃者小人之名詹鄭大夫也逃來於魯登之乎史亦可恥矣故以垂戒。

冬多廢。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春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氏曰王之親

禮先置醴酒示不忘敬伏晏則命皆賜王五穀為致以幣物有助也所以助勤敬之意。

春秋疏畧卷之六莊十八年十

亦異數不以禮假人。侯與公同賜故。惟以禮假人此天子之所以。下振而養有之禮於傳留焉。

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陳嬀歸於

京師實惠后。

號晉朝王鄭伯或亦以齊執其鄭求王為按皆在周是時惠王未昏故三同姓諸侯主其昏禮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夏公追戎於濟西不言其來詳之也。

詳其來侯所以尊魯若孔子作經何詳為此魯史持敬之意自。在文字之外。

秋有殽。

秋有殽。

秋有殽。

秋有殽。

秋有穀爲災也

穀爲災未詳且其日短狐也以含沙射人爲災余謂恐是食苗之蟲

冬十月

史無事傳

初楚武王克權

權國

使鬬緡尹之

楚大

以叛

圍而殺之

權國

使鬬敖尹之

楚大

及文王

即位與巴人伐申

在六

而驚其師

巴人

叛楚而

伐那處取之

遂門於楚

閭敖游涌而逸

涌水名

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春秋疏畧

卷之六

十九年

士

史無事傳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

大敗於津

還鬬季弗納遂

伐黃

鬬季楚大閭敖楚子使鬬

敗黃師於踏陵還及

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

鬬季

諸父室

地亦自

殺也而葬於經皇

經皇

初鬬季強諫楚

子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

鬬季

曰吾懼君以

兵罪其大焉遂自刎也

楚人

以爲大閭謂之大伯

其兄以子子爲子賢之

使

其後掌之

此官

君子曰鬬

季曰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忌納君於善

此與前冬十月傳同文

遂月叙其始末先以諫而

自刎是納於刑也後又津之敗弗納君是猶不忌

納君於善也鬬季願無合於君

夏四月

無事傳

秋公子結驂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魯大夫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

驂從陳侯娶於衛魯以同姓媵之禮也於鄆就衛

地行之也稱陳人者魯有輕陳人之意也故不遺

尊官而使公子結往盟齊宋帶行之遂及者遂及

其本事也是時齊侯宋公期莊公於鄆公不親往

而使大夫行且又兼行媵事是又輕慢齊宋矣一

念之不敬兩失志於諸侯故遂受兵

夫人姜氏如莒

君舉必書史不能爲君母諱而曰如莒者朝聘之辭而隱其事義可知矣

春秋疏畧 卷之六 十九年

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

王之子子頹有寵爲國

爲之師及惠王即位

惠王取爲國之圃以爲囿邊

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

伯周王奪子禽視跪與

詹父田

詹父周大夫而收詹父之秩

伯石速詹父子禽視跪作亂因蘇氏

蘇氏周大夫王奪其十二邑

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

不列大夫不克出奔溫

蘇子奉子頹以奔衛

衛侯抗王有國尚有憾於

王冬立子頹

此年秋冬有此事不告不書故傳采而叙之以懲

之不成霸何無

勃王之師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以魯之盟不與陳以魯勝禮為不恭故合兵而師者陳師西邊以聲罪而止不深入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再吉如莒非父母國而頒行之莊公何無聞焉化始問門可不為萬世戒乎。

二十一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

和者使王與子執燕仲父。

仲父為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樂。

魯史限於告赴故於王室大變皆不書何以為天子之事乎聖人作傳采而叙之乃天子之事矣鄭取之為世法也。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不知其因故曰天火此時天子在陳齊伯上必殿而獨助魯師不問於周此或亦災氣之所感。

春秋疏畧

卷之六

莊二十一年

三

光陰

秋七月。

史無事傳叙一事。

秋王及鄭伯入於郕。

王所取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

徧舞黃帝先帝之樂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

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

樂不作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忌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

鄭既請號叔之言至言也聖人樂取之以訓世後儒欲以其人而廢之將不得聞此理矣。

冬齊人伐我。

或當為徐戎近齊魯故齊桓伐之其得失亦無可考或亦伯主之所宜行獨怪不及王室之難或亦此事而見乎則齊桓之霸非古亦可見矣。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史無事傳叙一事。

二十一年春晉命於殽。

鄭號相命也即前年秋納王事齊鄭地。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西辟。

春秋疏畧卷之六莊二十一年十四

復辟於樂備仰前舊位耳樂備仰前也鄭武公傳平王賜之自虎原伯曰原伯年以東後失其地惠王今與之原伯曰原伯故尤其亦將有咎。

子頹樂禍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號守又述前事號公為王宮於珙。

王建宮王與之酒泉。

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樂鑑予之。

鄭伯由是始惡於王。

鄭伯樂禍當如子頹之有咎未幾果身死天下之。

鄭人則明見已則暗如厲公者誠可戒也鄭厲公與號叔同有納王之功而獨自為功欲王之偏厚已。

此又述前事以見鄭厲之終不忠於王又可戒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書夫人薨者以小君禮也於諸侯也諸書遷葬如始終無貶詞者史文也若孔子筆削自應不為之。

諸方可作經孔子於文姜已於前傳中白之以後隨史文書諸書發皆微顯志防此春秋法也

冬王歸自衛

戴聖既滅王秋在號冬始自號歸於王城所以者誠全慮異於鄭厲也以示勸

冬十有二月塋鄭厲公

魯會葬故書八四月而塋緩也厲之為國所以者惡厲公卒子文公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雩

肆教也雩過也無心之失也無心之失雖大當赦故帝王皆更肆赦有過無大刑故無小罪公行此不亦美乎但後世政舉大罪極惡例之於青英弊不可勝言書以見不可不謹耳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小君者既平君之辭一女子耳是葬皆書緩然女君不亦尊美乎而文姜愧不足以當之以示戒

春秋疏畧

卷之六 莊二十二年 五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頤

孫奔齊頤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即辭

曰羈旅之臣羈客也幸若獲宥及於寬政陳君赦其

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息其負擔

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言不盡職

請以死告大辭之意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言不欲往

畏我友朋詩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敬仲以酒公曰

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享禮卜日

仲守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注以君成

此禮

禮弗納於淫仁也淫愛之至為仁初懿氏卜妻敬仲

懿氏陳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

妣之後後將育于姜有養也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

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故蔡

人殺五父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

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之否三三動爻

變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

六四臣弑逃九五君位是謂觀國家之光連利用作

賓於王家言為諸侯陳侯為舜後當代陳為諸侯於周

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

有輝者也觀者其先尚遠乃自他處望見其光輝故

春秋疏畧 卷之六 莊二十二年 五

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四爻動

是風為天乾剛畫在於坤上有長象故曰山也此有

論互卦觀卦互為長否卦互亦為長全卦亦長象有

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乾以天光照之於是乎居

土上居坤土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山體尊高

天光為天子所光寵居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

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於王長為門庭乾為金玉坤

幣之象故曰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觀者可望而

利用賓於王後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而後著於土故

在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姜姓之生

觀有山體故山嶽則配天岳高上配於天物莫能

為四岳之後

之初也 昭八年 陳桓子始大於齊 齊仲五世 其後

詩以爲天子之名以國法詩公子雪史如而書之

易不又高者所見於此以傳易學也其法一爻動

有六經之經存心窮理之書非僅梳義也。

或曰下文或有脫事姑闕之仍舊

高侯之與公與之盟不書諱盟大夫也本爲國

六月惟親迎則親之其他皆遠大夫公親朝聘館

[illegible]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and addresses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The names are listed in two columns, with the first column containing the names of the members and the second column containing their addresses. The names are list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卷之六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涓允清叅校

冬結節春始至也越境吹歲始至以告囑君道其如是乎戒之深矣

通好者以爲天子內臣不言使生他議恐非

公至自齊

夫道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

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朝朝覲之禮如舜覲羣后之

王朝會則王有廛守王乃因而廛以大習之凡此皆

法役司何觀所觀法

於此留矣。且言君舉必書。可見魯有不避之事。盡
一。受法也。故曰。周論此事。春秋教。

非人
取

刑楚也人道官也此與祭叔來聘同而不
名官殺也朝聘禮不同皆謂信修好之大

公及齊侯遇于穀

冬有盟約未及期而相遇一
之頻相見亦已過矣

齊侯朝公

齊侯朝公國叔君弟之稱也齊謂叔肅君名疏
齊侯公故不言來齊之意恭不至困亦章野矣

齊桓莊之族信盛強備迎公室獻公患之士為

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富子二族中公

日謂試其事之策士為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

去之

族者已之枝葉也不以道難之惡化之誣
之以罪而去其強盛者是自削強臂也

齊侯疏畧

卷之七

莊二十三年

二

以母桓宮楹

狀母桓宮之楹

用朱色楹柱也以朱飾桓公之廟柱常事不書此
其創也見宗國之清地乎禮矣傳與經無殊文非

訓釋體也故如為孔子作若左
氏筆自應為釋文不得復書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莊公卒
公立

故曹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齊侯始定盟齊為魯之仇國桓公定新
不共盟連年親盟今始得之故可圖矣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二十四年春刻其楹皆非禮也御孫諫魯大曰臣

聞之儉德之共恭也侈惡之大也存後則取多不義
縱欲先君有共德先君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御孫也則諫為盛飾若非禮者謂合丹機并
非禮也御孫之言諫其精至人人所宜深思

華曹莊公

魯會莊也五
月而葬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秋哀姜至

哀姜齊桓公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
莊公娶為夫人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

春秋疏畧

卷之七

莊二十四年

三

也宗婦同姓大夫之妻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男
俱見得不言大御孫曰男贄大夫者玉帛公侯伯子男

大惟舉其非當御孫曰男贄大夫者玉帛公侯伯子男
子附庸孤小者禽鳥執鴈士執雉執羔大夫以章物也

物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度敬也雖從俗
亦取各義以示敬榛至栗敬也至今男女同贄是無

敬之義重早脩治也早自脩治義今男女同贄是無
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

可乎

史書逆女齊公至齊夫人人書說用幣皆盛禮之
辭而傳則簡其非禮者以言之後世知所戒焉

男贄物章以辨貴賤女贄告虔以別男女男女之
別家齊而後因治故為大節公子牙慶父之亂未

於此

晉士為又與羣公子謀使游氏之二子亦桓莊之族

士為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大水

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曹羈蓋曹世子也赤係公也蓋為戎所納故曰戎侵曹制諸夏廢置人君時事又一變矣

郭公

郭文不可強解教而已

春秋疏畧

卷之七 莊二十五年

四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二十五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

名

女叔字當為陳侯之弟嘗與陳始結好故魯史善其辭而不名以尊之也若謂聖人嘉之是未達傳意

難合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

鼓也川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月為正陽之月也四

氣也正陽之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伯姬歸于杞

伯姬蓋莊公女也為杞夫人用嫁曰歸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亦非常也

凡天災有幣無牲日食大水皆天災幣所以祈請故

牲之費非日月之貨不鼓

春秋疏畧

卷之七 莊二十五年

五

常以大水伐鼓於朝用牲於社神門神亦以水非

為請災之舉

晉士為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

樂以聚冬晉侯聞聚乃聚云盡殺羣公子

晉之來公子乎亦可為萬世戒矣

冬公子友如陳

友陳公母弟季友也凡內大夫出行朝聘曰如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戎近曹侵曹則逼魯矣此新主所當討者得歸自宜犇奔而聘之

殺大夫不稱名非其罪倒在大七年曾世子
堯而亦篡位今殺大夫或誅羈之黨乎惡矣

或在徐州之域伐戎而未深入之辭戎亦近宋故宋主伐而請齊師魯會之也以聲其罪不惡也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

其宮城絳以爲晉都深大其宮室史記是年晉都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

侵吞。

皆孔子作春秋所採於晉之乘。逐年時而分書之。故曰晉之乘。楚之詩。杞之春秋。一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謹天戒也。

春秋疏畧

卷之七

莊二十六年

六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地。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於洮非事也非謂伊天

子非展義不廵守。題狩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為民

事建卿非君命不越竟境

莊公泥愛其女會之於遠境侵其禮儀勞民傷財
是不爲民事而舉動不成爲諸侯矣傳故并者天

子諾侯廟。邇舉出境之義。使後世知所謹焉。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夏同盟於幽陳鄭服也

陳自殺太子御寇國亂或不聽霸命鄭自齊執其卿或亦皆有二心史傳多有圖書而齊桓亦未聞與一師以問之此桓之所以異於求霸之前倭也今陳鄭服而後約五國之盟同之云者同心之盟

非有強也。此必齊桓有躬自責而聽諸侯之自服者。所謂不以兵車者。此之謂也。

秋公子友如陳墓原仲

傳秋。公子友如陳。塋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如陳之亂有死命也不故人之喪謂於公而曾其
葬故書如陳此會言侯塋之禮也而其實則塋原
仲季友之私交也故人之臣於其君豈禮也哉故

傳明之以垂戒。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

侯之禮禮私交則非耳

冬杞伯姬來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於父

三 案 出 日 來 與 條 而 被 棄

出曰歸于某

看妙疏舉

父母在。

歲一歸宮

子之

其孝道焉傳因并著歸出內外之異辭以明屬辭

以無可道矣。至今無不畏名義者。春秋之功也。

傷晉侯將伐虢士爲曰不可虢公驩若驩得勝於我

必棄其民伐晉。無衆而後伐之。欲得我誦與功。

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識事樂和愛親哀喪而

後可用也。如去日青才。銑帶膏也。至戰將餓。致辱妨。

將至

知也。子固曰：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

苗慶來逆叔姪

則稱字例在宣五年此亦下嫁之義

杞伯來朝。

杞伯杞侯也。今稱伯。失考。要於魯伯姬應有朝見之禮。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為方伯也。衛立子頹。在十九年。今惠王以復辟未正衛人之罪。故又命之。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將伐衛而會於衛地。亦不大會諸侯。此齊桓桓於討衛之意。而使之服罪耳。亦不以兵革之義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戰衛人敗績。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

春秋疏畧 卷之七 第二十八年 八

賂而還。

取賂以贖罪於王也。僅取賂而還。言不足以正衛之罪。不盡方伯之職。

晉獻公娶於賈無子。姓。烝於齊姜。武公。生秦穆

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

大戎。唐叔子孫。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晉。伐驪戎。戎在戎狄者。驪戎在京兆新豐其女以驪姬。納女於

驪戎。戎在戎狄者。驪戎在京兆新豐其女以驪姬。納女於

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

與東嬖嬖五。二嬖皆晉大夫。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宗

所。曲沃與二君之驪也。驪。二嬖皆晉大夫。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宗

邑無主。則民不威。驪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百重耳夷吾主

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功也。使俱

曰。狄之廣莫。廣莫。謂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

使二人令辭共稱。俾驪絕之地。為都則大開土界。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

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皆居邊邑。唯二姬

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

謂之二五耦。

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如耦耕然。而主祀者驪姬也。曲盡千古女子小人謀害之情。態後人熟於春秋。則可以知所防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春秋疏畧 卷之七 第二十八年 九

秋。荆伐鄭。

告。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楚令尹子元。楚文。欲盡文夫人。楚文夫人息焉也。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

以是葬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

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婦人既御。人以告子元。子

元曰。婦人不忌。襲讐。我反忌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

伐鄭。入於秣稭之門。遠如。子元闕御。強國。楫。耿之不

比。為旆。建旆以居。前。闕。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二人在後。泉

比。為旆。建旆以居。前。闕。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二人在後。泉

比。為旆。建旆以居。前。闕。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二人在後。泉

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純門外郭門達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郭之城門縣而不開示服豫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鄭亦畏楚將奔避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齊桓自定霸以來多不向兵革於救鄭則若動焉楚最稱強得鄭則中國危故不可以緩也傳并述伐鄭始末以見子元之無禮而楚俗亦可戒矣

冬築郕邑

築郕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邑曰築都曰城

邑小都大故有宗廟小曰築為城而已大曰城其功倍傳言此要見築郕時也亦非大作功勞民春秋疏畧卷之七

大無麥禾穀孫辰告糴于齊

冬饑穀孫辰告糴於齊禮也

麥熟於夏不成於秋本不同時二者皆無穀成冬日之飢故史合書之穀孫辰魯大夫文仲也傳明其為禮庶使役之人告糴與其糴者皆尋之不敢失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延長也長廐之廐史言新延廐意未明傳釋以為新作蓋創為也又以春作為不時妨農也日中春秋分也馬春分牧於圉野故日中而出秋分草枯水寒故日中而入是一歲之甲半年在廐又何論

焉也

夏鄭人侵許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鐘鼓以聲罪無則不聲罪也襲輕師掩取也許自豎幽之後不與齊和盟蓋桓有命也自是許始從中國但不能以鐘鼓明正其義亦未嘗斷之道豈可有番秋有番

秋有番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傳謂史凡物不為災不書書必為災也可以此凡書災異之義要皆謹災之意耳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已嫁而叔姬猶稱書卒能執其節也紀季赴魯而魯為之服故書有禮也

城諸及防

春秋疏畧

卷之七 二十九年

土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防魯之二邑凡土功能見

而畢後戎事也龍星角亢晨見東方謂今九月也畢功當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大角亢見者水昏正而栽也栽者謂樹板幹而與作也故土功忌城築以時則止下公私交有所濟傳并言其時之書於星紀者以教後世人可達天而行事乎

癸皮叛王

癸皮則大夫樊其采地皮名也此亦王室之變諸侯之貴更以下書不書傳采而叙之以明其大

三十年春王正月

史無事傳叙一事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

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於京師

虢公可謂盡職矣者以示勸蓋亦外有齊桓故王

猶可以自振而彼公亦有可自恃矣仲皮之字也

夏次于成

成魯地次者公次之也齊將降鄭鄭近成公恐齊

桓有命將欲為食而待之於成也此奉齊桓之意

公羊春秋作師次於成君行師從不待言但冬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

則執而結之也結手械也

秋申公鬬班殺子元

申楚國穀於苑為令尹尹子

文自毀其家

以紆楚國之難

春秋疏畧

卷之七

進三十年

土

以見子元之可滅于文之可法損其尊富臣不

敢歸罪以過君國人自相安而忠難不生矣

秋七月齊人降鄆

鄆紀之附庸國降者以兵脅而附之其者皆以為

齊罪然不可考文王為方伯國亦齊并小國焉亦

齊人伐山戎

魯濟地名齊水在魯界者山戎北戎也史記齊世

家山戎伐齊桓公救燕逐伐山戎至於孤竹今燕

君納貢於周諸侯聞之皆從之可知史傳多有不

盡之文春秋大指要亦不在此也按齊桓將伐戎

先謀於魯以慎審其可否然後舉齊之師不

勞而後是亦不以兵革制勝者也如其仁云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郎方而高曰臺庚子有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

也為防禦也莊公殆見幸於霸

主而自肆其志也與可以示戒

夏四月薛伯卒

薛侯降稱伯失所考

未同盟不赴以名

築臺于薛

春秋疏畧

卷之七

莊三十一年

土

薛魯地夏動土

功尤所戒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三十一年夏齊侯來獻戎捷捷非禮也

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

傳示四夷中國

則否

獻捷於王示不忍也

諸侯不相遺俘

四獻之

則否

獻捷於王示不忍也

諸侯不相遺俘

四獻之

則否

獻捷於王示不忍也

諸侯不相遺俘

四獻之

則否

獻捷於王示不忍也

諸侯不相遺俘

四獻之

則否

獻捷於王示不忍也

諸侯不相遺俘

四獻之

則否

冬不雨

冬不雨者三冬不雨也雖異而無害然書之者為土功勝也一歲三築土勝地水可不戒之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

穀齊邑曰小穀者為管仲也齊桓以教為管仲私邑故稱小穀公不有也齊桓嘉管仲之功為城私邑莊公恭於齊桓而補助其功史諱為齊而若自城之辭傳特明之按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而魯亦賴其安助城私邑不為過矣但非時亦戒焉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廿八年請會於諸侯宋公請

先見於齊侯夏遇於梁丘

春秋疏畧

卷之七

莊三十二年

古

齊桓欲伐衛而先會魯謀山戎而先會魯為鄭謀楚而先遇宋用之能以為能集人之功以為功故克霸也然而魯宋之輔衛亦有功哉

秋七月有神降於莘

莘我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

何故也內史名過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明於善

明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

與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何道對

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如以甲

玉用祭服尚青王從之內史過往祭之往祭問就請命問

以此類祭之反曰就必凶矣虐而聽於神也民神之主

請於神求賜民而求賜於神神居莘六月就公使祝應宗區史歸

享焉神賜之土田觀宗史皆官應區謂名史歸曰就

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聽民心

聽神求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聽無所不聞明無所

直則能正乎人而壹者專一依人而行神無私其福

於聰明正直而無二者也一依人而行神無私其福

而說多涼德也其何土之能得言賜土田皆

思神者何伏之理體於物而不遺者也夫政之顯

說之不可掩書之矣至於視之而有見遠之而有

聞者已非矣雖然此亦即體物之理所形見者故

世有怪異之物或有形或有聲以與人相接亦謂

之神靈彼亦不自知其故而在陰陽役使之中也

上世聖帝明王時亦皆有之但皆務民之義以盡

人道而畧之不講故後世無傳焉史過史歸之言

最明且切故聖人作經而附之傳而鬼神之道明

天下無怪異之物

矣學者可不詳哉

春秋疏畧

卷之七

莊三十二年

主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黨氏魯大夫孟

任求合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孟任割臂

生子般焉般孟孟等謀於梁氏梁氏魯大夫

女公子觀之女公子女公子圍人舉自墻外與之戲圍人養

夫使鍼季敵之也叔牙欲立慶父知必為亂故以君命殺叔牙日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牙欲精義廢太子季友誅之使亂不形也君也使牙知以死不以罪誅而得立後世祿親親也處變而得其道者也可以示勸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君寢疾則居正寢正具之也故

男子不冠於婦人之手即位喪位也而謂君之位即於此定矣次舍也稱合於母氏之家以防亂也其位危可知矣夫自隱相不得考終葬非季友亦難免於正寢蓋相聲試隱無人計葬葬人哉相葬不復他出是魯之臣子視君父不為重墓祔不足

春秋疏畧

卷之七

莊三十二年

七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冬十月己未共仲父使圉人牽賊子般於黨氏

賊殺成季奔陳成季即立閔公子時八歲

了股執而告卒史諱之也傳為著其實始知史之志附也先君未葬故子般不稱君不書薨也成季奔而閔公始立非季友立之也有義存焉

公子慶父如齊

昔如齊告亂也慶父欲君而託於閔人謂閔人必立已及閔人不與乃如齊謀立閔公閔公奔莒也將以如齊相免罪而後更國也此以見立閔公之由也

狄伐邢

狄北狄也邢國在廣平姬姓周公之胤也狄犯中國而書伐言狄強也師必有名邢不自正也

春秋疏畧卷之七終

春秋疏畧

卷之七

莊三十二年

七

春秋疏畧卷之八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涓允清恭校

閔公名方彘公之子史記名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新君即位改元應於正月書即位史於閔公元年春王正月而虛其即位之文亂故也既書于般即位者然即位矣不有其名也或謂既為君安有不即位者後即君位之時表位未立歸即君位不威也也不如虛之所以示後嗣慎所即位也

齊人伐邢

齊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

春秋疏畧 卷之八 閔公元年

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安敢毒不可懷也安之

於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小雅文王簡書同惡

相恤之謂也蓋以安書之簡策人皆惡之有親暱

相恤人有同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從簡書之

齊桓氣高而志薄功少就而跪安安意於邢則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史臣書其君故曰我君傳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地齊請復季友也齊侯

許之使召諸陳公大於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此時慶父哀姜專國故季友出以避難聞公方九歲就使之請於齊歸季友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於國如衛之不韙深謀秘計告於衛主請復季友故相公以伯令召問公至齊地面與之盟既盟相公使召諸陳公大於郎以待之若復季友之意則於齊則慶父不敢去之矣誠如吳氏之說也史臣書季子來歸於齊盟之下以嘉季友非傳其何以見此

冬齊仲孫來

冬齊仲孫來省難仲孫齊大夫名湫書曰仲孫亦嘉之

也魯仲孫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省魯難此時尚未盡慶父哀姜情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問

春秋疏畧 卷之八 閔公元年

之道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彼作難不

其難不如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

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以本必先顛而後枝葉

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周禮周公之所制作成

此時魯猶未廢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

重固禮為國之本魯不棄周公典禮則根本安重

成就間搗貳貳昏亂而疎之不可親無禮則昏亂如

慶父之從用霸王之器也

史書齊仲孫來何足為聖人取其事之始末作之傳不但省難存魯之事為可嘉而秉禮之固未學不傳焉能達此語之微哉

晉侯作二軍大國三軍沃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木
大國自曲沃滅宗國主命以一軍爲

晉侯今歸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臯
自作二軍

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三國姓還爲太子城曲沃

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蒍曰太子不得立

梨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處之外都非太

子也將下車又是卿職位勢窮也已先處窮極之地又何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

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太伯以逃
爲讓今禍

亂無端而太子先逃是亦讓也故爲令名亂及而逃則惡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

平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取說也。祚。福也。心苟善。迷亦有家。何也。天

若謂太子不
患無晉國，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卜偃晉掌
萬盈。

春秋疏畧

卷之八 閏公元年

三

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夫。破之矣。天子曰兆民諸

侯曰萬民今名之太以從盈數其必有衆言大也今

以宜是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
從盈數

廖占之曰吉辛廖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電險翻爲堅固此震爲土爲坤車從馬馬故車從馬

足居之震爲足變坤安靜之象兄長之震爲長男母姤長君象

覆之坤爲母衆歸之坤爲衆六體不易一作二卦

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此又論本

卦之卦名義比合屯固在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萬

畢公高子孫
前復爲公侯。

土苴之言至言也太王滿與王季皆慤欲與奚齊
其命治亂不同而人于處之則一也於事之未形

服然謂臣而去餉其賢也君待事無遠之則臣野
人不逃禍必及身而君父亦蒙惡矣此可爲天下
後世爲人子而遠變難者立法也傳又并祀畢萬

事以示占法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

數之弊。鬼谷康節之數皆名周易。此春秋爲持敬

禁制又爲別異者也。

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徙其宗社人民而有其地利之也所遷不言地後

不_レ得_レ見_レ不_レ成_レ也此
見_レ爲_レ三_レ王_レ之_レ罪_レ人

三年虢公敗犬戎於渭汭犬戎西戎也 舟之僑曰無德而

歿也歿將至矣遂奔晉。

秋疏畧 卷之八 四

卽獲公必將益騎以速其禍故去之此危邦不入

人之可學者也。

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夏吉禘於莊公速也。

言天子三年喪畢將致新死者之主於昭穆之廟

廟之遠主當遷入祔於是行祔祭於太祖之廟出羣廟之主合食於此以徧告焉是謂吉禘天子祔

王賜魯重祭唯魯得行禘祫也詳見王制祭統明

於廟也傳曰速何也按禮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

公於太廟此定時也而閔公早於五月行之三年之喪以二十五月服闋莊公薨至今方二十二月

服未闋而行吉禮豈不亦速乎夫禘有定期不可改易若喪畢在期前主猶祔祖必待期而行入廟

禮若喪畢在期後則主寧久耐於祖亦必待下期而後行入廟禮寧進勿速也何也若服未闋期未至而速行之在人子為短喪在新主為踰進在遠祖未及禫而進逐以祫在列祖未及還而進逐以還在大祖亦不忍日視此無情無理之事神豈不共為之動乎魯之郊禘非禫此之類也史若行禮之後而顯之例非傳孰能識之故傳非聖人不能作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初公傳奪卜詩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

商賊公於武閣卜詩魯大夫賊殺也

慶父以問公任成季不得志故假卜詩以試公史諱之書公薨志而廢之例傳為明之以懲惡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春秋疏畧卷之八閔公二年

成季以信公適邾信公閔公庶兄成季友以信公適邾風之子適邾先行共仲奔莒

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魯魯地而突斯也慶父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父使突斯歸免其罪不許

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其仲知不許

公哀姜之嬖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

姜哀姜欲立之其仲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

於邾孫奔也齊人取而殺之於夷魯地以其尸歸信公

信公齊魯哀姜淫亂殺其女以成季之將生也

相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楚丘父掌卜大日男也其

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公右問於兩社為公室輔兩社

兩社之間朝季氏亡則魯不昌言季氏與文策之遇延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言季氏與文策之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大有下

五爻動變乾乾乾為君父離變乾是臣子同於君父乾敬也離變乾其敬與君位同一爻動作兩卦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卿高侯也來盟齊桓之命立信公平魯也稱高子魯人嘉之也與齊仲孫同文

十有二月秋入衛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狄禍自邢及衛此管仲所謂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

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玦玉

也與甯莊子矢玦玉使守公出使二曰以此贊國擇

利而為之玦玉與夫人縊衣曰聽於二子縊衣

二子以若守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

殺及狄人戰於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滅者君死國

存也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

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

國不可得也狄畏鬼神故節以乃先之至則告守曰

不可待也謂石甯夜與國人出二大夫為守狄人入

衛遂從之秋逐人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五年十六

齊人使昭伯悉於宜姜不可強之昭伯公子頑惠公

人強之此齊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姜通而生文公爲衛之多忠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

男五人文公爲衛之多忠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

道諸河齊濟敗齊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

之以共勝之民爲五千人其勝衛立戴公以廬於曹

廬余曹衛下邑其年許穆夫人賦載馳衛風許穆夫

思歸唁之不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

千人以成曹子武孟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

狗皆三百與門材衣車覆具日稱五牲備祭祀歸夫

春秋疏畧卷之八閔公二年七

人魚軒夫人車以重錦三十兩細者以二丈雙行故

也而史書入其後復存也北狄強勝自邢及衛

有可爲懲可爲勸者何一非存

心窮理之益哉在學之無忽耳

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鄭大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

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將

兵禦狄久而不召師衆散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克

事君不以禮文公惡之不以道危國臣師之本故

敗於敵而敗於君若臣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春秋別種也皇

克諫曰晉大太子奉冢祀冢大社稷之衆咸以朝夕

視君膳者也膳勝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

日撫軍助君也守曰監國代君監古之制也夫帥師

專行善書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國政非太子之

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命將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

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

焉用之太子統帥失官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

之事急宜勿用太子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

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辭

春秋疏畧卷之八閔公二年八

民謂若教之以軍旅謂將不共是懼何故廢乎宜以

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佩

之金玦玦如環而不連狐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伯

外祖父也爲申生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罕

晉卿將下軍梁羊舌大夫爲尉羊舌氏叔向祖

子養爲御羊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之言衣君

兵精偏躬無惡分君身之兵要遠災威權在已親以

無災又何患焉既親愛又無狐突歎曰知先友不時

事之微也天時爲事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在身

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

身之文章可以別貴賤在腰為故敬其事則命以始
佩中心之表旗可以明向背
事當命以四時之始服其身則衣之純服被太子
色為用其衷則佩之度衣中也有佩玉自有法度用太
今命以時卒時之終閔其事也衣之危服
遠其躬也疎遠其躬佩以金玦乘其衷也故乘其
心服以遠之時以閔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
也雖欲勉之秋可盡乎答先友勉梁餘子養曰師師
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服宜社之內有常服矣不獲
而左命可知也而獲左維之衣君命可知死而不孝
不知遠之使父有殺子之名為罕夷曰危奇無常金
春秋疏畧卷之八閔公二年九
玦不復金玦示不復反雖復何為君有心矣有殺太
臣反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大阻之也日盡敵而反
敵可盡乎命辭雖盡敵猶有內讎不如違之也去
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
知其寒惡不可取忠不孝之惡我白不可取子其死
之言太子宜太子將厭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諫周
桓公也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禍
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
必乎得立不孝而安民子其圖之逃身為孝不與其危
身以速罪也危身即戰不死而罪亦速及

晉獻公信讒以殺其太子可謂惡之至矣傳
其事庶幾後來者知所防戒也至於里克之言為
君父者聽之可以達慈愛之理為子臣者聽之可
以生忠孝之情至哉言乎千古無二道也若夫狐
突與羊舌大夫其肺腑為太子謀者豈盡天理人
情之變一以逃身為孝一以死命為忠要之無不
可者君父命死子臣何所逃難母苟免者是一
道也若夫亂命可以死可以無死寧逃身以受過
不與君父以惡名是亦一道也傳之示人
以道可謂廣大精微矣豈必拘於一轍哉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也成風信公之母繇占辭
成季百屬信公焉故成季立之為信公
此傳見成風信知成季
之賢信公立山於正
信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
春秋疏畧卷之八閔公二年十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大帛學弟
諱問之服務材訓農耨耨材木為門戶通商惠工思惠
敬教勸學勉人以學授方任能才德之人任之以事
元年華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季末年文公二
信致十
信之聚
傳言衛文公處患難而能與儉勤有為率修四民
之業以致殷富可為世法者也從以文字讀過不
見古人苦中則曰左丘明之言耳噫此
春秋所以為後朝報不足列諸經矣
春秋疏畧卷之八終

春秋疏畧卷之九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齋校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 諱法 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僖公即位而不書以前年八月遭閔公之難當出適邾之故亦猶秋君不書即位之例也所以不忌明書者為國諱秋君之惡亦所以存諱惡之禮也故傳悉表出之以教後人知禮法耳此在史為微而顯之辭而傳不為之諱故知我罪我在乎傳也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蕭北救邢蕭北邢地

春秋疏畧 卷之九 僖公元年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還之師無私焉具俱也俱將邢國器 夏邢遷於夷儀

諸侯之救邢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諸侯之長曰侯伯救患有寇盜之患救之有災水旱飢饉則分己之有以濟之討罪討諸侯之有罪者此州長之

齊桓公以二國之眾大誅北自章其師以臨明自靜其師以制動已不同於當時之濫用兵車者矣

待邢潰奔師狄人血逐之而已稱主之師何持重如之邢遷者邢自遷也城邢者非邢自城也諸侯城之也侯伯有救患之禮齊桓其足稱乎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詳見前年哀姜齊桓女也淫亂殺二子姜氏魯國法所當誅齊桓以臣子義不得討故齊桓召之於夷而殺之以表歸齊北以義滅親

楚人伐鄭鄭始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於榿榿宋地 謀救鄭也

楚惡鄭惡齊也是時楚強阻齊霸者楚也不窮楚無以定諸侯救鄭之謀明霸者不為私謀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 九月公敗邾師於偃偃邾地 虛丘之成將歸者也

春秋疏畧 卷之九 僖公元年

虛丘之成將歸邾公何故敗之蓋必哀姜奔邾邾人誘之也又邾於齊而殺之為魯之辱故齊公將以報之此亦不反己而責人之私公蓋過矣

書敗邾師若役為軍功傳明其為歸國之成卒亦不足以第功矣以示戒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鄆莒地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莒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已非矣又以師陷魯重求賂無禮之甚古者命卿帥師莒君之弟挈非卿非卿則不應責史因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耳莒來魯之危非魯貪賂故季友之功大焉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

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詳閱二年傳氏不傅姜外齊之殺女也女有三從
既從於人則魯為政雖父母不得主其生殺齊桓
伐姜未免失之太過已其之義抑非義矣故傳明
之以見齊者之粗知義而非精於理矣於仁也前
書姜氏從於夷不絕齊者所以明齊桓之能執法
除害思也義也故得失兩存之而道廣大矣備者
謂齊不宜諸葬至自齊說之也是知義而不知仁
也當死而葬之姜氏之自取也為我君夫人還其
尸而葬之臣子之道也傳非聖
人不能作也此盡而不污之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詳定之方中謂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清邑
齊桓襄我狄而封之文公使居楚丘始建城市而

春秋職畧卷之九 僖公二年 三

營宮室百姓悅之蓋齊桓率諸侯之所為也魯史
不書所會之諸侯若為白城之辭者為後也諸侯
既成而魯後至故不書所會此正見城楚丘封衛
諸侯之力衛主之功也諸侯不信傳謂不書齊侯
不與而專封之辭也昔文王為方伯
誠國威邑不聞諸生果義天子乎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魯公嫡母也子無繼母之道故以小君禮葬
之是為能盡人子之禮可為世法者也若姜之通
於齊弑二君孫於都棄於夷其可懲者自於
刑傳見之各盡而無偏故曰盡而不污云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荀息遂公曰宮之奇存焉虞人諱不可得行對曰宮
為吾有

之奇之為人而儒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自少長

宮君之雖諫將不聽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於虞

曰豈為不道哉國入自顧軫伐鄭三門前是黃夷虞

三門故其之既病則亦唯君故病敗及虞伐黃已

即祇柱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病敗及虞伐黃已

道於我今就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敵邑之南鄙兵

旅之客實以侵我邊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伐我

罪以何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

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邑先書虞

助故也虞非主兵
春秋職畧卷之九 僖公二年 四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秋盟於貫地服江黃也江黃二國
江黃楚之與國也魯楚而齊其間邪還如歸
南國思之與國也魯楚而齊其間邪還如歸

齊寺人貂寺人內奄始漏師於多魚漏師漏洩軍

此言齊桓霸業方盛之時即伏將衰之機在於信

任嬖寵自貂始也漏師非謂通於敵以作姦蓋師

師必於政耶此軍之機要所存也魯位尊學術正

國人素服其教養而鄰人久重其名實故也今以

寺人之腹腹之邪佞始擅貴寵師師於多魚之地

謂主之師為遠通所畏服者茲已喪失其貴是師

之銳氣於此漏洩也後世人主能
達漏師二字之義可以稱智矣

虢公敗戎於桑田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
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鑒鏡也言而益其疾

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五稔五年也

計年歲故云為下

人心一念之遷為聰明之本。權則常自反。以明得失。而生動。故權人之鑒也。此鑒常於拂意留之。決意奪之。鑒奪則昏而日加疾。害必矣。故卜僂知誠公敗戎之功。必生易晉之心。輕敵之心。修於內撫民之政。必怠於外。五年而不亡。未之有也。易云。懼以終始。其要無咎。

冬十月不雨

十月盡一時之辭。周八月也不雨一月。即書者。僖公憂民懼災之甚也。其敬心足法也。

楚人伐鄭

冬楚人伐鄭。鄭章因鄭聘伯。

楚伐二字。舊有輕重。史惡楚則書伐。言有伐。據傳言其師名。則曰伐。因鄭聘言事急也。

春秋疏畧 卷之九 僖公二年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昨

年十月至今五月。總不雨。至不日旱。不為災也。

於六月乃雨。其間八閱月。是早八月而不為災。何也。周十月今八月也。秋禾已熟。而來年入矣。周六月今四月也。萬物方將盛大。須雨之時也。中間八月宜早。故雖旱不害。於此可留後世。知農時。雨陽早滂之節。此等事以前皆不書。至僖公屢書之。可見僖公務農重穀之意。以為世法也。

徐人取舒

魯頌曰。荆舒是怨。舒與楚比。而為中國患久矣。徐盡附齊。受霸命。為中國撓楚也。徐來告故書。

六月雨

傳見前書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秋會於陽穀謀伐楚也。

二年楚

公子友如齊泚盟。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泚盟。

泚陽也。陽穀之會。齊宋江黃四國耳。伐楚之諸侯。其謀既定。諸侯之眾。各使遣卿受命。不繁也。其君往來。陽穀。財勞民也。此見信義者不繁也。

楚人伐鄭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孔叔曰。齊方勤

春秋疏畧 卷之九 僖公三年

我棄德不祥。

動爻動也。棄德不祥。一語意深。哉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後世其誰識之。故聖人作經教之。

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圓蕩公懼變色禁之不可

公懼變色禁之不可。不止。公怒歸之。蔡姬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蔡姬恃寵見譴。為不敬也。指夫絕。而蔡人嫁之。卒以見討。為無禮也。時蔡欲與楚而背齊。故蔡姬以絕齊不智之甚也。此一事得三戒。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大子廕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民逃其上

楚之黨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

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此杜相誘曰風馬牛風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不及牛牛風不及馬管仲對曰昔召康公

命我先君太公召公以王命命召康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

文命召康公輔周室五等諸侯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

河河之西南至於穆陵楚地北至於無棣無棣北之蓋

之衛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茅

為縮酒之用以共祭祀此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

問昭王成王孫通討至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

問楚溺於漢水問其故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

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陰

春秋疏畧卷之九 僖公四年 七

陰楚地楚云先君舅目之所以

服陰也為楚要地故進而據之

或謂齊桓不以伐鄭為師辭何也曰軍伐鄭楚必

自衛又謂不責以借王號何也曰舉借王則楚罪

在不救兵革必不己楚故強雖以力制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必成矣故特舉王祭不共其名正大

而罪易昭又舉昭王不復其罪重難顯而易辭楚

人之對皆霸主為之地也真堂堂正正之兵操縱

在已可進而可退者也周室於此尊

而楚勢已屈春秋以來無此舉也

夏許男新臣卒

新臣許穆公名帥許叔時在師中而不書卒於師此事而見不煩書也

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不穀諸侯謙稱言諸

先君之好是繼繼猶太與不穀同好如何楚國之好以

安民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

之原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

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

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

諸侯盟

楚屈完故使屈完來盟於師欲就臣次而盟之也

齊桓公楚之來盟師召陵而後盟之雖勝兵而

謙以承之所以德也楚習齊桓公之德一當此謙

則失時矣然後知諸夏之非素弱以禮義行焉耳

完之言以聽以力之說可不重垂為世法哉

春秋疏畧卷之九 僖公四年 八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轅濤塗陳大夫師出於陳

鄭之閒國必甚病病於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衛

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

見曰師老矣兵久出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

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其資糧屏屨屏草其可也齊

侯說與之虎牛已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濤塗之謀誤軍道而且多事斥之不聽可也何亦

許之中侯說詐而得賜邑相亦未察也執濤塗猶

可也陳之不忠未審而加之兵抑過矣前番之舉

八月公至自伐楚

原因伐楚出師其侵蔡伐陳特其間細節耳故
告廟飲至以之助霸以服強楚可無愧於功矣
葬許穆公。

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

諸侯有三等公爲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許男也葬之以侯禮加一等以賞其功此推而進之之禮也傳因并述加二等之禮以示推進之禮有不相同以葬本不以袞歟因其死而加等於是始有以袞服祿者又禮之變也非傳後世何因而達此禮乎按此段楚及葬許穆告之天子與否皆失考或自天子錫齊桓命瑱無一事不令便宜行之自有國告時也沒人何可弼史文以妄議傳乎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濇

戴伯公孫茲也叔牙子也國之帥皆大夫從事故
內名外稱人前書伐陳陳師境上一聲其罪而止
此日役則逼近城邑其勢若取之奔相之役陳弄
爲土地人民也欲以成陳歸諸堂耳不欲終其怒
也陳不知自贖罪求成故役以成之此所以
能得諸侯耳管仲能因禍爲福此之類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筮之吉凶。其理變化。人難辯焉。我短人之信。隨短也。筮有吉者。未必非凶。如南宮季廣家元吉。實凶也。卜者吉。凶於象。易見。故長人之信。

辭長也其下言者即
不吉也如下辭云且其辭曰專之渝張公之猶
北之贊論變振除論美也言專一薰一蕕十年尚猶
室之變必將奪公美善之事
有臭薰香草藉臭草香臭共處則香不勝臭
久而猶有餘臭香比中生臭比麝麝
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

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太子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

公至墳高起也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斃與小

其傳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辭辯也君必辯焉必辯其意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

春秋疏證 卷之九 廣公四年 十
矣君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

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得此賊父惡名難爲人容十二月戊申遂於新城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

傳言晉獻公終於信謬殺其適子其昏如此詳爲
世戒而晉龜之用其淺深難易亦附見矣○讀者疑

認筆短龜長之說蓋亦思一部易理窮四聖人之
聰明其言無所不修而反短乎龜卜之用至孔子
而不傳而反長乎筮所以爲學可以盡性至命合
天者非於學之君子不待也用以占驗邪之事焉

得矩也。龜所以爲兆耳。不論邪正。善惡俱呈其
古四之象。近俗易曰。曉故長君子之所不爲。故自
孔子廢之也。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十一月十一日冬

至公既視朝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也觀臺見古制
也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開立秋立冬為備者早為戒備以興災也

此常典也每歲行之但委之日官以掌其職而人君不問久矣儀公以謂且冬至為曆數之始而敬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告乃書如經初

晉侯使士為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實薪焉實薪

春秋疏畧卷之九 僖公五年 土土為稽首而

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謀焉無戎而城讎必保

焉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不敬則

君君不與堅築堅築則因完失忠與教何以事

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築邑不加三年將尋師焉焉

用慎用慎其謀已露退而賦曰狐裘老茸一國三公

晉晉誰誰遠遠之之多多三公三公也也言與君相敵及難公

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徇今

使寺人使寺人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徇今

耳之耳之遂出奔翟遂出奔翟

前年冬殺今始來告故書於今傳并書重耳事見
重耳之月其道也也後者書歸踰垣而走此即舜小
義則受大杖則走求之常在側殺之則不可得之
義可為萬世法者也亦可以見中主之不知通
於靜子不陷於不義之例不辨則迷不與君父
以故子之名不自受過而固全己節使親蒙惡子
傳留

杜伯來朝其子

杜伯來朝其子杜伯來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平

春秋疏畧卷之九 僖公五年 三

大夫娶於他國不言娶言如者出聘之辭也重耳

微而顯之例非傳不見傳非聖人不能作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

于首止于首止

會於首止會於首止會王世子會王世子

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太子而立王子王子帶帶

不從則惠王從之從之未可知也未可知也莫名為食以尊世子

使天下曉然共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則惠

敢動矣齊相可謂善處人父子之間而忠於謀局

陳轅宣仲即齊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

其賜邑平。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

其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諸諸鄭伯曰美城

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此非一

此以見小人之交相仇怨。機變計不測。人君宜知所防。而亦戒人之不可陷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秋諸侯盟。外因諸侯大。又相約信。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

以從楚。韓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

其不朝於齊也。既以王命爲重。而既會。故逃歸不盟。

孔叔止之曰。孔叔。鄭國君不可以輕事。故曰輕則

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必求盟。所喪多

春秋疏畧。卷之九。原公五年。三

矣。君必傷之。弗聽。逃其師而歸。師衆

齊桓因寧周之會。遂更盟諸侯。所以一中夏之心。

齊桓成之。楚尊周侯。表在此。舉乃惠王皆志。舉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國殺於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是時

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小事大。禮也。不可謂安。不忘備。勢也。不可謂勞。

齊自成楚。威在天下。不敢有輕楚自恃之心。况人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諸天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

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故晉一

之公。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

虞虢之謂也。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公曰。晉吾宗也。

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

以不嗣。晉支子別封西吳。虞其後也。天王

叔季之穆也。叔仲穆叔。王季之子。文王之弟也。

春秋疏畧。卷之九。原公五年。古

爲文王。士勤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將號是滅

何愛於虞。大王子季所出。同爲晉宗。且虞能親於相

莊乎。其愛之也。相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偏乎。

患其偏盡殺之。親以寵偏。猶向害之。况以國乎。至親

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遠則又曰。

民不易物。惟德馨。黍稷牲玉之屬。不加

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不聽許晉使宮之奇

以其族行神之理盛以人而曰虞不臘矣臘者終祭

言不及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

陽國所在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

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丙謂日辰龍謂月辰

也龍尾星在丙辰服振振取號之旂振振盛貌旂旌

也也鴉之黃黃天策燁燁火中成軍號公其奔鴉火

無光言丙子午旦鴉火中軍事有成功其九月十月

之交乎謂夏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

至旦而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號公醜奔京師不吉故史不書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

春秋疏畧卷之九信公五年

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賂秦穆姬以井伯為賂臣而

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以虞職故書曰晉人執虞

公罪虞且言易也

春秋疏畧卷之九信公五年

六年春王正月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

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賈華晉大夫卻芮夷吾

之臣後重耳出而同走

謀之罪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梁近秦為秦所

親幸可因求獲

入殺得乃之梁

夷吾之虞晉父之難為未得也使力能守則為敵

矣盟而行將欲復入皆被君父之意也此舉而觀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

以不時城也

新密鄭已實新密而史言新城以其為鄭所非時

秋楚子聞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攻所必救以

春秋疏畧卷之九信公六年

許男面縛縛手於後銜璧口銜大夫哀經之服士與

也楚子問諸逢伯夫楚大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

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禱除凶焚

其椁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所者居楚子從之亦釋縛

王故也

自召陵之師楚已服而共王祭矣乃首止之會

惠王不明大義撫鄭從楚楚離間中夏於是楚役款

師既還亦未敢多求於許而恭穆又復訪許侵大

楚志是蔡謗許謗又齊桓之罪人

也無志其矣傳故詳之以示戒也

公至自伐鄭

告祖以勤
前事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

則不競何憚於病不競強悍難弱也心既既不能彊

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齊以

政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伐所姑少待我對曰朝不

及父何以待君不待父而

鄭之迷盟此志之不彊也以不彊致伐即宜悔禍

夏小邾子來朝

春秋疏畧 卷之九 僖公七年

鄭殺其大夫申侯

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說解說也謂迷盟從楚皆

代鄭之由皆申侯通於齊故反且用陳轅濤塗之辭

也初申侯申出也子出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

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于取于求

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謂嗣君必

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疾既葬

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

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此言一

殺申侯以說齊謂迷盟從楚皆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

母

秋盟於寧母魯地謀鄭故也以鄭未管仲言於齊侯

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

方謂齊也以禮下接之不陵侮遠遠齊侯修禮於諸侯

修禮以自修德政懷來也齊侯修禮於諸侯

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鄭知齊侯以禮禮之意

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大

命若君去之以爲成也成平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

春秋疏畧 卷之九 僖公七年

不利焉我以鄭爲內臣之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

以禮與信屬諸侯屬屬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

之謂信守方物之命以共時事爲信之大守命共時

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讞從之

不亦可乎子華叛父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

辭以德撫綏鄭國加以教訓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

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領也

人鄭有辭矣何懼有辭以謝諸且夫合諸侯以崇德

也尊崇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崇義不可示後夫諸

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之也。位君則晉參
庶氏。師以記其義。義人亦列會位。而錄記之。盟自
此替。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
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助其
國。自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
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
使請盟於齊。

此以禮信勸諸侯。而天下服管仲之言。去王道不
遠矣。齊桓好臣所受教於斯。傳可深思之。而天下
當勸矣。

齊伯班卒。

春秋疏畧

卷之九 僖公七年

七

告書同
置傳名。

公子友如齊。

如齊修聘也。
勤弱主之好。

冬葬曹昭公。

得會其葬。故書葬。
如五月之期禮也。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

而告難於齊。襄王惡王太子鄭也。叔帶同母弟。母。三
后寵帶欲立之。求及而惠王卒。故其

將為難。襄王
懼不敢立。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八年春盟於洮。曹謀王室也。故謀定之。鄭伯乞

盟請服也。冬。請盟。故今來乞。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謀王室。謂定襄王之位。冬。王人來告難。故春即
會諸侯。與王使盟。王使歸而立襄王。為襄王。然後
發行喪。襄王改元。如天子即位故事。叔帶之患
不形。而王室安堵。諸侯之力也。鄭來此會。乞與盟
義。能省文字。輕謀王室。別生異論。非矣。

夏狄伐晉。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魏射為右。以敗狄於采桑。

此述梁由靡曰狄無恥。不以敗從之。必大克。里克曰
懼之而已。無連累狄。會衆狄來。號射曰期。年狄必至
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謂期年
必至之。

春秋疏畧

卷之九 僖公八年

言也

晉來告敗書之。示不敢輕狄之意。傳并記三人之
言。皆見狄情而說射之言。偶中耳。後之御狄貴宜
盡諸其情。而審所施也。
此亦學識之所宜備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禘六月之祭。與前古禘
同。大廟。周公廟。致哀姜
者。哀姜之葬已八年。其主禘於祖廟。今
始禘於大廟。而入主。故不言吉禘。凡夫人不禘
於寢。小不禘於廟。將葬以類。不赴於同。赴同。則
於寢。寢。不禘於廟。見於祖廟。不赴於同。赴同。則
不禘於姑。卒哭以上。則弗致也。

禘祭而七月行之。非禮。致哀姜。亦非禮。禘者。陽之
盛也。在周為六月。在今為四月。正陽之月也。七月
則非陽盛之時。非周公所制之禮矣。哀姜以淫亂
殺於夷。不禘於寢。入廟。亦周公之禮之所禁也。何

以時大廟千表姜葬八年今始致必阻於禮不仁
位公何以忽果於行之其欲以阿齊指之意于子
必疏者用天子之祔祖以尊哀姜也齊意曰是故
魯王廢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而資禮樂焉今姜
氏如足天下又何資乎史爲魯
齊志而廢也故傳明之以示戒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實以前冬問月崩至今年十二月而後訃至史若
仁於是月日崩者記難也惠王崩惠后與叔帶謀
殺襄王立難未息不得告也然曾告之霸主謀
之諸侯未編告而諸侯已悉此特備其文以存
告之之義而王室之難天下皆
宜謹諸侯耳此春秋之教也

宋公須臾子茲父固諱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

父父公也目夷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
義父也見魚也

卷之九

僖公八年

主

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禮不順遂走而退決

春秋猶庶爭立比事而觀在在是矣而茲父目夷
之相推讓僅一聞也史不及書故傳亟取之以示
勸

春秋疏畧卷之九終

春秋疏畧卷之十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涓允清發校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九年春宋相公卒宋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
在襄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

丘

夏會於葵丘陳留外黃尋盟且修好禮也尋首止
盟以尊周室且修王使宰孔宰孔則家賜齊侯昨曰

天子有事於文武祭文王使孔賜伯舅昨姓諸侯曰

春秋疏畧

卷之十

僖公九年

一

伯齊侯將下拜而後升受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

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也級等對曰

天威不遠顔咫尺王賜昨命是天子威嚴不相遠遠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貶越於下以遺天

子羞余同恩拜下禮也否則禮貶敢不下拜下拜登

受

傳因史書宋子而著天子諸侯若喪之禮制豈徒
文已乎葵丘之會尋盟修好齊桓之大義也若賜
昨之文恍然見君仁臣忠尊卑上下不紊
天下有道氣象也萬世下猶爲感敬興起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伯姬魯公之長女不書國采嫁者也卒之貴者有
婦禮焉古者幼喪不備幾于棄骨肉矣自魯備用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於好。幸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

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

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

其在亂乎。在察也言齊不能畧西方晉雖有亂不能救焉晉計其在自省察亂端

君務靖亂既繁亂之所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齊桓公先會而後盟以信衆志不苟盟也晉宰孔不盟宰孔不敢以諸侯之法約束天子也盟辭與

蘇子坤記不同詳畧之異耳可互考也宰孔誦齊侯不務德而動遠畧此真霸者本色若務致格誠

春秋疏畧 卷之十 二

家畧西否在亂靖亂之語蓋如管獻寵妾殺嫡亂

宰孔其仁者之言哉史每書一事博悉著其始末

明而正其行修不一而足經之富者也

甲子晉侯佖諱卒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與皆晉大夫
御糾文公

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夷吾之黨初獻公使荀息

傳奚齊公悉召之曰以是殺諸孤
諸孤無佐 辱在大

夫其若之何何難辭其事下顧可知稽首而對曰

蹕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寧也不濟則

以死辭之不許此約信不近義忠貞而諒者

計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

生者謂獻公與奚齊

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

怨將作素車白馬之哭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

無妄也。謂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

不能既欲我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

之欲善誠不如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武馬能不爲重耳等面殺奚齊與我乎言下能辟死

● 2000年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卷之十 備公七年 三

冬十月畢克殺奚齊於次寢書曰殺其君之子

秦勢中無氣子不謂君亦不言伏荀息將死之人曰

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

克殺公子申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

也。北。壯。尙可。靡也。斯。唐之玷。不可爲也。有息有玉。圖

即不可更爲圖謀使無瑕疵苟息之輕許奚齊是玷

害終靖也。

義而不義文公之當止不諫之於

且諸侯國人多輔之。乃不達大義。阿諛之邪。忘自
謂忠貞。而以身許之。此則言之有玷也。故卒於不

可更爲而踐非禮非義之言以殺其身是一言之

言記事而傳悉始末以示戒故得為經焉亦盡而
不汗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此見率孔之言論晉賦錄亂而不自知人已先見之齊桓霸安不能西器而人皆先知之人君舉動所限量斯近乎道矣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自人實有國我何
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得民不從之齊昭朋帥師

會秦師納晉惠公昭朋齊大夫秦伯謂卻芮曰公子

誰恃利曰臣聞天無萬有黨必有讐夷吾弱不好弄功
春秋疏畧

卷之十 僖公九年 四
弱時不能國不過節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其意言

伯皆實不然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
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則則言天

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僭過差無好

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不識則則無私好惡下

言多忌克難哉難定其國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

勝人是吾利也
公孫枝之言至言也豈徒為言哉惟則定
國唯忌克難立自以為刑而實刑人矣成之哉
朱襄公即位以公子曰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
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左師官名曰夷字

此見唯仁者可以為治也亦唯仁者有後人
可不務為仁哉是故孔孟亦不離仁義為言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齊者朝也諸侯相朝禮也况朝霸主乎至幸
近于王至弟近于霸僭公之屈服於齊宜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
十年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溫周畿內國成王時

蘇子其後也蘇于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討言
不討於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狄又叛之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人不忠信無往而可容非人不信已不自不忠也

故不能於狄不能忠信也罪在己也此狄所以克
入中夏日無諸侯豈惟狄之罪哉或問能

亦有道乎曰有參前倚衡聖人言之矣
百里克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春秋疏畧 卷之十 僖公十年 五
武卓與夷齊本無異先君有葬不葬之異從其
赴吉而葬之也為者曲徇字義矣矣荀息從君於

昏不識大義從後復言有死之道試在前年而以
今春書者從計也此一書者卓不以義立荀息不

以義死里克以亂賊自威所謂盡而不污之例也
三垂成焉據公羊里克中生之傳荀息奚齊卓子

之傳里克各懷乃私以威亂謀則左
傳之案定矣若從經也豈不謬矣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無傳其事不可考北戎或山戎也齊桓不事滅
之狄而事山戎且僅同許男必有故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夏四月周公忌父周卿王子魯大會齊盟別立
晉侯夷晉侯殺里克以說晉將殺里克公使謂之
曰敏子則不及此言得雖然于弑二君與一大夫為

夢魘鬼皆爲陰陽所驅迫雖彼亦不自知也然
於空而號稱降托於物而晉石言見於大系而

亂矣殺之誦國法也無辜必殺莫能重耳也殺于里之黨殺重耳之黨也與天理人情豈有當乎此

以國法書之如誅亂賊而傳明其為從

晉侯使告之故則晉惠之惡亦顯矣

天王使召武公周卿內史過周大夫賜晉侯命命得

晉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

命於受瑞瑞命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

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行故禮不行則上下

皆上下皆何以長世不承長

史過之言字字箴銘人誰可不識之以為一身之

之命無故不書使晉侯如常亦不書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齊女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禮

之大闢也禮所以別嫌而明微也齊侯侯於陽穀

春秋疏畧卷之十信公十一年 八

夏陽拒泉皇伊維之太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

以水信水間之戒王于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

秋晉侯平戎於王平戎也為

此大事也史不書不告故也若孔子作經豈

以不告遺之乎然孔子又何作乎傳是已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楚強南方近楚諸國皆有職貢以

自保王室不張豈不人人自危哉

于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

衛都楚丘郭郭也諸侯城之郭懼狄難也

日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亦可見矣

夏楚人滅黃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

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春秋疏畧卷之十信公十二年 九

秋七月

王以尹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齊定襄王王子帶何敢奔齊服罪也今服罪何如

不敗戎難乎故天下古今之惡頭一轍也成之哉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王

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

之二守國高在管仲下卿大國三卿其二命於天若

節春秋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時或陪臣敢辭

王曰舅氏舅氏未詳或謂春秋來朝陪臣敢辭

不忘應酬也往踐乃職往踐受享無逆聯命管仲受

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忌其上加恩勞故其功而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見神服

世享齊祀齊桓尊周懷夷皆管仲主之故此傳足見其德用之學非若他人徒為禮讓之辭命而其實不然者也君子曰之文當是孔子修傳時斷論鬼神最所喜者禮讓之實故聖人亟贊仲父以訪後世知讓焉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傳見前

春秋疏畧卷之十 僖十三年十

齊桓王言以事畢不與王言聘禮畢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忘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秋為戎難故諸侯成周咸衛地會且謀王室也戎有

卒於

夷病祀戎齊周天子諸侯同有外患時至此亦危矣非齊桓其焉依或謂齊桓不能以德化是矣然太王可以不必遷豈周公亦可以無事懲庸矣乎皆儒者過論也故孔子以一匡許之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冬晉存僖若重也秦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

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言志願重施

百里與諸平百里奚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而

春秋疏畧卷之十 僖十三年十

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不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

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輪粟於晉自

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從謂水運

子桑以利言也百里以道言也天災流行國家代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

也緣陵

齊桓公病杞齊桓公會鹹以謀之故今城緣陵而遷杞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止之欲離其婚不令季姬返鄆遇會也

小國與大國有朝聘禮之其者也然鄆子有過信公善其歸命以教之教之不變置之可也怒而止其女不令返國豈理也哉季姬召鄆子於防以告其故使來朝以全之也此鄆子傳公皆有過公怒止之故不書鄆絕之也若誤為孔子筆則千里矣公殺胡氏遂泥不書鄆以為女未嫁女未嫁而遇諸條則謂信公使季姬使自擇婚雖明有傳不信而以淫奔信之文泥字之害一至於此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爰春秋疏畧卷之十 僖十四年 三

沙鹿晉

國主山川山崩川竭凶國之光咎過也國以有過而將亡應大年戰於韓亭惠公之過也卜偃卜而知之亦據動乎四體者言之期年若卜有此兆亦皆惠之積其咎者有威期可見也

秋侵鄭

秋遠於鄭越國與兵而諸侯無阻鄭主亦不聞教何哉豈不足為中夏危乎說者曰晉仲死也亦或與然

冬蔡侯辟卒

宋公故書葬公終其身不敢違楚命亦善自存也齊衛江黃道桓至而不歸好可謂無志

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入晉之患施是也所親厚幸災不仁貪愛不祥已後

如不與五使鄆子遇已四德皆失何以守

信思作失援必斃此古語見來信是則然矣說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說射真小人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譬之况怨敵乎近在吾民怨之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晉惠之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至此極矣慶鄭之言受君也不聽說射之言惡君也惡之為或深矣

千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所謂諸侯五年再相朝是也此條公年禮以尊方伯可以示勸

春秋疏畧

楚人伐徐卷之十 僖十五年 三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徐自三年取三月盟於牡丘地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穆伯即公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於匡以待之

齊桓公霸四十餘年救患分災未嘗有反及兵革之意往往持重近徐以待其功之自成雖不能如王者之以德化而霸主之體不失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凡書日食。謂天變之意。其書朔與日。特文字宜然。無甚係也。傳謂其為官失之。止見其無甚係。而後人欲就文字多。少以承春秋之義。誤矣。因以為聖人筆削。抑又誤矣。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秋。伐厲。以救徐也。

厲。楚之與國也。齊與諸侯救徐。而楚師不退。於是伐其所必救。以解徐難。於兵計雖得乎。已失霸主。持重守正之體矣。何弗稱天子之命。問召陵之好。聲其擅伐之罪。折之以禮義。道之以忠信。則楚人。於區區關智。力者。豈以示威。

八月。螽。

螽。蝗也。其生最繁。而害稼常盡之。一字之書。大有關於國計民生。後世忽為民間事。若無聞者。何哉。

春秋職畧 卷之十 僖十五年

九月。公至自會。

李經歸于瀨。

告廟也。徐難未靖。齊師未還。而公先歸。其必以事辭者。近其家曰。歸。信公怒。鄆子之不朝。而止其女。此猶婦之問。有大變也。待其來朝。即宜歸之。適年而後。歸。信公能無悔乎。故南至自會。而即以命之也。噫。家之難齊。兒女間。婚姻情事。有最難者。未可與外人聞也。萬世後。要不起此情。可不慎之。可不敬之。此春秋義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九年秦納惠公。穆姬也。賈君。晉且日。盡納羣公子。之族。晉侯悉於。

許路中大夫。執政里。既而皆背之。入國不路。二人且。

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

梁城。既而不與。既入國。不與秦城。見十年。晉饒秦。給。

之。秦饒晉。閉之。糴罪。又一。故秦伯伐晉。以上五。卜徒。

父室之吉。卜徒父。秦涉河。侯車敗。秦晉間一河。言涉河。

利。涉言。詰之。其故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

卦。三三。艮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三去。車三敗。則去亦三也。雄狐。淫獸。謂晉惠。燕賈。

君。夫狐。豈必其君也。言惠五罪。故豈之貞風也。其悔。

山也。豈之占。風得其貞。山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

其材。所以克也。秋遇豈。其風。勝山。以理占之。正者當。

春秋職畧 卷之十 僖十五年

實而取其材。使晉實落材。必不敗何待。晉有五罪。實。

不直而克。三敗及韓。秦侯之車。果三。晉侯謂慶鄭曰。

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以五罪招秦。

尊不。公曰。不孫。不遜。卜右慶鄭。古弗使步揚御戎。家。

僕徒為右。而步揚御。韓之父。志鄭不遜。乘小駟。鄭入也。

鄭所獻馬。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

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

志。人事戎事也。產謂土。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

變。將與人易。易改也。人之所。亂氣。狡憤。馬氣。亂。則陰。

血。周作張。脈。債。與外。強中乾。脈張大。難於轉動。必真。

敗其驍勇之戰也雖進退不可周旋不能不若必
悔之弗聽九月應秋矣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晉
大夫韓簡之復曰師少於我闕士倍我公曰何故對
曰出因其資謂秦梁入用其寵為秦饑食其粟三施
而不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晉不責已求我怠秦奮
倍猶未也不自其君故解怠怒晉無禮公曰一夫不
可狃况國乎狃狃慢也此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
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韙無所逃命秦戰聞之
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懼不入
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序也雖得焉君苟列定矣敢
春秋疏畧卷之十 僖十五年 十
不承命言我如終定爾既定而韓簡退曰吾幸而得
囚王戊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旋音渾而止不調便旋泥
中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僕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
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驍射為右駘秦伯將止之
駘迎戰也駘迎戰也鄭以救公誤之鄭呼簡故惠遂失秦伯秦
獲晉侯以歸傳九月獲晉侯書其實晉大夫反首拔
舍從之反首髮反垂通面也拔舍草舍也居之不安
秦伯使解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若而西
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妖夢申生言帝許罰
有罪敗於韓以踐此夢非敢以其晉大夫三拜拜無精首曰君履后

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下風聞此言甚明數語穆姬聞晉君將至以大子營
飲其信欲秦伯不許穆姬聞晉君將至以大子營
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常康公名弘其母弟居
好示絕山使以抗絕之穆姬携子
以笑而死使以宛服衰絰逆且告伯且告以自教
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
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
裁之乃舍諸靈臺靈臺周故臺各在本無大夫請以
入秦大夫請執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
用之秦大夫請執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
晉人感愛以重我天地以要我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
春秋疏畧卷之十 僖十五年 七
我食吾言背天地也不念反首拔舍之勢必重晉人
地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公子繫曰不
如殺之無聚患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
成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
曰無始禍王史佚無怙亂為人亂無重怒重怒重
怒難任陵人不祥恃勢陵人如何天必報之乃許晉平晉侯使
卻乞告取呂伯且召之名伯晉大夫呂伯姓取呂
召使子金教之言曰使告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止
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圉也
自言公衆皆哭感衆心晉於是乎作爰田為賞家

之田名呂甥曰君臣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
 日爰田呂甥知惠公素不服衆臣民無迎
 將若君何君之心特故爲公施殊恩以結之衆曰何
 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諸侯聞
 之夷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勸相勉
 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爲
 五百家也州此又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
 使州長各繕甲兵
 三三歲上之三史蘇占之曰不吉晉史官其繇
 允下之
 曰繇士刳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卽孔子
 變其爻繇亦血也賜亦實也震長男故爲士主祭
 故到羊受釐火故無血離中女配長男故爲女同
 故承筐中虛故無饋要之歸妹上西鄰責言不
 春秋疏畧卷之十十五年
 可償也此論下卦兌爲西方爲口古婦歸妹之睽睽
 無相也此論之卦相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此
 變其爻變而遇離不相親助震之離亦離之震
 震火盛能焚木是子亦能害其母之占爲雷爲火爲
 震敗姤爲火反焚木故秦敗晉車脫其輟火焚其
 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本國爲車輪容輶處也宗丘猶言
 爲車輪離爲火震爲旗變於上又爲火焚旗車敗
 而宗丘歸妹睽孤危張之弧爲災孤危絕無助歸妹
 遇此有危姪其從姑謂于圍賈泰爲穆姬之侄張氏
 象六年其遁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家謂于圍明年其
 死於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於高

後附會之言傳及惠公在秦飲執於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以象示筮以數告物事也凡吉凶之事既生於人而後呈吉凶之象象既呈而後有滋滋生生之謂吉以生吉凶以生凶日滋而益多如一生二二生三以至於十百千萬故滋而後先君之敗有徵此言象數殊而同根於人所自生德及可欺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此惠公之愚故簡獻公敗德如寵妾子殺太子之事真不可一二數是自生此凶象凶滋而後有此凶數當其象物可改也當其滋猶可改也當其數物終可改也其數不從秦姬何以辭其凶此言先君之惡正以謀惠公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齊背憎職競由之也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齊背憎職競由之也人言耳春秋疏義卷之十信十五年尤

不可名者傳言史稱秦夷伯之有罪之也夷伯所以罪屈氏也於時屈氏有隱惡故史待因實夷伯之有書以罪之為若天怒其子孫而取其宗祀耳其惡隱惡以掩人之知者深矣後世之有隱惡者可不戒哉

冬宋人伐曹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宋與曹果有不可忘之怨何以屢同盟會而不嫌必其可忘者也今且討之而相無言相必感志於宋故得討也於此見霸將衰先自朱其盟始同類不能自固見其手

人敗徐于蓁林

楚敗徐於蓁林徐恃救也

徐恃救於不敗也凡有可恃者皆不可恃者徐恃救於不敗也凡有可恃者皆不可恃者

卷之十

信十五年

三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陰飴甥即呂甥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

喪其親痛其骨肉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日必報讐寧

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五罪不憚征繕以待

之命歸惠公日必報德有死無二雖死不二以此不

和君子小人見各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

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如子桑之言故謂必歸小

人口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日我知罪矣秦必歸君

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

貳者畏刑服貳於秦者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

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先納惠公矣又執

不立作德者所不為秦伯曰是吾心也謂君子之改

館晉侯饋七牢焉喜呂甥之論加禮於晉蛾析謂慶

鄭日盡行乎錢析晉對日陷君於敗謂呼不應笑敗

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此

鄭忠直

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忘恨如此全

以飾已罪是歲晉又饒秦伯又饒之粟饒猶饋日吾

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

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唐叔武王子晉始姑樹德焉以

春秋疏畧

卷之十

信十五年

三

待能者以待有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

惠公許賂秦以河外列城五之也初

地至是始歸秦秦置官征賦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

本秋九月事而告在十一月壬戌故以聞告

時月日書之戒在晉惠勳在秦穆傳見前

春秋疏畧卷之十終

春秋疏畧卷之十一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恭校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

十六年春隕石於宋五隕星也皇極觀之爲石凡五見天隕石則怪

無異則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鵠水鳥高飛過風而退行尾前首後也

也則無異周內史叔與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詳謂幾之先見意以物能對曰今茲

魯多大喪今歲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星隕

春秋疏畧卷之十一隕星也皇極觀之爲石凡五見天隕石則怪

陰陽錯過偶然之事也吉凶由人積善自吉積惡自凶非人之吉凶所由生也

不敢逆君故也君問吉凶不敢違之故假他占以對

所誤故退此叔與自以對非其實惑焉有識者

而告人吉凶由人造以致陰陽之事有舛異而星隕過

也非星隕過也足以致陰陽之事有舛異而星隕過

所由生若不由人造爲失問不敢違君命而以其

應告之若存乎陰陽者何也內史掌卜此必卜其

事而知者沐謂偏屬魯齊分野法也又按五陽之

中教也星臣象也臣之中正者有死喪也季友魯

之賢相齊桓天子之賢方伯故應之也隕於宋故

宋將代桓而得諸侯六陰數也鵠陰鳥也退飛陰

進也皆不善興起之象故無終也時宋襄有賢名

與齊桓相得而實執因未通故叔與以見乎著

龜動乎四體者占而知之以達忠告義若能改不

善遷善亦自有終何吉凶不由人也役人不信傳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公與小邾故書月稱字貴之也自是子孫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季姬嫁鄆而鄆子不朝止而再歸夫婦不相得可

加矣觀其後宋襄初霸即當用鄆子則鄆子之不

甘無愛而姬之不得其匹又可知也季姬以生爲

憂死爲樂而爲父母者何勝此悲也史謹書之以

爲此不幸者各自慎也而已矣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叔牙不才而茲能効忠於國則不絕其爵

春秋疏畧卷之十一隕星也皇極觀之爲石凡五見天隕石則怪

秋狄侵晉取狐貍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狐貍受鐸晉二邑汾汾水昆都近邑晉惠侯之敗

不第五城人秦而狄亦取邑背施棄信者果有益

哉夫不在意中而出意

外矣後世其鑒之乎

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此霸者尊周援戎春秋大義也若經爲孔子筆削

不之告傳爲丘明作何其能反過於孔子也故

修傳也傳成而史得爲經大率類此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大義所在雖

惡父不能愛其子可不戒之戒之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侯曹伯于淮

十二月會於淮。謀部且東畧也。部為淮夷病故東畧經界東方諸侯城郛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病於役夜高呼相公遂疑其事輟役而還

淮之會規模大矣。謀部且東畧豈不美乎。以狂夫一語輟去者自反有不勝也。苟有致格誠正之學而不愧修齊治平之道則見理明年事定。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或曰阜陶之後英氏必為楚土婁林之兵者故特報之然舍楚而英抑未矣豈足稱霸者之師哉猶不如其已也

春秋疏畧 卷之十一 僖十七年 三
夏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之東而妻之。所征置

期年下招父與其子下之。招父下人名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

圉女曰姜。周義馬者不聘曰姜欲先名以厭之及子圉西質姜為宦女焉。宦女猶今官女或謂為秦宦女未明

其惡之也亦已甚。雖然國君而男為人僕女為人妾豈子女之自為乎。豈人能為之乎。晉惠之蓄惡於心者其根深而生發自茂也。

夏滅項。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於卞。地卞魯九月公至自會。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侯然諸侯會同且諱之也

魯僖在會未歸而命別師以取項齊桓即會以討公而執之。允當其罪者也。及夫人聲姜會齊侯諱而釋公至自卞者。依然其至自會也。據史而論三書皆諱矣。公之文以傳考之。忽曰振也。於此諱信義。當持其終不可有小人微倖之心焉。聲姜以婦人而與國事。齊侯以私而舍罪人於此諱信義之。致於人心可以忽。然所以不主之天下大事往往而無成焉。傳所以補經。即所以為經。不文多諱書以諱書為經。則其說說進安有常道乎。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侯之夫人三。左而繼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好女也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妾媵禮之

長衛姬生武孟。公子少衛姬生惠公。公子鄭姬生孝公。公子葛嬴生昭公。公子密姬生懿公。公子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

太子。雍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即易牙其姬也。長衛姬寺人亦有寵於公。許之立武孟。二人為長。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全無後身

事定仲父仲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月書實十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

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齊桓公質美不學人也率真好義而無存心窮理之學專依管仲以自立以爲仲父之學即吾學也故退而家庭少以自檢以爲不必門內之拘拘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宋襄公受齊桓公仲立孝公之託孝公奔宋故宋以諸侯納之宋師辭正矣故齊人殺無虧以說此義舉也

春秋疏畧卷之十一 僖十八年 五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銅錢皆曰金既而悔之與

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故以鑄三鐘楚以釋齊桓設中國無霸故也則諸侯之賴有約也重矣既賜之金又疑其兵楚輕釋疑之不違豈好相識哉君子所宜始慎之矣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

秋救齊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無虧死故遂與

宋人將立五月宋敗齊師於甌地立孝公而還桓與仲之結國人深矣所立之太子不能忘也故桓與仲之結國人深矣所立之太子不能忘也故桓與仲之結國人深矣所立之太子不能忘也故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秋八月葬齊桓公

孝公立而後得葬未立桓之屍久而不殯殯而不葬此一事也豈不動天下後世人之心也哉不且爲魯記會葬事也夫傳所以明經今經傳無果教學者居此可見經史文也傳孔子所採附經左也心耳文不傳同事不嫌明

冬邢人狄人伐衛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苑國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反朝衆曰苟能治之殷請從焉衆不可文公

而後師於營衛狄師還狄還言邢

春秋疏畧卷之十一 僖十八年 六心哉然亦足以感動朝野而激怒士氣也則漢之

道大矣故陳師而狄還邢雖未還從自積敗耳史不過告伐耳傳採其事有足明讓道之威神者以示勸也或疑而問其故水曰不大怯不能以衆怒而營妻親上死長之志氣動乎行伍矣此所以不戰而敵氣備者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寶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多築城邑無民以實之名之曰新里此欲彰富強之虛聲以抑強秦之志而反爲秦資人主不修德

十有九年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秦昨冬取梁之新里今加修築而實之以秦民焉梁也所以深示戒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人執滕宣公

齊桓以宋有輔霸之功故以霸事屬之而宋襄實不能也故始因霸執小國諸侯以立威失之遠矣凡書人與不書人書名與不書名更詳偶焉之有有義有無義也傳易之曰宣公見無義焉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邾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邾子用之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邾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人而祭用邾子充之以傾動夷情司馬子魚曰邾公子古者六畜不相為用也不相為用如祭馬

神不馬小事不用大牲如牛祭而况敢用人乎祭祀春秋疏畧卷之十一僖十九年七

以為人也為人所民神之主也無民又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

薄德而諸侯而為之非以德行仁故德薄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執滕君又用諸淫昏之鬼非正社神

之為也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至亡國也子嬰於魯而不朝今又逃宋盟必其狂悖之性

索殺諸侯有死道焉為宋襄初霸非可輕責諸人也尤用人以祀淫昏之鬼于史書邾人用之罪在邾宋信其言則罪在宋也故以傳為信而又立

子魚之言以爲經以明神人之故知祭祀之用字諸侯而後得諸侯信淫昏而徒以淫淫昏諸侯名言之道不明而民義不著淫昏之鬼惑世其矣

秋宋人圍曹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閔崇

德亂而伐之崇崇侯虎文王為軍三旬而不降退修

教而後伐之因壘而降因舊營壘不增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

以伐人若之何何不正己如蓋始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唐諸侯以求諸侯曹所以不服於會盟之後也子魚之言真萬世之經手聖人因記事之書而錄之所謂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者也人亦學

古人之學耳此春秋教也若徒以春秋為刑律定者淺矣取經何為

衛人伐邢春秋疏畧卷之十一僖十九年人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圖之役秋退邢於是時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不吉不吉衛莊子曰昔周

饑克股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無方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

諸侯以衛而報非也必迎於天而若者有不得不動者斯其動也衛文衛之賢君也邢方無道

必有據而言即交狄人以其中國其明微矣先師與而雨天道亦無濟也春秋之言仁禮多矣至此則以兵刑為是者道豈有定方後世往往遇災

之患而偏者皆之齊無虧非也私結華小以避父所立宋衛伐齊非伐喪也邢交狄人以伐衛為

時已多何謂救齊至此又必委曲以背德所見何拘淺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相之德冬盟於
齊修相公之好也

齊桓公之也盟於齊齊亦與盟也宋襄公之故盟
齊桓公之也盟於齊齊亦與盟也宋襄公之故盟
齊桓公之也盟於齊齊亦與盟也宋襄公之故盟

梁亡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初梁伯好士

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勞則曰某寇將至乃

滑公宮曰秦將襲我又恐民弗堪公宮又証之曰秦

民懼而潰秦遂取梁秦故潰散又懼

史書梁亡而不言秦取之言乎其自取也

春秋疏畧卷之十一 僖二十一年 九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南門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

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墻壁謂之塞皆關民之開

閉不可一日而闕信公之創新改作其功浩大而

夏部子來朝

師姬姓國子爵或曰宋之附庸部事無考吳記爲

五月乙巳酉宮災

不傳西宮爲何宮所重不在宮在災也災天火也

史書之以謹一時作之經以謹萬世災必災而後

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公子士洩堵寇大

夫帥師入滑

叛鄭服衛未知是非而入則暴辭也

史書其人而傳明之見罪必有歸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秋齊狄盟於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衛之病邢非齊謀衛難是矣齊幸何弗踵先桓

仁謀哉此邢人意也齊不善爲邢邢亦不善自爲也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隨居漢東故冬楚闢設於苑帥師

伐隨取成而還取平隨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春秋疏畧卷之十一 僖二十一年 十

量力而勤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善言

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南本作露以喻

小國處無王之世豈遂無道以自全乎哉非也量

力卽其道也內以自慎其刑政外以謀好於強太

一虎處此實力之不敵也成敗由己人不量耳

後世輕用志氣不敵下人反以禮讓爲辱汚皆

不識春秋之旨也蓋三復此傳而詠多露焉

宋襄公欲合諸侯滅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

屈己之欲以人從欲鮮濟抑人之情從己

左傳之言賢者誌其大者不賢者誌其小者孔子

以成聖使左丘明而能此亦聖人矣故曰非聖人

以濟乃事豈徒爲宋襄論成敗哉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伏侵衛為邪也此即前年之為邪謀者不知中夏畏禮義而不服勢力邪禍深矣愛人而禍人此所以為秋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宋地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

率諸侯以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楚而爭

主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以敗為幸

已不能窮而欲借之能者以為已窮是先喪其力於人矣喪力於人而與之爭滅亡之道故智者惟其敗也敗斯欲而弗取深求可免亡國之禍矣故幸而後得敗若勝則不幸也子魚之見超於俗見萬萬矣非聖人其孰能傳此而開萬世

春秋疏畧

卷之十一 僖二十一年 十一

夏大旱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以爲旱妖殺之而雨滅文仲

日非旱備也非備早之實政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積勸分城

郭飢民得就食君去盛饒省財用勸此其務也五

助農事使臣民分財聚之餘者賑貧此其務也五

之責巫尪何爲而能雨天欲殺之則如勿生之而雨

是天欲殺之也天欲殺若能爲旱焚之滋甚能爲旱

至巫何如不生巫若不能爲旱焚之滋甚能爲旱

爲妖殺之則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國有大旱則妖言多起人君往往舍實政而信

宋公以伐宋

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地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

欲已其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會於孟宋求之也子魚知貪欲已甚不能自堪堪言不能自勝其禍而楚果執宋公以伐宋夫欲制人而求人也此愚而詐也楚雖強不敢輕舉以討於宋者率諸侯以行詐

宋公伐邾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國

皆國太皞氏伏羲之後故皆主其祀以服事諸夏

邾人滅須句須句于來奔因成風也信公

故宋侯之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神也保小寡

春秋疏畧 卷之十一 僖二十一年 三

也周禮也禮言當先蠻夷猾夏周禍也之國更

也邾人滅須句爲周室之禍若封須句已滅而崇

皞濟而修祀紓禍也紓災夷得復之禍

中國無霸小國相殘而魯問其罪宜也見大皞氏

之裔其來遠矣昔周盛德之所存也周禮周禍之

而宜見大義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未地

冬公會於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宋公無益於宋公之功於魯也何爲舍於魯楚執

之於諸侯而必於魯同諸侯執之何以釋之故釋

之於諸侯而必於魯同諸侯執之何以釋之故釋

之於未同會之魯且秉禮者以說於諸侯也子魚
見宋公得釋殊無創德之意知襄公貪貨諸侯
尚未已所謂不辛而不敗者也傳故特
表子魚之言以戒後世之為宋襄者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冬書伐邾也及春始得克而取須句於邾為須
句子取須句非為魯取須句也傳故未其實而釋
其大曰反其若焉禮也若為魯伐而為魯取斯無
禮矣若說取之一字以別傳真所謂以文害辭
害志者矣若謂伐與取與反皆宜謂王命不宜自
專事果可行乎事不可行而誤理此他經之義非
春秋之義也春秋取時事為經為五經通其義也
時受事殊無禮義乎事存其心而窮其理亦
自有天理人情之至當焉故曰禮時為大三代不
同而義春秋異於三代此邾滅須句一事令世儒
處之將來手生視委罪於天子方伯而已恐於情
理有未順也詳不告而取文王不請而取黎豈無
春秋疏畧卷之十一 傳二十二 年 三

春秋疏畧卷之十一 傳二十二 年 三

過于寧自受過也觀過知
仁後儒猶未達此中義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

矣

怒鄭不與已而與楚故伐之不思楚欲執已則執
之釋已則釋之皆能與爭乎所謂禍未已者也師
以氣先以恥勝喪其氣而鮮其恥
無事可濟况行師乎深以示戒

初平王之東遷也幸有適伊川

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凶矣
中國禮也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陸渾在秦晉
西北二國誘而遷
之伊川遂有戎

披髮非中國衣冠之禮祭於野知鬼而不知神豈
夷禮也習氣生於人漸而久之則成乎天受乎地
天地人之數極則不覺而合應矣故習俗不可不
慎也王者制禮以一民志作樂以感人心政以導
之刑以驅之而人治成矣傳蓋謂
平王之孽之也以示戒於萬世焉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羣氏曰與子歸乎

子圉曰秦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子心從
亦宜乎秦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子心從

子而歸秦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留而罔之傷夫婦之恩此有兩全之道罔存君父
之命實秦逃歸非丈夫也信義不及婦人天下
事以此推之何往而無義道哉有志者慎之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大叔
春秋疏畧卷之十一 傳二十二 年 古

傷此其鄰昏姻孔云小雅言王者和協其親近則
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

自齊復歸於京師王召之也

義王怨子帶已深聞富辰一言而復兄弟之舊王
可謂能兄弟矣至於兄弟之能與不能何問乎此
不及書傳故者之以勸

狄八月丁未及邾人戰於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魯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小
守之方公不設而與戰滅文仲曰罔無小不可
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言成

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受字為禮也無將何以沒人

危何以諸侯是以知其不遂也志下

楚文與宋爭諸侯其方可以謂參而其志則不能

也楚文與宋爭諸侯其方可以謂參而其志則不能

以行武功於婦人之前乎是志在婦人也及取

者知其志以諸侯輕之非附以無禮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音聞

也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於齊

也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於齊

春秋疏畧卷之十一 僖二十三年 七

為之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泓戰傷股遂至於死應于魚得死為幸

秋楚人伐陳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遂

使為令子王代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之大

能靖者與有幾與許也言能安靖不

能靖者與有幾與許也言能安靖不

能靖者與有幾與許也言能安靖不

楚子玉小人也小人不幸而有功必加其心不然必矜功為驕雖然小人而功其又可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人懷公子固期

重耳在秦弗召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

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詞也制禮策名委質武

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

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

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

乃殺之下偃稱疾不出偃稱疾不出乃大明

春秋疏畧卷之十一 僖二十三年 太

大男民乃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

不以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後猶終言不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

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

無論同盟不同盟但赴以名則亦書之

不赴以名則亦書之赴以名則亦書之

不赴以名則亦書之赴以名則亦書之

不赴以名則亦書之赴以名則亦書之

不赴以名則亦書之赴以名則亦書之

把實獨伯今書曰子史蓋以把實也而取之中夏
諸侯而用夷禮至於卒而無改則無改時而誠
矣故史之史不書把子名則無他義未同盟也傳
因言史法有同盟赴名之禮及書名不書名之異
不過史法之明敏耳無褒貶也觀傳義則此節聖
人以教天下後世之棄禮以從無禮而終不改者
其取魯史作經之旨於此甚明世儒謂傳為左氏
解孔子之文豈書名不書名皆孔子為之而左氏
以孔子之書名不書名
為是不敏乎亦悖甚矣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
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保恃也
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言吾其奔也遂
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魏司空季子口季
子口季五人有大功狄人伐屠咎如種魏姓獲其二女
春秋疏畧 卷之十一 僖二十三年 尤

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
隗妻趙衰生盾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
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
木焉言年五十已將死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
公不禮焉出於五鹿地名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
子怒欲報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稽首受而
載之及齊齊相公妻之以宗女有馬二十乘人十匹公
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以齊為可安不復有四方將
行施公謀於桑下盤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
齊桓公沒孝公名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
故以滅其口

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行言宜懷與安實
敗名獲人之寵與安己之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
而遣之車而去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及曹
曹共公聞其驍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曹共公驍
驍亦體薄也此傳負驍之妻曰吾觀晉公子
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之為夫子必反
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
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貳言別異乃饋盤飧實璧
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
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
春秋疏畧 卷之十一 僖二十三年 尤

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新建立君其
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
一也取同姓者其生子不盛壯重耳則大戎狐偃所
生為同姓至今猶盛為天啟之一此人料之所
不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外之患
人心思叛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從者皆
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同姓之國其君
有禮光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餐之曰公子若
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
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餘
所棄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

之得反晉國蓋善也以君相助晉楚治兵遇於中

原其辟君三舍避讓九十若不獲命不得楚止其左

執轡與右屬藥以與君周旋謂弓末無殺者藥受

則亦不敢以銳敵視左執轡謂受已楚必欲受

子日晉公子廣而儉非侈泰文而有禮言文華而

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肅敬而辭之以寬言禮制

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

者也後列國而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

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襄與

焉懷襄子聞妻于園秦區沃盟既而揮之區盟也

春秋疏畧卷之十一僖二十三年主

秦晉匹也何以卑我秦晉匹

日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逸詩公

賦六月小雅言尹吉甫佐宣王征伐趙衰曰重耳拜

賜名侯拜秦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

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

言佐天子

傳言晉文之歷艱苦得輔助焉下反國建霸

本其文顯繁聖人不割者其中項情細事皆人情

所必有至言懿行皆義理所當存善惡之迹不

以善小而不為無以惡小而為之此傳所

以不嫌繁瑣為天下後世慮至深遠也

卷之十一

春秋疏畧卷之十二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涓允清泰校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以師納重

告入也史不書此事秦晉及河子犯以璧投公子日

臣負羈縻從君遊於天下謂馬臣之罪其多矣臣猶

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區公子日所不與舅氏同心

者有如白水白水指河為投其璧於河沉璧以濟河

聞令狐入桑泉取日衰竹晉二月甲午晉師軍於虛

春秋疏畧卷之十二僖二十四年主

秦晉匹也何以卑我秦晉匹

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武公

祖戊申使殺懷公於高粱不書亦不告也史皆不

書以見史多不詳呂卻畏僭呂卻卻而畏將焚公

官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

蒲城之役在五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

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末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

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披所斬衣女其行

乎言有女對日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謂多歷險

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

之惡唯力是視滿人狄人余何有焉命文公此時為

滿人狄人而已今君即位其無滿狄乎齊桓公暨射

釣而使管仲相管仲之役仲射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若與齊桓相反易行者甚衆豈唯刑臣懼罪奔者甚

畏罪言公見之以難告將為難三月晉侯潛會秦伯

於王城潛避己丑廡公官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

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麻氏以歸秦穆

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儀以兵衛衛文公紀

之役實克也言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小史也

秦穆待晉厚德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財

春秋疏畧卷之十二信二十四年 工

斷求納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

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沐首則頭低而心覆

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

居者國君而警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

之途急也言文公能納言

狄人歸李隗於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也叔也

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文公以女妻趙趙姬請

逆盾與其母文公女也子餘辭子餘趙姬姬曰得

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得新寵忘舊愛何必逆之固請

許之來來字為句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

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為利

此以寵為嫡不稱常

晉侯實從以資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之謂之

日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悲懷無想外內棄之無

謂不仁於父子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

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

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

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

死誰怨不求而死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

言不食其食尤過也以此彼為過即不可效且

春秋疏畧卷之十二信二十四年 王

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

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

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縣地名田祀田旌表也志行實

此三傳者孟子曰晉之棄楚之檣柁魯之春秋一

也此傳之類皆晉棄也孔子錄之所謂其事則齊

相晉文是也學者謂之細求之一一皆有可法增

其善於一身不亦聖乎故

夏狄伐鄭

子士洩堵俞彌師師伐齊人帶在師還又即衛鄭公

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風

公時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與助故不

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

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由親昔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成同也

言不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鄧雍曹滕畢原鄧郇文之

昭也十六國皆文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

比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六國皆周公召穆公思

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召穆公周

春秋疏畧卷之十二第二十四年四

事鄂不韋韓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聞

于牆郊禦其侮鄂不相連屬我聞爭訟也如是則

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

親其若之何庸勸親親雖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

也也曰皇從昧與頑用罔喪之大者也棄德崇茲禍之

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侯惠王

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相公友周棄璧龍而用三

夏七年殺姜桓中侯十六年殺龍子于於諸姬為近

弟曰去周最弟曰去周最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

辨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

信之言為歸狄皆則之法以此四姦具矣周之有懿

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周公之美德不疑

觀此可知常懷之詩召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

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封同姓召穆公亦

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

可乎穆公時已云周德衰今王於此時又變民未忘

禍主又與之前有子頤之亂中有其若文武何言廢

功王弗聽使頤叔桃子二子周出狄師夏狄伐鄭取

棧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

日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惓惓力南反王又

春秋疏畧卷之十二第二十四年五

欣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德怨任成狄必為患王又

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惠后將

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十二年奔齊又通

於厘氏厘氏王所立狄王替厘氏替廢頤叔桃子曰

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

將禦之御士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言誅

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不聽其奔

秋七月史無事書首月

傳記三事於左

狄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六敗周師獲周

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汜。音凡。鄭地。大叔以隗氏居於溫。

一伐鄭也。其惡之可惡。善之可法。皆足長人識慮之所不逮。然之於心。皆為大益。故附之於經。

傳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幸鷸鳥之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不衷。言不中法度。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已作其字。臧之服不稱也。夫言服美而詩不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尚書言地平天成。似過於今大之辭。然禹功實稱也。服之不衷。為身之禍。人可以不德而妄求各平。人而修德。無事服美。美服不稱。徒自取殺。詩言深可。

春秋疏畧 卷之十二 僖二十四年 六
思矣。苟非然者。如大禹之功。雖極天地之美。人亦不以為過。朱成公如楚。

宋及楚平 是成公改紀始與楚平。朱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卒之問禮於皇武子。鄭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事。祭宗廟也。賜有饗拜焉。王拜謝。豐厚可也。言鄭宜豐。鄭伯從之。

享宋公有加禮也 有加者。比諸侯。天子待先代王者之後。以客禮。不等於諸侯。諸侯相待。亦有加禮。史所不及。傳特存之以勸後世焉。

冬。天王出居于鄭。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鄭在鄭地汜也。鄭野。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

帶。鄭在鄭地汜也。鄭野。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

塵於外。出奔謂不敢不奔。問官守。不敢斥尊但。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鄆父告於秦。言問官守。王使簡

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言天皆王土。故不

天子凶服降名禮也。各稱不穀。皆周禮也。降

棄德崇義。遂如富辰之言。非自取難。取加之乎。與其結厚於後。無如納富辰之言於先也。可不為萬世戒。傳因并述出居告難。凶服降名之禮。使天下深思而動心焉。庶幾可以早免矣。

晉侯夷吾卒。惠公卒。在去年九月。晉文定位而後。赴其喪。故書卒。今從告也。不言殺。從告亦尊晉文也。

鄭伯以乳將錮石甲父侯宜多省視官具於汜。子

春秋疏畧 卷之十二 僖二十四年 七
大夫。其乳。職司。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得先君後已之禮。雖則德既衰之後。與王有隙。之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禮至。衛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守謂邢之我。請昆弟仕焉。請以兄弟仕。乃往得仕。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迎城。二禮。禮也。掖以赴外。殺之。手掖國子以

也。掖以赴外。殺之。手掖國子以

邪固有其狀警衛之罪何以遂滅其國乎文公不
念同姓滅其祖而我其本不仁之甚故史惡而各
之傳因言皆禮至長君之惡并述其不自知罪而
且以誇功以見小人之無知往往如此也并以垂
戒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文公衛之賢君也遂卒於滅邪之後惡人之為惡
也常多其惡而不死善人之為不善也偶見而天
奪之此其理何也於其所愛惜不欲其有
過其不愛者遂棄之也賢者可不謹乎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其子今夜晉於魯或
者其公女乎故書之也伯姬自為其子逆故稱婦
是書也此史諷婦人主婚為非禮耳

宋殺其大夫

春秋疏畧

卷之十二 僖二十五年 八

無得則不可強解善殺大夫而不名無罪也
無罪殺大夫其誰與有國蓋極戒之之辭也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

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在人信己在繼文之

業而信宜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

信諸侯在使卜偃卜之龜為卜曰吉遇黃帝戰於

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公曰吾不堪也臣不

收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周禮既未改周

周吉即公曰筮之筮筮之遇大有三三之睽三三

日吉遇公用亨於天子之卦也大有九戰克而王發

吉執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

公不亦可乎又動作二卦看卦本曰在天上天變
其心以理大有去駭而復亦其所也一又動不論之
大有亦其所晉侯辭秦師而下沿河而下即周三月
言當然也言當然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沿河而下即周三月

甲辰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左師逆王○夏四月

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黑城戊午晉

侯朝王王齎醴命之有同衛助也既行字禮而請

隧弗許缺地通路曰隧王之曰王章也主者舊存

有代德而有二王則何以有二王並禮亦叔父之

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

四邑在晉山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

春秋疏畧 卷之十二 僖二十五年 九

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

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此記晉文始霸其勤王滅子希善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秋秦晉伐都音楚國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

密國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恩公秦人過析隈入而係

與人以圖商密得而傳焉新楚邑隈其邑之僻處係

俘狀皆而傳布商密坑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

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

矣乃降秦師時子儀子邊在商秦師因申公子儀息

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

子於頓下不復言晉秦主兵故

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又頓子迎於陳而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於頓傳因述此楚子玉以追秦之師爲之而并及秦人降商密之誓以見天下無王變詐百出君子於此可以長學識定心志焉

葬衛文公

魯會葬故書葬之者謹之也

冬晉侯圍原原亦不服故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

故命撤圍謀出曰謀問之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

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庇保也得原失信何以

庇之所以滋多不庇民民去之與退一舍而原降遷

春秋疏畧

原伯賁於冀伯賁周守原大夫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沮大

夫狐毛○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

以壺發從徑徑行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原與陽樊皆天子賜之而皆不服則當時之不聽命亦甚矣然皆由於上無信義以收其收心道吾

文畧以不信結原而原遂服則亦何往而可無信義哉趙衰之得守原亦由信義也故傳并著焉勸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地

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於洮修衛文公之好且

及莒平也

衛子莒成公也諸侯喪未踰年降稱子莒慶莒大
大莒以元年鄭之役怨衛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
卒成公迫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傳公會而盟之
所以修衛文公之好且與莒釋其怨也史書之示

謹也傳明其事爲後之修好平怨者勸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

向地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不公莒不莒君之

爲盟以號甯莊子名速盟於向尋洮之盟也

洮之盟莒子不親至猶有疑於魯也故前使大夫
復爲此會以堅好無惡也亦直盟矣此在人自度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鄆齊地

齊師侵我百郛討是二盟也

齊與莒衛洮向之盟自平怨結好與齊河洮而
齊忌之天下固有與人無害而人忌之已亦遂不
敢自負焉者不可不知所自主也

春秋疏畧

卷之十二 僖二十六年 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衛故

洮之盟公使展喜犒師犒勞也使受命於展
禽卿下應展喜之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
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執事執兵
事者不敢

直言君齊侯曰晉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

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今之春齊

糧已盡故如懸磬新穀未
生故無青草或魯時饑饉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

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二公相和如左右手足

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此又

以盟

辭震恐 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

謀其不協桓公承奉前盟是以糾合諸侯其 彌縫其

闕而匡救其災諸侯有缺失則彌縫之昭舊職也 昭明

之舊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幸而 我做

邑用不敢保聚不聚果保 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

廢職其若先君何孝公即位九年棄先王之命君必

不然特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齊侯魯不己故而伐齊以救之此所以貴有盟也

與衛也傳并述展喜之對豈徒以其退齊師為而

周公太公夾輔之勳齊桓糾合諸侯之烈有

實足以使人念之動心者萬世所當勸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春秋疏畧 卷之十二 僖二十六年 上

東門襄仲弒文仲如楚乞師滅孫見子玉而道之

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襄仲公子遂也以其

如楚乞師將以報齊也 居東門內以爲氏

引楚以入中夏歲至於滅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

宋以其不臣也則以齊宋不臣天子為

號滅孫可謂知大義矣傳特表之

秋楚人滅麇以麇子歸

麇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

渠有疾鬼神弗救而自竄於麇渠有疾不愈以死

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歸申師滅

麇以麇子歸成得臣子玉也歸

祝融高辛氏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

世孫楚始封君也麇楚之別封也不祀者不來助

祭也楚人貴之應梅單承命以修助祀之典乃又

飾為無禮之辭以對卒以滅國故傳表之以為素

戒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音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齊

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

能左右之曰以實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

援左右謂進退在己 雍與孝公

授爭立故使居穀以通齊授魯楚申公叔侯戍之以

戍守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

公至自伐齊

楚之伐宋實為叛已特借魯師以刑其師非利魯

也魯計失矣公又借楚之力以為己力以伐齊取

春秋疏畧 卷之十二 僖二十六年 上

已楚唯恐齊魯之仇不深耳齊魯不撫公族以之

為前用此齊魯之訛皆失者也傳故一一詳之以

垂戒

春秋疏畧卷之十二終

春秋疏畧卷之十三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菴校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恭也。
杞近東夷言語衣服雜用夷禮。今來朝僭公見其不恭也而卑賤之故史用公意以書曰子杞本諸侯子則卑也可知小人便其脫畧若于恥其衰賤也垂戒大矣。觀此傳公卑杞之語則經為史文而傳則孔子拯其詳而作也蓋又明甚。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傳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齊兩伐魯魯敗齊齊告喪故。春秋疏畧卷之十三 僖二十七年 一

春秋疏畧卷之十三 僖二十七年 一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連也魯會葬故書。一國有怨齊以喪告不廢禮魯會其葬亦不廢禮故傳云云。喪紀者告訃弔贈之制周公所定也。維諸侯於怨之未與故禮為有用。今既怨矣則禮為偽作何益之有。然因禮以動心悔其過而收情焉往往有之。設一怨而廢禮則忿怒無節怨毒日深無由而反矣故傳以示勸。

乙巳公子遂師師入杞。

傳秋入杞責無禮也。

杞桓公晉甥也其合禮用夷禮公遣知禮者往教之可也何師為且入杞者杞弗受也弗受而強入之以兵衆動鄰封自責無禮也。是我已無禮矣見人而忘己垂戒深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郢。
楚終朝而畢不致一人欲委重子文。子文復治兵於蔣。蔣終日而畢輒

七人貫三人耳。以失。國老皆賀于文于文飲之酒。致仕之老賀子。為賈尚幼後至不賀于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為賈孫叔敖之父伯嚭也靖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器量偏小。操敗敗師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春秋疏畧卷之十三 僖二十七年 二

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先軫即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前年楚使申叔侯成殺以逼齊於是乎蒐於被廬蒐治兵也。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夏書即虞書賦。君其試之也。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毛假命趙衰為卿始為卿讓於樂枝先軫。樂枝也樂枝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荀林父之孫。

春秋疏畧卷之十三 僖二十七年 二

春秋疏畧卷之十三 僖二十七年 二

行桓 魏寧為右車御車右君所乘晉侯始入而教其

民此也論人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

居於是乎出定襄王明君臣上入務利民民懷生矣

樂業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

見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

徵其辭取惟明謂其言語之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

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春蒐以

明責作執秩以正其官秩序也作執秩之官民聽不

惑而後用之如義安居知信知禮民聽出殺成釋宋

圍楚子使申叔去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文以文德教

春秋疏畧卷之十三信二十七年三

楚子在師而稱人錄子楚以霸也此似孔子改筆

公會諸侯而宋之諸侯也盟於宋諸侯在宋也公

始未與晉而盟之助國宋也傳述楚國宋晉救宋

者示成以晉諸臣之禮議相先文教用

衆者示勅也謹謂霸世遂盡喪王道乎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

殺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

晉侯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於欽孟欽孟衛地齊侯

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

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地

地

地

重耳出亡曹前皆不禮焉是書曰必有忍其乃

有濟有容德乃大何言文之卒不能忘也傳蓋兩

法也此春秋節取之意也

公子買成衛不卒成刺之楚人救衛

公子買成衛成衛楚人救衛不克不能公懼於晉

殺子穀公子買以說焉買穀之以說於晉內殺大夫

告不枉謂楚人曰不卒成也不終所成說於楚

告不枉謂楚人曰不卒成也不終所成說於楚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門焉攻曹門曹人尸諸城上

春秋疏畧卷之十三信二十八年四

晉侯死人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

為將伐塚師遷焉曹人兇懼晉師遷居為其所得

者棺而出之所得晉尸希欲加禮因其兒也而攻之

晉侯其兒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僇負羈而

求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謂其倖位者多責令

無入僇負焉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壁殛魏寧顛

顛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文公不圖報而報此微

僇僇僇負焉氏魏寧傷於胃公欲殺之而愛其

有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使人問病視其病而僇然

後殺魏寧東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

之

之

故自距三百曲踊三百距踊足距地而超也也則
安寧距三百曲踊三百距踊足距地而超也也則
三乃舍之視其雖病無傷於材殺顛顛以徇於師立
舟之僞以為戎右僞故說臣奔宋人使門尹般如晉
師告急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告
楚不許晉已告楚使我欲敗秦齊秦未可欲與楚
楚若之何三若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
楚以賂我者賂二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
宋人以賂楚愛曹衛必不許也秦之請喜賂怒頑能
無戰乎子玉頑冥亦戰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
界宋人經謂執曹伯執於晉師也界
春秋疏畧卷之十三僖二十八年 五
孔子曰晉文公謂而不正於此見之矣不但為三
王之罪人亦齊桓之所不為也以示戒凡有所賜
與人皆曰界執曹伯一事界宋人又一事
解經者不據傳誤謂以曹伯界宋大非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城濮以
日無從晉師從謂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文公生十七
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
知之矣謂公于九而除其害天
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
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齊秦為宋請

伯勞多與國是子玉使伯勞請戰伯勞子玉之臣也
如鄭天公有德子玉使伯勞請戰於楚王亦在兵與
晉曰非取必有功也願以問執讒慝之口非貪成功
也執讒慝之口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
卒實從之少與師因為賈過三百乘不能入之謂師
宮甲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使宛春告
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子玉使宛春告
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宛春楚
言其可從借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
可失矣取一取二為失禮先軫曰子與之謂子犯定
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公之衛曹宋
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敎而棄之
春秋疏畧卷之十三僖二十八年 六
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
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告二國許復之使曹衛
正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
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索
也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
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
及此楚成王於重耳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晉許
背惠食言以亢其讐謂惠言則畏而於晉我曲楚直
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
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郢而舍郢丘陵險阻之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恐衆人畏險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日原每每盛也美盛之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業在此不必念楚舊惠之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僕在國之南國在漢北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監其腦監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上向得天下向伏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姑權言以答子玉使鬬勃請戰楚大日請與君之士戲以戰爲春秋疏畧 卷之十三 僖二十八年 七

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圖宜明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旂而退之旂大旗也便樂枝使與曳柴而偽通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晉文城濮之役退三舍而言愈恭心愈小以之報德卽以之柔敵卽以之威諸侯之心而作三軍之氣以制強楚甚矣惟禮可言勇而兼利行師也子玉不聽楚成之命不敵爲賈之語果不能以師入真剛而無禮焉不識亦悔于雖悔無及矣傳故極形之以告天下之爲子玉者春秋疏畧 卷之十三 僖二十八年 八

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

與衛人盟于宛濮宛濮衛地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

以及此愛也衛侯欲與秦國人與今天誘其衷其衷指

者誰并牧圍牛曰牧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禱

以誘天衷誘引掖也維皇降衷于人自今日以往既

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無保恃其有功居者無懼其罪無懼

明神神正也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

也與之衆而入齊大夫以俞為公公子欲大華仲前

春秋疏畧卷之十三 僖二十八年 土

而提髮髮形前驅射而殺之此受公知其無罪也余

殺之心元咺出奔晉

衛成公名鄭昔名以惡之也不詳而殺角不期而

手速敗乃盟其成君手傳故者其惡以垂戒而賢叔武焉

陳侯執卒

秋祀伯姬來

杜氏曰莊公女歸寧曰來吳氏曰祀伯公伯姬之

其國故伯姬來謝過而求平焉比事而說其說是

也史凡有書皆自謹其事讀者亦以自謹云耳

公子遂如齊

魯齊修怨自晉新受王陵土之盟而怨可釋然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牛馬化壯相左旃入旃旗名祁驕好命祁驕李旃之官司馬殺之

以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王午濟河舟之僑先

歸之僑為戎右士會攝右士會隨武子士為之

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振旅整行列獻俘受獻飲

至大賞獻俘於廟人君受獻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

有貳心者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

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顯顯詩云惠此

春秋疏畧卷之十三 僖二十八年 土

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與前後同為一傳分隨四時而紀之此孔子取春

秋史法之義無時而取也此段著晉文刑賞不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

人于溫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衛侯與元咺訟再武子

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為坐者周禮命夫命

又不宜與其君對坐實是非故今鍼莊子為坐以

侯不勝三子殺士榮則鍼莊子謂衛命忠而免之執

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衛子職納襄館焉職言

職分家藏本元恒歸于衛立公子瑕名適

命為方伯衛成以得釋之君不服而殺與盟之叔武此不可以後治者也故秋見而冬行之此不可以私治者也故大會諸侯于王畿之地而以天子之法治之則天下後世之為衛成者可以鑒矣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文公於溫且使王印濕地行冬狩此十二字晉史原文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魯史實書述於野故孔子易之云云

春秋疏畧卷之十三僖二十八年 十三

地為晉壬申公朝于王所諸侯同見魯史記

天子之狩地在畿內書狩于溫言非天子所宜狩之地也書非其地且以明天子之德不可不謹其出入也孔子作春秋總不改其原文唯其辭有不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京師聽獄成于天子方伯之計罪得矣此可節取者也奈襄王不足有為而晉德未滅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歸立公子瑕此晉侯誤元咺之詞元咺又誤公子瑕晉即欲歸元咺亦宜辭而奔元咺印欲立適適亦宜辭而去也不順道而昧昧以行事良可戒矣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襄曹伯名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獯小臣貨

室史太史掌使曰以曹為解以滅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

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曹與晉為兄弟之國與衛偕命許

春秋疏畧卷之十三僖二十八年 十四

從楚之罪而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舍此何以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

許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

先蔑將左行

晉已置上中下三軍今將置三行春秋之兵行猶軍也避天子六軍之名耳史不及傳以志僭倖

春秋疏畧卷之十三終

春秋疏畧卷之十四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介東夷介葛盧即昌衍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時公會開許未

本來朝也史不書朝夷狄之君不咸朝也雖不見公而國以常饋之禮禮之所以自盡也此可為教勸矣

公至自開許

至飲至告酒也國許還命也以遵命命討不服越歲不與祭典可以告祖致孝矣

春秋疏畧卷之十四 第二十九年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翟泉地名謂在洛陽城內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同齊國歸父陳轅

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翟泉地名謂在洛陽城內

鄭也見後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

男可春秋史不書四國卿名而祭曰人史蓋罪其以

傳之春秋史不書四國卿名而祭曰人史蓋罪其以

之春秋史不書四國卿名而祭曰人史蓋罪其以

之春秋史不書四國卿名而祭曰人史蓋罪其以

之春秋史不書四國卿名而祭曰人史蓋罪其以

之春秋史不書四國卿名而祭曰人史蓋罪其以

之春秋史不書四國卿名而祭曰人史蓋罪其以

之春秋史不書四國卿名而祭曰人史蓋罪其以

之春秋史不書四國卿名而祭曰人史蓋罪其以

之春秋史不書四國卿名而祭曰人史蓋罪其以

秋大雨雹

秋大雨雹為災也

夏大則為災周之秋夏之夏也故為災書之憂民也

冬介葛盧來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

也好好貨也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為犧牲其鳴云然問之而信

夷君雖不成朝禮而朝則誠矣其志誠者報禮不吝不知也至于能為牛鳴亦異矣以此其聰而固

春秋疏畧卷之十四 第二十九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無事書正月

夏秋侵齊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秋間晉之

有鄭庚也夏秋侵齊

乘間曰間庚度也國度侵鄭則不殺援齊然則諸侯之類有窮也審矣春秋侵鄭不告不書若孔子

告不告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伋衛侯歸于衛

晉侯使醫衍飭衛侯衍名衛侯貨醫使薄其斂不

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鼓公謂信公王

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鼓公謂信公王

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鼓公謂信公王

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鼓公謂信公王

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鼓公謂信公王

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鼓公謂信公王

此有四承元聖以臣訟君者相人拒一也晉不師制南皮而以罪縱之又不得之所使得任私肆行二也周治貪爵位爲無道之君殺人卒死而無位三也衛成不嘗用辱死囚之族而猶沾沾于夢位忘身之痛不仁乎已數刃骨肉不仁乎人樂復得國一頗厚之匹夫耳門也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重耳以過鄭鄭不納之又欲晉從楚晉軍函陵秦軍汜南記在榮陽中牟

卷之十 附 續二十條

三

南俠之狐言於鄒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
師必退二人皆鄒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
老矣無能爲也已以見鄒不能用人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
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鄒臣子亦有不和焉許
之夜縋而出縋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鄒鄒既知臣來
若臣鄒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趙國以鄒遠君知
其難也鄒東秦西晉居其間故得鄒以爲秦邊邑則趙晉而難保焉用臣鄒以陪
鄰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鄒以爲東道主行李
之往來共其乏困鄒在東故曰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焦瑕

人無惑于已而惑之小矣惑或於楚或於晉
侯之不能忘此也不自反自治而輕用師晉
不及齊桓多矣若夫其待秦也得大道焉欲
後人節取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鄭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

卷之十四 第三十年

四

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晉東界。鄭石甲父侯宜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甲父宜多。鄭大夫。繭不與圍鄭。晉因之以許成。晉事之有合于道者也。以示勸。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禮冬王使周公閱來聘聞周魯僖公名有昌歆白黑
 形盛昌歆昌薪直白熬稻黑然黍形盛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
 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
 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羞嘉穀然稻黍以象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謂

侯有文武之故以此贊

此誌襄王能復下聘諸侯之禮故書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東門襄仲即公子遂將行也遂繼事之辭行聘于周遂又自周聘于晉魯素未聘晉自此始聘為晉相也晉以尊周建霸魯於是聘周遂聘晉欲一志合禮志則得矣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三十一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魯分曹地使城

文仲往受地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春秋疏畧卷之十四 僖三十一年 五

親其共親睦其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洗

以南東傳於濟蓋曹地也傳同數布也晉以魯共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晉文分曹地以厚恭己者魯以無功而取諸侯地皆不義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郊祀天所教

以陽春期在孟春寅月上辛日今於卯月行之猶三

望亦非禮也謂禮行于郊而百神受饗是也終止三

望而國其西不敢棄天子之禮不下常祀而卜其牲

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常祀定行之

後行卜其牲日者牛堪為牲否又卜日而入之乃卜郊之可至卜日則易名曰牲乃魯公牲成矣方

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望祀山川郊禮中之細

按祭統晉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勤勞于天下欲

以尊魯焉魯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故郊為魯之

常祀常祀不卜乃魯公則卜欲得吉而後行不知

古人亦有先郊而卜者非卜郊也特卜其牲日耳

今魯公則成而卜郊比卜不過三龜乃至四卜而

慢其常祀而唯求吉應故為非禮乃魯三望夫郊

沐按此與禮運孔子所謂魯之郊禮非禮也何義

先儒誤謂成王不宜賜伯禽不宜受禘矣夫子曰

祀之郊焉宋之郊樊是天子之事守也謂其祖宗

會為天子其所行郊天之禮事今于孫世守之

失非以諸侯而魯天子祭也周公曾攝天子祭

則堂以配后稷亦使魯世守之如祀宋而已非

春秋疏畧卷之十四 僖三十一年 六

敢以魯天子祭也今魯公不守舊制以行常祀

然則郊天我之事也行止在我本不卜也而我創

公之事不敢免牲不郊也而我創免之是不為周

日魯之郊禮非禮周公其哀矣若如諸儒之論

則詩禮諸書當盡棄之矣遷史惠公諸尤謬

秋七月

史無事書首月傳叙一事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清原趙衰為卿

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蓋上

下二軍同舊命之三軍是為五軍先二十七年命

趙衰為卿議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為新軍師五

軍所以選六軍尊天子也以禦狄各所以禦夷也

冬杞伯姬來求婦

自為其子求昏也屢書伯姬無歸大政而必書

之古人謹小慎微有如此後學何事收以自怠

狄園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冬狄園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卜光言有三百年之安。

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子享。帝丘故帝顓頊之墟有

之孫居帝丘。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

類不飲其祀也。欲享祀卽何事。二國皆夏之相之不享

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不可以聞成

王周公之命祀。謂雖也。成王周公封建諸侯請改祀命

改祀相。侯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

之命。謂者以大小之辭狀之盛可知也而衛成不能

正其爲君以致國弱爲狄所輕亦可知也卒至于

春秋取畧。卷之十四 僖三十二年 七

遷避亦危矣哉傳並記其卜夢二事以見其

不能信理修德而一聽諸冥謬以示戒也。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洩駕鄭大夫取女公子此見取之不能

爲子內外交惡不能自安深足戒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史無事傳。

采附一事。

三十二年春楚國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

楚始通陽處父。

楚自城濮與晉不平。

至此始通相交好也。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狄猶人及狄盟。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狄衛人及狄盟。

衛成不知所以自強乘狄之亂加之兵而要

其平外飾一日之強而中弱已見矣以示戒。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

樞有聲。聲自樞出如牛聲。卜假使大夫拜曰君命

大事。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告于秦曰。三十年秦使。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春狄亂畧。卷之十四 僖三十二年 八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

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

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勸勞無所得必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

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

其人秦塞叔哭之曰孟子。呼孟明。吾見師之出而不見

其人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

其北陵文王之所

辟風雨也谷深委曲兩山相必死是間所謂要余收

爾骨焉秦師遂東

孔子曰晉文公滿而不正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後
儒道視前為妄許自利無仁義之心者誣矣實有
仁義道力又不足復假許術以行吾仁義此晉文
之所以滿地晉文沒而驕虞之民幾乎息矣傳並
錄他聲之事以見天下之異無不有焉而卜筮人
往往借以神其說以斷國家之謀未可
泥信也若秦叔之言則可為後世鑒矣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三十三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車

將帥者在中故超乘者三百乘超步登車言輕王孫

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超乘示

春秋疏畧卷之十四第三十三年 九

甲東兵無禮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疎易入險而

慮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

過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犒姬姓國強姓高名也

以輕物先之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

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

備一夕之衛步行也曠厚也且使遽告于鄭遽轉車

鄭穆公使觀客館各祀子等則京載厲兵秣馬矣使

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字賜

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圖猶秦之有具圖也

原其告吾子取其麋鹿以問敝邑若何問謂杞子奔

齊逢孫揚孫奔朱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

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此秦叔所謂勸而無所必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齊國莊子來聘即歸父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

之以敏郊勞以迎來贈賄以滅文仲言於公曰國子

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

衛也

此見鄭國以禮相睦也歸父自始至終能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春秋疏畧卷之十四第三十三年 十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與

率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

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子言以君死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

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

君乎言不可謂遂發命遄與姜戎以傳車速起姜戎

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

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

始墨後遂常以墨為文嬴請三帥文公始適秦秦

此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帥文公始適秦秦

曰然實稱晉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服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輕易墮軍實而長寇讎後士卒不盡力為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在而面為無禮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以獲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毀鼓殺人以血費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思不朽者從君惠而免之三

年將拜君賜意欲報秦伯素服郊次於郊秦伯素服郊次於郊師而哭春秋疏畧卷之十四 僖三十三年 十一

日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替廢也言不替也

秦不仁乎鄭滑而喪其衆晉不仁乎秦而厄其險秦不仁乎鄭滑而喪其衆晉不仁乎秦而厄其險得失雖異其貪利皆好動師殺衆一也若夫晉喪不葬與師死安治哉果無憾于親乎果不得已而為之乎是役也杞子先軫董驂利以事其君襄公謂以相按晉亡國之道也戒之哉

癸巳葬晉文公

傳見

秋狄侵齊

秋狄侵齊因晉喪也

三十年秋狄侵齊聞晉之喪今秋侵齊因晉之喪是狄大有畏中國之心惜諸侯之不自為相文也便襄公墨衰而擯一狄猶愈于墨衰而治一殺師矣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訾婁邾人不設備

不復設備秋與仲復伐邾

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何以今始報之晉亦因晉之喪而取邑矣又乘不備而伐其國何莫非小人于恥為之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晉及箕邑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狄缺獲春秋疏畧卷之十四 僖三十三年 十一

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擬其妻值之日季晉臣也冀晉敬相待如賓天結相禮與之歸晉臣知其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敬者心存之客內有所存故外不敢侮內外德交養則心日有得而無所散失故為有德德以治民存養既久則仁義生心而刑害遲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敬為仁道之法則敬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欲殺文公對曰釋之釋之也也雖其舉也與禹管叔仲相之賊也時相公實

相以濟也相公康語曰父不慈子不承兄不友弟不

恭不相及也其父子兄弟罪各詩曰采芣采芣無以

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非萊下體惡文公以為下軍

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故進之將

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

也先茅絕後取其邑以賞口季以一命命卻缺為卿

復與之其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

儒者執字句以求經委曲而論不知其常也不知

春秋之作史附題也傳則作此題者也如此書者

能用其先其足為後世法者不一而足也至于否臣

以求之字字皆心法實用後學可不學問思辨

春秋疏畧卷之十四三十三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得見前後諸侯有朝禮久不行矣無以制行之則

終無行者矣魯僖從文仲之說以朝齊且弔有秋

師禮也如諸儒之說必人先施于我而我報稱之

豈下人之義哉又必事事合禮乃為禮豈一事不

為禮哉

乙巳公薨于小寢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秋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與會子啟手啟足易質之義互看

限霜不殺草李梅實

十二月今十月也當殺不殺而反生之天之祥氣

也莫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實霜不殺草何為記

之也封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

實天失其道草木猶下犯之而况君乎後世之君

仁觀天可知道矣且當殺而不殺亦可以不當殺

言又可証經為史之原文矣

晉人鄙人鄙人伐許

晉人鄙人鄙人伐許其貳於楚也

於楚我能自修文德楚且服之况許乎故曰君子

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此孟子

所以深譏于相文畏其漸也

春秋疏畧卷之十四三十三

楚令尹子上勅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

昭昭三十一門于桔秩之門桔秩鄭取覆于尉氏之

門門名外僕髦屯衛之以鄭之外僕髦髮而名

文夫人歛而葬之鄆城之下文夫人鄭文公夫人也

鄆城今密縣地

此見亂臣賊子之不得其死也

而後 遲速唯命不然紆我 衡楚退舍 益也 師久乃駕以待 乃駕車馬 子欲涉大孫伯曰 不可晉人無信牛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 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 臣謂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 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 處父杜蒍蒍子已故 蒍於此類可以辯天下之情偽矣

春秋疏畧 卷之十四終

三十三年

五

春秋疏畧卷之十五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齋校

文公公名與僖公于謚法慈惠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氏曰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胡氏 曰按春秋葬與受終傳位之事在葬則日月正元 百官各當之切在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幸百官 喪服而後受終諸家皆以爲禮之變也王釋 禮而用葬之學之謂此類爾如伊尹之祀十 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以奉嗣王祇祀祖因 不可用西服秦漢唐新主即位皆用冊禮若臣亦 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先君蓋易世傳授國 之大事當崇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 春秋疏畧 卷之十五 文公元年 以爲己私服也春秋補以 諸儒之論則此禮定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書曰不書朔 闕失之文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叔服公孫叔問其 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大夫慶父之 也食子難也收子殺叔之長子文伯也食子謂奉祭 能葬也豐下祀供養難其大子忠叔也收子謂 諸侯喪天子使大夫來會葬禮也豐大也下 及之何也爲八年教奔仲耳雖然人之形體有定 而心理之用無定同一死生禍福而一以心之善

者王之不以猶不善者後之待是生也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杜氏以爲閏當先王之正時

也故推曆謂之步曆步曆之始以爲曆之端首以十

一月一日子初一刻冬至爲曆首其之日三百六十

有六日月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

氣以正月月別之與月節每月各剩一日所有餘日

之爲閏故言餘於終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無愆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不平常故無疑惑歸餘於終

事則不愆四時得所則

杜氏謂此蓋逆曆者所議愚謂非也傳孔子作

春秋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春秋疏畧卷之十五 文公元年 二

僖公五月而葬魯秉禮之國豈不知乎僖公十二

月葬葬當在閏三月而在四月者喪禮除閏月不

記也喪間遇閏此可以有定法矣儒者因後傳有

後之一字錯簡在前議之誤矣傳此經少二字便

似孔子之言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毛國也

衛侯伯命衛侯伯命天子錫命使爲諸侯禮也但來錫非

衛侯伯命天子錫命使爲諸侯禮也但來錫非

衛侯伯命天子錫命使爲諸侯禮也但來錫非

衛侯伯命天子錫命使爲諸侯禮也但來錫非

晉文公之季年季末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

達伐鄭伐絳普及匡孔達衛大夫縣晉襄公既薨

名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地名杜氏先且居曰

效尤禍也光衛不朝故伐今不請君朝王臣從師

時中晉侯朝王于溫王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

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大夫

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更伐晉乃

衛人以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者越國

而謀古者古而又古之辭言陳大不通於

不修之平日而求之臨事此所謂假之而不同於

春秋疏畧卷之十五 文公元年 三

衛人伐衛

傳見前本欲求平於晉而故伐以求之衛之所

敢加於晉哉此雖陳共公之計而特其辭說耳所

謂古者越國而謀也襄公繼伯而諸侯不

敢抗衛竟取伐之以待陳之平亦異於今矣

狄公孫敖會晉師于戚

狄晉侯驪賊田故公孫敖會之

晉取衛戚田之田正其疆界故遣驪會之事驪

如將驪命焉凡此類書皆無得失之可言強求之

則惑矣余按春秋天子之事又萬世之經也凡各

大夫皆稱氏而他國則稱人豈孔子執法之筆不

衛人伐衛

衛人伐衛

公如是乎魯史之制然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

君之齒未也言年尚少而又多愛黜既而有所愛乃亂也致

楚國之舉恒在少者多立且是人也且是人也豈目而豺聲

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

商臣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

何而祭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於江從之

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江芊

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臣事諸乎曰不

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謂集冬十月以

宮甲圍成王宮甲太子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也

弗聽丁未王縊上所謂忍人諡之曰靈不瞑

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官衛之

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官衛之

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官衛之

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官衛之

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官衛之

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官衛之

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官衛之

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官衛之

傳亦

公孫敖如齊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敖文凡君即位

卿出並聘並聘謂列國踐修舊好要結外援有舊好

之為外援好結好事鄰國以衛社稷社稷自安忠信卑

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忠盡其心信德之固也信不

心則堅固早讓德之基也自卑而尊讓乎人為德之

凡君即位必當表亦何可以當表而廢始為君之

禮不問鄰好而危社稷乎傳曰禮也非聖人其誰

可以言之使諸侯皆守忠信卑讓之道以交鄰春秋

三代宗乃儒者區區謂當表不宜用古禮未達者

春秋疏畧卷之十五文公元年五

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

也周芮良夫之詩曰芮伯刺厲王大風有隧貪人敗

類風道也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對迷也言應速醉

匪用其良覆俾我悵小人不用善道是貪故也孤之

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孟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所以孔子於尚書取之於春秋又取之以示勸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

績

二年春秦孟明視師伐晉以報殺之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執鞬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於彭衙秦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三年拜君戰於殺也晉梁弘御戎秦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四呼萊駒失戈狼臙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大刀也箕之役一役俱信而立續簡伯簡伯即狼臙狼臙怒其友曰盍死之臙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先軫臙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春秋疏畧卷之十五文公二年六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不外仁義其大勇也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死而不義更成無勇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知我又何怨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臙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幾沮一發怒禍亂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文王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重施趙

凡子言於諸大夫曰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墮後不可當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修不忘其可敵乎常春秋之世東人言愛民修德本有不可以為近遠下強之末出師而敵國思避之以為不可當又况積德累仁之深厚者乎春秋之教大矣丁丑作僖公主丁丑作僖公主晉不時也主者造木以候公句緩作主非禮也作主言立主當於葬時立主反今七起月乃作主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言哭止也祔附也祭名卒哭則以神道事之然三年之喪未畢不春依疏畧卷之十五文公二年七天子之言也祭吉禮也凶則為鬼吉則為神此其道也祭於主骨肉鬼也魂氣神也鬼則歸土而魂氣散知鬼神之情狀者然後可以守禮信公之喪在元年四月主云已不主矣傳錯在前今正之在此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絕傳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公以辱魯書曰及晉處父

諸侯相朝君不親爲禮而以大夫盟此昧於禮者之爲也斯小人之行也史書之所以棄絕之也明於此書尚敢以非禮加人乎史諱適晉而傳不謬聖人作經無庸諱也晉之恥非魯之恥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隤

傳公未至朝晉未歸國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

盟于垂隄上殺士藺子晉討衛故也元年衛伐晉書士毅

堪其事也。書士綴不書人。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

達以說上數計成無辭以報晉侯此以原伐晉者以說。

公孫敖以卿會諸侯公未至也晉士穀亦得善名者堪其事也能聽陳侯請成則省一師矣且伐晉

春秋疏畧

卷之十五

文公二年

八

孔達也。又前執之。賈富其罪。勢重。能堪事也。此魯私書。而適有富。故傳釋之。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二月今十月七月今五月
不雨已八越月矣民其何堪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蓋行禘祭。大事祀也。

入新死者之主躋升也。據公閔公庶兄曾爲閔臣。於

是夏父弗忌爲宗伯禮官掌宗廟尊僖公且明見日明己所見

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位公爲兄故大則先大後小願

也。又曰：信公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

無不顧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

方金月方一之方二方三

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聖德不外肅敬臣繼君統子繼父子雖有齊聖之德其祭於

先父食
胡毋不失
後授于失
未且帝
帝乙微
邪且焉
三厲鄰
相首二

官而黜。朱履帝乙子父。奠履履王公父。猗

不代聖王言者。且言累貳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

不レ忍皇皇后帝皇祖ノ后ノ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寵

段。君子曰。禮謂其後。禮親而先帝也。在以前詩

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姊居衛女歸歸先問從君子

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不以姊之親而先姑之尊。仲尼曰。子之

探入傳以作經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

禽而不舉用也謂下吏之賢廢六關肅監所以禁妄織蒲織席買易

春秋疏畧 卷之十五 文公二年 九

三不仁也作虛器謂桓桓顯吉曰於齊無功起

縱逆祀公而不止祀爰居於魯東門外

三不知也。三不知謂心有未明。

宗廟昭穆位次之禮於此明矣又記仲尼之說非僅以正逆祀而已博正以三不仁三不知之理並

聞通于後世也此所以取乎春秋包宗萬有之義耳同大事何以知其爲臨也曰禘夏祭也周八月

夏之六月故爲夏祭周建子改政易械以垂三統
其狩祭豕猶曰夏焉故也問魯用天子禮樂何獨

聆稽以入主而不聞於嘗稽。然乎曰：諸侯、稽、嘗、稽。
不歸，故魯帝以稽爲重焉。問：臨公之喪，此

時服方未闕而吉輅傳何不言速曰不待言而
已見也音歸莊公簡已明之此又特譏其異者

冬晉人朱人陳人鄭人伐秦。

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

取汪及彭衙皆秦地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四卿
名皆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為穆公之賢人滿
此書法所以

尊崇有德
穆公於晉多有恩施晉累世蒙之而未報也唯敬
之師孟明實為要舉而穆公不聽秦叔之言既又
之矣乃晉不悟猶會師伐秦故此書也秦示不足
于諸侯之意為穆公也尊有德也按春秋書人者
多矣而史之立意自不同有宛而成章者則無義
也而有微顯志晦者如此類是也傳修而後
見之傳不修不見也非聖人其誰能修之

公子遂如齊納幣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納幣始一凡君即位好舅甥修
昏姻娶元妃以奉桑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春秋疏畧

卷之十五

文公二年

十

凡新君即位即通好于甥舅之國既通好矣乃可
以修昏姻娶元妃生嫡子以供宗廟之奉盛嗣續
不替謀昏娶非孝乎先有孝之心而後昏姻納幣
之禮於是乎起故曰孝者禮之始也正兄文公於
父喪甫二十五月滿而即納聘于齊不再待者終
孝也禮緣孝起乃為合禮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
此可為萬世法矣後儒反區區執禮以善孝務與
傳作或深而失之淺矣孔子言三年之喪皆以二
十五月終非喪滿乎四消吉長前期納聘又何嫌
焉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伐沈沈潰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莊叔即得臣沈經
以其服於楚也沈潰自敗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潰

此史用

晉襄公而同時諸侯猶有服楚是晉德之未及
也何可以師求之乎伐沈而沈潰是民背其上而
與晉之志焉此宛而成章
之類不必徒以為褒貶也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二年陳共公成衛於晉衛侯往
拜之傳不遺亦以存拜禮耳

夏五月王子虎卒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書喪曰赴經書五
也傳采其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魯公同盟於翟
詳而書之弔如同盟禮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
以名而弔亦以同

春秋疏畧

卷之十五

文公三年

十一

春秋疏畧

卷之十五

十一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不取王官及郊皆晉人
不出遂自茅津濟晉人知不可敵故而還殺
敗死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
兵卒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

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偏不以與人之壹也壹專一孟
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不以懼思則能思之
思則能改其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公孫
過而遂其善子桑之忠也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
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蔡草生于沼汙至賤采以用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不取王官及郊皆晉人
不出遂自茅津濟晉人知不可敵故而還殺
敗死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
兵卒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

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偏不以與人之壹也壹專一孟
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不以懼思則能思之
思則能改其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公孫
過而遂其善子桑之忠也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
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蔡草生于沼汙至賤采以用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不取王官及郊皆晉人
不出遂自茅津濟晉人知不可敵故而還殺
敗死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
兵卒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

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偏不以與人之壹也壹專一孟
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不以懼思則能思之
思則能改其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公孫
過而遂其善子桑之忠也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
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蔡草生于沼汙至賤采以用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不取王官及郊皆晉人
不出遂自茅津濟晉人知不可敵故而還殺
敗死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
兵卒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

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偏不以與人之壹也壹專一孟
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不以懼思則能思之
思則能改其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公孫
過而遂其善子桑之忠也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
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蔡草生于沼汙至賤采以用

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大雅美武王能遣其子孫善謀以

野于子桑有焉大雅美武王能遣其子孫善謀以

周公下過霸西成耳其去王道遠矣若論舉人之

帝王亦焉有能外此乎聞而為之則窮純而

行之以則王矣故聖人重有取于穆公以示勸

秋楚人圍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先僕晉

其不難不難善教江也

晉于宋隊而死也隊同

春秋疏畧卷之十五 文公三年 三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公如晉

叔以公降拜降階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

以文公為有威君視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

樂大國之惠也又答樂晉侯降辭亦降階登成拜

成拜公賦嘉樂大雅取顯顯今德宜

晉人之懼其義大矣請改盟非勇于改過之君子

其誠能之小人亦吝于改作而強為文之不知者

以明晉國所以改汲焉以大其事而改盟也傳取

屈辱貴處必欲諸侯不避霸主而以剛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王子虎之晉陽處父

伐楚以救江王叔桓公門于方城方城有二說一謂

方城為城日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邑大夫禦

言不義

先僕之師無所放又合王師益以處父伐楚而救

江其名號亦大矣及遇息公而還又何怯也處父

楚師棄之資晉襄之不能用人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人君適年在外

春秋疏畧卷之十五 文公四年 三

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孔達知有衛自不知有晉是衛之良臣免治

其罪皆襄公之明也亦以見賢者之自致

夏衛侯如晉拜孔達

曹伯如晉會正正者貢賦之正數

文王為西伯諸侯有惟正之貢正于晉晉

也王為不書不告也傳止書曹其所以也

屈辱貴處必欲諸侯不避霸主而以剛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王子虎之晉陽處父

伐楚以救江王叔桓公門于方城方城有二說一謂

方城為城日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邑大夫禦

言不義

先僕之師無所放又合王師益以處父伐楚而救

江其名號亦大矣及遇息公而還又何怯也處父

楚師棄之資晉襄之不能用人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人君適年在外

春秋疏畧卷之十五 文公四年 三

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孔達知有衛自不知有晉是衛之良臣免治

其罪皆襄公之明也亦以見賢者之自致

夏衛侯如晉拜孔達

曹伯如晉會正正者貢賦之正數

文王為西伯諸侯有惟正之貢正于晉晉

也王為不書不告也傳止書曹其所以也

齊寇國也。狄侵者四，可不懼哉！使其得齊，可以左衽中夏矣。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數過降服秦服山次

卷之十五

文公四年

古

避正寢不舉滅膳散樂鄰國大夫諫止其公曰同盟
吉山之禮有數穆公則過之秦江蓋曾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穆公自懼滅亡君

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療其秦穆之謂矣大雅皇矣之詩言殷周二國仁暴不相得惟此四方之國於是審度其所

歸向在周秦也。

此言楚虐而秦仁也。秦雖霸西成而聖人於傳往往許之。則以霸與矣。

晉侯伐秦

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祁新城。秦邑也。

報王官之役報非霸者事也以示貶

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淇風及彤弓。小雅

天子賜有功諸侯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
行

爲宴臣同其故對曰臣以爲歸業及之也衆歌自及此詩非

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湛露斯匪陽不

言露見口而乾猶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怒恨

意
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
彤赤色
旅黑色

以覺報宴報功之宴也以明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

臣稱君辱賜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賜也十犯也

罪也

春秋疏畧

卷之十五

文公四年

五

禮壞樂崩之時。自有賢者。以躬行而之。故聖人取其事。以爲傳。則舞佾歌雍之輩。自愧于萬世。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傷冬成風。斃。

莊公娶嬴公母風許嫁曰成。赴同。耐。姑。故。爾夫人。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之君。多庶出。不知以禮尊其母。而以爵尊其母。故史職而傳明之。不言夫人。此志而晦之例。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賜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昭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傳見前傳非以天子成諸侯之俗爲禮也蓋以天子而禮下諸侯夫人爲禮也當時母以子貴既相

猶不干時天純陽至健。猶順四時之序。不干紀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

既有成法以授太師陽子與大師買作爲太師復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家趙氏處父之私誦趙氏能又處父之公也宜

于制事典七則亦不可謂能參故傳多之為世勸

夏季孫行父如陳
陳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

于陳且娶焉
君命不越竟故又因聘而自娶焉皆錄善也

秦伯任好卒任穆公名以于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

鍼虎為殉以人從葬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

為之賦黃鳥秦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

西戎不能主盟中夏死而棄民故為棄民先王達

世言去猶治之法以善道治後人而况奪之善人乎

春秋疏畧卷之十五文公六年

詩曰民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

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

風聲樹為風教分之采物服等物色如車著之話言

話善言也為之律度律法度守陳之藝極

也極中也其法多少之法傳引之表儀引之可觀于

日貢之無幾又曰貢賦無極引之表儀引之可觀于

之法制與之以刑告之訓典王常典教之防利典

委之常秩委任官司道之以禮則五禮各有則使母

失其土宜物雖有定則而用衆隸賴之而後即命

部屬衆民有隸于官于士于農工賈之不同皆依機

其法以安而後王乃可以就命而死與違世常法

應聖王同之凡聖王知命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

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

復東征也人自不能與諸侯爭霸

人君去世也遺子孫以法不若遺之以賢賢者能立

法善民故也秦以三良殉葬是視賢人君子不肖

若寇讐矣其向何以圖吾民乎民不與矣又能

與諸侯爭霸乎傳故痛述其事為萬世懲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

將焉用之其人曰文子曰備陳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

無之實難過求何害而竟有此事曰不虞

與禮至煩猶然者少善記備用道求而不備則難

以自作備而不用何妨也及至晉而晉果有喪豈

文子之神也若必有心是事而後處是事捕矣後人

春秋疏畧卷之十五文公六年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之晉人以難故欲

立長君趙孟曰長也立公子雍庶弟母杜祁好善

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晉好也置善則固

事長則順子故項序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秦晉為甥

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

申風不如立公子樂文公子之母懷嬴辰羸嬖於二君立其子

民必安之君謂懷嬴也二趙孟曰辰羸賤班在九

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樂仕於陳母淫子辟無威

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偕姑而上

之高結生襄公為世子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又

季隗故杜祁讓使在已上故班在四杜祁本班在二又先君

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以杜祁有讓德秦

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

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

于陳趙孟使殺諸郕郕晉地

君死而議改立亂之端也雖趙孟之善謀其能免

春秋疏畧卷之十五 文公六年 羊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三月而非速魯會之禮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

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鞠居氏之其書

陽處父實為賈季報怨之所私殺前賊殺大夫處

父可也而史書晉殺其大夫何與史蓋謂處父侵

奪人君立官之柄書以示戒然而賈季以私怨擅

殺大夫其可長乎故傳並著賈季罪狀此盡而不

汗庶可以垂戒萬世為經矣相傳孔子作春秋游

也

晉狐射姑出奔狄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即鞠賈季奔狄宣子使

史駢送其帑帑妻于也以妻季夷之蒐今年賈季戮

夷駢戮刑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

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

餘到也凡有恩惠仇怨相敵夫子禮於賈季趙盾送

不與于孫相讓忠實心我反借寵報私怨無乃不可

也我以其寵報私怨任我反借寵報私怨無乃不可

乎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損怨益仇非知也怨雖損

仇必重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

春秋疏畧卷之十五 文公六年 羊

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并之送致諸竟并衛

地也送

賈季續簡伯伯可以示戒趙盾史駢可以示勸細

賈季續簡伯伯可以示戒趙盾史駢可以示勸細

閏月不告月循朝于廟

閏月不告月非禮也告月必以朔故亦曰閏以正

時四時漸差則時以作事順時序以厚生事不

則年穀豐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樂時政

也不告閏朔不知問而氣候之早晚錯矣是棄時何

以為民若更何以治民

天子以季冬頒告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

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則朝羣臣于廟而以此月

民事告之故順時節戒謂之告月必行之于朔也必稟之于祖敬事也文公以問非常月可以省禮失則害及之故聖人於傳詳之而天下後世其可以知授時之所關者大也

春秋疏畧卷之十五終

卷之十五 文公六年

三

春秋疏畧卷之十六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七年春公伐邾

七年春公伐邾開晉難也內荀國有君死新君未立之難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郕

郕魯邑

三月甲戌取須句實文公子焉非禮也邾太公子須句大夫焉

魯故公使爲守

魯公取須句反其君之後邾又滅須句而絕其後與乃宋問伐邾取須句而與其叛子遂又城郕以防邾而助須句焉子叛父姦也魯實姦子以故父之傳則各直說之以示戒

春秋疏畧 卷之十六 文公七年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昭公立

宋人殺其大夫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孫友

爲左師目夷樂豫爲司馬戴公鱗臚爲司徒桓公

子蕩爲司城桓公之子遊武公華御事爲司寇華元

此見六卿皆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

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根本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

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此詩王風刺平王棄九族以

爲此也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

也如之斧斤必不可君其國之親之以德皆股肱

也誰敢搗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

政公穆公襄公之子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

和公室右師等使公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甲甲昭

以取昭公即位而葬公朱國復安然後書曰宋人殺

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宋殺則難稱殺

人無罪故不稱死言其名而曰大夫

此見處族屬之道焉昭公可以示戒衆豫之言可

以率訓穆襄之族亦有罪焉亦盡而不汗之例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

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羸日抱大子以啼於朝

春秋疏畧卷之十六文公七年

日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

焉真此穆公襄公夫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

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

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欲使宣

之此言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羸且畏

僞患穆羸之言有理又畏時乃背先蔑而立靈公靈

公已迫不及從容援回於秦乃背先蔑而立靈公靈

公即太子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

先克且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先蔑將下軍

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重陰宣子曰我若

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受不受既不受矣而復援

師秦將生心秦將知我已立君先人有奪人之心使

我心未生而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調

卒利兵秣馬秣食食於秦潛師夜起敗秦師於

令狐秦地至於刳首秦地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公子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

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將

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使他官同官爲察吾嘗同察

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大雅板之二章又

弗聽及已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

曰爲同察故也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

春秋疏畧卷之十六文公七年

其人口能匹人於國能與人不能見於此焉用之

疑其同匹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

見焉及歸遂不見公既立則迎子雍者即有罪同

而從之則先蔑此舉之不義可見也

此見趙盾之謀立君皆誤於先蔑之言故曰背先

蔑而立靈公荀伯諫之不聽士會不以爲義而不

見益可知矣而宣子失之早固率不守成見同

案士季之迷不義何一不可爲後世法哉此亦盡而不汗之例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

舒且讓之賈季奔在狄鄆舒狄鄆舒問於賈季曰

趙衰趙盾就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言令人趙盾

夏日之日也言令人

趙盾不加兵於狄而假問於復中大義以責之中國辭義正而狄之邪氣已紓矣此如夏日然生氣繁盛不事遠戍而人畏避之故趙盾夏日之日也若冬日之日人雖親之而生氣少矣實事雖不為一事言而於一事已見之矣人可不知所法哉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傳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於扈扈鄭晉侯立故也公立初晉子欲輔

諸侯而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則不及會禮故諱之不編列所後至不書其會國君即此魯史自書則如此

春秋疏畧

卷之十六

文公七年

四

國辟不敘也

外諸侯有後至者不書其國為他國避諱侯會盟而後至過也在此則不編書所會之人

以記不敘之過曰吾未及編為禮故為編為禮之辭乎若外諸侯有過器而不書可代為之錄又不可不詳其不敘之過器而不書可代為之錄又

章之例傳以明史法皆有自責厚而薄責人之道焉若徒就會盟而後敘也此春秋敘也若置傳不論而後敘會諸侯以責宣于則晉侯立故也一

言前之矣况古之百官總已託孤寄命其謂之何則以後至侯魯文亦淺矣

冬徐伐莒公孫放如莒洧盟

傳徐伐莒於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也公孫放文伯叔也戴已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已歸也

戴已死於莒則為襄仲聘焉公孫放之從父昆弟徐伐莒已當紀室

莒人來盟見伐欲穆伯如莒洧盟且為仲逆為公

娶及鄆汶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

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察

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成不使仲舍之舍不

公孫放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史書事而已敬也傳又記事中之事為親迎也大

昏娶之弊則人心始明風俗始同而六禮於是乎定親迎為尤重焉耳傳與禮相終始也

春秋疏畧

卷之十六

文公七年

五

而不柔何以示懷順其情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

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大禹戒之用休戒教董之用威董勸之以

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六者藏無窮

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正民德無福無黨利民用給人足此者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凡事合於義而

禮無禮不樂所由致也若吾子之德其可歌也其謂來之也

帝王以六府三事治天下雖霸世亦不能外從則采而懷之遂則討而威之義也義而行之在己為

有德於人焉有德天下所以不叛而欲德也
卻缺進言宜于納諫均足為法於後世哉

八年春王正月

無事書首月
傳叙一事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解揚晉大
邑中屬鄆亦且復致公圉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
竟杜氏謂公圉池晉君女圉又
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
此見趙盾用卻缺之言以行義也
其能相幼主而盟諸侯豈偶然哉

夏四月

無事書
傳叙一事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春秋疏卷之十六 文公八年 六

春秋疏卷之十六 文公八年 六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傳秋襄王崩 襄王崩子
項王立

天王崩天下之大喪也為子臣者能謹之以盡
禮否書之人人可以自反何拘拘論此事哉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公後至故冬襄仲會晉趙孟
盟於衡雍報扈之盟也後至不及盟遂會伊維之

戎諸戎雜居伊水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
洛水之間者晉人未討襄仲辭之特為主會以盟趙孟
不以兵戎見以玉帛見曰答扈之盟襄仲存焉又

遂會伊洛之戎必戎從師於趙孟而襄仲因以
遇之是卿出而有益於社稷生民也魯史無不書
公子遂而傳聞於此表其為珍之也史氏內書
同襄仲而聖人故別之以其事有可法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而遂以
弔周之幣奔莒已

氏前年所還之女
如此書者其諸侯之觀天子大夫之範諸侯又何
待贅言哉經本以善色淫之戒人平日不立志以
制氣不嚴禮以節欲一旦欲熾氣強雖天理固
法所不暇顧焉漢經至此可以知存養之學矣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春秋疏卷之十六 文公八年 七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之
母穆姜之族皆棄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

及大司馬公子卯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
書以官 握符信以死 司城蕩意諸來奔敘節於府人

而出 公子蕩之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
皆貴之也 凡卿大夫出亡他國之君皆降一等禮待

宋以復之司城官屬隨
至皆復之故亦書官

而之 符信人臣受節則宜盡職治用不能則守
而之 符信人臣受節則宜盡職治用不能則守

而去不能守則還節之也 聖人特表之以示勸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 夷蒐在六年將以

二子升之於上

夷蒐在六年將以

二子升之於上

二子升之於上

二子升之於上

二子升之於上

二子升之於上

二子升之於上

而使士殺樂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狐趙之功，有從之。以狐趙始趙盾為先克奪嗣得田於冀陰。七年，樂益師於冀陰，先克為故箕鄭父先都士殺樂益耳，嗣得作亂。

為明年殺先克傳先克之言未必非忠而君臣不謀之於平日發之一旦其何以服毒邪之心亂者罪矣故亂亦自咎焉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來求金 非禮也不書王命亦非也

王伯來求金大夫也求金以供葬事也天子不與求則大夫亦不與此則王已即位而王本非故宰此非禮之惡大臣任之

卷之十六 文公九年 八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

都樂益耳。

使賊殺鄭先都等使其黨也晉人宋辭也事在正月史在二月從告也

夫人姜氏如齊。

姜氏出姜也備者謂為齊昭公女歸寧父母也吳臨川云蓋有所不安歸寧以慰於父母云耳得之與前逆婦傳合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二月 莊叔如周葬襄王得臣

晉侯不親往使大夫會之是等天子於諸侯也天下雖無道君子不自廢禮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賊殺先克王使者先都輩也何可不殺先都輩子殺先都者必趙盾而曰晉人雖私而實公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歸至晉書所以尊小君也人可以不敬妻子而妻子可不白謹其出入哉

晉人殺其大夫士殺及箕鄭父。

三月 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殺嗣得

此與殺先都同例五人作亂已悉殲之矣史不書樂益耳嗣得非大夫不告也傳書實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此由楚大夫蒙公劫惠不在得諸侯楚子師於狼淵鄭以伐鄭因公子堅公子龍及樂耳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

春秋疏畧 卷之十六 文公九年 九

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楚已退鄭

不書殺也以懲不恪。

晉上夏盟而忽諸侯以微強楚之費及會師救鄭而不及楚師又復慢不敬事故不書卿而人之或曰獨不人公子遂何曰此魯史自諱所謂志而晦也他國書人所開微而顯也故鄭不書不及亦志而晦也凡一書有備數例者觀傳而後見之

傳本以懲不恪一句方是聖人作經之意

夏狄侵齊。

無傳此事而觀蓋亦窺晉之不在諸侯而天下無術也

夏楚侵陳克壺丘邑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

自東夷伐陳公也陳人敗之獲公子棐陳懼乃及楚

平。

葬曹其公。

御藏書

而謂之唯理可以奪致帥能自自治以順受其
正焉辭病之得樂豈強死哉傳故深有以告人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與二年同麥待雨而成
禾待雨而生雨傷之矣

及蘇子盟于女栗

秋七月及蘇子盟於女栗項王立故也女栗地名

蘇子周卿士也王即秋後奔衛今魯與之盟也
以爲蘇子已復周王命盟也玩傳項王立故也
蓋蘇子得罪襄王奔外至項王立蘇子則可復矣
思藉魯以通諸王而文公亦將欲以結王朝也昔
私也故史不書公諱之而傳爲明其私以示戒

冬狄侵宋

狄之害日熾矣
中國無術也

春秋疏畧 卷之十六 文公十年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於厥貉
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華御事楚欲弱我也先爲
之弱乎自弱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誘誘

乃逆楚子勞且聽命且聽所命遂道以田孟諸
孟諸宋大教宋公爲右孟諸伯爲左孟諸期思
澤在睢陽東

公復遂爲右司馬期思邑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

司馬期思邑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
命無畏扶其僕以徇而示諸侯或謂子
舟曰無畏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

舟曰無畏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

何強之有當司馬之官行司馬之詩曰國亦不吐柔
法宋君雖強亦不避亦不茹母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罔極是亦非辟強
極無法也也此亦不避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麋子逃

歸虞國子爵
宋與此會
孟諸則足恭矣扶僕以徇國若居然職役矣豈非
恭而無禮之可戒者哉若子舟執職行法不顧困
吾宋君臣之自贖非子舟之過也當官者若子舟
又可爲動者矣至史書
楚蔡而不及他從告耳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於防渚
子玉之子大孫潘崇復伐麋至於錫穴
伯防渚麋地

春秋疏畧 卷之十六 文十一年

伐麋以逃厥貉之會故也有告別書不
敢忽一事若執以求是非亦難爲言矣

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

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於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
者彭生即惠伯
承匡宋地

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從楚登得已平
中國無霸故也晉主諸侯盟而志不在諸侯以至
楚狂如此而後謀焉不亦晚乎然
何可以不謀也亦存此謀焉耳

秋曹伯來朝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即位
小國之與大國朝卑幼之與尊長也
文公即位而朝晉可以通禮意矣

公子遂如宋

公子遂如宋

襄仲聘於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因賀

楚師之不害也。
如宋聘也宋有賢者在魯宜復之有楚師不為害宜賀之列國如是以相交往而太平可復矣太平無奇節禮無奇文在人各自盡其謙和焉耳。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鄭厲侵齊鄭厲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說文作鄭北方長狄國在夏為防風氏段為莊

叔夏御莊叔叔夏魯人齊魯為公子使叔孫得臣退之吉侯

春秋疏畧卷之十六 文十一年

其長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詳其埋處以

命宜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初宋武公之世鄭

賜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彭班御皇父充石

充石名不皇公子殺生為右司寇牛父嗣乘以敗狄於長

丘宋復長狄緣斯如之生皇父之二子死焉父與教

生及牛父皆死宋公於是以前賞彭班使食其征

在宣十五年齊襄公之二年魯桓十

子成父上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埋其首於周

首之北門齊邑衛人獲其季弟簡如至衛見獲

自是遂亡長狄之推絕

其先後被殺以及滅亡見恃力者未有不敗而亡

也首

鄭大夫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夫鍾鄭邑國人弗復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鄭伯來奔

十二年春鄭伯來奔父卒鄭人立君於外邑故大

子以夫鍾與鄭邦來奔鄭邦亦公以諸侯逆之公重

春秋疏畧卷之十六 文十二年

求奔不書地尊諸侯也鍾鄭邦之地來獻於魯不書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文公即位始來朝見且請絕叔姬而

絕絕公許之蓋叔姬有惡疾不可以共先祖之祭

室故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

非女也魯既受其絕故不書杞叔姬而書于魯自子

事君微求也同要言周公伯禽之至不驕先君之敝
德足以福人故交好其子孫

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山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

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綏以止戰交

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悉也明日請相見

也也史驍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

諸河必敗之薄也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

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

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此為趙穿晉甲傳少年輕狂之人皆未幾而後罪宜也若求經義秦晉何優劣哉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城諸及鄆書時也

十二月定之方中及時城二邑以備患諸鄆蓋皆魯邊邑也文公廢弛諸政故此為可錄

春秋疏畧卷之十六文十二年太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史無事書虛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詹嘉晉大夫取邑秦

居之以守桃林之塞桃林之塞今潼關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六卿

正三軍訓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生

矣若之何賈季六中行栢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栢子

始將中行能外事任在外且由舊勳有孤微邵成子

曰邵成子賈季亂且罪太處父不如隨會能戰而有恥柔

而不犯不犯不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其奔秦以迎

乃使齊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

右逆右逆晉師萬之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請以魏

士會之足於朝欲使秦伯師於河西魏人

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君背其言臣死妻

子為魏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

歸歸者有如河明曰乃行統朝贈之以策統朝秦

子孫子孫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

歸歸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士會死後劉累

春秋疏畧卷之十六文十三年五

此見士會之賢宜子能用人也委曲悉其者本晉之乘以存招致人才之難耳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其公卒子靈公

祁子遫蔭卒定公卒

祁文公卜遷於釋釋祁邑史曰利於民而不

利於君祁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書之

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

君何弗為人命壽國承長祁子曰命在養民民得生

命不死之短長時也言為民正是為命死

也言為民正是為命民苟利矣

遷也言莫如之則則不可如何遂遷於釋五月祁文

公卒

公卒。君子曰：知命。

天命作君，以民為命。民得生育，國祚可長。而天命不替者，夫一人之壽夭，有定謂之時，不謂之命。命由人造，而時不可易也。故盡其人者，以聽天焉。後世可以信命之說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二年一書，十年一書，畧同。何旱災之頻也？大公無愛民憂民之心，天亦遂不愛之。受之矣。天從人者也。人可不慎哉？

世室屋壞。

秋七月，太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世室，即太室。太室，即太廟。蓋周公廟也。備慢宗廟，使至傾頽，史微之，傳明之以見臣子之不恭焉。後

春秋疏畧

卷之十六

大十三年

二十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秋，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

柴。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於沓。沓，地。請平於

晉，公還。鄭伯會公於柴。柴，鄭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

衛鄭武於楚，畏鄭伯與公安於柴。子家賦：鴻雁，鄭大

晉四公請平。鄭伯與公安於柴。子家賦：鴻雁，鄭大

夫公子歸生也。鴻雁，小雅。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

言同有不文。子賦四月，與諸侯同受不止一鄭也。子

家賦載馳之四章。鄭風取於大邦之義。言文子賦

采薇之四章。

小雅。或說：敗定居。鄭伯拜公。公答拜。晉君不在諸侯，諸侯服楚，近楚大孫伯辛，成嘉為令尹，而國多難，而晉侯出政，立子帷之衛，鄭皆復欲歸晉，而始終與晉為好者，惟魯也。故借魯以求平焉。於此見天下無窮，諸侯反覆，惟魯因不失親終始宗晉，此无咎悔凶之道也。

春秋疏畧

卷之十六

大十三年

三十

春秋疏卷之十七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傳見前公於前年十二月還自晉及來又以成衛鄭復如晉故至今始得至也此行也以睦四國而晉霸將夜振矣

十四年春項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

項王崩子匡王立凡崩薨不赴則不書諸侯葬禍福告喪日赴同訃

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經若為孔子作自當大書曰某年某時月天王崩其某年政不赴以明正其罪唯為魯史不赴不書故孔子以傳補之而著周公閱王孫蘇之不赴為後世戒也遂又明魯史不赴告不書之故以明其

春秋疏卷之十七

例凡書昔敬心也若不據赴告但以風聞書之恐失之妄誤為不敬故例在不書以戒不敬者孔子作傳以敬世之後考訪極其故補書之以成經耳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

鄙故惠伯伐邾

叔彭生帥師伐邾叔仲惠伯為禮而不敬魯使之過也以禮責人小人之求諸人也邾魯相伐其不自反均也傳明以示戒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子叔姬妃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

威子商人驟施於國子驟數也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於公家有司以繼其也

夏五月

昭公卒舍卽位

告書傳記其變為下武君立傳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提衛文公

卒邾人立定公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祭

六月公舍案公厚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祭

西門盟于新城

六月同盟於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從晉不安從楚亦不安不知從晉而不安也於是中夏齊盟霸事又畧振矣但欲以邾為先齊則又私也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

春秋疏卷之十七

日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手多蓄憾言積爾為之與其將來殺我此寫出秦雄情以顯示後世後世有懷是心者自可愧恥而知變計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有星孛入於北斗

字彙也彗有長光如掃射入北斗

日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後三年宋祫昭公五年齊祫懿公七年晉祫

或問於沐日孛入斗弑君之象此易知也定於七年三國何也日此亦就方位早晚出沒測之然必加之下室內史掌卜筮者也然亦有應而不應也不應者不記人君感天戒而敬之遠善改過幸以夫此道之得也人反以為術之末也而不傳矣人言不知厥達情而竟行焉卒以得應則奇而

或問於沐日孛入斗弑君之象此易知也定於七年三國何也日此亦就方位早晚出沒測之然必加之下室內史掌卜筮者也然亦有應而不應也不應者不記人君感天戒而敬之遠善改過幸以夫此道之得也人反以為術之末也而不傳矣人言不知厥達情而竟行焉卒以得應則奇而

傳參以爲天定非人所能
爲失春秋之旨不亦甚哉

公至自會

晉有衰諸侯叛而晉不武及此會也公與有
力焉告諸侯曰侯至焉亦可以昭忠信矣

晉人納捷菑于祁弗克納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祁八百乘
有餘祁人曰齊出捷且長捷且定公名齊宣子曰

辭顧而弗從不祥乃還

趙宣子始立不知復且爲過長乎而故欲納捷菑
而爲之心之也行之過也人方欲動行過體

義之心在往不能勝無以折之也苟有以折之一
見理者聖後事而知非者賢後事而猶強忍非

者則衆也宣子不以八百乘遂欲行過可以爲賢
春秋疏舉

卷之十七

文十四年

三

春秋疏舉

卷之十七

文十四年

三

矣氣方銳而能止勢已成而能退不以一己之私
奪天下之公所以輔幼弱無志之君而諸侯不終

可以爲法矣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於晉爭政王孫蘇而後
尹氏與聃啟訟周公於晉叛去也王孫蘇去之不

收代與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復令歸國不順王之
之訟

此見宣子能平王室以公也自反不納雖祁
之小無不端焉自反而納雖王室亦順平之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
子儀守國而伐舒蔡舒蔡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

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

王

王

王

王

王

以爲亂出廬戢黎及叔康誘之遂殺闕克及公子燮
初闕克囚於秦在僖二年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

而不得志既成楚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

亂

傳言楚莊幼弱二子作亂所以不能與晉

爭諸侯以見不自治者不能以治人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

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諸襄仲使無朝朝與政

聽命襄仲命復而不出既復國遂三年而盡室以

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殺之子弱請立難也之弟

春秋疏舉

卷之十七

文十四年

四

也請立爲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厚賂以求復

孟氏後

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

請以葬

史平辭以記事傳則隱之方其縱一旦之色欲而

棄禮義也以爲禮義何足顧也夫幾而悔之生而

不得復國復而不放見人使其子輩反覆愧

恥爲之告請而常有報焉後世可以鑒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三月而後定也告難者齊之臣子使來告齊公子

人之暴也故在七月告在九月故書以從告齊公子

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未詳蓋必有

詳前役傳商人厚施以結齊人得其心且舍示賄年而見其未成者齊人蓋有不予商人以貨者而公子元不從必以試吾告諸侯而後可以定結公焉然則商人者既與則予之以公子可矣此兼用說而成立意盡而不汗之例凡外書皆從告月差且不易而况可更其文乎詳傳而後見之

宋子哀來奔

宋高哀為蕭封人蕭附庸國封人守封疆官以為卿後為宋卿不義

朱公而出朱公遂來奔書曰朱子哀來奔貴之也

子大夫

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愛身者道之本也自宋昭公在位無善可稱大臣死禍隨意諸再歸而卒不免獨高哀見幾而作不以毀遷保全豈非明哲保身之君子哉貴之誠

春秋疏畧 卷之十七 文十四年 五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于叔姬

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欲借周恩

昭姬昭姬書于叔姬者昭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謂齊求

以明齊棄之我子之也昭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謂齊求

而罪之反詞冬單伯如齊請于叔姬王命齊人執之

以抗又執于叔姬以法四之

人欲肆而天理滅至此極矣所以聖人於萬世也特於前後委細悉備欲以取信後世而公穀也舍傳前執文字以成別說謂單伯為魯大夫與叔姬昭姬於公穀有餘故焉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晉為盟主而商人執王卿士與其君母情急矣故文子聘晉以請釋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三月宋華孫來盟其官皆從之備官所以治盟會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稱官氏所公與之宴辭曰

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

祀其敢辱君公以其有禮親宴以致敬華孫督之

惡公以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大夫晉人以為敏捷

於禮以

先人華孫備官治事所以禮晉也公親與卿宴亦所以

春秋疏畧 卷之十七 文十五年 太

焉則禮所權也華孫至魯見秉禮之邦不可欺也

速先臣之罪以辭公而請敵體於大夫此敏於禮

者也故史氏貴之而傳詳其實焉以明其可貴也

者不遠此禮反謂無故揚其先祖之罪不知對國

君史策在其左右八人心中有一華督者猶昧妄

自尊不諱則終身不忘先人有不諱則子孫為之不

忘正所以蓋愆也傳出此為勸而後世猶欲以文

其行與

夏晉伯來朝

夏晉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

之制也周公

諸侯有五年兩朝之禮非為私也所以修治下于

之命今講信修睦以崇古制晉伯十一年來朝今

將五年又朝遵周公之制

以敦好鄰國故傳以示勸

齊人歸公孫敖之專

齊人或為孟氏謀慶父為長庶曰爾魯親也歸棺

告魯其故魯下邑以惠叔為毀以為請教喪已期年其子猶

於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叔服之言齊人

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專為孟氏且國故也

歸義假齊人之美以歸之此諱視共仲喪制如喪父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於室而哭惡之而加痛襄仲欲

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至喪

而畢始不相能何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善道救乏

春秋疏畧卷之十七文十五年

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

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師兄弟以哭之他年其

二子來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謂之曰將

子就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

殺子聞也也聞俱作聲聞於國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

如死自言已無禮人而一人門於句瀕一人門於吳

止皆二子死以明其無殺子之心

此且非其弟之情已無殺子之心

不于其子而思叔不可以不父其父叔不君其君

伯之言皆早道自處能盡禮之變者也至於二子

可以無死而不顧居遠體之名以爲重

而死者也皆過厚也傳故詳之以示道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禮也鼓是也於社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十五年非

於社伐擊也以責諸侯用幣於社社尊諸侯卑故以

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

道也等威威儀

用幣於社而不取伐鼓以明事神也不伐鼓於社

不敢比天子以明臣事君之道也三者所以示天

春秋疏畧卷之十七文十五年

單伯至自齊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齊使來魯致命

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單伯王卿也使不執節而順齊侯之惡則不至於

也故終從其請舍之使致命於魯而許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

二日君不可以怠急慢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

而還不滅蔡凡勝國曰滅之勝國言絕其社獲大

城焉曰入之獲大城言得人之國都而不有

此見節缺之賢者幼則臣意故加慎焉以自勵亦以敵二軍以是心將事則事成以是心用師則師勇故卻缺一言而諸侯無堅城其蓄於中者壯也且入蔡可以滅矣而不滅仍川城下之盟取服而還非賢者能之乎可以為法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於晉

魯文自受晉盟無事不宗于晉有難則告之不難勤一師禮也是以謂之文乎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執單伯昭姬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亦曰不克於是有齊難是以

春秋疏畧卷之十七文十五年九

公不會為魯伐齊不書公會據此書曰諸侯盟於扈無能為故也史惡受賂而不急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不序次其國君但書諸侯公後期故傳發凡也公與合猶不序因君但書諸侯公後期故傳發凡也例以明今諸侯又為別一例可見史文異同以傳為據

此見晉無能為也為魯伐齊齊路歸退而魯難不之顧也欲有為者可以戒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魯告晉晉緩之及伐齊又受賂齊已不畏晉而此歸者仍是單伯執節以中王命之力故傳特明其為王故也按女嫁無還之理晉必欲致子叔姬何哉君死子弑在姦先危急之期非陷於殺傷則盛

或注亂之原往往而有三從之路既窮則以全身父家為禮故書曰于此自子之道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弱故不能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朝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言魯公不巳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先王制禮皆本天理之自然禮則危便已則反天辭安就危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并欲人棄安即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小雅畏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於天也幼賤易虐而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自保安不畏於天將何能春秋疏畧卷之十七文十五年十

保以亂取國春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保以亂取國春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

在矣居之曰在

此後學可不三復之人能以文子之言存諸中自不至有齊侯之心萌諸念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也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於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問謂疾愈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疾也諸侯每月必朝公三朝不視朝疾故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盟於鄆丘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陽穀鄆丘皆齊地

此見主盟者不持義以正諸侯而強大日學秉義者日弱也并連年伐魯魯為受弱所以求平又以公疾不得之陽穀路於鄆丘皆晉侯愛路一念以開之也故建霸何必日刑亦以仁義而已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蛇數十有七

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即泉宮

毀泉臺
文公之母聲姜薨死生常也乃因而毀泉臺何哉文公蓋信妖蛇之數十七而先君之數亦十七故君當自信公止已將不得終其世焉而聲姜適薨殆自是兆矣故毀妖之所從出以厭之此信妖不信理之過也史為二書以記事而傳考其故以識其失後世遇此可無惑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春秋疏畧 卷之十七 文十六年 土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訾枝皆楚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楚人率百濮聚於遷將伐楚

楚人謀徙於阪高遷地也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賈伯高也不如伐庸夫庸與百濮請我饒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謀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旅同食往伐庸振旅發舍廬也次於句渚

楚西使廬最黎使庸廬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人界地

逐之囚于揚窓揚窓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羣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合句渚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始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驕必驕我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楚武王父父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敗走唯禪鯀魚人實逐之楚故唯使三邑庸卑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駒傳會師於臨品臨品地名分為二隊子越曰石溪子貝自劓以伐庸二隊分道進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秦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

春秋疏畧 卷之十七 文十六年 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朱饒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食貽物時加羞珍異羞進也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大與政相相親國之村人無不事也賈杜親自相以下無不恤也鮑鮑之會禮以上言公子鮑美而鮑襄夫人欲通之鮑鮑之適而不可鮑鮑自問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國人欲率鮑為君而託依於夫人

逐之囚于揚窓揚窓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羣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合句渚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始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驕必驕我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楚武王父父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敗走唯禪鯀魚人實逐之楚故唯使三邑庸卑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駒傳會師於臨品臨品地名分為二隊子越曰石溪子貝自劓以伐庸二隊分道進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秦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

朱詩曰俾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責夫其所也

以藏陳事藏音藏也附音也言勅陳舊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斂

臣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夷往八

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致貳焉則

敝邑之故也以鄭服晉之難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

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言穆公在位

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絳晉都雖我小國則度

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逞快也敝邑有以無

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晉之難

可畏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未詳蓋鹿畏人捕平時不

人而鳴以求救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加以德

則以人自處而不德則其鹿也銕而走險急何能擇

春秋疏畧卷之十七 文十七年 主

言急則投楚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之命令無所

如虎之走險將悉敝賦以待於條言鄭唯執事命之兵距

晉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莊二十三年 四年二

月壬戌為齊侵蔡莊二十五年亦獲成於楚莊平

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伯文公時齊桓稱伯鄭服於齊亦與楚成今晉

伯不許成楚而不圖恤鄭無所逃於滅亡之命晉

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圉池為質焉公圉池晉

此見晉弱既衰諸侯賴有辭命之善或謂此非春

秋公至自穀

穀之盟晉弱亦晉弱也吾至則所以告

弱雖為齊所憐然不與齊將孰與哉

秋周甘歇敗戎於郊音審垂乘其飲酒也

敗周大夫鄭垂周地傳所以敗天下後世之

豎而防其害者無所不至此則著酒害也

冬公子遂如齊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吾聞齊人將食魯之麥

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倫臧文仲有言曰民主

偷必死偷苟且

魯之畏齊也甚而事之可為過恭而商人不能終

欲加害既無人心此死道也其汲於言言自可見

春秋疏畧卷之十七 文十七年 主

襄公也石楚大夫賁晉報趙穿公

圉池之質也凡諸交質皆以示戒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告戒伐而有疾醫曰不及

秋將死公問之下曰向無及期言文將卜而曰齊侯

惠伯令龜令命也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

疾也不以疾君亦不聞先齊侯死令龜有咎言命龜

伯亦死二月丁丑公薨

臺下遊閒之地臺於是

其意流可知也示戒

秦伯營卒

來告故責康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鄆欲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別之掘其屍而使獸僕也納開職之妻

而使職驂乘也驂乘夏五月公遊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歌以拊扶職職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

何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

納諸竹中歸舍而行人惡懿公一人無所畏齊人

立公子元惠公也相公之子君至使人弑而無可加討亦極矣可不謹哉

春秋疏畧 卷之十七 文十八年 七

六月葬文公

觀我君二字則為當日史辭可知尊去癸酉我君四字則為後人採取之辭可知相重見敬而已

秋公子達叔孫得臣如齊

欲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冬十月子卒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

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

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太子母弟書曰子卒諱之也

未踰年而子宜書史長襄仲以君命召惠伯惡命

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人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

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言詐以惡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叔仲溺身故公冉務人

奉其幣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蔡惠伯妻于也後復

弑而書卒豈仲尼之筆乎其為史之原文必矣聖人作經而仍之何曰為之作傳而弑白明也何改

春秋疏畧 卷之十七 文十八年 八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文公妻惡視之母出將

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庶出市人

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

宮弑其君庶其

行無禮於國杜云齊無禮季孫行父又生季佗夢季佗而黜佗且多

其寶玉來奔納諸宜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
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公
問其故文子使大史克對曰行與君拂故轉使職先
大夫賦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
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鶚之逐鳥雀也先君周
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物則之則如五德以處事
事以度功功以食民食民則言作誓命曰毀則為賊
毀則持賊為藏持賊為藏也竊賄為盜竊賄為盜也盜器為盜盜器為盜也主藏
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內德名賴姦人盜器以為己
春秋疏畧卷之十七文十八年主
用二首校焉賊為姦者尤為有常無赦在九刑
大內德者得也言於凶有得有常無赦在九刑
不忘有常無赦在九刑有九刑之書者行父還觀
營僕還觀莫可則也莫可則也亦不可為法亦不可為法孝敬忠信為吉德
盜賊藏姦為凶德夫營僕則其孝敬則法則弑君父
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
死也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死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
保其主藏之名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保其主藏之名以訓則昏民無則焉
昏亂民將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昏亂民將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荅舒廣欒欒欒欒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造荅舒廣欒欒欒欒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造

為阜之屬庭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
俊俊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即殷契之倫思肅共懿
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
世濟其美不阻其名世濟其美不阻其名
臣堯舉八俊使主后土臣堯舉八俊使主后土
莫不時序地乎天成莫不時序地乎天成
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
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弟共子孝內平外成
春秋疏畧卷之十七文十八年主
以謂昔帝鴻氏有不才子以謂昔帝鴻氏有不才子
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
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
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誣而好奇異崇尚惡服之言而加之修飾誣而好奇異崇尚惡服之言而加之修飾
治謂毀以回邪為用服行人之謬言治謂毀以回邪為用服行人之謬言
誣及人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誣及人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
告之則頑舍之則傲告之則頑舍之則傲
於明德之人天下之民謂之梟桀於明德之人天下之民謂之梟桀
亂天之常理亂天之常理
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
昔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昔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
經試自難決斷至舜曰易堯不能云云經試自難決斷至舜曰易堯不能云云

其本不才子。釋云黃帝時官名。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

也。不可盈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派

不恤窮賈天下之民以比三四謂之撻發

有司謂之臣堯賓於四門謂之流四凶族渾

敦錫謂之機贊投諸四裔謂之以禦魘魅魘魅山

謂之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

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用八曰納於百揆

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用八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

無凶人也此去四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

春秋疏畧卷之十七文十八年 主

雖未獲一吉人丟一凶矣謂去於舜之功二十之一

也庶幾免於戾乎昔史克述

行父於人之獄其君者能去之矣於國之獄君者

不謂一言何也意者要仲主政力不能不為之屈

故其言僕發之歟今其言固萬世下

人人所當佩服者也故傳備述焉

宋武氏之族武公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項以作風

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文公

使穀莊相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族

族公孫師也相族向魚鱗也送武穆之族武氏

使公孫師為司城師非公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城

之孫宋呂公

宋無親親之道族禍相仍亦危矣

哉此可為後世戒者也故傳詳之

春秋疏畧卷之十七終

春秋疏畧卷之十七文十八年

主

春秋疏畧卷之十八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涓允清恭校

宣公公名倭一名接父作委父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得行即位之禮殺惡視出哀姜子而受國於夷仲能無愧其責乎此志而昭之例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善公

時之寵號稱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成夫人之尊婦者姑存之辭

春秋疏畧卷之十八宣公元年

宣公新喪馬在齊而自行娶其所選者同惡之

大何也惡親齊甥也殺而娶其位齊終不能無

怨欲以自定無如以新制奪其舊成此所以幾幾

喪娶大違禮而不取顧也齊史不取書焉此志而

而或章之例非有所取其事也萬世於此亦默自

可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春秋時立者未列於會不成其請侯得討之例

會則不得復討此會之所開大也齊終有街於宣

公魯不復討此會之所開大也齊終有街於宣

此其大夫言甲父于衛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晉甲父於衛而立晉克

先辛奔齊甲之屬大夫

晉甲在下單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奔秦於陰又

與趙穿齊軍門此不用命當罪之也古刑不士

方此可為世法者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會於平州以定公位平州齊地

公子遂如齊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平州之會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

春秋疏畧卷之十八宣公元年

地魯三十一一年晉文以分魯

者襄仲前納魯諸會以此

甚矣襄仲之事不可為也其恐懼如此卑媚如此

勞若耗損如此而齊復重濟西之田豈不助於不

仁之甚昔

秋祁子來朝

宣公始立

修朝禮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棠林伐鄭

宋人之滅昭公也文十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

宋七年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

將為晉討齊皆取賂而還一邑之明鄭穆公曰晉不

陳靈公受盟於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於柴林以伐鄭也柴林楚為賈救鄭遇於

北林地在晉解揚晉大晉人乃還

晉趙盾輔而中夏之邦猶有賴焉靈公既長康宜子而林父受諸諸侯知其不能為也楚乃北向而爭霸矣然則路之利乎不刑乎後世亦可以鑒矣

冬晉趙盾帥師侵宋

晉欲求成於秦趙盾曰我侵宋秦急焉必

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盾侵宋秦弗與成

秦信其道也趙盾之巧徒為拙故以示戒

晉人宋人伐鄭

春秋疏畧 卷之十八 宣公元年 三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解於是晉侯伐鄭

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嚴於楚也

此見後不足以為有為也文襄兩世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朱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朱華元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朱華元樂呂

御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大棘地名在襄邑宋師敗績獲朱華元

元獲樂呂生死者及甲車四百六十乘甲車每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人

俘二百五十人取左耳敵百人取左耳狂狡狂狡鄭人歸人入於井倒戟而

鄭人歸人入於井倒戟而

出之獲狂狡狂狡鄭人歸人入於井倒戟而

出之獲狂狡狂狡鄭人歸人入於井倒戟而

出之獲狂狡狂狡鄭人歸人入於井倒戟而

出之獲狂狡狂狡鄭人歸人入於井倒戟而

出之獲狂狡狂狡鄭人歸人入於井倒戟而

出之獲狂狡狂狡鄭人歸人入於井倒戟而

人入井避之狂狡倒戟狂狡鄭人歸人入於井倒戟而

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

失禮之命失禮之命

果致果為殺果致果為殺

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羊斟御者之名

羊子為政羊子為政

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

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

乎殘民以逞殘民以逞

也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饋華元

春秋疏畧 卷之十八 宣公二年 四

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不告言從

叔將羊斟叔將羊斟

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前知

功功

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乘甲則那何苦役人

日從其有皮丹漆若何日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之夫其口衆我寡之夫其口衆我寡

此見大棘之敗非帥之罪下不用命也并錄其罪

刻以成後之為人門役諸事以見華元竟緩不以禮制

下人役之以致臨事失度竟緩不以禮制

下人役之以致臨事失度竟緩不以禮制

下人役之以致臨事失度竟緩不以禮制

下人役之以致臨事失度竟緩不以禮制

下人役之以致臨事失度竟緩不以禮制

下人役之以致臨事失度竟緩不以禮制

夫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魚晉外邑夏晉趙盾救魚

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使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以

報大棘之役楚圍穀穀鄭邑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

言欲得諸侯遂大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

楚殆將斃矣宗競也以報報若故之其自姑益其疾乃

去之欲示其以強

此見趙盾報之不已其大志也有大志者不

春秋疏畧卷之十八宣公二年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

九也幸夫廂無焉不熟殺之其請養使婦人載以過

朝晉以草索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士季

會以無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

道為患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

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三進諫而公不

之溜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積言而對曰人誰無過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

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

羣臣賴之又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剛過也服衰之君平宜無過若有過君能補過衰不

則仲山甫為宣王相臣能補救之

廢矣得常服猶不改宜子驟諫數公患之使鉏麇賊

之鉏麇力士晨往寢門闐秦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此見宣王晨退默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

主不忠故不忠秦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

也觸槐而死槐木名此見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

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車右趙盾曰臣侍君晏

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其使獒盾也

起伏甲以助號以明搏而殺之提彌明知之棄人用大雞猛

何為爾且出提彌明知死之與甲士聞初宣子出於首

春秋疏畧卷之十八宣公二年

山舍於翳桑首山在蒲城縣界見靈輒餓晉人問其

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臣三年矣杜

恐如字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道之將以半

使盡之而為之飯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

為公介靈輒為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

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姓名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以見盾不及問獄乙丑趙盾攻靈公於桃園宣子

未出山而復趙盾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

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公不越竟反不討

賊非子而誰趙盾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

禍非子而誰趙盾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

傳之謂矣既來與問試不免此名孔
子曰古之良史也大史名書法不隱若犯不越
境不言之法而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情也趙宣子乃免宣子本不與穿同謀聞試而反欲以
法家非趙宣子乃免整國家之亂因犯不越境不討賊之
試君可謂孔子又謂君必不反乃免此惡而君不反
故又謂之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晉

文公壬申朝於武宮
傳者公之不君孔子又善趙盾為法受惡則知
王代利其名不亦惡乎亦為法受惡而宣子武
應人非惡也此之謂有威之道此之謂禮過知仁
之也也方宣子舍初臨討與否尚未可知而
孤早以不討示諸朝是孤固不欲宣子討賊而唯

春秋疏畧卷之十八宣公二年
也宣子受惡以謝國人而已故宣子亦遂甘受之
同惡宜以君為戒必如君必不討賊而人而後可
以以此惡又自君為勸也此書殺梁傅而得若程
據事不信孔子之言矣

初趙姬之亂四年詛無畜羣公子詛也自是晉無
公族無公子故廢及成公即位宣公試成乃宦卿之
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宣公試成乃宦卿之
適子亦為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其庶子為公行庶
子亦為餘子亦為餘子之母弟其庶子為公行庶
子亦為餘子亦為餘子之母弟其庶子為公行庶
括為公族括趙盾所與母弟趙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君
即趙姬文公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君
女成公姊也女成公姊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外保保

氏趙之以為趙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
見傳二十四年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
季為此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后以己之
弟使為父

此取宣子之大義以示天下禮讓之則也宣子先
以庶而得為趙趙姬之大義也後復還姬之子而
自處庶其何損於宣子而且益先矣人何故而
故賢者之為哉悉眉行事王佐材也惜無王者若
用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定王崩弟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

春秋疏畧卷之十八宣公三年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
無望可也

牛口傷則不可以祭及改卜牛又死此亦謂燕耳
當更卜牛或用殺牛乃遂不郊廢國之大禮不敬
之其同非禮也望郊之屬祀因祭天而後及於山
川不郊而望亦為非禮故曰皆非禮也經傳之文
甚明無惑魯郊之意而後儒議之惑失之勢又謂
王喪宜廢郊不知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

葬匡王

速也天子七月而葬今乃四月葬者非禮也必七
月而後遠近諸侯畢至禮乃得成而後葬也今諸
侯不至王室虛待時期無益故荀焉速葬不言而
葬可知也此書葬則宜公親與葬之文也不然
則葬王矣

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鄭鄭

重木可問也

愛之如蘭。而方公見之。與之遊。而後之。曰。吾不
甘幸而有子。消不謂數。嗚呼。積善不見信。故欲計

公曰諸生穆公名之曰蘭父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婦
鄭子文公叔父于微也報謂淫也生子華于城子城
得罪而出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六年使盜殺子
臧於陳宋之間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於楚

楚人醢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
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洩駕鄭公逐

羣公子公子南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十年石祭曰吾
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落右癸鄭大夫姬姑吉人也后

殺之元妃也姑從吉因其人吉而得號初為今公子
蘭姬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藉先納之可

春秋疏畧卷之十八 宣公三年 十一
以亢寵亢極也可以與孔將俎儀宜多納之盟於大

宮而立之大宮鄭以與晉平以上並解穆公有疾曰
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則蘭而卒冬蘭死時

天將以一人壽則家將先廢憂城之偶然也理數
之一定數無庸人私意也傳欲盡天人之變事以
示後世而畧舉可驗者以見但非盡

葬鄭穆公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為侯
莒取向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莒鄭二國相殺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為人
宜以禮行不伐而不治亂也魯之用伐是不欲以亂
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治與平同義既無治
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何以行平國之禮
秦伯稻卒

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是人獻寵於鄭靈公公子朱與子家將見公子家

子公之食指助第二以示于家曰他日我如此

必當見味及入宰夫將解寵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

春秋疏畧卷之十八 宣公四年 十一
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必欲指公怒欲殺子

公怒其子公與子家謀先殺公先公子家曰畜老翁悍殺

之畜老亦與而况君乎反譖子家于家懼而從之夏

弑靈公言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以制

子公乃不知討而從子公故為權君子曰仁而不武
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
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謂止
臣弑君者之名以罪之也鄭人立于民公曰

日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以順則公子堅長乃泣

襄公將去穆氏逐羣而舍子良以其讓己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以之則亦皆以

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以子家之力討子公而有餘使制其姦則就謀不成非子公不足誅而子家深可罪也至于良之賢亦可法矣

赤狄侵齊以齊之強屢為狄所侵則惠公之為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魯不自微依制而立白晉霸衰則屈事於齊齊惡連年受其困已弱矣而魯猶依之弱又可知也故晉如書至危之也恐其如而不能至之也學

春秋疏畧卷之十八 宣公四年主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文子良之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如馬行主故執政謂知政後知縣知府本此無及

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而

及令尹子文卒闕般為令尹子文之子也子越為司馬

椒為賈為工正諸子揚而般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馬正工之長賈為子越又惡之既得令尹乃以椒之子揚已得代椒子越又惡之既得令尹乃以若敖氏之族固伯贏於轅陽而殺之固也伯贏即

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楚烝野

三王文師於涼潁涼潁水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成穆師於涼潁邊

戰於皐泚地伯棼射王汰斬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字汰過也斬車轅跗鼓架丁寧鉦

也箭過車轅及鼓架者於丁寧又射汰斬以貫笠也箭過車轅及鼓架者於丁寧又射汰斬以貫笠

殺以禦寒賜名曰笠殺此言箭貫王之蓋師懼退王使迎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殺三矢焉伯棼竊其二

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于邵楚人世祖

邵國名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邵也

於邵子之女生子文焉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虎

乳之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通所生遂使收

春秋疏畧卷之十八 宣公四年十四

之楚人謂乳穀也故乳名為穀謂虎於荒名虎日故

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朱開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他國誰

君命不君天也天可逃乎此真見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即司王思子文之治楚固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使克黃仍舊改命曰生易其

惡習於惡亦無自而有善也春秋以前不知學習
性故子文但知氣質有定不知性善轉發氣質
欲殺之而不思殺之倘早加善誨使學習日進
而不至此故自聖人作傳使天下後世讀其書德
其事而加學焉氣質遂不敢以
定人品矣春秋之功豈不大哉

冬楚子伐鄭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前年楚伐鄭不獲成故未服也凡不以德而賴用
師此春秋之所厭惡者諸書者知其所厭惡亦可
以得所師矣此聖人之所以教也楚嬰年伐鄭事
無殊而或書子或書人楚告書于鄭告書人有何
異

五年春公如齊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高固自欲

春秋疏畧

卷之十八

宣公五年

五

齊公強成之

夏公至自齊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公於祖廟出告如反告至禮之常也而至則有書
有不書者不書其常書其變也諸侯之于公亦于諸
侯禮也亦有下昏大夫者擇賢之義非大夫可求
而得也今齊恃其強大要使君女以配其臣有卑
公之意焉皆魯平日倚齊為安過奉不已自取之
也故史書過自慈以示辱九人以垂戒焉此更可
以識春秋之義矣此公自誌其過而不明也傳為
明之備者謂孔子為古人書過既與告至不合抑
豈古人必不
自書過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鄭

自逆也

叔姬宣公女也故稱字鄭為君逆稱女鄭自逆稱
字傳特明其高固自為已逆充而成章之大也然
高固之惡公之
過亦并見云

叔孫得臣卒

譏大臣之喪也然不書日公
不與小飲也何可謂能謹乎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冬來反馬也

禮者女留其送馬反三月朔見而後遣使反馬此
其義也蓋古人成婦以德常恐女之無德不敢
必其成婦或可稍棄乘以白歸耳慎之至也迨三
月朔見成婦矣故遣使反馬正不欲其自來也孔
子婦歸來更無義矣而其來亦曰反馬何與故後
世失反馬之義婦不知德無由成未必不白此
春秋疏畧 卷之十八 宣公五年 去
開也聖人已於春秋戒
之而猶不知也哀哉

楚人伐鄭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欲霸者不能以德撫諸侯而屢用師諸其書已
厭之矣况當時乎故聖人即以厭書示戒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六年春晉侯侵陳陳即楚故也

趙盾智足以見事仁足以守正而勇不足以濟
學不足以率俗諸侯是以朝晉暮楚區區侵伐果
可恃以常有陳鄭亦苟不失其所宜爭耳

夏四月

無事書首月傳叙二事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求后謀昏也

此不告故無書孔子采而書之傳以存王室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使疾其民為民所疾以盈其貫將可

行相于日使疾其民為民所疾以盈其貫將可

瑯也疾民之事自崩周書曰瑯戎殷此類之謂也

言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故紂

益驕民益乘其驕而武盡滅之

此為十五年晉滅狄傳而得意

秋八月不方茂之時而益災也

冬十月無事者首月

春秋疏畧卷之十八 宣公六年

冬召相公逆王后于齊召相公

東后逆后俱不告故經皆

闕傳採而叙之教王事也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楚鄭之書瑣參史既遺之可參傳必叙焉可以知

居敬之功即存乎屬辭此事而事猶後也杜氏云

傳所稱厲之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伯廖

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豐離下震上豐

純離上六爻辭曰豐其屋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

弗過之矣不遇間一歲鄭人殺之言三年

此為無德而貪者成山來不爽此一驗也此

論周易雖不第必以變言亦可以識占法矣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七年春衛孫栢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使

始且謀於

宣公六年齊桓公與宋襄公結交於鄆邦而不事晉之主盟

二君之會也七年矣齊不能與晉爭霸豈能終

事晉天下固自已不明而賴人政之者此類是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

與謀曰會

秋公會齊侯伐萊

此是公不伐萊齊侯扶之也何以知之傳蓋於史

文書齊不書及而知之也是齊欲伐萊公并不與

春秋疏畧卷之十八 宣公七年

以此告祖不亦辱乎是速公之會晉也

大旱

無傳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向陰

在後也不亦思哉此時禾未熟蓋踐之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宋子公也故靈公故相

以會冬盟于黑壤名黑壤王叔相公臨之以謀

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

此亦有告則書無他異義然得凡與事悉記者以示天下異怪多有之皆其偶爾非皆有因也

不可更改者以啟後世異家拘禁之說則喪禮遂

不可問矣

城平陽

城平陽書時也

春秋於城築之事不時書時亦書其書一也要之不故輕動土工以傷民時耳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晉楚兩大平盟中國而無術以伐取成而已諸侯亦無自全以平免伐而已其往來反覆如嬰兒之爭鬪而笑無常屢書之而無義也然反此而求則近道矣敬之敬之非徒承義于其事也

春秋疏畧卷之十八終

春秋疏畧

卷之十八

宣公八年

三

春秋疏畧卷之十九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涓允清參校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侯如京師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也徵召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

魯禮獻于周旋應對厚賄之去其賢

宣公重事齊而輕聘周此舉而致之厥惡若矣垂

手聖人作經凡此大常則欲以禮變時也

齊侯伐萊

春秋疏畧

卷之十九

宣公九年

一

春秋之世強陵弱衆暴寡無志其矣亦秋

秋取根牟

秋取根牟言易也根牟東夷國

易之爲言罪根牟也使其人心不至于謹敬不顧附于他國豈遂可易得乎

八月庚子卒

齊侯卒

齊侯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

伐陳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

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成公卒子景公偏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胡氏謂此與晉罪陳之詞也是也晉主夏盟而惟楚之師陳靈之昏也卒有辭陳之禍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成公卒子穆公遂立

宋人圍滕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伐人之喪不仁之甚也史記書而傳明之以為戒焉天下無乘人之危為難者仁道猶存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春秋疏畧

卷之十九宣公九年

晉郤缺收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鄭國人皆喜唯子

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子良其弟去疾吾死無日矣

自是晉楚交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小人目前之見大可戒矣故勸以子良之憂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二子陳嬖夏姬

大御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而服逐身之洩冶諫曰

公卿宣淫民無效焉朝臣宜示淫亂于且聞不令君

其納之也納聽納諫言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

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賢者當退避遠

庶無自立法去

聖人非貶洩冶蓋借洩冶之賢不自遠思正惡邪之甚也凡諫言施於所可諫則此昏邪之黨遂

以道事君不合則去危亂之邦早不居矣何至犯其鋒哉或謂晉國殺書名罪大夫也不知此魯史

之文魯不惡諸侯之淫而反以犯君獲罪書之孔子之深矣而於洩冶特借之懲勸各有在矣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晉主盟中夏而齊為無道魯不服晉而事齊是合明而即暗也濟西田晉以前略之今以謂得之宣

春秋疏畧卷之十九宣公十年

公之不自振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記天變以戒人事

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

大夫高國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

實齊正卿

且告以族不以名齊史書崔氏不名謂無罪也且凡

諸侯之大夫遠放也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氏

謂某氏失守宗廟言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王帛之使

者則告不然則否王帛之使謂聘有聘問相通之國則不告此

見典策之法

在行寵臣所當惡者也齊不以名告孔子作傳亦因之不亦縱惡歟此有義焉而國非以有異于先君而還從行乃畏過已而還君之寵則罪甚于寵矣以寵猶有君而還無君有已而已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奔喪

齊哀公死天子之禮也宣公未聞行于天子而欲改于齊此謂非禮之禮夫人弗為者也

癸巳敗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夏徵舒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嬃子也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於今十五年

春秋疏畧卷之十九宣公十一年四徵舒已為卿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此特以為戲耳公出非人子也徵舒而弑宣公非人子也釋以法書則徵舒亂賊也傳以實書則宣公禽獸也宣公不知君臣之義不達父子之情迫人於不得不惡之勢猶有人心知義者豈至是乎若之視臣如奴僕則臣視君如寇讐史以法書不得存君臣之義而為世之常道以法書則其不君之實而為世之常道矣故曰釋也任者若不信傳為徵舒古不知常道其意在乎傳之意深遠矣但此其事而人心中自動一好惡之公即常道之至是惡皆公殺革之變談矣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前年伐宋宋之惡也終以有恃而不懼于大國滕之罪也謝飛之亦盡而不汗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襄仲子也三月而葬速也大夫會葬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重復無義記事而已記事者屬辭比事義之大者也此與十二年盟清丘同書人言此與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秋劉康公來報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釋

師伐邾取釋

春秋疏畧卷之十九宣公十年五邾邾邾傳不稱公孫歸父史嘉其功而傳不與也直言以象暴小而已

大水

占災也

季孫行父如齊

季文子初聘于齊

初聘者齊頃公初即位而聘也初即位必通好此周禮舊法

冬公孫歸父如齊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

邾在齊魯之間魯取其邑恐齊罪我遣大夫繡純其謂則失于義而自卑屈也此非舊聘之法而武子來報聘之報也

民無食曰饑國之實災也春秋有水旱蠶螟而不
言饑者民有積蓄君有藏政也今大水之後將
又無善政可知矣有國者可不念哉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賴北賴水出諸

侯之師成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

棺而逐其族以四年獄君故也斲葬幽公諡之曰

靈初谷由公葬不

此於此是師成鄭見士會之賢至于詞
紀易言士會之賢所為故同為一傳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春秋疏畧 卷之十九 宣公十一年 六

無事告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欒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

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與其來者言來

子良之言亦曰前之鄭之善謀也此時楚與晉皆

力服人者過方者而奪焉以德服人則讓而不有

已

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王待諸鄉楚地令尹

為艾獵城沂為艾獵孫叔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

築城以授司徒司徒量功命日命作分財用財用多
功日分平板輪輪也直幹而後稱斧築斧盛土器
之使均平板輪施板平治之稱斧築也築實土
輕重相稱程土物起土有遠近十有法議遠邇
略基趾理也經理城之根基其候糧食也度有司度
之官事三句而成十日不愈於素所謀慮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此見楚莊與子重以伐為事而今尹孫叔
叔獨以治民謀慮國事為本見楚莊所由節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此與伐鄭同皆憂舉也晉楚爭中夏諸侯不及東
偏齊魯不及此時修德德行仁而陵弱小無謀哉

春秋疏畧 卷之十九 宣公十一年 七

服于晉秋狄氏最強秋會于欒函秋聚狄服也是

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

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德則人自莫不

如勤以求人謂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給勤况

寡德乎

此明勤以繼業之理卻決之言可服也為首不信

傳必使懷夷一說以謙非仁人之心也聖人無非

次也先王制禮何往非謙其不欲以內求外者惟

其求而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

儀行父于陳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

少西氏少西微舒之祖子遂入陳殺夏微舒報諸栗

門陳中裂也梁因縣陳滅陳侯在晉成公之子

申叔時申叔時楚大夫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

微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

公皆謂大夫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

可辭乎問向可容我有王曰可哉曰夏微舒弑其君

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

以蹊人之田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

春秋疏畧 卷之十九 宣公十一年 八

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

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

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自謙為小人取物

言於己無損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婦鄉取一人歸楚聚居故書曰子入陳納公孫寧

儀行父于陳皆有禮也

見楚莊之弱也方其稱陳事成而欲遂人所難已

得申叔時之諫而決舍之立君而去之此齊桓晉

文之義復觀由此主盟中夏而服諸侯無足異矣

惜其不能尸孔儀二忌于市朝而紛紛之傳謂楚

子有禮言有禮于陳非謂與陳父當納也此篇

唯見楚子存陳之善使不幸滅之皆二人引君宜

淫之罪也觀傳始末自明按當時諸侯不以淫為

而此多畧之得孔子作傳悉寫淫厲情狀使學者

觀而自戒所以萬世之下至今與陳恥之心不至

有陳靈與孔寧儀行父之行見于朝廷而

草野亦頌羞之者皆孔子修傳之功也

厲之役鄭伯逃歸前傳無此林氏以為六年傳事

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傲事于晉

為晉所逼

為明年則鄭傳楚久不得志于鄭至辰陵可信其

服矣而又傲事于晉此憾故深也子長所謂與其

來者之計又未為得也聖人修德

行仁之說真萬世不易之道哉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二十有二月而

後得葬亂也

楚子圍鄭

春秋疏畧 卷之十九 宣公十二年 九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

卜臨于大宮臨哭也且巷出車吉出車于巷國人

大臨守陴者皆哭既從下以哭大宮巷出車是日也

于城下下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楚師哀其窮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達路方九軌曰達

三月九日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達路方九軌曰達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為臣僕曰孤不天天不

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

功之賢君也。欲是念。使改事君。夷於九縣。以爲之。國
已故曰。改事君。夷於九縣。以爲之。國
之楚。已故曰。改事君。夷於九縣。以爲之。國
也。又曾見。楚申。不知何以言九。君之惠也。孤之
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
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可幾乎。幾謂幾望。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厓入盟。
子良入質。潘厓是大夫。
此見楚非之能。窮也。與人陳。同得。而不誠。苟
有可念。必存之。此等傳。皆楚史。高。孔。子。述之。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郟。晉師敗
春秋疏畧 卷之十九 宣十二年 十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先穀
子。士會將上軍。武子。卻克佐之。子。趙朔將下軍。
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括嬰齊
華。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
子。韓厥。爲司馬。韓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
相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民。子。林父。勦
楚歸而動。不後。楚歸後我。再觀。隨武子曰。善。武子
會。問用師。觀。而動。曰。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
易。不可。誠也。六者無所。變。不爲。是。征。言。征。代。爲。有。楚
軍。討。鄭。怒。其。武。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

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民無患也。而。去。又。何。怨
政有經矣。國之大。取。荆。尸。而。舉。王。始。更。爲。此。陣。法。遂
以。爲。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輶。睦。行。日。商。車
也。睦。和。也。事。不。奸。矣。與。民。事。不。相。爲。教。爲。宰。擇。楚。國
之。令。典。孫。叔。敖。軍。行。右。轅。左。追。蔣。爲。戰。備。在。左。者。追
求。草。蓐。爲。宿。備。傳。曰。令。尹。南。嶽。前。茅。慮。無。不。備。也。名。軍
又。曰。改。乘。於。楚。陣。以。轅。爲。主。前。茅。慮。無。不。備。也。名。軍
行。持。之。在。前。有。所。見。則。舉。以。示。衆。以。備。慮。有。中。權。後
無。如。今。斥。侯。陰。伏。見。騎。舉。釋。轡。見。步。舉。白。幡。中。權。後
動。以。助。民。爲。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類。也
不。待。物。令。而。先。備。能。用。典。矣。典。有。常。其。若。之。舉。也
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人。才。說。舉。不。失。德。賞。不
春秋疏畧 卷之十九 宣十二年 十
失。勞。老。有。加。焉。言。賜。於。老。旅。有。施。舍。旅。客。也。施。有。資
君子。小。人。物。有。章。服。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尊。有
勢。分。不。改。其。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
從。禮。順。若。之。何。敵。之。政。已。變。夷。爲。夏。故。弱。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自。張
者。兼。而。有。之。昧。面。子。姑。整。軍。而。經。武。平。猶。有。弱。而。昧
者。何。必。楚。楚。非。弱。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以。兼。弱。也。書
仲。虺。之。言。傳。曰。於。鏖。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用
也。名。鏖。美。也。武。王。循。時。養。晦。不。武。日。無。競。惟。烈。武
無。競。於。武。王。之。功。烈。也。言。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書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
 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十同在軍無日不討軍實
 而申儆之軍實猶軍人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
 卒無後勝不可恃紂恃百戰百訓之以若放蜚員寧
 路籃縷以啟山林若放蜚員皆楚先君軍路柴釁之
 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又當作箴言民
 不謂如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
 不德謂以力爭諸侯而微怨于楚微同委自我曲楚
 其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君之廣有一卒卒
 偏之南五人爲偏車十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
 春秋疏畧卷之十九宣十二年
 古
 十五人爲承訓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
 于昏中而止左廣鳴初駕馬數其時刻至日向內官
 序當其夜內官夜當以次序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備此德見鄭使妄言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
 榮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
 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遠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得
 彼之吉也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
 馬又曰侯必從從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知
 趙同屏咎趙莊子曰趙樂伯善黃樂武實
 其言必長晉國此言則當決晉國之政楚少宰如晉

師少宰曰寡君少遘閔凶不能文言遭時憂凶問
二先君之出入楚鬬成王穆王此行也將鄭是謂定
豈敢求罪于晉此舉亦召二先君之故二三子無淹
久也淹留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
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卒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
敢辱侯人楚使以問鄭無罪于晉為辭故士會稱平
王命辭以對問鄭止見楚不辱與晉爭鄭
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
鄭或謂楚之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言可逃於
楚子又使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
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執戰日致師楚許伯曰
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御者疾驅卧其旌旄
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左車左也敢代御
執轡御下兩馬掉袂而還兩飾也掉正也自代其御
以執轡御下車轡馬正
右車古也折馘折其
左耳馘俘取其俘四
皆行其所聞而復人皆如所
反復以謂兩角皆人逐之左右角之謂兩角樂伯左射馬而
右車人皆不能進矢一而已樂伯矢盡虞與於前射
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矢盡
不

限御石所發山基爲右彭名御左齊用塲爲右楚王

王見在廣弱從

心之說可以忘寒排此亦可以忘勞事所以忘死
人生何故不事事悅民乎此又大可勸者也至下
申以之故無就緒中事可以無說而得必詳之語者
多以此類為臣子不若心與德而行其民不知國
有也此其間用有可哀於皆宜以仁道全之兄
以爲朋友之難乎傳正欲於此俗論無定之中去
以說傳不亦淺矣哉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

陳晉原殺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先殺曹

不實其言也桓桓病討貳討之此盟則於是卿不

春秋疏畧卷之十九宣十二年

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

春秋亦有不足而昔人者皆魯君臣以一時好惡
之私書之故傳多不倫此書人則議之爲當故傳
特舉其義以明之以見五國均有過焉所
以戒不信之盟及執舊盟以病新盟者也

春秋疏畧卷之十九終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

上蔡張沐起蔡著

武進王潤允清恭校

十有三年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三年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持晉而不事齊此書之云耳傳特以釋齊之伐莒
之意非謂莒恃晉而不事齊也蓋齊之伐莒
於理得乎此則事無所行其義取
矣夫既如此之類記事而已敬也

夏楚子伐宋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
可以免焉免背盟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宣十三年

清丘之盟曰師病討貳宋先爲盟故伐陳而衛反
也惟宋無背盟之咎此以信義垂教之意後儒徒
書楚師逐襄楚宋者謂爲孔子筆也不知史爲
以轉晉病而不從楚宋之所以存信義耳

秋螽

也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春秋亦伐晉及清清一名清先穀召之也鄭之戰

而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
殺之謂乎

盡滅其族者之惡也故曰惡類非無故而至其先
人心天怒經籍國以殺不去其官若與
之者此言史私書故修傳以明其義

○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討責使人弗去

日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

欲自殺以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

誰任元與也謂前我則死之

為下殺孔達傳然亦以見孔達

之徒死不足以為義也示戒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十四年春孔達繼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免晉

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攝我做邑于大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 宣十四年 二

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見殺大夫衛人以為成勞復室

其子以有平國之勞使復其位終父

功之有然軍塞禍免亦如無罪焉特多一身死耳

不者也故傳悉之以見信義之曲折耳

夏五月壬申曹伯薨卒

晉侯伐鄭

夏晉侯伐鄭為鄭故也晉敗于鄭告于諸侯蒐焉

而還蒐簡閱中行桓子之謀也日示之以整使謀而

來使鄭白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

孫公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鄭為中外之盟因請者所必爭也鄭之敗非鄭有
罪晉相子失政軍不整肅故退而殺銳子修整軍
政合諸侯蒐于鄭境示而不求使自謀焉此勇莫
勇于禮也故鄭人懼思以有禮者國之有禮之人
能避讓知進退禮之所在
不避死生可以保國于危

秋九月楚子闔宋

○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也

日假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鄭為屬國宋

同忽宋中舟以孟諸之役惡宋孟諸無畏也文十年田

故曰鄭昭宋聲昭明也晉使不害鄭昭懼禍我則必

死宋不問後王曰殺女我伐之不達宋之意見犀而行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 宣十四年 三

甲申舟于見子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

假道鄙我也鄙邊也鄙我亡也鄙我亡也必滅我殺其使

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也乃殺之不顧後患楚

子聞之投袂而起投袂也屢及於室皇室寢門闕

甸及於寢門之外通軍啟行車及於蒲胥之市蒲胥

名屢動軻揮之其秋九月楚子闔宋

車已及市然而宋秋九月楚子闔宋

易人者往必傷楚子何不謹于前而失怒于後無

致楚師不其危哉此春秋所以兩示戒也

葬曹文公

五月而葬魯

會之皆禮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相子與之言魯子

晏嬰之父言樂歸父志得相子告高宣子曰高宣子

魯言政事樂歸父志得相子告高宣子曰高宣子

家其亡乎情於魯矣魯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入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傳絕不來有爭春秋之常無異義也唯取相子之

言以舉世立訓志不可滿欲不可續樂不可極指

聖人作經之旨哉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

獻物如太王之於是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百品朝

而獻功其治國若征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宣十四年四

加貨稱讚也加貨命有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

謀其不免也諫而薦賄則無及也諫貴也薦進也見

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焉明年歸父會楚子傳此亦因時謀國以禮先人

之意故聖人有獻子之言以存禮非許其事楚也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觀此經傳同文左丘明為孔子釋經果如此乎明

餘經為史文而傳為孔子所采附於經左與則異

書同則同書者也諸侯之於方伯有惟正之共自

文王而然矣其朝聘各有所獻往來交際有禮而

好不替獻子所言事大之禮也此時楚莊非解霸故

會而獻物非禮無以全國也雖太王不免于狄人

而况可不事霸乎儒者背傳不就一事論理唯持

通義僅備為言長氣節而少謙遜恐非聖人之意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人欲救之伯宗曰不

可伯宗晉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及其腹

言非所也天方投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遠天乎諺

曰高下在心制宜川澤納汙能納汙濁山藪藏疾山

功故毒之連瑜瑕亦有瑕玷國君含垢忍天之道

也宋固當救楚不可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

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

厚賂之使反其言晉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

使呼宋人而告之上望樓遂致其君命解揚不從楚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宣十五年五

告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

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信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

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

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此不倍無

二命受此命不若之賂臣不知命也改晉命是不受

命以出有死無賈臣也不廢又可賂乎臣之

許君以成命也以成晉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晉命

雖死有焉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成命而死

死又何求矣更又何求楚子舍之赦其以歸歸於夏

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

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其時侯也
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示無從之宋人懼其華
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其法因其人而用
右焉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同而利之必先知其守
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既已易子而食
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策不能從也下
古焉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其通也與之
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
爾詐爾無我虞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宣十五年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宣十五年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宣十五年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
之殺其夫人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
曰不可鄆舒有三術才有術過人者三不如待後
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才雖多何補焉不
祀一也者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
侯國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恬其才而
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

神人而申固其命命若之何待之後人野者臨
可乎夫恃才與眾匹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
為災災地反物為妖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
生生天地之氣反反故文反正為乏乏盡在狄矣文書也
書之即反其正此古文書法今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
衛侯人衛侯人諸晉晉人殺之諸晉晉人
今之衛侯才者多矣皆天災地妖反正為乏之人
之言以開萬世之迷或謂世之迷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宣十五年
秦人伐晉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壬午晉侯治兵
于殽殽晉侯以畧秋土經畧立穆侯而還
復立晉及諸侯復立晉及諸侯秦師于輔氏子之獲杜回
秦之力人也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
曰必嫁是武子疾病日甚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初疾心明有條及輔
氏之役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顛而顛故獲
之九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汝爾用
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秦人伐晉
秦人伐晉
秦人伐晉

傳不及秦晉之得失無得無失諸侯之常耳而記其間疑類一事以其有仁道存焉仁在國可無礙仁在軍可無礙矣必有鬼神之報也然而亂命治命之辨一言可為萬世師自顯出之天下孰能聞之故鬼神特為形著耳又豈必婦人之父能為此哉聖人非語怪神正言常理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

毛伯衛子捷即王子札王卒立召襄召戴公

此傳在夏六月而經在秋七月聖人採其實月史從其告時耳則後此以便聖王室亂告于諸侯而不問有勳王事者聖人於此有愛之矣

晉侯賞桓子秋臣千室亦賞士伯而士以瓜衍之

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字伯子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 宣十五年

敗晉侯將殺林辛舌職說是賞也說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新功也祇教士伯庸

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士伯有功

使桓子有功君能信此故功桓子主功士伯此庸其庸不徒一庸敬其敬不止一敬故謂之明德文

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德京公足以當之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賜黃髮也言文

王市大利以賜天下

而始自周見能施也

秋籛

朝氏曰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似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本故吳氣處之六

年益七年早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益十有五年起至此周理也雖帝王之世亦有災祲何與宣公所以無信口焉然帝王即以此警戒而戒帝王之業異耳

仲孫慶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即已即年要得不見即無客強

晉侯使趙同欒秋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劉康公

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原叔即天奪之魄矣人之靈氣曰魄形氣曰魄氣死則魄散若生焉而魄散其魄矣不敬是天奪其魄而魄不附形人將死也十年數之終人無禮多違死

經不遇死不能出終數矣可不戒哉

初悅畝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 宣十五年 九

初稅畝非禮也夫取民殺出不過藉助法借民力

不遇此數與藉同以豐財也百姓足君孰與不

禮制先王殺出不過藉所以富財此道誰能知之

冬蠶生饑幸之也

幸之者幸其冬而生也又幸其饑而生也今其而饑之也故明乎大有已於今年知之矣故幸之也此聖人因史文以推其義見為國者憂民之憂而樂民之樂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歸辰

甲氏留吁釋辰皆赤狄
別種釋辰不書不告也三月獻狄俘王晉侯請于王

戊申以敵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周制諸侯之

敵冕命卿之服太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

聞之禹稱善人也解舉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在

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幸民敢於為惡諺曰民之

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此節誠固之惡一而存古道者有三獻狄俘于王

一也諸侯之卿命之天子二也士會晉之大將一

舉而不仁者遠三也聖人特即所惡中以指其

美各示懲勸于天下在學者知所棄取而已矣

夏成周宣榭火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宣十六年

宣榭火成周洛陽也宣榭周宣王講武屋

于東都因田獵而送車從故講武人火之也凡火人

于此于孫因以為廟其制如榭云

火曰火天火曰災

宜榭而人何以火之定王不敬其祖

而無志先人之業可知矣故以示戒

秋郊伯姬來歸

秋郊伯姬來歸出也

魯女嫁郊君而遭道魯不以為怨外不以為憐

言禮故也史微其辭而侮明之女道其知懲

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報仇故復亂王孫蘇奔

晉晉人復之告王而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

之原襄公相禮襄公周殺烝殺于趙武子私問其

故周原襄公幸而體焉而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

弗問乎王享有禮焉禮焉半解其體而為之宴有折

狙折狙體解折而升之狙公當享卿當安王室之禮

也王於公侯用享禮於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

國之法常也晉久廢

此見士會之賢能平王室之亂又能講

求典禮以治晉國可為法于後世也

冬大有年

諸喜也災青屢見而大有不多

苦雖喜而奇其憂心者厚矣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卒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宣十七年

丁未蔡侯申卒

文公卒子

景侯固立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右遷喪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謹大變以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十七年春晉侯使邾克徵會于齊徵召也齊頃

公惟婦人使觀之邾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獻子

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婦人笑為不敬侯報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穆受辭曰。范武子

侯會晉係盟于綰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

南郭偃逃歸

此為不畏義而畏力者哉齊先不輔霸故亦不食
至于連卿大夫而歸且迫則屈服矣屈于好會
者為義君子之所樂屈也屈於
不義者為惡小人之所樂屈也

公伐杞

錄過也凡伐國而不見所伐之由皆罪也罪
而書之將自反焉此春秋之法為心學也

夏四月

無事書首月傳
叙一事于左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公下事齊齊與晉盟故權而乞師
于楚此計之失者也亦錄過也

秋七月齊人敗鄒子于鄒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 宣十八年 十四
凡自虐其君曰戕自外曰戕戕者殺也所以別
而起非一朝一夕之

甲戌子卒

莊王卒子 楚師不出 不應既而用晉師
成二年晉用晉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成二
師戰於穀是也 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年
此卒乎楚子之卒也 不然楚師一出而諸
侯屬楚以背晉盟晉之聞罪中夏大矣

公孫歸父如晉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 欲去三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 欲去三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 欲去三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 欲去三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 欲去三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 欲去三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 欲去三

桓以張公室 三桓謂時三桓強盛欲去之以張大公
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援者仲也夫 我魯也襄仲殺惡而立宣公 臧宣叔怒

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評請去

之遂逐東門氏 宣叔文仲子武仲父時為司寇主刑

人雖無罪不殺而去之 子家歸及笙壇帷而張帷幔

復命於介 介命於新君既復命相括髮和衣以臨約

服即位哭三踊而出 位即壇帷中所設公遂奔齊書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 宣十八年 十五

日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斯時三桓無惡速而季文正肅稱賢謝之盛不謂

之強歸父懷寵貪功欲張公室去三桓長弱而所

謂強貪謀人者也自是之後公沒而東門孫三桓

由此日以強也昔歸父起之耳此始禍之罪深足

戒也路寢正終也宣公方謀三桓而遂葬不亦可

疑乎齊曰憂於路寢已為三桓解矣襄仲殺惡立

子當時失其治過也若死而無不治使亂臣賊子

得矣策其子孫是天理終無得平之時則過而不

過矣策其子孫是天理終無得平之時則過而不

已矣歸父家葬而葬其棺魯襄仲死而遂其後皆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終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一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涓兄清泰校

成公公名黑肱宣公于謚

元年法安民立政曰成

諸始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也

無冰

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冬溫洪範曰豫相煥
若乃政事舒緩紀綱緩弛之象朝不信道野不信
心故常無應之矣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一 成公元年

元年春晉侯使取嘉平戎于王嘉處取單襄公

如晉拜成單襄公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微其無備

叔服曰周內青盟而欺大國此必敗青盟不祥斯大

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

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

文公十七年周甘駘敗戎于王戎至今未平於
周晉始為平之王驪王季子之謀又失信義如
其向有王室復振之以義叔服神人弗助之說
哉微哉存其事以為後世不祥不義者戒也

三月作丘甲

為齊難故作丘甲古者九夫為井井四井為邑邑
三井為甸甸六井為甸甸六井為甸甸六井為甸
甸六井為甸甸六井為甸甸六井為甸甸六井為甸

甸六井為甸甸六井為甸甸六井為甸甸六井為甸
甸六井為甸甸六井為甸甸六井為甸甸六井為甸

一甲是四丘共出三甲耳今丘甲使一丘出一甲
然則甲增三分之一則亦必云何增乘按乘增人可
知

丘甸賦乘之制聖人之為子孫慮者周矣故周禮
司馬法可守也唯在人君增修德焉益德則兵常
有餘奈何此道不及信乎齊之作難於我其有憂
養之未王益加恩德勤為教訓人人有忠義之心
敵愾之氣齊有何德而敢憑陵我乎遂作丘甲失
壞祖制以失民心兵勢盛於外國本敗於內矣知
此道者乃可
謀常變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聞齊將出楚師結連楚師以夏盟于赤棘音

中國無王諸侯當歸霸霸不一則宜決所擇魯當
定交于晉而楚不可久處也雖盛衰忽易苟得其
正焉夫得勿恤可也赤棘
之盟此魯天心來復時也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一 成公元年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秋王使人來告敗春敗秋告

王自段信善以衰天子之威故告敗於諸侯
而勤王之師未有聞焉信義之所係大矣哉

冬十月

無事書首月
傳叙一事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賦車甲之賦繕
治也完謂城郭具守備

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

入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同集
於魯知難而有備

乃可以逞

宣叔之知難而備可謂明矣然明于末而不知
本發皆苟道也亦勝于不知難不知備者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國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

龍人因之蒲。齊侯曰。勿殺吾

與南門無入而封不以師入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裸之也

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上而登木積取龍遂南侵及巢

丘魯地

昔齊罪也。詭人亦深足戒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敗績

衛侯使孫良夫右饗相向會將侵齊與齊師遇

石大信父之父石隈石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

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無以咎君命若知不能則如

山今既遇秦不如戰也夏有新築戰車石成子

師徒何以復命皆不辭又曰子期即也賈子亦

長夫衛鄒若見子以衆退我此乃止

且告車來甚衆。且告今軍中。齊師乃止。石于棠。故止。

入于軺衛地齊新築人仲叔于奚教孫栢子栢子

是以免于災咎就築大既者事衛人賞之以邑五十

綦綦以朝許之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君之所司也司主也名以出信

所以立人之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則器以藏

所以表禮以行義尊卑有義以生利事得其宜利

以平民民得其利則政之大節也若以殺人與人文

也政以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良夫之忠勇衛人之實功皆足戒也戰宜勇功宜
實豈非美德乎然而過焉其害實多仲尼之言大

不聞焉。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弒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

師會郕邾克莒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

卷之二十一

孫相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滅宣叔亦如

晉乞師皆主卻獻子以獻子怒齊故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

人五百 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僖二十八年 有先君之明與

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不足供請

入自乘許之。人。卻克將中軍士焚佐上軍。灌。效。榮。

道之。齊父干師會之。及衛也。韓賦于將所。入郭。伏

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鄆子使速以徇以徇于

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使蔡氏同受殺人之謗此其所以歸師

從齊師於華地齊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

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勝敝賦諸朝請

見詰朝明朝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

憾於敝邑之地初夕言勤得魯寡君不忍使羣臣請

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與衆也請齊速平二國

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不待齊齊侯曰大夫之詐

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

石以投人桀魯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墨

曰欲勇者買余餘勇魯晉人乘晉車將至齊墨墨車

之人晉齊師後見師必癸酉師陳於鞌地齊邴夏御齊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一 威公二年

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綏爲右齊侯曰

余姑蒞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介馬甲言輕敵

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屢未絕鼓音中軍將自曰余

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

輪朱戢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即解張折斷其

車左輪綏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

豈識之然子病矣病故不知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君

寡最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

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此車謂元帥之擐甲執兵固即

死也擐貫也即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得遊張侯之言

死也擐貫也即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得遊張侯之言

此義可左并轡右援袍而鼓卻克聞張侯之言晉勇

馬遠不能止師從之相從也齊師敗績逐之三周

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高國齊界魯後韓厥夢于輿謂

己曰且辟左右子輿謂厥父言左故中御而從齊侯

居中代御首凡非元帥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

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越墜

射其右越于車中公射韓厥之左禁毋張喪車從韓

厥曰請寓乘某毋張喪大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

則皆使居後亦以憂故韓厥俛定其右韓厥也右被

且父與公易位欲免公將及華泉驂紐於木而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一 威公二年

止韓厥脫去丑父寢於轡中轡車中蛇出於其下

以眩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爲晉師韓厥

執紼馬前紼繫馬轡執之不修臣再拜稽首奉觴加

饗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無令與師陷人君

之國魯衛二國請平原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

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

承乏承乏之人承奉齊侯已則其丑父使公下如華

泉取飲許使君取飲免君於難鄭周父御佐車蛇

夜爲右轂齊侯以免韓厥獄丑父卻獻于將戮之呼

夜爲右轂齊侯以免韓厥獄丑父卻獻于將戮之呼

夜爲右轂齊侯以免韓厥獄丑父卻獻于將戮之呼

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
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難赦之以勸事
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人三出晉軍求之
每出齊師以帥退一出必齊欲其帥之入于秋毫
狄卒皆抽戈指目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卒皆
而免之皆畏齊之強遂自徐闢入齊侯見保者曰勉
之齊師敗矣勉其保者辟女子齊侯單還女子不
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
與吾父免矣可若何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
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司徒之妻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一 成公二年 七

非德類也乎不以德先王驅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
其利其利其便也理正也物土各從故詩曰我疆我理
東其畝或南或東今吾子驅理諸侯而曰盡東
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
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
闕闕之闕夫四王之王也禹湯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
之霸也夏昆吾商大彭豷宋襄秦穆楚莊勤而撫之
以役王命勤勞役於天子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
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也優優和也道聚子實
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見許寡君之命使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一 成公二年 八

言以為魯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出於齊口
者則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鄰自師逆公
魯大夫季孫宿曰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賓媚盟于哀
地使齊人歸我決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也失
賜三先路三命之服三師師克士獎榮書有功而
賜車服禮也皆三子本爵特
之為新司馬司空輿帥主兵侯正主斥亞旅亦大皆受
一命之皆如

秋七月晉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哀婁
此傳皆晉之乘而夫子述之一事之中
或得或失皆有遺存學者條條而理之
之類也然無非存心窮理之功而已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卷之二十一 成公二年 九

八月宋文公卒文公卒于始厚葬宋素簡朴用屨
益車馬始用殉多埋車馬重器衛重
益車馬始用殉始以人殉重器衛重
棺有四阿注杜云四棺有輪棺輪旁音上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二子臣治煩去惑者

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
其後是若於惡也何臣之為

也厚葬也厚葬之惡存乎臣于後
可以識生事死葬之義矣

九月衛穆公卒子定晉三子自役弔焉師還過衛

公立公立晉三子自役弔焉因弔之

曰自役言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以迎於門外婦人
哭於門內婦人哭位在堂送亦如之送客禮亦如初
送常以葬送以爲常至葬不

里喪大禮也三卿以身在戎行未復君命不敢
或謂以文于諸侯始以同師伐齊未可越焉而哭
諸大門之外於禮可謂得矣是時三子幸六萬勝
以哭而衛侯衛送以榮是舉送喪不易米免以俗
可不謹哉

楚之討陳夏氏也宣十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
日巫臣楚大夫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
貪其色也貨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康

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一 成公二年 十

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若其國之王
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子靈子

鄭靈公夏姬之殺御叔夏姬之殺靈侯靈侯靈侯
見殺死無後殺御叔夫早死殺靈侯靈侯
夏姬子出孔儀孔儀儀行父喪陳國夏姬故何不祥如

見人生質難豈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何必天下多
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建尹喪老喪老楚

也喪老死於鄭不獲其尸在宣十 其子黑要烝焉
上注曰烝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使歸鄭文使

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巫臣又使人詐白鄭必求逆
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臣對曰其信知烝之父

後且及旌自可棄也不得以言取人亦不可以人

楚聘問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

也謂亂。余雖欲於羣伯，其欲受其政廢舊典，以忝叔父。
辭不受，以全舊典。晉夫齊甥舅之國也，齊世與而大
師之後也，則太師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
豈不可諒？詩士莊伯，即羣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屬
也。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故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
禮一等，侯伯有克敵之功，遣大夫告慶於天子，王以
羣伯宴也。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相者，非禮也，勿
籍。」王不親調，而用私，安所以慰羣伯？既又使相告
羣伯，謂此私宴，則非禮，不可謂禮。禮以書晉，故
辭不受，於此留之，使慶不及而聖人叙之，爲經。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一 威公三年 十五
三年春，諸侯伐鄭，大子伯牛。鄭討鄭之役也。宣十
二年，鄭師敗，遂東伐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公于使東鄭
師諸鄭，兵以待晉，敗諸丘與。丘與鄭地，皇成如楚，蘇
捷。
鄭之役，晉不能救鄭而自敗，何以討人？晉主中夏，
盟而鄭何以附？是受災無從施也。於此記事，以存
諸心，謂已見宋師未葬，葬而不言，春秋果孔子
筆削置意，此其明矣。史文明矣，至下鄭以覆兵敗
晉，故建其葬，此則前傳同王，故捷之，則則
鄭之味於規陳內外之分，可以懲後世矣。
辛亥葬衛穆公。
前年春八月庚寅卒，亦緩葬也。代鄭故也，亦可以
知當時重師旅而輕禮義矣。然猶幸汲汲歸葬耳。
二月，公至自伐鄭。

告至策勳之，歷久爲義行故事矣。無咎無譽，
昔之皆可存心口反，以俟諸後世之有志者。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宣公廟也。謂之新宮，以其主方入而災也。我
之神靈實憑此宮，而災足猶災乎親也。亦不哭乎
三日哭禮也。於此可以識宗廟之義事死如生
而已也。而宣公教惡視以篡位，先祖不爲客矣。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緩也。亦伐鄭之故。衛人猶汲汲
爲之，而宋人何泄泄如是乎？爲戒大矣。
夏，公如晉。
夏，公如晉，許汝陽之田。
汝陽之田，爲利幾何？煩人君親自拜謁，屈至
重以取至輕，可謂足恭，其不白立亦可戒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一 威公三年 十六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子良即公
比事以觀，亦魯鄭之恃楚不事晉也。我不欲晉
之加我，則知所待許矣。君子於此明恕道焉。
公至自晉。
以非大事而行大禮，先祖其謂
我何？亦可謂習焉而不察矣。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
加幣。於是時，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遂知
晉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
以爲俘馘執事，不以尊鼓，軍中殺囚，使歸即戮，君之
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
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

懲戒忿怒兩釋繫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奸臣不與及
其誰敢德亦不敢私王日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
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
然必告不殺對曰以君之靈繫臣得歸骨於晉寡君
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身雖死而楚
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君曰外臣某首其請於寡君而
以戮於宗宗廟於加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許發而使
嗣宗職宗廟祭次及於事而師偏師以脩封疆雖遇
執事遇楚其弗敢違也遠避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
盡臣禮所以報也也所以報楚王曰晉未可與爭重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年 志

爲之而歸之。
知晉國死生於楚而無諛言以自飾所以楚于
敬而歸之人亦貴自立耳靡靡者可弗勉哉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汝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如僑
棘得臣子。

棘得臣子。
晉後內地而民不聽至於命大師者必魯政苛也
使罷稅畝增甲而講修德行仁雖外且樂歸之况
爲後世鑒矣。

大考。
秋旱也旱而新雨亦名雲其體同也至於魯
用天子禮樂故爲大考此亦無譏謹其事耳。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唐告如。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唐告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
赤狄別種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心不悅其自逃其難
上失民也以失民垂戒耳豈爲唐告如慮哉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轉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公問諸臧宣

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中行伯即荀庚林
父爲晉中行伯以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年 志

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
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降大國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王君之世
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古制公爲

爲大國子男爲小國衛侯國本次也然與今日之晉
對又不可以次國論晉主盟中夏有長諸侯之義自

先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王者之世以王爲尊諸侯以大相先後霸者之世
以霸爲尊則主盟者不列於諸侯故曰禮以時爲

鄭代註。
夏氏註冬又代註一國同
事楚而不相謀好皆惡也。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鞅朔韓穿荀躒

趙盾皆為卿賞之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

荀躒為新下軍趙盾佐之晉

止有三軍今增此為六軍

天子六卿六卿主之諸侯三卿三卿主之晉自是

有六卿矣明乎其曆天行也傳是以叙之以垂戒

也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將玉以郤克趨進曰此行也

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非婦人之笑晉

不待至晉故此行為辱不伐齊齊君亦

辱其言侯既辱齊所以進諫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

厥之戰韓厥曰君知厥也平齊侯曰服改矣朝

告下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一 威公三年 尤

此堂也當日致死力正欽

齊項侯不戰晉及使婦人笑客之過未聞齊臣有

諫者故二子進言信之然厥之辭為善郤克已自

以為驕倨世也

荀彘之也也荀彘鄰買人有將實諸楮中以出

賈商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彘善

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

人不可以厚誣君子也誣欺遂適齊

傳知密義賈人亦賢難知行學善哉細

行於一身則累為大德矣此聖人作經意也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一終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二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菴校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宋共公即位來

通晉於齊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襄公卒悼

公賈立

杞伯來朝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修

歸不反之辭也妻人君之匹敵也自有出之道或

有假於禮而肯出者矣故又不可聽人私出也杞

伯先修朝禮以通其故蓋慎之也杞伯於文十二

年正月請絕叔姬無絕叔姬二月子叔姬卒此再存

叔姬者即無絕叔姬繼取之叔姬也凡大夫女皆稱叔

姬而叔姬以子別之則君之子此或叔伯兄弟之

子也魯女三見絕婦一出杞二出

而下以為嫌此周禮在魯也夫

夏四月甲寅燕孫許卒

比魯卿大夫

喪皆謹之也

公如晉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不敬晉侯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顯言天

其命亦不易不

可敬以奉之失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晉

侯之受天命在得諸侯而為霸

不敬諸侯則不得受天命矣

魯之朝晉敬伯也是天命而來也故不教諸侯
即慢天也命將去之敬之道通於天矣故傳存季
文子之言敬萬世之迷
或謂聖人其孰能修之

也

秋公至自晉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
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
也服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王太史曰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傳類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字愛
公乃止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二 成公四年 二

人情往往少不得志則忿而之於他此所以終日
奔馳而無成也體文子之言斯可以行冰紱維新
於一趨矣

冬城郕

孔氏曰魯有二郕此西郕也成十六年晉人執季
文子公待於郕即此杜氏以爲欲叛晉故築城焉
信儒者多謂城築皆護輕民力也余謂傳既不言
凡若冬皆時也國家事事不可廢弛况兵戈擾攘
之世以固吾
民不爲過矣

鄭伯伐許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
許年伐許使許
人敗諸展陵地鄭伯伐許收鉏任冷敦之田晉欒書
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之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

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
鄭伯之辭代君
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
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
則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反各

觀此傳四國與師亂可知也即鄭許之訟在當
日亦不能決其是非後人何論焉謹訟事而已

晉趙嬰適于趙莊姬
趙嬰趙盾之弟莊姬
以叔父下淫其姪婦示我孫矣使傳而不
作也天下後世其何所觀感而預懲之乎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傳兄前接杞叔姬在位已五十一而老可知矣
叔姬嫁杞已二十餘年矣而絕之晚何也或無子
出之一道與備者有謂婦人
五十無子乃出蓋本此乎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二 成公五年 三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
原趙同屏趙括放趙嬰也
日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云吾二昆其憂哉
言原屏用
樂氏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已雖淫淫使
害我何害弟

聽要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
謂已云云使問諸士
貞伯貞伯曰不議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

淫而無罰福也
淫不見刑罰此
祭之之明日而云

祭之之明日而云

原屏不顧禍而疾淫神福仁而禍
淫是人神共惡之也可不戒哉

仲孫蔑如宋

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皆厚自楚無益也後世謂之四王

乎自棄也。已觀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辛巳立武宮。

二月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師出有功卽其地立
宮以先君告成事焉
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
日武宮鞶之功在二年
替倚咎人以救患難非由己
武立武由己非南人也
武何以立武而欲先君乎此

之

一人之身而有慾有勸此聖人作經旨也

取鄴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一

大

取郭言易也

事但曰言易也豈幸人取國哉所以懲失國者也荀能自立不失其民亦何至取國若取物之易哉在史則爲幸辭在傳則爲惜辭也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羊祜傳

三
伯宗夏陽說晉大衛孫良夫寧相鄰人伊

之戎陸渾蠻氏侵宋經傳皆謂衛告也蠻氏戎別種也杜氏云河南新城縣東

以其辭會也。在前年師于鉞。鉞地衛人不保。保備也說

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入入其國也欲

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

若囊之是棄信也雖多衛僇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

乃止師還衛人登陴陴城也登城又衛閭閻又陽說之謀乃始生資

以衆聯而伐之記事也傳因及鉞之事惡妄人
也天下固不乏夏陽說之輩或信其言而唯知有
利逆此有大利害失之不知念也使無伯宗
不誤晉國哉傳以此後世衆知妄人矣

人謀去故絳主與趙也晉復命絳諸大夫皆

曰必居鄒瑕氏之地鄒瑕古國名沃饒而近鹽鹽鹽也今安邑縣有

鹽池通解州其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祈中地沃衍民富饒

軍且爲饑大夫。韓厥兼大僕驥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

庭謂獻子曰何如諸大夫之言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

水淺言地其惡易觀易製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地

治水積成惡常見於目前故於是有沉溺車轔之疾憂惑常不去而心慙卒困益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一
成公六年
七

沉溺濕疾不如新田杜氏云今平陽縣土厚水深居之不疾

有汾濟以流其惡汾濟二水名且民從教人心

故洛陽十世之利也言久遠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

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

末而不務本。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公室必貧困。

晉遷新田。詩記爲况。又釋之所不及春秋存心窮理之言也。無一事而不存心。無一事而不窮理。故

聖人作傳以盡其善洪巨曲細無不至焉此見擇地居民亦非苟道故留獻子之言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禮朝也。

公孫嬰齊如晉。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要齊叔聲子聲伯也聘於晉而晉命魯伐宋記事也。

壬申鄭伯賈卒。

六月鄭悼公卒。

悼公卒弟成公踰正終上貞伯之言。

秋晉孫武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晉也見侵宋非晉之意前年晉命伐宋而晉不與也待命之故不奉盟主命于天下事固有違心而行者此類是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春秋疏釋 卷之二十二 成公六年 人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鄭與許訟而鄭不直又不服非而叛楚鄭之不義明矣伐之誠直乃使日從晉之故有獨不當從晉手傳明其故諱之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冬子如晉賀遷也。

遷國而賀遷也按古唯即位襲爵遷居災不為害之類則賀之他不多賀後世娶妻生子及一切逆賀可不戒哉。

晉欒書帥師救鄭。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

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縣。

諸桑隧杜詩汝南明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害諸於武

子武子將許之武子知莊子荀范文子韓獻子諫

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

同救鄭而遷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

難當故雖克不令善聞於諸侯或師以出而敗楚之

三縣六年悉出曰成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

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

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

政元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其不欲

戰者三人而已韓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

春秋疏釋 卷之二十一 成公六年 九

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

若不鈞則從善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三卿皆賢者為

也從之不亦可乎三子之不輕戰欒武子之善從眾皆可為萬世法

者也救人有救焉而已何以必求勝敵而兄遷戮

七年春王正月廕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廕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

廕鼠鼠之微者孫氏炎曰有螫毒如鼠鼠沐日必其異類其性好食牛角者故春秋三見之食郊牛

角與矣改卜牛又食之尤異免不用也故所傷之牛而更不卜也魯君臣不自反其不敬有所失職

已也此又不敬之大者也故以垂戒

吳伐鄭

七年春吳伐鄭鄭成與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

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也無弔者也夫天不弔詩曰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小雅言天不慈有

上不弔也其誰不受亂言不弔故亂不止有

君子曰知微知是斯不亡矣費文子

以終始其要無咎懼亡則補過補過則不亡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兄者成公新立而見盟主也

且拜謝前年救鄭之師禮也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二成公七年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不郊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春免牛是欲祭郊

故今不郊郊廢而三望無為矣故曰魯之郊非

禮也周公其哀矣天下無由觀禮

而周公之盛德所以流於後世與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

于馬陵地尋蚩牟之盟在五月且莒服故也

晉人以師伐鄭軍府軍藏

八國同盟中鄭國新振矣

公至自會

此至可以

吳入州來

楚圖宋之役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

田王許之申呂楚二邑也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

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

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潰王乃止子重是以怨

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二成公七年

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

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

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

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其室巫臣自晉遣二子書曰爾

以譏惡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

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

吳于晉壽夢李札文吳

吳子重通中國始此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之一

人令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戰之戰陳救之叛楚

其

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吳伐徐徐子重立

徐子重立徐子重立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州來國也楚子重自鄭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子重立吳子重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爽差也極則也言無法則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

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王主霸主將德是以用

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

用大簡猶遠也簡當作諫詩大雅言行父懼晉之不

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樂書師師侵蔡

晉樂書師師侵蔡

晉樂書師師侵蔡

晉樂書師師侵蔡

晉樂書師師侵蔡

晉樂書師師侵蔡

晉樂書師師侵蔡

晉樂書師師侵蔡

晉樂書師師侵蔡

晉樂書師師侵蔡

晉樂書師師侵蔡

晉樂書師師侵蔡

晉樂書師師侵蔡

晉樂書師師侵蔡

晉樂書師師侵蔡

晉樂書師師侵蔡

晉樂書師師侵蔡

晉樂書師師侵蔡

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壽意

聘問也聘聘問于魯此納幣問名納吉之禮耳也往來使卿所以重之也故曰聘共姬也言重也禮可知矣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晉趙莊姬為趙盾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

為亂藥卻為微也微也六月晉討趙盾趙括武從姬氏

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二 成公八年

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盾從晉文公出亡歸而輔衛

伯晉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

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郭辟賴前哲以免也

王聖哲人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

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反其與郭奚

原屏無為亂之迹而成於趙盾言者可以懼矣然

至于獻子之言念先人之忠存趙氏之孤又可為後世勸者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秋召伯公來賜公命

召伯公周卿士錫命者命為諸侯也

天子新立使諸侯皆朝其瑞而命之曰賜命

今臨王立三年矣不能召諸侯而使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

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曰城已惡惡言莒子曰辟陋

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度對曰夫彼焉彼猶思啟封疆

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先王建國

而後多大國唯或思或繼也有不自整備之故

勇夫重閉况國乎匹夫之勇且重關以待

取臣之言為不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二 成公八年

來歸之故不自叔姬而自杞是叔姬無罪也魯不

欲其絕先均於禮而受之故以不絕為文而書杞

有絕而不絕之禮於此留之矣

晉侯使士燮來聘以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邾邾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邾

之請緩師昭大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君

信不貳有據武之心失禮無加貨事無二成昭聘有

信於君則無以自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昭聘有

之事不能兩全必廢其一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

事君也晉必絕魯將伐之復命於晉季孫懼使宜

伯師師會伐邾

晉不能救知武之舉吳也而又伐之范文子出於君而失其諸侯然其奉命守禮之言則固臣子之所宜佩服者也故特以示勸

人來聘

衛人來聘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以媵故曰媵者妻也或以媵或如己出也且以媵女職輔內事一如伯叔兄弟同臣一君以作政故不嫌于媵焉諸侯之女嫁于諸侯則為尊貴矣妻妾待其序耳何外榮辱哉若諸榮辱在彼不存序也故春秋此書媵妾之道于天下後世明者矣而後世猶不知貴德而貴不亦可慨也哉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二 成公九年 七

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請叔姬辛為杞故也叔姬妻辛以杞為主此魯為杞伯治也逆叔姬為我也杞伯公見魯之為己行禮因請也魯叔姬雖出而弗嫁從一而終歸喪于杞可無憾焉故魯不從絕杞亦請喪可以通禮之變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為歸汶陽之故在前諸侯試於晉晉人懼會於蒲地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也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不以其

之勢動撫不以其堅固以御之不以德不足神以要之德雖不足待諸侯柔服而伐貳者討伐其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歸汶陽田晉之過也懼而尋盟悔過之道也觀士安之言晉德不競而競之此所以終主諸侯之盟聖人所深取此即其可法者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二月伯姬歸于宋即共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二 成公九年 七

既昔不謂即不必批成一說書歸于即歸于之事而已經傳七字皆同者史與傳各自為一書作為傳取史為經而以己所採錄附左為人以重賂求鄭伯會楚公于成于宛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致女致問于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大雅篇其五章言驪父嫁女于韓簡朱穆姜出于房再拜曰穆姜伯也大夫勤辱不忘先君公以及嗣君成施及未亡人自謂先君猶望也先君亦望文敢拜大夫之重勤

莒潰楚遂入鄆別邑莒無備故也之君子曰恃

險而不備罪之大者也自取滅亡備豫不虞善之大

者也民故善大莒恃其險而不修城郭決辰之間

潰而遂入莒也日也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莒潰日三都詩曰雖有絲麻無棄官廟雖有姬姜無

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置通詩官廟告草之可用

言得人承之此深為不備豫者戒也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於此不暇罪大國猶自強也

秦人白狄伐晉歸次陽之田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而諸侯貳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二成公九年主

信義不可失也失之於近應之則遠失之於少應

之則多人能無失善於一二人一二事者則可以

圖遠大矣

鄭人圖許不以晉執是則公孫申

謀之曰我出師以圖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似

鄭已立別君所晉必歸君

以緩進使來晉而猶矣出師已危矣矣圖許

謀之不誠雖巧而猶矣出師已危矣矣圖許

又多怨于諸侯受改立君之害不亦惡乎

城中城中城邑

城中城書時也邑也

乘時備豫故足勸也儒者謂凡城築皆備豫

則使民以時築城邑也孔孟之說皆非乎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

結成

一善之施必有一善之報據此

而行之無難故足為天下勸也

十年

十年春晉侯使糴犫晉大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

也子商公

禮向施報何施必有報於是又有報報者矣推

此而無已則禮行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可不念

哉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黑背衛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二成公十年主

日晉命其志也見諸侯之貳于晉也然

則晉強制諸侯之命豈可長乎所以示懲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無傳見信

三十一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三月子如立公子

縶子如夏四月鄭人殺縶立堯堯頭鄭成子如奔

許許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

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

以為君而會諸侯以伐鄭經書晉侯鄭子罕賂以襄

辛巳鄭伯歸

此一舉也鄭有二君晉有二君可為遇變而輕立君者戒矣使不立君豈遂無成事哉

齊人來賂

諸侯嫁女同姓賂之異姓則否齊異姓也不宜賂齊而魯亦不賂何與齊則曰采先代之後也魯周公之謂也魯天子之事守而天下之望邦也女得其所以變古之道無害于義魯亦曰藉為榮施焉此後世妻妾相與陰訟交作自慶異姓始矣而妾道亦因賂也

丙午晉侯稽辛

晉侯夢大厲也鬼被髮及地搏膺而踊號曰殺余孫不義也趙盾先祖也晉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二 威公十年 三

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不及食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名也未至公夢疾為

二醫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肅之下若我何心下為肅也醫至曰疾不可為也

肅之上肅之下攻之不可攻也達之不及也達外藥不至焉藥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

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四月今使向人獻麥為人主

饋人為之飯也召桑田巫示而殺之以其言不將食張張作也如則陷而卒陷而死小臣有畏夢負公

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廟遂以為殉

比晉景之無道病劇自有所形見耳豈真有大醫二醫哉至殺巫人尤足惡者矣然巫以明衛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稱皆至與小臣之將有死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之弟君子曰忠

為令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

人臣忠事君而以下善之德為之非賢君猶恐不見其忠以下善之德為忠者乎傳叔申本欲

秋七月公如晉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穰夜未反晉

侯莫在晉人辱之為恥辱故不書諱之也葬所以諱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二 威公十年 三

之葬春秋中諸侯之喪非禮為其故於天子也晉留

諸侯皆在晉不辱乎不知諸侯莫在言禮也故以魯獨非禮為辱况秋弔冬葬何可拘文以失其實

冬十月

無事書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二終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三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翁校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

公止公公滿受盟而後使歸

前年七月公如晉至是乃得歸危公亦所以諱晉也後世可以鑑矣

晉侯使卻曄來聘己丑及卻曄盟

卻曄來聘且蒞盟卻曄受盟故使人大夫來臨之○聲伯之母不聘聲伯母叔之妻宣公穆姜曰吾不以女為妃此穆姜益有諱忌之言生聲伯而出之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三 成十一年

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同所生子一男一女以歸

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同母異姓之而嫁其外妹

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卻曄來聘求婦于聲伯知其外妹

聲伯奔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烏獸附不失體婦人怒曰已

子若何何曰吾不能死婦人怒曰已

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此下又晉人歸之

施氏施氏追諸河沈其二子殺其子婦人怒曰已

不能庇其仇讎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

特何以終不義不仁之人遂營施氏施氏之絕

此皆卻曄之意也而其間施氏之事皆有極人情世態之隱情不可不詳之以戒後世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蒞盟也

此卻曄之行於晉者父子亦得行之於晉以大夫而得與諸侯共盟自是始也

周公楚惡惠來之偏也惠王與且與伯與爭政

周而不勝怒而出及陽樊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

而入鄆周三日復出奔晉

王室多故所宜善者而史無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三 成十一年

冬十月

無事言首月

晉卻至與周爭鄆田鄆田別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

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卻劉子單子

以晉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據其地蘇忿生以溫為司

寇與植伯達封于河蘇忿生武王司寇蘇氏即狄又

不能於狄而奔衛見蘇忿生武王司寇蘇氏即狄又

孤氏陽氏先處之蘇忿生武王司寇蘇氏即狄又

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

是桓桓猶未明也晉侯使勿敢爭所以尊天子也亦可為無王者勸耳

傳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樂武子問楚人既許晉復伐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為明年盟宋西門傳然而華元之志則大矣亦可嘉也

傳秦晉為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

河次于王城使史頤盟晉侯于河東史頤秦晉郤驩

盟秦伯于河東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心也會所信之始也會所約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無益之盟秦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三 成十一年

三

十有一年春周公出奔晉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

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天子無外凡自周出者皆不得言出也書出以周公自絕于周故也可不戒之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瑯澤

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此一語贊華元能合兩大之成夏五月晉

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假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

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桓桓危備救凶

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來道

路無壅晉謂也謀其不協而討不庭不庭不和諸侯者不庭不朝王者

有論此盟明神靈之論變也俾隊其師無克昨國昨國也鄭伯如晉聽成晉楚既成會于瑯澤地成故

其晉爭盟致中國不靖者楚也晉無喜兵樂門之心或於好楚以安諸侯雖不能追桓文之迹而數世主盟不替者有由然矣華元克有以合之其志最亦超邁一時者哉此會六國經傳各不同者各得其所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傳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

交剛交剛地

如此類者有何義理赴告則策其爭則無義而記事之心有放蕩不敢放焉者此春秋之教也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三 成十二年

四

冬十月

無事書首月傳叙一事

晉師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

而縣焉為地室于地卻至將登金奏作于下擊鼓

而走出于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人也賓

曰至至下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視之以大禮重之

以備樂如天之福南君相見何以代此若上天福我

之賓以禮相見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南君

相見無亦惟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南君我乃寡

君須矣吾子其人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

其何福之為讀貢也子反世之治也諸侯問於天子

之事則相朝也則修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

訓共儉享不飲者乾而不食所以訓恭儉而宴以示慈惠

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成禮民

是以息各守禮則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國家無事故

不夕此公侯之所以并城其民也并殺也言宴享結

民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干并也及其亂也諸

侯貪冒侵欲不忌爭競以盡其民八尺曰華倍尋曰

以相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

其武人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特信詩辭發已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三成十二年五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

之亂則肆其腹心舍禮以害民今吾子之言亂之道

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

以語范文子范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食

則相伐必有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泄盟報都十二

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地

存師至文子之言以存兩君相見及享宴使臣之

禮而禮之廢興聞世之治亂亦於此見焉後世參

之自宜為晉而不為楚矣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謂

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

子無基且先君之廟卿也故為副卿受命以求師將

社稷是衛而情句棄君命也不云何為

自天下之廢于禮也往往以恣肆為能以輕慢為

高以敬為迂此出於草野下愚或有時可幸

無若若夫士大夫承君父之命以圖

社稷則亦何可不早聞是傳也哉

三月公如京師

王以行人之禮禮焉王以常禮待孟獻子從王以

為介而重賄之為公介以相禮

如京師朝也獻子有賢名而能相魯侯以尊天

子故王教之人可不以禮自勉而貪賄云乎哉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三成十三年六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及諸侯朝王諸侯皆朝王而史不書遂從劉康

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王命以伐秦晉史亦書而不

書聖人修傳以明尊王與天子狩河陽一側但成子

受賂于秦不敬祭宜廟之內出兵祭社曰宜晉

日晉國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受中即壽

義天命人以心心本自有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以定命也禮義威儀也威儀禮也則法也凡見

繼而我之昏姻也。季隱庸答如赤狄之女曰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狄雖應秦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三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公三王成穆莊公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言不以誠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言於晉以為貳心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聽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若惠顧諸侯，將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三 成十三年 九承寧諸侯以退。以安諸侯之意豈敢微亂也。微要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害而行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弑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之罪秦者要據此二事晉樂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偃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縠御戎，欒鍼為右。欒鍼至弟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乘車士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成差女父皆秦大夫不更秦將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渚，及

侯麗而還。渚秦水名迂晉侯於新楚，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告麗新楚。成肅公卒于瑕以晉地也。此傳所述皆晉之乘也劉子之言：乃性命真詮，力見禮義之非虛文。所謂實者，其大者而夫子焉不學，而此矣哉！呂相絕秦之言，見師必有義理之相直，即師之勝負存焉。後之即戎，亦未可苟也。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營求入于大宮。營鄭地，不遠欲為亂，城大宮，不能不得入，殺子印、子羽。公子羽，反軍于市，國之市中已已，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駟，公遂從而盡焚之。從子班之師于市，盡焚燒其市。殺子如子驪、孫叔孫知子如、即班也。子驪，班之弟。天下多有如此之妄人，不可不戒。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三 成十三年 十曹伯廋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子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伐秦，諸侯他年。曹宣公卒，成公負芻篡立，諸侯請討。得矣。而晉乃釋勞，何足為盟主哉。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弒子欣時也。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成公乃懼，成公負芻也。恨告罪，且請焉。

告已其於子誠且請留乃反子誠而致其邑致其私
子誠以繫國人之心乃反子誠而致其邑致其私
公不食其廢

賢愚之分何其甚相遠乎然勤之
心能不于是動焉學者其可忽諸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比公密州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
見而欲歸之定公不可衛侯不夏衛侯既歸晉侯使
卻寧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

夫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宗卿同姓之大國又以爲請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三 成十四年 上

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見伐故亡君其忍
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則民安衛侯見而復之

復林衛侯發苦成叔成叔寘惠子相惠子相苦成叔
父位衛侯發苦成叔成叔寘惠子相惠子相苦成叔

做寧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親戚傳
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

福來求今夫子微取禍之道也則微者自然受福
定姜之言可以爲勸未可以爲言而忽之若

成叔之微可以爲戒其常味兕觥之詩乎

秋叔孫僂如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秋叔孫氏以尊君命

鄭公子喜師師伐許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子罕即公子
伐許庚子入其郭也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九月僂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記曰自存心省察子之心自不放而理亦必日
理學必日進身必日立矣此即春秋之教也其
義不亦大乎試放弛不
以爲事義又安在哉
冬十月庚寅衛侯貳卒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孔達將患子立敬嬖之子伋
以為大子敬嬖定公妾冬十月衛定公卒定公卒夫

人姜氏既哭而忘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納酌飲

不入日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

未亡人其言必從公無禮不但敗國謂必滅也焉呼

天之也大吾不獲歸也使主社稷母弟大夫

間之不登懼孫文子白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子

春秋疏略卷之二十三成十四年主

林文其不敢舍盡其諸戚而甚善晉大夫以爲備

止其寶器于衛國亂求援

後世讀此書凡有衛獻公之行者

自可以懲而改矣貴乎春秋也

秦伯卒

桓公卒于

景公立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也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世氏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還
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繼其後曰仲氏
祭莊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而執

而討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曹伯雖

不及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

某侯爲民而執天王民也故稱某不然則否若某立

則某侯其侯以喪其尊王之功不然則否其罪私

非謂其罪諸侯將見子賦於王而立之子賦辭曰前

志有之古志曰聖達節達通也道窮則變變則通

節之次守節則賢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

能聖取失守乎遂逃奔宋

春秋疏略卷之二十三成十五年古

此見討篡立者義也歸京師而不自制禮也但爲

天子除民害者急也不可不自任算立而告不及民

者我不可自專也魯史屬辭少失輕重而晉侯奔

晉公討之美不著非聖人其誰能修傳而明之至

爲後世法言矣並示勸焉

公至自食

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夏六月宋共公卒

其公卒于

平公成立

楚子伐鄭

楚將北師于襄日莊王子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

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

申告老居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不免信以守禮信以守禮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人有禮則安信禮之亡欲免得

平楚子侵鄭及暴隨無禮則危遂侵衛及首止衛鄭子罕侵

楚取新石楚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便重其

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楚人無民孰戰

此以申叔時韓獻子之言以為世法學者能詳之身世之道備矣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禮也

宋華元出奔晉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三 成十五年 十五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蕩澤為司馬蕩澤意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

向為人為大司寇鮮朱為少司寇向常為大宰

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殺其枝葉肥

大公華元曰我為右師右師君臣之調師所司也

師之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

治官收賴寵乎不能治其官守乃出奔晉二華戴族

也元華喜朱司城莊族也公孫師宋六官者皆桓

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

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魚石曰右

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族強且多大功國人

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元多大功恐國

討滅桓氏絕右師討猶有成在其賢華元必不討桓

氏雖亡必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河上請討

華元請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師國人攻蕩氏殺

子山子山即書曰宋殺大夫山言背其族也公族還

上其室故去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常為大宰出舍於雕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三 成十五年 十五

之不可五人乃反華元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參

不從元人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

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欲從華

雖澤水閉門登陴矣華元快水左師二司寇一宰

逐出奔楚石從告華元使向成為左師代魚老佐為

司馬公五世樂裔為司寇代向以靖國人

蕩澤之惡與桓氏之強可憐若華元不先圖而

驅逐強不可不謂能盡職此亦何憂之有記事

而已使後之君臣鑑此豫以存之心而防其虞自

萌者此春秋教也

晉三郤害伯宗郤缺郤肅而殺之及樂弗忌晉大

伯州犁奔楚伯宗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

地之紀也伯宗弗思言之賢者而辭絕之也數不云

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

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主人有財無罪而盜惡之

此舉三節以爲戒善之戒而賢者之不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貍邾人會吳于鍾離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杜氏云鍾離

見中國無霸也無霸故吳始通吳大伯之

後豈遂不宜通哉亦爲不自強者警耳

許遷于葉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三 成十五年 七

許靈公畏僂于鄭請遷于楚求地于楚辛丑楚公

子申遷許于葉葉楚

葉楚

葉楚

葉楚

葉楚

葉楚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三終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四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潤九清泰校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水

雨水水也正月者十一月也當雪不當雨而雨水

水自來也亦陰陽之氣未得其正適當以人事謹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

成于鄭汝水之南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楚與晉既成而屢起釁端鄭亦從之人之畏

信義一至于此自取咎矣故足戒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夏四月滕文公卒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四 十六年 一

文公卒成公原立經傳無異經冬辛未告歸

許也孔子所采者耳耳又可明作經體制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子罕伐宋穆公子宋將鉏樂懼敗諸乃陵樂懼

六世孫將退舍於夫架不懼宋師不

鉏樂氏族退舍於夫架不懼鄭人覆之

不懼敗諸乃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乃陵宋地

侯伐鄭至于鳴雁鄭爲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鄧伯戰于鄧陵。楚子鄧師敗績。

晉侯將伐鄧。范文子曰：「若遇吾願，諸侯皆叛，晉可

以還。」晉國公無道三郤驕，若使諸侯皆叛，晉可

吾國之憂可立俟也。」之憂文子見其進，欒武子曰：不

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言不可當我執政之必伐鄧

乃與師。欒黶將中軍，士燮佐之。郤奇將上軍，荀偃佐

之。偃荀偃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偃居守。於是鄧

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早讓有禮，戊寅晉師起，鄧人聞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四 成十六年 三

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鄧楚子救鄧，司

馬將中軍。子重令尹不將中右尹子辛

將右。子重過申，子反入見中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

德刑詳也。詳義禮信，戰之器也。不可闕。德以施惠

刑以正邪。詳以事神，有吉祥之事，以義以建利，禮以

順時。人皆知禮則順，信以守物，人皆知信則守。民生

厚而德正，上施惠故民生富厚，用利而事節，義建利

夫刑，刑正邪故民德歸正，時順而物成，禮順而時成，時當

守物故民致，上下和睦，周旋不道，六者上下同之，求

無不具。上能各知其極，正之法則，故詩曰：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民雖衆各有中正之是以神降之禍，時無

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鬼神，助莫不盡力以從

上命，致死以補其闕，盡力致死以補此戰之所由克

也。今楚內棄其民，德惠而不施，其好義不濟，齊盟

盟不祥，神而食話言，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時夏用

師妨，而疲民以逞，決己意，利不正邪。民不知信，進

退罪也。犯以上六名，師必敗，進之不人恤所底，其誰

致死？入皆受其所底，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必

姚句耳先歸，子驪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連

則失志。心放後，不整喪列，失行志失列，喪將何以戰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四 成十六年 三

楚懼不可用也。以救鄧。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

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紓憂也。師將必

紓國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綴兵以戰

楚之習，楚之習，亡之道，故文子不從。我若羣臣輯睦以事

君多矣，民以時鄰國戰功為多。武子曰：不可。僞逃

六月，晉楚遇於鄧陵。范文子不欲戰，節至曰：韓之戰

惠公不振旅。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

三郤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皆晉之恥

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

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也。秦狄齊楚皆不盡力

此傳大約皆晉之乘寇之根柢聖人述而繫之其間由細之可法可戒者固多而終於范文子之言則聖人之意可知矣古之所謂有德者文德也文德者自反而不責人雖有敵國外患不欲除之時借以恐懼修省歸出而敗天之備我以修德也是之謂福福師出屢捷天之罰我以驕佚也是之謂禍晉厲之衰特大而不修其臣子又多不識此義唯思以兵制諸侯唯一范文子欲以君子大道終持傾軋然其言顯而理則微故評雖切而常若迂也聖段之役首之所謂旣旋矣未幾臣盡君死危下之禍踵至孰知其非勝師哉

由博觀之經亦志而晦之例也

楚師還及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從者君不在子王敗城濮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王自在軍欲欲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消其死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
于壞壞魯地傳言齊衛皆後非宣伯通於穆姜
信如私通魯明晉非四後不見公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將行穆姜送
成公之母孟獻子

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伐鄭曰請反而聽命姜
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十公指之曰女不可是皆
君也言廢公更立公待於壞隤申宮敝備設守而後行是
以後後不及晉建強期也使孟獻子守於公宮此卽上秋會于
沙隨謀伐鄭也鄭敗後猶未服公既不宣伯使告鄆
望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觀望而後其勝者鄆將新
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債于宣伯而訴公
于晉侯受傷制賄賂而器成公晉侯不見公晉侯既不容公見於亦反骨
如此一節經有何義乎及讀傳而知包也也議也債也二者古今之至邪也是以君子去讒遠色底債而貴德焉焉
世可不鑑之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國人曰

君之何憂猶未弭宣公死於師而討我寡君

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是大泯曹也

先君無乃有罪乎言先君有罪故若有罪則君列諸

合矣言若先君有罪當滅晉若伐秦晉列諸

君唯不遺德而以伯諸侯遺失也

豈獨遺諸敵邑敢私布之言宣公之有死事之功何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死事一節言之則死事之功大矣誰不動心者

七月公會尹武公尹子王卿及諸侯伐鄭將行姜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四 成十六年 十

又命公如朝欲逐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

而我師次于督陽鄭東不敢過鄭恐鄭子叔聲伯使

叔孫豹請逆于晉師晉師如之弟請為食於鄭郊師

逆以至至猶期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

食使者而後食晉師四日不至聲伯四日不食及師

諸侯遷于制田地失考諸侯知武子佐下軍

而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地今送侵蔡宋反諸侯

遷于賴上賴水之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夜攻宋齊衛

皆失軍三以軍受鄭武子

侵鄭侵鄭武子

侵鄭侵鄭武子

傳以示戒伯

曹伯歸自京師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

欲逆子臧子臧反曹伯歸自京師

與卿而不出公子曰宜有卿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君丘

宣伯使告郕季孫曰晉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

政令於是乎成言專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四 成十六年 十

行父而殺之我驚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

武小國必睦不然歸必頻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

君丘地公還待于鄭魯西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

郕季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

公室親魯對曰倘如之情子必問之矣在魯若去蔑

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何言親若猶不棄

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

國社稷之臣也二子存亡若朝亡之魯必亡所依

則魯之密邇仇讎相逼也亡而為離治之何及魯

則魯之密邇仇讎相逼也亡而為離治之何及魯

則魯之密邇仇讎相逼也亡而為離治之何及魯

則魯之密邇仇讎相逼也亡而為離治之何及魯

齊魯之常謀也魯敢介大國以求厚焉魯介魯承寡

君之命以請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

范文子謂樂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宣妻不衣

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謹惡而棄忠良者諸侯

何必叛于叔嬰齊奉君命無私魯謀國家不感

人也魯伯子其圖之乃許魯平叔孫

此存季孟聲伯三子之賢以爲世勸雖姦人之所

可惡也并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奔齊

春秋疏舉卷之二十四成十六年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出者威公在外使國人逐僑如也而盟之諸

大夫共盟以僑如爲戒也此以去姦爲世勸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御璧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十二月季孫及御璧盟于扈歸刺公子偃有連情

盟以結信歸公歸也刺即周禮三刺之法召叔孫

齊殺昔刺言正法也刺侯免趙與謀也召叔孫

豹于齊而立之七月豹奉使諸逆于晉問魯討僑如

終其

凡天下後世有誤用其心于姦卒成其

悔如御璧公子偃者可以知所戒矣

齊聲孟子過僑如齊公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此

僑如曰不可以再罪既于齊奔衛亦開於卿

此以僑如示戒也其深於色侯者也故所主

齊侯使御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諸驥稱其伐

功也單子諸諸大夫曰溫季其三乎溫季其字

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而求掩其上掩上人之功

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暗亂何以在位夏書曰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夏書五子之喪將慎其細也

今而明之其可乎古人其細微雖不見處猶恐人

君子於不見怨之地猶恐怨之至也而况

敢以下掩上明稱已伐自難爲人所害矣明年即

春秋疏舉卷之二十四成十六年

受其禍所助于四體不善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駘侵晉虛滑虛晉邑滑國

衛北宮括攻晉侵鄭至于高氏高氏鄭地

侯鄭所以救晉也史從告者失得無憑

齊明其教言則鄭是鄭非居可見矣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鄭人伐

鄭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衛爲質於楚侯衛鄭楚公

子成公子寅成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

自戲童至于曲洧戲童曲洧

鄭二地名

賈子臣而後得一成守鄭之叛晉下亦不可懈也
新既衰矣天子二卿亦僅同治侯之役伐聖人修
傳至此亦有其義之可取哉等之記事而
已屬辭此事而不則深于春秋者也

晉范文子反自鄆使使其祝宗所死祝宗主祭祝
所於鄆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晉厲公
還所為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晉厲公
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厲公無道故賢
士發卒前年祝死今年六

士發卒前年祝死今年六
也人之所聞吉而凶之入之所聞禍而福之賢者
之所見其與
俗人萬萬哉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四 成十七年 十四
乙酉同盟于柯陵 同盟伐鄭之王卿與七國 尋戚
也柯陵即阿陵鄭西地

之盟也 在十
記事之書也即記事為立秋之學不必更求
別義此謂之屬辭此事亦然而成卒之例也

秋公至自會
楚子重敗鄢師于首止 諸侯還
救至而師還亦不戰兵之義
公於是反國而飲至焉禮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車而入于閭
目為婦人問巷門鮑牽見之鮑叔牙以告國武子武
子召慶克而謂之告之使慶克久不出故也而告夫

人曰國子簡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
守高無咎及還將至開門而索客
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
秋七月壬寅別鮑牽刑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
以盧叛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幸之弟
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為魯大施氏卜宰
卜立匡何須吉亦施氏家臣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
家宰與匡何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須以
謀其邑施孝叔曰于賁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執大
焉之忠良下之吉正為此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四 成十七年 十五
以為鮑氏後 匡二子之賢 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
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葵其不知也

傳用經高無咎出奔莒一語而並述其間之可
可動者言惡言善之不詳則惡之動之亦不至如
此篇慶克聲孟子及靈公此其可惡者也鮑叔
句初此其可動者也若高無咎鮑牽以直受辱
尼不言而反仲鮑牽之不知此其善也後學所
如慶克之朝低烏幼靈動為義其所中君子所
不入不居者也不得已而居之危行以自處
以遠害此聖人所以惜鮑牽者明以垂教也乃後
世猶多以負氣為賢而不知死
不顧者聖人將謂之何也

九月辛丑用郊
用郊于九月非禮也賜大驢于魯使天下觀
焉知明公之盛德焉如此可以觀乎明公之德不
又衰乎襄十七年四月孟獻子曰郊以祈農
事獻穀而祀郊而後耕四月已禮九月乎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

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汝上汝水之上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晉侯王師以還諸侯皆勤戰也

壬申公孫要齊卒于狸服

初聲伯夢涉洹杜云洹水出汲郡林慮縣今林縣或與已現現食

之現王現珠也洹而為現現盈其懷珠玉滿懷從而

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現現歸乎歸乎現現盈吾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四 成十七年 木

懼于歸死也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服

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

年矣無傷也此三年前之夢已言之之莫而卒莫暮

聲伯晉之賢者不敢一日忘死故形之夢而實不

死也且眠而占三年之夢有無傷之心而實死也

死而不死不死而死蓋夢為數肆兆之也君子亦

其其所死以求正命而已矣故傳于嬰齊以示教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師師圍廬討南

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廬師殺慶克以

殺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闕而復之復國十二月

盧降使回勝告難于晉勝國佐子以待命于清欲討

高氏難吉晉

敗留其子於外

因佐與鮑率同逐慶克孔子既不足于奉豈國

佐因之以犯大逆而徒取其疾姦也故示戒也

謹天戒也

邾子貜且卒

定公卒宜公姓立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音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太

志而立其左右鄆陵歸益修權羣大夫多以法制開

晉童以晉克之廢也怨卻氏童晉克之子宜八而嬖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四 成十七年 七

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犇與長

魚矯爭田執而枯之手足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較繁

車既卒事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

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連戰而卻至遠已使楚公子枝

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歸卻至書使楚故

以東師之未至也齊晉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

必敗齊晉在下軍居守卻犇將吾因率孫周以事君

孫周晉義公會孫悼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

公也立孫周以事楚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

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戰時楚子問卻君盍嘗使

請以而察之周使使卻至也卻至聘于周樂書使

孫周見之公使說之也。魏何信信有交遂怒卻至鵬公

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婦人而後卿作

卻至奉冢進之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卻至射而殺之

公曰季子欺余季子卻至反謂厲公將作難去諸晉

童日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

討多怨公曰然卻氏聞之卻將欲攻公曰雖死君必

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

勇不作亂夫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

等也也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不然而何以我

之有與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得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四 成十七年 太

位待命而已命君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

罪孰大焉為我養此衆乃擄此衆以不受君命而爭

之故焉大罪壬午晉童去羊五師甲八百士將攻

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助之沸亦抽

戈結社結於社間而偽訟者假為二人將訟三卻將

謀于樹樹武堂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駒伯

位武堂溫季曰逃威也威凶也卻至木欲烹君

故溫季述其言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以見非君命矯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則晉童以甲士劫樂書中行假於朝矯曰不殺二子

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心益也對曰人

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假遂執公焉召士甸士甸

辭不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謔吾

能進兵去其兵亦不敢當趙氏今亦不敢當趙氏言

忠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也尸主而况君乎二

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晉厲公雖死於欒氏實死於外嬖外嬖之人實始

于驕侈驕侈之故實歸于驕侈之勝驕侈後知范

文子之愛深也當時誰及見之三卻不知而且自

謂伐所以先亡自取之也聖人修傳而明之使後

世君臣早學焉皆可以無此弊矣故曰知我者其

言言可為萬世師韓厥述不為趙氏之私恩以拒

樂書此遠矣之流亞歟故有春秋傳而天下後世

不患死生去就之無

楚人滅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困吳

存之四散也楚之四邑遂特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棠

而襲舒庸滅之

敗者勝之也故郭敗之戰君子為晉憂不為楚憂

之也白取滅也何尤道前得觀之可

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假殺晉童民不與郤氏

晉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春秋道器卷之二十四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假使程滑弑

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

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由命也

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言亦今日

言先

天合志立已者有居功之心又言言我當從

共而從

若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

行

命武宮廷不臣者七人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慈不

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言周子無兄

言周子無兄

言周子無兄

言周子無兄

言周子無兄

言周子無兄

言周子無兄

言周子無兄

言周子無兄

言周子無兄

言周子無兄

言周子無兄

言周子無兄

言周子無兄

至中公庶幾腹脹故得詳述于此以示勸

卒必自之

此著楚選志以
毒諸侯其惡足戒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非謂君子謂公朝

晉於是乎有禮

禮者所以自卑而尊人者也晉悼有禮故諸侯從從就謂衛名而無其本義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慰公朝且問晉政公以晉君

語之杞桓公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晉

晉侯自晉取則中夏有盟主而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老佐卒故無功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四成十八年晉

老佐宋大夫史不載而傳采錄

八月祁子來朝

八月祁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小國有朝禮宣公初即位而可發于此亦足勸者也

築鹿囿

築鹿囿晉不時也

晉悼復囿不以飲犯時晉成公親觀其蒞囿事

已丑公薨于路寢

已丑公薨于路寢言迫也

死者人之終也始而無道猶印改行之日終而無道莫可贖矣人君常念有一路寢焉寢于中而得以正而寢焉斯亦可矣故於晉成示勸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

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也成霸安驛

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地失以救宋過楚師於靡

角之谷楚師還靡角

楚最烈而鄭助之何以避晉師哉晉復前也師不知多而能修其政新堂侯在力哉

晉侯使士魋來乞師

晉士魋來乞師將救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臧武仲宜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四成十八年晉

叔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今我

季亦佐下軍季如伐鄭可也十七年事大國無失

班爵大國使臣各而加敬焉禮也從之仲武

人來乞師多少之數唯在我與之此相情也然於

無法紀之中而求法紀焉則彬彬然無定數而

乞師者之爵有定序也因其上下以爲多少而益

以謙敬之文禮於是乎在矣傳述此可以爲議禮

盟于虛打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楚師已退而

以救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諸君退但孟獻

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晉以宋有彭城之難勸以救之義也宋以無大敵不敢與晉而請師也然子又以可緩之師而事而三善備焉

丁未葬我君成公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成公于魯死五月而葬國家安穩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若先使成公之始終無變難者鮮矣其時卿季孟二子之順之者多矣故可為世勸云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四終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四

成十八年

美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五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泰校

襄公

公名午成公子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薛土自魯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於時公年四歲繼正而立無復異議固先若成公之基其本而季文孟獻之賢不亦可見哉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彭城已屬宋地而書之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諸侯於是時為宋討據邑之叛臣故仍係宋且史又不別討魚石者不登叛人以同於敵國豈升也傳言春秋疏畧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五

美公元年

一

史稱宋外楚也不登叛魚石也謂之宋志彭城降以明宋而成章惡勸善之例

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其諸縣丘五大夫

孤丘齊人不曾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

質於晉

彭城本為宋地楚雖暫奪之仍以居宋魚石晉圍宋彭城自然之法亦宋人之志焉為宋討叛故如宋志而書之惡楚與魚石也孔子作經見此一字有法而注明之若非孔子注明人亦不知史文有此婉曲之義也儒者必謂為孔子筆似矣然則他書闕者多矣不若因名又何法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

人次于郕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郕敗

其徒兵於洧上徒兵非車戰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

鄆鄆地齊魯以待晉師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

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此分師為三韓荀伐鄆東諸侯之師大鄆以待命
侵楚陳晉衛二君次戚以待援史畧而傳詳之以
見晉之不恃兵好戰唯示復
霸以求三國之來服而已

欽楚公子王夫師師侵宋

秋楚子辛即王救鄭侵宋呂留呂留宋鄭子然侵

宋取大丘大丘宋邑

楚鄭之侵宋
不服新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五 襄公元年 二

簡王崩子靈王立凡舊崩者必有告也凡告葬者
必有所會也其間上下往來必有所使也聘之儀必
有所將以其為常典無有異議皆不書也故傳亦
無別采錄焉雖不能如有道之世諸侯親自奔喪
其故事亦必有存者時有古今道有賂汚何可強
哉下可謂之有禮亦不可謂之無禮也孔子曰至
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秋弟
之世也必責以孝自不及矣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偃來聘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即公晉知武子來

聘武子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
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繼先君之好結二國
之信謀政事之得休

補情意

諸侯即位鄰國皆有朝聘之禮前好不失又結後
信國有事宜則出與然之情禮有闕則從而修補
之如此則國有歸政伐之事故為禮之大者也
春秋夫此久矣故重人於襄公即位三國朝聘而
魯亦不為為示前人之舊必以王喪論不當朝
聘魯亦不當受是禮也世將欲考時君即位鄰國
相與之文又將何所考乎吾知必姑舍王喪之說
而舉此二事以徵禮也果不可不謂之禮乎若諸侯
無王之罪則豈止一喪亦豈止一簡王早已言之
實以許商又不法度以示後故經從焉口耳矣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五 襄公二年 三

二年春鄭師伐宋楚令也彭城許晉而楚復怨于宋鄭
又奉楚令以伐之皆惡也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萊大賂夙沙衛以索馬

平皆百匹夙沙衛齊人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

靈公之為靈也靈公當亡而不亡

國之大事在成進退由於寺人當亡而能不亡
可謂靈者矣此讀史者謂之之辭為戒甚矣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夏齊姜薨姜公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楨與顏
魯自梓屬楨柏也顏季文子取以葬取穆姜二物若
琴瑟各所以送終子日非禮也禮無所逆禮貴順婦養姑者也

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為姑齊姜成公夫人為婦不順養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諸言順德之行姑之義善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諸言順德之行善也季孫於是為不替矣行且姜氏君之妣也穆公嫡母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周禮禮會取他人之器為便簡是不敬祖妣神不降

喪祭祭用饗琴亦有禮焉於此為為人臣子者蓋可忽乎哉

六月庚辰鄭伯貽卒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避楚役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射王目非異人任寡人也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五 襄公二年 四

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昵我棄放他人益為已鄭之免寡人唯二三子免寡人棄力肯言之過唯二三子主之謂

中夏之力與盟而投諸外區區與楚是亦小信小義也哉然已心之乎矣

行自亦自謂寡殖侯鄭

秋七月庚辰鄭伯貽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

國曰晉命未改官命前命官免寡人之言也成公未葬故曰未改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邪

人于戚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不服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

偏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

言今不來矣九年晉齊次鄆崔杼有不取勝薛小邾

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愛不唯鄭言復將復於

寡君而請於齊以虎牢事白晉君而請得請而告吾

子之功也齊人應命告諸侯會若不得請事將在

齊齊將伐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豈唯寡

君讀之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五 襄公二年 五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召

萊子萊姜姓國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偏之東

齊境

此音非禮以垂戒也三月而葬速矣非禮也婦人

越疆送葬非禮也同姓不會葬非禮也一事而非

禮二焉傳

以示戒

叔孫豹如宋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穆叔

穆叔自齊還為卿襄公嗣位

使聘于宋以通好焉禮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陳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知武子言事將在齊齊遂城虎牢

鄭人乃成

以戚成鄭校之以師雖相越不遠而省鋒鏑之慘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

幸欲奪其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嬰齊士大夫實殺子申而史爲國討之文子申有罪也交昭結外而欲通乎內故以示戒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五襄公三年六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簡也克鳩茲至于

衡山鳩茲吳邑使鄧廖帥組甲三百組甲成被練三

千以練爲被披身上兩手持兩角張如翼以侵吳吳

人要而學之路學伐之獲鄧廖鄧廖楚其能免者組

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飲至吳

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

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楚人以是咎子重

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告子重挑釁生

楚生事適害國家並及其身故詳其事以垂戒焉

公如晉

公如晉如朝也

公即位而朝盟主禮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楊

夏盟于長楊孟獻子相公稽首稽首首至地長楊

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上有天子

晉侯故懼其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

無王之罪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望盟主以安魯

楚與晉仇諸侯之尊事天子者以其能存亡吾地也晉

社稷宗廟賴乎盟主矣故魯與晉匹其可以朝晉

之國今可以朝者即可以稽首也至弟近于晉以

事而稽首兄禮之常也現以襄公之幼弟而不可

不長兄乎不即公之末朝而盟之國必出盟長

博者不欺忽公幼冲而加禮悼公之謙也可不更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五襄公三年七

以謙承之乎晉自當辭以存天子魯自當珍以尊方伯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公至自晉

公始朝盟主而告廟侯至禮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

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

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

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以歲事之多難不可虞虞

之君相會見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

以謀不協以獨自乃盟於雞澤雞澤在齊六月公會單頃

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雞澤衛地晉侯荀

會逆吳子於淮上淮水之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

鄭服吳通中外諸侯幾同心矣吳子不至故屢不至

往且不協之故而諸侯之雖有強楚亦孤弱矣可以

固休息之歲月而特謹不虞之戒備此真無懈于

窮世矣故天王新即位亦樂是舉而使王官與盟

齊之聘大赤不得辭也君子非後其役之

盛而席其志之仁焉矣傳有錯簡正之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老致仕嗣稱解狐其繇也

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之子於時羊舌職

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於是

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

是能舉善矣稱其繇不為謫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五襄公三年 八

不為黨謂如也比私也舉羊舌赤似偏在一黨而非黨尚書曰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故祁午得

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也物能舉

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祁奚善人故知詩云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人臣以人事君此真可以為勸矣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哀僑盟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

求成楚使袁僑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天及陳哀僑盟陳請服也

如會如雞澤之會也晉即以告諸侯及楚乃令列

國大夫盟陳大夫許其成焉若臣各相敬盟不但

服國而且自服矣然為晉驅陳者楚也焉

楚淮與國有貪欲之臣也可不知所成焉

晉侯之弟揚十弟亂行於曲梁曲梁晉地魏絳

戮其僕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

揚于為戮何辱如之也或辱必殺魏絳無失也魏絳

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

辱命焉將自米陳情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以情書

僕御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

使臣斯司馬也斯此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上命軍事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五襄公三年 九

有死無犯為敬君召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

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于無所逃罪不能

致訓至於用鉞以鉞斬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

心從君請歸死于司寇公既而出曰既亦足寡人之

言親愛也親愛其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

能教訓使于大命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

之過終若死此過敢以為請辭切而情懇晉侯以魏

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歸自與之禮食使佐

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代襄士富為候奄士富士會

老

吳以孫豹如晉

此初議喪制季孫欲如此以行妾禮臣庶請季子

曰匠慶魯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禮成也以夫人終君也疑於襄公之不終君長誰受其咎言公長時當時委子為君皆以小君成其喪以爲禮文子欲初守古禮而時人不知故匠慶為此議率用夫人禮初季孫爲己爵六饋於蒲圃東門之外文子樹順飲自匠慶請本爲定制季孫曰略略相違也令其匠慶用蒲圃之制字孫不御止也即同制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初季孫無禮於穆姜取其之以爲己取其制以葬定制而季孫亦不可止季孫有古禮不以夫人制定必自及之古語不終君之疑者蓋前此既有借之者臣子能不爲其罪乎故相率以從其過也時之所趨禮遂成焉生母遂得爲夫人矣雖有君子能違之哉君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五襄公四年 主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晉侯享公公請屬節節本

小國欲使屬魯如須句趙史之止使助晉侯不許孟

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齊楚而願同事君誠心勿無失官命無失晉官微求之命鄒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司馬掌諸侯之賦求屬鄒則不賦于司魯賦敝邑獨小關而爲罪國小貢賦寡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方伯長諸侯任征伐會盟之役前必有其所出焉文王爲方伯書曰文王不敗盤于遊田以庶邦唯正之供是也晉建中夏之霸而諸侯聽其政亦至弟求焉亦足戒矣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問陳問其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五襄公四年 主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子得也嘉父其吾名孟樂其臣

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與晉和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

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

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國人

相代待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原野棄武羅

西人舉之賢臣

明寒國君名

以為己相用夷

于內，而施

樹之

不校將歸自

其于不忍

南國色

不德于民

卷之二

氏收二國之燼

康誠澆于過後

失人故也

日官實錄王

芒芒兩跡盡爲

寢廟賦有茂草

者茂草以安禽
相安則有德。

其國恤而思其

不悞于夏家。宋、并

獸臣虞人自稱
而曰告僕夫以

及后羿事以諫公曰

大如和戎乎對曰

主可買焉也

邊聞不聳民猘

我欲事

不勤甲兵

卷之四

侯魏絳

岸之吉以爲

卷之二

月。邠人莒人伐

仲也部屬魯國

備良馬。係於其

蕭之以戮之孤

朱儒是使朱

小故

兵樂民者戒

自始至今不足

至自晉

春公至自晉。

仲尼平日記錄原有一冊及作春秋時魯史年時接次續之其左適與經同文亦不夫之

王使王叔陳生慰戎於晉王叔陳生周卿士晉人執之士

戎患於周王使告之方伯王叔反有二心于戎故執以告王所以懲不忠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伯公子發來聘于國即公子發通嗣君也

鄭伯公子發來聘于國即公子發通嗣君也

叔孫豹帥世子巫如晉

穆叔說帥大子于晉以成屬說見也前年蒯屬帥故將帥太子巫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五 襄公五年 六

也魯之大夫

小國之君比于大國之上卿其君之世子比于大夫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食于難澤之故

晉人將為之合

諸侯使晉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

吳于善道

晉悼公復霸善政之聲聞于遐邇中夏無不同之

秋大雩

秋大雩旱也

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雩秋雩非過也然經與傳同文是以傳別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討治曰由令尹子辛實使欲焉乃

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

王於是不刑刑法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

令集人來定此通詩疑疑正直局局明也講事不

亦當講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封魚石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五 襄公五年 七

經所以懲臣之貪而傳原其陳叛之故則在共王之無信並垂戒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郈人于戚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穆叔以屬節

為不刑不德晉侯既以為屬國既而見節使節大

夫聽命于會使壽越在會故亦稱人

公至自會

冬成陳

成之會不楚也會吳不會楚可知也成陳以禦楚可知也晉合中外一十四國之諸侯不以兵車不

亦盛乎而楚獨為敵其為德也矣而其為勢也為天下後世之為楚者當知所懲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去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楚子囊為令尹即公范宣子曰我與陳矣楚人討

武而立子囊必改行改行于平而疾討陳也陳近於

楚民朝夕忿忿無往乎危示在朝夕行陳非吾事也

及陳之而後可可相安冬諸侯成陳子囊

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此存范宣子之言以廣爭奪之地也夫有益於陳

誠不可以不廣也不廣也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五 襄公五年 太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昨附室以宗器為葬

備季氏家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

重器備器謂鐘鼎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

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此表季文子之忠以示勸也公與大夫其臨喪者

喪位以行欽可謂有禮于卿之喪矣而文子之急

公室而忘私室亦可以當斯禮而不謂忠乎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客卒

杞人春秋未嘗書名此始書之傳言

其故見非有喪葬之異敬記而已

夏宋華弱來奔

宋華弱與樂養皆宋少相狎長相侵又相謗也

宋之弱則相毀子高怒以弓拮華弱于朝

使不得說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而拮於朝難以勝矣

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同年有貶貶之

季孫如晉

晉人以郕故來討曰何故亡郕

子孫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十一月齊侯滅萊

之公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開萊

春秋疏畧

於堞堞土山也

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

萊棠共外浮棠奔棠

公初即位邾子來朝

七年邾子來朝

七年邾子來朝

七年邾子來朝

七年邾子來朝

七年邾子來朝

七年邾子來朝

七年邾子來朝

七年邾子來朝

七年春邾子來朝

而先當責乎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而可見矣禮必有費賂謀亦有費何弗以禮

夏四月三卜邾不從乃免牲

吉也

則邾不從以所農事也

故敗於邾邾而後耕

邾宜其不從也

春秋疏畧

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

南道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隄正

而城

此三桓強之始也

張其小邾之妾與是役

追其後凡子使季路帥師

費

費

費

費

秋季孫宿如衛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叔
即公孫利聘在元年報遲
故以辭謝之非有二心

凡他國有聘禮至宜當年或次年報之緩焉則恐
有貳之嫌非所以講信結好也如不得已而緩報
則又必有辭以謝之以明其非貳所以補闕
也此禮之尚辭讓故傳留之為後世法焉

八月論

災也八月夏之六月禾方茂
而論死不言不為災即災也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
穆子韓獻子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引召南詩言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春秋職畧卷之二十五 襄公七年 主
不能躬親政無忌不才讓其可乎無忌穆子名中
事民不信服無忌不才讓其可乎用曰才言廢疾請

立起也宜子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
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雅詩小

安共恭介恒民為德靖共所以恒正直為正事本直
善景大正曲為直事雖委曲而為有德正直為正而一主

是則神之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穆子言起
可庚戌使宜子朝使韓起朝于遂老韓厥晉侯謂韓

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能讓賢所以
此表韓厥二子之賢以示勸也穆子能識其弟之

仁而遜位晉侯又讓穆子讓賢之仁而官之仁道
可不勸哉君子於無忌晉侯之仁而官之仁道

言仁亦可以識仁道無定辭也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報非而尋孫桓
子之盟三年成公登亦登一等今並登時叔孫穆子相

相趙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吾子
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未知有勿過吾子其少安

也孫子無離亦無懷容也穆叔曰孫子必云為
臣而君過而不後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

蛇詩召南委蛇頌言謂從者也順衛而委蛇必折
蛇之道也

人臣出使他國與國君相亢登降之禮有失過之
大者也况聞過不改此屬何心因所必失故舉以

春秋職畧卷之二十五 襄公七年 主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晉悼復弱不思所以服楚而區區與楚

爭陳亦失計矣霸之與否豈在一陳哉
鄭伯死頭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公與子罕
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公及子

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子豐欲慰諸晉而廢之子罕
止之及將會于鄆子朝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

諷殺之及鄒子朔使賊夜弑僖公而以虐疾赴於諸

侯鄒地魯史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

此為無節于臣下者示戒故曰若使臣以體臣事君則忠無史也故從赴不書弑若凡子作經何不

陳侯逃歸

陳人忠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執公二慶使告陳

侯于會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

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二圖

此以君臣二志示戒君臣而無二志平日協謀與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五僖公七年

語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六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泰校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昭三年鄭子太叔云文襄之伯也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皆德曰哀諸侯朝聘無復定法今晉悼公復修伯業公於八年之中已三朝矣既朝其勤又不敢怠因請聽數率以為常此可見無節之過未可行於天下故以示戒焉

夏葬鄭僖公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朔謀子朔先

之難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六僖公八年

之罪以係擊孫孫出奔衛

此書孫之權以示戒其力最大而其機易發故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燹鄭人皆

言唯子產不願子產子國子耳小國無文德而有武

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

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

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命

起師行

子驥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微而師徒以討亂，累葉人不從。

咎也失君之官之歸也取不乃命百司君子以爲

未詳。言伐問於士彛曰。吾聞之。朱彛方。是乎。知有天

道何故上弱士強而子莊子也莊子也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內音火是故味為鵠火心為大火古之火正季火有功封為上公祀為貴神心大以火正祀享心是或以火正配享柳星也食享祀也或月鵠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季秋建戌之月六火畢試在日下不陶唐氏之火正閼伯見則崇民放火是謂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閼伯高辛氏子傳曰遷閼伯于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閼伯內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之祖也如代閼伯之商人問其禍敗之學契於水是以日如其有天道也是以遇有穀隙之日而加將有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其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六襄公九年大

夏李孫宿如晉

夏李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報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姜姜薨於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控僂如欲廢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五爻皆變不變謂艮之八五以六變惟二得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澤雷隨隨其人不變故為八

出也吾必速出五爻動以之卦占史以隨從也無美日云是美自占日史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遇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可謂元婦人從人者也在下位已非不可謂亨元矣又注亂不仁何謂體元不靖國家利致由害康宮曰害棄位而效不可謂貞致注之別之貴以行注有因德者隨而無咎從善自我皆無之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六襄公九年七

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穆姜達于易理知吉凶之道方何以中則辨也而行之則淫亂知惡而取之以自暴廢則天下後世有傳通明辨而亨無益者皆可觀穆姜而自勵矣志不立行不篤之故也余謂凡占五爻動當取本卦及之卦象辭占之本卦艮其背云云止于東宮之義也之外隨元亨利貞无咎者穆姜自今止于東宮終守婦節得改不善而隨善也無咎者善滿過也其於仁禮義智得補其過故无咎傳并示法

秦景公使士雅音妍來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人所能各舉不失選得所官不易方方音宜也所宜之入其耶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兢於教于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日農商工皂隸不知遷業不

業則業必精有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代韓厥
桓則安分盡善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代韓厥
所行范匄少於中行假而上之使佐中軍上佐已
韓起少於樂壓而樂壓士魴上之使佐上軍上佐已
起佐之將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將
下軍將佐之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將
之終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官相讓則下當是時也
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國之王曰吾既許之矣
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武城

楚秦人使晉侯能報也

此見白強音雖大國必畏之可為
萬世法者也自反可矣何求人哉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六 襄公九年 八

四月而葬連晉喪多而禮重以穆姜注亂之故
故不成禮乎禮雖不為不賢者設然葬葬小君
之以禮矣禮之名而不成其實此魯史
之法昭宗之典雖尊者之惡亦有慈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郕從

荀偃士句門于郭門郭門鄭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

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滕人薛人從樂壓

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邾人邾從趙武魏絳斬行栗

鄭人所送甲戌師于汜汜汜鄭地令于諸侯

口諸器備盛饌糧歸老幼示將居疾于虎牢病者肆

晉圍鄭救晉軍之有過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
晉圍鄭晉者而後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
晉圍鄭晉者而後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
晉圍鄭晉者而後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
晉圍鄭晉者而後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
晉圍鄭晉者而後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
晉圍鄭晉者而後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
晉圍鄭晉者而後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
晉圍鄭晉者而後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
晉圍鄭晉者而後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

三分四軍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迎楚於我
未病楚不能矣受鄭成則我不與晉各猶愈於戰暴
骨以逞楚楚楚楚不可以爭言當以謀大勞未艾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謀慮冬成故無戰
勞力爭國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
故有戰十二月己亥杜預謂以同盟于戲鄭服也戲鄭地鄭
長曆推之經誤傳以同盟于戲鄭服也服故言同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六 襄公九年 九

戰于公孫舍公孫舍之子及其大夫門子門子鄭

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曰自今日既盟之

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

公子驍趙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天國之間大國不

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以其扶使其鬼神不靈欲其罷

祀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墮墜無所底告墮

展底政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

一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言大

我然服之荀偃曰改載書言有異志公孫舍之曰

昭大神要言焉昭然大神之而若可改也大國亦可

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言晉實無德音及鄭而非禮何以主盟？始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修德息師則講信遠人將至，謂楚人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先後昔門三武子三分曰：「軍之敗以從古禮。」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鄭地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歸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子展不失此取如武子之言，以示勸，雖用師不尚武也。始不飲，以諸侯既而自反，以圖休和，晉悼復前送春秋疏舉卷之二十六，美公九年十。
又復伐之，此所以不比純王之道，亦可戒矣。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在成十晉侯曰：「十二年，天是謂一終，三星終也。」歲星十二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謂成人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晉侯欲爲公加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祿享之禮行之。」冠今武子備具以金石之樂節之。以樂節焉以先君之禮處之。諸侯以始親之廟爲祫氏祫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假借也，借其禮樂之器，宗廟之處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

之晉。假鐘磬焉，禮也。蓋言出師教文主祭，父主殺，則器焉，故爲合禮。不俟歸者爲此存冠禮之變也。而古之冠禮亦明以見。
楚子伐鄭，以成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蟬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實主也，言非本心所臨，唯信以誠信之心，信者言之瑞也。瑞符善之主也。是故臨之以盟，與心相符，主于此明神不獨要盟，明不以要盟爲辭，背之可也。此言盟事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春秋疏舉卷之二十六，美公九年十。
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楚莊夫人卒。其王王未能定鄭而歸。
此將盟之理存焉。不在鄭鄭之是非也。故曰：「結以存心，傳以窮理，究之窮理亦存心也。」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貸民，自公以下也。公君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公家無禁民，亦無貪民。民不困又教新以幣更幣，易牲牲以特牲，舍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而已。行之期年，國乃有節。君臣上下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與，謂十年師牛首，十一年師向，此言息民之效也。後世往往不肯息民，恐示弱于人，而孰知爲自強之務乎？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十年春會于柤是會吳子壽夢也子壽也壽三月

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高厚

而皆不敬厚與先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十九年齊

十五年秋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書春秋始事也又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六襄公十年

晉荀偃士句請伐偏陽而封宋向戌焉偏陽在魏

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

以出門者執事之不以言多力狄虺彌建大車之

左執之右執戟以成一隊執戟持戟孟獻子曰詩

所謂有力如虎者也鄭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城而

蘇而復二者三也蘇醒也主人辭焉乃退段其勇不

於偏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涸不能歸

請班師也班還知伯怒授之以機出於其間機同機

投棄几案而立日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偏陽

而後請告於晉也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命恐自棄則

主于此見此為難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武功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六襄公十年

克必爾乎取之此罪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

偏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偏陽言自會也

言則賜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

諸侯宋魯於是觀禮禮儀中自宋魯二國而二代

也。趙誠也。以大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房夏非當卒見
旌表誠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表誠其行。列。
去旌卒卒而還。及者難疾。晉侯懼而退入于房。
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奔走還。荀偃不可曰。我
辭禮矣。我欲以不敢附天子。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
加之。鬼神則無。我自有禮而彼無禮。猶有鬼神於彼。
也。以假于子也。獻于武宮謂之夷。非夷而假。
陽。其也。使周內史。還其族。納諸霍人。禮也。內史。
居霍邑。以奉祀。此滅國之禮。霍晉邑。師歸。孟獻子
以泰。董父為右。生泰。不效。事仲尼。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六 襄公十年 五
足義也。即孟獻子之賢。亦以勇力是尚。則不免。爾
俗之訓矣。或詰於沐。曰。謂傳孔子作。何不諱其父
不知傳亦述。非作也。此晉之秉耳。且臨文不諱。况
作經乎。勇力雖不足。尚然亦生有與。實天地之所
鍾也。故莊生仲尼。董父生不茲。傳末并及之。此又
孔門弟子之筆。同為傳焉。總之聖人唯欲無理無
事不虛之春秋。雖身家之事。有足為後世勸懲。亦
不為諱耳。聖人所以開萬世之知覺者。莫詳于春
秋傳。

公至自會
會也。不曰至自偏陽。而曰至自
會。其不義偏陽之役。又可知矣。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地。庚午。圍宋
門于桐門。桐門宋

門于桐門。桐門宋

以宋受偏陽也。楚不敢同晉而伐宋。
者亦已示弱矣。鄭附于弱。亦失志矣。

晉師伐秦
晉荀偃伐秦。報其侵也。晉在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晉伐秦而有宋師。鄭子展曰。
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
將若之何。晉將危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
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
皇耳帥師。伐衛。楚令也。皇耳。皇戊子。孫文子卜追之。
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龜卜。曰。兆如山陵。有夫出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六 襄公十年 五

征而喪其雄。三句。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
夫圖之。雄。丈夫之勇也。不備其術。人迫之。孫蒯獲鄭
皇耳于大丘。大丘。鄭林

此以存卜兆之理。喪其雄。失其力也。失力于敵。其
勝事也。若今人圖喪字。必謂凶而避之。易漸之。三
志無生之氣。自必勝也。故以曉後世焉。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宋
八月

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
乎。師就己甚也。數爭周猶不堪。競况鄭乎。周以天子而
與諸侯爭。強况鄭。小國。尚不任
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
子耳。政有勝
必當任其禍。

子耳。政有勝
必當任其禍。

處盈數者自必銷故三卿有與自形之矣凡事忌已甚而况用師乎聖人屢舉已驗者前之為也而後世往往不悟也可謂已夫

我古人代我東鄰

落人開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鄰

昔人與我而魯不報今又乘諸侯之間而

公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已而鄭于牛首鄭地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六襄公十年 夫

冬殺鄭公子驂公子發公孫輒

子驂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斷其車

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言止車多過制初

子驂為田漁司氏堵氏侯氏于師氏皆喪旧焉族用

以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不逞言不可因公子之

徒以作亂八年子驂所殺於是子驂當國攝君子國

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

殺鄭公子驂公子發公孫輒

司馬侯晉堵女父子師侯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

宮之朝殺子驂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鄭伯子

孔知之故不死知而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射止等五

非大夫大夫書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子西公孫夏子

尸而追盜後追盜也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

多逃器用多喪不取而出子產聞盜子國為門者

門龍羣司具具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

兵車十七乘十二百七十五人即成列尸而攻盜而後攻盜於

北宮子驂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侯盜眾盡死侯

晉奔晉堵女父司尉尉司齊奔宋尉尉尉止子司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六襄公十年 夫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成之晉師城梧及制梧制皆鄭地

士勦魏絳成之以通鄭書曰成鄭虎牢非鄭地也言

將歸焉鄭已屬晉而晉書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

楚師不遇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

敗則可與戰矣樂驪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

兵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

戰潁水于潁曰諸侯既有成行諸侯之師既受必不

戰矣戰則下策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服也鄭服不

有秋卷之二十六公十年太

不遇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

亦涉潁與楚人盟樂驪欲伐鄭師伐涉荀偃不

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

焉而得已我無勝楚之責而得成鄭之名鄭亦出于不

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

不可命不可命不如還也不如受鄭丁未諸侯之師

還使鄭北鄙而歸致怨楚人亦還

皆成鄭虎牢美晉之不貪土也楚救鄭美晉之

不貪功也故傳詳之此晉無見小欲速之心時人

未有不以弱為強者而不知自文襄以來世主中夏

盟者賴此道也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大之

孰能傳之

公至自伐鄭

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皆周王右伯與伯與也以

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夜以說焉

說解王叔陳生之不入遂處之若王叔陳生使士句

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宰家與伯與之

大夫瑕處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大司馬下

士句聽之王叔之宰曰韋門閭實之人而皆毀其上

其難為上矣韋門結柴為門閭實穿壁為戶上說瑕

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姓用備具王賴之而

春秋疏者卷之二十六公十年无

賜之駢旆之盟伯與之祖主為王共祭祀禮曰世世

無大職若單門閭實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地

也非大臣焉今日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

流流幸之人官之師族不勝其富師族之官吾能無

辱門閭實乎唯大國國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因

言使在下之人無求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

有之所左亦左之以伯與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要

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春秋不書奔晉單靖公為

卿士以相王室陳生

此書土叔陳生以爲輔政不直者戒也而並留坐獄之法以示後世焉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六終

卷之二十六

襄公十年

手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七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涓允清參校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自伯世降爲大國本無中軍唯上下二

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穆子曰政

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

能卑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即季氏終

乃盟諸僖閔僖公之廟詛諸五父之衢五父魯地名在

乃盟諸僖閔僖公之廟詛諸五父之衢五父魯地名在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七襄公十年

今三家三子各毀其乘毀其車乘分季氏使其乘之

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所分軍乘之人肯率其邑

不入者倍征不肯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欲驅

避倍征故盡孟氏使半爲臣若于若弟使其所分之

及其子弟之半仍歸公家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

父兄歸公不言季氏盡取其一分有之叔

有取不然亦不合孟氏賢不忍盡分公家而亦

而改作也亦義辭

文宣以來政在大夫時爲之也魯未爲公室惠友

襄公幼天子受獻于老而宿衛其失遂欲盡奪公

室之有作三軍以屬三家魯於是乎無君當是時

穆子猶在而穆叔亦稱魯向迷不同止之而亦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敬謹而郊者農於耒事敬之至也不敬猶不郊也
然則已明之矣猶不改國仍舊四月之故四卜之
終而明神終不從焉遂亦終
廢大祝周公之道不誠衰乎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與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也
楚要於晉晉不吾疾也
疾急也晉不吾疾楚將辟之
晉若急于爭鄭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
楚實不勝敵晉何作何計使晉致死力爭鄭而楚怯
而後可固與也
避而後鄭可固服晉觀此言可見晉
往往避楚
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
為養勇
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
近鄭故能數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七

襄十一年

二

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驅場之司惡

於宋以侵之宋向成侵鄭大獲于展日師而伐宋

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也吾乃聽命焉且

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

子展侵宋

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伯也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成先至于鄭

于東門齊大子光又先至見其莫晉荀偃至于

西郊東侯許鄭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鄰六月諸

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地皆鄭地北行而右還次于瑣西轉為右還

圍鄭親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陰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

七月同盟于亳亳城鄭地鄭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

侯謂諸侯威諸侯道敵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罷

而無成功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蕪年蕪不恤災

有求心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蕪年而不恤災

毋蕪山川毋保姦藏毋留惡人救災恤

謂盟同好惡辨王室辨助或問茲命也司慎司盟

二名山名川華神華祀在祀先王先公主周先王

七姓七姓晉魯衛鄭曹滕皆姬姓鄭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七襄十一年三

亡氏路其國家氏氏路其國家

所謂三駕之二也此篇取直于不慎必失諸侯一

語為近道所以諸侯不試也故其盟辭無私一國

之語實可知矣至於鄭人失道不修德事晉而為

委曲之謀欲成一晉而數致侵伐土地人民先已

蹂躪傳故亦以示懲焉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

伐鄭鄭伯逆之迎楚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

伐鄭仍夏諸侯鄭人使良霄鄭大夫大宰石癸如楚告

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使君若君能以玉

帛將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書曰行人言使人也使人非主事者可知不遇通諸

侯之師親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

晉武人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

二月戊寅晉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故庚辰救鄭四

晉禮而歸之納斥侯傳正之蕭魚鄭地禁侵掠晉侯使叔駘告

于諸侯叔駘叔向也告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

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教有寡君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七 襄十一年 四

聞命夫晉有德義假諸侯之命鄭人賂晉侯以師悞師

觸師晉樂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輶皆兵

凡十五乘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輶皆兵歌鐘二肆肆列

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在門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誰和

合九大會請與于樂之此皆歸國除曰夫和戎狄國

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無怨君之靈也也

日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

樂而思其終也居安樂思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

其能保也

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師從時以

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

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屬之而後可以殷邦國同福祿

來遠人所謂樂也安若也德即下義禮信仁四之字

有樂之數則書曰居安思危命書說思則有備有備無

患思則有備有備無患以此規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

微子寡人無以待戎於戎不能濟河有戎患不能

賞國之典也藏之盟府司盟之府存不可廢也子其

受之之謂終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七 襄十一年 五

之所以不可敵也至晉悼不伐三駕之盛而後陳

其本在和戎正華魏絳明樂以安德之說而後陳

為後世君臣立法者也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傳是秋九月書在冬十二月者事已而後去也

能爭鄭必不執鄭使楚執鄭使已示勇矣而後去

天下共尊一伯其去共尊一王亦不遠矣其不能

以自高天下而區區

冬秦人伐晉

秦庶長繆庶長武師所伐晉以救鄭庶長秦得也

先入晉地士防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
以師為之。壬午武濟自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
少弱忽之。

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櫟晉地

以晉之大師之勝而敗績於秦傳故也。詳之以深為少敵易故首示戒也

于有二年春于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台魯邑季武子救台
遂入郕。郕莒邑取其鐘以為公盥。為盥器

莒人伐魯而不報君子懼之矣懼其能謙者其勇
不可當也故為至愚聖人作傳亦非僅記魯莒
事也明此道於天下後世矣。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七 襄十二年 六

夏晉侯使士魫來聘

夏晉士魫來聘且拜師。拜謝前年聘禮也拜師亦禮也以前主而猶不廢禮所謂無勇而威者故足示勸焉

秋九月吳子乘卒

秋吳子壽夢卒。乘名壽夢臨於周廟禮也。臨哭也

王廟周公出於文凡諸侯之喪與姓臨於外。於城外

哭同姓於宗廟之廟。所出王同宗於廟之廟始封君同族於
廟廟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之遠
為邢凡蔣茅昨祭臨於周公之廟。即周廟也六國皆
周共祖

周公

鄰國有喪同姓皆臨哭之禮吳魯之
同姓國也久不通于中夏故吳不計而哭亦國
之始也故始臨所以並詳其同異親疎之
不同而天下後世於是乎可以識臨禮矣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冬楚于囊秦庶長無地。秦庶長伐宋師于楊梁以
報晉之取鄭也。楊梁宋地名

楚不能與晉爭鄭能與晉爭宋平亦云報而已
又奚必報哉皆足為不修德而從多事之戒也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
王之禮辭有之。先王講禮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
曰夫婦所生若而人。謂嫡妻妻婦之子若而人。謂非

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謂父之女則曰先守某公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七 襄十二年 七

之遺女若而人。謂侯為天子守土齊侯許晉王使陰
里結之。陰里周大夫

此取晏桓子之言以存求后之禮焉故史無而傳
復詳出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備以己女及父
祖之女對以聽天子之采擇也諸侯何非甥舅之
國姊妹之貴而尊卑行禮竟可以不論諸侯嫁
女猶若之求臣賈而已行禮其足計哉

公如晉

公如晉朝且拜士魫之辱。辱謂前禮也

如晉者朝也禮也不為報大夫之聘而末也然既
明矣秦一拜謝亦禮也此當是前歲朝聘之數時
定為省儉之禮當朝不必又報聘過為玉帛
之費節日之煩也傳故特曰禮也以示法耳

秦意歸于楚秦女為楚共王楚司馬于庚聘于秦
夫人歸謂嫁也

為夫人寧。子庚莊王于午也諸侯禮也。

此即奈蘇事以存歸寧之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後世何可以不識之。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告侯出師其事政則告至其行重則飲至有大功勞則動主事偏行一禮則亦甚至悉周乃不書此則晉無功可書而獻子書勞於廟何哉蓋表功勞易有校居尊優之心而能不憚其勤以盡其力則外以勤勤內以保國在此勤也故獻子以之慰先祖者師以之勸幼君可不謂得其道乎。

夏取郟。

夏郟亂分為三。郟小國也國分為三部各相侵伐。師救郟遂取之。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七 襄十三年 八

魯師凡書取言易也。不用用大師焉曰滅。用大師則曰伐。弗地曰入。勝之不用。其地曰入。此兩示戒也。小國急自治。魯恐不保。急合力。猶恐不眾。况分戕以自亂乎。魯救入而滅之。亦大非忠厚之道矣。故傳皆為戒辭焉。

荀彘士魴卒晉侯蒐于絳上以治兵。因蒐治兵。使士魴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彘。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與荀彘有處而能請從伯游。荀彘將中軍。士魴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樂歷將上軍。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

武自新軍起。韓起佐之。樂歷將下。四等代荀彘。

也晉國之式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化也。君子曰。義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歷為汰弗敢違也。

也晉國之式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化也。君子曰。義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歷為汰弗敢違也。

也晉國之式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化也。君子曰。義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歷為汰弗敢違也。

也晉國之式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化也。君子曰。義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歷為汰弗敢違也。

也晉國之式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化也。君子曰。義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歷為汰弗敢違也。

也晉國之式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化也。君子曰。義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歷為汰弗敢違也。

也晉國之式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化也。君子曰。義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歷為汰弗敢違也。

也晉國之式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化也。君子曰。義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歷為汰弗敢違也。

也晉國之式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化也。君子曰。義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歷為汰弗敢違也。

也晉國之式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化也。君子曰。義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歷為汰弗敢違也。

也晉國之式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化也。君子曰。義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歷為汰弗敢違也。

楚子疾告大夫曰楚共王名審不殺不德少主社稷生

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師保

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夫總言少小不蒙六年以

大之靈復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春秋之

許能受過楚共王卒于囊謀為謚大夫曰君有命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七 襄十三年 十

共共恭大天從之

此存證之道以為法天下也古者終葬歸諸是

有一可謂則臣子不忍毀沒其君父也至夫惡益

共王未有大惡而能念過不忘欲受惡益以自贖

日即出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

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覆伏子庚從之戰于庸浦

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夫道哀喪

之所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弔恤也不恤昊天

冬城防昔事時也於是將早城城武仲請俟畢農

事禮也使民以時與武仲以示勸防城氏邑也魯欲不

鄭良霄大宰石奚猶在楚石奚言於子囊曰先王

下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年一舉也重也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七 襄十三年 十

勝晉即謂良霄良霄特位通鄭君止于楚皆除鄭喪

用之則鄭君臣日以和厚疾楚之執其臣親晉益

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率引也不

猶愈乎之勞不見用廢其使楚楚人歸之

此即石奚良霄之言以存卜征之法于萬世也

十有四年楚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

人衛人鄭公孫盛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吳于向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向鄭為吳謀楚故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也吳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之用制其首與晉路之也路何以免

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給晉役以從

執政猶役志也志無豈敢離邊也

乃實有所聞以攜諸侯也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

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

不與於會亦無骨焉會同賦青蠅而退

宣子辭焉辭以使即事於會成體幣也

於是乎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

魯幣而益敬其使叔老祥伯之子子齊子介則也輕

反之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七 襄十四年 主

會同一事有晉人而天下畏罪矣而諸侯服德矣

則嘉善而不備者將日遷矣敬魯使以表不備

吳子諸樊除喪此春十七月登既葬而除喪

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

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將立子臧五年子臧去之遂

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

君故為義嗣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

以無失節固立之諸樊堅棄其室而耕子為農乃舍

之

此存守節之賢以季札為世法也使人皆知有

節之可守則千乘為輕矣亂臣賊子何自出哉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大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孫公

齊人晉人鄭人鄭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延之役此役始於晉趙樂鉞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

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報櫟之弟二

戎右敢不恥乎鉞蓋憤與士執馳秦師死焉士執

反士執士樂鉞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

也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殺之士執奔秦宋氏伐秦見於是齊崔杼宋華聞仲江

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皆服而朝

日旰不召也旰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

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

人使孫氏邑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太

樂官巧言大雅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東無拳無

勇或為亂謂戚邑居河上公飲以明文子為亂河上

大師謂不師曹請為之樂工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

之琴師曹輟之公怒輟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

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既歌恐制不解又

劇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先發并帑

於戚帑妻也而入見蓬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七 襄十四年 去

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遂環將為亂對

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雖奸之庸知愈乎言更

必遂行從近闕出懼難欲公使子蟠于伯子皮與孫

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丘宮近戚地四月己未

子展奔齊子展獻公如鄧南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

殺之子行擊公公出奔齊孫子追之敗公徒於阿澤

名鄧人執之執公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

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佗與公孫丁御公子魚

日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子魚射為禮乎言從禮射禮

射兩鞫而還鞫車轡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

射者

反之作不從丁學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中作

子鮮從公公母及竟齊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宗

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獻有罪

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廟

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中櫛事先君而暴妾

使余三罪也言事定公為夫人而告亡而已無告無

罪言止其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瘞問君不

撫社稷而越在他竟厚成叔魯若之何不弔以同盟

之故使瘞敢私於執事曰執事謂平衛有君不弔有

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七 襄十四年 去

君不弔不弔其臣臣即不敬故其君君再不克故其不

何臣亦不弔臣職而叛矣皆淫惡日積之所發洩其

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魯弔曰卒臣

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即就也

悼自傷以為君憂謂魯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

又重恤之先憂其君又憂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賜

拜而又拜其臣為重恤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

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縛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

外母弟縛能無歸乎齊人以邪寄衛侯邪國齊所滅

及其復也以邪糧歸言其貪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

將殺之殺衛辭曰余不說初矣初不悅于余狐裘而

將殺之

蓋以孤為妻至美以美為輔則有少萬救之術
人立公孫劉劉公孫是為公孫公孫人孫林父
不廢相之以聽命於諸侯之命衛侯在祁驕乾如
齊信衛侯曰信衛侯與之言虐之言暴虐退告其
人曰統之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
言而不變何以復國于展子鮮聞之見滅絕與之
言言義理滅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
或說之或推之以強其君從己欲無入得乎二十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七
衛侯初立定姜已為社稷之憂及奔而告無罪定
姜又三數之歸人衛人皆惡其黨藏武仲信之猶
有愛上之議及去都而歸其無道也亦多矣
師曠之言蓋通論哉故魯史為自出之辭若無與
於其臣者大亦惑也然孫子豈無罪哉戰時諸
臣子展子鮮臣教外內傳皆有夷辭焉其欲復之
細必備不厭煩費似非孔子所務不知述古事不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去之合諸侯三軍
成國不遇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
三軍可也於是知期生盈而死期如璧之長子
盈生六年而武子卒莖裘亦幼皆未可力也新軍
無帥故舍之姜士助子十三年荀營士助卒其子皆
功承任為卿故新軍無帥不立

先領於下軍師猶未決去之茲決於禮制以
房之故足法未亦何嘗損于晉師之盛哉
師曠侍於晉侯太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
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
民如子益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
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其民置神之祀
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
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佐使
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
室側室支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士有朋友庶人工
有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七
商皂隸牧圉皆有親屬日皂屬於史日隸屬於牧
日馬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過則匡之忠則救
之失則革之有過失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
察其政補過察史為書太史君詩為說歌詩以工誦
箴諫工樂人也誦箴大夫規諫規正士傳言位卑傳
庶人諷諷誦詩也商旅于市教陳也陳其貨物以示
工獻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夏
風無道人行人之官以金鑄木官師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相規正無事阿諛凡工亦然正月孟春於
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不諫則君失常天之愛

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也而

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達棄天地愛民之性

此師論至論也故孔子取之以告天下後世之為

若者自可乎此則弑逐之事無矣而亂臣賊子不

不致書上而偏題下非天理之大公矣

宮人侵我京師

於書者人言余謂不然未入野國屢侵東鄙矣

其則物而去書書記之以為整備焉若果

故因兵起何魯魯相會盟不聞有言乎

武建公于白師師伐吳

子囊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子囊師于棠以伐暴

春秋疏卷之二十七 襄十四年 子

自是方之隘要而擊之險阨地楚人不能相救吳人

敗之代建公于宜殺

子囊自將而况用之而弗微民命豈不慘

公子曰此類屢示戒焉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也定公到夏曰昔伯舅太

公右我先王助也股肱周室師保萬民

之與蔡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也

之與蔡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也

天子將皆于諸侯則先加褒顯亦禮也傳於

此留之以示後不然則等于列國之文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甸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黶莒

人邾人于戚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荀對曰不如因而定之

衛有君矣謂已代之未可以得志衛人不圖法公而

服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後就安撫

之仲施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云固存國之

道也仲施見左相推若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

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既不與衛謀之為君則則可定矣此謂師職之說

也若果則亦昏亂討之不晚晉師之軍可動也

春秋疏卷之二十七 襄十四年 子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春秋疏卷之二十七 襄十四年 子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泰校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地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

見孟獻子尤其室尤過也物過曰子有令聞而美其

室非所望也子之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

重勞且不放間已賢則有間隙

此表二子之賢以爲世法也人之修德者不取美

其室室美則其心思之所在已有存之矣此向子

所以受孟孫也而獻子之畏重勞及爲兄受過又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八 襄十五年 一

劉夏適王后于齊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官師劉夏也劉采地

不書字靖卿不行本使卿逆夏從之而非禮也

天子不親迎使上卿逆而同時諸侯主行事焉禮

也今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而單公不行故

止也故傳明其非禮以示戒焉

建公子午爲令尹康公子罷戎爲右尹爲子馮爲

大司馬子馮叔公子囊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

馬屈到爲莫敖屈到屈公子追舒爲箴尹追舒莊王

屈蕩爲連尹黃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

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觀心

無觀觀以詩云嗟我懷人寔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

公侯伯子男句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周

南后紀志懷官人祇備置其官各得行列周備也

行則也自王以下各任其職而采衛五服之名

此著楚官人之事以爲世勸也楚之官人豈遂

能如文王哉然其志固即其志焉必有所濟矣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鄭人以子西

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子之父皆尉氏等以馬

四十乘百六與師後師魯三月公孫黑爲質

焉公孫黑子質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司齊與之

與良司臣而還之以司臣爲託諸季武子武子實諸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八 襄十五年 二

下安司臣于鄭人隘之三人也此三人司臣獨在

師悲過宋朝將私焉私小其相曰朝也相師悲曰無

人焉言無人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悲曰必無人焉若

翁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暇必無人焉故

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易換也言不爲子產殺三盜

也得賂而後歸之是輕千乘之相換一淫樂之暇

自知淫樂而子罕聞之罔請而歸之淫樂于鄭

未翁不知也人令人自立者也司臣盜也何足貴以

而得免人可不務善乎師悲淫樂之暇也何足取

能納言改過皆本無志而能自立者也人亦孰不

立者哉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

師城成郭成魯邑

夏齊侯圍成成魯邑於晉故也齊將貳心於晉侯魯起端於是乎城

成郭郭郭

齊不欲事伯而貳之恃強大也晉悼復伯齊雖皆小弱之類耳如貳之莫若師文王文王以方伯行于天下者也不能為霸又不能服諸侯大無志而可成者也誠以備難不為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楚天受也杜預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

邾人伐我南鄙

秋邾人伐我南鄙邾亦貳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晉侯有疾乃止父晉悼公卒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 襄十五年 三

遂不克食

邾莒與齊皆屢受晉盟稍有可乘則貳之魯居東上以當諸侯終始不變此其意勸各有在矣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卒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夏子西子靖送葬

大夫奔喪鄭送葬禮也鄭得之矣存以示法李氏曰悼公其猶有君人之資知以道養心歟人國之明日遂不臣者七人八年九合勸於安夏三分四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

玉人治玉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

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

其寶藉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必爲盜納

此以請死也請免子罕實諸其里子罕使玉人爲之

攻之政治富而後使復其所所其家也

此存子罕之事以示勸也後世君子不恥貪以飲

之所及雖一事之微推之皆非淺鮮之故

十二月邾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于晉范氏邾人既誅女若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 襄十五年 四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魯送葬故書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濩梁濩梁水出河內東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向也

君若臣爲中軍司馬張老之所奚韓襄梁盈士孰爲

公族大夫韓襄無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脩官添于

爲沃改服既葬改喪服也將官選賢能也而次行祖

梁之自故速葬也祭行冬祭于三月皆非禮晉守

而下會于濩梁濩梁水出河內東命歸倭命歸倭曰

晉侯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犁比莒子莒也且曰邾

齊楚之使邾莒本附楚

此皆晉平公之急諸侯以存有城之道焉邾莒使
魯悼公欲討木克而齊又因而成晉此實悼公弱
力之關也平公成父之志如不能待於是邾莒敗
侯田皆復魯君之無功得執不庶幾可以仰安乎
而夷葬之關失平公亦非敢諱焉為先君成其宿
志身受過可也為中夏平其險峻一人有憾可也
非聖人作傳其誰能之倘執邾莒敗服一節以經
知仁其何謂焉學者詳之

戊寅大夫盟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各

古詩義類以合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
今日和難之也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 襄十六年 五

有異志矣齊為大國高厚者此使諸大夫盟高厚高

厚逃歸有異志故也於是叔孫豹荀荀偃宋

向戌衛甯殖鄭公孫燕小邾之大夫盟曰討不庭

小邾大夫例不書

此乘異志之戒者也自悼公不特盟以結諸侯故

平公始為梁之會亦不盟也惟齊人有異志形

于詩歌然後有大夫之盟而高厚逃之

豈不為抱異志者之羞哉是示戒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傳見前以歸者歸晉也凡執諸侯必

歸京師之義已不見矣亦示懲也

齊伐我北鄙

齊也與之以無禮之極即敗後從之矣

於此見魯之可動而齊之為可怒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地也受也記魯地震恐不止魯地震也震動也地
以厚德載物萬物藉之以安寧也也以必不動之
物而動則其動之物失其載矣可不懼乎

叔老會鄭伯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男請遷于晉許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

晉人歸諸侯許之從者鄭子蟠問將伐許遂相

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許有宿怨穆叔從公歸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 襄十六年 六

子帥師叔會晉荀偃晉曰會鄭伯為夷故也

鄭伯不當親行親行是自陵夷其位以等諸侯之

大夫也故史為其各分陵夷而特舉於大夫之上以

分夏六月次于域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晉荀偃樂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

公子格師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杜氏襄城昆陽縣

師敗績晉師遂伐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許不還乃

伐之

晉卿主兵而鄭伯親行將以為屬乎故為此書以

見名分之不可夷也傳明之以為後世戒焉若伐

許敗楚特春秋戰伐之簡記事而已何足非

秋齊侯國孟氏邑孟孺子速微之獻子之子

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本趙莊子之勇

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

此役也莊子能避無道之齊以見勇亦不可

大雩

不書旱書大雩爲民祈雨不至災也

冬叔孫豹如晉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

未蒞紀紀二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代許不

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敵邑之地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襄十六年 七

是以大請齊人憾晉而欲解釋敵邑之急朝不及夕

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此執事之閑閑猶恐無

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小雅則司馬章封疆

賦使百姓因獻子曰賦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

社稷而使魯及此及于無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

小雅其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將執此齊人謂我魯將執宜子曰句在

此政政魯無鳩乎魯失所如鳩焉

則國請思能出一師以報復魯魯以千乘之賦

豈獨不能惟魯先王文德以朝聘玉帛之使

于境而軍旅之功則聽諸方伯故穆叔圻父湯

局之次于晉者形于至幸遠乎王至弟遠乎叔

則懷榮之爲不得已可知也進十八年秋

喪畢而後謀齊晉可謂能敦本成禮矣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宣公也宣公卒梓公華立去年晉執以歸此書卒

宋人伐陳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甲卑宋也司徒甲

夏齊石買帥師伐曹

齊石買帥師伐曹越境田于曹國之飲馬于重丘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襄十七年 八

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言林父親

夏衛石買孫劇伐曹取重丘曹人怨于晉

仁人孝子之於其親有善惟恐不能以身彰之有

惡惟恐不能以身蓋之不致少有佚行以及吾親

之孝之義也石買師

秋齊侯伐我北鄙國林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國防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前年國成秋齊侯伐我

北鄙國桃高厚圍城紆于防防紆師自陽國通城

陽陽關在泰山魯至干旅松齊不敢至防防紆耶叔紆

時賊買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叔紆孔子

仲之昆弟時俱在防三子夜犯齊師去之見三子
便送武仲於旅旅而齊師去之見三子
乾齊人殺賊堅族齊侯使風沙衛唁之且曰無死
堅謂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
於上氣沙衛奄人故焉刑臣士誠堅自言其官禮謝
以代扶其傷而死也夫木也傷痛
此者齊惡亦以見魯多勇
義之上而懲勸各有在焉

九月大雩
凡此類書以禮經之昔義若曰年雨又何義
焉經傳俱無明文者皆記事而已得失皆謹也

宋華臣出奔陳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 襄十七年 九
宋華臣出奔陳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 襄十七年 九
宋華臣出奔陳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 襄十七年 九
宋華臣出奔陳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 襄十七年 九
宋華臣出奔陳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 襄十七年 九
宋華臣出奔陳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 襄十七年 九
宋華臣出奔陳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 襄十七年 九
宋華臣出奔陳

此以華臣垂戒也雖伴失計終不自
安而奔弱人之室而先亡己之室
冬邾人伐我南鄙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邾魯齊於是為齊伐魯先君既見其于晉使視
何之會已又見其前後皆不記慮故深以示戒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功
月今九

子罕請侯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謂曰澤門之
行實與我役澤門宋城門晉口也皇邑中之黔實慰
我心黑色也子罕聞之親執朴杖以行築者而
扶其不勉者行運祭曰吾儕小人皆有闕廢以辟嫌

濕寒暑門戶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謹者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 襄十七年 十

乃止或問其故非初諫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詔有
祝禱之本也

此以子罕示勸也不以私阿君不自賢以
形人止而深厚為臣之大節也可不法哉

齊晏桓子卒晏嬰晏嬰之有子者取其粗食粥居倚廬
直經帶杖菅屨也杖竹杖官履草屨食粥居倚廬
寢苦枕草也倚廬倚東牆為之故名編其老曰

寢苦枕草也倚廬倚東牆為之故名編其老曰
非大夫之禮也臣曰唯卿為大夫

此晏嬰子以存喪禮也人子於其親之喪其哀猶
迫切之痛存乎天服食居之閒自天子達庶人並
有二子所為雖微斬之類非外之教如中則喪
者皆取安便而哀思之情即于解弛相習之久反

以晏子之禮為非禮是使至大夫可以不傷其親

矣。石伯玉曰：此可以石。其期矣。故曰：唯卿為大。大非正言也。猶言唯卿當為大夫之禮。與其易也。寧戚漸降。至神。斯為近矣。其言大夫之禮。非禮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傳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居北方。未嘗與魯接。今始來者。修好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傳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嗣于純。留于長子。純。晉人為曹故也。前年衛上。晉人為曹故也。前年衛上。

史。書。執行人。執之。非也。傳曰。為曹故。則執之。是矣。史。書。石買。從告。衛。孫。也。傳。並。書。孫。嗣。孔子。由。後。孫。買。公。道。也。而。石。買。孫。嗣。之。惡。惡。一。時。者。即。可以。為。後。世。也。故。傳。即。聖。人。之。作。春秋。也。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八 襄十八年 十一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盟齊。

傳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姜與厲公。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羣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臯言兩手扶頭也。使陽行。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作是夢。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代齊死。戰以立功。獻子許諾。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絛。玉二斂。襲玉而辭。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幾齊。乘好背盟。度慮。

神主。神主。民也。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名。稱。臣。明。上有天子。其官臣。臣。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差官臣。臣。無敢復濟。言死。唯爾有神哉之。況玉而濟。實信於神。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梁。梁之言。同。伐齊。盟。於。平。陰。城。在。濟。北。其。城。南。有。防。風。沙。衛。曰。不。能。戰。防。有。門。於。門。作。壘。橫。行。廣。一。里。莫。如。守。險。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交。如。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千。乘。十。萬。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八 襄十八年 十一
晏嬰問之曰。君固無勇。而又問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師而疏陳之。斥。陳。也。疏。陳。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旂。先。建。旂。以。先。驅。與。曳。柴。而。從。之。曳。柴。從。車。後。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張。旗。橫。行。廣。一。里。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空。營。故。也。那。伯。告。中。行。伯。曰。那。伯。晉。大。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也。班。馬。將。歸。之。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有。烏。則。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追。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隨。道。殖。桴。郭。最。勇。士。曰。子。殿。

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殺子姑先平乃代之殿衛殺馬
於隘以塞道衛恨二人早已故晉州綽及之射殖綽
中有兩矢夾照也殖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
衷殖言止則生俘女碩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
言不殺女明如日見古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友縛其
右具兩之右亦舍兵故舍兵器而縛郭最背脊甲面
縛不縛其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諸者皆衛
請攻險已卑荀假士句以中軍克京茲晉乙丙魏絳
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同處弗克樂盈
下軍十月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難門之獲秦周魯大夫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襄十八年 三
伐也難門范鞅門于難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
中示開孟莊子所甚衛以為公琴莊子述也己亥
焚難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
乏竹木二子晉大夫申池王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
于揚門齊西州綽門于東閭齊東左驂追還于東門
中以收數閭州綽以左驂延通門中往還救數閭齊
齊侯駕將走邾蒙邑大夫子與郭榮相馬齊大夫曰
師速而疾略也齊行其地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
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
劍斷袂乃止犯太子而甲辰東侵及濮南及沂水

齊桓不智背盟棄好陵虐神土昭侯伐宋昭侯無見
德天下之所同惡也一日得還志于齊昭侯又天下
之所謂也故書同盟以明志焉昭侯志于齊
而昭侯一介之上段大數閭于門中而不政問輕
之為也何故而必至如此哉天可戒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良欲去諸大夫欲專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
之鄭子良于庚弗許楚令尹楚子聞之使揚服
尹直鄭子良告于庚曰國人謂不殺主社稷而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襄十八年 古
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國新死不殺即位於今五
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殺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
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欽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
吾以利社稷也兄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
臣請嘗之嘗試其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
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在襄於是子
驥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子孔子展子西守
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合楚師見二
故楚師伐鄭大於魚陵齊地也右師城上棘遂涉類
次于旌然齊城水邊以為通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

侵費滑晉蘇于。蘇梁晉蘇于。右同梅山。見師

鄭之侵鄭東。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

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有漁水。甚雨及之。

楚西多凍。我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

擊歌北風也。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義考以

入風。南風不競。義考以。楚必無功。董叔曰。大

夫。天道多在西北。義考以。楚必無功。董叔曰。大

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晉謂諸侯皆和。睦之德所感也。外而楚子庚知之。內而叔向信之。人已不疑。雖有患不害。天時地利。不足為萬世法乎。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八 襄十八年 五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晉陽。曰。大母侵小。

晉陽即祝柯。齊邑。盟大。執邾梓公。以其伐我故。在

年。遂次于泗上。戰我田。泗水名。疆正。取邾田。自漚水

歸之。于我。邾田有在漚水北者。今更。取邾田。自漚水

是役也。結大小諸侯之信。故可動也。所齊以伸。魯

日。大母侵小。則小諸侯信矣。又遂為魯執邾子。小

公。平。伐齊。三命之服。軍。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

如。蒙。戰。趙。之。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吳。子。會。蘇

鼎。于。魯。因。為。鼎。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

先。之。荀。偃。瘁。疽。生。瘍。於。頭。言。患。惡。瘡。亦。瘡。也。濟

河。及。晉。雍。病。疾。甚。目。出。自。眦。大夫。先。歸。者。皆。反。至。者

在。魯。西。境。外。上。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之。甥。

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口。閉。宜。子。盥。而。撫。之。曰。事

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

齊。者。有。如。河。乃。賤。受。含。土。句。復。撫。之。也。瞑。目。閉。也。人

在。心。苟。所。切。而。未。遂。者。常。見。于。目。之。宣。子。出。曰。吾

聞。故。占。禮。用。含。以。慰。死。並。觀。其。日。瞑。焉。宣。子。出。曰。吾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八 襄十九年 六

淹。之。為。丈。夫。也。復。以。齊。未。服。為。道。義。是。忠。于。國。而

公。歸。闕。六。卿。之。勞。禮。也。荀。偃。如。夢。而。死。事。之。怪。異

形。亦。理。之。足。信。者。矣。至。于。宣。子。一。言。之。誤。自。誠。非。去。故。傳。備。述。其。事。以。示。勸。焉

取。邾。田。自。漚。水。傳。見。前。魯。屢。遜。邾。不。貪。邾。田。者。也。而。適。取。邾。田

自。漚。水。為。邾。者。可。不。戒。乎。為。魯。者。可。不。勸。乎。

李。孫。宿。如。晉。李。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

馬。若。常。帝。之。其。天。下。降。睦。豈。唯。敵。已。賦。六。月。有。陰。而

齊之武子因取喻天下之國皆仰而不止
齊六月小雅吉齊佐宣王北伐以勉宣子
此存列國大夫朝聘晏平昭答
之文大小各不失其義者也

葬曹成公

以成公之葬而諸侯不聞其葬禮禮不責
人也凡得為君以君禮禮之各自盡耳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齊樂結帥師助樂從衛孫文子伐齊
此傳在春二月甲寅之後告
在夏故經從夏後傳於此

齊雖受伐而末服罪此中行所以死而不與
也試再起大師則恐窮國故乘其敵而姑以偏師
假之使志不得驕

而威可得也乎

李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八 襄十九年 七

器銘鐘時應林 滅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
銘六月律故

今德在天子則銘書 諸侯言時計功武功則可銘而
大

夫稱伐代勞也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
稱

伐之例則三等之中此為最下從
計功之例則借晉人之功非己功言時則妨民多矣

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葬器
葬器謂

宗廟之
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昭先王

之德昭先王
國之無禮今將借人之功以放其死若之何第之小

國幸於大國以勝大術昭所獲焉以怒之下之禮也

此存城武仲之言
以見銘功之禮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聲姬生光以

為大子 兄弟之子曰姪也顏懿諸子仲子戎子諸

諸子皆生也 戎子雙仲子生牙屬諸戎子仲子以

子記之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 齊侯仲子曰不可廢

常不廢之常 間諸侯難 留間隙于諸

于諸侯矣 會盟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 言光已

之尊而 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

遂東大子光 廢而徒 使高厚傳牙以為大子風沙衛

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 乘靈公 光

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八 襄十九年 大

婦人之罪必有所主故 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 經

也况殺婦人不足暴尸 見 莊公即位 大子執

經為魯史聖人作傳以明其實 莊公即位 大子執

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風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怨

此者齊靈公之昏為萬世戒也智不及一

婦人矣是愛其愛與其子乎實害之也

晉士句侵齊及穀同喪而還禮也

此者不伐喪之禮以馬萬世勸也自世之誇勝兵

以逞師為英雄者自問正更乘之君子歎世之無

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 四年伐秦子六

卒魯哀公八年司徒孔質相子革子良之室子孔爲司徒革良子孔姪故相

穆叔見叔回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騶于大

齊王不同張晉叔向曰盍敢不承命淮國誰極本謂
大司馬改勢極者以爲未控想于魯叔隤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
大邦也故力向任之

是謂廢其本說也必不有其宗後十八年

親者人之本也。父也。不哀。我蒙其大矣。又焉能守其宗廟哉。本有不壞者也。或問於水曰。親也。曰。哀。性也。曰。思也。人稱予。曰。曰。石。物引之也。思哀。則哀。不。思。哀。自。不。哀。矣。思。者。心。之。官。也。思。哀。則。牛。哀。性。之。官。也。故。曰。喪。思。哀。心。性。然。也。天。下。不。思。不。思。之。人。始。石。焉。豈。少。哉。

十年春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諸人盟于向。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邑向邑在莒齊
揚之盟故也

昔數代晉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復
 自為盟以結其好傳益表晉之寬其以示勸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其置于瀘淵齊威故也瀘淵市地今

之志則亦自作之而不自勸也此聖人作春秋
之志使人隨事而興悟焉勸其所可勸
懲其所可懲不拘拘於先後得大也

秋外至白會

仲孫速歸師伐邾

邦人驛數至也。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代邾，以報之。

郭人璽嘗數伐魯晉已執而懲之驕則自瀨水矣
况夏又復盟又何報焉魯之文德將不固矣爲可
也

祭穀其大夫公子變祭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蔡公子變莊公欲以蔡之晉背楚服晉蔡人殺之公子
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處虎處寅畏公子黃之偏

[illegible]

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

棄中更置也且兄弟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
上故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公子燮來從先君以利七年
父侯蔡不能而死從與有之書爲蔡書曰蔡殺其大夫公

子癸言不與民同欲也。魯史以其不與民同欲而罪之。此傳駁史之辭。民小人也。

其欲未必不可正文侯事晉之言甚正公子穀欲從先陳
君相秦國亦甚正史以達衆罪之失矣故傳正之陳
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

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無蔑其君而去其親暴虐
兄弟謂五年不講是無天也謂亡也
大懼難容

祭公子之陳公子黃均以其正而得內博所以明禮之使後世知所望而不失正可也故易有貞凶此類是也若徒信史則黃正而變非矣傳可以不作乎

叔老如齊

齊子初聘於齊禮也初者先施之義

此者先施之禮以示勸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自道門之盟俗通而不即以致其好則禮廢而情無所安矣此禮將侯之齊恐不能也故先施者魯也魯以叔老為後世之能先施者勸焉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變天

李孫宿如宋

冬李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諸師段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八 襄二十年

重

逆之也共公以受享賦棠棟之七章以卒武子受

棟之七章卒盡八章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

魚提之卒章小孫宿如宋物盛備禮下章公賦南山

有室小孫宿武子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去所出

不卑

此即李武子事以留聘享之儀于也也實必武

子之人可也哉而聘享不辱之文于此留焉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惠子之子曰吾得罪於君悔

而弗及也召藏在前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逐而獄公自十四年列國之史必有如此書者君入

魯史雖言甯侯自出而其事實當自存人口君入

則掩之何掩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能納君以蓋

惡名則為孝子

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死而有知為鬼亦寧得不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此明亂臣賊子之懼以為天下後世戒也凡天下亂臣賊子雖無惠子之言誰無惠子之心舉一惠子而概可知矣魯史書衛侯出奔齊則衛侯無道自奔也見林父與強此或魯史之法或孔子筆削皆不可知而要之其書實其臣罪斯畧非惠子逐可無憾焉湯武之道天下聖之而其心不能無憚入一書又出一書出一君罪乎出二君罪乎則以罪罪掩惡之心而復成大惑矣傳所以重為戒也此則未有孔子之前史策之法已有懼亂臣賊子之功特自孔子修傳而善惡益明亂臣賊子益無容以少遁其情矣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終

卷之二十八 襄二十年

重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九清菴校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祁田也

為十八年伐齊及十九年取祁田也

祁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傳祁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庶其祁大夫漆與季武子

以公姑姊妻之公之姑與公之皆有賜於其從者庶其

之徒於是魯多盜季孫謂武仲曰子盍詰盜也詰治也

武仲曰不可詰也紀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年

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

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方且自外

去乎內方且禮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乾去之將何

以能司寇雖能去盜不庶其病邑於祁以來子以姬

氏妻之而與之邑交漆與間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

大盜者指庶其言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禮大

盜其次早牧與馬其小者衣裳劍帶又言禮葬盜次

賁者賜之以賤役自早至牧八等之人謂早與晚是

賁盜也賁而去之其或難焉乾也聞之在上位者酒

濯其心登以待人先去刑款之心即推此心至一無

以待人己無欲然後使人無欲

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軌度法度也制

信可徵驗于事行不爽失如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

此乃可治人見武子皆不然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

歸魯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

不惑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所者當又

可禁乎夏書曰萬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

允山茲在茲惟帝念功萬謂舜當脫脫切切以功為

此口說在此實行亦在將謂由已壹也由已之心信

此其念功之心宜然而後可望事功之成武子不

念功之所由成自貪庶其非卿也賤不宜以地來雖

而欲止盜是二心矣魯史從武子之私而妄為之書故傳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年

此明弭盜之法在于上之不貪以此壹其志而信

其行焉季孫可以示戒而武仲之言足法也觀

子筆傳乃孔子筆也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崔復討公子牙之黨執

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

族公

此為去黨以樹黨者鑒也崔公以子牙之故任崔

行為心腹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執君之

原天下萬世

不可戒乎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于申叔環

勢固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景閣地下水而牀焉下木其中重蘭衣裘鮮食而寢也繭衣鮮少楚子使

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子也而血氣未動疾乃

秋晉樂盈出奔楚

樂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懷子樂桓子也范欸以其

為死桓主而專政矣大夫稱主以桓子曰吾父送欸

也不怒而以寵報之盈言吾父付送欸宣子陽為不

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夫而執自專吾父死而益

士也信之宣子小無怒樂氏之心但因樂桓子為

下卿宣子使城著著晉而遂逐之加諸罪秋樂盈出

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

申書羊舌虎叔熊千子皆晉大夫樂盈之囚伯華叔

向籍偃籍偃上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

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死亡有數詩曰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優游於死亡樂王

歸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不應出不拜樂王歸晉

其人皆告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食邑千室

老聞之叔向曰樂王歸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

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

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也謂以弗故不亦戒乎
絲絲而禹與舜不以父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
色太甲不怨放管蔡為戮周公右王右助也相也此
賢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叔向社稷子為善誰敢
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貳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
入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二人各
用賢免罪初叔向之母如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
夫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
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飲族也龍蛇喻怪物國多
大寵謂六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怪與不仁之人出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襄二十一年五
余何愛焉我有何私愛於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
勇力榮懷子嬖之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
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奔楚過周地辭於行人曰致言
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其得罪於王之守臣宣
為王所命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于王無所伏
竄敢布其死伏竄避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
施惠焉施惠賜其于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
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思
罪臣戮餘也戮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計不敢還參
政布四體布四體言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

又甚焉晉逐豎已甚又掠之使司徒恭孫氏者歸
所取焉是故其尤甚而又甚使侯出諸輶輶侯送迎賓客之官
學而善者謂其可以察情偽辨賢否惡者以
為怒而善者謂其可以察情偽辨賢否惡者以
也若日昔細節小目也舍平傳而求之經刻繩前
往澤幸大義心無日存而理無所窮經奚益哉至
于叔向邪矣之賢見於
言行尤其特表著者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謹天變也天道大變所以儆戒人若也此年而食
又比月而食可不懼哉懼心存斯時者多矣偏者
日日食而後食連月再食皆無此法又曰天道至
遠不可得知世執推步之術按交會之度求之亦
已難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襄二十一年六
曹伯來朝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成公卒武公立初來見也即
位三年喪終而朝大國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
會于商任商任地劉彙氏也彙劉彙氏也齊侯衛
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
之與也政身之守也諸侯相會相朝禮之大常其
自則身急急失政失政不立身不是以亂也後二十
年後二十
年後二十

鍾樂氏出之太過者也故為後人示戒焉若使人
道之出強又先於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
里遂以懲其罪也以其心而天下服矣會諸侯
以回之人將不為我對人也况疾之已甚必為亂
平戎之義傳四及二君之不救表叔向之言以通
知其禍亂然則天下後世尚敢忽教之一字為迂
理已哉天下患害之大
皆生于微敬心失也

知起中行喜州綽那刺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

王黼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那刺勇士也宣子曰彼

樂氏之勇也奈何獲焉王黼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

之勇也待之如樂氏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

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敢平

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州綽獲二子於莊公為勇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襄二十一年七

時段爵位以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

左驂追還於門中識其枚數義門枚數亦其可以與

於此乎公曰子為吾君也為齊非封曰臣為樂新言

僕隸尚新此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

其皮矣

此為不善用才者戒也才為知己者用為厚與已

者用亦何常主之有哉通此道者雖疏遠之人敢

竭之資皆為我有不然如宜于莊公豈不斂

而失之哉勇士亦不足道而德費從可知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也禮

二十二年春戚武仲如晉有事聘過御叔魯御

邑大

大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
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人故兩行何以聖為兩中出
微之謂聖無用不如飲酒樂兩行何以聖為兩中出
平何為移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微使人言御叔
任使四方而國之靈也令倍其賦蓋謂浚城風俗大
反教役使人取為御叔善移叔之教云

以明罰

天下無用之人貴於能自知而人雖幸無用而

才不十常分風俗人心不固之而害也若反飾為

識風俗即下淫蕩真困之靈教役使人取為御叔

也存之傳使後人取為御叔善移叔之教云

夏四月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襄二十二年八

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

在襄八年即位八月是年而我先大夫子驪從寡君

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不敬斥晉侯寡君懼

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不見禮晉是以有

戲之役在九楚人將戰而申禮於敝邑楚方強得

臣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

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晉本無禮必反謂我不共

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驪又從寡君以觀於楚朝也

親見禮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謂我敝邑邇

夷則亦去

在晉國則草木香臭味也晉鄭同而何敢差池

不齊一言知不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質不競楚義

實上地章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以受齊盟也遂帥羣

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歲終之會當在十一年貳於

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子侯石孟漢梁之明年七十

也子歸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晉耐與

執膳焉晉酒之祭日耐膳祭肉也晉君問二年間

君將靖來夏謂二十年四月又朝以聽事期聽事之

不朝之問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

國家罷病不虞者至無日不惕不虞謂會朝不繼必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襄二十二年九

章敬忌城不取廣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憂何辱

命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患謂能言口實

其無乃不堪任命而謂爲仇讎不能言仇讎

焉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不致忘君命

委任也執事實重國之實實重爲我國謀

此見子產有識所以免大

國之討後學不可不效也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子產也

受命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受命小所

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小不能抗太賴君其圖之弗

聽退告陳文子曰若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

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此存晏平仲之言以爲棄信者戒也忠信篤敬人

往來忽之以爲拘迂之言而不知爲天所生之道

人外之則進天者必不祥齊莊公雖幸免于咎而

死于崔杼之死于晉也其失信不立無二天道也

天下後世有棄忠信篤敬者

自棄其身而已矣可不戒哉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召室老宗

人立段段黑肱之而使黜官薄祭使其子段滅黜其

其祭祭以特羊祭以少半祭四時祭也特羊一羊

多用祭以特羊祭以少半祭四時祭也特羊一羊

足以上肅歸其餘邑食邑足以共祭祀曰吾聞之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襄二十二年十

生於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民無所求

富也其生者在後而加戒不在富足已已伯張卒君

子曰善戒其戒後人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大雅

之思當戒而戒之無所患矣鄭子張其有焉

此言公孫黑肱以爲貴而能貧者勸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冬會于沙隨地復鋼樂氏也樂盈偕在齊晏子曰

將作矣齊將伐晉盈在齊必爲齊謀晉今齊不可

以不憚以不憚則有內憂

晉人急紀家氏亦知樂氏之驕汰有不自安于外
起事者也禍人乎將自禍焉致使賢者公言不聽
而私愛之此可為萬世不信仁賢者之大戒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親起有寵於令尹于南于南即公未益祿而有

馬數十乘言于南偏寵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

子乘疾為王御士車官王每見之必泣乘疾曰君三

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襄二十二年王

能用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對曰父殺子居君

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罪之重王遂殺子南

於朝輟觀起於四竟輟車裂子南之臣謂乘疾請從

子尸於朝不棄市而殺于朝此王意厚矣而私之其

日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尸于車君之待臣有禮不

有意守此禮三日乘疾請尸三日王許之既葬其

在二三家臣行去日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知殺父不

後日行平也行去日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知殺父不

繼而死古註於事是疑於實是君故雖謂隱而不取

世法二字及後死若不失為節義之士

復使遺子馮為令尹公子歸為司馬屈建為政放
子木有寵於遺子者人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
申叔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不欲與語又從
之遂歸申叔退朝見之遺子就日子三問我於朝吾
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日吾不免
是懼何敢告子與子龍厚者將不能免日何故對日

吾親起有寵於子南于南得罪親起車裂何故不懼

此真萬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遺子聞申叔之言懼懼

正路而行意至謂八人者日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

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言已為有罪知我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襄二十二年王

者如夫子則可義佳已不阿順以不然請止止不相辭

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國多寵則王弱不

此舉逆舒以示戒而其子處君父兩難之際始終

若非虛中受申叔之誨言依然一子南耳豈非中

叔從生遺子之死而肉遺子之付哉故傳而述以

為萬世之戒龍者戒而又宜文賢者時請過焉庶

可日遠于死矣說命日無敢寵納侮無取過作非

遺子

十二月鄭游販將歸晉孫豐子未出竟遭逆妻者

奪之以館于邑逆也奪其妻即丁巳其夫攻子明

殺之以其妻行子明即游子展廢良而立大叔取王

大叔日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

明之類良不賢亦于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所求也便復其家日無昭惡也告報之惡是昭此等法也以高成而亦明于展之處治有道焉可法也不討等者則過矣然舜文則皆然矣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變天

三月己巳杞伯旬卒。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孝公卒弟文公姑寧立晉悼夫人喪之公公夫人平公母杞孝公姑寧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

都國國之表亦為國樂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孝公卒弟文公姑寧立晉悼夫人喪之公公夫人平公母杞孝公姑寧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

夏郊界我來奔。杞孝公卒弟文公姑寧立

杞杞孝公。杞孝公卒弟文公姑寧立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陳侯如楚。朝也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

往殺之。二慶使族人往慶氏以陳叛以君在楚夏

殺死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

不與以相傳告。楚人納公子黃納黃君于謂慶氏不

晉樂盈役人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

以蔣穀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蔣穀之有蔣穀

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

不集也。盈曰雖然因于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二十三年春

天子無咎焉。無天咎故可因許諾伏之而歸曲沃

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福拜之四月樂盈

佐魏莊子於下軍。魏莊子之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

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樂氏之樂氏為韓趙方睦中行

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悼

氏同魏故相惡從程鄭娶於公。公亦荀唯魏氏及七

與大夫與之。七典官名樂王辭侍坐於范宣子或告
日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
也。固宮官之有臺且樂氏多怨于為政樂氏自外子
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晉國
既利之權又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魏氏
魏氏以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克勝禍亂在於有權
從已。夫克公有姻喪。夫人有王辭使宣子墨衰冒經二
婦人革以如公。喪服二婦人革其車奉公以如固宮
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魏舒之兵成
樂氏超進日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
春秋疏卷二十九。襄二十三年孟
所矣。二三子使鞅逆吾子鞅請乘持帶。乘者必
遂超乘。上右撫劔左授帶命驅之出侯請
鞅日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曲沃
皆取之以利權。初美豹隸也著於丹書。蓋先
丹書其罪。樂氏之力臣日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
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日而殺之所不請
於君焚丹書者有知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從
也。賂隱而待之也。督戎賂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
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也。乘登宣子謂鞅日矢及
君屋死之。矢已及君鞅用劔以帥卒。短兵樂氏退無

車從之。鞅過樂樂族。日樂免之死將訟女於
天。謂樂若免于死吾將死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
則乘杞本而覆。樂樂之車登轅或以執鉤之斷肘而
死樂鮑傷樂登奔曲沃。故史先書入晉人國之
人等。一難同苦也。而取之不若順而受之樂
登流離而苦于外。而無怨猶可以格天而回君
大過死有餘罪何也。故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秋齊侯伐衛先驅殺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
軍中驅成秋御莒桓申鮮虞之傳華為右。申驅大前
春秋疏卷二十九。襄二十三年孟
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齊侯之貳廣上之登御
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成平成御襄罷師狼遠疏
為右。主莊商子車御侯朝相跳為右。右大敗商
子游御夏之御冠崔如為右。大敗燭庸之越駟乘。朝
莊公發曹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日君
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
必及君。必將以驕崔杼諫日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
國之敗而毀焉。言齊聞晉樂登必受其咎君其圖之
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須無也日將如君何。言
將伐晉。武子日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

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急則不能顧君子姑止

之止不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其而又

過之於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

以惡乎人臣有義行過君猶自抑損齊侯遂伐晉取

朝歌今衛府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孟門在河內都張

武軍於榮庭張武軍謂榮庭戊郛郛在河內封少水

封晉戶於少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十餘役在趙勝帥

東陽之師以追之獲嬰楚勝趙勝之子東陽晉之山

夫大此舉齊侯伐晉之事以為特勇無禮者戒也以為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襄二十三年七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晉地

晉被兵而不救無以事盟主故救晉為禮也次

于雍榆待晉命也亦禮也禮以制師可以示法

己卯仲孫速卒

李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

也訪於申豐李氏屬大夫日彌與紇吾言愛之欲擇才焉

而止之中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

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申豐兩絕之訪于紇紇紇

日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紇紇為客

既獻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紇之召悼子降逆之

大夫皆起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鉏公鉏公鉏

使與之齒使公鉏列在季孫失色理不安得凡此

皆示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家司愠而不出閔子馬見

之閔子馬開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

人子者思不孝不思無所也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若能孝富倍季氏可也則可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朝夕敬恪居官

次居官舍也敬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襄二十三年末

又出仕公家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愛其成孟氏之

御驕豐點好羯也于秩之弟季伯也日從余言必

為孟孫孫後再三云為病言之孟孫子疾豈

點謂公鉏苟立羯請條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孫

固其所也固當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功

也臧孫為季氏立少孟孫因惡臧孫今我為弗應已

五孫立少孟孫自此必愛臧孫為有功臧氏

耶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

出日秩焉在公鉏日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

日何長之有唯其才也此公鉏事廢已且夫子之命

也夫子謂孟莊子遂立羯秩奔邾臧孫人哭其哀多

湯其出其御曰孟孫之孫子也而哀如是季孫
若死其若之何賦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從以
患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如藥石美疾不如惡石夫石
俗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亡無
速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賊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此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不信賊孫聞之飛孟氏攻討冬十
月孟氏歸葬除於賊氏氏借人除葬道賊孫使正
夫助之賊孫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長孟氏故從
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賊氏甲士護已以
春秋疏曰卷之二十九襄二十三年九
于歸之生買及為而死子而母死二繼室以其姪
之姪也者也古有姑姪穆姜之姪子也母之姪姪
同太一見應其又見於此穆姜之姪子也日歲蓋故
是弟生統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叔宣賊買
賊為出在錢歸易賊武仲自和使告賊買且致大蔡
焉大蔡大龜龜曰乾不侯失守宗祧遠祖廟為祧敢
告不弔不為天紆之罪不及不祀有後子以大蔡納
請其可買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買問命矣再
拜受通使為以納請以為己請遂自為也為請之
賊孫如防賊氏使來告曰乾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甲士已也非敢私請人為其先苟守先祀無廢二勳

宣叔敢不辟邑言辟退乃立賊為賊紇致防而奔齊
其人曰其盟我乎陳我之罪以盟于國人公曰無
所長立少季孫將盟賊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
問盟言焉盟書對曰盟東門氏也宣十曰毋或
如東門道不聽公命殺適立庶公子遂殺惡盟叔孫
氏也六年日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殺公室
于孟孫子於晉季孫曰賊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
日蓋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賊氏日無或如
賊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賊孫聞之曰國有人焉
誰居其孟叔乎孟叔獻于之孫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襄二十三年十
此即立後一事逐節詳按變許多出無非天下後
世可懲戒之端故生古人之後得讀春秋之書者
可以人人而有智慮矣蓋邪之術亦無所施矣若
讀春秋而猶陷其穢真惡人也至周馬父教公祖
之官為人子者所宜憂察也蓋惡之惡也故而不失
之可以為寶若以人廢言
同非聖人立傳之意矣
冬十月乙亥賊孫紇出奔邾
傳見前此舉賊武仲之不智以為後世鑒也曷長
直少以可季氏幸政豐熟之德不智一也美矣不
知惡之為禍既明其義而身蹈其毒不智二也賊
氏之盟以納請後矣又以防要君不智三也挾季
不智四也後世其庶幾鑒之而有進退乎
晉人殺樂盈
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緡飭出奔

米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紀君

晉大使謂父命而死是以死還善也猶可保族盛而

齊侯護莒

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

門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率選

戰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夫隧佚路明日先遇

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莒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

盟欲以要二子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周

莒君所惡昏而受命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三十三主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莒人行成勝

敗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死妻使弔之辭

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有罪不若免於罪猶有先人

之敝處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婦人無

於野則不能設內外喪傷難

以成禮見婦人能自防防

齊侯將為滅乾田與之滅孫聞之見見齊侯有不

齊侯與之晉之功封日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功

多則誠多但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寢廟人畏

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事將事之亂事晉

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乾知齊侯將敗不敢受仲尼曰

知之難也有滅武仲之知齊侯而不吝於魯國抑

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仲賢長立少事不順理

而齊其本心所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言人

念此順事恕施自

無不不之知仲尼之行

武仲仲仲以明知及仁守之方也學者可不知李氏

之理已見其毒滋多之語已見及矣而作不順施

於外物而散之功平且將順事恕施之法奈何用反者

其心而勿忘焉存之久則養之厚義盛于中而外

施則知之所及者皆為行之所至焉有作不順

而施不怨者哉故傳武仲之知而不守者以立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三十三主

為仁之方傳非聖

人其誰能作乎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終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

上蔡張林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泰校

二十有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

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

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世以為姓在夏為御龍氏

在商為冢宰氏在周為唐杜氏

在魯為季氏在齊為田氏在宋為戴氏在鄭為公室

在晉為范氏其是之謂乎范氏可謂不朽穆叔

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 襄二十四年 一

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言不廢其是之謂乎豹聞之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

之謂不朽德以自脩言身心性命之理有裨於世

教也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

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此有立德之言亦人當有立也死而不朽在乎生

而不朽焉若徒然保姓受氏

雖生有同者矣何論不朽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

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

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亦之僑聞君

子長國家者非無崩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

與公室則諸侯或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諸侯貳

夏楚子伐吳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舟師水軍不無功而還。

此為無軍政者示戒也。師眾以力者也。防軍政以明責罰。自以制其力。則力為我用。可不鑒哉。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道致盟如齊。且請期會。齊社，莒軍實使客觀之。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一 美二十四年 三

無宇從道致盟如楚。辭且乞師。陳無宇奔大夫以淮。

杆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齊侯與莒平。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夷儀，衛地。以大見險而止。理之常也。君子於此信天焉。晉之伐齊，志會已降，而猶可沒焉。雖會不行，傳以此示勸。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諸侯還救鄭。鄭侯晉侯使張幣輪蹶。二子晉致楚師求卻于鄭。人為師地。利然故。鄭人卜定射大。吉射。

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大叔，鄭大夫。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大叔辭吉。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一 美二十四年 四

食之。二子不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已皆乘乘車。

女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從射大。同皆歸轉而鼓琴。

樂而皆。二子始曹也。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敗禽扶囚。

公孫目乘兄弟也。言同乘義。胡再不謀。謂不告而。

孫之也。孫急也。性急。不能受權。

兼賀王城王嘉其有補世敬天乎之

死也。人何故爲應死之人哉。

公報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

喪死則死之爲社稷。則土之若爲已死而爲已土。

非其私驕誰敢任之為己私而死則其素所私驕之人平日共為邪惡路死地者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謂能了為正卿得君有權將庸何驕處之而後可歸勞者試告我何有于貴在下其尸云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與三踊而由出歸也謂得其道也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見晏嬰之賢既能以道處藩籬至賢王何奔莒公叔孫宜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叔孫還水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太公宮日所不與崔慶者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一 襄二十五年 九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秋晏子以其盟辭有私因不待辭而改易之乃血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門盟水去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大史之弟而死者二人又殺之其弟又書乃舍之史官兄弟三人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南史氏所書崔杼弑君之簡聞既書矣乃還直史聞丘嬰以帷緝其妻而載之與中鮮虞乘而出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嬰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嬰也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奔中將舍止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道狹一人當一遂

舍松櫨而寢恐夫馬食馬而食獨而行謂晏日建驅之崔慶之舉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眾得用崔氏任莊公於北郭側謂莊埋丁亥葬諸士孫之里上孫人姓連四嬰不踐行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儀上公此書也謂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昔侯濟自汴汴水名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設在二齊人以莊公說辭說于齊使盟鉏請成慶封如師鉏盟男女以班班男女分賂晉侯以宗器祭器樂器之屬自六正六正五吏五吏三十師三十師皆武職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惠伯言微齊既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傳無義辭何與曰昔有賂晉侯許之已議之矣且不為報朝歌之役及聞莊公弑則國良也報宜師師即因其賂而成之師已云報也受賂之報與侵伐之報不亦愈乎至莊公之淫昏于崔氏者與

死丁從氏定程氏為晉之為特假于耳又

晉侯使魏舒死及逆衛侯衛侯公以十四年奔齊

人迎將使衛與之夷儀使衛公劉劉崔子止其整

以求五鹿五鹿或印

為君子者過于仁為小人者過于怨學者於此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師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當陳陳者并垣木刊徑

也垣木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師車七百乘

伐陳背突陳城忍至遂入之故得入陳侯扶其大

子假師奔墓家開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日將巡城欲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襄二十五年 士

載公以遇遇賈獲陳大載其母妻下之而校公車公

城辭而逃遇賈獲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校公車公

口舍而母舍止也獲下其母辭曰不祥不祥男女無

車不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免既難而亦免

子同免而路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

門已禁也禁也陳侯使司馬桓子路以宗器陳侯

兒兒掩掩社社主主使其眾男女別而聚以待於朝

首承首承而而進進獻獻示不達示不達子美入產數俘而出其

服人與不祝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

還還祝官祝除也節兵荷殯祭社神以除

驚恐又正其眾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

報怨以示服而已不使掠不俘獲不失禮于其君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教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地齊成故也齊亦趙文

子為政武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幣物也禮誠敬

子有幣有禮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

少弭矣弭止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

楚令尹子相相如如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

侯兵可以弭弭止也魯史八月從告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襄二十五年 士

中夏諸侯之靖也靖也在晉而晉之不能靖諸侯也在

齊楚此中夏三大國也三大不相下則諸侯何以

自治自治外持外持教多儀以結鄰封其庶幾矣趙武可謂

志立于三代以上者志立于三代以上者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公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遣子馮卒蒯建為令尹蒯建蒯蕩為莫放

舒鳩人卒叛前年辭楚令尹子木伐之及

離城即舒鳩吳人救之子木速以右師先先至子木息

桓子捷子驛子孟師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吳人

居其間七日居楚南子驛曰久將墜楚師迫楚師久

此隘乃禽也禽所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幸誘之簡

師陳以待我簡師精兵我克則進奔則亦觀之視其

助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之五人以其私幸

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

諸其軍也傳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及子木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一襄二十五年 三

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舒鳩恃吳而不信于楚而吳卒無救于子木人可恃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舒鳩恃吳而不信于楚而吳卒無救于子木人可恃

鄭子產狀捷于晉功而無俘戎服將事軍旅之

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

先王周文王後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

之後也神明謂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元女武王長

之子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得天下封夏殷子孫又

王之後故也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勿至今賴

周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魯桓五年春桓公薨

蔡錫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侯之太子

也其蔡人殺之欲立其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戴厲公

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莊公宣公皆夏氏之亂成

公搗蕩又我之自入宣十一年夏後舒城陳宣公

國若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我大德我大德

公恃楚眾介剛以馮陵我敝已不可億逞億逞

快陳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請未獲成命未得

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伐當陳隨者非垣木刃伐

邑大懼不自強而恥大姬上辱大天誘其衷天誘其衷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一襄二十五年 古

邑心其衷心故得勝陳陳知其罪授手于我謂陳侯

祖自四待命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鄭雖無侯

皆束手授我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謂

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圻方列國一同同方自是以

衰衰同殺殺謂至大國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

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

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布文公各復舊職命

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命我文公公使公使

公仍仍以卿不敢廢王命故也此戎服之故十八年 士莊

伯不能詰莊伯士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願犯

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許拜陳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曰志有之志古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

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

爲功慎辭哉音爲伯主鄭不得命而人陳朱免於罪又母爲功辭

附錄

此示學者以脩辭也。徒然立誠無濟于用。鄭之入陳未免於違伯命之罪也。非子產歷述古今事以

駁言人言不受陳功而如之討國不可爲美自唐虞間文明之運而三代以後之君子非文不行文

豈浮飾也哉故聖人作傳不遺一字辭他日謂我於辭命則不能益汲汲求之後學顧可忽乎哉

楚為掩爲司馬爲子馮子木使庀賦數甲兵庀治也使

秋疏畧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年

五

田賦之數與里
出甲兵之數
甲午爲掩書土田
之總數
度山林

數澤山村數澤財用所出聚其數若干辨京陵京絕高陵大阜辨其可耕與否或爲

表淳南淳全園壠薄之地表數驅潦驅封界潦界
異之唯供鹹鹽而已清流水之處

其畧以規假豬計水之地町原防原高田防曲田不

牧地之高地則水
 也別爲牧地
 奔衍沃
 地則膏澤田

制其賦稅之出

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

步兵幾人。用中楯器械若干。凡所謂屯賦數及甲兵之數者也。既成以授子太祝。

禮者敬也敬以
盡職故爲禮也

此表爲掩以示治賦之有禮可爲後世之
鑑苟且以索取下民不顧其發背助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十二月吳子諸樊卽過伐楚以報舟師之役。在十門四年

「于巢巢楚屬國巢牛臣曰巢人名吳王勇而輕若啟

之將親門敬開門我獲射之必殪也殪也是君也死烈

其少安封從之巢君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

射之卒諸樊卒
餘祭立

此爲勇而幹者戒也。千乘之君，墮于短牆之射，豈不惜哉！可不戒哉！

楚子以滅舒鳩賞于木。辭曰：先大夫薦子之功也。

往年是子將伐舒鳩爲子馮以與爲掩子木辭賞

此兒子本不貪功以沒前人

春秋疏
卷之三十
襄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驗其言子產因知然明

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

鷦鷯之逐鳥雀也。愛之切不忍不仁者害吾民故必誅之亦繫于虞夏以誅

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色見而不見其裏今

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

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政以思爲基日夜思則謀慮無偏謬非徒思思

者其政之始而朝夕而行之朝夕勤行無越思如其所思者

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行亦不可有過于所思。新農之有畔。立界既明。不得越界而

持自無過失也

此舉二子之論政。以爲天下後世立法也。爲政者

客小人也當深念然明之政而不思則事理不詳思而不行則空謀無益思而必行行無越思此即智勇之實備客有言過

齊世當深念子產之言

齊世公自夷儀使與齊喜言

文子聞之入叔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祖我後

齊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將可乎哉殆必不可

終也而無害思其後也

而敬終終以不用

匪僞以事一人

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

春秋疏畧

君而弗定乎

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十七年

此年齊喜以為萬世臣子戒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邲

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泄圖秦伯車如晉泄

不言之明年亦當日偶筆也雖易之無不可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終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一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用九清菴校

二十有六年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錫如晉修成

向命召行人子貢

以次當進三云

天何以黜朱於朝

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

晉子貢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

春秋疏畧

之平公曰晉其庶乎

私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

特力而不務德而爭善

無忌畏不務德而爭善

欲後驕汰能無卑乎

此子朱之事乃無君之漸平公不察而善之

春王二月辛卯衛侯遫其君劉

衛侯公使子鮮為復

衛侯公使子鮮為復

之許諾初獻公使與齊喜言

齊喜曰必子鮮在

不然必敗子鮮以問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教
切母不許爵以公命與寧喜言曰苟反政由寧氏祭
則寡人已但守祭視寧喜告遂伯玉伯玉曰緩不得
聞君之出敢問其入言欲奪之事始終總不遂行從
近闕出君出速行君人又速行要告右宰殺齊氏屬
宰右宰殺日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齊悼
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不貳亂命殺日我請
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日君淹恤在外十二年
矣淹滯憂恤而無憂色亦無寬言不悔過則不憂
夫人也日之若不已死無日矣其事悼子曰子鮮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一一 哀二十六年 二
在右宰殺日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無信
則已矣耳何能有救于我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
言既許之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甘孫
之子二月庚寅寧喜右宰殺伐孫氏不克伯國傷國
孫子出舍於郊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寧子
寧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無侯及大子角
書曰寧喜弑其君則言罪之在寧氏也
此為天下萬世之為齊者戒也伯玉不願聞而
喜以身蹈之右宰亦言其害而喜不能已其弟于
鮮早知君之無信而齊罔欲父之亂命貪政之由
已使齊氏兩世皆為亂臣賊子焉罪豈僅于死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書曰入于戚以叛孫氏
臣之政君負有之即謂邑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
不宜則殺持此身而大尊祿以周旋數也則不
之合罪
此為天下後世之為林父者戒也林父事列而而
入齊當舍邑而去乃專指其邑以為己有而進退
奉身之長傳蓋深存以不謂哉
甲午衛侯復歸于衛
甲午衛侯入晉日復歸國納之也
復歸善辭本不
言有人謂之非白人大夫道於竟者視其手而與之
言道逆者自車揖之延迎則不逆於門者領之而已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一一 哀二十六年 三
謂其不惡公至便讓大叔女子日寡人淹恤在外
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問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
人憂也古人有言日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日臣
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焉後以從并牧困臣之罪一
也馬然繫也委有出者有居有出謂衛臣不能
十日牧養馬日同有出者有居有出謂衛臣不能
成道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與出則出與居
君見既事則自不當外通行有二罪敢忘其死乃
行從近闕出避行公使止之
此舉衛衛復國之惡以為萬世戒也行一不義而
得天下不為焉何止知有國亦足鄰矣而見人
國之始即臣臣則思然不以
無心之臣為賢與足戒哉

衛人侵戚東都孫氏愬於晉晉成茅氏孫氏戚也殖
犇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今在衛孫則追之弗敢
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見也人則以謂衛孫
敗之田謂戚父言更還雖鉏獲殖犇氏臣復愬于

晉

此見小易之義也謂以力名用晉之
先路三命之服先路大路皆王所賜車先八邑以路
伯賞入陳之功功在三月甲寅朔享于展賜之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一 美二十六 年四

產辭邑曰自上下降殺以兩也臣之位在四即
子基大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且子展之功也臣
不敢及宣禮請辭邑公固子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

邑公孫揮日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功而

此明禮讓之義以爲天下後世勸也據典禮而讓
君民損之同官歸之此不知政其誰與乎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

來聘即荀召公也

荀吳來聘教而已得曰爲孫氏召諸侯自不足

晉人用以

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成之鄭子也出與楚師戰

穿封成國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其王子

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國乃立因

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相與皆非

尹也誰獲子下其手垂手作勢伯州犂欲媚王子圍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一 美二十六 年五

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童父與皇頡成

城麋楚人固之以獻於秦鄭人負貨於印

氏以請之謂昭王子大叔爲令正作辭令以爲諸

國秦不其然以小利爲是功若曰拜君之功鄭國微

其可也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淵淵。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甯戚田戚之取衛戚之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德氏地名舊爲趙武不書葬公也趙武以卿書公
 葬之地六十井數向戌不書後也當日向戌後
 葬公之大夫有別意至亦書人貶
 也鄭先卒不失所中先宋而至亦先宋而書爲不失
 所此明葬序本在宋下今反之

春秋職果

卷之三十一

大

故良書獨書者居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寧喜北宮
 晉人下不母公故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寧喜北宮
 使女齊以先歸造北宮括之子齊氏黨討其獄君
 晉而後告諸侯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故經書在狄士弱氏主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欲請晉
 侯兼享之一處同餐晉侯賦嘉樂大雅取嘉樂君子宜國
 景子相齊侯景子賦蓼蕭小雅言太平澤及遠子展
 相鄭伯賦緇衣鄭風取適館授衣叔向命晉侯拜二
 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答蓼蕭
 諸侯之澤則晉答緇衣之好敢拜鄭君之不貳也答緇衣之好
 之宗祧亦安答緇衣之好敢拜鄭君之不貳也答緇衣之好
 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良語晉君宜其明德於諸

侯桓其忠而徇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果忠桓之度
正之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執衛侯
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侯
叔向告二君其不以休父故國子賦潛之季見周書義以寬政御諸侯
以寬政御諸侯子展賦將仲子兮鄭風取人
別有罪人只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日鄭七穆平氏
謂爲臣執君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查子展子罕之子鄭穆公十
穆其身儉朴而用心專一故及亡

春風苑卷之三十一 卷二十六 年七

成章何止若翁執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其
鄰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
平公共姬之子其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元
夕省其母曰夕其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元
也說諸朝嬖生佐佐元惡而嬖佐貌惡太子寗美
而與貌美而合貌美而左貌美而畏而惡之向寺人惠牆伊戾惠貌
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遇米米大子
之相如請野享之請於公享公使往伊戾請從之
人曰夫不惡女子夫謂太子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

傳見前夏書在秋史從告也晉人爲私

商頌有之曰不潛不羈不攸怠皇命于下國詩經又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帝

所福也又聞也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
勸賞而畏刑樂行賞極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人時春夏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以酒食
以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微樂事
以此以知其畏刑也風與夜寒朝夕臨政此以知其
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
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
所謂不能也楚不能爭中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
年晉人與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執角之役晉將遁
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一 襄二十六年十
之鼓同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
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在成
六年及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雍子之父兄請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事失
不善處此雍子奔晉凡奔告晉人與之鄰邑考不善是
謂信也畏刑晉人與之鄰邑考不善是
王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晉將遁矣
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
兵蒐乘秣馬辱食師陳夾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逆
楚因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朱以魚石歸在元
楚失東夷楚東小國子辛死之五年楚人討陳則雍

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臣而雍害其事反
雍害臣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鄰邑以為謀主并禦
北之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吳使
之使其子然廣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蔣
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
也七年吳子然廣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蔣
晉人與之鄰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楚晨
堅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
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咸陳以當之牛井道樂范
易行以誘之人受易行陣更相引誘中行二卻必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一 襄二十六年十
克二穆中行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
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夷傷也子反
死之在成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
子不曰是皆然矣子反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
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逆
之禮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楚亦
為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縣本也以此叔向以叔向
彼者晉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
而之子使椒鳴道之舉之子
命之晉二也故聖人作之為世勸

受地必周商書也勿以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
來故許烏餘以其衆出封受使諸侯侯放烏餘之封者
皆來致邑而遂執之蓋獲之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

平公失政而諸侯皆睦用趙文子故也故以示勸
平公通鳥餘則烏餘之勢成用師討之是生一寇
而全生民之命者多觀過知仁學者可不不知哉
于平日學德之積累而責之以臨事已非王道存
定其勝負也蓋有憾之道時勢之所迫而然也此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春秋疏義 卷之三十一 襄二十七年 古

有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叔孫曰慶季之享不
小季子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不
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慶封為
賊相鼠亦不知也相鼠有齒人而
此舉慶封以馬不知美而辱國者戒也觀此則慶
月一大流俗人也病已辱國而不知也天下後世
學者其庶幾免此乎在善識者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與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
之兵以為名以弭兵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

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廢也財用之費也小國之
大蓄也將或弭之雖日不可必將許之弭兵利于民
不可大義不得辭弗許弗許弗許弗許以召諸侯則我
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疑

之不敵止兵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
弭兵而弗許則同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
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
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
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折衝也折衝解節折

春秋疏義 卷之三十一 襄二十七年 古

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
至從趙武丙辰鄭悼公至小國之
先至成言於晉大夫成盟成之言成言於楚楚之言成言於楚楚之言
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楚之言成言於楚楚之言
公至于宋謂向戌謂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晉楚各有

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
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與楚若若能使
秦君辱於敵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齊使王申左

秦君辱於敵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齊使王申左

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別謁諸王楚王王曰釋齊

秦楚也國諸相見也史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

是夜也趙孟及子齊盟以齊言子齊即黑肱先娶齊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與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

夫皆至以藩爲軍諸國各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

伯伯風謂趙孟伯風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

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趙孟

天下有至美之事行之以爲善名昭彰天下使不

得不從而無實益者此類是也何成可謂多事傳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衛大夫請殺之公曰欲

害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衛大夫事未可知祗成惡

名衛大夫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

地公孫臣謀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

無罪父子死余矣衛大夫出時公孫臣夏免餘復攻甯

氏殺甯喜及右宰殺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

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云懼不免且日

受命矣乃行之衛大夫子鮮曰遂我者出衛大夫納我者死

刑衛大夫賞罰無章何以沮勸衛大夫若失其信而國無

刑衛大夫不亦難乎且將實使之衛大夫遂出奔晉公使

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魯不記

於木門木門不鄉衛國而坐魯公無義木門大夫勸

之仕魯公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

也將誰怨乎魯公吾爲仕而出將誰白此心吾不可以

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魯公

已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

已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

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優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一 襄二十七年 七

乃使文子爲卿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衛大夫請殺之公曰欲

害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衛大夫事未可知祗成惡

名衛大夫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

地公孫臣謀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

無罪父子死余矣衛大夫出時公孫臣夏免餘復攻甯

氏殺甯喜及右宰殺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

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云懼不免且日

受命矣乃行之衛大夫子鮮曰遂我者出衛大夫納我者死

刑衛大夫賞罰無章何以沮勸衛大夫若失其信而國無

刑衛大夫不亦難乎且將實使之衛大夫遂出奔晉公使

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魯公乃發爲信

既言則必行之為信及信則初志乃信云何以及三
成也矣三者全可定人之身而無患信云何以及三
信則不定矣必求速趙孟忠楚衷甲以告叔向
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可
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為病于人非子之患也夫以信
召人而以信濟之此會楚人既許向成又子木止陳
言子木反復言而後必莫之與也即楚人亦安能
害我且吾固未以守病守病則夫能致死夫能
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我與宋致死子何懼焉又不
及是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及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一 襄二十七年 太
是不但是也謂不伐宋失信諸侯而
害我諸侯必共攻是且可用之成大功非所患也季
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
不從已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邾滕不
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
衛吾匹也乃盟以交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
不從已使謂叔孫以公命言違公命 晉楚爭先先歃 晉人
傳及此見經當以傳為正 晉楚爭先先歃 晉人
曰晉國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日子言晉
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弭主諸侯之盟
也久矣抑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
之德以非歸其尸盟也辭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

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謂晉親不亦可乎小國尸
勝其者楚欲尸盟在我只謂同于乃先楚人晉先信
小國任晉之細事耳亦可從其請乃先楚人晉先信
晉有信也晉史先書趙武次 壬午宋公黎享晉之
大夫趙孟為客 壬午客子木與之言那能對使叔向
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
盟於蒙門之外 蒙門宋城門前盟大夫不敢飲公禮
史子木同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名在
晉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 晉史齊其言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一 襄二十七年 太
矣哉尚能飲神人飲感動也 宜其光輔五君以為
盟主也 五君美矣 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伯同
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無人可以
見晉之得人而有 晉荀盈達如楚蒞盟 蒞結晉
享趙孟于垂隴 垂隴鄭地 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
叔二子石從 二子石印 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
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
名而詩大夫妻能以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 身聞
所自防 志君子 伯有賦鶉之賁賁 賁詩
伯有賦鶉之賁賁 賁詩 伯有賦鶉之賁賁 賁詩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非使人之

[illegible]

卷之四

所乘而巧于自壯一一與周合其意之旨合符
故傳欲天下後世戒之同樂忠生是信善龜也

三、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二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泰校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二十八春無冰梓慎曰魯大今茲宋鄭其饑乎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

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

十一歲歲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

行矣以有帶陰陰不堪陽時是也而無冰也盛陰用

陰也乘龍也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星歲星木

龍宋鄭之星也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宋

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星在其中枵耗名也主虛而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二 襄二十八年

民耗不饑何為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上虛民耗

建災也周正月建子正冬而無冰謂將兆矣神記

以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

于晉宋之盟故也陳蔡胡沈四國楚屬也宋之盟曰

自亦以未得同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

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末復事焉從

之如志禮也而後以貢朝國為禮若小國事大國雖

未得同事而從大國雖不與盟敢叛晉子重丘之盟

在二十未可忘也于其勤行

觀陳文子之言可以立於禮矣若數語不與盟而

叛盟主國其能保乎後世之為慶封而傲然以即

於滅亡者不少惜不達春

夏衛石惡出奔齊

衛人討衛氏之黨故石惡出奔齊國人立其從子

國以守石氏之祀禮也從子兄

石惡之先石氏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

及不貳故曰後世凡若此者皆可推也

邪悼公來朝時事也

小國之於大國有以時朝見之事邪

之修此禮於魯也得小國之分矣

秋八月大雩

春秋八月大雩早也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二 襄二十八年

早而祈雨是為

以民為心者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

其不免乎不日其過此也前日君使子展廷勞於

東門之外而傲也往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

乃其心也其中心欲然君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

為己心將得死乎有心情傲自若不免必由其子其

為君也淫而不父適太子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三十年為世

此可以想蔡侯之為人矣天下後世之如蔡侯

其人者其豈此哉然而免是春秋之功大矣

仲孫羯如齊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
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游吉子及漢楚人避之曰不
受游吉之使宋之盟實親辱親來朝今吾子來寡
而問之使還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朝奔問諸晉而以告應來朝
以復歸于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
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鎮亦安也禮
也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
其皮幣聘用乘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歲有餘歲
伯不得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言故小國
與楚國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二 襄二十八年 三
遲君心小國將若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哉
之言以聞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失德則
不無其何勞之故憚于大叔歸復命告于
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
其願欲久得平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頤三三曰迷
復凶上六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宋盟楚欲得諸
願而棄其本不修政復歸無所歸處是謂迷復能無凶
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
恤諸侯也不為諸侯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
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歲棄其次木星失星而放

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帑客也明年
其國有禍夫大於北禍衛在南南為朱鳥帑尾
曰帑猶大鳥尾也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帑
游吉謂楚子之死以人事神竈謂周王楚子之死
以天道楚人死於天也天一人也同一死而有
美惡焉蓋人事以聽天道雖死美也失人事以聽
天道雖死惡也楚子修政德以服諸侯而不可
過大也傳之自也萬世之法也至于同於喪星
昔應者傳又簡舉占卜之法以示後世也賢者
大不賢者小於此見之仲尼且焉不學而先人乎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于產
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須祭始封
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邇四國未嘗不為壇外侯言
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祖作舍太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二 襄二十八年 四
子產曰大道小則為壇小邇大苟舍而已焉用壇
聞之大道小有五美有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苗患
賞其德刑教其不及五者道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
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邇大有五
惡說其罪戾自解諸其不足諸謝其行其政事奉大
共其職貢共歡其常從其時命朝會不然則重其
幣帛以質其福而弔其凶前五音亦古通疏道意皆
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于孫無昭
焉焉可也不設壇所以
為壇之事乃末季諸侯相沿之
俗弊也故存子產之言以除之

冬齊慶封來奔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慶封子以其內實遷于盧蒲葵氏也內實妻妾器物易內而飲酒

數日交易妻妾國遷朝焉就于盧蒲氏使諸亡人得

歸齊以告而反之亡人以崔氏難奔亡者故反盧蒲

葵葵臣子之公莊公臣以告慶舍有寵妻之舍以女慶

舍之士謂盧蒲葵曰男女辨姓辨別也謂子不辟宗

何也慶氏盧蒲曰宗不余辟言舍欲余獨焉辟之賦

詩斷章余取所求焉言已有求于慶氏詩

斷章取義言已不復顧禮如賦詩

不必全合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葵王何亦使執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二襄二十八年五

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公膳日雙雞公家供卿大齊

人竊更之以為御者知之御進則去其肉而以其洎

備洎肉汁也使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慶封告盧蒲

葵怒告盧蒲葵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

皮使其析歸父告晏平仲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

不足用也言兵知無能謀也言不弗敢出有盟可

也言不取洎此子家日子之言云又焉用盟謂晏子

歸父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

非佐之所能也各有材能以事君陳文子謂桓子

桓子文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待將觀其子志對

日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氏專政如百車之木橫

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可善其子不志于財盧蒲葵王

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示慶舍曰或卜攻僕敢獻其

兆謂問此兆子之曰克見血克勝也見冬十月慶封

問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謂曰無宇之母

疾謂問此兆慶封以慶季卜之李慶封代無示之兆曰

死奉龜而泣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慶封曰禍將

作矣謂子車連歸封字慶禍作必於嘗祭嘗祭歸猶可

及也子車連歸亦無悛志後改于息曰亡矣幸而後

在吳越子息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壞發去也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二襄二十八年六

慶封妻謂葵曰慶封妻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

葵告之以殺慶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

之此姜欲兩盡其葵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

廟始祖慶舍泄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以誰

歌者遂如公至公慶嬰為尸慶嬰為上獻獻盧蒲葵

王何執寢戈執親兵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公宮

為陳氏總氏之圍人為優養馬人為慶氏之馬善驚

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親優至於魚里魚里名

之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樂于雅高子尾陳

甲也釋甲觀優子尾抽櫓擊扉三以擊扉為期盧

蒲葵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
橋動於驚星棟捕以組壺投殺人之而後死言舍達
殺慶嗣麻嬰慶公懼見亂恐俱鮑國曰羣臣為君
故也為社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祭未終服
慶封歸過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
皆齊人伐內宮弗克反陳于楸楸里請戰弗許遂來
奔獻享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形人展莊叔見之大
夫曰車甚澤人必齊宜其亡也竭民力以奉叔孫穆
子食慶封慶封汜祭食有祭禮汜穆子不說使工為
之誦茅鵠茅鵠進詩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謀慶封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二襄二十八年七月
奔吳吳勾餘予之朱方勾餘吳子夷聚其族焉而居
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
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實淫人富謂之殃天其
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也旃之也
此舉慶封為萬世戒也從來姦小作姦甚巧作福
則禍謀富則智謀身命則越後世觀慶封而釋其
惡往往有能信叔孫穆子之言者說謂非春秋之功哉
癸巳天王崩宋來赴亦未嘗禮也
史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其實此月癸巳天王崩
但宋來赴不書雖諸侯已聞之矣而禮自不可書
故傳書其實于此而並以此禮示
焉恐有誤凶事之誤慎之至也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組在魯叔孫還燕買在

句瀆之丘事在襄二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
反其邑焉與晏子耶殿其鄰六十耶殿齊別都也
十未弗受于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封曰慶
氏之邑足欲故下慶氏其欲則窮吾邑不足欲也益
之以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幸吾一
邑魯子在外不受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
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遺也凡織布帛
足衣之用謂之幅幅有一定之制度不可遺富而有制亦如是也夫民生厚而用刑
民之養生欲厚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遺也而必用財制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遺也
有德也德有大小則用刑謂之幅刑利過則為敗刑生
有多寡不使過多乘假謂之幅刑利過則為敗刑生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二襄二十八年八月
必至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
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通公
以為忠故有寵公以四子忠故特釋盧蒲姜于北郭
廷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
武王有亂臣十人特借以明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
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盡得既崔氏之臣曰
與我共拱壁崔氏吾獻其柩於是得之此見齊人之
刑即解十二月乙亥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壙更殯
以其柩尸崔杼于市崔杼之柩也尸崔杼于市而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尸不得故始其柩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尸不得故始其柩

也
此言資之終有資以爲天下後世鑑也至于具
子不受賜之旨義理痛切人人宜銘肺腑者也
而天下後世猶日合無幅之富往往
受而不知其非信傳之力少哉

十有一月公如楚

公之臣公及宋公厚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
有無疑於鄭必有大咎伯有若不敬鄭地穆叔曰伯
也事主皆而棄之何以承守祖之祀鄭人不討必受
其害言必濟澤之阿言薄行滌之蘋藻言賤其諸宗
室言子伯有之使服蘭之敬也神必享之敬可棄乎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二 襄二十八年 九

至三十年
鄭哀公
往而而中爲其自求死之道也自求又何免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主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王崩十一月癸巳崩而以十二月甲寅告者按
司此則別無事故特其臣子怠慢王喪遲訥改期
如書之以証驗其過垂戒甚矣

乙未遘子昭卒
及漢遘康王卒 康王卒 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昭伯
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 朝楚爲其大國之故
非爲康王一人爲去

齊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過僥寒之不恤

誰追其後不如姑歸也 此謂從小人 叔孫穆子曰叔
仲子尋之矣 言可 子服子始學者也 言未 榮成伯曰
遠圖者忠也 成伯榮 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
非爲楚也 僥寒之不恤誰能恤楚 從惠 姑歸而息民
待其立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楚康不修德而昧昧以貪諸侯于大叔謂其必死
而天果厭之雖不盡然天理亦可畏矣至于魯襄
不以楚子之死輕往所以立信義于天下而以杜
其後患向成始謀而先背之甘爲小人之從過亦
可戒矣

楚用建卒趙夫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二 襄二十九年 十

之禮大夫同盟死有喪服之禮宋盟屈建有喪甲
爲之 之禮大夫不以此廢禮禮所以自盡故傳存之以
爲法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正
是以始禮以朝廟更書公 楚人使公親視公廬之諸
侯遣使謂楚之禮楚之欲使 穆叔曰被頑而釋則布幣
公依遣使之例故公雖之穆叔曰被頑而釋則布幣
也 行禮禮與朝而布幣無異 乃使巫以桃劑先於殯
也 楚人弗祭既而悔之 禮君臨臣哀乃
此明朝正之禮舉不朝正之故以見無故背朝正
也楚人欲以非禮卑公而反以自卑以見不可以
人也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其死不入先域故葬莊公于北郭非臣子之薄其君父若父不自貴也傳述此立禮以垂戒焉

夏四月葬齊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

自之於諸侯之先王官至于墓尊卑有異楚郊放卽位

不官必代之武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昌盛也

是有不令終之君曰早為客所見矣後世立新

夏五月公至自葬。

公及方城季武子取下方城楚地取魯使公治

同公治季氏屬大聖書追而與之日問守下者將叛

春秋疏卷之三十二 襄二十九年 十一

臣師從以討之既得之矣攻告聖印也名焉同公安

下之不肯往公治致使而退命及食而後聞取

下之乃公日飲之而言叛見疏也詞徒見疎

人難欺公謂公治日吾可以入乎公治忠而謀之對日

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見服卿服固辭張之

而後受公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卿服固辭張之

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絕之而不而終

不入氏家日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

則言季氏如他日季氏就見之則不失不見則終不

言季氏言待小及疾聚其臣臣日我死必無以見服

人嚴

欽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公畏季氏以見服

賄助之物此惡惡而勸善也後之人得觀此書惡武

子自不為武王喜公治自能為公治矣

庚午衛侯奔卒

葬王公上卿有事時鄭簡公在楚上子展使印

段往會往周伯有日弱不可官卑子展日與其真往弱

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詩小雅豳不堅

不遑也東西南北誰敢率處言其不敢愛勞堅事晉

楚以壽王室也不事大國則小國滅皆王事無曠何

春秋疏卷之三十二 襄二十九年 十一

常之有王事無曠遂使印段如周

然則諸侯盡王室亦滅矣衛者拘拘之詩必不謂

然使此言起諸德累仁以服晉楚而天下歸之不

聞試吳子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閼閼守門人吳則越

舟吳子餘祭觀舟閼人以刀弑之

此亦天下後世善自謹也禮刑人守門始此乎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早虎代於是鄭饑而未

及麥民病病於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果尸一鍾

朱司城子罕聞之曰都

以善望朱二國同僑朱亦饑占民亦

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

書可欺以印子罕氏爲大夫之無者貸子罕又代大

朱無仇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_{丁氏}朱之樂_{子罕氏}其

後亡者也。不亡一者其皆得國乎。得字民之歸也。施

而不德梁氏加焉見德加稍勝也其以宋升降乎與

見齊仇爲國政之大善天下後世之商國有可

以建鄴宋二卿而興起矣損其財而日盛未聞其

日貧也何後世之貪
而齊者之不吾也乎

仲孫羯貪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母杞女。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

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不

子大叔見大叔文子子大叔游吉與之語文

子曰甚乎其城杞也甚乎太過子大叔曰若之何哉言無奈晉

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肆祀也肆同裔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詩

其又誰厚同姓異姓吉也同姓異姓聞之秦同卽異是謂離德薄同姓親異姓則異

姓小雅之故 詩曰 協比其鄰 昏姻孔云 親也 鄰 送
也 云 其 也 和 親 其 起 鄰 音 不 鄰 矣 其 誰 云 之
則 遊 荆 楚 旋 旋 歸 之 義 示 下 發 上 日 文 之

此等諸侯以治其私親霸事不成而况其大乎

齊國子咨止與朱司徒見知伯盈女齊相禮詩

伯贊禮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子皆將不免子

也可從修也昔云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

重日事與遠方遠信非以其方繁自繁專則人貧繁

以爲天下後世懲專侈也

特舉二子之不免以示之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一

襄二十九年

丙

范獻子來聘，拜城祀也。拜公享之，展莊叔執幣以幣。

射者三耦一人爲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環

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鄧

敢父黨叔爲一耦燕飮作身體贊公室微
弱公臣不能備于三耦

夫欲天下萬世人君宜鑒之慎之於始無使政柄

賓執常用射之禮

化子來助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承治柩田前所使祀田弗盡

取貨也

方君未有知也。不向取之。人言必加討。公

告叔侯叔侯曰庚就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

以入國昔若非使小將何所取武蘇以下兼國多

矣武公獻公晉誰得治之言晉必治已而後可治人杞夏餘也

封而即東夷親附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

祀封魯魯可而何有焉之為祀有晉之於晉也職貢

不三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之朝

聘府庫月府庫每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

且先君而有知也無寧夫人而焉用老臣無寧責夫

臣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書曰子賤之也史則私書

子賤其用夷禮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二 襄二十九年 五

窮主使諸侯歸侵田此善政也况夫人之母邦乎

但不宜獨私母邦也且杞以中夏諸侯而即夷狄

而得明其為賤之也萬世可以知事宜矣

吳子使札來聘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不得以善終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

擇人吾子為魯宗廟也宗尊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

堪之禍必及子札聰明直諫人也見穆子能用請觀

於局案魯備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歌人

詩曰美哉美其聲正美其詩始基之矣二南王

未也始基故然勤而不怨矣三分有二有未盡之政

然盡其憂勤為之歌邦都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

封康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詩義甚深有憂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二君之德

遺教非不知為衛風為之歌王秦雖以日美哉思而

不懼其周之東乎詩意常憂衰滅而思西周之盛然

辭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而小巧微弱民弗堪

也是其先王其詩皆亂離困苦為之歌齊曰美哉

決決乎大風也詩意決決大風表東海者其大

公乎太公封齊其立教為東海之表式者原本乎發

固未可量也言能久為之歌曰美哉焉子思美而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二 襄二十九年 六

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其聲可樂而志不在于淫

之艱難故不淫東東在也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夫能夏則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

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曰夏聲

以其故地蓋與之秦故為大之為之歌鄭曰美哉風

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風動人也大寬從風以得

輔此則明主也能修德政以輔助此亦可為一代明

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唐虞

有唐思深不然而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

是唐思深思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是唐思深思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無所畏忌。自節以下無譏焉。節以下青風節為之歌
故為無主。自節以下無譏焉。青風小不復論為之歌
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小雅以言小政故正小雅者
之德而無怨而不言。變小雅皆幽王時詩其詩多
貳其之心。怨刺而不顯言以傷忠厚
周德之衰乎。小政就事功言成王事功衰益德之衰故云
先王之遺民焉。詩皆周史作思先王
為之歌大雅曰
廣哉熙熙乎。熙熙廣大曲而有直體。幽委曲無不到
其文王之德乎。大雅言大政大政者脩德以立功
先世積德累仁之義故熙熙為之歌頌曰至矣哉。廣大而曲直然總括文王
至德也。然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直而不倨。以下皆
告神之義而言直正曲而不屈。委曲不取任意過而
也不取倨傲也。曲而不屈亦常伸其正志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二
不倨。倨以風神為最近。遠而不攜。常遠鬼神又不
而不倨。遠鬼神而實非淫邪復而不厭。及復其常道
哀而不怨。其思祖父之心。樂而不荒。其如見之
德澤之及人自施而不費。其成功之用自不既窮
民之帝而不謂貪。有事而行動亦若有節制
不取行而不流。神明監之而有節制
八風平。十二月之律各應
十五日為度十二律亦有度數黃鐘九寸以五分選
減至終有六寸蕤賓六寸以五分選增至黃鐘九寸

旋相爲宮節樂用此度數此人風平之實五聲旋相爲宮節樂用此度數此人風平之實五聲
守此度數不相度犯自有大忌此五聲之和平有節
之所同也有守此先王盛德所至不于歌樂之和平有節
頌昔見舜象簡南衛者舜者所執此文王之樂曰美
同也見舜象簡南衛者舜者所執此文王之樂曰美
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合朝清明見
舞韶虞者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惰德以始用
商昔聖人之難也此聖人處時勢之難者所謂及其
也見舜大夏者禹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
之勤勞而不自以爲德惟樂曰德至矣
以天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
德其慶以加於此矣舜德及于天下如天觀止矣若
有他樂吾不敢請已規止亦四代樂說魯周四代樂
若別有樂自皆後世季札請觀周樂者畢於此此
淫樂故不敢請觀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夷
遂墜于齊說晏平仲說昔音悅謂之曰子連納邑與政納
之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復所
謂未收也如政者歸陳故晏子因陳柯子以納政
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難在昭聘於鄭見子產如
舊相識心相識與之稍帶大希也子產厭紵衣焉各獻
交情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謂伯政必及
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取禮者國之治也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小雅巧言章屢盟則無信

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解無信則情失禍亂所以致

也然則曰政將焉往神謀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

焉辟子產言政歸于產天命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

應執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子產之德為世所崇天又除之奪

伯有伯有執政而喪其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

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息止乃翁可以戾也

然將亡矣

言存亡之理以明福善禍不善之道也故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二終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二終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三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涓允清參校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如

位穆子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問對曰吾儕小人

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小人

食食為小官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

事子蕩將與焉大事謂篡弒子蕩即遠罷助之匿其情矣為

藏匿其情子蕩即遠罷助之匿其情矣為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三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

得見與否在此歲也言禍福良方爭未知所成

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在前年大夫

也惡至無日矣惡不善見

也惡至無日矣此年秋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

終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無子故有與疑

年將與食而遊其使之年使言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長不當受役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正月謂夏正初一日甲子四百有四十
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季末也其末一甲子至今日癸未凡二十
日故於六十日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惡伯會
得三分之一得三分之一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惡伯會
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老人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
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
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老人
今七十史趙曰晉太史亥有二百六身下二如身是
其日數也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畫為
身故曰下二如身此是老人七十三年之日數士文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年 二
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文伯士弱子趙
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問絳邑大夫乃知老召之
而謝過焉趙孟以老人為賢召見曰武不才在君之
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作用使吾子
辱在泥塗泥塗猶窮陋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
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田使為君復陶杜預復陶
官以為絳縣師絳縣師掌地而廢其與尉重尉或
以其役使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
子曰晉未可始也始海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
為佐伯瑕士文有史趙師曠而否度焉有叔向女齊

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始乎勉事之而後
可
此為天下後世用費者功也則多君子故以君子
用者引引引不可窮也言是以窮我勿衰而窮
侯不與焉此故也天下後世豈
不同此情乎黃余何難君子是以知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爭政君子是以知
鄭難之不已也
祭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祭侯不敬故下淫下淫故有子嗣終如子產之言
則敬德之所治大夫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
君臣不可以不臣何遂甘為賊子亂臣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年 三
五月甲午宋災
宋伯姬卒
或呼於宋大廟曰謠謠出出呼也謠謠熱地出
此妖聲鳥鳴于堯社社如日謠謠似之甲午宋大災
宋伯姬卒災火也伯姬女待姆也姆女師待姆而君子謂
宋共姬女而不婦道而不知為婦之道女待人而行
婦義事也義宜也因事以
婦則失其守婦而為女則內事無主均戒之哉
天王殺其弟佖夫王子瑕奔晉

初王僖季卒僖季周其子括將見王而款括將見
朝款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款而言
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朝廷之尊入以告王且曰必
殺之不感而願大妄生大願視蹠而足高蹠疾心
在他矣他心有不殺必害室害王曰童子何知童子謂
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倭夫倭夫靈王弟倭夫弗知
此句立景王戊子僖括圖為逐成愆為周邑成愆成
愆奔平時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
成殺倭夫五子周大夫王擬括亂為括取廖奔晉
皆僖括之黨史書曰天王殺其弟倭夫罪在王也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三義三十年 四
此為無罪而殺弟者愆也殺一無罪非義也又弟
子若夫僖括之恩妄不知其死而遺禍倭夫其可
赦哉景王何不深察故罪上不取罪下而其賢
活蝦之罪大焉世所當鑒此而用深察可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澆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
也不可與也不可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
其民撫愛其君弱植公子後大子卑大夫教政多門
以介於大國介同界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此者子產之言以為天下萬世不撫民者之大戒
也至昭八年楚滅陳其患如響後世可不日誦此
言以圖存乎愛恤斯民為重
其他以次脩而理焉可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共姬從夫諡也叔弓

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鄭伯有許酒為窟室窟地而夜飲酒擊鍾焉夜飲
人曰吾公在壑谷即窟皆自朝布路而罷朝行朝罷
歸而飲酒子晉以朝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
雍梁鄭地而後知之酒醒後始知遂奔許大夫聚謀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三義三十年 五
亡者亡之推云固存僖伐也推去國之利也平昭豐
同生等子皮子晉豐公孫也三家本伯有次後
故不免伯有次後自取云言宜人謂子產就直助
強人教子產就子晉之言子產曰豈謂我徒國之
弱難誰知所敵彼輩也故城也豈弟為我輩謀便利
而作亂或主惡直難乃不生子皮能主子晉使
子晉可生他人不能姑成吾所所地也子產力
自已步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
從之從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顧何止焉三族
之人也

人不我顧 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子皮知
子產謂子產 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子皮知
惡迷自此之王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皆受盟
于子晉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
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 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凡
昔暴列罪人 圍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
我矣癸丑拔自墓門之憤入城門墓門鄭 因馬師顧介于
襄庫馬師官顧名伯有之黨 以伐舊北門或君之
昭帶率國人以伐之昭帶子西之 皆召子產昭氏伯
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子晉伯有皆子產
伯有死於羊肆肆市 子產禭之杭之股而哭之飲而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三 襄三十年 六
頃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子駟
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
大焉乃止此可見主強直難 於是游吉如晉還圖難
不入慎禍 復命于介介副 八月甲子奔晉昭帶追之
及諸侯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于河為信昭帶也沉玉
及諸侯與子上盟大夫已已復歸游吉慎入如此可
見非賴子皮也昭氏
書曰鄭人殺良實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伯有
孫揮與裨施會事焉會葬 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
子羽曰公孫 其莠翁在乎以莠此伯有言於是歲在

降喪降喪中而且中而大明謂周七月也 降喪降喪中而且
之日言可以終歲 十二年而一終不及此次也已
之天伯有必死也及其亡也歲在鄭魯之口
其明年乃及降喪果如不及此次之言自十九年
之天伯有必死也及其亡也歲在鄭魯之口
見其子展從伯有伯有鄭大夫 與之皆死利顧出奔晉
為馬師謂子產 以宋之盟故之盟不可子皮以公孫組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三 襄三十年 七
人故以國人公殺為文欲天下重以伯有為惡而
子產受而不廢乎禮皆可為後世法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七月乃葬亂也凡諸侯惡死而魯不廢會葬
之禮禮人之自盡也不以人惡而廢之可矣
是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其家 申無宇
曰王子必不免無字 善人同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
善是對強言培塿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
之得也而王之四體也謂駘 絕民之主去身之偏
艾王之禍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無自下 何以
得免謂子產

此書敘楚之心為萬世懲也故善人者何心將

百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和入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其冬十月

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

羊虎及小邾之大夫包曹以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

宋故不書其人名氏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

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其卿以成之夫諸侯之上卿會

而不信龍謂族族與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

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大雅文王之篇一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三 襄三十年 入

常若左右帝左右而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無行不信之謂也詩戒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

災故尤之也信其歸時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同魯特諱而不書如未與會者

卒食其言何可以云平哉人焉而已故史除之

也若孔子作經而猶為魯諱非不如下世立信

鄭子皮授子產政初有死子皮知政辭曰國小而

偏遠族大寵多特寵者多不可為也治子皮曰

虎帥以聽誰敢犯子族寵之盛無如三家三家之長

自無敢于善相之國無小言在小能事大國乃寬

寬

寬

不偏于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改有事

于大叔曰國皆其國也笑獨賂國皆其本分于

產曰無欲實難欲見伯石多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

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要必也趙事既成乃

成何愛於邑邑將焉往邑猶為鄭國子大叔曰若四

國何欲用人而先賂之以邑邑未嘗往子大叔曰若四

從也四國何尤焉非與伯石遠暴成相從鄭書有

之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後國家安姑先安

大以待其所歸歸伯石懼而歸邑伯石本多欲

產所謝而安卒與之子產終伯有既死使大史命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三 襄三十年 九

伯石為卿大史退則請命焉更命已復命之又

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并謂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

次已位伯石為卿人既貪而又詐子產惡子產使都

鄙有章國部各分車服上下有服公卿大夫田有封

田田有封田有封

田田有封田有封

田田有封田有封

田田有封田有封

田田有封田有封

田田有封田有封

賦稅皆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日取我衣冠而帶之與之也從政者長取我田疇而伍之五家相保結鄰張我法故畜藏不待侵奪田畝

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日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也子產而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此述子產之為政以爲萬世法也學者可不一一詳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史無事書首月傳叙二事

三十一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禮謂見孟孝伯

語之日趙孟將死矣其語儉不似民主儉則力儉

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諄諄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三三十一

孫也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韓子起吾子盍與季

孫言之可以樹善以立厚善君子也起有晉君將失

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韓子早既而政在大太

權在大夫則韓子懦弱韓子多大夫多貪求欲無厭

齊楚未足與也齊楚而無道益甚魯其懼哉亡可

慎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倫朝不及夕將安用樹

之不死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

孟之倫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如前早備季

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晉公室卑政在侯家韓宜

子爲政不能圖諸侯後家多求宜于不晉不堪晉求

能專爲諸侯謀

譏應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會在此十三年晉

此言穆叔之言以爲後世鑒也君子莊敬日小人安肆日論晉子嗣善子孫小人則運機焉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魯地

我問師故問者與師以問之我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

以說于我師工保瀧治通孔孔買寅出奔莒魯子出

羣公子皆嬰

此舉齊子尾以爲萬世鑒小德也豈弗欲人不爲于尾亦欲人君知所以察之而君子知所防也

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

欲楚也夫故作楚宮欲從楚故好若不復適楚必死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三三十一

是宮也若天從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

拱璧公之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後取之由是得罪

子孫不見用于魯

襄公之葬楚宮也亦異矣黃好而死之豈公之心

故謂天從其欲則尺之好欲可不慎哉故聖人取

穆叔之言以示戒訓下而木而入陶谷也至

于貪拱璧之小而失世祿之大尤可懲也已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子野胡歸姓之同大子季氏

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通於文公之葬而紀立教歸

之葬歸之子公子稠公名稠叔不欲曰大子死

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則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

卜義 古之道也非逆嗣何必弟之子子野非且是

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客嘉客解為喜是謂

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忠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季

立嗣將欲德之武子不聽卒立之此及葬三易衰衰

故言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此及葬三易衰衰

狂如故衰衰我服也社裳下也三易新於是昭公十

九年矣年十翁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子

當時賢者果二十五年公奔齊

此一書也既為哀毀者戒又大為不度嫌者戒也

也視死而哀毀至死此天性善良人也善良者觀

之後也家國之主也觀既死矣又失其後主使不

度嫌戲之人有其國此先王所以憂之而制禮平

有禮而不守惡者因足惡善亦所當戒矣至于穆

叔之智往往近道而季武之愚往往失之而不從

春秋政畧卷之三十三襄三十一一年主

而長其悲思矣哉

已亥仲孫羯卒

已亥孟孝伯卒

終喪叔之言論者死也豈不可懼乎哉沐謂死亦

不同有同苟且而致死者矣鄭伯有是也亦有因將

死而苟且者矣孟孝伯是也其神氣已奪故人得

寬而知之者勝此有學力焉雖疾病將死而發

以不哀不與人以可知非以保年以全德也是以

君子雖死而天下翁以為生且謂其不當死也

子會葬也而何以不敬會葬哀也而又何至多

公西葬我君義公義公不中節而于未發無主故聖人存以示戒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公西葬我君義公

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儉館如公寢之廟朝晉鹿
殿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興館宮室人
室者與諸侯賓至而設庭燎何人設僕人巡宮夜行車
塗也塗者塗也馬有所賓從有代代客中車脂轄車之官隸人牧圉
各贈其事各視客之所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各展陳
待賓以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留積憂樂同之樂公則
與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實在外凡事多
足事則使人巡察而教賓至如歸無寧苗患歸家也
無寧寧也言不畏寇盜而亦不思謀此所謂今銅
災患安有耳春離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門不容
隸之宮數里春離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門不容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三 襄三十一 年占
車而不可踰越有堵垣故盜賊公行公行謂而天癘
不戒天癘謂水潦實見無時命不可知召見若又勿
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命已所雖君之有魯喪亦敵邑之憂也
止之宜若獲焉幣帛坦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
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
羸諸侯羸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
見鄭伯有加禮多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
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
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

之釋矣民之莫矣大雅板之篇輯其知之矣人知
辭之有益人
見不可不慎
觀此可知同姓之喪不但徒存禮文亦有愛焉又
不可執主人一己之喪不顧賓客之憂以失其
人焉又可執主人一己之喪不顧賓客之憂以失其
又可知辭命之善無往而不取益焉皆後世學者
所當存諸心而窮其理也如是
乃可以得聖人作傳之苦心矣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時鄭伯在晉
其非
此以小事大之禮也長天者也學者於此往往疑
傳妄許人以禮謂非聖人尊周懷夷大義謂知楚
雖無禮而我不可不自處以禮禮君子所以自盡
不問人也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
者天也此禮之所由來也深遠矣孟子之學其有
得于春秋傳者夫自儒者薄傳而後世因之尚力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三 襄三十一 年占
以自處敗國喪家莫知其非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密州之號既立展與又
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
莒子弒之乃立展與立去疾奔齊齊出也母奔展與
吳問也書曰莒人弒其君員朱鉏密州言罪之在也
罪在
吳歸密州蓋重民生天君道也天之立君以國
不以父子也此魯史之法焉然故名以春秋春
秋者天之令所行也然以子弒父逐無罪乎古史
而不可見聖人作傳以明之則展與之罪於是著
矣而曰言罪之在者言罪之本也本于密州不終
于密州此傳之意將並罪其父子以爲天下後世

懲耳故經必參以傳乃可
焉經萬世行之無弊矣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至臣之子成十通路

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來季集隕諸樊在二十間戰戴吳在二十九年天似

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吳言此乃諸樊死

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夷木謂甚德

而度修德而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歸其德

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

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其三兄與

此見君德與守節各不同取人各因其長而已若

求全非聖人不能故傳存孤庸之論季札為萬世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三

告也當時傳季子之賢不知季子賢在守節不

其能國也故季子能自知而不肯立此與論夷齊

同皆使其伐紂救民能之乎非甚有愛民之德有

焉事變曲處之長不能餘末滿似之耳故孤庸假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

鄭故也晉楚之從通鄭印段廷勞于棠林如聘禮而

以勞辭段印執聘禮見而用文子入聘報禮亦

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客文事畢而出言於

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

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大雅先以水禮之於政如熱

之有濯也政之賴禮如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止以上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

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為事而辨於其

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辭謀能

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人至野則心靜一而寬

邑則人事繁心難澄大正志易生而能見遠

清而見遠近此為善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

同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

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隨之事成乃授于大叔

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

有禮也以上傳引子產事以明有

此者子產之實同寅協恭故為有禮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三

自下而上其志而敬成其用此禮之實也故曰有

不辭而後使而才自不能為之使矣

人游于鄉校鄭之以論執政得失然明謂子產

日毀鄉校如何欲人不得

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早見曰朝

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

曰惡善以損怨中心實為不問作威以防怨豈不遠

止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

小決之道也通不如吾聞而棄之也然明

曰戕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寬怨納善小人

實不才然明若果行此其鄰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
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
也子產一反世俗之爲不順於人故多言其不仁唯
孔子信之孔子生於二十二年時方十歲長而後

之同
此者子產之仁以爲萬世法也中心實爲善愛人
也且自損益自愛也非仁乎今人不實爲善而飾
浮名不仁矣有毀吾名者作威以防之至于多傷
人不仁又若如此之人小之不可臣事大有妨于
國家則怪天下皆相習于此有仁者出一反其所
爲謀不察是非草然謂之反以爲不仁大賢之生
世豈不難哉故聖人作傳於此類者
大夫章之而後世聰明於是開矣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使

子皮曰願吾愛之不吾叛也意讓使夫往而學焉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三 襄三十一 年大

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

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

實多多自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僑報也

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美錦美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

也而使學者製焉治其爲美錦不亦多乎美錦多矣

輕之僑聞學而後入政求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

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食也貫習也若未嘗

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厭覆同何暇思獲子於鄭

以上言不刊尹何以 子皮曰善哉虎不斂吾聞君子
下言有害於邑政

我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
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庇覆

我進而受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不知他日我日子

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謀家以今而後知

不足謀家亦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

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心謂志

下謂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心有所不同者有微心見

大者遠者所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
鄭國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三 襄三十一 年大

此又舉子產之事爲萬世法也可以明愛人之理

焉可以知學而後入政不學必害之說焉又可以不

知君子小人大小遠近之辨焉故焉敢不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國之威儀言於衛侯

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威儀謂其言雖獲其志不

能終也志亦不能善終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

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

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詩大雅公曰善哉民不以

則理勢實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
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
衆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畏者自持嚴整故亦

永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不言則象故能守

其官職保族宜家威儀見外故人畏愛則象順是以

下皆如是自若臣而下凡父子兄弟是以上下能相

固也同久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都風懷棣盛

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

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大雅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

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

其德言畏而愛之也引則書以詩云不識不知顧帝

之則言則而象之地大雅皇矣言文王無所知識紂

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乎懼而歸之可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三 襄三十一 年

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開崇德亂而

倍教而再伐之因繼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

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

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

加可則容止可觀容止靜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

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此者北宮文子之言以為世之不慎威儀者

訓也孝經與此文則夫子之為不學可見矣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三終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四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恭校

昭公名稠襄公之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遜於夷在

昭公外八年凡三十三年棄於乾係諸法威儀然明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傳見前年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均

擇賢均則卜古之道也子野毀而卒季孫不問

長次不擇不卜而立則焉公有意心穆叔已

憂其不能終此始道不謹也可為萬世戒耳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齊惡

陳公子招崇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城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四 昭公元年

為介伍舉敗舉將入館鄭人惡之懷詐使行人于羽

與之言乃館於外外舍城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子產

慮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殫

聽命欲以城外除地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

賜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

之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盟若野

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鄭若

諸卿也鄭禮不得從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不得成

宋之南為期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禮辱其蔑

以復矣無可以唯大夫圍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

自愛敬不子與子家持之子謂子皮持之皆保世之

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

樂其齊子雖憂弗害以憂為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

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生於

憂之事則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實也言本偶出

知其事此欲後之人車以楚人之驕詐為戒而崇趙文子

之信讓也中夏以信讓相先以失信讓為恥取于

聞與人焉而包禍心與人而無禮讓見取于

中夏者已甚矣至于驕倭無君致列國大夫皆謂

言知物之說亦一道也言可不慎乎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四 昭公元年 四

三月取鄆子代莒取鄆邑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

齊盟未退事列兵而魯伐莒潰齊盟一之盟齊請戮其

使孫叔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

之請使請帶焉請其佩帶弗與梁其豎曰家臣貨以藩

子何愛焉藩衛也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

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

蔽惡也牆之隙壤誰之咎也隙則可窺壤則可踰是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物言已在會為國衛而有雖怨

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

叔孫出使所從然辭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使裂裳

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褊言褊不與帶示不辭趙孟

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

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三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

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

故命于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

汙汙勞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

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

其誰從之安靖賢能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

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魯不伐又賞其賢豹不戮諸侯其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四 昭公元年 五

此何嘗之有言此言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引其

封疆引正而樹之官舉之表旗以旗表示而書之制

今傳度法也過則有刑猶不可查於是乎虞有三

官民命夏有觀扈觀國在今衛地商有旂邛二國

周有徐奄成王時殷自無令主諸侯逐進也遂殺

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更迭主盟恤大舍小足以為盟

主夫知成亡之類則合之又焉用之焉治封疆之

制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吳濮有蠻楚

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國言吳宮之疆事楚勿與知

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

言苟免目前
何能念長久
劉子歸以語

子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亂

當有知識而反造亂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耕

人朝不諫父棄神人矣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之

不欺其民。故不即其事。即就祀事不從。又何以待。

人少不經事多無知至老當有知識而衰亂又已

及之。常操然。皆置於自無。因耶加。願升。Y仙。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四
昭公元年
八

叔孫歸義會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

會天謂會阜曰阜叔無家臣日及日中吾知罪矣

齊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

忍其外在外。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在外至

此何傷害
買而從
靡而惡
謂之聲
論季孫貪耶
亦自不惡
卒謂叔絲曰
可以出矣
叔絲指盈曰
雖孫

日中之時。皇言。杜預曰。下以日出。亦于拂林。日。皇言。是。其可。太平乃出現之。杜預曰。柱也。欲去柱。則屋壞。欲

此見賢者之苦衷有不得伸之時而小人之可憾

臣則魯早亡矣况叔孫能不忍于季氏乎使其不

之壞也。言中不出。喪已苦矣。終不獲伸。是一

傳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于南公孫

孫黑又使強委禽焉舍恩也無牙犯懼告子產子產

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諸於二子請

故女擇焉大失。世許之子。皆盛飾入布幣而出。子

美矣。即于南失。思夫。諸葛所開。願也。適于南氏。夫。

夫以子南欲殺之而取其

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衡衡交擊之以戈子背傷

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

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釣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子子南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四 昭公元年 九

南用女子智直而無罪乃執子南而殺之曰

國之大簡有五女皆好之也 長君之威顯其夏

其貴事其長養其親王者所以爲國也人君下民

大夫。女。妻。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紡。而。不。怠。不。事。

兵其從子哲于南之不養親也君曰不養親也

余不女忍殺有有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有五

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游楚卽子南將行子南行子產咨

於大叔大叔游楚之兄于春問也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

彼國政也非私難也衣謂子圖鄭國謂

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說文作蔡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

有於諸游請游游氏之族之始終趙于子杵而于南不圖所以善應之悉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

秦后子有寵於相如二君於景后子鍼也秦相公

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乃二

春秋疏卷之三十四昭公元年十

造舟之先不能以感教之後后子享晉侯送舟于河

十里舍車每十里舍車乘自雍及絳雍秦

事至終有八次往反觀者富如此本司馬侯問焉曰

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

吾何以得見音出奔正女叔齊以告公侯以鍼且曰

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

所贊也天者理之自然國善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

子其焉歸何時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

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

何為言不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先國於天地

有與止焉言無之長立不飲不救世淫邪能整

也趙孟曰天乎存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

趙孟之國無道而年殺和燕天贊之也莫之為而為

解不五稔雖少亦不得五年趙孟視陰曰陰日朝夕

不相及誰能待五言日月長而人短后子出而告

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說歲而禍日民惡不能遇慶

故貪貪財以苟目前不其與幾何自寬裕而忽處

春秋疏卷之三十四昭公元年土

子趙孟之言其行與言又自不可法

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

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鞏帶私盟于

門之外實謂門鄭門公孫黑

國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於六卿子產弗

六月丁巳和子華卒

晉南吳師師敗狄于大閭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大肉無崇

幸也崇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阨言

以什共車必克十人爲什彼以十徒李共聚我因諸

更又克克遇險地車難請皆卒去車爲自我始乃毀

車以爲行車先白毀其五乘爲三伍一乘車三人五

伍分爲五人爲荀吳之驍人不肯即卒就主將不斬

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地阨難以用衆制爲五陣離不

而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前後

之五陳也謂之伍之專之以誘之翟人笑之其散

未陳而薄之陳而即擊晉軍六敗之以大敗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四昭公元年

崇車戰不崇幸戰其來久矣而以禦狄之徒兵則

不刊當險則豈不刊故禦許以變通之方勝之然

取一且之利不可爲中國之用也先王制兵以車

甲乃不戰之意也晉趙盾委民于鋒鏑矣後世

輕民命以圖利漸而市戰法

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宮展與立而奪羣公子齊曰公子召去疾于齊

秋齊公子鉏鉏去疾兵納之以展與奔吳

叔弓帥師驅鄆田

叔弓帥師驅鄆田因莒亂也春秋取鄆今於是莒務

憂晉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侯旗奔齊三子展

庶常侯旗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

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則須競強也

此見棄人之不可以爲國也故即展與之不立示

成焉即晉趙盾田齊取二邑何莫非棄人所由致

于不棄人則皆可保也故莫強

葬祁悼公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

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

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

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名日尋干戈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四昭公元年

以相征討後世謂不相能曰參商后帝不滅后帝堯

二人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向丘宋地主祀商人是日

故辰爲商星商人湯先相十封商丘遷實沈于大夏

主參大夏今晉地夏縣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若到累之類因實沈舊其季世曰唐叔虞季世至周

唐武王臣姜方震大叔胎也大叔即叔虞成王弟

唐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

其子孫帝天也屬諸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

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封於唐是

參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

全天神帝少為玄冥師玄冥水官生九格靈驗味之
神高遠也。為玄冥師玄冥水官生九格靈驗味之
靈驗能業其官之氣宜汾洸宜通也汾障大澤之
以處大原今晉省大原帝用嘉之帝額封諸汾川沈
如孽黃實守其祀國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國
由是觀之則臺驗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沈
與二神各有所主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
乎崇之祭名以祈福祥此臺驗所主癘疫時日月
星辰之陳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此實沈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
又何為焉與君身疾病僑問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四昭公元年古
致畫以訪問父以修令夜以安身朝人事之始以
中為市家之所聚故以咨訪可否日之所為所訪於
父而念之以節修其政令使則晏息安養其身於
是乎節宣其氣動以宜其氣之力勿使有所壅閉漲
底以露其憤壅氣積閉氣隔漲氣吸故氣勞
不爽而昏亂百度美明快也百度百事今無乃壹之
則生疾矣不分四時而專于一僑又聞之內官不及
同姓內官其生不殖其生長也同姓為婚美先盡矣則
相生疾同姓相與美而又美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卜古即違此二者壹四時古
之所慎也慎不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今君內

實有四姬焉四人其無乃是也乎由是若由是二者
弗可為也已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公
然則四姬之有減省叔向曰善哉朕末之聞也此
皆然矣一四時皆叔向曰善哉朕末之聞也此
焉且問子晉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富而
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問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
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醫和曰疾
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疾非鬼非食惑以
喪志惑女色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將死無人開
天命不祐助公曰女不可近乎野曰節之節之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四昭公元年古
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宮角徵羽五
五運速本末以相及其聲由遠以及近由本中聲以
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降即運速本末運降遇降至
琴瑟於是煩手淫聲怡聲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
聽也煩手即今時操不以五聲為節煩亂其手非聲
耳而不聽和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至於煩乃舍也
已無以生疾煩而不已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
以怡心也儀節制也君子不離琴瑟將以制凡事之
節凡曲女色亦天有六氣陰陽風降生五味五味之
由陰陽風雨晦發為五色五味之發為五色五色亦有五
明之與而生

也味辛色白其聲商味酸色青其聲角味鹹色黑其聲羽味苦色赤其聲徵味甘色黃其聲宮淫生六疾注過也滋味聲色所以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陰氣寒濕陽氣溫散風氣搖動雨分爲四時春夏之六氣各不同序爲五節又大而節之以春七十二日屬火秋七十二日屬金冬七十二日屬水截取四季各十八日爲土旺是五節也過則爲苗入處此六氣之不同各宜順時稱節以節陰淫寒疾其心身於六氣有過則生六氣之苗矣陰淫寒疾則爲冷疾陽淫熱疾則爲熱疾風淫末疾也風濕木氣大過則四雨淫腹疾雨氣太過晦淫感疾夜支病發動搖掌明淫心疾晝事無節多上氣不平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感盛之疾而九故曰陽物男女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四昭公元年其

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大節社稷人民所賴有苗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國家將有失道之禍大臣不能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是以云良趙孟曰何謂盛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血蟲爲蠱文字也蠱毒也蠱殺之飛亦爲蠱教日飛變爲蠱而飛在周易女惑蠱殺之飛亦爲蠱也則教實已壞日蠱

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吳下民上與入也爲長女長而長女善入于男故感之冥風長皆同物也此四者山山木爲風所搖落皆蠱之象同物類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贈賄之禮此詳著于產醫和之言深明疾病之原醫理之本以垂訓萬世也於此可不信至現鬼神之神說於此可博通達四時妻同姓之至理於此識淫生六疾佳而女惑蠱之爲甚於此識人主淫溺生疾而百事而不可以節色却疾於此識人主淫溺生疾而大臣不能匡教有同死之道試即此傳而詳求之人惡可不爲博物君子也乎聖人皆於春秋留之其仁愛天下之至與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犂都于圍之弟子也犂犂都南陽郡縣屬襄陽人懼于產曰不城犂即陽翟今太室間皆鄭地鄭人懼于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其試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思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經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幕平夏皆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也官廐尹子哲出奔鄭因蔡城殺大宰伯州犂于鄭如子葬王于郊謂之郊教楚人謂爲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伍舉時在焉問之不願對曰寡大夫國諸侯之辭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更改其赴辭不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皆百人之餼趙文

子曰：秦公子富，富則用廣，資則叔向曰：底祿以也。底
 也，德鈞以年。以年齒，年同以尊，以官秩，公子以國公
 子，則論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強禦已甚
 之大小，不侮鰥寡，不畏強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
 齒，又使二子序，辭曰：辭，子干懼，遂楚公子不獲，是以
 皆來，亦唯命。祖，遂則已有過，不獲不得安，是
 路齒無乃不可乎？為辭族之客，不敢從，音序居，史
 伏有言曰：非將何忌？忌，敬也，言不敬，楚靈王即位，遂
 罷為令尹，遂啟強為大宰，名熊虔，鄭游吉如楚，葬
 却放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後而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四 昭公元年 太
 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說喜也，喜不義之
 子產曰：不欺年，未能也。未能合諸侯，
 楚公子圍，謀弑之，賊也。而魯史，津之故，聖人作傳，
 以著之，焉萬世懲焉？曰：子比奔晉，并附叔向之言，
 以明土人待客之禮，不可有畏強禦之心，又附后
 子之辭，以明客與客之禮，不可有謙讓之心，又均
 以開後世也。至于靈王，以比後求，得諸侯
 賢者，已知其速亡，人而使之為強，胡為乎哉？
 十二月，晉既祭，祭，趙孟適南陽，晉之將會孟子餘
 會祭也，孟子餘，趙衰也。甲辰，朔，孟于溫，庚戌，卒。七
 武之會，祖廟在南陽，溫縣也。甲辰，朔，孟于溫，庚戌，卒。七
 日而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甲辰，朔，孟于溫，庚戌，卒。七
 也。則十二月，三字當讀斷，晉既祭，蓋并
 此終，劉定公，秦后子，皆扣之言，為後世之為文子
 者戒也。以趙孟之賢，而屢示人以善，莊之道，不能

其未也，亦曰：此亦不學之故，使學焉，一日
 不死，必有更進之圖，自有天命，誰其敢測之？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四終
 昭公元年 十九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五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齋校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傳春晉侯使韓宜子來聘公仰位故且告為政而來

見宣于代趙禮也二者皆脩武執政禮也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即周易文王周公之

取陰陽之象而言故曰易象春秋魯史記事之書周

公所制史法而于孫世守之者易所以明剛柔中正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凡事得中之義雖象

化而不失此禮之大原也春秋遵周公所制典禮以

記事使禮有所勸非禮有所懲一以敬心吾乃今知

生之此禮之大委也故曰周禮盡在魯

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德莫盛於禮故知周公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五

也見禮知政故知所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大

以王天下者亦在禮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雅

縣卒章言文王為西伯自虞尚質成之後諸侯

歸者曰十餘國取以勉宜子相晉猶宜如之韓子

賦縣之卒章言文王為西伯自虞尚質成之後諸侯

賦縣之卒章言文王為西伯自虞尚質成之後諸侯

見子尾子尾見疆子尾宜子謂之如子旗亦不

夫多笑之唯晏于信之曰夫子君子也信其不遠也

知人也唯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君子不出虛

以知其不臣之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

淇澳淇水名也言武公之德宜子賦木瓜衛風言佩其

此言宣子之德其行與言皆可為世法也以好

之也宣子之德其行與言皆可為世法也以好

之也宣子之德其行與言皆可為世法也以好

之也宣子之德其行與言皆可為世法也以好

之也宣子之德其行與言皆可為世法也以好

之也宣子之德其行與言皆可為世法也以好

之也宣子之德其行與言皆可為世法也以好

之也宣子之德其行與言皆可為世法也以好

之也宣子之德其行與言皆可為世法也以好

之也宣子之德其行與言皆可為世法也以好

之也宣子之德其行與言皆可為世法也以好

之也宣子之德其行與言皆可為世法也以好

之也宣子之德其行與言皆可為世法也以好

之也宣子之德其行與言皆可為世法也以好

之也宣子之德其行與言皆可為世法也以好

之也宣子之德其行與言皆可為世法也以好

聖天子受天而有天下

[illegible]

不協而盟明王之制也 周朝 君薨大夫弔卿共葬

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元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之制凡皆以昭 禮制命取

事無加命矣無分外 今雙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

於守適位即大夫士之位尊卑各有數度 安本無禮

守適夫人今以安故不敢擇適位之尊卑而禮數如

夫人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 唯懼獲戾豈敢憚

頗少姜有寵而元齊必繼室後薦 今茲吾又將來賀

不唯此行也張趙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中送之然

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謂大火 火中寒暑乃

退心星季夏昏中而暑 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此時寒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五 昭公三年 五

不獲謂諸侯 二大夫退于大叔告人曰張趙有知

其翁左君子之後乎知足以知盛衰猶在君子之

止此大叔之言以存弔送之禮數 記張趙之言

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下末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有不同盟亦書名者從計傳已於別例各見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繼少 日寡君使嬰日寡

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

難是以不獲不得 不腆先君之適謂少 以信內官姬

燿寡人之望燿明也燿照也 則又無祿早世頃命寡

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惡願齊國厚收寡人微

福於太公丁公二公齊之先君 微子念二公 照臨敝

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 及遺姑姊

妹若而人道餘也若而人 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

振擇之董正也振未詳 以備嬪嬙嬪寡人之望也韓

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

稷之事未有仇愾蓋平公適 在綏經之中少姜之

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

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曰唐叔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五 昭公三年 六

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 既成昏許香 晏子受禮受賓

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晏子

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言昔未季之政

其與齊但知齊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

區釜鐘此四器量 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

釜為一六升四區為釜 十則鐘鐘六斛 陳氏三量

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以家量貸貸借 而以公量收

之收薄而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如往也陳氏山海之物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

往歸于市價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

其一齊國物力以三分言入公聚朽蠹而三老束
餒三老未詳皆原國之諸市屨賂賄貴謂刑臨
痛疾而或休之之陳氏或又然其愛之如父母
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
伯戲四人皆舜後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陳
伯戲陳氏之先通言陳氏雖為齊臣然叔向曰然雖吾
加天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齊臣然叔向曰然雖吾
將有國其家先屈屈陳氏之說又戎馬不駕卿無單
公室今亦季世也言晉窮衰弱又戎馬不駕卿無單
行言不能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公乘公之御與車右
庶民庶民之先也宮室滋侈道建相望而女富溢尤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五昭公三年 七
晉原狐續娶伯臣之晉降在早隸早隸賈政在家
門大夫民無所依君日不悅後以樂伯憂中載憂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今將讓鼎之銘曰名昧旦
不顯後世猶怠李太也先人初業如昧旦時方未明
猶况日不悅其能久乎又當不悅之日而晏子曰子
將若何此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辟聞之公室將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宗族猶木之枝葉必
之乃胙之宗十一族先言公室之族印繼言唯羊舌
氏在而已胙又無子無賢公室無度法度幸而得死
言其以壽豈其獲祀言已為晉公族
終焉幸必將先公凋落

此存晏嬰叔向之言以見國家之存亡與國可
先知也後之有國家者可不懸之為利哉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欲隘鄰
下謂下濕隘狹小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爽塏明解
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臣不足以嗣之足繼於臣
侈矣不足嗣而居此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
之利也自此小人致煩里旅旅眾不敢煩公笑曰子
近市欲隘則子對曰說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
賤於其景公繫於刑有幣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
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
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五昭公三年 八
曰君子如社社庶幾已其是之謂乎小社若子一言
連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
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人之室為則使宅人
反之使原宅人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善二
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里人皆舊時先世所遺卜
不無君子不犯非禮己宅非禮小人不知不祥不知
不祥不祥古之制也此自古一吾敢違諸乎不敢違
卒後其舊宅晏子終還居公弗許先弗因陳桓子
以請乃許之桓子以請之辭
此皆晏子辭宅之事及君省刑之事以爲後
世示勸者也後世何可一字忽之而不詳玩哉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

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日子豐有勞於晉國

段之段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晉縣以胙乃舊勳

也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

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

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伯石乃驕

行禮亦取諸晉初州縣樂豹之邑也豹晉大夫及欒氏亡

在宣二年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

縣也州本屬溫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

大希文州自是州與溫別已傳三家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別分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五昭公三年 九

既分之縣皆文子病之斷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

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以正論貴人而及文子為政

趙段曰趙文子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此使二子之

言矣也遠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若招禍

又焉用州其以徵禍也州晉縣君子曰弗知實難

有言州必死再敢有言取州者是禍已必以死罪

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

之為其復取之之故飲後自取州傳見韓

此言存義過欲之法則以教佑後學也伯石驕汰

一旦而以禮焉則荷祿矣三大夫皆有貪欲及聞

正議則以美制欲豈非賢乎然而文子為以明

行之以且以戒于其果勝欲矣韓也猶不能忘焉

或懲或勸日進于存理退欲之圖其庶幾矣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于服椒為介及邾邾

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敬子之叔父敬子即叔

伯伯曰敬子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

館敬子從之

敬子為介避其所忌也惠伯不以私忌輟

公事義也仁義之道無往不在可以為法矣

晉韓起如齊適女公適公孫齒為少姜之有寵也

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公適公孫齒為少姜之有寵也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五昭公三年 十

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得齊而遠

其寵子尾得寵將來乎子尾將不

此存異事以為萬世之大戒也諸侯嫁女于諸侯

而臣子竟能易以己女而別嫁若女有此理乎正

唯無此理而有此事所以人君不可一事而不慎

也景公果知之乎不知乎君權下移一至于此大

可要矣晉受其欺不以為異以苟得諸侯耳何當

時韓子女亂婚嫁苟君臣唯重功名勢位至此哉

所以孔子為春秋作傳不厭煩細而天下

後世得以盡聞而垂戒之是以免乎此也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微敝

邑以不朝立王之故鄭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

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進退罪

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

在楚何害心在將未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

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有心事君其往也苟有寡

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超使謂大叔曰使子皮自子之

歸也編在小人冀除先人之敝盛曰子其將來賀今

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先相語為知友大叔曰吉賤不

獲來良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

幾焉已更使上調來賀其尊以益其困述

之言也益極故也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五昭公三年 十一

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飲不以諸穆叔曰

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

卑一睦焉適羣好也卑一相之國其如舊而加敬

焉志曰無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

之

八月大雩早也

此為早所雨皆雩災之意何必有他說乎春秋書

雩二十而一而昭公之世七見八年無雩雩皆

云早也昭公祈雨其語意亦可如矣

齊侯田於菑齊東盧蒲癸見蒞且謂曰公嬖如此

種種余奚能為也言老不能為害公曰諸君告二

子子雅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

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其心之長九月子雅放

盧蒲癸于北燕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五昭公三年 十一

北燕伯欬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

夫比以殺公之外嬖衆相親比公懼奔齊書曰北燕

伯欬出奔齊罪之也

此舉燕伯以為天下後世之警鑒者

意也不罪寵人及大夫之此重本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小雅宜

王田鄭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楚之雲夢

齊公孫寵卒寵子司馬寵見晏子司馬寵曰又喪

齊大夫曰又喪

子雅矣吳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其死不免矣族弱矣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

此存以子之言以見宗族之不可廢焉萬世告也

四年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與遂止鄭

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求諸侯

二君待之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

患賜盟于宋在襄二日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五昭公四年 主

不易有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

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借晉寵晉侯欲

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後天或者欲逞其心以

厚其鄰而降之司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

晉楚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

患晉侯若遇淫虐楚將棄之

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

有也始危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險謂山河險阻其北

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

國之難度是三殆也反公四微三塗山

太行山名陽城大室皆山名今在河南三塗山名

之北土代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

固也從古以然自古有馬之是以先王務修德音

令聞以亨神人亨通也不問其務險與馬也鄰國

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

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若何虞難可虞齊

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在

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在僖九年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五昭公四年 主

晉至今衛邢無難敵亦喪之衛邢無難敵亦喪之

之難不可虞也特此三者而不恃政德三不殆又

何能濟君其許之村作淫虐文王和敗是以隕局

是以與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

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

命焉楚子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

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

侯少小也安其大夫多求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

又曰如一晉楚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王曰諸侯

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

自命夫命婦至於

楚人執徐子。

不每歸謁此以見楚俗通乎方士之術至王

得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朱華

疾終命召仲平而不召杜

洩見害之無救援之戈

一而全又何去焉杜漫不知自爲醫生常在饑寒之則主若

平旦天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嬖僇于个。

前進則置虛命德海器令空若叔倫已食命之去之十

三月癸卯卒不食不得食年立昭

公使杜洩葬

使惡杜濬於李為明

志在淺將以路非且盡卿禮賜叔孫卓也

卷之三十五 順公四年 善

南道諸季無曰枳穠未乘路葬焉用之且第痛無照

介以葬不亦左乎次也。左不順便。季孫曰然何如

微全器不可不命曰天子受命於天而舉於王

王忠奮而思之因念其先人

不聽進王命而復賜之餼三官

之太公使書問其事也子原司徒對書名也書名

六子爲首
與王正書
別官代書

蓋稱爲司空以書勳之功勳今郊而葬以

在公府而葬以爲三年

命膺生葬。則死又不以果。而用

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牛善媚

領其誣叔孫。

明受豎牛之譖三子死而不得一葬以致釵任

者以爲中之音也後世間此可不入人懼哉至

子而爲之也。賜命也。幸而不誤也。其數然哉。

至有孫明國姜之事豈非庚宗一念之愆所由

致謝之儀小不可以不恤也蓋在其然而有然矣

以命卑葬於孫所以有葬也然自聖人作血信而後世之爲叔孫豎牛者少矣癡信者有少矣要

傳者也何也讀傳之文存傳之心明傳之理自

卷之三十五

矣

100

1

1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and titles, including "The Hon. Mr. Justice" and "The Hon. Mr. Justice".

卷之三 上

卷之三

春秋經傳卷之三十六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潤允清泰校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始立中軍至是去之平公室也

史本云諸卿皆用平公室者孔子之段中軍于施氏

成諸城氏切二家舍諸大夫以示公初作中軍三分

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

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

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春穀疏畧卷之三十六昭公五年

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

西門自朝魯禮也

遷之改也羣臣懼死不敢自也

葬而行仲至自齊

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

西門自朝魯禮也

遷之改也羣臣懼死不敢自也

葬而行仲至自齊

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

西門自朝魯禮也

遷之改也羣臣懼死不敢自也

葬而行仲至自齊

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

西門自朝魯禮也

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于勿與知不

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

三十邑以與南遺

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

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

諸塞關之外

惡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示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不實私勢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不實私勢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不實私勢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不實私勢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不實私勢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不實私勢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不實私勢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不實私勢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不實私勢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不實私勢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不實私勢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不實私勢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不實私勢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不實私勢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不實私勢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不實私勢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明也曰明矣又為地連又變為謙謙道卑退故為
明而未融曰明未融故當平旦時也此就二卦名義
論故曰為子祀且為三三為期莊叔也日之謙當
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為日為鳥變謙則當日不明而
未融故曰垂其翼於鳥為垂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
于行不直故君子遇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二日
不食又位在三又非食時故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
火焚山山敗枯敗之象也於人為言言良為敗言為
謙故有敗象有言象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謙
也故占者有所往知人必有言其言必謙謙離為牛
世亂謙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離為牛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六昭公五年三
是為純離純離則牛象謙不足飛不翔謙退也故飛
或知離人之名為牛謙不足飛不翔亦不遠翔
垂不岐翼不虎垂下其翼故曰其為子也乎君子
亞卿也故知為子後位在亞卿亞次也莊叔亞卿也
坤少不終又惜其後為少不善終按此占辭之法
卦名義及
論經則唯以季氏之卑公室垂成而已玩傳則即
此一事之中其可應可動者亦多矣季孫固自惡
也而南蒯叔仲希豎牛相與附助以殺無罪萬世
可不戒乎杜洩之忠直遂官叔孫昭子之不勞見
殺豎牛又可不為萬世勸乎至于穆子之賢又後世
之所不可不達者也不但穆子豎牛有敬即季孫
叔帶南蒯亦有數者也即孟丙仲王叔孫昭子之
與杜洩皆有數者也同命數之中而賢者處命以
以義或吉或凶總歸君子也義者處命以惡或吉

或曰總歸小人也人不免一死昭昭君子而無
將焉小人而無死乎傳所以又為後世有則易占法
使學者可通今義而無害於義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屈申以屈生為莫
族屈申之子吳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子蕩過鄭
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於蕢氏屈氏省鄭地
侯送于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亦鄭地
此亦義
此如其名以書之記事而已內者鄭之介兩大
大國有事而肅穆焉所以存也時至禮因之矣
公如晉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六昭公五年四
公如晉見盟主自郊勞至于贈賄去晉則贈賄無
失禮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馬侯魯侯不亦善於
子子子曰晉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
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侯也不可謂禮自是禮
言則非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今政令在家在大不能取也子家獨弗能用也莊
公孫叔好大國之盟新把元年陵虐小國取鄭利人
之難而取鄭不知其私不自知公室四分民食於他
四分則取鄭一叔孟取一他諸三家思莫在公不圖
其終昭公不知思慮公室之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
其終昭公不知思慮公室之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

此所行政令而失其民之實禮之本未將於此乎在
而肩肩焉以承承文為志言善於禮不亦
遠乎此言禮之君子謂叔侯是乎知禮

此言禮之君子謂叔侯是乎知禮
為政之有也禮以定分以下奉上又君之所
以自民也自國有政自民此所以貴乎禮之所
由利也此也非禮之本乎夫然後由大而推其細
由實而推其文又禮之本也禮公言其大義其
實則禮之為虛文之道害大矣哉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

諸索氏鄭地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

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

命叔向曰卷之三十六 昭公五年 五

幣帛饋吾戚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恩終終

無不復事雖已終從而不失儀從順敬而不失威威道

之以訓訓奉之以舊法以先王訓辭開道其意考之

以先王度之以二國凡皆考典禮于先王度雖汰侈

者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

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

為閭則足使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則為足以辱晉

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敗盟曰可苟有其備

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

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賴有璋且信珪朝聘

所執享宴

見也見也小有所迷職大有功小有所迷職大有功

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夫禍亂興禮之至也國家之敗

城淵之役八年晉無奔備以敗於鄭楚之役楚無奔備以敗於鄭

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親又欲恥之以召

卷之三十六 昭公五年 六

危危儀儒之若何誰其重此言備之莫如得人

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

君臣曰可矣可謂求諸侯而處至也求皆而薦女

君親送之丘至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

亦有備矣不然奈何欲君國謀必亦有人可以勝韓

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趙武之子吳荀

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潞輔路

荀息皆諸侯之選也六大夫皆諸侯所韓襄為公

族大夫韓起兄無韓須受命而使矣韓起之子已受

命而其襄那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二人韓氏

親好善晏子之賢可法也後人可以興起矣。

公立計告通好也書之敎也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稜麻之
後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洩遠射楚大夫會楚子越大夫常
過師師會楚子於項項楚地聞吳師出遂救張師
師從之從吳遂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駟至
於羅洩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勞楚人執之將以戮
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
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
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尙克知之此命龜之言謂龜
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此卜兆君若驩焉好道使臣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六昭公五年 九
滋飲已休息休息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雷
雷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戮鼓則吳知所備矣敝
邑雖羸若早脩完脩完也其可以息師息楚師難易有備
可謂吉矣難者固難易者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
非卜一使臣獲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
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
能常之不可必城濮之兆其報在郟城濮戰楚卜吉
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謂在使臣乃弗殺楚師濟
於羅洩沈尹亦會楚子尹亦楚大夫次於萊山遂射師繁
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

可入謂楚子遂觀兵於城父之山楚行也吳早設備
楚無功而還以蹇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
魯遂收弼待命于雩婁禮也使沈尹于此待命而後
吳是昔
此以有備無患則軍旅之禮後世不可不知者也
人心易忽事難易失雖當鋒鏑相衝死生在前而
其志猶死而不可回其給有戰豫而能勿
夫才敵古人爲之禮以助之必如吳之先事而
後發則楚之既退而射設鼓乃爲得軍師之禮也
吳人其此禮之大敬也故
王若不廢而後世乎哉
秦后子復歸于秦元年奔景公卒故也如五松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六昭公五年 十
出亡者之得歸必有道以處之也敬故也使非
后子之明教敬畏且不容于晉又何以相附即歸
此亦可
法者矣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杞
紀故爲有禮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大夫先王士弔
此存弔葬之禮也凡諸侯同盟始死則有弔禮葬
則有送禮葬於列國皆未葬也而魯於杞與秦
禮者此是也魯獨不以杞之怨廢弔不以秦之
遠廢葬此非謂康公之
邦可爲萬世法者也

夏季孫宿如晉。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詩前年受辛晉侯享之

有加過。也豆之數武子退。去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

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脫。也得脫不過三獻。禮

大夫。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也有越韓

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致歡心對曰寡君猶未敢

當加。况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服因請微加而後卒

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也

此存諸侯享大夫三獻之禮。天下也所謂不賢

者其小者天以武子之。不臣無禮已甚即拜

禮也後世擇其善而從之。則爲已之禮耳於武子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六

子何涉焉。此孔

葬杞文公。

也。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

之柳聞之乃坎用性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

之族既盟於北郭矣。亡人華臣也公使視之有焉。

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也欲代右師乃

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也欲誣也聞合公

使代之。代合比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云

女夫謂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八亦於女何有宗乃

爲喪示之於人何愛之有哉。詩曰宗子維城母

愛人人亦何愛汝之有言必致禍。詩曰宗子維城母

作城壞母得斯畏。如城城壞則孤獨斯可畏矣女其

畏哉。至二十三年

女夫謂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八亦於女何有宗乃

爲喪示之於人何愛之有哉。詩曰宗子維城母

愛人人亦何愛汝之有言必致禍。詩曰宗子維城母

作城壞母得斯畏。如城城壞則孤獨斯可畏矣女其

畏哉。至二十三年

此爲後世之傾害人者惡也。

向成之言至言也可不佩哉。

六月丙戌鄭災。

鄭士文伯之言天道人事似不相關

而有相通焉故人事不可不慎也。

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過鄭鄭罕

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不義當

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

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

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

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

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

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

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

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

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

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

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

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

邪民正者或效人邪辟民亦效之
無寧以善人爲則也
子國大爲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則以爲民法晉侯
說乃通之

此存公子棄疾作賓之有禮反叔
向欽降之說以爲萬世示勸也

秋九月大雩

九月大雩旱也

楚遣罷師師伐吳

楚使楚聘于楚係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六昭公六年 五

使遺漢伐徐楚漢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

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杜云在楚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

敗其師於房鍾吳地覆宮廩尹棄疾非公子棄疾之子

蕩歸罪於遺漢而殺之

楚子之師示戒也楚聘使而殺

楚子如楚

楚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敗于吳

目言楚結盟之後晉公雖不會而聘是未嘗問情
自昔有不背盟之所在國賴以存晉故與手而
以藉行弔敗之義故史特書之以存弔敗之禮
而時明之以告萬世正以見相恤之禮不以敗
爲辭而存弔敗之義也至于吳楚之
又無言蓋禮所以禦強也

齊侯伐北燕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士句相士驪

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晏子曰不入

齊侯君不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

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有此五者

此言齊侯相告相朝相逆之禮也若諸侯失國而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上伐燕已

齊侯大于境燕人行成曰敝邑知果敢不聽命

之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公孫晉曰即公

齊人受服而退侯爵而動可也此左右言二月戊午

盟于蒲上蒲上燕人歸燕姬齊侯賂以瑤璆玉璫

彈耳此齊君好賄之驗不克而還不克不能納

齊侯不克納齊君齊之求平齊之食也史作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旌游至於軫王芋尹

無宇斷之其旌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

華之宮納三人以實之無宇之聞入焉守門人有

華之宮納三人以實之無宇之聞入焉守門人有

一夫之取之盜有所在矣謂丁亦王曰取而臣以

將往夢襄公廟。祖踐行之祭梓棋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

是也。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

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

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

及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

儀。信于仲及楚，不能答鄭勞。

襄公適楚，侯過，故張以強大，扶國君，君臣之

言，季使有辭以謝，或亦不可已，梓頓之言，直

爲出，或亦信之，從周公，不從襄公，亦不可謂

善，君臣無人之焉，皆其宜慎審之。

叔孫婁如齊，盟，作舍，非。

正月，晉平公如齊，盟，如齊，盟，先有盟，期，故此

之也。盟，也，也，也，凡無，無，又無，義，者，故而已。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六 昭公七年 无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

當日食？對曰：晉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

去衛地如魯地，衛地系草也，魯地降婁也，日食于系

草，故小也。四月，於是，有災，魯實受之。餘，其大

外，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

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

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義，則自取謫于日月之影。

無善政，不信用善人，則自取謫。故政不可不慎也。

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

從時。事之成，各有時，從之。

此存日食之義，以爲萬世之爲政者告也。日之食

於此，分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於此，此魯公乃陰陽運行之自然，非爲若人而始

其備禦三都言三國將伐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此舉列國之寶細物以為萬世戒也一弓耳何不
可故疑案之乃與人而悔乎備禦之說果足信乎
也無志甚矣其向能大有為乎故傳以示戒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

子產寡君寡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行也羣望望

祀山川諸有加而無瘳瘳病也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

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

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

郊三代祀之郊未詳蓋夏家祀鯀于郊殷周亦祀之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六昭公七年

晉侯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宜子

晉侯有問問差賜子產莒之二方鼎莒所子產為

韓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公孫段子三年晉曰日

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

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病故

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

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孔能任

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矧有疆場之

言散邑後人有以疆場之故而以而豐氏受

其大畧吾子取州是免散邑於暴而建置豐氏也敢

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

初言言不與趙文子病有之不便又以易原縣於樂

大心樂人心樂大夫京

一見君子不可以不博記一見君子辭受以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鄭伯有

其鬼至不知所往鬼之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或

夢伯有介而行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帶伯有

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則帶卒壬寅日

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壬寅日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六昭公七年

子產立為大夫使有宗廟以安撫之見乃滅子大

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

所歸謂有大叔曰公孫段何為子孔不為厲子產曰

說也以妖異而立之惑或民故并立說也民可不自以為

身無義而圖說二子身為不義皆不當立從政有所

反之以取媚也治政有當反道以束親屬乎民不

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為死絕者立後民所親媚以

將不以為厚道因不信上之所為政及子產適晉趙

景子問焉景子中軍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

人生始化曰魄氣曰魄人生之始其初化既生魄

此勝同外還使田改過遷善之法則也而諸侯相引喪天子降哀命之禮亦並存焉

九月公至自楚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以己不能相儀乃

謂學之明而苟能禮者從之凡知禮之人及其將

死也年將始言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

無禮無以立幹木之所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

以禮義顯聖人之後也殷湯而滅於宋孔父嘉為宋

宣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義屬公及正考父弗父何

之次也佐戴武宜宣公之臣三命茲益共也位高益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六昭公七年

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僇再命而儀三命而備僇恭

於禮循牆而走言不欺亦莫余放侮人亦自值於是

是賦孫紇有言曰仲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

必有達人聖人謂正考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

也必屬祝與何忌於夫子就南宮敬叔何忌孟使事

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如禮則故孟懿子與南宮敬

叔即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

則思效小孟僖子可則效已矣遂自勤請學又受其

禮而過

此以禮過示天下後世也人能制效僖子之禮過則君子矣此聖人春秋之教也否公至自楚自是見學者此誠之可焉

單獻公棄親用驕驕公周卿士冬十月辛酉襄項

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成公宣公之弟也

其為親用驕者成也其多野風親舊而喜

冬十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伯瑕士吾所問

日食從矣可常乎伯瑕問曰日食災福既顯從

日六物不同人生所受于天者民心不壹民之自存

事序不類其與時序官職不則治官易職同始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六昭公七年

異終有始胡可常也詩曰政燕燕兮息或嘯

序事國其異終也如是日與其終言存乎人公曰

何謂六物野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案

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多語人多語我我辰有北辰大

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歲日月十二故以配日以

子正配甲乙日有十二辰有十二節十二時也某日某

時生人其辰為何辰星為何星古山不同節今四柱

八字命之法本於月竹記而止言配日為歲月

之十時亦日之時星辰亦其日時之星辰故以日

此以天人相通之理推究不同之法示天下

後世也使非孔子作傳其何由而明之哉

冬十一月癸亥葬宣襄公宣公之子

主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七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八年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音魏邑之榆地晉侯問於

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有物焉馮

言不然民聽濫也民聽之失妄傳也抑臣又聞之曰

作事不時與作民怨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怨

所致代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譟並作莫保其性

性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虓祈之宮虓音

新地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七 昭公八年

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借而無徵故

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言者亦自

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言者亦自

巧言之如流水之不流亦不受過責是宮也成諸侯

必叛若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政荒民散諸侯之故

此舉年氣致異以為天下後世戒也宜詳究

子野之言及叔向之語以善其所進而可焉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鄭姬元婦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

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易諸司徒招與

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

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夏四月辛亥哀公薨哀公自殺史

也而經書卒豈孔子之筆哉史之飾辭從

詩文也傳明之曰繼而所懲大矣故為經也

叔弓如齊賀虓祈也賀宮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

賀虓祈也史趙見子大叔曰其哉其相蒙也可弔也

而又賀之蒙欺也勞土木與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

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天下畏晉

此者宜弔而賀以惡為美矣末之運互相欺蒙以

即于敗于若虓祈者以為萬世同情之大戒也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七 昭公八年

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于微師赴于楚赴亦也子微且告有立君立公

于勝怨之于楚以殺太子楚人執而殺之殺于公

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

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招以私屬殺世子害死其君此萬世之大懲也然

有當者傳是之有非者傳非之舍天下

後世之情理者傳也舍傳何懲勸之有

秋蒐于紅

秋大蒐于紅紅魯自根牟至于商衛華車千乘大

商衛西境接宋衛千乘故大

此見... 卷之三十七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旌欲治其室

八月庚戌遂子成子王子

車子王成之弟也子車頃公之孫也

而子長氏之室子長氏之子也

甲將攻之陳相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

也遂如陳氏相子將出乘而之

也遂如陳氏相子將出乘而之

也遂如陳氏相子將出乘而之

也遂如陳氏相子將出乘而之

也遂如陳氏相子將出乘而之

也遂如陳氏相子將出乘而之

也遂如陳氏相子將出乘而之

也遂如陳氏相子將出乘而之

也遂如陳氏相子將出乘而之

也遂如陳氏相子將出乘而之

也遂如陳氏相子將出乘而之

也遂如陳氏相子將出乘而之

也遂如陳氏相子將出乘而之

也遂如陳氏相子將出乘而之

信行之遂以感陳氏而和商氏焉後

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困陳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與與政假師者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困陳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與與政假師者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困陳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與與政假師者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困陳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與與政假師者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困陳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與與政假師者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困陳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與與政假師者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遽許于夷賓城父城父陳地設陳

人如無謂代相且天去

其後殺封殖天下俗封殖今戎制之不亦難乎為戎

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

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之應必有家伯父

若與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

一人去冠冕無尊絕本原無祖棄謀主不叔向謂宣

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不惟改正明易翼戴天子

而加之以其翼戴也戴尊白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

滅宗周以宣示其後諸侯之貳不亦宜乎晉白文公

且王辭直也直正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

如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趙成中軍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七昭公九年 七

反頡頏王亦使賈滑賈滑周執甘大夫襄以說於

晉晉人禮而歸之

此有伯伯漢晉之言及叔向宣子並說極罪之事

以大者尊王之義于萬世也豈聖人作經而遺此

乎史以不告不書孔子以所

擇而叙之所以為春秋也

夏四月陳災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

年而遂云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顛項以火水

紀也紀同配水配水而楚所相也相助也楚之先祝

故楚火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進陳也星於周

四月月出見東方是火盛之時而火陳是

大紀水也將受水剋故是為災而陳當亡也

成故曰五年五行各相配合得五而成如火方盛之

時則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

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年歲星在星紀五歲及

火五十二年火盛而水衰故陳亡之期

此皆以五行之理推之也

昭公九年

晉荀息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今直隸

佐公使尊尊字平膳之官使尊執許之公許而遂酌

以飲工工樂官師職也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七昭公九年 八

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封以甲子甲子君

疾也疾惡也封以甲子甲子君

疾也疾惡也封以甲子甲子君

疾也疾惡也封以甲子甲子君

疾也疾惡也封以甲子甲子君

疾也疾惡也封以甲子甲子君

疾也疾惡也封以甲子甲子君

疾也疾惡也封以甲子甲子君

疾也疾惡也封以甲子甲子君

疾也疾惡也封以甲子甲子君

疾也疾惡也封以甲子甲子君

疾也疾惡也封以甲子甲子君

疾也疾惡也封以甲子甲子君

疾也疾惡也封以甲子甲子君

行人之血氣血氣和平志以定言在心為志則心志亦因之堅實志以定言發口為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言官主滋味實為二卿失官而君弗命言職政若命令不出臣之罪也言司味者滋味不公說微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役而止知氏即八月使荀息佐下軍以說焉荀息之子知氏解說也此記一事而義理無窮焉後世臣法之以善護君法之以誦言難佐之良明子卿之忌通而禮事客精微者存焉天下後世其庶幾能此哉

伏仲孫殺如齊此記一事而義理無窮焉後世臣法之以善護君法之以誦言難佐之良明子卿之忌通而禮事客精微者存焉天下後世其庶幾能此哉

孟僖子如齊厥聘禮也厥盛也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七昭公九年 九

冬築郎圃圃地也郎地也季平子欲其速成

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大雅亟焉

用速成其以嗣民也無國猶可無民其可乎害也

十年春王正月

無事書正月以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星各鄭裨施言於

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虛也顓頊之星也顓頊之

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

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

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

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

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

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

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

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

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

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

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

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

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

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

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

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

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

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晉之妣也

崇義榮施之人三氏且若此而也可知矣

子皮固請以行既葬

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因見
弟獨叔向歸之曰大夫之事畢矣禮畢而又命孤
孤斬焉在衰經之中既葬未卒哭其以嘉服
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
之何齊無常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
之貴則在行之知本不存則夫子知之矣我則
不足行不待行而知此人之所書曰欲敗度縱敗
敗我之謂天法及縱心不楚必致敗壞禮制夫子
知矣知度與禮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知度與禮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七 昭公十年 主
魯見而退奔者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
慎也哉昔虞封三子尾多受邑而少致諸君君以為
處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華而歸君親推之其子
不能任是以在此思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
楚不恤也以不恤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
其子不亦官乎夫人謂子尾高強之父力功也魯父
子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小信言禍亂
此言魯公之事而存喪不用幣之禮子產子皮
之言及所許未也至于方及昭子之語
昭子不可不其父之遺其義何
昭子不可不其父之遺其義何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平公卒子初元公惡寺人櫟
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將至則去之公坐之
此葬又有寵元公好
此見人之好惡無常雖轉移于小人之阿奉以
為萬世戒也熾炭之私且然而見其大乎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史傳無殊文史以所事書之傳以所採附書
之殊則殊之同則同之此孔子修春秋法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靈楚公
子棄疾帥師圍蔡。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七 昭公十年 主
魯王問於長弘曰長弘問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
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殺其君之歲也歲在不韋弗
過此矣三十三年蔡世子般殺其君歲在不韋至
將有之然壅也蔡廷楚復在承韋蔡凶不過此年
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執立之歲歲在
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大梁到昭公十三年歲復
凶此天道循環不窮之理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
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咸今幣重而
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勤心曰咸楚之國唯蔡
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襲蔡侯於申醉而執
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

國蔡傳言楚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
 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亡而不能其民不施德天將
 假手於楚以懲之何故不克然於聞之不信以幸不
 可再也以詐仇成者楚王卒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
 而因陳人聽命而遂縣之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
 以圖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策克有經
 而喪其國約克東夷而置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
 二王楚國小於夏殷位卑于桀紂能無咎乎天之假
 助不善非詐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非福且譬
 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后之力盡而敵之是以無拯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七昭十一年 去
 不可沒五材五行之物用久則必有敝盡則無
 必賴不以救助沒而不可復振也言楚亟暴力盡
 必賴不復振
 此印蔡楚以明天道循環有惡必罰之理為天下
 至也又見惡人往往得志不知天將
 厚其凶惡以其其罰也可不慎哉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北蒲
 五月齊師薨大蒐于北蒲非禮也齊蓋也敬
 魯史各書其事耳聖人屬其辭比其事而弗禮
 也於是可知國有重喪宜罷蒐狩禮之大也
 申孫嬰會邾子盟于啟祥
 孟孫子會邾莊公盟于啟祥脩好禮也盟會以安
 社稷與基

不同故喪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慕孟氏之廟泉丘
 謂之禮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慕孟氏之廟
 遂奔僖子其餘從之鄰女為僖友盟于清丘之
 廟曰有子無相素也女自僖子使助遠氏之簋初
 殷切遠氏僖子妻也別反自祿祥宿于道
 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泉丘人反自祿祥言其始
 其餘無子使字敬叔子養也便以敬叔
 此者脩好之禮不以喪而廢也傳並及僖子反祿
 祥之妻以見生子繼宗固有定數而夢有出于意
 以筮人享三夢之法豈其妄哉
 僖季孫忘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七昭十一年 去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
 救蔡何以無親物類也言同類晉之不能亦可知也
 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
 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
 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謂秋楚大而不德
 天將棄蔡以壅楚盟而罰之棄絕蔡國以壅楚
 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蔡侯已死于楚君
 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周歲星一周王惡周
 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晉人使狐父請
 蔡于楚楚子許狐父晉大夫

有大喪國不廢蒐蒲 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暇

十九年奔徒爲右尹。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

如對曰鄭京僕實殺曼伯曼伯趙伯也京亦鄭大夫蕭毫實殺子游在莊十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害於國都城過大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此存中無字之言以明立城真官之道于天下也
者可不佩哉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七終

昭十一年

九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涓九清叅校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高偃齊大夫

中山有唐縣因其眾也而納之故先得人唐

三年燕伯奔齊今已十年而齊不能納之故

三月王申鄭伯嘉卒

三月鄭簡公卒簡公卒子將為葬除除葬及游氏

之廟游氏子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徒役執用以

立而無庸毀而實不用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昭十二年

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教除徒之職不忍毀

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除徒既如大叔之言子產不

司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先公舊葬

中而場場通故曰子大叔謂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

何下棺通諸侯之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

何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無毀室何故不為遂弗

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

自成也禮也禮以制禮害人以成己無是禮也

而毀之者毀人之廟室以成一舉如仁即禮之實

而無禮者也故君子產之事以明禮而天下後世

與人以自戒者可
推類而戒之矣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朱元公享之為賦

鼎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云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

宣今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小雅蓼蕭首章有宴笑

又不能將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及

又不能將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及

又不能將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及

又不能將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及

又不能將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及

又不能將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及

又不能將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及

又不能將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及

又不能將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及

又不能將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及

又不能將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及

又不能將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及

又不能將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及

又不能將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及

又不能將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及

又不能將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及

君中此為諸侯師淮水名也中之齊侯舉矢曰

有酒如澍有肉如陵入中此與君代與亦中之

齊侯伯取謂穆子曰伯取士子失辭吾同師諸侯

壺何為焉其以中僑也召見為盟主不待言壺何為

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齊也歸必致晉

穆子曰吾軍帥強禦禦勇卒乘競勳

古也齊將何事無所事公孫僕大趨進

日曰肝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此書為信說者戒不待言也而傳若歸罪于大夫之使說何哉將以明出處有大道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明哲保身自古云為國為家者足為之見以殺身故為天下後世者戒也

秋七月

無事言自月數之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陽也肥子歸皐歸皐肥也

肥子歸皐

此為不得已強以陵弱者戒也昔夫志在楚而降求平秋交極矣

周原伯綏虐其與臣使曹逃原伯綏周大夫原公也曹也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八 昭十二年 四

冬十月壬申朔原與人逐殺而立公子跪跪弟也

齊郊也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甘簡公過將去成

景之族甘成公景之族昭獻公昭使殺過

公子亦昭使殺過而中立成公之孫昭公

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皮之子過過劉獻公

于市及宮嬖粹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

此見原甘二族之微皆自取之以為天下後世戒使下暴宗族者之大戒也

冬十月公子慈出奔齊

季平子立立在不禮於南嗣南嗣之季為南嗣

七年

季氏費邑宰

謂子仲子仲公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出還也

南嗣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臣子仲許之

之卒也武子之兄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昭孫為

之命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

命加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

貽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貽其先人禮本

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

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豈牛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八 昭十二年 五

已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昔辭無頗命吏

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嗣

公子亦昭使殺過而中立成公之孫昭公

昭之公昭使殺過昭獻公昭使殺過

昭之公昭使殺過昭獻公昭使殺過

昭之公昭使殺過昭獻公昭使殺過

昭之公昭使殺過昭獻公昭使殺過

昭之公昭使殺過昭獻公昭使殺過

昭之公昭使殺過昭獻公昭使殺過

昭之公昭使殺過昭獻公昭使殺過

昭之公昭使殺過昭獻公昭使殺過

昭之公昭使殺過昭獻公昭使殺過

昭之公昭使殺過昭獻公昭使殺過

上坎 曰黃裳元吉 坤六五 以為大吉也 示子服惠伯

曰師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

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一爻動作二卦看以又

為忠坤中爻本柔順變坎 辭為主外剛強內溫順

為剛健總得中故忠也 和以率貞信也土和水得

而水正土和順以率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

大正固而不變信也 爻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

存心不 之志即為不忠與 下不共不得其飾 為下不共敬于

黃色之占不合 事不善不得其極 事不善即不忠不共

之下節不合 事不善不得其極 事不善即不忠不共

與元 外內倡和為忠 相違異 率事以信為共 事

以信如臣以身許 供養三德為善 三德忠信其也供

人不敢貳師共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八 昭十二年 六

非此三者弗當 實不足當此占 且夫易不可以占

險 險則行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 險險何事也實不

其之事不得其 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 也居

心美善則能應坤中黃色之占元長也為上位居上

位而善則應元之占下足也為臣位下善則應裳之

占參成可筮 參三也三美皆 猶有剛也筮雖吉求也

三者一有闕失雖吉不 將適費飲鄉人酒 南朝自其

應故易不可以占險 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 南朝自其

圃也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 子之

夫稱鄙者鄙也言材既生長於鄉若從我鄉人教訓

則為男子之美材遠之則鄙薄其材倍之則見恥辱

邪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止遂棄而外之 平子

欲使昭子還叔仲小小間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

伯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令小伯政以明不逐積怨

一事之始末有五人焉唯昭子賢其餘皆小人也

受人於此詳之而知所勸懲焉豈不成大賢乎至

于惠伯之論易不可以占險則易

非術也為道也而造今誤之何哉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 次于叔尾 叔水之尾在今

侯潘子司馬督歸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

吳之與國 楚子次于乾谿 城父縣南 以為之援

雪王皮冠素復陶 羽衣也翠被飾被 羽為皮執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八 昭十二年 七

以山侯術父從 形楚子驕 右尹子華父 子華弟

王見之去冠被舍轡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

子與呂級 齊太公之 王孫牟 衛康叔之 變父 晉唐

子高父 周公之 並事康王 四國皆有分我獨無

有 晉魯商皆分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 九鼎

三寶之為有國之寶今 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

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 僻偏 篳路藍縷 步車也

為車蓋淺青 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

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桃弧棘矢以禦不祥楚在深山

孤王舅也 成王母齊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

齊王舅也 太公女也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

齊王舅也 太公女也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

齊王舅也 太公女也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

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
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
長曰昆吾次曰彭連三曰彭越四曰彭浦五曰彭生六曰彭
吾為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
領其田而不我與此時舊許之地屬鄭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
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
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美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
請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四國陳蔡二不美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尹
路諸曰君王命刺主以為鐵楨鐵斧也楨柄也敢
請命命示王入觀之析父謂子華吾子楚國之望也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八 昭十二年 八
今與王言如響如響之言為言國其若之何子華曰摩
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也王之修欲方盛敵之下
過而相楚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墳大也三皇之書曰三墳典常也五帝之書曰五典對曰臣嘗聞焉昔穆王欲肆其
心正與楚子對處之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
跡焉楚靈王本無天下而肆其心轍馬不可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幽士新父周司馬也
王是以獲沒於蕢宮是王以得善終於

知之上王近事且不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
祈招之楨甲兵能安和也言祈父掌昭德昭德音式用
以昭明王之德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思王之氣度
也如金玉之自重自貴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而不用以自賤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也民力之強弱自若形象于外主即其強弱而
用之方則則不取用如飲食之不敢吝其強弱而
以王指而入饋不食穀不取數目言子華之
欲不為口克以及于難物欲屈故自勝之謂難
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其厚於乾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其厚於乾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八 昭十二年 九
昔者其詳子華之言乎其再釋仲尼之語乎
晉侯解虞因肥之役也
同職肥得志故又伐鮮虞使肥而強即不敗其
虞矣時楚子橫行中原晉以盟主區區如此真可
成
十三年春叔弓聞費幣克敗焉為費人平子怒令
費人執之以為囚費人執之以為囚治區夫曰非

也謂大夫大夫以若見費人寒者衣之謂費人非策

之令主謂費人作而共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云奈

民將叛之謂與居邑叛南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

疾而飯謂為之聚也氏謂南氏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

不親南氏焉入矣謂費人唯望愛已者為歸若諸

其親南氏謂費人叛南氏在明年

此言臨叛之道為萬世勸也此傳所記皆高出流

此之見見叛而怒人之情也反行愛之天違人情

則此道以奉功何莫非孔子陪經之教哉

夏四月公于北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

公子安謂公子比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昭十三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印

伯孫遷居田謂掩遷許而質許圖謂許大夫使居

伯有寵於王謂楚人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謂父死

王使與於守而行王往乾谿便中之會越大夫戮焉

申會在四年越大夫常壽過王奪圖章龜中鍵

子文立焉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然幸為子

人意成然故事蔡公蔡公集疾也幸龜以氣

之族意成然故事蔡公蔡公集疾也幸龜以氣

殺之意成然故事蔡公蔡公集疾也幸龜以氣

殺之意成然故事蔡公蔡公集疾也幸龜以氣

殺之意成然故事蔡公蔡公集疾也幸龜以氣

也謂大夫大夫以若見費人寒者衣之謂費人非策

之令主謂費人作而共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云奈

民將叛之謂與居邑叛南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

疾而飯謂為之聚也氏謂南氏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

不親南氏焉入矣謂費人唯望愛已者為歸若諸

其親南氏謂費人叛南氏在明年

此言臨叛之道為萬世勸也此傳所記皆高出流

此之見見叛而怒人之情也反行愛之天違人情

則此道以奉功何莫非孔子陪經之教哉

夏四月公于北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

公子安謂公子比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昭十三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印

伯孫遷居田謂掩遷許而質許圖謂許大夫使居

伯有寵於王謂楚人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謂父死

王使與於守而行王往乾谿便中之會越大夫戮焉

申會在四年越大夫常壽過王奪圖章龜中鍵

子文立焉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然幸為子

人意成然故事蔡公蔡公集疾也幸龜以氣

之族意成然故事蔡公蔡公集疾也幸龜以氣

殺之意成然故事蔡公蔡公集疾也幸龜以氣

殺之意成然故事蔡公蔡公集疾也幸龜以氣

殺之意成然故事蔡公蔡公集疾也幸龜以氣

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腹楚內

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說從從師于乾谿而

告之楚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劍後所

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

侍者曰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人之愛

人而爲子宜投溝壑而死王當自盡王曰余

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王不殺子中無字之言

有尹子辛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王曰衆

怒不可犯也和國人不與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昭十三年 主

諸侯王曰皆叛矣言此時大都必曰若于於諸侯以

聽大國之國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吾不忍侯也乃行子玉聞之必爲棄疾有而國

夜襲日王人矣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

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于子子誓曰王至

吾國人殺君司馬司馬謂棄疾將來矣君若早自圖

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

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

居葬于于于營實營不咸君無號殺囚衣之王

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

子旗楚師還自徐前年聞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

帥在江北平王封陳蔡復還邑立陳惠公吳于陳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昭十三年 主

諸侯王曰皆叛矣言此時大都必曰若于於諸侯以

聽大國之國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王曰王既已然丹乃歸于楚歸于

三年矣。九年晉楚之從。不謂達者。可謂無人。晉楚從

事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孤偃趙衰顛顛。梁武

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犯為晉之腹心
武以佐以為股肱賈佐賈有齊宋秦楚以為公主
以女嫁之納之有樂卻孤先以為內主樂枝卻殺
王享之秦伯納之王享之秦伯納之
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不恤民
之與文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惟文
方相晉將何以代文天方助晉成霸此二君者異於
子下共有寵子王寵子國有與主與深遠也
處於其後援於外去晉而不送師助結楚而不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重王僑天與人而欲以力氣勝之則忽焉而滅子
下不祭天與人而但憑他人役之則昧昧以死後
世詳傳之言可以通天與人之道而不致矯昧圖
人以自炫矣若棄疾者未嘗自起意而天道人事
若迫而為之雖不能無憾亦趨時之道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成虢祁在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如晉志
為取鄭故在十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
不可以不示威如晉志乃並微會告于吳秋晉
侯會吳子于良在下水道不可不通吳子辭乃還七
月南宮潛兵於郕南甲車四千乘二十羊舌肸攝司

馬叔向弟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

以會子產以輕幕九張行四合日唯在上日子大叔

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宿舍損其數及會亦

如之亦止如子產之九張傳言次于衛地叔謝求貨

于衛淫易美者衛思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

美與一饌錦屠伯衛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

君之宇下下言進而敢有異志易美者異於他日敢

請之止叔向受美反錦意而不貪貨曰晉有羊舌

叔向亦將及矣將及矣為此役也役事

客從之卷之三十八
本之謂之安見後貨之

八日甲戌同盟于平丘

晉人將齊盟齊人不可志有貳晉侯使叔向告劉獻

公叔向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

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

雖齊不許若庸多矣齊有辭故功多也天子之老大

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元戎戎車

是遠唯叔向告于齊曰以文辭

原 郭人落人怨于晉曰晉朝夕伐我夷之
 共晉故之以不共晉貢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慰之
 當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謂君無勤勞
 以絕晉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
 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
 恐可畏也况其率道背盟取鄭其何敵之有牛雖瘠
 負其豚上其畏不死瘠仆也南蒯子仲之憂事在
 庸可棄乎棄忘也二人見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
 固邾莒杞鄆之怒四國近齊多有小忿以討魯罪聞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八 昭十三年 九
 其二憂南蒯何求而弗克晉人懼聽命不敢甲戌同
 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
 此以叔向因時中振以服諸侯者為後世勸也晉
 將既矣諸侯已戒而乘乘方幣德政於楚中夏有
 終焉于強方之勢幸有叔向奉天子之老命以文
 重以武威服齊之強抑魯之妄平丘之盟雖未
 能以德而結使之畏威無幾猶留中國之諸侯以
 奉天子也威聚豈可少乎哉若如儒者之論晉既
 德衰矣又不可以兵脅將必聽諸侯無主
 或乘馬奔楚而後可昭十三年昭十三年
 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癸酉退朝甲戌而
 命除于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外僕掌次舍大夫子
 大以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便速往
 乃為所張矣傳言子產之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曰

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列尊貢重周之制也也
故貢早而貢重者旬服也旬服天子畿內共服貢者
伯子男之制伯子男之制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也
應出公侯之貢不敢以為諸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
之命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小國有
國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所以存小國也貢賦無極
焉盡云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在今立法自日
中以爭至于晉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答之曰諸侯
皆討其可治乎謂子產太煩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倫
之不何暇治貳倫不壹國不難治而國之為不自
春秋卷之三十八昭十三年子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也使狄
人守之司鐸射魯大懷錦奉壺飲水以蒲伏焉守者
禦之乃與之錦而入水也壺飲酒也水蒲蒲蒲伏
錦以飲季孫以晉人以平子歸于服渚從也
此以季孫意如為天下萬世惡也季氏無君而專
國文不顧其君晉楚之盟屢伐與國而割叛邑
晉不以討晉於籍豈待和而之烈乎晉之絕公國

其宜也雖然人君而不能制其臣若何用焉至于
季孫之罪雖死不為過又何有蒲伏飲之仗義從
公道矣一日之難萬年之臭乎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
唯夫子知我已止也無為猶無能君子仲尼謂子產
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雅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實事禮也
雅人止知兵子產則求治貢賦之制為國立根基求
安樂且治貢事則尊卑有等大小有制義在焉
此以子皮子產為萬世勸也國有君子亦必有知
君子者而後君子有焉即如平丘之會子產獨貢
君子之整下焉善亦可知矣故孔子表其所重
春秋疏卷之三十八昭十三年子

公至自食
禮也行告至于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替邊且不脩備晉
荀吳自者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中人名驅衡
於區區之役以為利矣極矣然狄有國而不自警
備亦足
蔡侯處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
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許胡沈小國也道房

以爲邑荆荆山後各隱大子之子虛歸于蔡禮也
其舊地國邑焉故爲禮大子之子虛歸于蔡禮也
蔡平侯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師也吳陳
公也

此存復滅國之禮于天下後世使知所勸焉春秋
時強大日并弱小苟得一國以爲己有誰能復之
自此而後天下將不復知有興滅繼絕之道矣楚平行之此禮賴之不墜

冬十月葬蔡靈公

葬蔡靈公禮也三十有一月

平侯葬其祖而會葬乃書之謂魯不夫禮於蔡
也蔡得復于楚倘諸侯不以禮成之猶不成爲
葬而傳特禮之以示勸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昭十三年 主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
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於和討不如辭之乃使士

景伯辭公于河景伯士文伯

如晉焉朝也魯不取以絕已而廢朝禮晉亦當有
以處之如執其卿而止則舊好當復講也不止當
有以訓誨之貢讓之徒一辭也
盟主之不足于主也是可戒矣

吳滅州來

州來楚邑用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
吳滅州來大師曰滅

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
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德政

州來

此表平王所以能有國自不同於
流俗之主以爲後之有國者勸也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

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是

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
臣一主二臣本止一主而吾豈無大國惠伯皆以有

之罪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
夷執穆子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穆子此言晉可無辭已
夷執穆子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穆子此言晉可無辭已
夷執穆子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夷執穆子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昭十三年 主

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
請從君惠於會欲得會盟見宣子患之

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歸也能歸季孫乎

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

鮒二十一年也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季武子雖獲

叔虎與欒氏黨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季武子雖獲

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再生肉敢不盡情歸子而不

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

何且流以信之見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兄遣

此以宣子之不脫季孫之無志爲天下戒也雖以
盟主而誅一無禮之季氏不爲過况惠其不歸
也真弱國也後世之人讀此可以鑒前愆而興起

已哉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終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八 昭十三年 庚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九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九清齋校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至告廟也公
告于廟有尊晉之意尊晉罪已禮也

而且自取鄭之罪尊晉罪已禮也
自甲而尊人責己而不責人皆禮之素定也况晉

為盟主乎况魯背盟取鄭乎季孫之惡迷于晉法

倖而免耳使魯不侮不知尊晉罪已無禮

甚矣故傳立此以爲後人知悔罪者勸焉

傳南蒯之將叛也在十年盟費人司徒老祁感

癸二三人爲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間差許之二子因民之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九 昭十四年 十

欲叛也諸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

忘其君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

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

送蒯請期五日蒯請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

夫言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強子韓皙曰齊大

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司徒老祁感矣來歸

既逐歸以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十二年歸魯齊因使致

結好

此以南蒯示戒見叛之無可爲也上下內外

三月曹伯滕卒

晉武公卒于平公頃立

夏四月

無事者首月傳叙一事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楚西居上流

且撫其民撫安也分貧振窮分與也長孤幼養老疾

收介特介特不使流散救災患育孤寡賦役赦罪

辰諸姦惡辰諸姦惡舉淹滯淹滯有才德禮新敘舊新至

有禮待之動故祿勳合親有功德之任良物官信任

之務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在國亦如之

如然好於邊疆結好四鄰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民為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九昭十四年

此若用師之禮也楚平王簡閱東西之兵何嘗不重師哉然必盡愛養休息之道而後用之是事不可為後世法哉

秋葬晉武公

也

八月莒子去疾卒

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戚國人弗順欲

立著丘公之弟庚與庚與莒蒲餘侯慈公子意極而

善於庚與蒲餘侯莒大夫茲夫郊公惡公子鐸而善

於意厥公子鐸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日爾殺

意厥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此以不哀親喪示戒也不孝之人即不仁之人故國人與而思謀去之可不為萬世戒哉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立之德於平

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由基之後相王患之九

月甲午楚子殺關成然關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闕辛

居郢以無忘舊勳子旗子

此為特德而不知度者戒也人知法度則有止心而不敗多求不然在往陷于不義况恃德于王此世可不戒哉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九昭十四年

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此殺皆亂也皆為戒者也而以國殺又必有可殺者亦為戒者也後世得其義各戒之而已不可為

蒲餘侯公子鐸之與難于國也亦不可為郊公意恢之相比焉不仁不孝以致禍也

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雍

久而無成久訟而士景伯如楚景伯晉叔魚攝理

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

叔魚蔽罪邢侯交賂以坐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

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事異施生

或死可也生以罪施之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丘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母

此二字天下之大喪也史皆遺而不書孔

子孫而書之敬天子之至也所以為經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鼓白狄鼓人或請以城

荀子弗許左右曰師從不動而可以獲城何故不

荀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奸惡不懲民知所適事無

不濟惡謂惡道從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

以城叛吾獨何好焉實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若

其為實是失信也不實所惡而誅之何以庇民民無

不濟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九 昭十五年 太

適盜行城而所喪滋多武事不濟使鼓人殺叛人

而繕守備固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俗有

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

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怠惰

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賈買也鼓人怠惰不

鼓吾民以怠惰也非邑以賈怠不賈怠無卒卒終

終不買治全吾民之無所傷壞也賈怠無卒卒終

終不買治全吾民之無所傷壞也賈怠無卒卒終

終不買治全吾民之無所傷壞也賈怠無卒卒終

終不買治全吾民之無所傷壞也賈怠無卒卒終

終不買治全吾民之無所傷壞也賈怠無卒卒終

終不買治全吾民之無所傷壞也賈怠無卒卒終

終不買治全吾民之無所傷壞也賈怠無卒卒終

終不買治全吾民之無所傷壞也賈怠無卒卒終

終不買治全吾民之無所傷壞也賈怠無卒卒終

終不買治全吾民之無所傷壞也賈怠無卒卒終

竭力盡而殺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獻鬻

此以荀吳之不向小利能明於信義好惡之大以

事其君而教其民者以示勸於天下後世也若以

常規求荀吳荀吳豈足稱哉若此一事

其處之允當言言精義可為萬世師也

冬公如晉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得免故往謝之書

此則荀吳強臣之心當為之動矣而無如漠然也

故荀吳指其故無使天下後世知此故者君若

而臣臣焉大可為盟主小亦無致辱焉敬之哉

十二月晉荀吳如周葬穆后穆后既葬除喪

以文伯宴穆以魯壺文伯荀吳也魯王曰伯氏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九 昭十五年 七

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鎮撫謂實賦

而實可知此時諸侯賦實未盡廢多文伯揖籍談伯

不在此晉焉則王獨不修職貢耳文伯揖籍談伯

不在此晉焉則王獨不修職貢耳文伯揖籍談伯

不在此晉焉則王獨不修職貢耳文伯揖籍談伯

不在此晉焉則王獨不修職貢耳文伯揖籍談伯

不在此晉焉則王獨不修職貢耳文伯揖籍談伯

不在此晉焉則王獨不修職貢耳文伯揖籍談伯

不在此晉焉則王獨不修職貢耳文伯揖籍談伯

不在此晉焉則王獨不修職貢耳文伯揖籍談伯

不在此晉焉則王獨不修職貢耳文伯揖籍談伯

不在此晉焉則王獨不修職貢耳文伯揖籍談伯

不在此晉焉則王獨不修職貢耳文伯揖籍談伯

不在此晉焉則王獨不修職貢耳文伯揖籍談伯

之二路周襄王賜晉文 鉞鉞拒如能也 形弓虎

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魯二 撫征東夏非

分而何或征於東方諸侯 夫有勳而不廢實也 有積

而於功 於策奉之以土田撫之以誅器旌之以車服明

之以文章文章 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

父焉在晉常不 且昔而高祖孫伯翳司晉之典

籍以為大政故曰籍九世祖以政陽氏 及幸有之

二子之晉 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

氏晉之 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晉之分皆

忘之籍 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九 昭十五年 八

而忘其祖人而忘祖 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

不終乎其 吾聞之所樂必卒焉樂在此 今王樂

憂王居喪當憂 若卒以憂不可謂終樂必終於

自不安其位王 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太子

非謂王為服三年喪也於是乎以喪賓宴 以

哭葬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無求故昔非禮

醫之末嘉功之由非由喪也天子有嘉慶之事諸侯

事喪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雖貴其父母

不得既葬而王 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天子

上於禮雖不得遂亦不得飲樂太早禮王之大經也

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

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居身忘大

言引舉此以籍談忘祖景王樂器重戒於天下也而分器

世謂此亦大有進于學乎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戎蠻子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晉以魯取郟故不得於平丘之會何公至執而止

而晉史 諱而不書若謂孔子諱之前春秋何為也

而又諱之 是以作傳而明之以示後世君臣當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九 昭十六年 九

齊侯伐徐楚子問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

齊侯齊侯 伐徐楚子問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

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二月丙申

齊師至於蒲隧徐 徐人行成徐子及鄭人莒人會齊

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鄭名徐以鼎賂齊

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 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

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九伯 詩

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隸 隸

也隸 勞也言周傳為天下宗今周既滅亂其是之謂

乎即今無伯之

此見天下不可無窮也。是平之弱，猶能威制我。而以其終之所以諸侯多服焉。吾昭不攝是以無道之齊，肆害于諸侯而莫之亢。王造既遠，伯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于產。戒曰：苟有位

於朝，無有不共格。戒百官，侍禮大國。孔張後至，立於

客間。孔張于孔之孫後至，執政禦之。執政于產，適客

後又禦之。適縣間，樂器處，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

曰：富子鄭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

陵我。少有不為之笑而不陵，我皆有禮。夫猶鄙我以

為鄙野，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

恥也。子產怒，孔曰：發命之不衷，折衷至當。出令之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九 昭十六年 十

不信。朝令夕更，刑之煩煩，類也。獄之放紛，紛也。

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違君命以二

君取，罷民而無功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

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公兄也。子孔鄭襄，執政之嗣

也。執政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使周也。國

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朝得自立，有祿

於國。邑受祿，有賦於軍，軍行則乘，喪祭有職，君之喪祭，受

服歸服，歸服大夫祭，以內賜大夫，其祭在廟，已有著位

在位，數世守其業而忘其所，以上歷數其事，見俱

君廟明有表著之位，數世為廟，而忘所，僑焉得恥之

富子之位，此非不知特不敬而忘之。

子產不能代孔張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子產不能代孔張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時，故存心何耶。為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韓子買諾買人既成買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
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
商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
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西周畿內桓公東遷與商人同出庸次
比極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其處之庸用次
也同也曰耦艾即艾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
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
將此賈誓賈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
而謂敝邑強奪商人雖買亦強之也故商是教敝邑
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九昭十六年
也貪淫則無大志足病諸侯故去若大國令而共無
之失諸侯政卿有罪卻必不爲藝法也小國共給若獻玉
其鄭鄙邑也亦弗爲也無常法同于邊邑若獻玉
不知所成是成宣敢私布之韓子辭玉以環還曰起
不敏敢求玉以微二罪二罪失諸侯鄭鄙國敢辭之
前以孔張失位示人隨在知表著也後以子產之
深于韓宣子之能悔過破天下之貪欲而免罪矣
也願學者於凡一傳必清心寡欲以
謝諸之不然負聖人作經苦心矣
夏四月鄭六卿侵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
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子騫賦野有蔓草之子嬰
之子嬰子產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相願
已之子產賦鄭之羔裘鄭所以明唐羔裘詩言古宣
君大夫采芣匪直安命不變宣

子曰起不堪也此命子大叔賦寒裳
他人宣子曰此故勤于至於他人乎
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
之不言理
不有是重其能終乎不能修聘之事
門藩之子取見子旗賦有女同車
君于云下書曼平也
子旗曰玉為瑤子柳賦犇令印突也取共今
宣子曰自而己言宜于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
吾命與起以君命賦不出鄭志者鄭皆既燕好也
志不欲出皆自與親昵二三君子敏世之主也
可以無懼矣此又言謹保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九
大將軍取其日靖四方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
夫其風衣畏天之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
公上進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
吾死也合王免二死罪是我
自有之王亦予所賜敢不藉手以拜
夏公至自晉各人謂公得歸于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
之子子服
公在晉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若幼弱六卿彊而

晉儆將罔是以習實為常久入習則以情習能

無甲子不子曰爾幼惡識罔

此以昭伯之言示天下萬世

昭公卒于頃

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堅枹三子鄭

有事於桑山有事斬其木不雨三子斬伐山子產曰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昭十六年酉

有事於山我山林也其繁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

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葬述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

信之言果然子服氏有子哉

動而能識國事之得失亦可法也

十有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貳乘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昭子曰有頃曰昭公之葬我小邾取既見君

公卿子來朝子魯

公卿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名也之子已姓之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

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謂太皞後有木名官大皞氏以龍紀故

為龍師而龍名伏義氏風姓我高祖少皞之立也

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鳳鳥氏知天時故為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伯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九昭十七年去

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青鳥氏司啟者也青鳥

鷩鷩也以立春為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也以

正夏止故主動作丹鳥氏司閉者也立秋來立冬去

鷩鷩也正屬官鷩鷩氏司從也鷩鷩司從主教民鷩鷩

鷩鷩也正屬官鷩鷩氏司從也鷩鷩司從主教民鷩鷩

鷩鷩也正屬官鷩鷩氏司從也鷩鷩司從主教民鷩鷩

鷩鷩也正屬官鷩鷩氏司從也鷩鷩司從主教民鷩鷩

鷩鷩也正屬官鷩鷩氏司從也鷩鷩司從主教民鷩鷩

鷩鷩也正屬官鷩鷩氏司從也鷩鷩司從主教民鷩鷩

鷩鷩也正屬官鷩鷩氏司從也鷩鷩司從主教民鷩鷩

鷩鷩也正屬官鷩鷩氏司從也鷩鷩司從主教民鷩鷩

鷩鷩也正屬官鷩鷩氏司從也鷩鷩司從主教民鷩鷩

鷩鷩也正屬官鷩鷩氏司從也鷩鷩司從主教民鷩鷩

鷩鷩也正屬官鷩鷩氏司從也鷩鷩司從主教民鷩鷩

鷩鷩也正屬官鷩鷩氏司從也鷩鷩司從主教民鷩鷩

鷩鷩也正屬官鷩鷩氏司從也鷩鷩司從主教民鷩鷩

冬有星于大辰

有星于大辰西及漢字妖星大辰房心星也

之月今星出申須曰所以除舊布新也中須

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星必待明年火出之月布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微也火出而見見彗

星其災之微也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今年火

之字必隨大火同伏不即為災其居火也久矣其與

不然乎言字久居大火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

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天道若火作其四國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九昭十七年太

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陳

大碑之虛也大碑居陳宋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

居背火房也房猶星亭及漢漢水祥也天漢衛顓頊

之虛也故為帝丘帝丘顓頊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

水火之壯也壯雄也水為雄火其以丙子若壬午作

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壬子水火合則火若火

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若今火入而災伏

日火若我用璣璣玉璣鄭必不火璣圭也年玉璣也

子產弗與以天災流行非禍可息也在盡人事

此見天道難測必有人以測之亦從天而測之

人及吳于長岸長岸楚地

吳伐我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且楚故有缺司馬

今急命也我且改卜今日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

之南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

守之戰而擊之及泉泉其守地也使隨人與後王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九昭十七年左

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謂諸

以之以教死舟以象罪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

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以我楚人師夜

之三呼皆逃對三人更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

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先下不吉應子魚之死改卜而吉應敗吳師此見

以之有也吳先敗於楚後又敗楚此見謀之能

以子魚以死許長鬣三人亦以死許兵又可輕

以之古仁愛天下萬世之苦心也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刷毛得殺毛伯過毛伯過

有王命長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穆之

日也良善夏伯也然也後故之以以見吾法
而毛得以以見吾法後故之以以見吾法
八年得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三月曹平公卒

平公卒子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天火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九 羊

作乎七日壬午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

日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神龜曰不用吾言鄭

又將火謂不以雖年雖年火火火鄭人謂之既火之後

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

及也何以知之天道遠人道邇而可知即龜焉知天道

亦不復火之○鄭之未災也又里析告子

日雖可吾不足以定遲矣雖有可信吾知及火里析
公孫登從大龜參閱下使祝史從主祀於周廟告于
先君謂以石馬謂以神主者周廟屬使有人庫人各
徵其事徵其事商成公徵司宮商成公徵司宮大夫出舊
宮人宮人諸火所不及先公宮女司馬司寇列居火道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九 主
明曰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各保其徵士也各
鄭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燬火于玄冥同祿同祿
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籍記被災之家
三日哭鄭大夫舉國不市晏城使行人告於
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
之先亡也義良盡

閔子馬之言手沐常謂學性也命也天之所以命

君雖惡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在晉有鄰國望

對有子... 卷之三十九終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九終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九終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恭校

十九年春楚王尹赤遷陰于下陰

城郭... 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

自楚靈王之亟爭中原也... 以持其世而已

太子建... 卷之四十九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九

至白... 卷之四十九

宋公伐邾... 乃盡歸郕俘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夏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

不
由

非致而何死

合亦
可也

律
考

傳北
漢而
宋

己卯地爲

春秋疏畧

11

楚

之伯

父而

天下

于恭

10

10

八

47

及老

軍門

人語

政

9

95

也

之 理

林氏

1945

4

100

10

1

2

100

10

分其

2000

大夫而專便其他是晉之縣都也何國之為失諸信

辭客幣而報其使遣人如晉晉人舍之不問

命晉之命命晉之命晉人舍之不問

人城州來洗尹成曰楚人必取而城之成萊公

也昔吳滅州來在十于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

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撫吳無取乎侍者

民者而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

宮室無量用民人日夥常自驚駭恐陷勞罷死轉

春秋疏影卷之四十昭十九年 四

忘食與食勞罷死轉非撫之也

也忘民志哀也而民何嘗德也名也施舍小

鄭大永諱闕於時門之外消淵時門鄭城門消國

人前為家名祭子產弗許曰我國險不我說也龍

國何何見也不相之則彼其室也謂龍

言氣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不相求自乃止也

見子產之知不為俗見所惑以為世法也凡事

有選先極其理雖龍愛皆常也學者即其細可識

尹子職言顯由於楚子年吳王執以歸曰彼何

果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而執其吳子

人忿於室而舍前之忿可也乃歸顯由

之忿此言五之明而楚子

冬公冬公

二十二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冬至應在正月史

日南至大閏閏更在二月

日南至日南至

卷之四十 昭二十年 五

自以為猶宋鄭也宋鄭言齊晉又交

以害建其事集宋王信之宋鄭言齊晉又交

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齊揚

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

建也已以至王日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

建也已以至王日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

不能苟式苟且且事起奉初以還奉初命以不

忍後命故避之後命校太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

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犯奸

也而逃無所入王曰歸使致如他日善其言無極

曰吾之子材若在吳必愛楚國盡以免其父召之彼

仁必求仁孝之人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

棠君向謂其弟貢齊之長子向為棠邑大夫貢向弟子胥曰爾適吳我

將歸死吾知不逮及自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

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擇任

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度量以行報仇之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昭二十年六

而往知也彈報仇之任知死不辟勇也知歸父必死

事父不可棄棄父名不可廢廢名爾其勉之相

從為愈此之二人相從俱伍向歸者聞貢不來曰定

若大夫其肝食乎將有吳愛楚人皆殺之貢如吳言

伐楚之利於州于子孫也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

反其讎不可從也先吳公子闔貢曰彼將有志光欲

不利用事欲虛也反復也貢曰彼將有志光欲

破其謀故云然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進勇士

此以無極之義平王之義為天下後世無仁義者

大成也而伍向之言亦仁人孝子之用心後世所

公孫會曰郭出奔宋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

曰亡意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已華亥偽有疾以誘羣

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

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

其處八子皆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孫取

大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景公弟公亦取

華亥之子無咸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

以爲質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昭二十年七

秋盜殺衛侯之兄繁齊侯之弟公孟堅公兄也齊侯齊惡

衛公孟繁齊侯之弟齊侯之弟也齊侯齊惡

司寇與齊侯齊侯之弟齊侯之弟也齊侯齊惡

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有公役

公子朝適于襄夫人宣姜宣姜宣姜宣姜

齊豹北宮喜諸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

公孟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

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

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子假我以善名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陶難而逃是
以周全事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
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蓋獲衛齊子氏惟
於門外齊子氏之宋後惟于蓋而伏甲焉使祝肅實戈
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從公孟一乘使華
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閭中齊氏用戈擊公孟
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
乘驅自閭門人門名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昭二十年
黃乘武車及公宮鴻駟駟乘于公就公一車
同公校實以出諸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
公過齊氏使華實肉袒執蓋以當其關肉袒示不
出以蓋當空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
門以阻踰而從公寅既閉門公如死焉死焉析朱鉏
宵從宵出徒行從公朱鉏成于齊侯使公孫青聘于
衛公孫既出聞衛亂使諸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
君也木矢乃將事焉行聘遂從諸死焉請將事辭曰
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
日孫青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衛之臣下以

行臣不敢武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社稷臨飲邑
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乃止不行衛侯
固請見之請與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良馬為未致
使故也木矢使不致衛侯以為乘馬故已賓將撤行
夜將將為衛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
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
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親相臣懼
不免於戾請以除死除死謂親執鐸終夕與於燎火
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子北宮氏之宰
不與聞齊氏召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昭二十年
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
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諸師圍子玉衛子高鮒出奔
晉齊氏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衛侯賜北宮喜
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子之
賜諸子墓曰皆後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也言其
日事傳並言其終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也言其
有齊侯將飲酒福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衛侯數
賜酒苑何忌辭曰齊大與於齊之賞必及於其間相
及齊亦當相及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現在
意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其義一也先王之誥不
可犯借琴張聞宗魯死名年字子開將往弔之仲
以進諫

尼曰齊豹之盜而誣禁之賊女何弔焉所以見其
皆宗魯成之是即盜君子不食姦和公三不善而受
賊也事之難於其黨其難是食也
不受亂許和行事不為利疾於回故病回邪也
身是也許和行事不以回待人知禁不善而不
人之不盜不義以死周事與不犯非禮以二心
難不告禁是違益不義

此者公孟之致亂宗魯之為盜以為天下萬世戒
也若公孫青之敬衛君若何忌之論賞罰又皆常
情常見之所不及以示勸焉宗魯之事務備多
為賢哉故聖人止琴牢之弔而且以為賊道也
行哉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存秋疏畧 卷之四十 昭二十年 十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子公公孫忌樂舍司馬嚮向
宜向鄭宜鄭皆楚建楚太子建鄭甲小知穆出奔鄭
八子皆公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闕入子之徒敗于
城子城奔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
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
患之以元公數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
若又歸之死無日矣不及亥公請於華賈遂將攻華
氏賈遂大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
恐殺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
其詞向寧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

向奔陳華亥奔晉華向者向寧之弟也
日于君而後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府用
所以用使少司寇極以歸以三公子歸公日子之
長矣不能事人外事人以三公子為質鄭免也
公子既入華姬將自門行從公公遽見之執其手曰
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女舊官

君與臣交質于此千古君臣大變也在臣自不能
不忠在君自不能不詢質豈可久乎乘此臣患君
詢之際臣自陳罪請誅而歸公子焉君與夫人食
愛子之情必亮已往之怨一反常道八九可得也
不得而死勝奔而死何向寧不智而華亥不決
也乎此見亂賊之情出于恩實
可垂為天下萬世之大戒者也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 昭二十年 十
齊侯疾遂病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
在梁丘據與裔款二子奔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

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視史之罪也諸
侯不知其謂我不敬視史不能為美以祈福謂君不
若益誅於祝固史固以辭賓於諸侯公說告晏子晏
子曰日宋之盟宋盟二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
屈建楚子木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
范會晉士會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
錫情無私能盡忠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悞祝史陳信
鬼神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其身家無猜無猜
鬼神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其身家無猜無猜
亦不祈建以語康王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

之光輔五君范武子輔文襄以為昔侯主也主中公

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款於史子想是

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不廢上下無怨

助無遠事音動人其視史為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

用貨國受其福視史與焉國與受其所以善社老壽者

為信若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使其為誠信之君所

其言君之德非欺鬼此亦能其適遇淫君外內頗

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避迷不從欲厭私厭足私心

高臺深池音動人撞鐘舞女聲斬刈民力輪掠其聚盡用

民財如逢寇掠取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昭二十年主

非度無所還忌還翁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

無後於心其視史為信是言罪也以實告神是言其

失敬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是以鬼神不登其國以禍之視史與焉與

是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殺於鬼神

是皆此吝不能事鬼神方且反累視史又何誅

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不可誅山林之木衡鹿

守之澤之荏蒲舟楫守之數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

鹽蜃所望守之衡鹿舟楫虞候薪蒸皆官縣鄙之人

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邊邑之人入從政役

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賄賂大夫強治其布常無藝

徵徵無度常困之典常與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

內寵之妾肆奪於外外寵之臣偕令於都許為令

私欲養求不給則譴奪市令都者無非養其私欲求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良問夫婦不勝其病苦視有益

也誼亦有損使視史則皆怨恨詛既於鬼神視有益

尤以兩罪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視豈能勝億兆

人之詛此言視不勝詛詛者詛齊

史脩德而使可詛咒者然後可罪視史公說便有司

寬政與聞去禁薄斂已責已責止雙龍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昭二十年主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平公卒太

子朱立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齊侯招掩以弓不進公使

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辨以執大太弓以招士

皮冠以招虞人諸侯皮冠以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

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

君子達之也

此明召臣之禮以守官告天下萬世

也道所同也官所得也故不如守官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
 行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醢
 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燂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
 味濟其不及以水泔其過濟猶益泔猶減即齊味也君子食之以平
 其心平猶和也以味之平和君臣亦然君臣之和君所謂
 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
 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干犯也政
 犯而爭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戒嚴
 言時靡有爭也取証羹和心平政平不干之意先
 王之濟五味濟調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味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 昭二十年 古
 音和故其心平其心平其政始成聲亦如味調和五聲亦如調和
 氣一而巳二體聲本無體內生于心外感于物
 物心即其體也樂記曰人心之
 爲形于聲故體有一三類聲爲類聲樂記曰聲相
 知聲不知音會欲是也知音不知樂衆無是也唯店
 子馬能知樂四物四物詩秋聲律也昔曰詩言志歌
 言志三類五聲五聲商角徵羽一聲也而衍六律六陰律
 爲物五聲五聲五不五則聲不永故六律六陽律
 律十二律特五六之數七音律雖十二唯黃鐘最
 故止八風冬至起四十五日立春條風又四十五
 風又四十五日夏至景風又四十五日立秋涼風又
 四十五日冬至廣莫風記曰八風從九歌六府三事
 律而不謬此又天聲人聲相應處

功成歌之亦九以相成也。言此上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望也。清濁小大短長
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出陶
周密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
聞。則德音無取。心平。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
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
專壹。誰能聽之。如清濁小大之類。專一音而不相濟。自無可聽。同之不可也。
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因飲酒樂。晏而思長生。晏
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言古人在若
在此樂。若何。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少皞氏。季荳。禮
同。則因之。季荳。夏諸侯。代爽鳩者。有逢伯陵。因之。諸侯。姜姓。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一。昭二十年。五。
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向父。古若
自是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爽鳩氏始居此地。使古無死。且無四國。焉有
此以節公情欲。
此者和同之辨。教天下無爲同爲和也。至于酒能
消志大。渴惡之而况樂之。且欲長樂之。晏子二者
之言一爲法諸。十爲吳語。
後世可不深思而得乎。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
者能以寬服民。循學累功有心得。者能道德齊時。故其大莫如猛。夫火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說習
則多死焉。故寬難治。難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
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崔杼之澤。匪洋中。劫殺人大叔懷

之日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荏苒之盜

殺之大不忍也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

則糾之以猛糾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

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民勞利於苛政母從

施隨正也以謹無良式遏寇虐式用慘不長明

也糾之以猛也說隨之人多無良宜謹之寇虐之

遠能邇以定我王柔安能平之以和也調和又曰不

競不競不剛不柔強弱急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

至也道聚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昭二十一年

實以寬和濟之道為天下後世為政者示法也

子產之孫豈徒任其所以濟其受也故曰古之遺

愛也今人之愛徒使民慢而已滋盜而已甚則以

為戒乎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冷州

鐘名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

樂分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器以鐘之實以

行之鐘聚也以樂聚小者不寃大者不極樂之實以

而不入則和於物物則嘉成物既和平則嘉樂必

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足也寃則不

成則不密成則不密成則不密則內氣不密則不密是以威

生疾成則不密成則不密則內氣不密則不密是以威

今鍾虡象王心今鍾虡象王心今鍾虡象王心

之亦也今鍾虡象王心今鍾虡象王心

此以此以此以

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三月葬蔡平公蔡平公蔡平公蔡平公

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大夫以

昭子蔡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昭二十一年

不解于位民之攸堅大難解息今蔡侯始即位而適

身將從之身將從之身將從之

見見以見見以見見以

已失其位也已失其位也已失其位也

侯使士鞅來聘

士鞅來聘士鞅來聘士鞅來聘

欲惡諸晉欲惡諸晉欲惡諸晉

士鞅士鞅士鞅

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宰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宰

也也也

加四年焉為十一

半

季氏思賢而欲使己國失禮以見焉于大國此亦
其志也故以垂戒而半禮固于位之上下國之

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為少司馬多僚

為御士公之與貍相惡乃諸諸公曰貍將納亡人

華登貍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

貍則如亡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可逃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昭二十一年

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譏子而弗能

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命逐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

貍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以送之

以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公賜張句尤之

其見曰必有故臣子必有諸之者使子皮承宜僚以

劍而訊之問諸者誰宜僚盡以告告以多僚張句欲

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華登之罪已甚

又重之不如亡也殺多僚登重司馬之罪五月丙申子

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

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

亡人壬寅華向入棠大心豎行華經諸橫地名華

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城前門宋東六月庚午宋城舊

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城城門名

此以多僚之譏隱無父子兄弟之情張句之勝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也禍福何為物謂物理何如對曰二至二分冬至夏至

有食之不為災災至分之日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

至相過也二分日長短相倍故言同道其他月則為災

陽不克也故常為水陰勝也陽不勝於是叔輒哭日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昭二十一年

食之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之心人人有之不

至不為災者有災水者又有人自喪其精寒相感

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輒見子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成宋

後人有待其衰有後乎人而動者得其衰焉而後攻

之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未定先伐奪之若入而

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未師，敗吳師于鴻口。鴻口，宋地。獲其二帥，公子苦雒。雒，音偃。州賁、吳大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此後人有公欲出奔，廚人橫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君請待之，乃徇曰：『揚楸者，公從也。』揚，公也。衆從之。揚，公也。自楊門見之。見，揚公也。下而巡之，曰：『國云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音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帥之。廚人橫以裝裹首，裹，音裹。而荷以走，曰：『得華登夫，以張軍心。』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地名。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一，昭二十一年，手。
氏在僂，僂新居于新里。僂戰說甲于公而歸。僂，音僂。氏邑而助公戰，脫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華姓，公族。公而助華氏，亦脫甲歸公里。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傳言古之為軍，不若小忿。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齊大衛公。子朝後還，衛救朱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地，鄭翻。願為鶴，其御願為鴉。鴉，音鴉。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子祿，子城父。干犇御呂封人華豹。為呂封人，張句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以封人而。還者，不欲其勝，將注矢，豹則關矣。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尚請相余。』平公，公豹射，出其間，于祿之問，將注則又。

闕矣。曰：『不狎鄰，與我更相射也。』狎，音狎。不抽矢，抽去其城射之。殲，張句抽矢而下。及長丈二。射之折股，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擊城折城，車軫又射之死。死，音死。擊請一矢，請一矢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法，今一車三人，二人死，故云。死，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殲，一矢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豹，曰：『吾為樂氏矣。』樂氏，音樂。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音樂，登事在襄二十一年，廷，忍也。事至不幸，而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驅以卓十五乘從，七十人犯師而出。犯，音犯。公師出，送華，食於靡上。靡上，地名。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一，昭二十一年，手。
而送之乃復入。入，音入。楚遣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有宋國臣子，猶知爭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此傳雖無大義可見，而濟事之才，各有可取。若國人，僂鳥枝鳴，僂僂新公子城，干犇，華董之徒，夫入而取之，各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以濟天下事，其在我也，豈不美哉？至於楚太宰之言，則又遺之大者。
冬，蔡侯朱出奔楚。
蔡侯朱出奔楚，賈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魯太子之弟，朱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叔父也。』

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

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出奔其亦無能爲也已

宋忠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

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貜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

出奔楚下三人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代華遂邛

爲大司徒代華樂祁爲司城子罕孫仲幾爲左師向

樂大心爲右師代華樂輓爲大司空子罕以靖國

人終皆懷之言

此見叛亂之人雖甚有終不過逃命而已其有謀

大章子昌問

春秋卷之四十一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卒于猛立是爲

王子朝賁起有寵于景王朝景王之長庶子王與

賁孟說之欲立之孟即起王乃劉蘇公之庶子伯盆

事單穆公蘇公劉公單穆公惡賁孟之爲人也願殺之

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亂之言願去之賁孟適郊

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犧其爲

自殘速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于人異於是

人寵用則殺身人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

犧實爲人所用人君操生殺之權人不能害已欲王先

爲子朝王弗應心許之也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子

劉爲害也劉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

單子劉子子知單劉不欲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

鈞氏今河南鞏縣戊辰劉子肇卒無子單子立劉盆

氏恐衆王子黨遂攻賁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

此見得良有天命不可強以人謀也王與賁起謀

而不成劉單適得其所欲人亦自守其正以俟命

而已何必多事焉

晉之取故也在十既獻而反鼓子焉錄存又叛於

鮮虞晉之六月荀吳略東陽東陽晉之山東也行也

春秋卷之四十一

使師僞釋者詐爲釋者賁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

所都肥子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爲轅歸使涉佗守之

此以詐相尋者示戒也晉既反鼓子矣相安可得

也何又叛之豈知晉旋以詐滅我乎鼓即未必盡

其晉亦未必全是然即事而論固鼓

之先以詐開者也可不大爲戒哉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弓子王室亂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

京之族以作亂京王靈帥郊安餞之甲以逐

劉子王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

以歸廟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子還子朝黨不

故以之是癸亥單子出失王王子還與之盟公召
 鄭曰不殺單族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
 矣齊之異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頃子與齊單劉等
 勝齊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及領大盟而復領月地
 復以親華荒以說委罪劉子如劉歸其單子云乙丑
 奔平時于知思背盟羣王子追之當于朝故單子殺
 寧如齊弱延定都入于靈景之族也子朝奔京其當丙寅
 之敗于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于朝奔
 伯公賁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得入辛未羣
 叔執至自京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日子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一 昭二十二年 四
 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魯大夫閔子
 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土猛書名
 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主城
 十月王子猛卒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
 卓次于皇經書六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于
 王城王子處子猛黨盟百工于平宮處盟百官
 鄆伐皇鄆子大敗獲鄆胖壬辰焚諸王城之市
 八月辛酉司徒隲以王師敗績于前城僭悼王

庚子朝百工叛以譏所據已伐單氏之宮百工伐
庚午反伐之單氏伐辛未伐東園百工所在冬十月丁
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即陸渾戎十七年及焦
瑕溫原之師音門邑以納王于王城史書秋歲傳正之庚申單
子劉盩以王師敗績于郊為子朝所前城人敗陸渾
于社杜月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史書十月誤不成
喪也所以不謂王崩己丑敬王卽位教王王子猛館于子族
大夫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師
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邲邲不進王師軍于汜
于解次于任人邲邲不進閏月晉箕遺樂微右行詭濟師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一昭二十二年五
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言進師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
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此見正師不必常勝蓋師不必盡敗而正者自可
堅持以待時不必可以偶詞之勝負叛正而印嘉也
王于無王于朝反擊信加其時之從違多戒焉然
是項子開馬安國各以一言斷之矣善昌惡亡豈
必見之目前而後信哉有識者詳
傳略理可無誤于萬世之下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謹天
變也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剋二師圍郊王師葵卯
郊鄆潰郊鄆二邑丁未晉師在平陰今河陰王師在澤邑入
澤王使告間子朝敗救王使庚戌毀晉師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姑如晉

邪人城翼邳翼邳還將自離姑離姑邳邑從離姑刑道徑魯之武城武城

孫組曰晉將御同我鉏邪飲自武城還蒲山而南

已向武進山武進山徐鉏三子幫茅地曰道下大夫此

不出是不歸也遂月離姑武城人

塞其前兵斷其後之木而弗殊也邠師過之。

乃推而置之蓋作也推倒遂取邾師獲鉏弱地或作

晉人懇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婁如晉

此罪之多少事到該公後世示刑也惡有
過我境而即取之自處于盜矣討之宜也

卷之四十一

卷五 水旱平

芝也

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諾言使人也。

人本宮名通兩國之命今傳別之曰使晉人使與

夫坐王至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

周制也。又夷也。經在東。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

國魯大夫昭伯請使宿之雷宿大不敢廢周制故也

萬木果坐傳言叔孫宜子使邾人聚其衆將

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不士弱牟。

謂韓宣子。潁羊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

孫必死之誓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

晉反爲晉愛
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言當討魯若

皆相執焉用盟主驍和衆執叔孫則諸侯皆得相執故不用盟主乃弗與使

各居一館分別叔子士伯聽其辭而想諸宣子曲

血之辭乃皆執之執之取邪師本屈士伯御叔孫從

者四人過邪館以如吏銜側邪人見板孫屈辱吏執法者先歸邪子。

士伯曰主伯歸以錫堯之難從者之病將

館子於都改館叔孫於別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以

叔孫龍慷慨爲國任罪乃館諸其邑舍子服昭伯

卷之四十一
范曄子求貨於叔梁使請冠焉。假求冠

試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冠盡故將作冠模

解求貨之意者兄叔孫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求

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告以所當見而不出

申豐不令得出此叔孫勇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

請其犬。駒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非叔孫

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去之如始至葺之

在也去之日歸治志

有取邪師實有罪焉既實有罪又爲飾飾飾之有

而君子所恥爲也。叔孫婁真可無愧已哉。能取罪雖禍患亦可自將下萬世下可蓋比哉。

晉人圍郊

二師圍郊在正月討王子朝也史書在此從告也傳見前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人尹氏邑癸未尹圍鄆劉作

殺之劉文公也劉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遊

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

成周人成尹二子周公庚寅單子劉子焚齊以王

如劉子朝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有

之者不得秋七月戊申邾羅納諸莊宮邾羅周大夫

納以兵尹辛敗劉師于唐唐尹氏族丙辰又敗諸邾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一昭二十三年人

甲子尹辛取西閭丙寅攻剽剽王邑

此王師之一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蔡侯卒弟

昭侯中立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荷鑄劍必試諸人殺人以國

人患之又將飯齊焉存帥國人以逐之大夫庚與

將出國焉存執父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夫不出死

卒收之曰君過之焉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

名名可耳若弑君成賊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公

著丘公之子十四

此見暴君之必亡其力常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雞父地胡子髡

沈子逞溺復陳夏齋君死曰滅大夫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

來吳人禦諸蠻離于瑕卒楚師婚令尹子旗以吳從

楚之問謂薳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楚者衆而皆小

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成克其

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鷖

壯而頑頗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婚師賤多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一昭二十三年九

寵政令不壹楚越非正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師賤而

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

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搆心矣諸侯乖亂是

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致陳整旅前行者去

嚴示以不整而誘之在軍後者致陳整旅

致厚陣法整齊行列以待戰吳子從之戊辰陳戰

于雞父晦月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不聞

戰以示三國爭之回吳為三軍以繫于後不聞

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吳之罪人或奔

或止止降三國亂爭四故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

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

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光沈

子逞滅陳夏黃君臣之辭也若死國之存亡故

故言獲傳言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人又恐

以不同非有他異也不書陳有異而明其無異義不過以楚

不書陳有異而明其無異義不過以楚兵未陳師與吳戰耳統而城章之謂

可也也楚之越多龍而政濫故可敗也以此三者無事而可知也後世得諸斯傳人可自反耳

皆不自知也後世得諸斯傳人可自反耳

天王居于秋泉教王即位傳于子族氏是謂子朝

秋泉在王城遷居秋泉書天王見當立歸子朝也

尹氏立王子朝尹氏立者非周人所欲立也謂之西王

八月乙未地震卷之四十一昭二十三年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一昭二十三年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也南宮極震者廢陷而死也

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

之文獻公也言獻公所遺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

地人民其力可助濟于成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

地震周遂亡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夫秦之秦東王必出

大克今成周震死南宮

此見人事天道之扶正棄姦為天下萬世示勸也於王于朝則曰尹氏立之二人之私天之所棄

天下之所共黜也故遂震其大臣長弘之言可謂澤知天

人者矣召

楚大子建之母在耶耶陽也楚平王娶秦女

吳人而政之耶陽屬楚使吳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

吳人耶諸吳王太子取楚夫人建母與其寶器以歸楚

司馬遷越追之不及將死泉曰請遂伐吳以徵之狀

夫人遂越日再敗君師死且有罪秋敗于雞父故

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益於楚淫楚往復敗為再

此見棄妻而不為之所者名辱國損殃及地

大臣如楚平王者足為萬世之大懲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晉執叔孫公往謝罪以疾而返蓋懼之甚而為疾也天下之自反不給者可不鑒此而慎之於始

楚黃瓦為令尹子囊之孫子城郢楚用子囊通言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一昭二十三年

吳復增沈尹成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也無自保衛之道古者天子守德及四夷四

也天子守德及四夷四夷不侵天子

天子里守在諸侯則天子失政四夷不侵天子

侯守在四鄰不侵四鄰四鄰諸侯守

侯守在四鄰不侵四鄰四鄰諸侯守

侯守在四鄰不侵四鄰四鄰諸侯守

侯守在四鄰不侵四鄰四鄰諸侯守

侯守在四鄰不侵四鄰四鄰諸侯守

侯守在四鄰不侵四鄰四鄰諸侯守

侯守在四鄰不侵四鄰四鄰諸侯守

侯守在四鄰不侵四鄰四鄰諸侯守

也夫弘決劉子之疑而萬世之疑皆可決矣

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

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猶不陽不克莫將積聚

也

此者日食之應為法于後世也水旱大相反水易見而旱難知難知者知之天道不與乎人理也人有盛氣在己而屢屢積不輕發者非勞也此勝之極者也天道能勿然乎可以知法矣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殺及杏皆潰王邑鄭

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

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蹇不

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蹇奔也緯所以

及今王室實蹇蹇焉蹇蹇動吾小國懼矣蹇及

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輔助王室吾子其早圖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一昭二十四年高

之詩曰餅之磬矣惟小雅雅小暑王室之不

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范鞅懼諸侯而與宣子圖之乃

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明年會

晉以盟主不圖王室諸侯必將叛之是見之不遠而自謀之大也後世鑒此豈惟為國無事不有遠

大之

秋八月大雩

秋八月大雩旱也

謹災也終如

叔孫之言

丁酉杞伯郁釐卒

平公卒子

悼公成立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威周之寶珪于河河甲

以澤人得諸河上水出陰不侯以溫人南侵王大夫

子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遂不王定而

及敬王定而不與之東晉故厚賞以邑東晉今

此見天之所與所不與亦自有異事焉非人所可

楚人夫與等類

冬吳滅巢巢楚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略行也沈尹戌曰此行也

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迷之迷召吳踵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一昭二十四年高

走而獵場無備楚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行勞

王於豫章之消勞楚王越公子舍歸王乘舟也倉

及壽康帥師從王壽康越大王及圍陽而還楚地吳

人曰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

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豈動而亡二姓之帥二姓帥

也

其王之謂乎定四年

也

葬杞平公

魯君之也以示戒

魯君之也以示戒

魯君之也以示戒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姑如宋

二十五年春叔孫姑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樂大

心居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氏大宗也昭

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

是以有禮貴身故尚禮雖禮可今夫子卑其大夫而

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賤人亦賤已可無

禮必亡定十年大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詩逸昭子賦車

結昭子將為季孫也宋公女故明日宴飲酒樂宋

公使昭子右坐以相迺語相泣也相與語樂耶佐

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矣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一 昭二十五年 去

樂而哀而樂哀而樂皆喪心也喪夫心之精爽是謂

魂精血也魂之精血屬魂魂去之何以能

久此冬叔孫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平子庶姑

日公生宋元夫人宋元夫人小邾夫人生子宋元夫

以壽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以長姪女為妻

國使卿為己公若從從昭謂曹氏勿與曹氏即宋元

曹氏曹氏魯將逐之若以母姊之私而為言曹氏告公

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果逐季氏魯

政在季氏三世矣季氏武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無

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

日人之云云心之愛矣大雅言無人魯君失民矣焉

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安以待動必憂

也魯君失民矣魯君失民矣焉

夏叔孫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謀定子趙簡子趙簡子趙簡子

之大夫韓王栗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

免諸侯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同揖讓周旋之禮

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一 昭二十五年 去

也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道地之義

地之義地之義民之行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我亦

也我亦民之行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我亦

也我亦民之行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我亦

也我亦民之行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我亦

也我亦民之行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我亦

也我亦民之行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我亦

也我亦民之行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我亦

也我亦民之行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我亦

也我亦民之行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我亦

也我亦民之行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我亦

也我亦民之行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我亦

也我亦民之行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我亦

列女傳

公若獻弓於公爲公爲昭公子務人且

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以去季
公弟公果公資使侍人僚相告公果公以去季
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公作怒等像想雖日執之而命猶命也
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僚相言之公執戈以
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意許之但非僚相之意
公果自言知公意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以爲難
告師孫臧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懿伯公立孫懿伯曰
人以君微幸微求也幸快也借事若不克君受其
名各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
政在焉其難圖也軍政在季氏難公退之去辭曰臣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一 昭二十五年 主
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既能以忠
處以孫昭子如闕闕魯邑叔孫公居於長府之名九
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
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
以察罪第請固于費弗許請以五秉云弗許于
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民
人受饋養給之爲之徒者衆矣政自出則有取食焉人
思作弗可知也白晝人不取明犯君日入則思思
衆怒不可蓄也若三弟許已蓄而弗治將滋積也
之以理治其怒其衆怒必蓄生心同求將合

同求叛者君必悔之弗聽耶孫曰必殺之殺平公使
耶之也之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若
之何之家臣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
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
故驪戾曰然則救諸救季師徒以往陷西北隅以
入入公曰以助季氏將公徒釋甲執水永前而踞
戰心無逆遂之遂公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
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
叔孫氏伯殺之于南門之西子執執殺之遂伐公徒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一 昭二十五年 主
罪以出君止諸臣謂公若等爲劫挾君公以伐季
可以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雖有惡意亦公曰
余不忍也以出衆人與臧孫如墓謀遂行
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將奔齊次于陽州齊侯
將唁公于平陰平陰齊侯公先至于野井平陰東
之過平陰至野井以待齊侯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
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昭公遂行乃反勞過平陰
迎已足昭公過于敬齊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
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得下人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
之善物也物事也後世往往高齊侯曰自莒疆以西

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以待君命待君討
寡人將帥飲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
之憂也公喜于家子曰天祿不齊天若胙君不過局
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胙報也
再得者天報若以祿不過因周公之德以魯舊封還
之於君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齊之臣非從亡者不
見魯之志誰與君共立哉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資求
盟主可弗從臧昭伯卒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
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信處者為有絕終後公
無通外內絕絕不離散不許通以公命示于家子子
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驕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一 昭二十五年 語
同心數好惡而以為皆有異從者陷君或欲通內外
通內外之言且欲去君為負罪出奔不二三子好仁
而惡定焉可同也又覆言不可同之實好出奔陷君
於難罪孰大焉不歸國則陷君通外內而去君君將
速人使二三子各自散下自負陷弗通何為而何守
焉不通外欲何為不通乃不與盟子家子真仁昭子
自謂見平子平子猶額曰子若我何我謀昭子
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惑不亦傷乎
前生然而肉骨也言叔孫若能使我君歸國我得改其
前非以事君是我已死而復生也

骨而復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以平子悔罪家子
肉也命適公館者執之不使從者入公與昭子言於幄
內幄帷曰將安眾而納公昭子請歸安公徒將殺昭
子伏諸道此執左師展告公展魯公使昭子自歸歸
選伏平子有異志如公徒欲制公冬十月辛酉昭子
齊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
馬而歸公徒執之公徒誠
冬十月戊辰叔孫姑卒公不與小敘而亦書
此者述君之罪及昭君之罪以為戒天下萬世也
使公能信于家子之言而力拒從者之謀何至蹈
身於難便平子能用叔孫之說不生異志公徒雖
昧自可變通何至終于逐君昭公之出也魯有二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一 昭二十五年 語
君子焉子家子家子稱孫昭子而已昔可為萬世勸者
也乃二子進無如公何退無如季氏何唯不有其
昭公以昭公于地下忠臣義士之志誠可閱也至于
何可不表之為經哉若夫其家之小不忍而叔孫之
小人之淫謀季氏之無忌三家之小不忍而叔孫之
臣與孟懿子豈不亦無惡哉而中心未靖感事發
大吾之學者也
王申尹文公涉于韋焚東營弗克尹于朝寢東
以叛黨示戒也子朝不得于天公而尹氏終助
之昧哉尹氏後世其懲之涉于韋涉洛水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公卒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見盟主請夢大子
案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元公之父朝服而

轉助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

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

領以及唯是榻柑所以籍幹者榻柑棺中冬牀請無

及先君欲自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

羣臣弗敢知昵親也私自降損親近宴若夫宋國之

法死生之度送死事生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

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臣不忍

自貶死罪君命祇辱君命不宋公遂行已亥卒于

而轉此以死生得喪之有數為萬世告也昭公失國盟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一昭二十五年

元公之死昭公之喪適相成也數也命也此行是

以安死生而任私死為善言亦不足取矣

十有二月齊侯取郕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郕

先國而後取之也取魯之邑以居魯之君故方圍

而即取之言易也知取魯以納魯君亦

不以恤鄰為意而與滅絕之道失也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僕句臧會昭伯從

出地即以下為信與僭僭不信也下已為忠信僭吉

之兆臧氏老將如晉問起居會請往昭伯同家

故豈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

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初又不至於外

而祭之皆無之他故執而戮之逆奔郕郕飭假使為

正正謂假郕邑大夫計於季氏送計簿城氏使五

人以之諸相汝之間猶言設伏兵會出逐之反

奔奔謂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

均均氏老季驥有惡和怨惡以及昭伯從公平子立

藏藏氏立為藏會曰僕句不余欺也謂僭吉

此以下事之僭吉為天下萬世戒也易曰小人吉

與為僭者哉此已非人類而近於禽獸之心矣僭

而果吉猶禽獸吉也人豈可以吉而顧為禽獸哉

不欺人人自欺天下後世其識此哉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一昭二十五年

子使意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遠復茄人城丘皇

遷營人焉後營人使熊相禡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

卷二邑郭也子大叔問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

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焉焉謂土也所以為憂者民之所安也民勞於遷

焉焉謂土也所以為憂者民之所安也民勞於遷

焉焉謂土也所以為憂者民之所安也民勞於遷

焉焉謂土也所以為憂者民之所安也民勞於遷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一終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二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秘校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郕

前年十二月圍郕今年正月取郕傳其詳史於前十二月已書取郕誤也故傳正之義見前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公命福柩無及先君此善宋人違命以合禮也可知臣子之於君父求無存禮而已不必區區守遺命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郕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郕言魯地也郕魯邑故書至謂公還居本國

夏公圍成

成孟氏邑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二 昭二十六年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夏以幣錦

二兩一兩二端為一兩兩端匹二大轉一如璣也璣充耳

如璣以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齡子猶家臣能貨

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為我行貨于子猶

五千庾十六高齡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辭曰魯

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魯人買此

為一陳布陳也財猶材先以二匹人以觀材之美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

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言齊之眾臣不能奉命然據有異焉其怪也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

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

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

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卜驗其可若可師有濟也君而

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

子鉏師師從公鉏齊大夫從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

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請以成邑許之請納貨

魯見弗許曰信女足矣此見季氏得民皆養給

齊師曰孟氏魯之敵室也故壞用成已甚弗能忍也

魯已甚不堪忍受請息肩于齊許欲降齊齊師圍

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又謂齊

以伐成足魯人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備者豐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二 昭二十六年

二二人與栗丘據受貨私相為平之謀通于齊之師

卒者既備然後以眾不降告齊曰不勝眾人也則齊

師白師及齊師戰于炊鼻炊鼻魯地私成而陽齊子

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齊射之中楯瓦餘胸

汰射七入者三寸也射車轡轡車轡過汰射也

失入楯瓦示力聲子射其馬斬軼殪改駕人以爲破

也而助之魯誤以洩捷爲驍暴而助之戰子車曰

齊人也子車即洩捷自謂我齊人將擊子車誤將反

之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欲再射子車曰眾可懼

也而不可怒也殺一人以恐之不子襄從野洩以

將亢子言不報私仇又叱之不欲戰但叱之明亦叱之
洩明其意亦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季氏臣陳失
弓而馬武子手病故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鬚鬚
眉甚口善罵人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亢諸
得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季氏行貨于齊君子知
子疆手所以致焉林雍蓋為顏鳴右下昔魯人羞為
不致焉告季氏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顏鳴去之失右
花何忌取其耳雍但截其耳以為功顏鳴去之姑趨
去范子之曰視下顧其足自顧以示范子刺
范雍聞其足刺足刑與范子蓋惡鑿而乘於他車
行也范雍一足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林
欲疏惡卷之四十二昭二十六年三
師范雍不報私仇
見小人之違命受貨以病國事者為天下萬世
戒范雍之貨通子猶子猶蔽君通公子猶公子
大貨有如此矣天下後世可不鑒之
平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
戶氏王城子朝之徒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
師敗地各
見言不急王之難故窮
公以爲後世戒也
公以爲後世戒也
自官居于鄉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齊聽梁丘據之言已無志納公矣而特會諸侯以
納公為名蓋見晉霸之衰不能納公而欲借此以
求諸侯也諸侯可以虛名圖之哉故卒不
同納公公亦徒勞于奔走也皆足戒也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庚午次于渠周王
城人焚劉子邑丙子王宿于諸氏周地洛陽南丁丑王次
于范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滑皆胥靡
本國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居即
春秋疏略卷之四十二昭二十六年四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
大子壬弱幼其母非適也王昭王子建實聘之名不
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願國治可不
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廢適立庶為亂
王之惡平國有外援不可濟也援秦也秦女王有
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離不立王敗秦好亂嗣不祥
受其名各路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
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此者子西之賢為世勸也子常之意善矣無如子
西之賢也昭名之所在雖天下不足取而况國
使人於此有心以察其理志皆可立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伯尹氏尹氏尹氏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

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當子

之而通鞏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

國南宮儀率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陰忌

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

上地。癸酉，王入于成周，陽甲戌盟于襄宮。襄王

子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

襄宮。襄王在。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

王紂敗，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無

辜，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

則救之。後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

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君王于義，不能為其虐，告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己之位，代王治政，宣王二公事

宜王有志而後放官。宣王己之位，代王治政，宣王二公事

政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

王也。幽王好命，諸侯替之。幽王宣王少子伯服也

失也。幽王好命，諸侯替之。幽王宣王少子伯服也

諸侯不從，廢伯服，而建王嗣，用遷郊廓。立宜曰：是為

周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

王也。幽王好命，諸侯替之。幽王宣王少子伯服也

失也。幽王好命，諸侯替之。幽王宣王少子伯服也

諸侯不從，廢伯服，而建王嗣，用遷郊廓。立宜曰：是為

周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

王也。幽王好命，諸侯替之。幽王宣王少子伯服也

失也。幽王好命，諸侯替之。幽王宣王少子伯服也

陽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弔

周生，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王，叔帶襄王弟，信二十四年，頹福心，施于叔帶，惠喪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

之命命見下文母連天罰救國不殺不殺順天法也則所願也予朝自軒天法現受天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經常而諸侯實深圖之而汝昔先王之命曰成康舊制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此所謂先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穆早天即世在十年單劉贊私立少贊助景伯仲叔季伯仲叔季之命景王已立穆王欲改立穆王欲改立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二昭二十六年七

之命命見下文母連天罰救國不殺不殺順天法也則所願也予朝自軒天法現受天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經常而諸侯實深圖之而汝昔先王之命曰成康舊制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此所謂先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穆早天即世在十年單劉贊私立少贊助景伯仲叔季伯仲叔季之命景王已立穆王欲改立穆王欲改立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二昭二十六年七

慈而從自不歸而旋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言此禮之上也上尊上梅對曰先王所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禮本先王所察受於天地以治民者能

佛尊上
其之古凶在人之德與不德國之存亡在君之禮與弗禮晏子豈不常與景公言哉亦言之如弗聞耳天民可聽也陳之代齊未可聽也晏子切直言之景公徒然善之而不釋不敗其奈何哉卒之肯如所言天下後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二昭二十七年九

言如至若在

外已未復國
昭公以嚴然魯君而出入皆在外邑天下萬世可不鑑此而謹之乃輕舉妄動以致此辱哉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僚公子光

葬其大夫郤宛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

庸帥師圍潛潛子皆王僚弟潘楚邑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

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封州來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楚勞尹然工尹康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成師

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邑未有職事之官與王養馬官屬助也

吳師遇于窮地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淝而還沙

左尹卻宛工尹康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

吳公至潛之隱要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

先知吳王死而欲必退故以爲時不告辭設諸曰上

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先吳王諸

王嗣者何也生四子諸樊餘祭夷昧季札也而季札

賢而讓於餘祭不以國與子而與弟欲傳之札也札不

受國國自及諸樊而夷昧乃以傳其子事若克季

子雖至不吾廢也傳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

無若我何言我無若是何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

我子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堀地王使

季札歸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銀劍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二昭二十七年十

蓋者禮儀收服於門外五門階戶席者皆王親密

戲禮亦身執羞者坐行而入坐跪也執斂者夾承之

兩人執刃及體以相授也刃承及體以相交授光仍

足疾入于堀室歸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

劍交于胸後及設遂弑王王俱死闔廬以其子爲

卿闔廬光也以爲卿季子至歸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

無廢主誰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言

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而下

起也子無名偶從侯命而已復命哭墓復使命復

位而待後本傳待先命此賢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
門府奔鍾吾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上使就楚不伐
之持○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持已正直和以邪宛
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宛邪令尹子常
賄而信讒無極諸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
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
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賤謂官小令尹將必來辱為
患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物無極曰令尹好甲兵
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於是擇取甲兵實諸門
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陳甲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一昭二十七年上
兵其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
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敗者吳可以得志
乘亂不祥此卻宛退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
將師而告之告令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燕之燕燒
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如其令曰不燕卻氏
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乘利焉國人投之
卻氏之族後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完佗令終

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
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
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忠怨
史稱國以賦罪在僚矣僚代楚喪其不存仁義之
及先也吳傳楚之意欲及賢也季子不受義宜
者以也其竟其賦者子故傳並述潛之師端室
伏甲於水而圖害之罪亦天下後世所當深懲者
春秋以季子之官為正僚不當有恩而既死事
以僚之命亂不自己作所謂修身以俟其可法
者也至其造殺殺君子而世之下當有小人謹
若此者可不畏哉僚而史亦以國殺者有從楚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二昭二十七年上
古也故傳明之以傳
為正志聯之例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會于
扈
秋晉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戊周以防宋衛皆
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樂與
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
請回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
備而能出君乎季氏本無預備豈能
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復復安休息也
孫助季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水以游謂

微之報稱之矣若二家之族之誼誠也則小人必
然之分也國人欣喜之矣不幸之禍免者十九必
然之分也日無一二脫者哀哉小人何苦

冬十月曹伯午卒

韓公卒弟韓公野立

郊外

韓公大夫家奔必有故傳不言不必強作或以季
已

公如晉

公至自齊居于鄉

冬公如齊齊侯請驛之季家子曰朝夕宜於其朝
依前卷之四十二 昭二十七年 五

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此公於大夫也禮君不
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此公於大夫也禮君不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

皮周大武也魯人醉以難不周季氏上無
子下幾其君曰首飾之軍於此等見之而晉不加
諸者士欲受貨使晉失霸權士欲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此曹悼公魯會之也二十六年葬宋元公及此必
非公命晉季季命之而史皆書如公命者不敢廢
表紀亦以示不敢無君也而無君之

罪也公六月而葬終並以垂戒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八有公如晉將如乾侯 齊侯卑公故如晉
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印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堯

欲使大於境上以待不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
有人境自就安便 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

禍魯國君淹池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 罪單

春秋經 卷之四十二 昭二十八年 其

公如晉次于乾侯 齊侯卑公故如晉

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印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堯

欲使大於境上以待不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

有人境自就安便 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

禍魯國君淹池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 罪單

夏四月戊戌鄭伯卒

定公室繼公室立此諸侯告喪者必皆歸于其
國而國實無君卿儼然主之此千古異事也

晉侯與鄭驪通室 臣通室易其 鄭驪將執之 鄭

驪於司馬叔游 叔游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
惡正實有徒 鄭書古書名言曰正直 無道立矣子

懼不免言無道之人多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矜大
言武多常言之有立蓋曰若何不古君而自執
此豈曰君氏私有其國何有焉言自討家臣遂執之
乃勝其有罪者深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邢盈
 邢盈之臣曰鈞將皆死言盈總不悉使吾君聞勝與
殺之也也以為快意發諸辭吾乃殺之夏六月晉殺
盈及陽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我邢盈之黨也而
故殺之遂滅邢氏羊舌氏滅者不初叔向欲娶
 於申公巫臣氏夏鄭其母欲娶其黨案謂舅叔向曰
吾母多而庶僅吾慙舅氏矣言父多妾而庶子鮮少
見母性不能容故以舅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二昭二十八年七
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巫臣三夫陳御
一君一子舒微而亡一國云兩卿矣孔聖像可
無惡于吾國之甚美必有甚惡美生惡是鄭穆少
祀魏子之子子孫之妹也子黎鄭子黎早死無後而
女也而甚美光可以鑑皮府其髮
也樂正后變取之樂正樂官長生伯封實
有心貪德無廢怨類無期謂之封豕也有窮后
得之變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其子之康者楚物
也言以亦喜云腹以姐已言周以養女何以爲貴女
 也言昔共太子巾生以區姬嫁女何以爲貴女

六有尤物也元其足以移人苟非德義而必有禍此
 可無叔向懼不激娶平公強位取之生伯石伯石生
 子季之考去焉請婦也妻也姑謂叔向曰弟長叔姁
 生男良叔謂叔向也兄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
 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野心不可馴服非是莫喪羊舌氏
 矣遂弗視
 此以邪盈及邪盈之黨示戒者也蓋小無恥之徒
 是以告正見惡人之邪辟而先自陷于邪辟其能
 免于害乎至於楊食我助邪盈為亂而與之同滅
 其兆已先有之叔向之母其言歷歷可佩天下後
 世其鑑此哉或疑天生惡人不可變也不
 知此下愚不移尚學以後之自孩之矣
 六月葬鄭定公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二 昭二十八年大
 三月而葬也
 連非禮也
 秋七月癸巳滕子卒卒
 悼公卒與
 公孫立
 晉荀息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三縣
 趙盾之子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
 趙盾之子也
 齊侯驅車爲鄒大夫賈辛爲鄒大夫司馬烏爲
 鄒大夫魏戌爲梗陽大夫
 成憲舒
 知徐吾爲塗水
 韓固爲馬首大夫起孫孟丙爲孟大夫
 樂霄爲銅鞮大夫上龔趙朝爲平陽大夫
 條安爲楊氏大夫楊氏平
 謂賈辛司

臣聞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主謂魏舒言
 王相近言聖氏魏氏如文王至於武王有天下冬賜封爵自及其遠也賈辛將適其
 懸見於魏子魏子口辛來昔叔向適鄭酸蔑惡酸蔑惡
 也酸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收器收敘
 于室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嚴明也紫
 其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
 言不笑御也御以如舉御其妻往阜澤射雉獲之其妻始
 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己我不能射女遂不
 言不笑夫今子少不屬子謂然明子若無言吾幾失
 子矣言之不可以己也如是迷如故知如舊今女有
 春秋難若卷之四十二二十八午干
 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女賈辛也見行乎敬之哉毋
 墮乃力也墮損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
 親親遠不失舉以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
 爲忠特舉王室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
 能其忠天命教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命於
 長有後於晉國乎長有後於晉國乎
 此以進向之爲政能舉賢命忠爲天下後世勸
 也及爲之言仲尼之語其詞義亦何可不讚哉
 冬齊原仲公
 魯會之
 也
 冬穀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其大宗

駱以女樂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成謂閻沒女寬二

子之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

焉吾子必謂此成之不廉斷也皆許諾退朝待於

庭子退朝饋入君之名二大比置比及置食三歎

食食從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伯叔家諺曰唯食忘

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款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

人酒不夕食言為人微飲至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

以歎恐不足以中置及半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

不足是以再歎將軍魏子為中軍帥先歎始飢而及

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盡飽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二昭二十八年主

也屬語辭厭足也已止也言小人腹腹則足而獻子

止食若君子之居心亦宜然所以三款明義也

辭梗陽人魏子辭梗陽人

此以知足止食為天下後世勸也以魏子不賄之

人猶勝於女樂而貪焉人皆可懷矣及聞諺言

即辭之無抵於格大夫之所為豈必無過焉而

二大夫之善論三款之言進而益明遠矣人情近

見至理吾人日三復之自可以漸化其貪心矣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二終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三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公如晉于乾侯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稱主君公至晉不見受還于鄆高張高偃

子曰齊君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為齊所卑

此見昭公不信子家子之言遂致取辱還退無

所又况復因乎萬世可以鑒此而聽信君子矣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十六年尹氏回及原

伯魯之子言魯子朝者原伯魯不說尹固之復也與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三昭二十九年一

是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也九咎處則勸人

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勸子朝馬

此見小人之愚往往殺身而不悟也召伯盈勢窮

而欲非心之明也伯魯不悅言學其子之愚昧可

知矣尹固智不及婦人又待問哉三凶既盡趙車

猶不知悔惡服罪以致敗小人之計遂亂若此後

世之人庶或可以鑒前而明之

手聖人所以懲惡然而作經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無位而日之卒之不知叔詣

為公與否也記事而已

平子每歲買馬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

公執歸馬者賣之公方一年在乾侯而曰歸歲也乃

不歸馬術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啟服也其馬也死也

公將為之積積猶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以作

實者乃以韓襄之韓襄之公賜公衍羔裘使就

龍精於齊侯龍精於齊侯公衍遂以羔裘侯齊侯與

之陽穀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借出公衍其初

與借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為之

為此禍也務人公為也始追思失者之禍曰務人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三昭二十九年二

矣乃歸之而以公衍為太子公為先以兄

季孫非欲為尊者懼以篡叔孫耳方齊晉不禮公

其正在此時也而猶馬與云驢之歲歸使公受歸

而曰責召季孫曰寡人不道昔妄罪汝今悟矣其

則責召季孫曰寡人不道昔妄罪汝今悟矣其

之禍也子孫子孫必以禮況其大乎亦可法矣公

為以弟兄其得計矣一朝而反之賢邪校者欺

萬世其共懲之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傳

秋龍見于絳郊晉魏獻子問於蔡墨曰蔡墨晉

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

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知俱古者畜龍故國有蔡龍

氏有御龍氏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

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龍龍叔安有

裔子曰董父叔安之實甚好龍能求其者

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授裔龍裔授之使應而

此人智而以服事帝舜賜之姓曰董氏曰蔡龍封

諸龍川龍夷氏其後也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

龍及有夏孔甲授于有帝孔甲性不馴馴為先帝所

帝大之而後明帝賜之乘龍四日乘河漢各二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三昭二十九年三

蔡龍氏帝與甲以龍不與求蔡龍之官使有陶唐氏

既其其後有劉累劉累堯之子孫學擾龍于豢龍氏

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即

而累之後也夏承其國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

於魯縣夏后傳以不能范氏其後也范氏獻子曰

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物物因其物而物

官官脩其方治其養朝夕思之物不能言早晚體

思之公自可得此言人杜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之行生不窮異于物

經 132-720

不與國晉公之過此總先後數書而言非專為此

其省也。以平其也。從其省也。在此矣。

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此見禮有因時制變之宜若執常則適為天下病矣子太叔之對晉天下萬世可知所法焉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

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徒封之土田使監馬尹

大心遂公子使居養秀尹然左司馬沈尹成城之

遂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故判子將以害吳

也遂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

子幸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

其至以系吾又與其謀公子以重怒之無乃不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三 昭三十一年 八

可乎吳周之出焉也太伯仲雍之後而棄在海濱不與

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

文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肅吳乎其終

不遂矣以系我盡姑億吾鬼神也而寧

吾族以系以待其歸之將焉用自擄揚焉揚揚謂王

弗聽吳子使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

以水之山已罪滅徐徐子章禹斷其疑自刑

竭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中其失使其調

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成帥師救徐弗及遂滅吳夷

城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

十餘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

功也王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仇政

東而乘莫適任患莫適為同若為三師以律焉律猶

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散散

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閭虛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此以子西之言為天下後世示勸也結好邊疆以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三 昭三十一年 九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一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言晉不加禮外無所求而郭既叛則內無可

人故不得不在乾侯耳皆公自取故以示懲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

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

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我為子受季孫意如會晉荀

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

不與國有常刑于其國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

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公不從子家子之言

而信公徒故季孫母

使之以忘于公而私自謀者亦乏遠慮終不免敗
下而止以阨室其君何爲乎方之子家驥公忠無

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身舉動思中不爲利行事思合義

名治天下萬世卽以資治天下萬世者也可恕乎

季孫特與之使且以對先君而思過焉庶幾悟于

家子之忠遠來從之得以此志而反國焉本國
以取之易易也此見昭公之野不用賢人以取國
而信宋人以取邑舍大取
小舍義取利誠足戒也

夏吳伐越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
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
此三十歲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
也歲星所直其國有福
吳先見兵故反受其殃
此見人不可為禍始也乘我之勝欲陷乎人而不
知有能於天行也則將反受其凶天雖不可知人
之妄自可知也師可自我始乎
我後世有知率為越不可為吳

秋七月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三 昭三十二年 古

無寧書日月傳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大夫請城成周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

之仇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遠致處於今十年親昵

之仇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遠致處於今十年同姓

之仇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遠致處於今十年致成于王

之仇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遠致處於今十年余一人無日忘

之仇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遠致處於今十年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

之仇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遠致處於今十年微文武之福以因盟主

之仇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遠致處於今十年王之大德今我欲微福

之仇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遠致處於今十年王之大德今我欲微福

家子之忠遠來從之得以此志而反國焉本國
以取之易易也此見昭公之野不用賢人以取國
而信宋人以取邑舍大取
小舍義取利誠足戒也

夏吳伐越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
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
此三十歲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
也歲星所直其國有福
吳先見兵故反受其殃
此見人不可為禍始也乘我之勝欲陷乎人而不
知有能於天行也則將反受其凶天雖不可知人
之妄自可知也師可自我始乎
我後世有知率為越不可為吳

秋七月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三 昭三十二年 古

無寧書日月傳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大夫請城成周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

之仇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遠致處於今十年親昵

之仇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遠致處於今十年同姓

之仇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遠致處於今十年致成于王

之仇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遠致處於今十年余一人無日忘

之仇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遠致處於今十年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

之仇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遠致處於今十年微文武之福以因盟主

之仇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遠致處於今十年王之大德今我欲微福

之仇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遠致處於今十年王之大德今我欲微福

之實以爲言 彭詒曰高岸爲谷源名爲陵世變

[illegible]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四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菴校

定公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蒯法安民大憲日定

元年春王

無傳按他例開正月二字亦偶失耳不書即位即位在六月故也儒者多生異議恐墜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在王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代天子大彪後曰大

夫將建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以晉大夫

天之位以令大事奸義必有大咎奸犯晉不失諸侯

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四 定公元年

壽過詩過周大夫屬而田於大陸焚焉言魏子後陸

之地焚燒還卒於寘武縣范獻子去其柩棺以其未

復命而田也范代魏為政去柩孟懿子會城成周即

孫何庚寅葬植板朱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鄭吾役也

三國代宋受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

我適楚故我常從宋不使我事周使我晉文公為踐

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盟在信二若從踐土

若從宋亦唯命從踐土則役於天子從仲幾曰踐土

固然踐土謂復舊職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

為夏車正奚仲為夏禹奚仲遷于邳今下仲應居薛

以為湯左相仲之尾矣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

諸侯承奉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周世

夏服也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

政子姑受功子仲歸吾視諸故府故府有典仲幾

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告也士伯怒謂韓

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

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神

可知從以相欺誣欲以此開寵於必以仲幾為戮及

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仲幾故

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從諸侯不從諸侯同晉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四 定公元年

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襄叔違天高子

違人襄叔違天高子襄叔違天高子

天子高張違天高子襄叔違天高子

不可好也襄弘忠而不遇時故曰不可好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此見大率奸義者身必凶舉襄弘其明驗矣襄弘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定公

夏叔孫成子道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

季孫曰

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數謀昭公之言其心
去留及立君亦于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事務
見不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
實使羣臣不得事君。先謀逐季孫後脅公。
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昭公弟也。凡從君出而可以
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廟祀。季孫願與子
從政。同執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成子之名。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四
 定公元年
 三
 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
 從君者則說而出者人可也。與季氏寇而出者行可
 也。馬驥敵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人也羈
 焉適也。知不敢欺其所不知真有禮而止喪及壞墮
 公子宋先入。忘食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別公之六
 矣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諸侯薨五日而殯
 葬於宮定公乃卽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
 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爲魯大夫庭章縱子忍
 之後必貶恥之一時忍爲其惡後乃止季孫問於榮

鴛鴦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爲惡謚對曰生弗能
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爲公惡謚止以自將焉用之
乃止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春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於先君墓道之南
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自昭公墓外爲溝使與先君墓合一兆域

在定公
十年後

此傳也。著于家子之忠而和信而有禮。一可爲世勸也。又公子生。既從公矣。從公何心。而汲汲先入。貪動于位。無少量度。其依勢幸孫。不自立志。固已可見。亦足戒也。若季孫之不臣。忍於目前。而恥留後裔。榮子自旌自信之言。及孔子溝而合。蔡之舉。序者詳味其旨。亦足善吾臣之際矣。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四 定公元年 四

九月大雪

也記早

立場宮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煬公作九月立煬公

平子遂程器而辭麻族婚外乃與
死於外自以謂獲故特立其廟

此見於小之惡也。公將謂楊公不及先公之賢而可以邪媚也。與。

陽人。美。神者。體乎雷。躬身爲姦姦卽內也。身爲

豈必盡有死報哉李孫誣揚公徒

以自旌而自信也。後學其察諸簡公周卿士

周垂師公素共一身而女

公何所道反其常哉故傳以示戒

冬十月今八月間霜殺

冬十月今八月間霜殺

二年春王正月

無事也正月

二年夏四月辛酉華氏之羣子弟賊簡公也賊殺

此言殺用疎者必敗之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也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懸象魏處天

火曰災南觀在雉門之兩旁故並災于諸侯臺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四定公二年五

秋楚人伐吳

初叛楚國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誘楚人

日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桐楚伐吳吳

人見舟于豫章楚伐桐而潛師于巢楚師冬十月吳

軍楚師于豫章敗之敗楚楚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

吳子

此以我師示戒也無故伐人師所不向况詐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新之者美辭也非刺辭也美而作之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大夫射姑

乞肉焉求殺內奪之杖以敲之杖以擊內人

此以過小示戒也乞肉小人之無禮害之以禮

可矣怒而擊之不能客物以致讎害小可忽哉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以朝位見黜也至河復反不

知其故不必強解要之記事以存敬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隱公乞立

邾子穿卒命執之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四定公三年六

先其專及邾莊公下急而好滋故及是下驟疾也及

邾莊公之偏性以示戒也性者習也人誰不好滋

邾莊公之偏性以示戒也性者習也人誰不好滋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魯會之禮也

六月乃葬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晉地獲晉觀虎特

其勇也觀虎特勇故師

特勇者必敗何也不敬故也有特則不敬不敬心後放矣未有有心不在而威天下事者

冬仲孫何忌及邾于盟于拔

僖冬盟于邾邾即邾邾好也

公即位故邾邾好也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以如楚獻一佩一裘

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

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

之弗與成公唐惠侯之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

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偽若相代請於醉之

竊馬而獻之子常于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四 定公三年 七

日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弄好也秦國家羣臣

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和助也夫人守馬官請助

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寡人問

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不言表子常朝見蔡侯之徒

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遣蔡侯

明日禮不畢將死畢備也蔡侯歸及漢執王而沈

日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告與漢水

以絕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

請伐楚

此舉好細物以失大者以示懲也蔡侯事侯以之

困身秦國久而不悟楚子常以之失諸侯樹遺教

卒而自亡裘馬佩玉樂矣用書

後世之愚可詳傳意而解矣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惠公卒子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若夷鄭伯

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邾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盟以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文

劉文王官伯也晉請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請楚以久

之故 弗得言於范獻子曰見荀范二國家方危諸

侯方武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疫方起雨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四 定公四年 八

蔡侯中山不服中山秦盟取怨無損於楚晉楚同盟

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

十六年以後則不能無取動焉言徒勞乃辭蔡侯晉

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為旄旌與旆諸侯所

晉人晉於鄭二明日或施以會或不知名蓋賂者不

晉無信義不可賴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姓作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殺之沈不晉晉命蔡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陂皐陂地失考

紀伯成卒于會子乞立是為隱公其弟

將會衛子行敬子衛大言於靈公曰會同難

噴有煩言莫之治也理其亂爭其使祝佗從祝佗

其善辨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

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展四體布四肢之力舊職

狀若又共二微大罪也共二謂又供從會且夫祝社

稷之常隸也隸臣常隸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

制也動謂君以軍行祝社穀穀師出先穀社神謂

事會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且備大祝官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四定公四年九

制公曰行也及阜地將長蔡於衛將盟欲令衛侯

使祝佗私於襄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

先衛信乎襄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

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

定之王成王誅武還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

室以尹天下尹治也於周為睦於同姓為分魯公伯以

大路大旂大路金路也以錫同夏后氏之璜璜美封

父之綦綦弱大弓名殷氏六族殷遺民係氏徐氏

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

其類也以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是使之職事

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使六族率其宗族之衆以法

是以使從魯共魯國職事分之土地陪敦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昭顯周公教化之明德

唯不尙年也管蔡啟商甚間王室啟商開導紂子也王於是乎嚴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叔之弟也以車七乘郭林或蔡之地名與其子蔡仲改行曰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引書管蔡仲之命爲証胡蔡仲名此見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封德年俱下先衛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五叔官叔鮮蔡叔康叔曹文之昭也文王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年也曹以伯甸居甸春秋卷之四十四定公四年十一

弟也武叔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時王子虎盟晉重耳魯申儀武叔蔡甲午侯鄭捷文齊潘公宋王臣成宮期下周制異姓爲藏在局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袁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分封同姓始末備見後世反自召陵子大板米至而卒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日黃父之會在昭二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

無怙富貪吝無恃寵恃寵無違同違衆無敖禮禮無驕能驕人無復怒怒已無謀非德德無犯非美非宜非宜

於晉失諸侯而知天下大業不爲非不能也晉合而自散之既銳而自到之徒以貪貨假物之故毀信義而自到之徒以貪貨假物之故毀信義而自到之徒以貪貨假物之故毀信義而自到之徒以貪貨假物之故毀信義而自到之徒以貪貨假物之故毀信義

六月葬陳惠公

春秋疏舉卷之四十四定公四年 十一

許遷于容城容城地

無傳記事也許至是四遷矣雖多受楚令自辟害也不能脩德而遷徙無常何益示戒

秋七月公至自食

也

劉卷卒

葬杞悼公

也

楚人圍蔡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開蔡

晉士穀封孔圖師師伐鮮虞

也見前傳荀吳語有志者所深戒也

葬劉文公

書葬天子之卿諸侯皆會之也文公有功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

師敗薳罷薳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數聞前卒楚地

春秋卷之四十四 定公四年 左

但且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定也

氏之族山 伯州卒之孫 為吳大宰以謀楚楚

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

之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

自孫章與楚夾漢

常曰子松漢而與之上下

外以毀其舟

大敗之既謀而行

後行言決武城黑

曰吳用木也我用草也不可久也

特案其用如不如速戰史皇

百好司馬也 若司馬毀吳

二臣之德 是行克吳也

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

常知不可欲奔 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

將何所入 子必死之初罪必

盡說 吳之可以解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

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

春秋卷之四十四 定公四年 左

而後大師繼之必克

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

死楚可入也

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乘廣死

樂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

凡有死志者 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

矣半濟而後可擊也

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羅澁

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

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大係象尾使
庚辰吳入郢應以班處宮吳以尊卑班子山處令尹
之宮子山吳夫榮王欲攻之夫榮子山叔懼而去之
夫榮王入之相爭言吳無禮左司馬成及息而還息
敗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闕處
故恥為禽焉司馬曾在吳為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
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司馬欲
欲吳得其首失三職皆傷曰吾不可用也言必死已死
句卑布衣到而哀之到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之忠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雲澤王寢盜攻之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四定公四年十五
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
季辛以從建楚由于徐蘇而從受戈後楚即公辛
之於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
辛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
死大命將誰讎言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大違強陵弱非勇也乘
人之約非仁也約滅宗廢祀非孝也就君者動無
令名非知也言必犯是余將殺女圖辛與其弟果
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
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謂之衷誘引動也致罰於楚而

君又竄之竄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
以樊天衷樊成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
在公宮之北隨之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
也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
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
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棄楚
以事就事之患不唯一人楚王若鳩楚克其不聽命
吳君吳人乃退鑑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
要言吳王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約為義今見
與子期王是欲借王制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取血為盟初
約以口利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四定公四年十六
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
復楚國復報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
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
吞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
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羅揚之患也遷吳之
未定君其取分焉秦楚共若楚之遠亡君之士也楚
有楚地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
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封曰寡君越在
草莽未獲所伏伏猶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
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

衣詩秦風取其修我戈矛與九頻首而坐無衣三章

秦師乃出

觀是傳也殺伍者有報殺卻定有報貪喪玉固蔡
既有報不聽司馬成之忠謀而信小人之邪智有
報後世何可以稍自恃而不大為之懲哉楚之入
也雖有天數必自人兆天災王已逆從于常之不
仁而失其可入矣使楚而仁自我立命敢豈敢
輕哉哉與人能見人之不仁不能見己之不仁制
己之多欲以進處宮而自相攻奪無禮無義何能
制勝自見之謂明自勝之謂強此所以終無功哉
若免首之忠壯抗戈負季之相從闕幸之知命能
仁格言可佩子期猶金之免王于難申包胥之乞
師秦庭皆往行而言之義可多哉廣學以萃成後
學之全德者也若盡以無與於己斯得為徒繁矣
音勉哉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四終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四 定公四年

七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五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隕天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因楚亂而殺之正其罪也終閔馬父之言
天下後世有子朝之心者其早殺之可乎

夏歸采于蔡

夏歸采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亟急也
蔡以歸采是故大夫來師有急難之資極故

於越人吳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五 定公五年

一

越人吳吳在楚也

吳大越小以小入大事之非常雖乘吳之問乎
而有可恃也則越之忽然而興也小可忽乎哉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

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

陽虎將以瑛璫敘與璫美王仲梁懷弗與曰改

步改玉氏璫同為季氏家臣步猶行也季陽虎欲逐

之以不告公山不狃不狃季氏費不狃日彼為君也

子何怨焉欲使君弗既葬相子行東野斯平子之

子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相子敬之勞仲梁懷

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仲梁懷

此見竊思之作必先備一事一人以試其思時之
耳後世有陽虎不狃之
實可不思所早禦之哉

禮記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師車五百乘以救

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未知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

白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楚地吳人獲遺射於

柏舉遺射楚大其子帥奔徒奔徒楚以從子西敗吳

師於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九月夫槩

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奔楚為堂路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五 定公五年 二

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

居庸子期將焚之吳師以火攻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

不能戰又焚之不可吳師于楚之父兄親戚多死子期

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飲舊祀言焚吳復楚

登輝焚之國為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

之楚地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闕與罷楚大夫闕

與罷請先遂逃歸言吳止得楚一大夫葉公諸

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暴不待而歸諸梁葉公于高

葉公終不正視以不孝秦師亦

既亡之楚焉能驟復哉后臧葉母不仁甚矣而諸

梁終不正視楚之多賢所以保國天下萬世其

宗賢

乙亥陽虎因季栢子及公父文伯陽虎以家大夫

以賜已命將欲奪季氏權而逐仲梁懷逐不順冬

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季氏族已丑盟栢子于稷門之內

釋而盟之庚寅大詛詛詛盟違盟不順已逐公父歆及

秦適皆奔齊歌即文伯適平子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五 定公五年 三

楚子入于郢始復初闕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

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

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日

日本 監尹壺楚大夫涉其帑帑妻不與王舟及寧王欲

殺之于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若何效焉王曰善

使彼其所吾以志前惡困于西之言誠已往之多王

實聞幸王孫由于王孫闔鍾建闔巢申包胥王孫賈

宋不圖懷九子皆從子西曰謂舍懷也謀試王曰大

德滅小怨道也難從兄免王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

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于旗其又為諸于

變成然有德於下遂迷實主將嫁季平季平辭曰所
王求欲無厭見殺鍾建負我來以妻鍾建以為桑
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來以妻鍾建以為桑
尹司樂大夫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
于脾洩失王恐國人散故偽為王車服聞王所在
而後從王王使由子城麋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
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自知不能城不知高厚小大
何知他更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子西使我不
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
所謂但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
能也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五

定公五年

四

此音衆人之長以示勸聞羊以不讓不和知吳子
之不能定楚達禮樂也楚昭王聞思舊怨之詩而
意前惡能識仁也實功以大德而減小怨能從道
也申包胥定君送寶鑑於子旗仁且智也季平謀
女子之義不輕過丈夫知節守也子西設王保路
能建權也王孫由于能言直寓君子器使不求備之
道焉以論當日則各一人之長而已以後人取之
則可為全德之學焉可不
焉天下後世示之法乎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晉士鞅已意不能問諸侯之短長而屢兵鮮
虞辭曰報觀虎之役以飾勝兵亦可愧矣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速大叔子斯
執元公成立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許國雖鄭人辟已而必欲滅之鄭無仁義可為戒
也非年許新遷遷客感必楚之近地楚敗而遂不保
許人皆終不可以為己也楚是以君子貴焉
已之學為善而已矣許亦堪示戒焉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
鄭國鄭人以作亂為之伐胥往不假道於衛不告
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公與季孟
皆無一言聽陽虎命之故以得舍於豚澤衛侯怒使
季孟國此三桓之子孫微也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五

定公六年

五

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
子致追之豚澤衛侯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
輩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尤過也以過怒魯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五定公六年五

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成之昭光
公之定之繁鑑定公之繁帶而苟可以納之擇用
一焉納公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魯侯將
以為之贊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自
無乃不可乎大奴之子太王之唯周公

不亦誣乎非謂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
之使知其罪惡而後葬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不
魯

魯季子所以尊周此其叩勸者也師不假道而出
入人國此其可懲者也若陽虎之惡乃小人之惡

不識天而多罪以楚之而甘任其咎當是小人之尤而我可致之乎後世詳此選子道矣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傳夏季相子如晉獻鄭俘也取臣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強使示權也欲以如晉一事兩使非晉人兼享之以其非禮故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知先君先君以取信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而使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愛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五定公六年六
報幣歸存名二而事一也晉不問有二使至何以二使往此欲知晉而煩修不迷禮故晉止以一禮同享之傳以昭禮也陽虎開非禮之端而季孟不能治微通其始終於晉季孟之衰非足為戒

同月己丑吳大子終繁敗楚舟師終繁聞獲潘子臣小惟子舟師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楊懼云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陸軍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

夫懼亡而後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其政而新之

且見懼之足以有為也國不大懼則不聽令不可

以勞不可以勞則安其舊習之非而不可改國此

於舊習矣乃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焉敬懼之為用

大矣然何必及懼而後懼乎天下萬世亦錄其可

通于未及懼而懼之道焉不尤善與故

周僖初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

鄭於是乎伐馮滑背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僖初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

此見晉明鄭點以示懲勸于後世焉

人何苦不效而附亂賊以自惡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黎

以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

不往晉其樂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

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

子立後而行知晉政多門往必吾室亦不亡雖君亦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五定公六年七

以我為知難而行也知此行見潤而行潤樂祁子見

趙簡子道而飲之酒於縣上晉使聞獻楊榑六十於

簡子為榑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

納焉以楊榑買福弗可為也已知范氏私然于死晉

簡子孫必得志於宋為同死難而貪必忽然于死晉

曰以君之趙而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

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此以不辭難不逃死之義為臣子示勸也而

范氏以私忌執諸侯之使及樂祁未致使私飲酒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毫社迫于

五父之衛

若陪臣之要盟以為天下萬世戒也凡官卑職微而有要者上下之心地治之可也然則陽虎何人而若大夫國人聽其盟

冬無中城

無傳記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齊故也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蘇

凡諸天王二字皆重名義也各在則義存焉以諸侯之加一師以亡哀周何難手而卒無敢者畏名義也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五

七年春王正月

無事書正月傳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

儀栗周邑前年傳曰將作

凡人有將之心者轉而改尚有之迨其明以叛則亂賊已成無復辭于罪禍故深足懲焉

齊人歸鄆陽關試於齊今並歸還魯陽虎居之以

夏四月

陪臣執國政亂矣又况據偏邑以出之小人之

無事書正月傳

敘一事於左

夏四月單武公于劉桓公文公敗尹氏于窮谷

尹氏復室

忠良之子相為忠良敗亡之後雖為敗亡其孰得而執失天下後世其有明鑒哉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齊侯以微管而盟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

於齊侯曰結以侵我有私結如齊而實別齊侯

從之乃于頃頃即沙衛地以齊師

卷之四十五定公七年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五定公七年

齊人歸鄆陽關試於齊今並歸還魯陽虎居之以

陪臣執國政亂矣又况據偏邑以出之小人之

無事書正月傳

敘一事於左

大雲

秋大雨

齊國夏師師伐我西鄙

齊國夏伐我魯不叛陽虎御季相子公敏處父御

齊子處父孟氏家臣公將宵軍齊師攻齊齊師聞

之而伏而待之設伏兵將夾攻之處父曰虎不

而必死而汝也齊師汝必當死苦夷曰季氏虎

陪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罪之官虎懼乃

還不敗

晉失諸侯齊欲得之妾也晉不貳晉而受伐正也此言晉之存焉陽虎之為人也驕蹇惡委最為淺劣而一三下臣可以喝制有餘不知晉若臣以之為政而懼之此以告天下後世使知有陽虎之可畏也

九月六雲

前而又雲大旱可知要之告後世以謹災而已矣災在敬百姓敬百姓在修德政豈徒然祈禱而已

冬十月

書首月

冬十一月戊午單于劉于逆王于慶氏慶氏字姑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五 定公七年 十

王前年出居於此今晉籍泰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

己巳十二館于公族黨氏周大而後朝于莊宮

此見敬王得復皆有人以為之助也天下後世有諸人為勸可焉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門于陽州攻其士

皆坐列列於師位不日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之有

為的衆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齊邑顏高等人弱

弓諸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子鉏齊人偃且射子

鉏顏高被擊鉏中頰殛子鉏頰顏息射人中肩顏息

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言志在射目師退冉猛

傷足而先歸人其兄會乃呼曰猛也嚴冉猛

後乃不乃呼猛也嚴冉猛

二月己丑單于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于伐

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四邑皆僭制之

此見討亂室者終未有不淨盡滅亡者以為天下後世示戒也

趙執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

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君命執曰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五 定公八年 十

梁子梁日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于子姑使洞

代子梁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日宋將叛晉是棄洞

也不如待之故必叛樂祁歸卒于大行太行山士執

日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地

此舉范士執之不忠于晉以速諸侯之叛為天下萬世戒也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前年攻庫丘之郛郛也主人黃術

人或滿馬焉以救之滿馬也遂毀之焚其

其主人出戰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

日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猛逐之而無

偽類謂阿諛也人見顧無虎曰盡客氣也客言

於外非苦越生子將侍事而名之苦越即陽州之役

獲焉獲名之曰陽州

此見使公使齊皆陽虎之過煩師玩衆視兵若戲齊天下後世所大德者也至於此殆之矣待事有志客氣一語天下無用之材於此殆之矣待事名于天下不屈之士亦於此殆之矣傳項記之則亦識人察惡之不可少者與

曹伯露卒

荀公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五定公八年主

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赤趙簡子中行文子

皆執焉魯於是始尚羔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

禮也晉失盟主而徒爲救師亦可爲不慎持始而後徒

晉師將盟衛侯于剡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

君者刺齊衛地前年衛侯晉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

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惟牛耳衛侯成何

曰衛晉溫原也焉得視諸侯溫原晉縣將欲涉佗

援衛侯之手及掖援擠也衛侯惟牛耳佗推衛侯怒

手及血汚之及掖示慢

王孫賈趨進衛大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若其敢不

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若與大夫盟君主盟禮也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

故不入國公以晉語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

其改卜嗣寡人從焉改卜立他君我從大夫曰是

衛之禍登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

子與大夫之子爲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

往羣臣之不敢不肯負綬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

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

大夫乃言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五定公八年主

曰若衛欲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設言若叛晉晉五

如之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

之謂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行實有期人心方

可夫晉人請改盟衛果叛晉人弗許

此明以無禮辱人者其後必有所悔天下後世苟

明其理則無悔矣衛在叛不叛之間加之禮復

有禮則衛侯而果其去也雖悔何及

衛侯乃展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伐鄭遂侵衛

晉士鞅會成相公侵鄭閭閻羣年報伊闕也衛公

十六年鄭伐周遂侵衛報晉

晉大諸侯欲假天子之名以收之而衛報伊闕於鄭遂侵衛焉固欲失而又求之心勞日拙豈不大可憐哉

葬靖公

三月卒七月葬懷公

九月葬懷公

葬懷公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為晉討衛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五定公八年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洧

衛侯鄭伯盟于曲洧曲洧衛地

衛侯鄭伯盟于曲洧衛地

從祀先公

從祀先公

李縉縉之弟公鉏極縉之子公山不狃縉之弟皆不得志於

李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之庶子叔仲志不得

志於晉志叔仲志孫故五人因陽虎附之陽虎欲去

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相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

己更孟氏陽虎自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順祀也

以其類宗廟之次序而合祭之故亦曰從祀亦曰順祀從祀也

於神辛卯禘于僖公此即順祀之實乃於辛卯日合祭先公於僖公之廟也

公廟寬整故禘本王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

都車曰癸巳至禘之明日公享季氏陽虎期於此

車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

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

孫以壬辰為期期以兵陽虎前驅棼楚御相子虞人

以鉞盾夾之陽越殿皆陽虎所置殺相將如蒲圃相

子咋謂棼楚咋音也相子虞將有日而先皆季氏之

良也爾以是繼之先人良稱其世為季氏賢大夫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五定公八年

微死死無益於主相子咋試林楚相子曰何後之有

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相子

曰往也言必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

築室於門外實以備難公林楚怒馬及衢而騁疾走

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相子入閉有自門間射陽

越叔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州仇也以伐孟氏公

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

弗勝又戰于棘下地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

取寶王大弓以出寶王大弓皆成王封魯之

父之衛衮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之問余

出喜於微死何暇追余言季孟方微必死見余從者

曰嘻謂速駕公飲陽在出喜之不勝又敢進

孟孫弗許虎陽欲殺栢子以強孟氏孟孫懼而

歸之栢子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寧

後行見無所懼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此言陽虎之強三桓受制之極致以為天下萬世

戒也彼一家臣耳何迷生死聽之不取一動如此

自為而委之陪臣以恣殺陳示貴盛而不顧一

下後波將借以得君心結民情呼應上下操縱如

亦家臣故也子言從容而行者亦如三桓之無為

也早以微勤持之自無是矣成之者學之無不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五定公八年其

亦不知為此事矣傳可署子哉

鄭國獻子大叔為政然也執政大夫

九年春王正月無事書首月敬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能

傷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向巢何子

明謂門右師出曰吾將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子明

樂祁之尸至舍而子明逐去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

不樂宋此強辭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

故舍鍾已謂明喪聞生子軍而用樂罪輕子明聞

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公族不肯適晉

將作亂也不然無疾心於宋乃逐桐門右師明年

終昭子

自使下平公大心二段而無禮此其可成者也

鄭國獻子大叔為政然也執政大夫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五定公九年七

焉鄭風靜女不淫詩而第三意以形管說女美形竿

施何以告之取其忠也何以告之德無善道告人然

其心故用其道不棄其人即不有可棄詩云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召南也思其人猶愛其樹

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而見殺

人將下

焉此以顯微之用道樂人為後世示戒也為國家大

臣古當知所棄過矣不然以無過求仁天下之唯

賢能能獻於國家哉

夏四月戊申鄭伯復卒

春秋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先言然取之以為成大事者必得此既見其無所用且將

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

庶猶賤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

勸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云已於是乎齊其詐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五 定公九年 大

利魯國而求容焉龍於季而欲殺季不仁今親富不

親仁君焉用之陽虎唯親富人以圖人君富於季氏而

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富大欲親之而魯免

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

虎頗東虎欲西奔齊知齊必乃囚諸西鄙蓋借邑人

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欲刻也刻其軸以絕載

慈靈各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慈靈

逃奔宋遂奔晉慈靈車有障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

世有亂乎

按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也以之封
魯昭公也登適用哉此見寶玉大弓不足重輕
於魯也天下後世何可不聞此義以識器用之微
世也少陽虎其人其亦共聞之哉

六月葬鄭獻公

比葬諸侯皆魯之會
也三月而葬之會

秋齊侯率僕次于五氏五氏晉地韓伐盟主

以齊侯率僕次于五氏五氏晉地韓伐盟主

以齊侯率僕次于五氏五氏晉地韓伐盟主

以齊侯率僕次于五氏五氏晉地韓伐盟主

以齊侯率僕次于五氏五氏晉地韓伐盟主

以齊侯率僕次于五氏五氏晉地韓伐盟主

以齊侯率僕次于五氏五氏晉地韓伐盟主

以齊侯率僕次于五氏五氏晉地韓伐盟主

以齊侯率僕次于五氏五氏晉地韓伐盟主

以齊侯率僕次于五氏五氏晉地韓伐盟主

以齊侯率僕次于五氏五氏晉地韓伐盟主

以齊侯率僕次于五氏五氏晉地韓伐盟主

以齊侯率僕次于五氏五氏晉地韓伐盟主

以齊侯率僕次于五氏五氏晉地韓伐盟主

以齊侯率僕次于五氏五氏晉地韓伐盟主

以齊侯率僕次于五氏五氏晉地韓伐盟主

敵矣前車五百乘當晉車之半乃過中車中卒人欲

伐之衛侯曰三在中車衛雖小其君在

焉未可謂之師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

又踐師也遇必敗之不如從齊言齊必乃

伐齊師賈之齊侯致糕媚杏於衛界以答南意齊侯

賞犂犂也曰有先登者臣從之齊侯而衣貍襲

也自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

也謂之師也乃賞犂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

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乃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五定公九年手

得其尸公三穢之比之穢三加穢與之犀軒與直蓋犀

車直而先歸之先歸其坐引者以師哭之坐跪也

齊侯親推之三齊侯親推喪車者三

齊侯親推之三齊侯親推喪車者三

齊侯親推之三齊侯親推喪車者三

齊侯親推之三齊侯親推喪車者三

齊侯親推之三齊侯親推喪車者三

齊侯親推之三齊侯親推喪車者三

齊侯親推之三齊侯親推喪車者三

齊侯親推之三齊侯親推喪車者三

齊侯親推之三齊侯親推喪車者三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六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泰校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十年春及齊平平八年再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此以平怨示勸也凡以怨相報之不已乃流俗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六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泰校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十年春及齊平平八年再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此以平怨示勸也凡以怨相報之不已乃流俗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

既蓋也禮本行於宗廟故為東禮若其不具用批裨也殺無米曰祔言字不備用批裨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禮不成禮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人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慎詐故以禮

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從盟此以見勇莫勇於有禮雖強大所必屈焉智莫智於有禮雖詐無所施焉後世觀夫谷之事而可孔子既非而又救之乎可知雖聖人處盟會之而何亦不能違時而別有所為但盟會之中自不同內持敬而外節禮此所以異也雖然春秋大夫有違盟者皆得耳孔子之聖實不在此

晉趙鞅帥師圍衛晉趙鞅帥師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邯鄲午春秋大夫

春秋疏卷之四十六定公十年二於寒氏即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燭夜散及晉圍

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入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夜此明午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

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

植事行門左右象皆止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退反

衛之役事此明晉人討衛之叛故何故叛晉曰由涉

佗成也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佗手故衛人不

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

不釣釣平也和也人有禮則相平而和詩曰人而無

禮則不遠死涉佗亦遠矣哉

以盟而止以云報晉弱矣觀鄆午涉佗以六

弱也至於盟之所以貴者以其所在釣和也涉佗

以棄禮失却好印以殺身不釣孰其焉傳是以借

而棄禮哉故論語曰禮之用和禮所以為貴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仲見齊孔子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郕叔孫氏邑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

不敗也武叔州仇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駝射之不

能殺公南叔孫家臣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郕宰武

春秋疏卷之四十六定公十年三

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弗能其國人曰

武叔之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

告必親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假為同謂不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吳王

侯犯以郕叛以不能則武叔之命權禍武叔於子

圖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請齊師

孫州仇工師圍赤工師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

稷之患也將若之何禮與對曰臣之棄在揚水卒章

之四言矣唐風揚之水卒章有日我叔孫稱首謝受

郕赤聞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際間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四十六 定公十年 四
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邠人爲之宣言於邠中曰侯
犯將以邠易于齊齊人將還邠民者以邠與齊之言
別地衆兇懼不飲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始同子
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紓焉何必此
言以邠與齊而已邠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
地爲大且盡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
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邠度其虛實
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大駭介侯犯
之門甲以固侯犯介亦駟赤將射之邠人侯犯止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四十六 定公十年 四
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行奔邠人駟赤先如宿
地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邠人
名而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
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也物議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
日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駟赤止而納魯人納魯人
侯犯奔齊此見駟赤忠於邠人乃致邠致邠侯犯
此以邠失地通邠之憂爲天下後世示懲也
若邠赤之委曲則邠將焉齊方弱之憂恐不支
亦亦可謂善全用許而不以詐成者亦可勸哉
宋梁大心出奔曹
傳見前年春秋始逐出宋從寬政也侯夫
不奉命不過臣子之庸庸者耳寬政是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宋景公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
五與之公于地有白馬四公發向應應欲之
而奪之應應將走公閉門而泣之自盡應母弟辰曰
辰及公與子分室以與應也而獨卑應亦有願焉
地告同母子分室以與應也而獨卑應亦有願焉
也子爲君禮不過出竟自任罪求君必止子君必使
人留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
我廷吾兄也廷欺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
幸國之人望以冬母弟辰暨仲佗右張出奔陳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四十六 定公十年 五
此以好發者之偏頗不顧敗亡者爲世示懲也
發人發馬皆偏頗之愛也好惡偏頗他無見矣故
公子地以之出云宋公以之忘其弟
而失兩卿立非大惑乎故足懲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無傳失其事也不容強解
史從告以書敬而已矣
叔孫州仇如齊
武叔聘于齊致齊侯享之日子叔孫若使邠在
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敵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以爲也言魯事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臣耳非特
以爲也言魯事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臣耳非特

此務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

所以賜寡君

此存睦鄰之道也齊致耶魯報之以聘使常守此禮不廢去三代不遠矣後世可深思而得之及齊侯有伐德之意此即信睦之不承故曰非所望不令之臣天下同惡行所惡而已何德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傳見前經書在叔孫如齊後者從告也書弟見宋公之疏其親書暨某某見臣之不附其君昔人君使之也不然豈誰肯舍尊親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

入于蕭以叛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六定十一年六

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應故也

此兩示惡也以母弟與臣子之分雖有不得於君避之可也叛之何心忿忿不制遂以為驕而為君親者同寵焉邪以禍弟臣使敵其叛以弱國家是謂罪之由也天下萬世鑒此其各自懲乎

夏四月

無事書虛敬之至也天下後世人能以書虛之心為心此君子無聲無臭之責立本之學與

秋大心自曹入于蕭

大心九年彼逐今從辰地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洧盟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此為叛非其罪者示解也魯自侯公以來世服於晉為盟主也今晉自棄盟主向於諸侯魯何故以

諸侯而宗諸侯乎止以驕州國乎曰始魯慎之也不得已也後世有此類者不為戒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葬公卒○此立

叔孫州仇帥師敗郕

此以抑損私家示勸也自孔子仕魯講明上下之分安民之術三家於是始悟私邑之侈盛非已之福也叔孫州仇有起而而敗郕城焉不然大都揭國各舉將有起而如侯犯者矣後世明之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如邑還滑羅殿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六定十二年七

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此以不伐示勸也衛之伐曹不者其義也而巳而其時消釋有不伐其功之德人多忽之故特存以示勸伐小國雖豈有所畏而不敗退乎於此示勇是空德者必

有實德者必

孫斯仲孫何忌帥師敗郕

仲向為季氏宰仲由將墮三都成於是叔孫氏

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不狃費率輒不

費人攻之

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

仲尼

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不往叔遂墮賈

私家之不可強盛於此見之矣費為季氏有而至於伐周或季氏非仲尼見之謂不可測非迷墮之過分之圖獨必反及可戒也已

秋大雩

早也古之早非後世之早然知敬焉心斯同之矣而畏天勤民之心生焉後世無忽大雩之書哉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無傳備者曰結叛晉也似之但此時叛晉已不待言別有所為亦不可知疑則疑之書教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譌天變也

公至自黃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六 定十二年

八

行也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將圍成公敘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

為魯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

子偽不知我將不陷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此若孟氏之罪以示懲也成魯邑也何遂荀寅而稱謂稱至子孔子仕魯欲以墮三家之權有安魯國且以保三家至深遠也而反信後謀以破之故可成也此後成卒不復恃齊人歸女樂當在此時而孔子之

道已不行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陟

垂陟衛地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

垂葭地又名耶氏

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耶意茲曰可

齊大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終傳車終不夫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

晉及救河內我巳卒長計乃伐河內齊侯皆欲諸大夫之軒唯耶意茲乘軒收其轡以示薄齊侯欲與衛侯乘一車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

此君之婦也寡人請攝駕請以已車代攝衛侯乃介而與之乘驅之

此以小謀小勇示戒于後世也晉雖失為盟主遂可伐乎諸大夫之不可以義也力也耶意茲遂

耶明為之盜賊之謀也至于聞敵遠驚遂介疾驅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六 定十二年

九

如夫之勇也豈有為人君輕浮淺露如此者哉則垂葭之次故可戒也

夏桑蛇淵固

蛇淵固名固非急務桑之已非尤當夏于此雖無傳而德可知矣

大蒐于比蒲

當夏而蒐此亦示德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無傳備者曰曹不叛晉故然未可強作也曹公見孔子而問陳則好兵可知亦足懲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陽趙簡子邑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朝歌子

晉趙鞅歸于晉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

陽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執午許諸歸告

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言衛因五百

與邯鄲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衛必與不如侵齊而

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乃如之而歸之于

晉陽試如是謀而趙孟怒召午而因諸晉陽執不察

不用命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因諸晉陽執不察

乃使告邯鄲人趙孟使告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

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遂殺午趙穆涉賓以邯

鄲叛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遂殺午趙穆涉賓以邯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六定十三年

寅之甥也荷寅范吉射之甥也子娶吉射女而相

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將攻董安于聞之

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然爲

後可也待彼先發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後

害民請以我誅趙孟不可殺我以自解說欲七

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范早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範范氏

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

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魏襄子亦與范

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故五子謀簡子魏襄子

以文子之甥而范以梁嬰父代之遂范吉射而以范

皇夷代之荷驟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

書在河爲盟書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

諸晉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

晉陽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

三晉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

克之君將誰與言克盡三家君無若先伐君是使

有實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非始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六定十四年

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此見始禍者死亦以見晉之衰亂三家分

晉之端始於此以爲天下後世示戒也

晉其君比

周國以試君無道也以示懲

荀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靈公退見史鰌

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于乎

文子曰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

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富而能臣必

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君臣上下成也驕其子子之

富而不驕者言君臣上下驕而不亡者

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必與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

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南子也黨宋朝

之夫人忽之曰成將為亂

此舉公叔文子父子之事以富而不驕者亦勸而必亡者示成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成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趙陽趙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成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成

人臣當以柔順事君者也若而無道有所寵愛則已去而辟之已矣未有蜀元微去告之人而存哉

此易四又剛四之義獨不問乎成與陽微則亦同逐天下後世其可成矣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

秋疏畧卷之四十六 定十四年 主

成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

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

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

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趙孟忠之討之非其罪安

于日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焉

死矣矣言年已乃終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

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

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祀於趙氏廟

人有為忠義所感而死非其罪者不可不有以報之也董安于與趙孟誠足為世勸哉安于不祀趙

氏必不祀董安于與趙孟誠足為世勸哉安于不祀趙忠合於義而為人之所疑此舉為報者也祀於廟

其處幾于古今有難為報之義祀與始之臣於已廟者於伊尹安于兩見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詳歸

傳頓子詳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此言小不事太所以亡也據事不密况一時而歸二國不速亡乎

夏衛北宮結來奔

傳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成之故也

衛公叔成之故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檇李地名

吳子光卒吳子光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六 定十四年 主

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吳不動而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吳不動而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

而辭曰二軍有治有軍法臣奸旗鼓而辭曰二軍有治有軍法臣奸旗鼓

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

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于因而伐之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于因而伐之

昔注日而觀越乘此取勝一賜靈姑浮以戈擊閭虛昔注日而觀越乘此取勝一賜靈姑浮以戈擊閭虛

姑浮越閭虛傷將指取其一屨而失履故取去姑浮越閭虛傷將指取其一屨而失履故取去

于陸去檇李七里故檇李夫差使人立于庭荷出入

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

敢忘三年乃報越吳元年

此見敬為智勇之基其用如神勝之如願可於吳越二師通其微焉至於呼名誌仇三年不忘荷弗敬則志漸危殆力亦餒矣學者通此意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晉人聞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解上梁間

狄師以冀晉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

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地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六定十四年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范氏

此以見不義之謀不足以得諸侯為天下後世戒也范氏中行氏之不臣不為晉謀誅之而謀救之以不臣倡天下君翁得而兩立

天王使石尚來歸康

敬天子之賜也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康祖實也祭肉也天子祭禮以肉賜同姓諸侯共受其福故曰歸可不敬

高世子嗣嚳出奔宋衛公孟張出奔鄭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會子

澆大子刺贈獻孟于齊過宋野夫人與朝會野人

之曰既定爾嬰豬盍歸吾艾豮豮猪求子猪也得壯

也豮壯不也也豮壯不也

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

以比朱朝

少君少君見我戲願乃殺之速曰謂子臣乃朝夫

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見大

行而速曰刺贈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

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張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

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

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

害自解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紓緩諺曰良

保於信民必有信然吾以信義也吾雖失信於太子

言二語格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六定十四年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六定十四年

宋公之弟辰自諸來奔

辰以諸侯又奔魯不以諸侯終善

大蒐于比蒲

大蒐與政也無傳未

知其得失記事微也

邾子來會公

邾子來會公於比蒲故曰會不以

城莒父及齊魯二邑

不問不問不可知也書數而已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潞晉獲籍

秦高強二子黨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

故敗百泉百泉鄭地又云鄭地

此年無冬並無書首月或有闕簡而傳叙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鄭子來朝

子貢觀焉鄭子執王

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

喪於於是乎觀之可觀於此今正月相朝而肯不度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六定十五年

不合心已云矣心之精嘉事不體何以能久朝禮嘉

先亡乎亂疾之兆以君為主故君先亡

禮之為言體也體有則人存體亡則人亡禮之存

而見焉事可忘之忘之是心亡也人而心亡則高九

者必忘肆以致禍卑弱者必致滅以就死又災

之書則定公之當年而棄誰知其故鄭子來朝

而後應更忘故矣天下後世可不謹於禮哉

應見食郊牛牛死小也牛死小也牛死小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胡名

吳之入楚也在四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

定胡于豹又不事楚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

焉二月楚滅胡財幣賦貢

此以胡子示戒也小不能事大非禮而况與之

結怨所謂立嚴牆之下以聽命者矣故足戒

夏五月辛亥郊

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錯其期故特書之以

郊之不見於經者多矣學者學春秋之屬

王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

冬言者也此後必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六定十五年

儒者以不孝為喪之末亦太拘矣故仲尼不問貶

乎非也孔子以為天道不盡然亦信其理而已不

必信也也便失禮者不盡然亦信其理而已不

而益益之肆矣故著其言中以使人忘應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太子達達子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宋地

以地之齊侯衛侯太子達達子宋地

秋七月壬申鄭氏卒定公之

如氏定公之妾生哀公。進爲夫人。以時。禮子爲君。當書夫人。薨而此不稱夫人者。以不會以喪赴告諸侯。且不稱於親。姑不稱夫人也。此見稱謂之不偕合於禮也。可以示勸。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安也

九月滕子來會葬諸侯之葬各別有爲失考

丁巳葬我君定公南不克葬戊午日下辰乃克葬

葬定公。廟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皆襄以成其事。

此有幾而遇之應也夫有日可死凡一切
器有爲而備者若不克矣事則兩其可
其義之人皆難於舉動此而必養則急
有欲舉廢之中不得其安非人子必誠
必信之心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四十六

時輒信陰陽家言不循禮者其戒之

辛巳春定婚在十月

葬定。刻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又宜稱小君矣止以不赴不耐未以小君之禮成

其衷則亦未可卽借此名也此可謂終謹於禮者

冬城漆

冬賊漆書不時告也

實以欣城冬乃告盛而因昔冬焉得採其寶以爲

以時冬而後告成是成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六終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七

上蔡張沐起鵬著

武進王渭允清叅校

哀公
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敬天尊王正其爲君之始此大禮也而有
大義存焉自春秋以來此禮已成故事矣孰能敬天尊王
正其爲君之始不愧此文者哉聖人亦欲爲
天下萬世留之則庶幾其有興起實踐者與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元年春楚子圖蔡報栢舉也在定里而栽築塼以

廣文商倍厚一丈夫屯晝夜九日。如子

大司馬守且築北屯九日夜祭人男女以雞

卷之四十七 宣公元年

使盟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徒困於江之北汝之

秦越人乎請遷于吳楚阮還秦昭侯更成建義吳

諸侯大小皆無道以自處故楚不能不

沈思不能不服既服又若不能不辨無得無失

德政莫由時孔子在楚蔡之間無有篤志誦教者

萬世之大成也

鹿食部牛

只下敬示戒也鼠食牛不爲之損壞屢以

及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耦李也耦李在定十年夫椒越地所

越人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大率願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

可臣臨之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蠶也長昔有過德
教得灌以伐對鄰澆宋漢于過所居滅夏后相之孫
后相失國依於后緒方媛逃出自寶后緒相妻也歸于
有仍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基澆能戒之
基澆也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
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虞思于是妻之以
二姚思虞君名姚虞姓而邑諸綸綸虞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方十里為成能布其德而光其謀光始以收
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值候其間使季杼
誘殺澆季杼少子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祀夏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七哀公元年 三
配天不失舊物事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
豐之不亦難乎與越成是豐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
夫人親不棄加親厚則崇有功與我同壤而世為
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運天而長寇讎後
雖悔之不可食也食者實也能飽腹言姬之衰也日
可俟也吳姬介在滄夷而長寇讎滄夷無禮義以是
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
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吳水因滅三月越
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所採作
不書國以實其說

伍員之言是于日非也不勸吳修德行仁如孟子
交鄰之說自有不亡之道而吳修德行仁如孟子
然屈己行成於心何忍於吳修德行仁如孟子
自不信楚何與吳越之為少康何不勉吳為少
康思吳為流矢之亡何不勸吳無為流矢之德吳
不修德二十年之外越不召吳吳亦當自召矣修
德二十年之外越不召吳吳亦當自召矣修德
為吳之不亡也天下後世亦以句踐之言不足信此
也
夏四月辛巳郊
此春秋成也郊用辛是祭無定月非時而五月郊
時而四月郊故曰魯之郊臨非禮也周公所制之
亦此也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七哀公元年 三
五鹿充孫以叔孫也叔孫也將使天下無臣道故滅之
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轅公懷公朝國人而問
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靈
田在西者居右田在東者居左都
邑之人無田隨靈而左不知所與遂滑當公而進
不左曰臣聞國之與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
禍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
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封曰
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
國之與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
是其禍也是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欲於兵暴

骨如弄如草之惡露而未見德焉無愛人天其或者

正訓楚也楚吳勝楚正以訓廟之適吳其何日之有

之怨先言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此見國之興亡不以一時之勝敗為憑而以平日

之愛民與不愛民為據故方吳入楚之日存亡在

通而敵者自別有見解寧與楚而不與吳也訓楚

之言楚楚實能修此明命其庶幾乎而惜其不知

進孔子是時志常屬楚亦此見夫及於夫差克

越果不修德而修怨愈以知吳之不可為也凡此

傳意天下後世可不

一詳之而知所法哉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圍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七哀公元年 四

鮮虞人伐晉取棘蒲棘蒲晉邑魯不及會

經書伐晉罪晉也晉自文公以來世為盟主無有

族晉或書或書晉以謀之至此則直伐晉矣晉不

自立故也故以示威傳言其實為救范氏罪齊衛

氏是矣而諱其伐晉不書則固知諸侯無晉使中

晉也亦以示威後世詳三戒可矣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

在國夫有富竊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病矣或衣軍

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

設動植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

時知身必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言

其相及今聞夫差大有臺榭陂池焉再宿日大凡至

樂之宿有姬嬀嬀御焉嬀御嬀者言不離女色一日

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琬異是聚觀樂是務觀民

如健而用之日新刻薄其民用之夫先自敗也已安

能敗我

此以子西之不懼示天下後世知自反也此敗

昔先自敗夫差之行皆先自敗此義可不深思哉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七哀公元年 五

冬晉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十四十五年邾子一會一朝二奔喪事魯助矣

此以三家之專兵貪賄而無禮義示懲於天下此也齊子會朝奔喪親敬告君此公之所不欲伐而安之盟義至此殆盡矣可不懲哉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宣公卒前贈之子孫立

勝于季朝

禮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衛邑也以兵

初蒯聵經于郊于南侯于南侯公之也公曰余無子

蒯聵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批在下三批謂卿大夫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七哀公二年六

蒯聵大夫以其君命祗辱言夫人專權又有朝臣

蒯聵大夫三批言夫人專權又有朝臣

蒯聵大夫三批言夫人專權又有朝臣

蒯聵大夫三批言夫人專權又有朝臣

蒯聵大夫三批言夫人專權又有朝臣

蒯聵大夫三批言夫人專權又有朝臣

蒯聵大夫三批言夫人專權又有朝臣

蒯聵大夫三批言夫人專權又有朝臣

蒯聵大夫三批言夫人專權又有朝臣

蒯聵大夫三批言夫人專權又有朝臣

秋八月申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衛鄭師敗績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范氏久在朝歌鄭子姚子般送之

鄭弘送齊粟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

日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以兵車之

彼之先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敵

而陳之先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敵

吾先陳之狀於是乎會之戰必大敗之從之下戰龜

焦成樂丁曰夫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言大雅

人謀後謀協以故兆詢可也如謀既協以傳所卜之

卜更詢吉凶不簡于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易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七哀公二年七

天之明命析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特鄭

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君臣

自天與從君命經德義常其助順除詬恥免人言之

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于

志士田十萬十萬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

以戮相棺三寸不設屬辟桐棺三寸賤者之用屬辟

二棺三屬四棺大棺即無屬辟柩之重數王棺四重一革

于兆兆外下卿之罰也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鄭

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王良也登鐵上鐵上地高

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王良也登鐵上鐵上地高

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殺其
王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簡子巡列行日畢萬匹
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闕下畢萬晉獻公卿
得晉蔡季子勉之死不冠言死有命數繁羽御趙羅宋
勇爲右三子晉羅無勇虞之車中更詰之御對
曰姑作而休以楚疾也衛大子禘曰會孫蒯聩取昭
告皇祖文王周文烈祖康叔列顯文祖襄公文繼業
鄭勝亂從助鄭從公名釋晉午在難午晉定
爲在難不能治亂使軼討之軼簡劇斷不敢自佚備
持矛焉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七哀公二年 入
無作三祖絕筋中戈折骨大命不敢請大命
衛玉不敢愛以爲王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
也獲其善旗名大子救之以戈太子爲鄭師北獲
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使
齊栗于車趙孟喜曰可矣簡子傷故大子主伐此見
傳使日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
龍知氏之憂當長此有遠見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
尤稅焉趙氏得而獻之范氏臣爲范牧田稅趙更
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止不殺
稅及鐵之職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義旗於子姚

之墓鄭平達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
殷而射前列多死晉前趙孟曰國無小小國自有善
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啞血鼓音不衰發弓衣也爲而
今日我上上也言勇爲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
我右之上也言車右鄭良曰我兩朝將絕吾能止之
我衛之上也言不使絕言車駕而乘材兩朝皆絕是
王良使人駕車載之木材
鄭師助逆者志自壯壯者氣不同而敵自摧矣
壯自足棟動衆志雖以衛太子之扶亦有斬恃而
作其氣夫勇太昔可自振無若趙無終自願焉徒
取凶也至於克敵而喜功傳使逐深爲之憂知氏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七哀公二年 九
其後晉陽之患豈非一念之侈所遺
禍哉此皆天下後世所當察識者矣
冬十月葬衛靈公
會葬禮也七
月而非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州來今下
蔡殺其大夫公子驪
吳滅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洩庸吳大夫聘于蔡
蔡納師吳元年請遷於師畢入衆知之知吳欲蔡蔡
蔡告大夫殺公子驪以說說不欲遷故哭而遷墓將
先告冬蔡遷于州來
此兩示戒也一在昭侯之輕遷既許楚以遷又許
吳以遷是自處其難也遷何事也况處其難楚以

子西執政尚德從寡少以假我而吳計已至矣何如早從楚還不還向可求也此輕還之可戒者也一在公子昭之重還既許吳矣吳非楚比何以能免乃致殺身而終一還也此重還之可戒者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此言以子攻父亦懲於天下萬世也願在戚其子輒惡其尊國也而國之是欲殺之也此萬世不孝之大罪倫常之大變人所欲誅者而齊助之罪與同矣忘其不克求援中山無亦禽獸之心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陸地

五月辛卯相宮僖宮災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七 哀公三年 十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火踰公宮

大司馬公之室 救火者皆曰顧府

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

之待命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

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

之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韉

易脂其韉乘之易百官官備

人肅給 凡百官之人散濟濡帷幕

內以浣 授次也先尊後助所不給

用命則有常刑無教公文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

中以備 季相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

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

魏曰舊章不可亡也

至日 魏終生無備而官辦者拾藩也

可於是乎去表之榮

火不謂起孔子在陳聞火曰其相僖乎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七 哀公三年 十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無傳最失考按魯比年四城蓋諸侯叛魯天下無

以當夏與後世所當致謹不可輕其盟主也

宋樂毅帥師伐曹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

事劉文公 故周與范氏

六月癸卯周人殺襄弘

此見周弘親不以為大義者上不利於國家下有富

爭之不從我無與焉可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相子家臣無死

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相子之妻時有孕言若

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季孫卒康子即位相

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

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圉臣正常自稱

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

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

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七 哀公三年 上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獵公于吳之黨也放之于吳使吳知避之黨已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卒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氏荀寅

伐其郭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

十一月趙鞅殺

士阜夷惡范氏也

此記事也至于殺阜夷水明其罪而傳曰惡范

氏也意者有遷怒之私乎亦學古者所當除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昔郕也無傳不與解記事以存敬如有失焉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下楚有門文公孫駒逐而射之人於家人而卒

及在歸諸大夫使歸殺公公逃走歸逐射入於人

南矢門之衆莫敢進守其門拒攻者文之錯後至

而先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

姓公孫駒成侯立逐殺賊黨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七 哀公四年 上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獵公于吳之黨也放之于吳使吳知避之黨已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卒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氏荀寅

伐其郭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

十一月趙鞅殺

士阜夷惡范氏也

此記事也至于殺阜夷水明其罪而傳曰惡范

氏也意者有遷怒之私乎亦學古者所當除也

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乃謀北方夷虎蠻夷

夷虎蠻夷乃謀北方夷虎蠻夷

易學之旨能醇也富矣而堪不取也不
言某人歸經家昨年五月之文而言

音圖桓人苟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里

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射使爲相人昭子曰

未非而讎乎言不惡對曰私讎不及公言與柳朔有

政以公家好不廢過好知惡不去善惡知義之經也

臣敢違之及范氏出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

勉之我將止死主生授我矣王生謂我賢授之吾不可

以借之借不遂死於相人爲射距

此存王生張柳朔之賢以勸于萬世也後世明

此論借公家之事以報私怨負人之舉薦而喪其

節守可

夏齊侯伐宋

無傳不明其所爲齊宋飯否不相伐者也而亦

伐天下無伯無所統紀何伐之足思可不念乎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七哀公五年去

晉趙鞅帥師伐衛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國中牟

此一事而屢見其義無殊史傳皆不遺者教而已

矣故不厭其煩也學者能學此則深于春秋矣

九月癸酉齊侯梓曰卒景公卒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諸子鬻奴

之子諸子燕出鬻奴諸大夫恐其爲大于也

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于若之何公曰二三

子聞於憂虞則有疾疾言服印多憂亦姑謀樂何憂

於無君意在立茶公疾使國患于高昭子立茶即國

張宣季公子於萊萊齊東秋齊景公卒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

陽生來奔者今茶逐之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

與埋萊人韓羣公子被逐而三軍之事乎不與謀言

之政在三軍師乎師乎何黨之乎之往也言三軍之

不使與謀

此以景公之卒葬爲天下後世示懲也或於變于

不信諸大夫之公而信嬖黨之私致使棄親生之

衆子死不得見葬不得與逃散他邦而以國家之

大政及師衆之性命命局之邪黨之手果何取益而

然乎不重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七哀公五年去

鄭駟泰富而後嬖大夫也變謂下而常陳卿之車

服於其庭示其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子思因參詩

曰不解於位良之攸暨大難不解敬也敬不守其位

而能久者鮮矣不敬守職位所以商頌曰不借不濫

不敢忘皇命以多福借素也濫濫也皇嚴

此以富後示戒也雖恐人不知其富而張大之以

自誇也片言當後也後自借妄不教則借妄何可

長而法自難免也此一念

六年春城邾瑕魯邑

四年門城魯之修備勤矣諸侯無伯故也修備而

不修政築城而不築德有孔丘而不用之將以

得諸侯成伯業豈區區勞民于城哉問孔子豈爲

孔子以魯公長諸侯率服海內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四年鮮虞納荀寅於栢人是范氏以夷狄亂中國也故伐之以治亂也此蓋有以明率夷之分焉但自范氏以來晉每歲勤師何獨不問白反其本國修德政以化不幸壹志於兵趙鞅之名正而義亦劣矣此天下萬世所當知者也

吳伐陳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元年伐陳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陳盟在昭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城父

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陳盟在昭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城父

楚子曰

中國無伯吳楚爭強諸侯皆怨楚盟非復齊桓晉文之故矣中國不競而鮮立志可不戒哉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七 哀公六年 太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公偽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婦若立茶

參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乞必言諸大夫彼皆僭塞將

棄子之命僭塞將皆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盍去諸

國將謀于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

不累及朝則曰彼虎狼也彼諸大夫見我在子之側殺我

無日矣清就之位請於高國而又謂諸大夫曰二子

者禍矣言高國二特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

難貴寵之由寵多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

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

六月戊辰陳乞鮑牧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

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昭子高張惠子因夏戰于莊敗國高

六統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四子皆奔晉也

此以國高之違衆阿君棄羣子而立嬖寵終必致害者示天下萬世知所持正也至於陳乞以詐奸

輕信人哉並以此示戒

叔還會吳于相相地

叔還會吳于相相地

無傳不知其義吳伐陳師猶在通魯或畏其將窮也而求通之可謂謹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七 哀公六年 元

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敗相舉今素盟

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

可也申子西則命公子結亦不可結子則命公子啟

王兄昭五辭而後許子聞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

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子聞退曰君王舍其子而

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願也立君之子亦願

也二願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潛師密

至不通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越女昭王妾是

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

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

馬祭也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

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譴又焉移之遂弗祭

受天譴又何能移之無罪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

之王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望謂境內山川星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

之至不是過也不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河晉所

罪也遂弗祭卜之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

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五子數情變原文堯率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七哀公六年辛

由已率常可矣率衛天常由於己之深信不疑也可

道而無惑於他說也故死可不畏位可讓賢不

其子皆有數焉聽之天也身之有罪自應受罰又

不當祀以禮求免天豈徇之亦信天也鬼有當祀

外而棄之非孔子春秋之義矣

齊陳乞弒其君荼茶弒悼公陽生立

八月齊祁意茲來奔高固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即公子鉏與陽生同奔魯

陽生

市曰常獻焉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

乘之出萊門門而告之故以陳乞闕止知之先待

諸外止陽生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

令反戒之遂行無使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言家公

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子士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

食之人入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

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鮑牧之臣差曰此誰之

命也命直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

也見其醉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

而背之也茶率之鮑而折齒時已立之悼公稽首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七哀公六年主

陽生曰吾子率義而行者也謂鮑牧若我不必云

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云一公子言已可君必不怨

恐鮑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與無以亂

生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

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安去齊姬殺王甲

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賈之丘三子景公嬖公使朱毛

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與於殺不

可以二器二不匿器有副二更迭君二多難意欲乞

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

也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憂兵革少君不可以訪訪

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長君問歷多識力
能與臣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言失毛曰
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使毛還
孺子於強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未至強邑毛駐葬諸

受日淳地名史書秋或

春秋之義有在經則大義在傳則若可原者此居
大義之謂者也如齊無陳乞則以衆變小人輔一
陳乞之謂之國是日非羣臣莫容容後非社稷之憂
君乞之謂之國是日非羣臣莫容容後非社稷之憂
則乞也齊之功臣可勸也而茶之亂臣亦可懲也
何妨也存後世遇此止之可行之亦可有憾之道
也唯是景公泥愛不明而質殺其子於此為痛懲
焉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七 哀公六年 圭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無傳不可強解不怨一事敬
而已即聖人作傳正意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春秋屬辭比事凡無傳者比事之義也
孔子當年已失考矣後人何必強作哉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七終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八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齋校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此以叛大國示戒也鄭不叛晉宋猶不敢侵鄭
天下後世凡有以小之侯於大者不可輕叛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
衛不服晉衛之罪也不服晉者多將盡
伐焉不自修政晉之失也皆以示戒

夏公會吳于鄆

吳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八 哀公七年 一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八 哀公七年 一

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半晉大夫過十牢與晉范棼

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棼貧而棄禮以大國

懼故已故敝邑十一年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

數矣有常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周之王也制

禮上物制禮以物之不過十二以為天之數也天子

天之十二以象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

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棄天數不與
有周禮

必棄疾於我棄我疾我乃與之大牢結召季康子康

子使子貢辭大牢結曰國君道長於道路而大夫

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備其大

固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既棄禮法

心可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此大附老

也言太伯至吳身服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藏以為

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太伯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

以備不虞非為禮也時子貢仕魯以言語稱

能以吳為無能為也不能稱

此見華禮者不能自為而且必

亡取吳事以為天下萬世懲也

春秋疏卷之四十八哀公七年 二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

所以事大信也夫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

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德信失二德者危

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問以景伯之惡賢

而逆之景伯魯之賢者眾所知恐眾人對曰禹合諸

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塗山在壽春諸侯今其存

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大誠小知

必危何故不言失德危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

魯失信仁是亦邾也不樂而出三子意異後直

吳史書公季及范門邾郭猶聞鐘聲邾作樂大夫諫

不許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言相

吳二千星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力

成子以茅旌成子邾大師遂入邾處其公宮家

師宵掠師宵掠以邾子

其家獻於亳社以其三四諸侯賈賈政故有釋賈賈

其家獻於亳社以其三四諸侯賈賈政故有釋賈賈

其家獻於亳社以其三四諸侯賈賈政故有釋賈賈

其家獻於亳社以其三四諸侯賈賈政故有釋賈賈

其家獻於亳社以其三四諸侯賈賈政故有釋賈賈

其家獻於亳社以其三四諸侯賈賈政故有釋賈賈

其家獻於亳社以其三四諸侯賈賈政故有釋賈賈

其家獻於亳社以其三四諸侯賈賈政故有釋賈賈

其家獻於亳社以其三四諸侯賈賈政故有釋賈賈

其家獻於亳社以其三四諸侯賈賈政故有釋賈賈

其家獻於亳社以其三四諸侯賈賈政故有釋賈賈

其家獻於亳社以其三四諸侯賈賈政故有釋賈賈

其家獻於亳社以其三四諸侯賈賈政故有釋賈賈

其家獻於亳社以其三四諸侯賈賈政故有釋賈賈

其家獻於亳社以其三四諸侯賈賈政故有釋賈賈

其家獻於亳社以其三四諸侯賈賈政故有釋賈賈

宋人圍曹鄭相于思曰子潮之子也宋人有曹鄭

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

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振鐸曹叔待

公孫彌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無公孫彌許之子

其曰我死爾聞公孫彌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

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彌好弋弋獵也獲白鴈獻之

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

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強言新說於曹伯曹伯從

之乃昔晉而好宋好犯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

於其郊曰黍丘黍丘大城鍾邢而城築之以攻曹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八宋公七年 四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諸師子肥子肥宋曹人

語之不行語為辱也不師待之公聞之大宋止待之公

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此見國之滅滅雖有教誨人君敬以持躬禮以

為之易也不然則田弋之微語曹之細失於教

吳伐我

吳為師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在吳叔孫輒對

曰魯有命而無情情實也名雖伐之必得志焉退而

告公山不狝亦在吳公山不狝曰非禮也君子遠不遠

雖國亡也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臣代

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鄉不以其惡廢今子以

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故云宗國若使子率子

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卒同師子張王問於子洩

洩對曰晉雖無與立必有與晉人皆能致死

諸侯將救之宋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隣

也而夫魯齊晉之屬將亡而寒君所知也不救何

為魯齊晉之屬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

使魯成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在吳界拘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八宋公八年 五

部人之源管曰何故使吾水滋武城魯邑界於

吳師王河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師人王犯嘗為之

子羽之父好焉子羽吳大夫嘗嘗為武城宰

國子羽孔子弟子其父與王犯

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

斯季孫名季孫犯盟故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楨

明日舍於蠶室晉地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

叔子與析朱鉏三人皆同車獻於王王曰此同車

必使能固未可望也同車能固死是國能使人明

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吳志欲退欲退虎欲宵攻

王舍歲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率三百人

有若與焉於機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得三百人有若孔子弟子言最勇及稷門之內

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良徵虎夜政

通吳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

下之盟其棄國也吳輕而遠難從不能久將歸矣

請少待之昭見李孫也景伯負載造於萊門言

不見從故即召敵而畏敵景伯負載造於萊門言

子始嘗當之而後止子服何即景伯釋舍也姑曹吳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八哀公八年本

吳以姑曹賈魯今請吳人盟而還傳見吳不其

也魯有景伯所言多應而不從亦不知悔何哉

此見季孫召敵而又畏敵以爲天下萬世小人戒

也魯有景伯所言多應而不從亦不知悔何哉

言若于夫國之禮亦當存焉萬世法者也

齊悼公之來也陽生在五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

位而逆之季劬侯通焉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

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

齊與之也

或謂胡姬於齊侯六年以安孺子如魯曰安孺子之黨也

六月齊侯殺胡姬

此示天下後世以別男女閨門之常謹焉不可以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以不與

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季孫故而

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季孫故而

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季孫故而

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季孫故而

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季孫故而

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季孫故而

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季孫故而

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季孫故而

乘及潞擊之以入繫束遂殺之。

此以鮑牧之輕浮示戒也。始立陽生已強受盟。雖公自能忘之。况既成君。將滅其敵。而不顧而猶不救。宜矣。可不示戒。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僖公卒子閔公繼立

齊人歸譏及聞。

冬十二月齊人歸譏及聞季姬嬖故也。

歸譏用美政也。而以嬖之故。則不足稱矣。此所以未見好德如好色。後世憤此而易之。大夫也。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吳子

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革改。不知所從。將進受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八哀公八年 八

命於君言將伐齊

此以齊悼公之革命示戒也。先請師。又革之。是輕諸侯也。而實自輕矣。可不戒哉。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言葬禮也。二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宋邑。皇瑗。宋大夫。全覆曰取。

鄭武子賸之雙謂取許瑕求已。無以與之。武子罕達也。瑕其屬大夫。

諸外取許之。謂取他國邑。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

日遷舍。壘合。鄭師哭。瑗每日作壘。壘成。子然救之。大

敗。子然武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

死。信其以郊張與鄭羅。二人鄭之

此以武子之敗。為天下後世之戒。而妄

求于外。當示戒也。皇瑗。精能。亦以不勤焉。

人伐陳。

是年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宋公伐鄭。

宋公伐鄭。經傳

此以鄭莊公之敗。為天下後世之戒。而妄

求于外。當示戒也。皇瑗。精能。亦以不勤焉。

人伐陳。

是年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宋公伐鄭。

宋公伐鄭。經傳

此以鄭莊公之敗。為天下後世之戒。而妄

求于外。當示戒也。皇瑗。精能。亦以不勤焉。

人伐陳。

是年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宋公伐鄭。

宋公伐鄭。經傳

此以鄭莊公之敗。為天下後世之戒。而妄

求于外。當示戒也。皇瑗。精能。亦以不勤焉。

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此以見有罪之國理不當殺而數自符焉為天下後世告亦因以存卜筮之法也

冬十月

齊中書首月。

冬吳子使來微師伐齊微成備

吳子使來微師伐齊之微成備吳子使來微師伐齊之微成備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吳因齊惕也故遂奔齊

此終子貞之言駱元吉

公會吳伐齊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八哀公十年

公會吳子邾子刻子伐齊南鄙師于郕郕齊人

孫悼公赴于師以君卒告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說也我為不為而徐承師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

之吳師乃還示吳大夫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簡公卒子

吳侯齊非禮也問齊侯哭於軍門之外三日則禮

矣師不伐喪乃為以舟師敗而後還又非禮也倘

賦之而諱以喪聞求以免師故魯史書卒如也

夏吳伐齊

前云報矣今又伐焉此亂師也所以示戒

晉趙鞅帥師伐齊凡書有伐伐之與伐者告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

行也於是乎取犂及犂齊邑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

還晉齊

晉之哀也齊先叛之且又伐之若欲復伯必自齊

故趙孟乃始決之然雖稍自振亦未也不

五月公至自伐齊

告至之

葬齊悼公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八哀公十年

會葬之禮也葬

衛公孟孫自齊歸于衛彌先以驚

得魯以善還可矣夫抵不意子距父者為賢也

薛伯夷卒

凡赴皆

秋葬薛惠公

魯會之

冬吳子使來復微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子結即

吳救陳

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子期曰二君不務德吳楚二君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欲子期亦退師安民所以務德成善名乃還

吳季札救陳而不救使楚子期伐陳而不伐賢者之舉勸自別也善不務德雖賢如季子其如之何亦唯受命而行自存一心自全一事以務德而安民焉天下後世達此義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福者即哀末之道也其觀季子子期而勸之哉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師伐我

十一年春齊爲郕故郕在國書高無平師師伐我及清清地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曰齊師在清必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八主

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李氏二子從公二子禦

諸竟季孫曰不能謂二子求曰居封疆之間近郊內

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

帥師背城而戰李氏一子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

魯之舉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舉室衆

之家出一家都邑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

在李氏世在李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

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此以激季孫使從於朝

侯於黨氏之溝朝中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有對

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銘子強問之對曰小人處

材而言言言力而共者也言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大夫也退而蒐乘也

孟子子洩師右師洩師子之顏羽御而洩爲右子

臣孟氏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樊遲孔季孫

日須也有子就命焉有子冉求季氏之甲

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精兵老幼守宮

次于勞門之處南城五日右師從之言畏公叔務人

公爲也見保者而泣日城者事充政重賦稅上

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善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八主

師不陷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魯師非不能

乃論請三刻而踰之與衆約信加之衆從之如

乃論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遂右陳瓊陳莊

其馬曰馬不進也不代林不狃之伍曰走乎士也

伍人欲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

曰思賢止則惡足稱賢徐步而死此壯士也傳師獲

甲首八十冉求所得也甲首未詳或齊人不能師敗

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郕子

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

皆殲以禮孔子曰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可無殤也

子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此見孔門之道不可小用而小用之亦小效也

林不狃於為江章各有其賢何可沒哉

有傳此傳之所以不可一字忽也

陳轅頗出奔鄭

女封內之田有餘以為己大器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八

出道湯其族較恒進希體梁殺腹脯焉喜曰何其給

也

不吾諒對曰懼先行

此以貪者之必昏示戒也不待禍成而能見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

于穉中軍從王

將下軍展如將右軍

將上軍宗樓將下軍

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

志其改死

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

夏命其徒歌虞殤

子行陳逆也死

尺約繩也

具此以貫吳

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巢王卒助之

丘明陳書東郭書車八百乘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八

將戰吳子呼叔孫

聽從吳司

本甲從君而拜

子之元

帶焉與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夷何以使下

魯自謂也

子元首謂國書屢伐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

賂吳人皆喜唯于胥懼曰是秦吳也夫

曰起在我心腹之疾也

夫

其柔服取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早滅得志於齊

魯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越不為田吳其法矣

有歸除城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

其有顛越不共則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高

其有顛越不共則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高

以求大亦不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

孫氏使命至齊記其子改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饒

以死賜饒名也將死曰樹吾墓檀可材也吳其亡

乎三年其始弱矣蓋必毀天之道也

魯之不可為也吳亦不可為也齊自叛晉恃

其大國也中國而不務修德以致今此之衰敗

春秋卷之四十八哀十一年

夫

秋七月辛酉滕子處毋卒

秋七月辛酉滕子處毋卒

秋七月辛酉滕子處毋卒

秋七月辛酉滕子處毋卒

秋七月辛酉滕子處毋卒

秋七月辛酉滕子處毋卒

秋七月辛酉滕子處毋卒

秋七月辛酉滕子處毋卒

衛世叔齊奔宋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宋公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然而力距兵爭之說道不合則去不亦以達時也
若夫不召不召召斯歸之何哉夫去魯片仁之何
也召召自魯之義召則無義再計來此之謂仕
也召召自魯之義召則無義再計來此之謂仕
也召召自魯之義召則無義再計來此之謂仕

仲尼曰丘不識也三
仲尼曰丘不識也三
仲尼曰丘不識也三
仲尼曰丘不識也三

卒日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
卒日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
卒日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
卒日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

而食日無應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日昧也昧然且
而食日無應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日昧也昧然且
而食日無應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日昧也昧然且
而食日無應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日昧也昧然且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八 哀十一年 太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八 哀十一年 太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八 哀十一年 太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八 哀十一年 太

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
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
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
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

十一年春用田賦
十一年春用田賦
十一年春用田賦
十一年春用田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吳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吳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吳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吳

不言葬小君以同姓故不以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
不言葬小君以同姓故不以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
不言葬小君以同姓故不以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
不言葬小君以同姓故不以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

公會吳于橐皋吳地
公會吳于橐皋吳地
公會吳于橐皋吳地
公會吳于橐皋吳地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八 哀十一年 尤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八 哀十一年 尤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八 哀十一年 尤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八 哀十一年 尤

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信故心以制之
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信故心以制之
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信故心以制之
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信故心以制之

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
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
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
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吳微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焚而懼謀於行

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

止也大夫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國無道必棄疾於人

疾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常往長木之斃無

不標也折節折辱也國狗之瘦無不噬也音

不擇人而噬音而况大國乎言大國無道秋衛侯

會吳于郢郢都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

三國齊魯宋而外吳人藩衛侯之作藩離以同子服

景伯曰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

主帥餽以用辭也地主即主盟侯伯致禮辭主

不行禮於侯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

春飲疏畧卷之四十八哀十二年 子

東歸以行以行語及衛故大宰歸曰寡君願車衛

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懼其武子貢曰

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

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

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不欲來者欲

言驗故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廢子事其

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歸說乃舍衛侯衛侯歸

教夷言學為吳子之尚幼子之公曰君必不免其死

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從夷之心堅固

此以吳衛之事示成也求諸侯而先使疑之使不

人後諸侯而致其言是印求驕而不以辱

為恥者也其說見于陶谷手後世共戒之

宋向景師師伐齊冬後

冬十有二月

冬十二月己未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

聞之矣秋而後火心星也今火猶西流司

曆曆也火心星也

今之十月十月也十月

今之十月十月也十月

今之十月十月也十月

今之十月十月也十月

今之十月十月也十月

今之十月十月也十月

今之十月十月也十月

今之十月十月也十月

今之十月十月也十月

今之十月十月也十月

今之十月十月也十月

今之十月十月也十月

今之十月十月也十月

今之十月十月也十月

此以相懸為天下後世戒也相懸不逃來時不脫
從來與小無刺而畏死字達知之持懸賞以律之
而逃逃小人豈可託以國家之大事哉不
畏義不知恥後世其念宋師而識小人哉

此赴喪之禮
書以謹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在開封丘縣南今按內黃縣古黃池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單平公黃池之會晉吳互相為霸蓋二國其請命吳天子故謂子之此時王室益微晉史失之蓋輕之也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八 哀十三年 主
於越入吳於越入吳於越時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陸路時無餘糧陽自南方大夫先及知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泓水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姑蔑越地父為越所不可以見饑而弗救也大

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王
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時無餘地獲諸陽越子
至王子地守吳夫差出故地為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

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怒
其聞也自劉七人於幕下恐諸侯聞之告者與同首共七人殺以絕口

此有二意一能入吳而吳忽不為諸事遠而為一
成也二能入吳而吳忽不為諸事遠而為一
可也成也成也成也成也成也成也成也成也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先戰為主吳人曰於周

室我為長吳太伯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伯為侯趙執
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吁矣吁晚大事未成二臣之罪

也大事未成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

肉食者無墨墨黑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黑

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為敵大子死乎墨黑

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八 哀十三年 主

侯伯伯侯牧以見于王伯王官伯合諸侯伯諸侯

侯伯子男以見于伯白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故
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

侯長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侯伯
矣散邑將以職貢得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

半和以屬於吳若以晉為子男以見晉侯則將散職

而如和以事晉如和之半以屬吳半和三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

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景伯名將以二乘
景伯景伯曰何也直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二乘
與六人從遲速唯命言不以遂因以還及戶牖

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

而畢何世有職焉四時皆有郊配以自襄以來未之

改也魯襄公若不食視宗將曰其實然然謂因也視宗

人信也魯公曰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景伯

賤者大宰語于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魯公

和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吳

大夫有山氏魯佩玉榮兮余無所繫之榮音榮榮然

大夫有山氏魯佩玉榮兮余無所繫之榮音榮榮然

也魯之文言賤者之人視視也對曰榮則無矣魯則

有之梁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庚西方上

春秋疏卷之四十八哀十三年

之水庚癸猶言食飲也庚則應王欲伐宋殺其丈夫

而歸其婦人以宋不食黃大宰語曰可勝也而弗能

居也居言無益乃歸冬吳及越平應三年

此以小道可觀能濟變者以問後人之知能也吳

也吳侯以魯侯見晉而子服景伯則能言其不刊

而景伯能以視宗將之而免焉申叔儀與公孫有

而景伯能以視宗將之而免焉申叔儀與公孫有

而景伯能以視宗將之而免焉申叔儀與公孫有

而景伯能以視宗將之而免焉申叔儀與公孫有

而景伯能以視宗將之而免焉申叔儀與公孫有

而景伯能以視宗將之而免焉申叔儀與公孫有

而景伯能以視宗將之而免焉申叔儀與公孫有

無傳也

葬許元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無傳也

葬許元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九月葬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菴校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冬獵於時也大野即金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

聖王之嘉瑞也獲者傷而死也春秋生死皆謂獲聖

人不世出猶亦不世見故人不識而怪之以為不祥

公以賜虞人猶棄之也獲者叔孫氏之車子是仲尼

大夫從也賜者虞人是職官從也故知為公狩

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以為瑞也

麟帝王之嘉瑞也古不數見而有於春秋為孔子生

也而於魯而末常見聖人不見用於時也今見而

聖人之瑞而後則非瑞也聖人將終先滅天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

之相感有如是有孔子於哀十一年反魯刪詩書

定禮正樂贊易矣最後修春秋六經將完聖人之

事終天下萬世之功動亦將于是而畢所謂自

生民以來未有聖於孔子者一時之人豈能識之

亦將麟出而反怪之

世儒謂春秋終於獲麟時此後經傳變去不用以

成絕筆之一說妄矣此蓋公羊穀梁之春秋也故

彼二傳止此而後儒附會之亦曰麟經欲借麟以

傳奇鳴呼麟矣聖人之經豈必借麟以為奇哉經

成感麟之說尤不近理且徒知麟之為瑞不知麟

死之非瑞也感麟作經之說亦非也不獲麟不作

而作乎六經同尊何獨無所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句繹邑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日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而不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

有事謂征伐不彼不臣射猶地叛君而濟其言是義

敢問雖易之故不臣射猶地叛君而濟其言是義

之也由弗能與言以濟成其

此以下至十六年時本皆依公穀春秋去

氏存於左傳亦仍其義雖備文告大行書之

此下皆然自經有傳無殊於前自是孔壁原本

據而從公穀之傳以為起孔子修春秋非徒日

備一經也每曰屬辭比事以為學焉老好學仁

為已任死而後已者也

宜從舊以孔丘卒為止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齊簡公之在魯也剛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之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

事在及即位年在十使為政陳成子燾之驟顧諸朝

陳常即陳桓諸御執言於公曰大夫陳國不可並也

君其擇焉擇弗聽于我久矣陳逆殺入達之

子行陳氏宗遂執以入執逆陳氏方睦和使疾而

子我見之遣之潘沐備酒肉焉使逆許將因納潘沐得入

因者醉而殺之而逃于我盟諸陳於陳宗權家陳初

陳豹欲為子我臣氏族使公孫言已達己有喪

而止既而面之曰乃言有陳豹者長而上僕僕

視日仰事君子必得志謂止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

也故緩以告恐為陳氏所使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

書在兵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

書逐陳氏而立女若何野曰我適於陳氏矣言適且族

其違者不過數人違不何盡逐焉遂告陳氏陳氏所

子行日即陳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陳子行舍於

公宮謂入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兄弟八

昭子陳宣子陳安子陳意原子我在一乘

子陳惠子陳惠子共一乘子我

子我出適之遂入閉門不索子我入侍人禦之

子我出適之遂入閉門不索子我入侍人禦之

子我出適之遂入閉門不索子我入侍人禦之

子我出適之遂入閉門不索子我入侍人禦之

子我出適之遂入閉門不索子我入侍人禦之

子我出適之遂入閉門不索子我入侍人禦之

子我出適之遂入閉門不索子我入侍人禦之

子我出適之遂入閉門不索子我入侍人禦之

子我出適之遂入閉門不索子我入侍人禦之

子我出適之遂入閉門不索子我入侍人禦之

子我出適之遂入閉門不索子我入侍人禦之

子我出適之遂入閉門不索子我入侍人禦之

子我出適之遂入閉門不索子我入侍人禦之

子我出適之遂入閉門不索子我入侍人禦之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哀十四年三

無君他國子行抽劍曰雷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

殺子者有如陳宗必殺子乃止子我歸屬徒

以圖與大門謂宮中小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

適於奔中適豐丘奔中使路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

陳氏殺諸郭闔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我臣

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公命子方取及

衆知而東之彭地名衆知爲子方出雍門齊城陳

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狗與余車余有私

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儲何以見魯衛之士

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儲何以見魯衛之士

賈師庚辰陳桓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軼之言不

及此陳氏

執者謂也陳桓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軼之言不

庚戌庚申朔日有食之

無傳謂大夫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無傳謂大夫

陳宗豎出奔楚

無傳謂大夫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哀十四年四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桓魋之寵害于公爲景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

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數未及魋先謀公請以牽易

薄牽雅邑也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南乃益繁七

邑而請享公焉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具蓋往

享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皇野司馬子仲長今

將禍余請即放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

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巢請以

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問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

食又奏文擊鍾公曰可矣以乘車往使皇野以日述

人來告主述曰逢澤有介麋焉逢澤澤名介大也公曰雖

難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

焉試私為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

故以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公曰所

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難忠對曰難之不共宋之

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皇野請符以

徙攻相氏政向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兄故臣其新臣

曰從吾君之命新臣未與難交遂攻之子順聘而告

相司馬順聘之弟司馬欲入攻子車止之難弟曰不

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難取死焉向難遂入于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哀十四年五

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此以相難示戒也宋景公之寵難而害何如勿寵

向難之害公而自害何如勿害天下後世可以相

明矣

莒子狂卒

無得赴

我應也

六月宋向難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六月使左師巢伐之使兄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

得國內大夫為質以國人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

夫故亦入曹與難合切曹人子難曰不可既不能事

弟而質之使不教己以自固

向難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

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相氏可

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

以入矣難謀亂巢不能討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

適齊牛亦難弟孔子弟向難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

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難有夏

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牛

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與阮氏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哀十四年六

此見人之有惡兄弟一家為之喪敗有不長子孫

和宗為之絕祀以相難為天下萬世懲焉司馬牛

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是則巢之不肖孰難

不知大義處親之義亦不善類也同為戚

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王簡孔丘三日齊

而請代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

若之何野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

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退而

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此與論

也齊弑其君者何與焉言天下之所共誅也陳氏

此以見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者為天下萬世懲

也齊弑其君者何與焉言天下之所共誅也陳氏

得見其言而見其言以義奪之也魯國在季春公不
告其明其義而已固知其不行也退而自其言焉
大夫不敢不言則見為大夫者何可有敢之心也
有敢不言之心則近於獄矣三日齊而後言散其
君之至也人臣有三日齊於其君之心則亂臣賦
子自絕進矣此孔子修春秋而並以己事參之其
言深遠哉學
者詳之可焉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無傳凡無傳但
告所告者教也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成孟氏邑也成宰公孫宿
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言其父懿子以成

故距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
不受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 哀十四年 七

轅之轅成欲入許宿之建己也成有秋八月辛丑

孟孺子卒仲孫何忌也成人奔喪弗內租免也免後哭于

衛聽共弗許聽共懼不歸成人不

此以五武伯之無父處宗無道以示成也宿之不

已之人者饒也非白之懿子可也無怒而不察治

此疾之可憂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山奔楚

無傳從告者
之記事也敬

有星孛

無傳不言所在史失
之也要以謹天變焉

饑

無傳言災也饑者災之實也有水災旱災蟲災而
不言饑言饑者意也不可得者也人民可立喪元
宗朝社稷可立領饑者也天為災人事補之可不
饑人為災天事救之可不饑兩窮焉則饑不免矣
故春秋謹之天下後世可
不謹之而國之於豫乎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輸魯

此見自驅其家屬以為己饑故言宜以孟武伯為
魯國之憂也聖人隨成而窮之武伯雖愚昧亦可
免其患也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 哀十五年 八

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

無傳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桐汭地在陳侯使公

孫貞子弔焉弔吳之及良而卒良吳將以尸入將以

之怕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

稟然隕大夫之尸稟然頻動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

辭上介芋尹蓋對曰蓋陳大夫子之上介寡君聞

楚為不道存伐吳國存重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

使也弔君之下吏言弔下吏無祿使人人死為

逢天之威大命隕隊絕世于良也及良而死廢日共

積聚行進之日及願一日還天死之一日即還途今君命逆逆者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

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

乎有朝聘而終終者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

喪之禮遇所聘之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

乃不可乎遇喪之禮臣見於喪位以致來命亦

如生事今若不致君命於喪而竟還也自不可

之喪亦可不致君命於喪而竟還也自不可

民猶政之喪君命以絕往來者今大夫曰死而棄

之是棄禮也使人既死則棄之不以其何以爲諸侯

主諸侯漸將不通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哀十五年九

爲僂僂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

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謂僂也吳

人內之

此舉陳吳事而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及朝聘

遭喪之禮於此留焉無此傳應何據而不廢乎

雖禮文有存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

切者明也賢者識其大者則尹蓋其人焉

鄭伯伐宋

傳無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傳無

及齊平

秋齊璫如楚

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

知也其使終喪之亦不可知也

不亦可乎何必惡焉

子使告我弟

齊平也

春秋疏畧

人而有背人之心

子役其有不貳乎

孫也多饗大利

也成厲齊非有故失

聞命爲當時所敬重

晉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

子執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

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

衛地自濟以西祿媚杏以南耆社五百

見魯與之吳人加飯邑以亂

齊因其病取讓與

爾寡君是以寒心奔獨薄給是以若得親衛君之事

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不自乃歸成歸還成邑

而歸也孔門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藏

之見重如此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藏

仲由一言而平齊子貢一言而歸成孔門弟子之

賢其見重于天下也如此皆以仲尼之道重也庸

道與及門之言哉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慍孔文子蒯聵之

政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長也孔文子卒通於內

曰苟使我入蒯國服寬乘軺大夫之三死無與死

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長夫為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哀十五年十一

於孔氏之外國皆二人蒙衣而乘婦人服寺人羅御

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

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介被與

殺從之載禾為迫孔慍於廟強盟之迫脅欲令孔

劫以登臺自以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

季路也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也行爵食炙奉

衛侯輒來奔飲酒食炙如無事從容奔魯季子將

入遇子羔將出子羔尚柴仕衛曰門已閉矣季子曰

吾姑至焉且至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踐也不

可踐而陷之是從井救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食其

人知子路勇故以止之

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食其

人知子路勇故以止之

子路曰此常理也今以父子羔迷出子路入及門公

孫門焉門曰無入為也子路入將何為此亦明大

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釋

見勇果利其祿必救其患殺父可乎勇而無禮者

也有使者出乃入子路入曰大子焉用孔慍雖殺之

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且曰大子無勇若婦臺半必

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以

戈擊之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失冠非結纓而

冠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由知德者雖

不得其死故如之孔慍立莊公莊公害故政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哀十五年十一

以似之從欲盡去之蓋亦見子先謂司徒勝成曰

寡人離病於外久矣流離子請亦嘗之歸告楮師比

欲與之伐公不果

此以季路之不得其死為天下後世戒也衛輒

丈人倫之大反也子路知君臣之義而昧父子之

義之仁人君子之所不食伯姬之所不忍召獲

有義義正名之說宗廟而不悟由子知德之學鮮

而徒任氣質耳結纓之義不避之勇昔小節已矣

之賢並收此也故以示戒

衛公孟彊出奔齊

昔孤立而羣奔久而國人復之今爾職立而羣又

奔得無考慮者不欲仕不父不子之例也自哀十

年

年

一年孔子既得自十四五年自無懈者多孔子
四方交游其可知者自告焉耳
昔謝博他人作何以及此偏少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
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選成出奔宋

十六年春蒯成蒯師比出奔宋欲伐公不衛侯使

鄆武子吉于周武子衛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通

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真諸河上威也天

訪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胙敢告執事王使單平

公對曰胙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九 哀十六年 三

善尔之世復爾祿大敬之哉君位 方天之休若方

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此以父不父子不子為天下萬世戒也受入子出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公館之館者設館致饌以待剛定贊修也公自十一
年迎孔子於衛不待杏訪問杏頗多見之經傳可知
終公之世祿養孔子門與樊余在政嗚呼哀哉尼父
師弟其所謂稱者重與樊余在政嗚呼哀哉尼父
白律父尊親之誼無自律無從取法也儒行又云公
儒為禮是宜公尊信孔子以為子貢曰君其不沒於
師法故楊切如此非飾辭也

魯平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二句孔 失志

為昏失所為愆失禮故為失志失所生不能用死而謀

之非禮也言哀公稱一人非名也哀公之失所

兩失之名則守必不固故知不於於魯

此示天下萬世以考終命也人無終不其為

形而盡其性死而以為終乎生而不死其

聰明而治化於無窮天之命人本自如是而以是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九 哀十六年 古

終之武與所考終於命者哉仲尼已失位告老

而史記書卒君臣之尊榮聖人也至哀公諱辭

出於誠切然有師事之情蓋亦有餘不備用之

不備之說也若賜之公亦善祭聖之誠亦不可

之義不無贈于行也其又有是焉者矣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此如家無何不開天性久離得以相聚投奔孫

門使武車反而於西園武車副車反而取廟中神主和熾上石函西園廟所在

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并為請退之

遇殺而奔其車許公為及而許公為人各懷

遇之遇人曰真不仁人等明無不勝必使先

射射人明見其可必射三發皆遠許為三發

遠去許為窮之子伯不仁或以其事從公得福

於囊中孔涅出奔宋

此以高莊公及子伯季之不仁示戒也夜遣孔涅害莊公之心不義也既而追之不仁甚矣子伯季

以不仁即死莊公殺焉而死天下萬世尚敢昧心以從取死哉公為可謂能信天人矣亦足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九 哀十六年 十五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又陸華

氏之亂於鄭在昭二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

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復子建如晉人使謀

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謀陰言也請行事子木暴虐於

其私邑子木即邑人訴之於鄭鄭人省之得晉謀

焉遂殺子木傳言子木無仁義而死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

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子

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言無舍諸邊竟使

衛壽焉為壽屏葉公曰周仁之謂信也周致率義之謂

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而求死士敢死

殆有私乎有私謀復仇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

伯之弟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使勝

伯曰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人新復竟不然吾不

之與之子西前言不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

謂子西曰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

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矣

子西曰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人

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

也乃非我狂者其言妄易言必殺子西不悛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九 哀十六年 十六

不修其亂勝謂石乞石乞勝曰王與二卿士卿子

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謂勝之徒

日市南有熊宜僚者勇士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

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白公告之故辭告以作

之承之以劍不勳按劍指勝曰不為利諷不為威

惕不滅人言以求媚者言此人不可強求去之白公

吳人伐陳白公敗之鎮在汝陰今請以戰備獻與吳

所得鍾欃兵許之楚王遂作亂白公因獻七月

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自

不識人子期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期

有勇力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豫章大木扶拔石
欲各其力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大木殺賊人石
乞曰焚庫王不然而不濟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
不可賦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
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
葉公在蔡蔡州來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
曰吾聞之以險微幸者其求無應偏重必離待其腹
物偏重必顛折而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仲之修
為楚大夫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平王子子閭不
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
後庇焉庇謂自己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哀十六年 七
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
高府楚別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圍公陽楚大
宮負以如昭夫人之宮昭夫人葉公亦至及北門或
遇之曰君胡不肖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
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肖乃肖而進又遇
一人曰君胡肖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謂日月以幾
幾期也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謂艾艾也民知不死其亦
夫有奮心將將旌君以徇於國奮心討賊也旌謂表
而又掩面以絕民望掩面不亦甚乎乃免肖而進葉
公得民心遇歲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與白公并子高曰微二

子者楚不國矣栢舉之敗子棄德從賊而棄之白公
殺二子二子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
白公奔山而終其徒微之微隱匿生拘石乞而問白
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
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白公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
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頌黃氏頌黃氏地
沈諸梁兼二事葉公兼攝今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寧
子國也使寬為司馬子國而老於葉致仕
此以葉公之能知人能得民以為天下萬世勳也
知人得民不為平仁義人而唯求周乎仁焉有
不信唯力能乎美焉有不勇若從淺見以復言為
信則死焉勇是亂也何足以言信勇哉此子西所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哀十六年 大
以掩而而死從見子高也後世可不戒焉至於葉
公之得民也使人如望慈父母焉如望歲焉此即
即幸義之勇也誠哉葉公靖國兼攝二事而不
信勇矣若白公石乞之徒亦復言明死之匹夫耳何足道哉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求酒於大叔僖子衛大
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
去懼害臣在西南隅者為君害乃逐大叔適西南隅
故遺奔晉
此見小人之惡君子也不在大其乘君之隙因
已之職而中之也又甚巧戒後世不可不防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
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去左
良夫之出言

曰疾與亡君言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疾大
也二君出公輒也召若不材器可得也豈告大子疾大
疾大子使五人與獲從已劫公而強盟之立已且
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
公曰諾哉

此見父無道故其子皆不材以為天下萬世戒也
子生於父母之膝下日見其存心行事自相習焉
習久成自然及其長也自相肖矣故人於身則在
學於子則在教學教在善則子孫賢良學教者在
不善則子孫忤逆此定理也反是者千古一二聞
也歷考廟廟之為人始末具見亦安能有材子焉
距父者方亡劫父者又
出矣故傳大示戒焉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終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 哀十六年 五

春秋疏畧卷之五十

上蔡雲沐起菴著 武進王潤允清泰說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籍圃以虎皮為幄張於籍圃

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求有名望人始食以落其成大子請使

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紫衣狐裘若服至祖

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熟故偏大子使率以退數之以

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祖裘帶劍

衛侯虎幄之為以示汰侈罪也良夫君服偏袒帶

劍人焉不傲罪也大子一時遠數三罪懷私殺人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地吳夾水而陣越子

春秋疏畧卷之五十 哀十七年 一

為左右句卒左右兩軍却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

左進右止右進左止和委曲鈞顧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

以相鼓譟或吳軍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為

軍而三軍精卒擊其中軍故勝

此見兵以詭道致勝天下後世不可不知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志父

名莊公在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若或也不然寡

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恐晉君見罪衛侯辭以難以國

辭大子又使極之族又使人以言語夏六月趙鞅圍

衛齊國觀陳瓊敗衛觀國書得晉人之致師者于玉

使服而見之致師索戰者陳使吾人曰國子實執
齊桓而命權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齊桓心欲子又何
厚何師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者之言
如齊師有齊桓公不以無義為畏而召師小人之道也趙鞅
畏齊師之有禮而還師君子之道也後人可以知
舍矣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楚既寧將
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其葉公諸梁子穀曰
右領差車與左史老楚大夫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
其可使也西子期伐陳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
春秋疏畧卷之五十 哀十七年 二
用命焉史皆楚賤官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
以為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裴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
家中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朝陳
蔡封畛於汝開封畛畛城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
天命不謂至汝水天命有定令尹有憾於陳陳
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陳背令尹
與其子君盍舍焉舍右領臣權右領與左史有二
俘之陳而無其令德也父也仲夷王卜之武城尹吉
武城尹子西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賁遂圍陳陳
之子公孫朝師師滅陳終鄭釋言五王與
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師師滅陳及鄭陳卒亡

楚公叔卜子良以為令尹子良惠王弟也沈尹余曰
吉過於其志過其所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
為過相將為他日改卜子國子西之而使為令尹
此見葉公之善治人其無可異者以天災之其有
見焉故往生得也可為後之知人者法矣至葉公
以天命伐陳而陳卒亡適符鄭釋言陳亡之數是
必勝之天下萬世可不戒哉
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被
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虛昆吾氏之虛餘為渾
民夫叫天無辜餘無辜而忘之也本始良夫使衛
民之故謂無辜春秋疏畧 卷之五十 哀十七年 三
與之昆吾之而逃奔宋不害言夢無凶衛侯無道史
之衛侯貞卜正卜夢其孫曰如魚窺尾勢則尾赤
流而方羊焉之古也言衛侯若此魚大國滅之
將亡國門塞實乃自後驗冬十月晉復伐衛
未得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枯亂滅
國者無後持亂無後心者絕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
平人自近其君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之賢
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
人問之以告公曰我姓也何戎之有焉何戎
人問之其公使匠人役不公欲逐石圖石圖

子未及而歸作難辛巳石岡因匠氏攻公

門而諸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北方自戎州人攻後論也

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疾戎州人殺之公入于

戎州己氏己氏戎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

髮之以爲呂姜鬘衛晉遷戎人於國內謂之戎州

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以璧免己氏

日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

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

公執般帥以歸舍諸游游

春秋疏卷之五十五哀十七年

免於晉師又坎於石岡方論於北方又見於己氏

吾之人出我吾之卿攻我而役之工匠即我戮焉

入之戎州皆我傷折股殺子而身卒不免若哉辱

我人而無道若何爲哉天下萬世何可不讀春秋

以白微楊乎哉

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齊平公教簡孟武伯相齊

侯齊首公拜齊人怒齊首而稽其首于地也拜者

我我我首受之我我然後行答禮於人當亦如

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天子不

誰執牛耳誰當季羔曰卽高卽行之魯吳公子姑曹

七年在發陽之役衛石魁發陽在石魁石魁之子武伯

日然則莒也莒武伯名也衛行則大國莒發

此以武伯受尊大其君又自欲泰侈以示戒也武

伯輕蔑人也以禮讓之國而無禮讓重可戒矣

宋皇瑗之子驟右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鄒般

已以與之以兄邑鄒般愾而行告相司馬之臣子儀

克子儀克適宋克適居在告夫人曰康將納相氏夫

之人公問焉子仲子仲初子仲將以把奴之子非我

之子把奴子仲妻康曰必立伯也伯非是良材子仲

怒弟從怒其不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康也老不

亂康不公執之康皇瑗奔晉執其子瑗召之召瑗

春秋疏卷之五十五哀十八年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召適信其老不公問其情

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緩從子

天下有薄其兄而厚其友者非有本之厚人將焉

生人殺之無常更足德也雖久而得其情不

能起人於地下矣向及悔哉何如早慎之乎

巴人伐楚國巴近楚小初右司馬子國之下也

觀瞻曰如志故命之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

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使帥師而

行諸承也王曰癸尹工尹勸先君者也癸尹吳由

以奔吳師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楚固敗

以于鄧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定其

志意而

不惑夏書曰官占唯能敵志昆命于元龜大禹謨
也言先斷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也見後
王其有焉

此示天下後世以卜筮之法在知志也志有所定
而惡遠其吉凶之道則卜筮之既如其志矣始終
所告矣亦不必煩也若秋卜則又一法也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衛侯輒自齊復
歸逐石圃以圖逐而復石圃與大叔適所逐

此以石圃之罪示戒于天下萬
世也雖驅之無道而亦惡之矣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吳也使吳謂越志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

春秋疏畧卷之五十哀十九年 六
此以見天下有義人之道示天下後世無為人而
謀也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人雖無忠于己之心
亦有可為忠于己之理無取戰而豫而不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也報越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

放三夷皆從越
之夷放夷地
此見子高雖伐夷而存仁義之風焉以示勸也
男女共盟夷俗也然非子高仁義所感不如此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叔青魯大夫

敬王崩子元王仁立此時天子愈微諸侯無伯魯
不廢魯天子喪之禮則其不廢者亦多矣特史傳
多不載耳此載之者以能終其世在位四十二年而

前王室獨無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非
乎此其道何也敬也故益之日敬敬字固一部春
秋之肯傳所以為
天下後世勸學焉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原丘為鄭故謀伐
晉齊十五年伐鄭齊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斯時也齊有陳氏魯有三家晉有諸卿皆無君之
國也以此無君之國謀無君之國鄭何取益焉辭之
誠是也况功利竭之曰有因軋動誰能自已我
一旦辭之則竟辭之矣斯克已為仁之方矣故以
勸示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欲改前
以備越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
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天下有直道而過者觀于慶忌而可懲焉數諫則
直矣不聽而去則直矣何以復諫歸而平越哉越
而可平豈俟今日不忠而可去豈待我哉祖
淺無謀避而又陷之君子不以為直也

春秋疏畧卷之五十哀二十年 七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吳子無恤也

食乃又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之極也

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曰三年之喪親之極也

主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三年先主曰好惡同之今

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吳子不欲棄舊非晉

之所能及也道遠不及吾是以為降此敬心楚隆曰若

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也嘗試乃

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問上國多矣相犯而問君親

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
之入吳視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大夫使

陪臣隆政展謝其不共也陳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

父謂簡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

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布道也

吳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

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筭珠始珠使問趙孟也問趙孟也

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亡其國不殺其君

志故言死之不得此可見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

向踐之師剛強而不猛暴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

也蓋水滿也自喻所問不急史黯何以得為君子

也黯晉太史蔡墨對曰黯也進不見惡入不退無謗

言不入王曰宜哉年當亡王威而問耳

春秋疏畧卷之五十哀二十年人

此見趙襄子之不與舊雖事不及濟而必存

其心希其情俾兩無憾焉可以為世勸也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至

魯時勢又一更矣故傳謹及之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

歌之曰魯人之皋言不情數年不覺不答齊首今

已五年魯猶使我高昭高昭遠避也無禮之人使唯

不自知失禮使高昭我高昭遠避去弗敢相親近

其儒書以為二國憂儒書周禮在魯與孔子纂修之

儒齊人與魯空有儒書而不知禮二國齊魯也自此

是以行也公先至于陽穀先期至蓋魯以若禮齊聞丘

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齊侯未至羣臣將

傳違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

勤也僕人謂齊侯也請除館于舟道舟道亦齊地丘息齊人

辭曰敢勤僕人

頭之盟乃齊責魯以失禮而魯往答失禮之愆也

在末盟之前而魯問之乃求答禮於齊而有是盟

也此以見人之相遇寧自謙下以須禮毋自高故

以取原雖其後可以補過亦已厚矣故謙

尊而先卑而不可踰天下後世可不戒哉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

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華奔越隱公八年為吳

此為不自立而專恃人者戒也邾隱公數出入

不能自強見越將伯中國又求復之何瘵哉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自二十年國請使吳王居

春秋疏畧卷之五十哀二十二年九

南來謂東海中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殺越人

以歸越人也

越之終滅吳也天下已早信之諫諍者多矣此無

不自省而殺子胥卒不自改而殺慶忌及答楚陰

謀不自存心慮遠者可不

以視吳王之終而反矣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

子使冉有弔冉有時為且送葬曰飯邑有社稷之事

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是以不得助執紼送葬

執使求從與人求冉有名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也父為景曹之有不腆先人之產焉使求薦諸夫人

之半其可以稱旌繁乎旌繁喪葬之用物言馬鹿義稱舉喪葬之

此存弔時之禮雖稱不廢也死則有弔葬則有送有期至于弔則或遠或近或有人或有廢之者而康子猶不忘焉則或再有之義以禮也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繇之子知伯喪子高無平帥師御

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逐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罰余

畏而反也及壘而還自市其勇見將戰長武子請卜

武子晉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

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英丘晉地君命

瑤非取耀武也治英丘也治齊之亂以辭伐罪足矣

春秋疏畧卷之五十哀二十三年十

何必卜此見知伯王辰戰于犁丘齊地齊師敗績知

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

此見信理者不疑於神辭正者不屈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執來聘報叔青

也

吳滅越與自此始通中原而秉禮之邦以禮

先之諸夏之君尚獨不可奮志如越也哉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城

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宣叔以晉師伐齊取

汶陽在成寡君欲微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氏以二

宣世勝齊欲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右臧氏軍吏令

乞其威靈

繕將進繕修戰備萊章曰齊人君早政暴晉君無德

民不順命往歲克敵齊人今又勝都取廉天奉多矣

又焉能進是實言也實言也役將班矣言將班晉師

乃還饋臧石牛生曰大史謝之晉太曰以寡君之在

行在軍牢禮不度禮度敢展謝之

周公之德也魯素弱也乃晉伯之豪猶乞靈於魯以

氏文宣之道亦已顯矣豈其只可以虛名據敵

乎但晉人信之氣自為壯齊人信之氣自為弱是

公之道者乎天下後世其知所尚哉

邪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兩執矣終于負之言

而立公子何何太子何亦無道

春秋疏畧卷之五十哀二十四年十

此以歷例而不能改過者示懲于天下後世焉

謂下愚不悛者也果其氣稟之下乎當自悟退

求不得焉又求諸越此中固無智慮乎獨非才

力乎猶是識力而用之於無道不用之有道在已

而巳不學故也求有反其智力用日學乎有道而

反得無道者也故下愚不悛不

公子荆之母嬖制魯家將以為夫人使宗人費夏

獻其禮宗人禮官使獻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

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

於薛武公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自相以下娶於

齊此禮也則有此皆正娶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

君所以適齊者也一事之非禮而樂斯惡之
余君立夫人以爲人倫之始風化之本乎推此
則君位危矣果何故必欲貶此也天下後世其戒
之哉

同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與越大子適將妻公而

多與之地公志不歸魯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

謂有山從在越使告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故

魯公不能舒志于三家不思自立于禮以臨制

之而欲避之人不自振動不以禮不足爲人君

臣無志其矣此其大戒者也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出公衛侯爲

春秋疏畧卷之五十 哀二十五年 三

公孫于籍圖與諸大夫飲酒焉諸師聲子執而登席

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疾若見

之君將散之故者却是以不敢去公愈怒大夫辭

之不可共辭謝公諸師出公執其手曰必斷而足

公之入也在十奪南氏邑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

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初

衛人庸夏丁氏在十以其幣賜彭封彌子子瑕彌子

公公適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夷之

從孫甥也期夏戊子也姊妹之孫少畜於公以爲司

爲從孫甥與孫同列

徒期自幼養于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三匠

若役公使侵伐盟季彌侵伐併侵廢人也季而甚近

信之故諸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

三匠與季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工匠使季

彌入于公宮得入而自大子疾之宮已死宮虛故

謀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

若君何鄆子士衛大夫言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

欲先君期期不逞奔故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

長君出奔復當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問也今不

乃出將適蒲近晉彌曰晉無信不可將

春秋疏畧卷之五十 哀二十五年 三

公孫于籍圖與諸大夫飲酒爭我不可將適冷近晉

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疾若見

之君將散之故者却是以不敢去公愈怒大夫辭

之不可共辭謝公諸師出公執其手曰必斷而足

公之入也在十奪南氏邑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

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初

衛人庸夏丁氏在十以其幣賜彭封彌子子瑕彌子

公公適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夷之

從孫甥也期夏戊子也姊妹之孫少畜於公以爲司

爲從孫甥與孫同列

爲從孫甥與孫同列

爲從孫甥與孫同列

此見衛輶之出而又出以其無忍道而失人心以爲天下後世戒也倘能存一敬心凡人之疾病憂

謀逐其君之多也無小大無敢慢可弗誌之

六月公至自越行告至禮也季康子孟武伯逆

於五梧魯南郭重僕爲公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

盡之重見二子退而告公也惡言公宴於五梧武伯

爲祝祝上惡郭重曰何肥也肥重季孫曰請飲罷也

飲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

大行大行又謂重也肥宜稱勛公曰是食言多矣

能無肥乎謂重食言而肥飲酒不樂言諸相猜公與

大夫始有惡

春秋疏畧 卷之五十 哀二十五年 十四

此以武伯之不臣謹慢其君爲天下萬世戒也哀

公之不臣何故輕出惡言哉况君至自遠平

後世 哀公言而何自此君臣始相惡矣可不痛爲天下

意哉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

樂後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皐如后庸越大文

子欲納之文子懿子曰君復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

乃睦於子矣文子懿子曰爲政故師侵外州大獲外

乃睦於子矣文子懿子曰爲政故師侵外州大獲外

乃睦於子矣文子懿子曰爲政故師侵外州大獲外

乃睦於子矣文子懿子曰爲政故師侵外州大獲外

乃睦於子矣文子懿子曰爲政故師侵外州大獲外

乃睦於子矣文子懿子曰爲政故師侵外州大獲外

乃睦於子矣文子懿子曰爲政故師侵外州大獲外

乃睦於子矣文子懿子曰爲政故師侵外州大獲外

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

焉曰君以盛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之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衆曰勿出

公游于空澤空澤名辛巳卒于連中連中名大尹與空

澤之士于甲甲名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空桐北城

內宮沃宮名使召六子六子名聞下有師君請六子下

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立得

改為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伐使

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

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得夢啟

北首而寢於虛門之外虛門宋東門北首古云已為

鳥而巢於其上止身化為鳥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

春秋疏畧卷之五十哀二十六年 去

桐門北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

逐我復盟之乎盟少寢但以君命使祝為載書六子

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唐孟地名皇

非我因于潞子潞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

信六逐之乎遠大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

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

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與我者無憂不

富眾曰無別眾謂既與戴氏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

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

施于大尹施罪于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

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此見大尹之義非必能以為天下為世戒也若

然三族共政則與人與之乃可以迷我而斷我敢不

世亦當以朱之三族為勸者也

衛出公自城鉅使以弓問于轅同造且曰吾其入

子子轅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

公孫於陳信二十八年衛成 寧武子孫莊子為宛濮

之盟而君入獻公孫孫俱作於齊在襄十子鮮子展

為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今君再在孫矣十五年

又奔內不問獻之親外不問成之卿內而兄弟不問

有忠忠之卿如成公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

春秋疏畧卷之五十哀二十六年 七

惟公四方其願之周烈文大雅抑並有此文引

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以之為人方之遠皆

之見得一國

此見得國由于得人失國由于失人以此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府來聘且言邾田封于

上封境至陽二月盟于平陽西平三子皆從季

伯曰然何不召子貢衛人日固將召之支子曰他日

請余請余而從思之

心謂大夫其血陳乎成子陳之後若利本

之還乎何國國自怙以罔其君至于出乎萬世翁
欲誅之矣使公而不出三桓豈遂敢有篡弒之事

平晉自有仲尼及季子昌明詩禮之後三桓雖
後而無其心公何區區自若以生其妻至于出手
萬世翁將謂之矣此孔門弟子之春秋傳必託家
公之終正恐天下後世若臣不無如此遭遇者宜
各為之早

悼之四年晉荀璜帥師圍鄭也哀公出孫晉人立

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早自屈下以令彼乃先保南

里以待之南里下之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下

得入門于桔枋之門鄭人俘鄒魁壘知伯攻鄭城門

堅之以知政鄭人敗知政之閉其口而死口而死

中不將門將攻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

知伯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趙孟也簡子

且無勇何故知伯言其對曰以能忍恥無害趙宗

手知伯好陵辱人不能忍將來必覆其宗知伯不

聞其子言趙孟子由是悉知伯也遂喪之

殺知伯貪而後故韓魏反而喪之此並言其喪之

公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

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見不忍恥者害宗

成而趙襄子可勸焉以此爲春秋終者春秋本天

行之義也天行無終故以不終終之多述一事多

終人故已不反記述所以爲功於天下萬世也至是

終人故已不反記述所以爲功於天下萬世也至是

終人故已不反記述所以爲功於天下萬世也至是

迄孔丘卒三年至哀公如越又十年至悼公又四
年共記二百五十二年之事○又按哀公傳孔子
或孔子沒哀公猶未撤館弟子仍卒業其中及公
孫越館撤矣門人散故終於此乎據儒行應如此
云

同服習重校補遺訂誤肥鄉門人馮春暉復元

仲 端榮

伯子張 燧薪夫

季 斌傳

春秋左傳卷之共五十終

卷之五十一 悼公四年

春秋疏略五十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畧已著錄是書以經文爲
魯史以左傳爲孔子所作謂孔子取魯史尊之爲
經而以不可爲經者挨年順月附錄經左命之曰
左傳異哉斯言自有經籍以來未之聞也